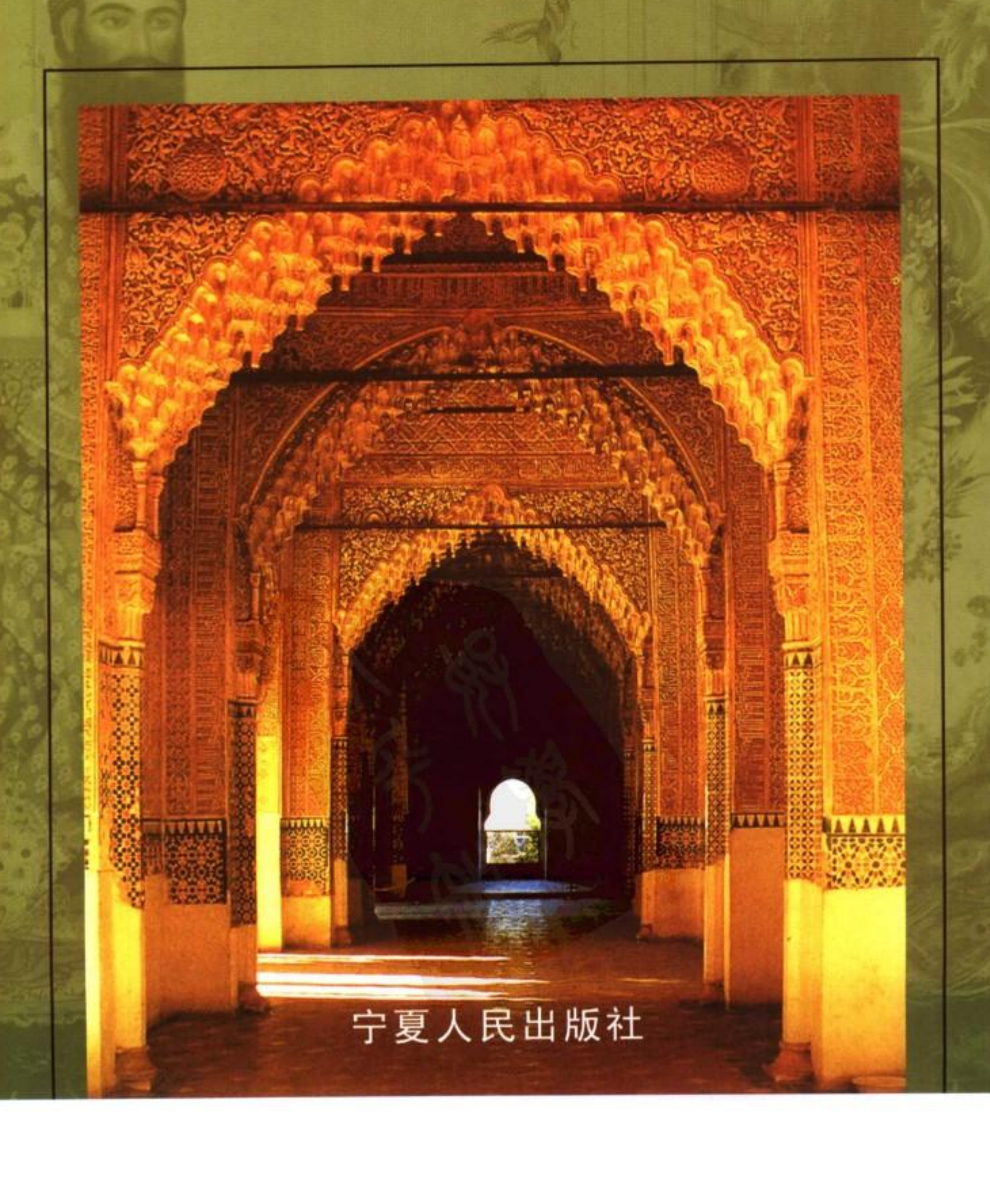

足译本
一千零一夜
（六）
李唯中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足译本

一千零一夜

（六）

李唯中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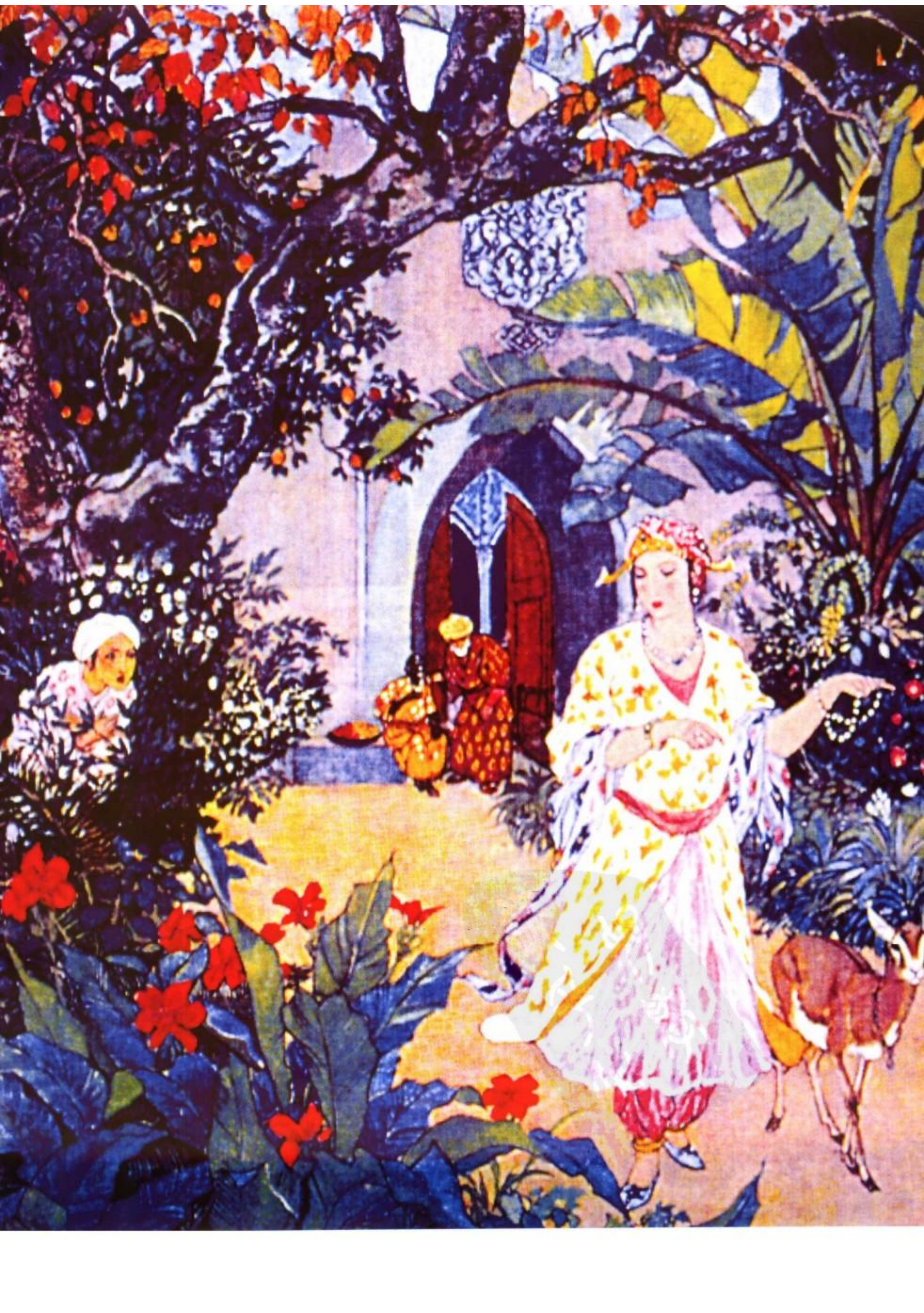
















第六百四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吉兰德国王唤来宰相贾瓦米尔德，吩咐说："相爷阁下，你立刻率七万大军，前去同穆斯林交战，将他们全部生擒来，让我好好折磨他们一顿！"

贾瓦米尔德纵马率部向库法城开去。他们一连跋涉七天，来到一座山谷，那里树木繁茂，清泉流淌，果实累累，贾瓦米尔德下令就地安歇。他们休息至半夜，贾瓦米尔德下令启程，随后纵身上马，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前开去。黎明时分，他们行至另一座谷地，只见那里树木茂盛，百花争艳，芳香四溢，鸟儿啼鸣，枝条随风摇曳。眼见迷人景色，贾瓦米尔德诗兴大发，吟诵道：

我率大军到，
奋勇冲入尘埃。
我领猛狮群，
愤将敌人葬埋。
天下的英雄豪杰，
俱知我威名在；
保卫我的部落，
英名飞扬天之外。
要捉埃里布，
桎梏解将此来。
凯旋荣归之时，
一浴心神欢快。
来日披甲执锐器，
冲锋踏入战海。

贾瓦米尔德吟罢诗，忽见从林中钻出一名骑士，身披甲衣，傲气横溢，冲着贾瓦米尔德大喊道："阿拉伯人当中的败类，赶快脱下你的甲衣，放下你的武器，下





马逃命吧！”

原来那就是贾马尔甘。

贾瓦米尔德一听，脸上的光泽顿时消失，脸色登时暗淡下来，随后拔出宝剑，向贾马尔甘冲了过去，说道：“你这个阿拉伯人的败类，怎敢拦路抢劫我？我是吉兰德国王大军的先锋，是特意来收拾埃里布及其手下的人马的。”

贾马尔甘听后说：“你想得倒好！”话音未落，挥剑直取贾瓦米尔德的首级，同时吟诵道：

我本英雄汉，
战场美名传。
劲敌见我倒下去，
畏我矛与剑。
若问我的名与姓，
本将贾马尔甘。
天下骑士们，
谁不知我矛头尖！
大帅埃里布，
战场上的一条好汉。
亦公亦教长，
威风显现在会战。
心中怀正教，
自有神圣威严。
战场露英姿，
灭敌在驰骋间。
劝人入正教，
偶像皆抛一边。

贾马尔甘率大军出了库法城，连续跋涉十天。第十一天，他们歇息到夜半时分，贾马尔甘下令启程上路。贾马尔甘带领人马行至那座山谷，听到贾瓦米尔德吟诵诗歌，当即像一头猛狮似的扑了过去，手起剑落，将贾瓦米尔德劈成了两半。

贾马尔甘稍等片刻，手下人赶来，他先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然后对将领们说：“你们五位将领，分别带领五千人马，分散开来，把山谷包围起来。我和阿米





尔部族勇士守在此处，一旦敌人先头部队到达这里，我即向之发动猛攻，并且同时高喊：'安拉至大！'你们听到我的喊声，即可向敌人发动进攻，并高喊'安拉至大'口号，挥剑舞矛，狠狠打击敌人！"

"遵命！"将领们异口同声。将领们得令，回去向部下传达了主帅的意图，随后分散在山谷四方，一直伏候到东方透出黎明的曙光。

敌人果然出现了，如同羊群，顿时布满了平原和山冈。贾马尔甘和阿米尔部族人奋起冲锋，口中高喊"安拉至大"，信士们和多神教徒们听得一清二楚。伏候在各个角落的穆斯林们放声呼喊着"安拉至大"的口号，同时向多神教徒的军队发动猛烈进攻。此时此刻，整个山谷和山冈、丘陵上回荡着"安拉至大"的喊声，草木皆回应着"安拉至大"的口号。多神教徒们听到后大惊失色，只觉得四面临敌，急中出错，拔剑挥矛，相互厮杀起来。穆斯林们个个英勇善战，人人如同火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只杀得敌人头颅横飞，鲜血迸溅，胆小鬼望风怯逃，天未大亮，已有三分之二多神教徒丧命，被安拉送入多灾海之中，其余的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散逃到荒野之上。穆斯林大军追击过去，溃军有的被俘，有的被杀。

战斗一直继续到红日当头，穆斯林大军方才收兵。多神教徒有七千人被俘，生还者仅有两万六千人，且大多数人挂彩负伤。穆斯林大军大获全胜，缴获大批马匹、辎重和帐篷，随后派一千名骑士将战利品送往库法城。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四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贾马尔甘和阿米尔部族人奋起冲锋，口中高喊“安拉至大”，信士们和多神教徒们听得一清二楚。伏候在各个角落的穆斯林们放声呼喊着“安拉至大”的口号，向多神教徒的军队发动猛烈进攻。此时此刻，整个山谷和山冈、丘陵上回荡着“安拉至大”的喊声，草木皆回应着“安拉至大”的口号。多神教徒们听到后大惊失色，只觉得四面临敌，急中出错，拔剑挥矛，相互厮杀起来。穆斯林们个个英勇善战，人人如同火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只杀得敌人头颅横飞，鲜血迸溅，胆小鬼望风怯逃，天未大亮，已有三分之二多神教徒丧命，被安拉送入多灾海之中，其余的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散逃到荒野之上。穆斯林大军追击过去，溃军有的被俘，有的被杀。

战斗一直继续到红日当头，穆斯林大军方才收兵。多神教徒有七千人被俘，生还者仅有两万六千人，且大多数人挂彩负伤。穆斯林大军大获全胜，缴获大批马匹、辎重和帐篷，随后派一千名骑士将战利品送往库法城。

贾马尔甘及伊斯兰大军离鞍下马，向俘虏宣传伊斯兰教，俘虏们当即皈依了伊斯兰教，心悦诚服，心口如一。他们为俘虏松绑，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而感到高兴，信士们相互拥抱，欢乐无比。

贾马尔甘令大军休整一天一夜。次日清晨，他率大军启程上路，向着吉兰德国王的京城开去。一千名骑士把战利品护送到库法城，并向埃里布国王报告了情况，埃里布喜在心中。

埃里布望着赛阿丹·奥勒说道：“赛阿丹·奥勒，你带上两万人马，增援贾马尔甘，立即启程上路！”

赛阿丹·奥勒及其儿子纵身上马，带领两万人马，向阿曼城开去。

多神教的溃军连哭带叫逃回京城，吉兰德·本·凯尔吉尔见此大惊，忙问：“你们这是怎么啦？”

他们把惨败的过程讲了一遍，吉兰德听后大怒道：“你们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他们有多少人马？”





“报告国王，他们有二十面军旗，每面军旗下有一千名骑兵。”

“你们这些废物！你们有七万人马，怎会败在两万人马的脚下？你们再也沐浴不到太阳的光辉。贾瓦米尔德一个人，在战场上能够抵挡三千人……”

吉兰德气急败坏，拔剑出鞘，对在场的溃军们大喊道：“你们哪里还有脸面来见我？……”随后手起剑落，将他们一一斩首，然后令宫仆将尸体拖出去喂狗。

吉兰德国王喊来自己的儿子，说：“儿啊，你立即骑马上路，带上十万大军，开往伊拉克，捣毁那里的房舍，一间不留！”

吉兰德的儿子名叫古尔江。古尔江勇冠三军，足以抵挡三千兵马。将士们得知古尔江挂帅出征，一个个摩拳擦掌，兴奋不已。古尔江穿上征袍，命手下人带上帐篷，备足粮草，跃马出征。将士们一路上相互鼓舞，古尔江走在大队人马的最前面，洋洋自得，豪迈无比，高声吟诵道：

本将古尔江，
英名天下传扬。
不论大漠与城里，
百姓足下降。
勇士若遇上我，
倒下似牛羊。
人马纷纷逃离，
首级滚落地上。
征服伊拉克，
敌血如流遍地淌。
活捉埃里布，
俘获军中大将。
严惩以警世，
且看他们好下场。

大队人马跋涉十二天，忽见前方荡起一片烟尘，旋即遮天蔽日。古尔江即令探马上路，并吩咐道：“快去打探虚实，速速回来报告！”

探马转身跃马而去，穿越旗海，一番探听之后，回来报告说：“报告大帅，前方那是穆斯林大军踏起的烟尘。”

古尔江听后感到高兴。忙问：“他们有多少人马？”



"我们数了数旗子，共有二十面。"

"凭我的信仰起誓，我不带任何人，只需我独自出马，便可将他们的头颅踏在马蹄之下。"

原来那是贾马尔甘的队伍扬起的烟尘。贾马尔甘朝多神教徒大军望去，但见人马众多，如汹涌的大海，随即命令自己的部队就地安营扎寨，撑起帐篷，竖起旗帜；与此同时，他们不住地赞颂创造光明、黑暗和一切的伟大安拉。他们赞颂道："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是万能的，全知的；安拉看得见众生，而众生却看不见安拉……"

多神教徒大军撑起帐篷，古尔江对将士们说："你们要做好准备，睡觉时把武器放在手边。三更天时，你们要骑马上阵，将这一小撮敌人消灭掉！"

古尔江向多神教徒大军布置作战计划。贾马尔甘的探子就站在帐篷外面。探子听后，报告了贾马尔甘。

贾马尔甘听后，望着将士们，说："你们要带好自己的武器！夜色降临后，把骡子和骆驼牵来，给骡子和骆驼的脖子上全系上铃铛。"部下一齐动手，给两万多峰骆驼和骡子系上了铃铛。

他们等到多神教徒大军全进入梦乡时，贾马尔甘令部下上马；只见他们纵身上马，把自己的一切全部托付给安拉，虔诚地向安拉祈求胜利。贾马尔甘对部将们说："你们赶着骡子和骆驼，向多神教徒们的营帐进军吧！你们要用锐利的长矛刺入他们的胸膛！"

部将们驱赶着骡子和骆驼，开始向多神教徒的营帐发动进攻。铃铛叮叮当当。穆斯林们紧跟在骡子和骆驼后，高声喊着"安拉至大"；铃声与赞颂声响成一片，回荡在山谷与丘陵。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四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贾马尔甘率穆斯林大军夜袭多神教大军，他们高喊“安拉至大”；铃声与赞颂声响成一片，回荡在山谷与丘陵。熟睡中的多神教徒被铃铛和赞颂声惊醒，急忙抄起武器，因夜色黑暗，多神教徒相互难以辨清，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死亡大半。

天色稍亮，多神教徒们一看，发现穆斯林大军无一死亡，而是骑在牲口背上，个个全副武装，人人精神抖擞。此时此刻，他们方才知道自己中了穆斯林大军的计谋。

古尔江对幸存的将士们说：“我们本打算用来袭击敌人的计谋，却被敌人用来袭击了我们！敌人的谋略超过了我们的智慧！”多神教徒正想发动反攻之时，忽见前方烟尘飞扬，被风一吹，顿时铺天盖地……

仔细望去，只见烟尘下盔甲闪闪发光，英雄们腰佩印度宝剑，手握锐利长矛。

多神教徒们眼见烟尘弥漫，立即停止战斗，每队派出一名探马，前往烟尘弥漫处打探消息。探马们走去，一番探听后回来，报告说那是穆斯林大军。

那的确是一支穆斯林大军，由赛阿丹•奥勒率领，奉国王埃里布之命前来支援贾马尔甘。

赛阿丹•奥勒率领援军抵达穆斯林大军营帐，贾马尔甘正率军向多神教徒们发动进攻。赛阿丹•奥勒的部队与贾马尔甘的人马汇合在一起，人人像一柄火炬，个个奋力挥矛舞剑，向着多神教大军狠刺猛击，直杀得烟尘四起，天昏地暗，遮挡住了人的眼目。勇敢者挺立战场，胆小鬼纷纷逃窜，或奔旷野，或避荒原，只见鲜血淌地，如河奔流。激战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夜幕垂降，穆斯林大军和多神教徒方才各自鸣金收兵。

穆斯林军退回营寨，吃过晚餐，一夜安睡，直至次日天亮。

经过一天的苦战，多神教徒军大部负伤，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惨死在剑矛之下，古尔江对部将们说：“明天我出战穆斯林大军，擒他一批勇将，以解我心头之恨。”

天亮了，古尔江率众将士们骑马出营，举剑挥矛，列阵对战，喊声震天。

穆斯林将士们做完晨礼，披挂上马，冲上战场，摆好阵势。



首先出战的是吉兰德国王的儿子古尔江。他喊道："谁敢与我厮杀？懒汉和懦夫不要与我较量！"

贾马尔甘和赛阿丹·奥勒站在大旗下，首先出阵的是阿米尔部族的一个将领，只见他跃马向古尔江冲去。二人就像两头公羊角牴一样，相互拼杀一阵，不分胜负。过了一会儿，古尔江向那位将领发动猛烈进攻，趁对方措手不及，揪住他的衣袖，狠狠一扯，将那位将领拉下马鞍，倒栽在地。多神教徒们见那将领落马，急忙赶去，将之绳捆索绑，然后拖往他们的帐篷。

古尔江继续纵马驰骋，高声叫阵。第二个出战的是穆斯林将领，他冲过去，没战几个回合，便被古尔江俘虏去。接着第三个、第四个……相继出战，午前竟有七个穆斯林将领沦为古尔江的俘虏。

这时，贾马尔甘一声大喊，整个战场为之颤动，两军不禁大惊。但见他向古尔江猛扑过去，同时吟诵道：

我是贾马尔甘，
身体多健壮！
天下的英雄骑士，
见我谁不心慌？
坚固城堡毁于我手，
士死大将号丧。
听我一言劝，
敌将古尔江：
快离开邪路吧！
正道方才向康庄。
信奉唯一万能之主，
那才是开天辟地的王。
他使山立野阔，
他令河水长流淌。
快皈依伊斯兰教吧，
来日方可入天堂；
也好免于灾难之苦，
心情舒畅体健康。





古尔江听贾马尔甘吟罢诗，火冒三丈，咒日骂月，拍马直取贾马尔甘，同时高声吟诵道：

我名古尔江，
当今一奇勇。
就连莽原上的雄狮，
也怕我的身影。
我攻城城池陷落，
我狩猎兽必投诚。
天下诸骑士，
无不畏我进攻。
贾马尔甘呀，
我有言劝你好好听：
若你不听我言，
只有战场上识我高明。

贾马尔甘听罢古尔江吟诵的狂诗，奋不顾身地朝古尔江扑去，只听刀剑相撞，铿锵作响，火星飞溅，两军喊声震天。随后二将挥矛对战，喊声不断，一直厮杀到夜色降临，夕阳下山。这时，贾马尔甘抡起狼牙棒向古尔江打去，一棒击中他的胸部，只见古尔江像椰枣树一样，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继之穆斯林将士箭步冲了上去，将古尔江绳捆索绑，再拴上一条绳子，像拉骆驼一样把他拉走了。

多神教徒眼见自己的将领沦为俘虏，不禁火气冲天，奋起向穆斯林们冲将过去，想结果他们首领的性命，然而穆斯林英雄们勇过多神教徒，将数名多神教徒打翻在地，幸免者调头就跑，仓皇逃命。穆斯林们提剑奋力追赶，直至他们逃入山间和旷野，穆斯林们方才停止追赶，拨马回返。

穆斯林大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其中有马匹、帐篷等，剑矛盾牌更是多不胜数。穆斯林大军返回营帐，贾马尔甘向古尔江宣传伊斯兰教，多方威胁他，但他没有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们只得割下他的首级，把他的首级叉在矛头上。随后，穆斯林大军收起帐篷，携带武器，浩浩荡荡向阿曼城进发。

多神教徒溃军逃回阿曼城，向国王吉兰德报告了古尔江被杀和将士们丧命战场的情况。吉兰德听后，将王冠摔在地上，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直至两个鼻孔





流血不止，昏倒在地。宫仆们拿来玫瑰水，给国王洒在脸上，吉兰德方才慢慢苏醒过来。

吉兰德唤来宰相，吩咐道："立即修书给各地总督，要他们把所有善于使剑、用矛者及弓箭手全部带到京城来。"

宰相写完信，交给信使分送各地。各地总督接到命令，立即着手调集人马，赶往京城。仅仅几天，十万人马集结完毕，且备好了帐篷、骆驼和马匹。

吉兰德正要率大军出发时，不期贾马尔甘和赛阿丹•奥勒率领的穆斯林大军已兵临阿曼城下，计有七万人马，人人披坚执锐，个个如狮似虎。

吉兰德见伊斯兰大军到了，咬牙切齿地说道："凭光辉灿烂的太阳起誓，我一定要把敌人斩尽杀绝，连一个回去报信儿的人都不留。我还要踏平伊拉克，为我的勇敢儿子报仇雪耻；如若不然，我心中的怒火难以熄灭。"

吉兰德望着阿吉布，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狗东西呀！这些灾难都是你给我们带来的。凭我崇拜的神灵起誓，我若不能战胜敌人，就要把你杀死！"

阿吉布听吉兰德这样一说，不禁忧愁满怀，懊悔不已。

穆斯林大军在阿曼城外搭起帐篷，安营扎寨。

夜幕垂降，阿吉布离开自己的大帐，来到自己的部下中间，对他们说："兄弟们，你们有所不知：穆斯林大军已在城外，我和吉兰德都非常害怕。我已得知，吉兰德国王没有能力保护我免遭我的弟弟及其部将的侵袭。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趁人们熟睡之机，离开此地，投奔阿里卜•本•葛哈唐国王。因为他兵多将广，实力雄厚。"

部将们一听，忙说："好主意！"阿吉布即令他们在帐篷面前点燃篝火，乘夜色启程上路。部将们坚决执行命令，燃起篝火，拆除帐篷，连夜拔营。天亮时分，阿吉布率部下已经远远离开了阿曼城。

清晨，吉兰德率二十六万大军列队出现在阵前，个个身披甲衣，人人手持利器，旌旗招展，鼓声震天。

贾马尔甘和赛阿丹•奥勒纵身上马，率四万骑士来到阵前，每面旗下有一千名勇士，个个精神焕发，人人斗志昂扬，队列整齐，剑拔弩张。

两军摆好阵势，双方将士摩拳擦掌，长矛林立，剑闪寒光，频频叫阵，喊声嘹亮。

穆斯林大军中首先出阵的是赛阿丹•奥勒，只见他像座大山，也像一个巨魔。多神教徒军中冲出一名骑士，与赛阿丹•奥勒仅仅交战一个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赛阿丹•奥勒大声呼唤自己的儿子和部将："小子们，赶快去搬柴点火，把这个家伙给我烤一烤……"部下急忙动手执行命令，片刻后将那个多神教徒烤熟，送到赛阿丹•奥勒手中，赛阿丹•奥勒连肉带骨头一起吃下肚去。





多神教徒将士们远远望见赛阿丹食人肉的景象，一个个恐慌不已，惊呼："天哪，多么可怕！"

多神教徒们无不惧怕与赛阿丹•奥勒交战。吉兰德呼喊道："将士们，冲上去，把这个妖魔给我杀掉！"

多神教徒大军一个又一个地出阵与赛阿丹•奥勒交手，结果一个个相继倒下，不多时已有三十名骑士丧命，他们这才停止与赛阿丹•奥勒交战，纷纷说："谁打得过这样一个巨魔妖怪呢？"

吉兰德大喊道："一百名骑士一齐上，把这个妖魔给我抓来，或者把他杀死！"

一百名骑士同时上阵，挥剑舞矛，一齐冲向了赛阿丹•奥勒。赛阿丹•奥勒从容镇静，应付自如，心怀唯一安拉，口颂"安拉至大"，拍马纵横驰骋，只见他手起剑落，多神教徒骑士们的首级相继落地，仅仅一个回合，便有七十四人丧生，其余狼狈逃走。

吉兰德唤来十名将领，每人率一千名勇士，命令他们说："你们要用箭将他的马射死，等他落马之后，再把他抓住！"

一万名小兵马直攻赛阿丹•奥勒，却见赛阿丹•奥勒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意志坚强，应付自如。

贾马尔甘和穆斯林们眼见万名多神教徒围攻赛阿丹•奥勒，遂高声喊着"安拉至大"的口号，向多神教徒们冲去。毕竟寡不敌众，万名多神教徒围上去，将赛阿丹•奥勒的马射死，赛阿丹•奥勒翻身落马，成了多神教徒的俘虏。

穆斯林大军向多神教徒猛烈进攻，直杀到夜色降临，对面看不清人脸，然而刀剑依旧相互撞击，喊杀声不绝于耳。勇敢者出生入死，胆怯者暗自逃遁。穆斯林将士与多神教徒相比，真是寡众悬殊，犹如黑牛身上的一块白斑。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四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穆斯林大军向多神教徒猛烈进攻，直杀到夜色降临，对面看不清人脸，然而刀剑依旧相互撞击，喊杀声不绝于耳。勇敢者出生入死，犹如黑牛身上的一块白斑。

两支大军一直厮杀到夜幕垂空，才各自收兵。多神教徒死伤不计其数。

贾马尔甘率部回到营帐，深为赛阿丹·奥勒被俘感到痛苦，个个食不甘味，人人夜不成寐。他们清点人数，发现死伤人数不到一千。贾马尔甘说："将士们，明天我亲自出战对阵。蒙伟大安拉默助，我一定杀死他们一批兵士，俘获他们一批将领，拿俘虏去把赛阿丹·奥勒将军换回来！"将士们听后，心中无比欣慰，各自散去，入帐就寝。

吉兰德回到帅帐，端坐宝椅，武将左右侍立。他令部将把赛阿丹·奥勒带到面前，怒不可遏地问道："喂，阿拉伯贼种，无耻的狗东西！我来问你：我那英雄无比的儿子古尔江，究竟是谁杀死的？"

赛阿丹·奥勒回答："是我们的主帅、埃里布国王的爱将贾马尔甘将他杀死的；因为我当时肚子很饿，我把他的埋体烤了烤，吃到肚子里去了。"

吉兰德一听，气得直翻白眼，即令刀斧手将赛阿丹·奥勒拉出去斩首……

刀斧手应声赶来，向赛阿丹·奥勒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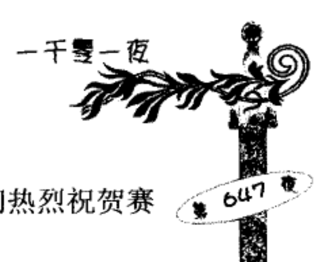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赛阿丹·奥勒挣断绳索，扑向刀斧手，夺过利剑，手起剑落，刀斧手的脑袋顿时搬了家。

赛阿丹·奥勒转身冲向吉兰德国王，只见国王慌忙逃离宝座。赛阿丹·奥勒面对国王的武将们，舞剑刺杀，一连杀死二十人，其余将士们纷纷逃窜。多神教徒的营帐中喊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赛阿丹·奥勒冲出大帐，扬起利剑，左右开弓，多神教徒们纷纷躲闪，让出一条通道。赛阿丹·奥勒边走边杀，终于冲出多神教徒的营帐，向穆斯林大军的营地跑去。

穆斯林们听到多神教徒喧嚣不止，纷纷议论说："莫非他们的援兵到啦？……"

正当大家惊恐不安之时，赛阿丹·奥勒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大家顿感欣喜





不已。贾马尔甘最为高兴，忙上前向赛阿丹·奥勒致意问安。穆斯林们热烈祝贺赛阿丹·奥勒平安脱险。

赛阿丹·奥勒离去之后，多神教徒及他们的国王回到大帐中。吉兰德国王对他们说："将士们，凭光焰万丈的太阳起誓，凭白天、黑夜和星斗起誓，今天我能幸免丧命，真是出乎意料之事。我想，假若我落在赛阿丹·奥勒的手中，非被他吃掉不可；在他那里，我充其量不过是一粒大麦，或一粒小麦，一粒谷子罢了。"

众将士说："国王陛下，我们压根儿没见过像他这样的魔怪。"

"将士们，明天你们要手持利器，跃马上阵，把他们统统踏在马蹄之下！"

与此同时，穆斯林们聚集在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为赛阿丹·奥勒生还而欢喜。贾马尔甘说："明天，你们就看看我在战场上的作为吧！凭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起誓，我一定要杀得他们片甲不留，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不过，明天我打算先取他们的左军和右军，你们看见我向帅旗下的国王发动攻击时，就紧紧跟随在我后面，然后再看安拉如何安排我们的命运。"

两支大军安歇过夜，谨慎防卫。直至东方升起一轮红日，晨光普照大地，两军跃马列队上阵，一时喊声惊天动地，剑拔弩张，相互射出仇恨的目光。

首先出战的是贾马尔甘。只见他跃马出列，纵横驰骋，高声叫阵。

吉兰德国王正要派将出战时，忽见前方一片烟尘腾空而起，遮天蔽日，顿时天昏地暗。微风吹来，烟尘散开，出现一队人马，他们个个身披甲衣，人人利器在手，剑闪寒光，矛刃刺天，英姿勃勃，如狮似虎，无所畏惧，步伐整齐。

两军暂时停止战斗，各自派探马前去打探情况，欲弄明这支队伍是由何处而来，又是哪路雄兵。

探马挥鞭而去，旋即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一个时辰过后，多神教徒军的探马回来报告说那是一支穆斯林的队伍，为首的是他们的国王埃里布。

穆斯林的探马回来报告说埃里布国王率援军赶来，大家兴高采烈，欣喜异常。他们立刻拨马前往迎接他们的国王。他们离鞍下马，恭恭敬敬向国王行吻地礼，然后围聚在国王的身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四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探马挥鞭而去，旋即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一个时辰过后，多神教徒军的探马回来报告说那是一支穆斯林的队伍，为首的是他们的国王埃里布。穆斯林的探马回来报告说埃里布国王率援军赶来，大家兴高采烈，欣喜异常。他们立刻拨马前往迎接他们的国王。他们离鞍下马，恭恭敬敬向国王行吻地礼，然后围聚在国王的身边。

埃里布见大军平安无事，非常高兴。他们来到营地，随即为国王撑起帐篷，竖起帅旗。埃里布端坐宝椅，将领们两厢站立。紧接着，他们把赛阿丹·奥勒被俘和脱险的情况向国王讲了一遍。

多神教的将领们回到营地，四处寻找阿吉布，发现他既不在军中，也不在帐内。吉兰德国王得知这个情况，不禁火冒三丈，雷霆大发，咬破手指，愤然说道："凭灿烂无比的太阳起誓，阿吉布真是个忘恩负义的恶狗，定是领着他那一帮坏蛋逃到原野上去了。现在，我们只有用鏖战赶走这些敌人。你们要鼓足勇气，振作精神，对穆斯林大军格外小心才是！"

埃里布国王则对手下将士们说："你们要增强斗志，提高士气，衷心依靠伟大的安拉，求安拉默助你们战胜敌人。"

"国王陛下，就请你看我们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吧！"众将领异口同声地说。

两军安度一夜。次日晨，红日东升，阳光洒遍平原和山冈。埃里布按照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所规定的宗教仪式，向安拉跪拜两次之后，修书一封，派弟弟苏海姆·莱伊里送往多神教徒营帐。

苏海姆·莱伊里来到多神教徒营地，卫兵们拦住他，问道："你有何事啊？"

"我想见你们的首领，有要事相告。"苏海姆说。

"你先站在这里等着，我们去报告国王。"

苏海姆·莱伊里站在那里，卫兵进帐报告吉兰德国王，说穆斯林大军来使求见。

"把他带进来！"吉兰德国王说。

苏海姆·莱伊里来到吉兰德国王面前，国王问："谁派你来的？"



"受安拉委派担任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国王的埃里布派遣我来见陛下。"

说着，苏海姆·莱伊里呈上埃里布的信，大声说："这是我们国王给你的信，请你回一封信。"

吉兰德国王接过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埃里布致信吉兰德国王陛下：

安拉是世界唯一之主，是全能的主，是全知的主，是努哈、撒立哈、呼德、易卜拉欣的主，也是万物之主。遵循正道、畏惧背叛之后果者，必定安然无恙；服从至高无上之安拉，走正道、重来世而轻今世者，必定平安无事。

吉兰德国王陛下，只有唯一万能的安拉才值得崇拜。安拉创造了日夜和星辰，把使者派往人间。安拉使江河奔流，安拉撑起蓝天，摊展大地。安拉使万木丛生，令百花吐艳。安拉给巢中的雏鸟和穴中的幼兽送去食物。安拉至仁至慈，宽宏大量，他无处不在，人眼看不见。安拉令日与夜交替降临，降使命和经书给人间。

吉兰德国王陛下，天下只有安拉至交易卜拉欣的宗教才是正教。假若你皈依伊斯兰教，就将免受今世刀剑之苦，亦可躲开来世火狱之熬煎；倘若你拒绝加入伊斯兰教，定将粉身碎骨，城池被毁，任何痕迹不存。

吉兰德国王陛下，请你把坏蛋阿吉布交给我，让我报弑杀父母之仇，以雪耻冤。

吉兰德国王阅罢书信，对苏海姆·莱伊里说："你对埃里布国王说，阿吉布已带着人马逃走了，我们不知他的去向，还请你告诉他，吉兰德无意改变信仰，请他明天与我们决战。我相信，太阳会默助我们大获全胜。"

苏海姆·莱伊里回到穆斯林营帐，把情况禀报了埃里布。

第二天清晨，穆斯林大军手握利器，跨上战马，高呼"安拉至大"口号，万般赞颂创造灵魂和肉体的伟大安拉，战鼓咚咚，地动山摇。勇士们个个摩拳擦掌，人人争先恐后，奋力冲向战场，喊杀声惊天动地。第一个出战的是贾马尔甘，只见他拍马冲向战场，舞动利剑长矛，令人眼花缭乱，心惊胆战。他叫阵道："有谁敢与我厮杀决战？懒汉和懦夫不要来白白送命！你们要知道吉兰德国王的儿子古尔江就丧命于我的刀剑之下！谁敢替他报仇？"

吉兰德听对方提到他的儿子，对自己的部将大喊道："小子们，把这个杀死我





儿子的家伙给我抓过来！我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话音未落，一百名多神教徒向贾马尔甘冲去。贾马尔甘手起剑落，一口气将对手杀死大半，只有少数人夺路而逃。

吉兰德眼见自己的将士败下阵来，便高声对部下喊道：“将士们，一齐冲啊！把那个家伙给我抓住，要活的！”

多神教徒挥动旌旗，一齐冲了上去。埃里布、贾马尔甘率部迎战，两军短兵相接，如同两个大海相遇，利剑翻飞，长矛穿梭，削伤了肢体，刺穿了胸膛。两军将士亲眼见识过拿命天仙降临，烟尘腾空直上天堂；杀声阵阵，震耳欲聋，令人瞠目结舌；拿命天仙来自四面八方，令人防不胜防。勇士们坚定不移，巍然屹立；胆小鬼闻风丧胆，仓皇逃遁。

多神教大军与穆斯林大军一直相互厮杀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方才鸣金收兵，各回营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四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多神教徒挥动旌旗，一齐冲了上去。埃里布、贾马尔甘率部迎战，两军短兵相接，如同两个大海相遇，利剑翻飞，长矛穿梭，削伤了肢体，刺穿了胸膛。两军将士亲眼见识过拿命天仙降临，烟尘腾空直上天堂；杀声阵阵，震耳欲聋，令人瞠目结舌；拿命天仙来自四面八方，令人防不胜防。勇士们坚定不移，巍然屹立；胆小鬼闻风丧胆，仓皇逃遁。

多神教大军与穆斯林大军一直相互厮杀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方才鸣金收兵，各回营帐。

埃里布回到帐中，端坐宝椅，众将军分站两厢。埃里布说："诸位将军，阿吉布这个坏蛋逃跑了，而且不知去向，令我心中不快。假若我抓不着他，不能为父母报仇雪恨，我会惆怅而死的。"

苏海姆·莱伊里走上前去，向埃里布行过吻地礼，然后说："主公，派我去多神教徒营帐，打听阿吉布这个坏蛋的下落。"

"你立即行动，弄明这个坏蛋的去向！"

苏海姆·莱伊里换上多神教徒的服装，打扮成多神教徒的模样，向敌人的营地走去。

苏海姆·莱伊里走进敌营一看，发现大部分将士因战斗过分疲劳而深深进入了梦乡，醒着的只有几个卫兵。苏海姆·莱伊里悄悄地蹓进帅帐，发觉国王吉兰德睡得死死的，身旁没有一个人。他轻轻凑上前去，用蒙汗药将之一熏，那国王顿时变得像个死人似的。接着，苏海姆·莱伊里用床单将吉兰德裹起来，扛出帐篷，放在骡子背上，在上面盖上一张席子，然后赶着骡子走去。

苏海姆·莱伊里回到穆斯林营中，走进埃里布的大帐，人们竟然认不出他来了，纷纷问他："你是何人？"

苏海姆·莱伊里一笑，取下面罩，人们这才认出他来。埃里布问："你带来了什么？"

"这就是多神教徒的国王吉兰德。"



苏海姆•莱伊里解开床单，埃里布一看，果然是吉兰德。埃里布立即吩咐道："苏海姆•莱伊里，让他苏醒过来吧！"

苏海姆•莱伊里拿来醋和乳香，让吉兰德闻了闻，只见吉兰德慢慢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已躺在穆斯林们中间。吉兰德惊问："我是在做梦吧！"说完，吉兰德合上了双眼，又睡了起来。

苏海姆•莱伊里踢了吉兰德一脚，大声说："可恶的东西，你睁开眼吧！"

吉兰德睁开双眼，说："我这是在哪儿呀？"

"你这是在埃里布•本•康德麦尔国王陛下面前。"苏海姆•莱伊里说。

吉兰德一听，忙说道："国王陛下，求您宽恕！陛下有所不知，其实厮杀之罪不在我的身上，而在于你的哥哥阿吉布让我们和你们交战。如今，他却逃跑了。"

埃里布说："你知道阿吉布到哪儿去了吗？"

"凭太阳起誓，我对此一无所知，不晓得他的去向。"埃里布下令给吉兰德戴上镣铐，好好看管起来。

将领们各回帐篷安歇。贾马尔甘回去后，对部将们说："兄弟们，今夜我想干一件能在埃里布国王面前露露脸的漂亮事！"

"将军大胆安排吧！"部下异口同声："我们一定听从你的命令，服从你的指挥。"

"带上你们的武器，我和你们一道行动。你们的脚步要轻，连蚂蚁也不要惊动！你们散步在多神教徒营帐的四周，听到我喊'安拉至大'时，你们就齐声高喊'安拉至大'，然后一道向城门进攻。我们求安拉默助我们大获全胜。"

将士们备好武器和马匹，耐心等到夜半时分，出发包围了多神教徒的营帐。他们分散在敌人大营周围，等了一个时辰，忽听贾马尔甘用剑击盾牌，同时高声喊道："安拉至大……安拉至大……"

那喊声高亢嘹亮，回荡在整个谷地之中。穆斯林大军闻声，随之喊道："安拉至大……"

那喊声响彻云霄，多神教徒们这才从梦中惊醒，慌忙中抄起剑和矛，混乱中自相厮杀起来。

穆斯林大军没有向多神教徒的营寨冲锋，而是向城门开去，杀死守城的卫兵，闯入城中，抢劫城中的金钱和妇女。

埃里布听到"安拉至大"的喊声，急忙披挂上马，部将们随之披坚执锐，纵马紧跟。苏海姆•莱伊里拍马奔向交战地点，看到阿米尔族人和贾马尔甘正向多神教徒们发动袭击，使多神教徒大军饱尝苦头，随即急忙返回，把情况报告了埃里布。





埃里布得知贾马尔甘出奇兵进攻多神教徒大军，心中喜不胜收，暗暗为贾马尔甘祈祷祝福。

多神教徒们舞剑挥矛，自相残杀，不遗余力，直至天明，阳光遍洒原野之时，方才看清死亡的全是自己人。

这时，埃里布对部将们说："将士们，冲啊！为安拉而勇敢战斗吧！"

英雄们挥动长矛，握紧利剑，奋力杀向多神教徒们，不知有多少敌人的胸膛被刺穿，不知有多少敌人的头颅滚落在地上。

多神教徒大军打算逃回阿曼城中，不料贾马尔甘率领阿米尔人从城里冲了出来，将多神教徒们阻截在两山之间，多神教徒们死伤者不计其数，其余人逃向荒野和山林。穆斯林们穷追不舍，直至多神教徒们东奔西窜，溃不成军。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五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英雄们挥动长矛，握紧利剑，奋力杀向多神教徒们，不知有多少敌人的胸膛被刺穿，不知有多少敌人的头颅滚落在地上。多神教徒大军打算逃回阿曼城中，不料贾马尔甘率领阿米尔人从城里冲了出来，将多神教徒们阻截在两山之间，多神教徒们死伤者不计其数，其余人逃向荒野和山林。穆斯林们穷追不舍，直至多神教徒们东奔西窜，溃不成军，有的逃往山间，有的逃往平原.

穆斯林大军进了阿曼城，埃里布步入了吉兰德国王的宫中，坐上宝座，文官武将左右侍立。埃里布把吉兰德国王叫到宝座面前，向他宣布伊斯兰教，但吉兰德拒绝皈依伊斯兰教。随后，埃里布下令将吉兰德钉在城门上，吉兰德终于被乱箭穿身，体躯插满羽箭，形同豪猪。

埃里布国王赐予给贾马尔甘将军锦袍一身，他说："将军阁下，从现在起，你就是本地总督，这里的一切由你掌管。因为这座城是你率领人马，用宝剑打开的。"

贾马尔甘上前亲吻埃里布国王的脚，表示感谢，并祝国王尊荣长在，胜利永远相伴。

埃里布打开吉兰德的宝库，见库里金银堆积如山，即下令将钱财分赏各军将领、旗手、勇士，并将一部分钱财分发给穷苦的百姓。分发钱财用去了十天时间。

一天夜里，埃里布做了一个噩梦，突然惊醒过来，继而唤醒弟弟苏海姆·莱伊里，对他说："我做了梦，梦见我到了一个山谷之中，那山谷宽阔无比。忽见两只猛禽俯冲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比那更大的猛禽，两条腿就像两柄长矛，直朝我扑来，一下把我吓醒了。"

苏海姆·莱伊里听后，说："国王陛下，这是大敌来临的预兆啊！你要谨慎提防才是。"

埃里布再也没有睡着，好不容易才熬到天明。天刚亮，埃里布便叫人牵来一匹马。苏海姆·莱伊里问："哥哥，你到哪儿去呀？"

埃里布说："我一夜心中郁闷，想外出一趟，去上十天，散散心。"

"你不妨带上千名骑兵……"





"不用啦！我带上你一个人，也就够了。"

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骑上马，向山谷和草原走去。兄弟俩走过一道山谷又一道山谷，跨过一片草原又一片草原，终于来到一道河谷，但见那里树木葱茏，野果累累，清水流淌，百花吐艳，鸟儿鸣啭枝头。斑鸠的"咕咕"叫声回荡在山谷里；夜莺的啼鸣声足以唤醒微睡中的人们；鸵鸟的鸣叫声酷似人在说话；百灵、画眉、金翅雀等鸣禽的鸣唱声此起彼伏，婉转悦耳，令人听之心旷神怡。树上的果子伸手可摘，那山谷着实令人留恋。

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吃了些果子，喝过泉水，坐在树下，不知不觉困意来临，片刻过后，进入了梦乡。兄弟二人正熟睡时，两个妖魔自天而降，落在兄弟俩的身旁，各自把一个人扛在肩上，旋即腾空而起，顷刻之间升到白云之上。

兄弟俩醒来一看，发现自己已置身云间，又见背着自己的是两个妖魔，其中一个长着狗头，另一个长着猴头，形体高大，活像一株椰枣树。二妖魔头发长似马鬃，生着猛狮一样的爪子。

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见此情景，忙说："无可奈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原来那妖魔是魔王的两个天仙。魔王名叫穆尔阿什，他有个儿子，名叫萨伊格。萨伊格爱上了一位神女，名叫纳吉玛。一天，萨伊格和纳吉玛变成了两只鸟儿，相聚在那道山谷中。埃里布、苏海姆•莱伊里见了，以为那真是两只鸟，于是搭弓放箭，将萨伊格射伤。纳吉玛见萨伊格伤口流血，痛苦钻心，忙飞去携起萨伊格，展翅高飞而去，恐怕自己也被箭射伤。

纳吉玛带着萨伊格一直飞到魔王穆尔阿什的门前，方才将他放下。守门的卫兵接过萨伊格，把他送到他的父王面前。穆尔阿什见儿子肋上扎着一支箭，忙问："儿啊，这是谁给你弄伤的？告诉我，我非把他的房舍家园踏平不可，即使他是神王之王。"

萨伊格睁开眼睛，说道："父王，射杀我的是泉水谷中的一个人呀……"

话音刚落，萨伊格气绝身亡。

魔王穆尔阿什见儿子命亡，痛苦难耐，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直至鼻血喷流。他随后唤来两名妖魔，吩咐说："你俩立即去泉水谷一趟，把那里的人全部给我抓来！"

两妖魔得令赶到泉水谷，看见埃里布和苏海姆睡在那里，便将二人带上直飞魔王穆尔阿什那里。

埃里布、苏海姆•莱伊里醒来，发现自己正穿云破雾，叹息道："无可奈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五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魔王穆尔阿什见儿子命亡，痛苦难耐，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直至鼻血喷流。他随后唤来两名妖魔，吩咐说："你俩立即去泉水谷一趟，把那里的人全部给我抓来！"两妖魔得令赶到泉水谷，看见埃里布和苏海姆睡在那里，便将二人带上直飞魔王穆尔阿什那里。

埃里布、苏海姆•莱伊里醒来，发现自己正穿云破雾，叹息道："无可奈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两个妖魔把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放在魔王面前，兄弟俩定神一看，只见魔王穆尔阿什坐在宝座上，如同一座大山，生有四个头：狮头、象头、虎头和豹头。

二妖魔走到魔王穆尔阿什跟前，说道："魔王陛下，我们在泉水谷发现了这两个人，把他们带来了。"

魔王用愤怒的目光凝视着埃里布和苏海姆，口喘着粗气，眼冒火星，令在座之人无不望之生畏。魔王说："坏东西，好大的狗胆！竟敢把我的儿子杀死，使我肝火一冒三丈！"

埃里布问："我们哪里杀死过你的儿子？谁又见过你的儿子呢？"

"你们在泉水谷看见了一只鸟，便搭弓放箭将鸟射死了，不是吗？"

"我没看见有谁射死鸟儿。凭全知全能的独一安拉起誓，凭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起誓，我们没有看见鸟儿，也没有杀死一头兽、一只鸟儿。"

魔王听埃里布以伟大安拉及安拉的使者易卜拉欣的名义起誓，知道他是一名穆斯林。

魔王穆尔阿什是个拜火教徒。他呼唤手下妖魔道："把我崇拜的主神拿来！"妖魔们立即抬来一个金火炉，放在魔王的面前，然后点着火，随后将几种草药投入火中，遂有绿色、蓝色、黄色三种火苗冒出来。见此情景，魔王及在场妖魔们都向火焰叩头，顶礼膜拜。

尽管如此，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却口中念着"安拉至大"，不住地赞颂安拉是万能的主。





魔王抬起头来，见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站在那里，不曾有跪拜之意，便大怒道："可恶的东西，为何不向火神叩拜？"

埃里布说："你们这些该死、该诅咒的东西！值得崇拜的只有伟大的安拉；他能从无中创造有，他能使顽石淌出甘泉；他使已生者慈悯未生者，任何东西都不能用来形容他；他是努哈、撒立哈、呼德和易卜拉欣所崇拜的主；他创造了天堂、多灾海、树木、果实；他就是万能的安拉。"

魔王穆尔阿什听埃里布这样一说，两眼翻白，大喊道："把这两个家伙绑起来，用来祭奠我所崇拜的主神！"群魔一齐动手，把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绑了起来，正想把他俩投入火中之时，忽见一堵宫墙坍塌下来，砸到火炉上，把炉火扑灭了，灰烬顿时飘飞在空中。

埃里布说："安拉至大！安拉必战胜多神教徒。安拉至大！安拉必战胜拜火教徒。"

魔王问："你是个魔法师！你对我的主神施了魔法，才发生了这种情况。"

"喂，疯子呀！假若火有什么秘密和灵验，它本来是可以保护自己不被扑灭的。"

魔王听后大怒，随之骂了火一顿，接着说："凭我的宗教起誓，我一定要用火把你们烧死！"

魔王下令将二人关押起来，继之又喝令一百名妖魔搬来大批木柴，立即点着火。妖魔们遵命执行，顿时烈火熊熊，一直燃烧到次日天亮。

天亮之后，魔王穆尔阿什坐在摆在大象背上的一把镶有宝石的金椅上，在众妖魔的簇拥下，来到火场。

片刻后，妖魔们将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带来了。

埃里布、苏海姆•莱伊里眼见烈火熊熊，忙向创造日夜、明察秋毫、全知全能、独一无二的安拉求救。兄弟俩虔诚祈祷，赞词不绝于口。突然间，一片乌云由西向东飘来，顿时瓢泼大雨自天而降，将烈火浇灭。

魔王及魔兵、魔将们见此情景，惊惶失措，忙躲进王宫。

魔王穆尔阿什望着宰相和大臣们，说："你们对这两个人有何看法？"

大臣们异口同声说道："大王陛下，若不是他俩手握真理，那熊熊烈火也就不会一下被浇灭。依我们之见，这两人诚实可信，真理在手。"

魔王说："我已看清真理和正道，拜火是一种虚妄行为。假若火真是神，定会自我保护，怎会容大雨将自己浇灭呢？假若火真是神，也便不会因遭石击而化为灰烬。我已信奉创造火、光、凉和热的主。你们有何意见？"





“我们全都听魔王陛下的安排！”

随后将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请进王宫，魔王站起迎接，热烈拥抱埃里布，吻他的眉心，接着拥抱苏海姆·莱伊里，并且亲吻他。群臣和武将们纷纷围向兄弟二人，争相亲吻他俩的手和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五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魔王把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请进王宫，热烈欢迎、拥抱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兄弟俩，一一亲吻眉心。群臣和武将们纷纷围向兄弟二人，争相亲吻他俩的手和头。

魔王坐在宝座上，让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在自己的左右落座。魔王说："二位兄弟，我们说什么才能成为穆斯林呢？"

埃里布说："你们要说：'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易卜拉欣是安拉的至交。'"

魔王及其臣民全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心口如一，至忠至诚。埃里布教给他们如何做礼拜，并向他们宣传伊斯兰教义。

时隔不久，埃里布想到自己的部将，禁不住长吁短叹起来。魔王穆尔阿什问："主公大人，忧愁已经散去，欢乐业已降临，何故唉声叹气呢？"

"陛下有所不知，我有很多敌人，实在担心我的部下遭敌人暗算呀！"随后，埃里布将他与异母哥哥阿吉布之间的仇怨从头到尾向魔王讲了一遍。

魔王听后，说："主公大人，我马上派魔将去了解你部下的处境；至于你嘛，则不要离开我，以便我能天天见到你。"

魔王立即唤来两名魔将，一个名叫吉尔江，另一个名叫高尔江。

二魔将来到魔王面前，行过吻地礼，魔王命令道："你俩立即启程上路，奔赴也门，弄明这两位主公的部队的情况。"

"遵命！"二魔将转身离去，腾空展翅，飞向也门去了。

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穆斯林大军的情况。

第二天清晨，穆斯林大军在将领们率领下，骑马前往王宫拜见埃里布国王，然而侍卫们说："国王和他的弟弟黎明时分外出了。"

将领们随即策马向河谷、山间走去。他们跟踪追迹，来到泉水谷，见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的武器丢在树下，两匹马正在附近吃草。将领们说："我们的国王就是在这个地方失踪的，我们马上到附近去找找吧！"





他们分散开来，深入谷地和山中，寻找了整整三天，连一点儿踪影也没发现，不免感到难过。他们又唤来若干名探马，对他们说："你们立即分头去战场、城堡和要塞去打探我们国王的消息！"

"遵命！"探马们转身离去，各奔一方，四下探寻国王埃里布及其弟弟苏海姆•莱伊里的踪迹。

阿吉布派出的奸细得知埃里布失踪的消息，忙回去禀报，阿吉布为埃里布失踪而感到高兴，随后去见叶阿里卜•本•葛哈唐国王，向他求援。叶阿里卜国王即拨给阿吉布二十万精兵强将，由阿吉布率领，直奔阿曼城。贾马尔甘和赛阿丹•奥勒二将军得知阿吉布大军赶到，立即拍马出城迎战。一场战后，穆斯林大军死伤众多，被迫撤回城中，关紧城门，加固城堡，死守不出。

就在穆斯林被困在城中之时，魔将吉尔江、高尔江赶到。二魔将耐心等至夜幕降临，各抽出一把长十二腕尺、足以断裂顽石的神剑，向着多神教徒大营冲杀而去，口里高喊着："安拉至大！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的宗教默助我们打败多神教徒！我们必获全胜！"二魔将挥舞神剑，所向披靡，口鼻喷火，威猛无比。多神教徒惶惶跑出帐篷，眼见魔将长剑在手，火出口鼻，个个周身战栗，人人肝胆碎裂，相互夺取武器，自相残杀起来。

二魔将边挥剑斩杀多神教徒，边高声喊着："安拉至大！我们是埃里布国王、穆尔阿什魔王的仆役！"

二魔将手起剑落，多神教徒们的首级纷纷落地，一直杀到午夜来临。在多神教徒们看来，似乎所有山冈都变成了魔怪，一齐朝他们发动猛攻，自感灭顶之灾来临只在旦夕之间，于是慌忙收起帐篷，将金钱和行李捆上驼背，匆匆逃离，首先逃跑的就是阿吉布。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来晚接着讲吧！"





第六百五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二魔将手起剑落，多神教徒们的首级纷纷落地，一直杀到午夜来临。在多神教徒们看来，似乎所有山冈都变成了魔怪，一齐朝他们发动猛攻，自感灭顶之灾来临只在旦夕之间，于是慌忙收起帐篷，将金钱和行礼捆上驼背，匆匆逃离，首先逃跑的就是阿吉布。得知多神教徒军狼狈逃走，对妖兵魔将怕得要死，穆斯林们聚而议论，无不感到奇怪。

二魔将对多神教徒溃军穷追不舍，直至他们散落在荒原旷野。叶阿里卜国王支援阿吉布的二十万大军，只有五万人得以活命，溃逃回自己的国家去了。

穆斯林将士们正感迷惑不解之时，二魔将吉尔江、高尔江赶到，对他们说："埃里布国王的将士们，你们的国王埃里布及其弟弟向你们问好。他俩现在魔王穆尔阿什那里做客，不久就会回到你们中间来。"

穆斯林将士们听说埃里布国王和苏海姆安然无恙，欣喜不已，忙说："安拉会嘉奖你们二位的！"

二魔将回到埃里布国王和穆尔阿什魔王的面前，见二位大王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二魔将把发生的事情详细禀报二位大王，二位大王立即嘉奖他俩。

听完魔将的禀报，埃里布放下心来。

魔王穆尔阿什对埃里布说："兄弟，我想让你看看我们这块土地，带你去游一游雅福斯·本·努哈当年的京城。"

"魔王陛下，请你安排就是了。"

埃里布欣然表示同意。

魔王穆尔阿什给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准备了两匹马，自己也骑上一匹，然后带上一千人马，浩浩荡荡出发了，队伍就像一座被拦腰劈开的大山，雄壮而稳健。他们边行走，边欣赏高山大川，终于到达雅福斯·本·努哈的古城。城中的老老少少，走出门来迎接穆尔阿什。

穆尔阿什进入雅福斯的王宫，坐在雅福斯当年坐的宝椅上。那是用雪花石雕凿而成的宝椅，上嵌金栏杆，高二十阶，铺着彩色丝毯。





城中居民们站在宝座前，穆尔阿什问他们："雅福斯·本·努哈的子孙们，你们的列祖列先崇拜什么呢？"

居民们答道："我们的先辈全都是拜火教徒，因此我们也随着他们拜火。关于这些，你比我们更清楚。"

"众人们，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火是伟大安拉创造的一种东西。伟大安拉创造了一切，是真正的造物主。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便皈依了伊斯兰教，笃信了唯一万能的安拉。安拉创造了日夜、星辰；我们看不见他，而他却能看见我们；安拉至仁至慈，宽容无比。你们皈依伊斯兰教吧！你们若皈依了伊斯兰教，今世可得安拉护佑，来世可免受多灾海之苦。"众居民听穆尔阿什这样一讲，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心悦诚服，心口如一。

穆尔阿什拉着埃里布的手，开始游览雅福斯王宫，欣赏那里的奇特建筑和各种珍宝。走进武器库，他们开始欣赏雅福斯的武器，埃里布看到金橛上挂着的一口宝剑，问道："魔王大人，这是谁的宝剑？"

穆尔阿什回答："这是雅福斯的宝剑，他曾经用它与人和妖交战。这口宝剑是知名贤哲吉尔杜姆所制，剑背上刻着安拉的美名。这口剑名叫'宇宙锋'，无坚不摧，削铁如泥，劈山山裂，斩妖妖亡天下无敌。"

埃里布听说那口宝剑神力无比，便说："我想看看这口剑。"

"请吧！"穆尔阿什顺口答道。

埃里布伸手取下那口剑，拔剑出鞘，只见寒光闪烁，剑刃锋利无比。剑身长十二拃，宽三拃。埃里布想将"宇宙锋"带走，穆尔阿什说："如果你能用它，就把它带走吧！"

埃里布果断回答道："我能够使用这口宝剑。"

埃里布把剑拿在手中，如同耍一根棍棒，轻松自如，令在场者无不大惊。人们说："壮士首领，你真了不起！"

穆尔阿什说："你一剑在手，天下君主都会敬你三分。带上剑，上马吧！我们继续游览这座古城。"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来晚接着讲吧！"





第六百五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穆尔阿什对埃里布说："你一剑在手，天下君主都会敬你三分。带上剑，上马吧！我们继续游览这座古城。"埃里布、苏海姆·莱伊里和穆尔阿什相继纵身上马，人和魔将在左右伺候。他们行进在宫殿群和房舍之间，穿过大街小巷和道道金色大门，然后出了城门，来到花园林圃中。但见那里树木繁茂，果实累累，河渠纵横，百鸟飞鸣，风景如画，令人赏心悦目，快慰之情难以言表。

埃里布、苏海姆·莱伊里和穆尔阿什一直游览到夜幕垂空，方才返回雅福斯王宫。回到宫中，丰盛筵席已经摆好，大家吃饱喝足之后，埃里布对魔王穆尔阿什说："魔王陛下，我想回族人和部下那里去。因为我离开他们时间已久，对他们的近况一无所知，心中十分惦念。"

穆尔阿什听埃里布这样一说，答话道："兄弟呀，凭安拉起誓，我真不愿意离开你，很想让你在这里住满一个月，让你好好看看这里的一切，然后再走。"埃里布深感盛情难却，无法拒绝魔王的好意，便在雅福斯城中住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一天，吃罢饭后，魔王穆尔阿什向埃里布国王赠送了大批礼物，其中有珍奇古玩、珍珠宝石、翡翠玛瑙、黄玉钻石、金砖银锭、绫罗绸缎，还有麝香、龙涎香等；此外，还为埃里布和苏海姆·莱伊里各做一身金丝绣花锦袍，并给埃里布特制一顶王冠，上面镶嵌着无数颗珍珠宝石，价值难以估算。

一切准备完毕，魔王唤来五百名妖魔，对他们说："你们立即做好远行准备，明天送埃里布国王和苏海姆回国。"

"遵命！"众妖魔转身回去，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一夜过去，东方透出黎明曙光，启程的时间到了。

就在这时，忽听鼓声阵阵传来，又闻万马嘶鸣，顷刻间七万天兵海将铺天盖地而来……

原来，那是妖王白尔甘率领的一支大军。那支大军远道而来，自有奇妙原因和一段有趣的故事。妖王白尔甘是玛瑙城的主人，拥有一座金宫殿，管辖着五个山头，每个山头有五十万妖魔。他和他的臣民都崇拜拜火神，而不膜拜伟大安拉。白





尔甘是魔王穆尔阿什的堂弟。

穆尔阿什的臣民中，有一个妖魔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实际上仍是多神教徒，潜藏在众伊斯兰教徒之中。有一天，这个叛教徒来到玛瑙城，走进妖王白尔甘的金宫，行过吻地礼，祝福妖王富贵长寿，然后把穆尔阿什皈依伊斯兰教的情景报告了妖王白尔甘。白尔甘问："他怎么背叛自己的宗教呢？"叛教徒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经过向妖王说了一遍。

白尔甘听后，不禁吹胡子瞪眼，大骂日、月和火，然后说："凭我的宗教起誓，我一定要杀死我的这个堂兄和那个宣传伊斯兰教的人，要把他们的人杀个精光，一个不留！"

随后，妖王唤来妖怪们，从中挑选了七万名妖兵妖将，亲自率领，开到加布尔萨城。大队人马绕城转了一圈，妖王白尔甘下令在城门外撑起帐篷，安营扎寨。

城中的魔王穆尔阿什叫来一个魔将，吩咐道："你到城外探个虚实，弄明他们的意图，马上回来禀报！"

魔将来到妖王白尔甘大军的营帐，妖将们立即上前阻拦，问道："你是谁？来此何事？"

魔将答："我是魔王穆尔阿什的使臣。"

他们把使臣带到妖王白尔甘的面前，使臣向妖王白尔甘问安叩拜，然后说："统帅大人，我们的魔王派我前来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

妖王听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大王，我是他的堂弟白尔甘，是前来向他问安致意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来晚你就接着讲吧！"





第六百五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魔将来到妖王白尔甘大军的营帐，妖将们立即上前阻拦，问道："你是谁？来此何事？"

魔将答："我是魔王穆尔阿什的使臣。"

他们把使臣带到妖王白尔甘的面前，使臣向妖王白尔甘问安叩拜，然后说："统帅大人，我们的魔王派我前来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

妖王听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大王，我是他的堂弟白尔甘，是前来向他问安致意的。"

魔将转身离去，把情况禀报了魔王。穆尔阿什对埃里布说："你且坐着，我去看看我的堂弟，马上就回来。"

穆尔阿什跃上马背，向白尔甘的营帐走去。

原来白尔甘在玩弄计谋，为了让穆尔阿什出来，好将他抓起来。

白尔甘唤来群妖，吩咐他们说："你们看见我抱住他，立即把他抓住，捆绑起来！"

"遵命！"群妖异口同声。

魔王穆尔阿什来到后，进了白尔甘的帅帐，白尔甘站起身来，走去与穆尔阿什拥抱；与此同时，群妖蜂拥而上，将穆尔阿什绳捆索绑，然后给他加上了手铐脚镣。

穆尔阿什望着白尔甘，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妖王白尔甘说："你这个可恶的狗东西！莫非你真的抛弃了列祖列宗的宗教，加入了你完全不了解的一种新教？"

"堂弟啊，我发现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的宗教就是真理，而别的信仰全是虚假的。"

"谁告诉你的？"

"伊拉克国王埃里布……他在我的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

"我凭火神、光明、阴影和热风起誓，我非把你们全都杀掉不可！"

随后，白尔甘将穆尔阿什囚禁起来。穆尔阿什的随从眼见大王被囚，悄悄蹓出





帅帐，返回城中，向魔兵魔将们报告了情况。魔兵魔将们知道魔王被扣留，齐声大喊，纵身上马。

埃里布忙问："发生什么事啦？"

他们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给埃里布讲了一遍。

埃里布听后，唤来苏海姆·莱伊里，吩咐道："给我牵匹马来！"

苏海姆·莱伊里把魔王给的那两匹马送来一匹，随后问道："哥哥，你要去斗妖兵妖将吗？"

埃里布答道："是的。我要用雅福斯的这口宝剑去斩杀妖兵妖将，解救魔王穆尔阿什，但求安拉及至交易卜拉欣默助，因为安拉是万物之主，一切都是安拉创造的。"

苏海姆·莱伊里牵来那匹枣红神马，但见那马壮如坚固堡垒。埃里布带上武器，出门纵身上马，部将们身披铠甲，跃上马背。白尔甘及部将们也跃马上阵，两军排好阵势，剑拔弩张，厮杀开始。

首先出战的是埃里布，只见他策马奔向战场，拔出雅福斯宝剑，寒光闪烁，耀眼铿亮，妖兵妖将们见之，禁不住胆战心惊，扭脸掩目。埃里布舞起宝剑，令妖兵妖将们魂飞魄散，一筹莫展。埃里布高声喊道："安拉至大！安拉至大！我是伊拉克国王埃里布。世上只有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的宗教才是正教！"

白尔甘听后，说："使我堂兄改变信仰的就是这个小子！凭我的宗教起誓，我不取下埃里布的首级，不把我的堂兄拉回原来的信仰上来，决不再坐我的宝椅。谁违抗我的意志，格杀勿论！"

说完，他骑上一头形如巨塔的白象，边吆喝边用钢矛刺大象的皮肉，只听大象一声吼叫，冲向战场。白尔甘接近埃里布时，开口怒骂道："狗东西，你何故闯入我们的天地，毁坏我的堂兄及其族人的信仰，让他们加入另一种宗教？你要知道，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埃里布听后，说道："无耻妖王，闭住你的鸟嘴！"

白尔甘掏出飞镖，向埃里布投去；一镖没有打中，接着又是一镖。埃里布手疾眼快，一把抓住飞镖，摇了三摇，然后掷向白尔甘的大象，但见飞镖射穿了大象的腹部，大象当即倒在地上，白尔甘也像被连根拔起的椰枣树一样，直挺挺地跌下大象背。埃里布冲上前去，举起雅福斯宝剑，朝白尔甘的脖子刺去，白尔甘立即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魔兵魔将们立即围了上去，把白尔甘捆绑起来。

妖兵妖将们见妖王白尔甘被俘，一齐冲锋，想解救白尔甘。埃里布挥剑抵挡，穆斯林将士们随之奋力拼杀。埃里布深得安拉欢欣，手起剑落，轻松顺手，中剑的多神教徒，无不一命呜呼，旋即被投入多灾海之中。穆斯林将士们向多神教徒发动





猛攻，相互用火箭对射，只见火焰弥漫，尘雾腾腾。

埃里布纵横驰骋，多神教徒军急忙躲闪，让出一条通道。

埃里布带着吉尔江和高尔江冲进白尔甘的帅帐，对二魔将说："快为你们的魔王解去绳索吧！"

二魔将立即为穆尔阿什除去绳索。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来晚接着讲吧！"





第六百五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妖兵妖将们见妖王白尔甘被俘，一齐冲锋，想解救白尔甘。埃里布挥剑抵挡，穆斯林将士们随之奋力拼杀。埃里布深得安拉欢欣，手起剑落，轻松顺手，中剑的多神教徒，无不一命呜呼，旋即被投入多灾海之中。穆斯林将士们向多神教徒发动猛攻，相互用火箭对射，只见火焰弥漫，尘雾腾腾。

埃里布纵横驰骋，多神教徒军急忙躲闪，让出一条通道。埃里布带着吉尔江和高尔江二魔将冲进白尔甘的帅帐，对二魔将说："快为你们的魔王解去绳索吧！"二魔将吉尔江和高尔江立即为穆尔阿什除去绳索。

魔王穆尔阿什对二魔将说："快给我武器和飞马！"

魔王有两匹飞马，给了埃里布一匹，自己留下一匹。

魔王穆尔阿什拿起武器，与埃里布一同跨上飞马，旋即飞马腾空，魔兵魔将们在后面紧跟。穆尔阿什和埃里布同声高呼"安拉至大！安拉至大！"只听大地、山岭、谷地和丘陵上回荡着"安拉至大"的喊声。

穆斯林大军杀死三万多名多神教徒之后，胜利返回雅福斯古城。

魔王穆尔阿什和埃里布国王及其文武大臣们按位次坐好，打算会审妖王白尔甘，却发现白尔甘逃跑了……

原来埃里布和魔王俘获妖王白尔甘之后，因为忙于指挥作战，没有顾得上派兵看守他，不期一妖将跑来，偷偷地为白尔甘解开绳索，然后带着他走了。当妖将带着白尔甘经过妖兵妖将们那里时，发现死的死，逃的逃，已经溃不成军。于是妖将带着白尔甘腾空而起，飞回玛瑙城，落到金宫中。

白尔甘坐上宝座，幸免于死的将士们纷纷前来朝见妖王，祝福他平安脱险。白尔甘说："平安从何谈起呢？我的部将死伤无数，就连我本人也沦为他们的俘虏。他们使我在妖兵妖将面前威风扫地。"

部将们说："大王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帝王也有荣辱浮沉变化之时，此等区区小事，不必记在心中。"

"我一定要报仇雪耻！如若不然，我就没有脸面在妖族中生存下去。"说完，白





尔甘立即修书给各个部族。各部族勇士接信后，立即集结在玛瑙城。白尔甘一点数，合计共有三十二万妖兵妖将。他们问："大王陛下，有何吩咐？"

白尔甘说："我命令你们马上做好准备，三天之后出征作战！"

"遵命！"众妖兵妖将异口同声。

魔王穆尔阿什寻找妖王白尔甘，发现踪迹皆无，心中大感不快，说道："假若当初我们派一百名魔将看守他，他就跑不掉了。可是，他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

片刻过后，穆尔阿什又对埃里布说："兄弟，你有所不知，那白尔甘是个背信弃义之徒，他是一个会进行报复的，不久即会纠集兵将，前来寻衅挑战。依我之见，我们应该抓住他败逃虚弱之机，跟踪追击。"

埃里布说："这个意见很好，办法可行！"

"兄弟，我派魔兵魔将把你送回国去，让我独自对付这些多神教徒，以减轻你的负担。"

"凭伟大安拉起誓，我不打败、消灭这些多神教徒，不求安拉把他们打入多灾海，我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的。灾难是无情的，只有崇拜伟大安拉的信士才能幸免遭难。不过，我想把苏海姆•莱伊里送回阿曼城，期待他恢复健康。因为他现在身体病弱不堪。"

魔王穆尔阿什唤来魔兵魔将，吩咐道："你们立即动身，把苏海姆•莱伊里和这些钱财、礼品送到阿曼城。"

"遵命！"魔兵魔将答道。魔兵魔将们护送苏海姆•莱伊里和礼品，向阿曼城进发了。

魔王穆尔阿什写信给各部族首领。首领们接到信后，立刻带兵赶到，总数达十万之众。大批人马经过一番准备，浩浩荡荡开往玛瑙城。

他们一天当中走了一年的路程，进入一道峡谷，驻足休息过夜。

次日清晨，魔王穆尔阿什正要率队伍启程时，忽见妖王白尔甘的先头部队已经来到，妖兵妖将们不住地高声叫阵。

两军山谷相遇，正是狭路相逢，厮杀开始。只见战马奔腾，矛飞剑舞，杀声惊天动地；烟尘四起，顿见天昏地暗；刀枪穿梭，鲜血四溅，足令寿命缩短。穆斯林将士越战越勇，顿显气壮山河之势；多神教徒一败涂地，饱尝屈辱卑贱之苦。

埃里布纵马驰骋，依靠伟大万能的安拉默助，手起剑落，只见多神教徒的首级纷纷落地。

夜幕降临之时，多神教徒已有七万人马丧命，两军这才鸣金收兵，各自返回营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明天晚上接着讲吧！"





第六百五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两军山谷相遇，正是狭路相逢，厮杀开始。只见战马奔腾，矛飞剑舞，杀声惊天动地；烟尘四起，顿见天昏地暗；刀枪穿梭，鲜血四溅，足令寿命缩短。穆斯林将士越战越勇，顿显气壮山河之势；多神教徒一败涂地，饱尝屈辱卑贱之苦。

埃里布纵马驰骋，依靠伟大万能的安拉默助，手起剑落，只见多神教徒的首级纷纷落地。夜幕垂降，多神教徒已有七万人马丧命，两军这才鸣金收兵，各自返回营帐。

魔王穆尔阿什和埃里布擦拭了一下武器，然后回到帐篷之中。二人吃过晚饭，相互祝贺平安，之后清点人数，方才得知损失一万多名兵将。

白尔甘回到帐篷，为失去那么多精兵良将而感到万分惋惜。他对部将们说："将士们，假若我们与这支部队大战三天，他们会把我们杀得一个不剩。"

众将士说："大王，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乘他们夜里熟睡之机，偷袭他们的营寨，一举杀他们个干干净净，连一个报信儿的也不剩。你们准备好，到时候向敌人发动猛攻，一举消灭他们！"

"遵命！"众将士异口同声回答。随后，将士们开始做战斗准备。他们当中有个妖将，名叫金戴勒，心中向往伊斯兰教。金戴勒见多神教徒们要夜袭伊斯兰大军，便偷偷溜走，来到穆尔阿什和埃里布的面前，把多神教徒的夜袭计划告诉了他俩。

他俩听后，穆尔阿什望着埃里布，问道："兄弟，你看如何是好呢？"

埃里布说："我们今夜就袭击多神教徒军，依靠伟大安拉默助，将他们驱赶到荒原旷野上去。"

埃里布把将领们叫来，命令他们说："你们要把武器准备好！天色暗下来之后，一百名将士为一队，离开帐篷，潜伏在山间。见敌人进入我们的营帐，你们立即出击，从四面八方包抄敌人；只要信心坚定，忠实依靠伟大安拉，你们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我同你们一道行动。"

夜幕降临，多神教徒们开始对穆斯林营帐发动袭击，同时高喊着向火神和光





神求援的口号。他们刚刚冲入穆斯林的营帐，穆斯林们便冲下山来，从四面八方包围攻击多神教徒们，同时高声喊着："至仁至慈的安拉啊，伟大的造物主！……"

一场厮杀开始，喊声惊天动地，多神教徒被围，死伤十分惨重。

第二天早晨，只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多神教徒多数丧命，幸存者急忙逃生，跑到荒山旷野上去了。

穆尔阿什、埃里布及其将士们大获全胜，缴获多神教徒大批钱财和武器。他们安度一夜之后，大队人马直奔玛瑙城。

妖王白尔甘的多神教徒军偷袭失败，夜色中大半将士丧命，白尔甘和残留将士连夜逃回了玛瑙城。白尔甘进了金宫，召集部将，对他们说："爱将们，你们有什么好东西，就快带上，跟我投奔戛夫山，找艾卜莱格宫主人去，求艾兹莱格国王替我们报仇雪恨吧！"

他们带着眷属和钱财，跟着妖王白尔甘直奔戛夫山而去。

魔王穆尔阿什和埃里布赶到玛瑙城，发现城门洞开，城内寂静无声。穆尔阿什带着埃里布游览玛瑙城和金宫，但见城墙全用绿宝石砌成，城门用红宝石雕成，门上全是银钉；房顶和宫殿顶皆用檀香木和沉香木支樑。众将士穿过大街小巷，来到金宫门前，步入宫门，走过一道走廊又一道走廊，只见一座巍峨宫殿出现在眼前，全用大理石、绿宝石和黄玉砌成。

穆尔阿什和埃里布走进宫殿，见殿内装饰富丽堂皇无比，不禁惊异万分。他俩继续往前走，穿过七道长廊，方才来到内殿，那里有四个厅堂，形式各不相同。大殿当中有座赤金喷水池，水池周围有金狮数尊，水由狮子口中喷出，注入池中，水花四溅，令人遐思万千。当中的那座厅堂，地面上铺满彩色丝花地毯，厅中央摆放着两把镶嵌着珍珠和宝石的赤金宝椅。

穆尔阿什和埃里布坐在白尔甘的宝椅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仪式。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想到这里，他说：

"我要把故事听完，明天晚上你接着讲吧！"





第六百五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穆尔阿什和埃里布走进宫殿，见殿内装饰富丽堂皇无比，不禁惊异万分。他俩继续往前走，穿过七道长廊，方才来到内殿，那里有四个厅堂，形式各不相同。大殿当中有座赤金喷水池，水池周围有金狮数尊，水由狮子口中喷出，注入池中，水花四溅，令人遐思万千。当中的那座厅堂，地面上满铺彩色丝毯，厅中央摆放着两把镶嵌着珍珠和宝石的赤金宝椅。

穆尔阿什和埃里布坐在白尔甘的宝椅上，举行了盛大庆功仪式。

庆功仪式结束，埃里布问穆尔阿什："下一步，魔王陛下准备怎么办呢？"

穆尔阿什说："国王陛下，我已派出一百名骑士，要他们四下打听白尔甘的消息；探听到他的踪迹之后，我们立即前往追击。"魔王穆尔阿什和埃里布国王在金宫中住了三天，百名骑士便回来了，报告说白尔甘去了戛夫山，向艾兹莱格国王求援，而且艾兹莱格国王已经同意支援白尔甘。

穆尔阿什听后，问埃里布："兄弟，你说该怎么办？"

埃里布说："如果我们不进攻他们，他们必然来进攻我们。"

穆尔阿什和埃里布立即命令全军将士做好准备，三天之后，启程远征戛夫山。

他们准备完毕，正要启程上路之时，护送苏海姆·莱伊里回国的魔兵魔将们回来了。他们来到埃里布国王面前，行过吻地礼，国王询问情况如何，他们说："陛下的哥哥阿吉布战败之后，投奔叶阿里卜·本·葛哈唐，然后又去印度。见了印度国王，讲了他同你之间的矛盾，要求支援，印度国王答应了出兵，立即写信给各地镇守将军，已经集结了一支大军，势如汹涌大海，人马不计其数，决计踏平伊拉克。"

埃里布听完，愤然说道："该死的多神教徒！安拉威力大无边，定将援助伊斯兰信士。我一定要让他们尝尝神剑的威力。"

穆尔阿什说："国王陛下，凭安拉的大名起誓，我一定要跟你前往，与你并肩打败你的敌人，让你大获全胜，如愿以偿。"

埃里布表示感谢。他们一夜安歇，准备天明启程。

第二天清晨，朝阳升起，穆斯林大军启程上路，向戛夫山进发了。他们跋涉一





整天，向艾卜莱格和雪石城前进。雪石城全用雪花石建成，为神王巴尔格•本•法吉阿所建。他还建造了艾卜莱格宫；因为宫殿全用金砖和银砖砌成，世间独一无二，故得其名。

大军行至离雪石城还有半天的路程时，停下来休息。穆尔阿什即派差使前往打探消息。时隔不久，差使打探回来，禀报说："大王陛下，雪石城中有无数神兵神将，多如树叶、雨点。"

穆尔阿什听后，望着埃里布，问："埃里布兄弟，你说该怎么办呢？"

埃里布回答道："大王陛下，你可将兵马分为四路，包围雪石城，然后高呼：'安拉至大，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易卜拉欣是安拉的至交！'大军高喊赞词之后，便可撤回。但这要在夜半行动，然后再观察城内会出现什么情况。"

穆尔阿什唤来自己的魔兵魔将，按照埃里布的意见，将他们分为四路。魔兵魔将们佩剑持矛，耐心等待到夜半时分，列队出发，将雪石城包围起来，齐声高呼道："安拉至大！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易卜拉欣是安拉的至交！"

多神教徒们闻声惊醒，恐慌不安，匆匆抄起武器，夜色漆黑，难辨敌我，相互厮杀起来，一直混战到东方透出黎明的曙光，只见死伤无数，倒下的全是自家兵将，幸存者很少，方知中了敌人诡计。

就在这时，埃里布大声呼唤穆斯林兵将："信士们，向残余的多神教徒发动猛烈攻击！我和你们在一起，安拉默助你们大获全胜！"

穆尔阿什带兵冲进城去，埃里布拔出雅福斯宝剑，手起剑落，多神教徒们的首级纷纷落地。他抓住妖王白尔甘，一剑刺去，妖王顿时一命呜呼，倒在血泊之中。埃里布又冲向神王艾兹莱格，手起剑落，神王脑袋立刻搬家。天大亮了，多神教徒无一幸存，连一个报信儿的兵将也没剩下。

穆尔阿什和埃里布走进艾卜莱格宫，只见宫墙全用金砖银砖砌成，门槛是水晶石的，而门楣全用绿宝石雕琢而成。大厅中央有座喷水池，池边上有多尊禽兽金银塑像，口中各有水柱喷出，直泻水池中央。门窗上所挂幔帘，全用金丝绣花彩绸做成，雍容华贵，闪闪放光。地上铺满丝绒地毯，图案别致，五彩纷呈。他俩还发现那里堆放着无数金银财宝，珍珠宝石比比皆是。

他俩走进后宫，只见那里嫔妃、宫女成群，个个貌美如花，人人婀娜多姿。埃里布望着艾兹莱格国王的宫女，发现一个姑娘貌美超群，身上的任何一件装饰或衣物，都值一千第纳尔。那姑娘周围有一百名宫女，用金钩子拉着姑娘的长裙尾，恰如众星捧月。

埃里布一见那位姑娘，不禁神魂颠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问一个宫女：





“这位姑娘是谁？”

“这是艾兹莱格国王的女儿晨星公主。”众宫女齐声回答。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明天晚上你接着讲下去！”





第六百五十九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穆尔阿什和埃里布走进后宫，只见那里嫔妃、宫女成群，个个貌美如花，人人婀娜多姿。埃里布望着艾兹莱格国王的宫女，发现一个姑娘貌美超群，身上的任何一件装饰或衣物，都值一千第纳尔。那姑娘周围有一百名宫女，用金钩子拉着姑娘的长裙尾，恰如众星捧月。埃里布一见那位姑娘，不禁神魂颠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问一个宫女："这位姑娘是谁？"

"这是艾兹莱格国王的女儿晨星公主。"众宫女齐声回答。

埃里布望着穆尔阿什，说："魔王陛下，我想与这位姑娘结为百年之好，共枕鸳衾。"

穆尔阿什说："整个宫殿和里面的一切，包括宫女、奴仆都是你的了！若不是你设计巧，我哪里能消灭白尔甘和艾兹莱格国王及其多神教徒大军；说不定，我们还会被他们杀光呢！这里的一切金银财宝，宫仆美人都听你的使唤和调用。"

埃里布感谢穆尔阿什的美意，随后朝那位美丽公主走去。埃里布定神仔细看那公主，只见她明眸皓齿，鼻子端庄，嘴唇丰满，身材高挑，体态婀娜，天生丽质，明艳动人，真可谓花容玉貌，沉鱼落雁，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不禁一见钟情，把波斯国王的女儿法赫尔·塔吉及穆哈迪娅姑娘全都忘到了脑后。

晨星公主的母亲是中国皇帝的女儿，神王艾兹莱格从宫中把她抢了出来，强占了她；而她却因此爱上了那位神王，终于结为夫妻。她替神王生下一个女儿，因其生相完美，故起名为"晨星"，谓之貌美且稀少罕见。晨星公主刚生下来四十天，母后便与世长辞了，她一直由乳母、保姆抚养成人。晨星公主年方十七岁，不期国破家亡，父王丧命。

埃里布一见晨星公主，便深深爱上了她，当夜与公主成亲，洞房花烛，彼此恩爱非常。晨星公主憎恶自己的父亲。因此，父王被杀，晨星公主不但不悲伤，反倒感到高兴。

埃里布下令捣毁艾卜莱格宫，部将们立即执行命令，巍峨宫殿顷刻夷为平地。埃里布把拆下的金砖银瓦分给魔兵魔将门，自己分得两万一千块，还分得无数金





银财宝。之后，穆尔阿什带着埃里布游览戛夫山及山上的奇景，继之，他们向白尔甘的玛瑙城开去。

魔王穆尔阿什和埃里布到达妖王白尔甘的城堡，迅速将之捣毁，将城堡里的金银财宝全部分给将士。最后，他们回到穆尔阿什的都城中，在那里住了五天，埃里布便要求启程回国。

听埃里布说要回国，魔王穆尔阿什说："国王陛下，我与你同行，一直把你送回祖国。"

埃里布说："魔王陛下，我就不劳你大驾了。凭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起誓，我决不能再让你忍受长途跋涉之苦。我只要求带上你的两员魔将同归，一个是吉尔江，另一个是高尔江。"

"国王陛下，你不妨带走一万名魔兵魔将，一路好为你保驾、效劳。"

"我只带上那两员魔将就行了。"穆尔阿什派一千名魔兵魔将为埃里布搬运战利品，又吩咐吉尔江和高尔江伴埃里布同行，听从埃里布的使唤，二魔将答道："遵命！"

埃里布对仆从们说："兄弟们，带上钱财和晨星公主，一道上路吧！"

埃里布想骑匹飞马，穆尔阿什说："兄弟呀，这匹飞马只能生存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一旦到了人类生活的大地上，它会死掉的。不过，我还有一匹善奔神马，不论伊拉克大地，还是别的地方，都找不到那样的好马。"穆尔阿什即令魔将们牵来那匹马，埃里布见之，果然新奇无双。魔将们为马配上辔头鞍鞯，吉尔江和高尔江又让马驮上能够驮得动的财物。

穆尔阿什与埃里布拥抱告别，不禁双双泪洒胸襟。他对埃里布说："兄弟，如果日后遇上力不能及的难事，就请给我捎个信儿，我即率大军前往助战，消灭敌人。"

埃里布感谢魔王的好意。二魔将带着埃里布和那匹神马仅走了两天一夜，便跨过了五十年的里程，来到阿曼城附近。

他们在阿曼城附近驻足休息时，埃里布望着吉尔江，说："你去打探一下我的部将的情况吧！"

吉尔江走去，片刻后回来禀报说："大王陛下，阿曼城周围有大批多神教徒，势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你的部将们正在与他们厮杀搏斗。现在，战鼓已经擂响，贾马尔甘已经出阵与多神教徒交战了。"

埃里布听完，大喊道："安拉至大！"

随后说："吉尔江，赶快给我鞴马，把武器拿来！只有在战场上、利刃下，才能





显示出谁是英雄，谁是胆小鬼。”

吉尔江走去，按埃里布的吩咐一一备齐。

埃里布手握兵器，腰佩雅福斯宝剑，飞身跨上那匹神马，扬鞭就要出战。魔将吉尔江、高尔江忙说：“大王陛下，何劳你御驾亲征？还是让我们收拾那帮多神教徒吧！我们一定把他们赶到荒山旷野上去，让他们房舍无存，连个吹火的人也不留，家园变成荒无人烟之地。”

埃里布说：“凭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起誓，你们就不要上阵了，还是让我亲自跃马斩杀他们这帮多神教徒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六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埃里布手握兵器，腰佩雅福斯宝剑，飞身跨上那匹神马，扬鞭就要出战。魔将吉尔江、高尔江忙说：“大王陛下，何劳你御驾亲征？还是让我们收拾那帮多神教徒吧！我们一定把他们赶到荒山旷野上去，让他们房舍无存，连个吹火的人也不留，家园变成荒无人烟之地。”

埃里布说：“凭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起誓，你们就不要上阵了，还是让我亲自跃马斩杀他们这帮多神教徒吧！”

原来那些多神教徒是阿吉布搬来的印度兵将。阿吉布率领叶阿里卜·本·葛哈唐的大军，包围了穆斯林，贾马尔甘和赛阿丹·奥勒出战抵挡，吉尔江和高尔江二魔将前来助战，粉碎了多神教徒的进攻，阿吉布败退之后，对部将们说：“将士们，叶阿里卜·本·葛哈唐的军队损失惨重，倘若我们回去见他，他必定会说：‘若不是你们这样行事，我的部将怎么会有如此悲惨的下场呢？’继之，他会把我们全部杀掉。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去印度国吧！我们见到印度国王泰尔克南，求他为我们报仇雪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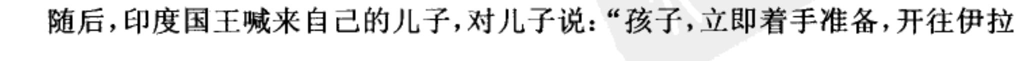
部将们听后，说道：“我们就去向印度国王求援吧！大王陛下，火神为你祝福。”

阿吉布率残余人马行走数天数夜，到达印度京城，求见泰尔克南国王。阿吉布获准进入王宫，向泰尔克南国王行吻地礼，然后说：“国王陛下，倘若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光辉灿烂的火会报答你的恩情，漆黑的夜会保佑你平安无事。”

印度国王望了望阿吉布，问道：“你是何许人呀？你有什么要求？”

阿吉布回答道：“我是伊拉克国王阿吉布。我的弟弟皈依了伊斯兰教，控制了整个王国，跟从他的信徒不计其数，对我大加迫害，把我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来到陛下面前，就是为了向你求援的，欲借你的力量，为我报仇雪耻。”

印度国王听阿吉布这样一说，坐立不安，说道：“凭火神起誓，我一定为你报仇雪恨，让天下人人拜火！”


随后，印度国王喊来自己的儿子，对儿子说：“孩子，立即着手准备，开往伊拉





克，把那里夷为平地，把那些不拜火的人全部抓来，对他们进行残酷折磨，但不要杀他们，把他们带来，交给我，我要对他们动用各种酷刑，让他们饱尝屈辱之苦，以此警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

随后，国王为儿子挑选了八万精兵骑马，八万精兵骑上长颈鹿，另配一万头大象随行，每头大象背驮一个檀木鞍轿，轿柱和扶手全用黄金制成，轿外有甲衣，钉子非金即银；每顶象轿里都有一张镶嵌着绿宝石的金椅子。此外，国王还为他们配备了大批战车，每辆战车里可乘坐八名武士，他们可操各种武器参战。

印度大军在王子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伊拉克进发了。印度王子是当时的一员猛将，其勇无比。王子名叫莱阿德沙。王子莱阿德沙经过十天紧张准备，然后率领大军启程上路了。

印度大军像乌云一样，跋涉两个月时间，到达阿曼城，将城包围起来。阿吉布感到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必胜无疑。就在这时，贾马尔甘、赛阿丹•奥勒和所有穆斯林英雄奋力杀向战场，只听战鼓擂响了，战马嘶鸣不止。这时埃里布派吉尔江前来探听消息，旋即回去禀报说城周围有大批多神教徒……埃里布随即纵身上马，赛阿丹•奥勒挥起巨棒打去，那多神教徒当即皮开骨碎，应声倒在地上无常。第二个、第三个接连出战，顷刻丧命。

赛阿丹•奥勒纵横驰骋，巨棒飞舞，接连三十个多神教徒送命。这时，印度大军中杀出一位英雄，名叫白塔士•艾格拉尼。白塔士是位勇士，在战场上足以抵挡精兵五千，他是印度国王的叔父。

白塔士跃马出阵，对着赛阿丹•奥勒大喊道：“阿拉伯强盗，难道你自感有力量与印度国王及其英雄们交战？莫非你觉得能够俘获他们的骑士？你妄想！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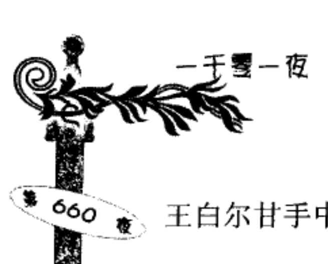
赛阿丹•奥勒一听，两眼发红，拍马直取白塔士。赛阿丹•奥勒举棒朝白塔士打去，不期一棒打空，连人带棒跌于马下。未等赛阿丹•奥勒起来，白塔士的人马一齐涌来，将赛阿丹•奥勒绳捆索绑，拖到他们自己的帐篷中去了。

贾马尔甘见赛阿丹•奥勒沦为俘虏，大喊道：“将士们，为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的宗教战斗吧！”

话音未落，拍马直取白塔士。二人激战一个时辰，白塔士冲向贾马尔甘，一把抓住他的袍袖，将他拉下马鞍。白塔士的将士们蜂拥而上，将贾马尔甘用绳索绑住，拖到他们的帐篷之中。白塔士越战越勇，连连战胜穆斯林军，共俘虏了二十四名穆斯林勇将。

穆斯林军眼见大将们接连被俘，忧愁万分。埃里布见此情景，从膝下抽出从妖





王白尔甘手中夺来的重达一百二十磅的金环棒，向两军阵前纵马飞驰而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一定要把故事听完，来晚接着讲下去！"





第六百六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贾马尔甘和赛阿丹·奥勒激战一个时辰，白塔士冲向贾马尔甘，一把抓住他的袍袖，将他拉下马鞍。白塔士的将士们蜂拥而上，将贾马尔甘用绳索绑住，拖到他们的帐篷之中。白塔士越战越勇，连连战胜穆斯林军，共俘虏了二十四名穆斯林勇将。

穆斯林军眼见大将们接连被俘，忧愁万分。埃里布见此情景，从膝下抽出从妖王白尔甘手中夺来的重达一百二十磅的金环棒，向两军阵前纵马飞驰而去。

埃里布策动神马，急驰如风，高声喊道："安拉至大！安拉默助我战胜多神教徒！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的宗教是无敌的！"

埃里布挥舞金环棒，冲向白塔士，一棒将之击于马下。埃里布望着穆斯林将士，又望望弟弟苏海姆，对苏海姆·莱伊里说："把这个狗东西捆起来！"

苏海姆·莱伊里冲到白塔士跟前，把他紧紧捆绑起来，带走了。穆斯林英雄们十分敬佩这位骑士。多神教徒将士们纷纷相互议论说："这骑士是谁？竟将我们的首领抓去！"

埃里布继续叫阵，印度军中跃出一员将领，只见埃里布举棒一打，便将之击于马下，吉尔江和高尔江上前把他绑起来，随后交给苏海姆·莱伊里。

埃里布连声叫阵，俘虏一个又一个多神教徒将军，直至五十二个多神教徒将领沦为俘虏。天色晚了，双方才鸣金收兵，各回营寨。

埃里布离开战场，向着穆斯林营寨走去。首先迎上前去的是苏海姆·莱伊里。

苏海姆·莱伊里上前亲吻骑在马上的勇士的脚，同时说："当代奇勇无比的壮士，请你留下姓名！"

这时，埃里布摘下头盔，苏海姆·莱伊里一见是埃里布，喜不自禁，高声对将士们说："喂，将士们，这位壮士不是别人，而是你们的国王埃里布！他从魔王大地回来了！"

穆斯林们听说自己的国王回来了，纷纷离鞍下马，围拢上去，热情亲吻埃里布国王的双脚，向国王问好致意，为国王安全返回而欣喜异常。之后，他们簇拥着埃





里布国王进入阿曼城。埃里布坐在宝椅上，文武官员左右侍立，个个笑容满面，人人喜不胜收。片刻后，端上饭菜，大家吃完饭，埃里布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戛夫山与妖兵妖将交战的情景，部将们听后，个个叫奇称怪，赞美安拉护佑国王平安归返。吉尔江和高尔江二魔将一直不离埃里布左右。埃里布要大家散去，大家方才各自回去安歇。

当身边只有两位魔将时，埃里布对他们说："你二位能够送我到库法城，让我探望一下自己的家眷，天亮之前再送我回来吗？"

二魔将说："国王陛下，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库法与阿曼两城之间，骑士马不停蹄，要走六十天时间。

吉尔江对高尔江说："去程我背国王，回程由你来背。"说完，吉尔江背起埃里布国王，腾空而起，高尔江一旁相随。仅仅飞行一个时辰，便到了库法城，落在王宫门外。

埃里布进宫见过叔父达米锷，问过安好之后，说："晨星公主和穆哈迪娅都好吗？"

叔父回答道："她俩都很好！"

宫仆进去禀报说埃里布国王回来了，顿时宫中发出一片欢笑声，随后晨星公主给了宫仆报喜赏钱。

埃里布进到宫中，晨星公主忙起身向他致意问安，夫妻久别重逢，分外亲热，手拉手坐下交谈。

叔父达米锷走来，埃里布向叔父讲述了与魔王交往的情况。叔父听后觉得十分新鲜。

埃里布与晨星公主共枕到天将黎明时分，便起床唤来二位魔将，随后同家人和叔父告别，继而坐在高尔江的背上腾空而起，吉尔江一旁伴行，天明之前飞回了阿曼城。回到阿曼城，埃里布命部将们拿起武器，跨上战马，打开城门。

刚出城门，忽见一位多神教徒军将领带着贾马尔甘、赛阿丹•奥勒和被俘的伊斯兰军将领们走来。原来是他解救了被俘的穆斯林将士，如今亲自把他们送来，交给埃里布国王。穆斯林大军见将领们平安返回，一个个欣喜不已。

旋即，穆斯林大军将士披挂上马，擂响战鼓，准备上阵，多神教徒军将士也摆好阵势，准备开始厮杀。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来晚接着讲吧！"





第六百六十二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回到阿曼城，埃里布命部将们拿起武器，跨上战马，打开城门。刚出城门，忽见一位多神教徒军将领带着贾马尔甘、赛阿丹·奥勒和被俘的伊斯兰军将领们走来。原来是他解救了被俘的穆斯林将士，如今亲自把他们送来，交给埃里布国王。穆斯林大军将士披挂上马，一个个欣喜不已。

旋即，穆斯林大军将士披挂上马，擂响战鼓，准备上阵，多神教徒军将士也摆好阵势，准备开始厮杀。

首先冲出来的是埃里布国王，只见他拔出雅福斯宝剑，策马来到阵前，高声叫道："认识我的，都已吃够我的苦头，知道我的厉害。不认识我的，听我自我介绍：我就是伊拉克国王埃里布，我是阿吉布的弟弟埃里布。"

印度王子莱阿德沙听后，呼唤部将说："把阿吉布给我叫来！"

部将把阿吉布带到王子面前，王子说："喂，阿吉布，这场灾难是你一手造成的。面前这位骑士就是你的弟弟，你给我立即出击，把他生擒过来，让我把他倒挂在骆驼背上，带回印度。"

阿吉布说："王子殿下，我身体虚弱，请你还是派别人出战吧！"

王子一听，眼睛一瞪，厉声喝道："凭火、光、凉和热起誓，你若不出战，我立即把你的首级取下，让你一命呜呼！"

阿吉布只得鼓起勇气，策马上阵。他接近埃里布时，张口骂道："你这个狗东西，比打帐篷桩的奴隶还下贱的东西，怎敢与王侯对抗？还不下马受死！"

埃里布听后，问道："你是哪方王侯？"

"我是你的哥哥。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埃里布得知那就是他的哥哥阿吉布，大喊道："为我父母亲报仇雪恨的时辰到了！"埃里布把雅福斯宝剑递给吉尔江，手握巨棒向阿吉布冲去，一棒打去，险些打断阿吉布的肋骨。埃里布手疾眼快，一把抓住阿吉布的衣领，用力一拽，将他拉下马背，栽在地上，二魔将箭步赶到，把他绳捆索绑起来，阿吉布只得屈辱地跟着二魔将走去。





眼见劲敌被俘获，埃里布欣喜异常，吟诵起诗人的名句：

目的已经达到，
种种麻烦业已阴翳。
呼声世间之主，
万赞统统全归你。
我出身本属贫贱辈，
安拉赐予我福气。
我占天地广阔，
降服了众多奴隶。
倘若没有主，
焉能创造奇迹！

印度王子莱阿德沙见阿吉布沦为俘虏，急忙抄起武器，纵身上马，策马来到阵前。当他接近埃里布时，大声喊道："阿拉伯贱种，小小樵夫，你果真有力量俘获王侯和英雄？还不赶快下马，自我捆绑起来，亲吻我的双脚？还不赶紧放掉我的英雄，戴着桎梏前来见我，求我宽恕你的罪过？到了我这里，我会把你当作老者养活起来，给你一口干粮吃！"

埃里布一听，直笑得前仰后合，怒斥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将看到今日倒霉的是谁！"

埃里布对苏海姆·莱伊里说："把俘虏带上来！"

苏海姆·莱伊里把俘虏们带来，当着印度王子的面，埃里布手起剑落，一一砍下俘虏的首级。印度王子见此情景，奋力向埃里布发动猛攻。二人交手数个回合，眼见夕阳西下，夜幕徐徐降临，双方才鸣金收兵，各自返回营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明晚接着讲吧！"





第六百六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埃里布对苏海姆•莱伊里说："把俘虏带上来！"苏海姆•莱伊里把俘虏们带来，当着印度王子的面，埃里布手起剑落，一一砍下俘虏的首级。

印度王子见此情景，奋力向埃里布发动猛攻。二人交手数个回合，眼见夕阳西下，夜幕徐徐降临，双方才鸣金收兵，各自返回营帐。

埃里布回到帅帐中，穆斯林将士纷纷祝贺他平安归返。将领们说："国王陛下，你出战向来习惯于速战速决，今日何故大战这么多回合？"

埃里布说："今天我是同英雄豪杰交手啊！我从未遇到过比这位骑士更英勇善战的英雄。我有心举起雅福斯宝剑令他皮开肉绽，结果他的性命，但想到若能将他生擒，或许对伊斯兰教大有好处。因此，才没有向他下毒手。

印度王子莱阿德沙回到大帐，坐在宝座上，大将们问起对手的情况，王子说："凭火神起誓，我压根儿没有见过这样的奇勇将军。明天，我一定要让他沦为俘虏，让他尝尝屈辱、卑贱之苦。"

一夜过去，晨光东升，战鼓擂响，两支大军披坚执锐，准备上阵厮杀。他们高声喊叫，飞身上马，冲出营寨，顿时大地上布满武士英雄。首先出阵挑战的是埃里布国王，只见他像一头雄狮，跃马冲上战场纵横驰骋，大声叫阵道："有人敢于出阵同我决战吗？今天是决战之日，懒汉、懦夫不要上阵！"

话音刚落，莱阿德沙王子便冲了出来，只见他骑在一头大象上，那大象简直就像一座巨大的圆屋顶；大象背驮鞍座，用丝带绑得非常牢固。赶象人坐在象耳之间，手握驱赶象的钩子，不住地左右摇动。

大象走近埃里布的战马时，因马未曾见过这种庞然大物，不禁惊恐万状，原地打转，埃里布只得跳下马背，将马交给吉尔江，然后抽出雅福斯宝剑，步行向莱阿德沙王子奔去，旋即冲到大象跟前。

印度王子莱阿德沙与对手交战时，眼见自己战不过对手时，总是习惯于高坐在象鞍之上，手里拿着一件名叫"套索"的武器。套索形状像网，下口大，上口窄；下口可以松紧，有一条钢绳握在使用者手中；一旦撒出去，将对手连人带马一并套





住，只要一拉那根钢绳，人与马便一起被大象拖拉走。莱阿德沙王子曾用这种套索征服过若干勇士骑手。

当埃里布走近大象时，莱阿德沙王子将套索一撒，正好把埃里布套在套索里，再用力一拉钢绳，把埃里布拖上象背，随后急令赶象人调转象头，返回营帐。

吉尔江和高尔江二魔将一直没有离开埃里布。他俩眼见埃里布落入套索，上前拉住大象；与此同时，埃里布在套索里奋力挣扎，终于挣破套索。吉尔江和高尔江一起向莱阿德沙发动猛攻，将他拉下象背，捆绑起来，并用绳子拉走。

两军相斗，似两海相搏，如二山相撞。烟尘腾起，弥漫天地，遮挡住了视线，两军将士奋力厮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激战一直进行到日落西山，夜幕垂降，双方才鸣金收兵，各返营地。

经过一天激战，穆斯林大军伤亡惨重，原因在于敌方有象队和长颈鹿队参战，使埃里布难以发动有力的攻势。

埃里布下令为伤员进行医治。他望着将领们问："你们有何高见哪？"

将领们说："国王陛下，为我们带来重大伤亡的是敌人的象队和长颈鹿队；假若我们能有办法抵挡大象和长颈鹿，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他们。"

吉尔江、高尔江说："我俩舞剑上阵，可消灭大半敌军。"

一个阿曼人走上前来，原来他是吉兰德国王的一位谋臣。他说："大王陛下，若主公肯依从我，我担保能够将敌人打败。"

埃里布听后，望着将领们，说："将领们，无论这位先生说什么，你们都要依从他！"

"遵命！"将领们异口同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六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埃里布听吉兰德国王的一位谋臣说有办法打败敌人，立即对部下将领说："将领们，无论这位先生说什么，你们都要依从他！"

"遵命！"将领们异口同声。

那位谋臣挑选了十位将领，随后问他们："你们手下有多少勇士？"

他们回答："有一万名。"

谋臣把他们带到武器库，发给他们五千支火枪，并教给他们使用的方法。

天色薄明时分，多神教徒大军开始行动。他们赶着大象和长颈鹿，将士们全副武装，迅速摆好阵势；与此同时，埃里布及其所率穆斯林大军亦列队来到战场。只听战鼓已经擂响，随后穆斯林勇士们跃马冲到阵前，敌人的象队和长颈鹿队横冲直撞向前推进。

就在这时，那位谋臣向穆斯林射手们一声大喊，顷刻之间箭离弓弦，火药将弹丸送出枪膛，箭与弹射中大象和长颈鹿，嗥吼声此起彼伏，壮士们纷纷被摔在地上，狂奔的大象踏着他们的身躯乱窜。

穆斯林大军趁机向多神教徒军发动猛攻，左右包抄，再加上大象踏踩，只见多神教徒军一片混乱，溃不成军，死的死，伤的伤，幸免者慌忙逃往荒野。穆斯林们挥舞宝剑，直取他们的首级，就连大象和长颈鹿存活下来的也很少。埃里布国王及其部下胜利回营。

第二天早晨，穆斯林大家分发了战利品，随后一连休息五天。休整期过去，埃里布端坐在国王宝座，令部将把阿吉布带上来。埃里布说："你这个狗东西！怎敢纠集诸国君王与我作对？多亏万能的安拉相助，使我将你打败，令你成了我的阶下囚。你若皈依伊斯兰教，就会平安无事，我也便放弃为父母报仇的想法，让你像过去一样，当我们的国王，我甘愿在你手下效力。"

阿吉布听后，说："我不能抛弃我的宗教。"

埃里布见他如此顽固，下令给他加上镣铐，并派一百名精兵看守。

埃里布转过脸去，问印度王子莱阿德沙："你对伊斯兰教有何看法？"





王子说："主公陛下，我愿皈依你们的宗教。假若不是因为你们的宗教正确、光明，你们是无法战胜我们的。请伸出手来，接受我的请求：'我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易卜拉欣是安拉的使者。'"

印度王子加入伊斯兰教，埃里布感到非常高兴，随后问道："你尝到信仰的甜头了吗？"

"尝到啦！主公陛下！"

"莱阿德沙王子殿下，你想回国吗？"

"我已脱离了父王的宗教；我若回去，父亲会将我杀死的。"

"我陪你一道回去，凭伟大安拉默助，让你登上王位，要国人和奴隶全都服从你。"莱阿德沙王子忙亲吻埃里布的手和脚。

随后，埃里布嘉奖那个出谋划策打败敌人的谋臣，赏给他许多钱财。

埃里布呼唤魔将吉尔江和高尔江："二位魔将！"

"有！"二魔将异口同声。

"我有意请你俩送我们去印度国！"

"遵命！"埃里布让高尔江背着贾马尔甘和赛阿丹·奥勒，让吉尔江背着自己和印度王子莱阿德沙，二魔将腾空而起，向着印度飞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要把故事听完，来晚接着讲吧！"





第六百六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埃里布呼唤魔将吉尔江和高尔江：“二位魔将！”

“有！”二魔将异口同声。

“我有意请你俩送我们去印度国！”

“遵命！”埃里布让高尔江背着贾马尔甘和赛阿丹•奥勒，让吉尔江背着自己和印度王子莱阿德沙，二魔将腾空而起，向着印度飞去。

他们是在日落时分起飞的。夜色未尽，他们已经到达克什米尔，二魔将带着他们降落在一座宫殿的殿顶上，他们便沿着梯子下到宫中。印度国王得知儿子失败的消息，夜不成寐，食不甘味，禁不住忧心忡忡，思绪万千。正在这个时候，忽见一伙人到来，其中有他的儿子，且有魔将相随，不禁大吃一惊，恐惧万分，拔腿想跑。

王子莱阿德沙说：“喂，拜火教徒，往哪儿跑？快不要拜火了，崇拜创造日夜的伟大安拉吧！”

父王听儿子这样一说，抄起身边的铁棒子，向儿子砸去；王子一躲闪，铁棒子落在宫柱上，三块石片应声落地。国王大怒道：“狗东西！你损兵折将，全军覆没，还抛弃了自己的宗教，现在又劝我放弃我的信仰，岂有此理！”

埃里布一个箭步迎上去，一拳将国王击倒在地，吉尔江和高尔江上前将国王捆绑起来。后妃们见此情景，纷纷逃离。

埃里布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对王子莱阿德沙说：“王子殿下，就请你处置你的父王吧！”

莱阿德沙望着父亲，说道：“迷途的老夫子，快皈依伊斯兰教吧！皈依了伊斯兰教，就能免受多灾海折磨之苦，亦可逃避伟大安拉的惩罚！”

泰尔克南国王说：“我只能为我的宗教而死！”这时，埃里布抽出雅福斯宝剑，手起剑落，一下将泰尔克南斩为两截，只见他倒在地上，一命呜呼，魂入多灾海，罪有应得。埃里布下令将断尸挂在宫门上，一截挂在左侧，一截挂在右侧。

一夜安歇，旭日东升，晨光照亮大地。埃里布让莱阿德沙穿上王服，坐在已故父王的宝座上，当上了国王。埃里布坐在国王的右侧，吉尔江、高尔江和贾马尔甘、





赛阿丹•奥勒分别站在国王的左侧。埃里布国王对他们说："凡入宫的武将文官，全部抓起来，不要让任何人从你们的手中逃走！"

"遵命！"文官武将前来上朝。首先来到宫门前的是一位大将军。大将军见泰尔克南国王的两截埋体挂在宫门上，不禁大吃一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头晕目眩。

吉尔江冲了过来，抓住大将军的衣领，一下将之搡倒在地，随后用绳索捆绑起来，拉进王宫去。就这样，一个个文官武将被抓进宫中，太阳没升多高，就有三百一十五人被带到埃里布面前。

埃里布对他们说："诸位大臣，你们看到你们的国王被斩成两截，现已悬挂在宫门外了吗？"

"这是谁干的？"文官武将们问。

埃里布说："承蒙伟大安拉默助，这是本人干的。谁不听我的，我便照此安排他的下场。"

"你打算让我们怎样办呢？"

"我是伊拉克国王埃里布。打败你们军队的正是本人。莱阿德沙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如今成了统治你们的伟大国王。你们皈依伊斯兰教吧！皈依了伊斯兰教，就会平安无事；假若你们不听我的劝告，必将后悔莫及。"

众文官武将听埃里布这样一说，立即念"作证词"皈依了伊斯兰教。

埃里布说："你们尝到了信仰的甜头了吗？"

"尝到啦！"

埃里布下令为他们松绑，然后向他们赐予锦袍，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到族人那里去了！你们要向他们宣扬伊斯兰教！皈依伊斯兰教者，与他们结为兄弟；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者，一律斩杀。"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我一定要把故事听完，明晚你接着讲吧！"





第六百六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众文官武将眼见自己的国王泰尔克南的尸体挂在宫门上，不禁大惊失色。之后，按照埃里布的指导，念了“作证词”，皈依了伊斯兰教。接着埃里布下令为他们松绑，向他们赐予锦袍，并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到族人那里去了！你们要向他们宣扬伊斯兰教！皈依伊斯兰教者，与他们结为兄弟；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者，一律斩杀。”众文官武将离去，把手下人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传伊斯兰教，并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大家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只有少数人坚持原来的宗教，结果被杀。

他们回来向埃里布报告了情况，埃里布连声赞颂伟大安拉，说道：“赞美伟大安拉，使我们摆脱了一次流血战斗！”

埃里布在印度的克什米尔住了四十天时间，平定了乱事，捣毁了火神庙宇，在原来的地址上建造了清真寺、礼拜堂，莱阿德沙国王预备了数不胜数的礼物和珍宝，送给埃里布国王。

埃里布与莱阿德沙国王告别之后，骑在吉尔江的背上，赛阿丹·奥勒、贾马尔甘骑在高尔江的背上，二魔将腾空而起，向阿曼城飞去。天还没亮，埃里布一行已飞抵阿曼城，将士们热烈欢迎他们，向他们致意问安，为他们祝福祈祷。

他们继续飞行，终于降落在库法城门前。埃里布下令将其兄阿吉布带上来，苏海姆·莱伊里递来一只铁钩子，钩住阿吉布的筋腱，将他吊在城门上，随即令弓箭手向他射箭，仅过片刻，阿吉布周身是箭，变得像只刺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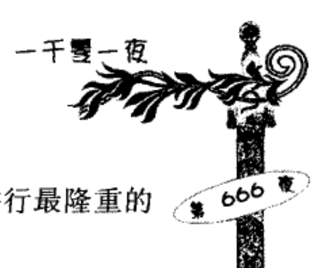
埃里布进了库法城，走进王宫，坐在宝座上，开始发号施令，处理朝中事务，日理万机，繁忙至极，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埃里布离开宝座，回到后宫。晨星公主站起身来，走上前去，迎接夫君，拥抱丈夫。宫女们祝贺埃里布国王平安归返。

当晚，埃里布与晨星公主共枕同眠。

第二天早晨，埃里布起床，做过大净，然后做晨礼，继之离开后宫上朝，坐在宝座上，开始着手安排自己与穆哈迪娅的成亲大事。他吩咐宰三千只绵羊、两千头





牛、一千只山羊、五百峰骆驼、四千只鸡和鹅、五百匹马，大宴宾客，举行最隆重的婚礼。当夜，埃里布与穆哈迪娅共享洞房花烛之欢。

埃里布在库法城停留了十天，然后嘱咐叔父达米锷要善待百姓，他则带着眷属和将士们动身启程。这时，恰巧印度国王莱阿德沙满载礼品和珍宝的船只抵达海港。埃里布将全部宝物分给将士，将士们分得了大批钱财。

埃里布率眷属和将士们继续上路前行，一直行至巴比伦城。埃里布赐予给弟弟苏海姆·莱伊里锦袍一身，封苏海姆·莱伊里为巴比伦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六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当晚，埃里布与晨星公主共枕同眠。第二天早晨，埃里布起床，做过大净，然后做晨礼，继之离开后宫上朝，坐在宝座上，开始着手安排自己与穆哈迪娅的成亲大事。他吩咐宰三千只绵羊、两千头牛、一千只山羊、五百峰骆驼、四千只鸡和鹅、五百匹马，大宴宾客，举行最隆重的婚礼。当夜，埃里布与穆哈迪娅共享洞房花烛之欢。

埃里布在库法城停留了十天，然后嘱咐叔父达米锷要善待百姓，他则带着眷属和将士们动身启程。这时，恰巧印度国王莱阿德沙满载礼品和珍宝的船只抵达海港。埃里布将全部宝物分给将士，将士们分得了大批钱财。

埃里布率眷属和将士们继续上路前行，一直行至巴比伦城。埃里布赐予给弟弟苏海姆•莱伊里锦袍一身，封苏海姆•莱伊里为巴比伦王。埃里布在巴比伦城逗留了十天，然后启程上路。他们经过艰苦跋涉，到达赛阿丹•奥勒的山堡，在那里休息了五天。

埃里布对吉尔江和高尔江说："二位魔将，带我们到伊斯巴尼尔去吧！到了那里，你俩去科斯鲁宫殿一趟，打听一下法赫尔•塔吉公主的消息，最好把她国王的一位亲戚叫来，让他把情况告诉我。"

二魔将欣然答道："遵命！"二魔将腾空而起，飞向伊斯巴尼尔。正在飞行之时，忽见一支大军，其势如汹涌的大海。

见此情景，吉尔江对高尔江说："我们落下去，打探一下这支大军的情况吧！"二魔将降落在地面上，走进那支大军中，发现他们都是波斯人。他俩问一名士兵："这是谁的大军，要去哪儿？"

士兵说："我们要去讨伐埃里布，把他的人马统统杀尽。"

二魔将听后，悄悄蹓进帅帐。他们的统帅名叫鲁斯图姆。二魔将耐心等待，直至波斯军将士们全都进入梦乡。二魔将见统帅鲁斯图姆已在床上睡熟，便连人带床抬起，旋即腾空而起，飞过赛阿丹•奥勒的山堡，夜半时分，来到了埃里布的大帐前。

二魔将说："求见国王陛下……"





埃里布听后，坐起来，说道："请进！"

二魔将连人带床抬进帐篷，放在埃里布面前。

"这是谁呀？"埃里布问。

"这是波斯大军的一位首领。这位首领率一支大军要来杀陛下及陛下的部将。因此，我们把他弄来，以便从他的口中打探你想知道的消息。"

"你们给我唤一百名武士来。"片刻后，百名武士赶到。

埃里布吩咐说："你们拔出宝剑，架在这个波斯人的头上。"

武士们一个个利剑出鞘，顿见寒光闪烁。随后，他们将波斯将领唤醒。波斯将领鲁斯图姆睁开双眼，见眼前利剑如林，寒光闪闪，当即闭上眼睛，自言自语道："我是在做梦吧！"

吉尔江用剑刃扎了扎他，他才坐了起来，慌忙问道："我现在什么地方？"

吉尔江说："你现在波斯国王的驸马埃里布国王的面前，你叫什么名字？要到哪里去？"

鲁斯图姆听到埃里布的名字，思考片刻，心想；"我究竟在睡梦中，还是醒着呢？"

高尔江给他一拳，怒斥道："你为什么不答话？"

鲁斯图姆抬起头来，问道："我本在我的军队之中，是谁把我拖出帐篷的？"

埃里布说："是这两位魔将把你捉来的。"

鲁斯图姆看见吉尔江，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下意识地提了提裤子。

二魔将抽出利剑，獠牙外露，厉声喝道："还不赶快跪下向埃里布国王行吻地礼？"

鲁斯图姆周身颤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忙跪下，向埃里布行吻地礼，并且说："国王陛下，火神为你祝福延寿。"

埃里布说："狗东西，你听着！火只能用来做饭，不是可崇拜之物，因为它是有害的！"

"那么，我们应该崇拜什么呢？"

"应该崇拜创造你、创造天和地的造物主。"

"我怎样行事，方能与你一道崇拜造物主，加入你们的宗教呢？"

"你要说：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易卜拉欣是安拉的至交。"

鲁斯图姆当即念了"作证词"，皈依了伊斯兰教。鲁斯图姆说："陛下有所不知，你的岳父萨布尔想杀死你，故派我统帅十万人马，命令我把你们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埃里布听鲁斯图姆这样一说，大怒道："我救他女儿挣脱困境，免遭屈辱之苦，难道我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回报?他用心如此险恶，安拉定会惩罚他的!将军，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鲁斯图姆，是萨布尔国王的一个部将。"

"鲁斯图姆将军，法赫尔•塔吉公主近来情况如何？如今你也是我的将军，有话实说吧！"

"国王陛下，公主已不在人世了。"

"她是怎样死的？"

"主公陛下，听我慢慢说来。你到你兄弟那里去之后，一个宫女去见你的岳父萨布尔国王，对国王说：'陛下，是你让埃里布到公主闺房，与公主同眠共枕的吗？'国王说：'凭火神起誓，我没让他去公主那里过啊！'随后，国王抽出宝剑，闯入法赫尔•塔吉公主的闺房，对女儿说：'喂，坏东西，你怎好让这个贝都因人和你睡在一起呢？要知道，他既没给你聘礼，你们也没有举行婚礼呀！'继之，萨布尔国王喊来保姆和宫女，命令她们：'把这个小娼妇给我捆起来，查一查她的下身！'她们执行命令，检查了她的下身，然后去报告国王：'国王陛下，公主已不是处女了！'萨布尔国王走到公主跟前，想一剑结果公主的性命，但王后出面阻拦，说道：'国王陛下，求你不要杀她！你杀了她，她会留下臭名，多丢人呀！你把她关起来，让她自己死掉就是了。'国王果然把公主关了起来，夜幕降临时，国王叫来两个亲信，叮嘱说：'你们把公主领到远远的地方，把她抛到阿姆河里去吧！千万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二亲信果然将公主抛入阿姆河，自那之后，没有人再提起法赫尔•塔吉公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六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埃里布问起法赫尔•塔吉公主的下落，鲁斯图姆将军告诉埃里布说她的父王派来的两个亲信将公主抛入了阿姆河中。

埃里布听后，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怒不可遏地说："凭安拉的至交易卜拉欣起誓，我一定要找这老狗算账！我要杀死他，踏平他的宫殿！"

说完，埃里布写信给贾马尔甘及米法尔根和摩苏尔等地的总督。埃里布又问鲁斯图姆："你带着多少军队？"

"十万波斯骑兵。"

"你立即带上一万将士，赶回军中，用武力征服他们。我随后赶到。"

"遵命！"鲁斯图姆欣然说道。

鲁斯图姆飞身上马，带着一万名穆斯林将士，启程上路，向波斯大军开去。他心想："我一定要干一件漂亮事，在埃里布国王面前露露脸。"

鲁斯图姆率人马跋涉七整天，距离波斯大军仅有半天路程时，将人马分成四路，对他们说："把波斯军包围起来，四面夹击，用宝剑将他们征服！"

"遵命！"将士们异口同声。他们纵马飞驰，从傍晚直到夜半，完成了对波斯军的包围。

鲁斯图姆被二魔将偷偷带走，波斯大军没有发觉，似乎一切平静如初。就在那天午夜，穆斯林将士们呼喊着"安拉至大"的口号，向波斯大军发起猛攻。

波斯军从睡梦中醒来，见刀剑飞舞，不禁惊恐万状，魂飞魄散。鲁斯图姆率军奋力厮杀，恰似烈火遇到干柴，夜未过去，天还没亮，但见波斯大军乱作一团，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散的散。穆斯林大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帐篷、钱财、马匹和骆驼。厮杀过后，穆斯林将士们在波斯军丢下的帐篷里歇息。

埃里布国王赶到，见鲁斯图姆巧设计谋，将波斯十万大军一举击败，欣悦不已，立即向鲁斯图姆赐予礼袍，并且说："喂，鲁斯图姆，你设巧计打败了波斯大军，所有战利品全部归你所有。"

鲁斯图姆亲吻埃里布的手，表示衷心感谢。





他们休息一天，然后上路向波斯国王的京城进发了。

波斯溃军逃回京城，见到萨布尔国王，向国王禀报了波斯大军惨败的情况，国王说："你们中了什么计？谁把你们打得这么惨呢？"

他们把穆斯林军队如何趁夜色偷袭他们的情况向萨布尔国王详细述说了一遍。萨布尔国王说："是谁率兵夜袭你们的？"

"率兵袭击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陛下的大将军鲁斯图姆，因为他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国王埃里布没有出马。"

萨布尔国王一听，把王冠摔到地上，愤怒地说："我们还有什么地位呢？"

国王望着儿子沃尔德沙，说："孩子，看来只有你才能收拾这个局面。"

沃尔德沙王子说："父王，凭你的生命起誓，我一定要把埃里布及其部下将领擒来，全部杀尽斩光。"王子立即调兵遣将，共聚集了二十二万大军，准备明日启程出征。

第二天早晨，正当王子准备率部登程时，忽见城外烟尘腾空而起，顷刻铺天盖地，遮天蔽日。

萨布尔骑着马，准备送别王子时，见烟尘弥漫，急忙喊来探马，吩咐道："立即去打探一下，弄明烟尘的来历！"

探马离去，片刻回返，禀报说："主公陛下，埃里布率大军来到了！"听此消息，王子令大军卸下重载，立即摆好阵势，准备迎战埃里布。

埃里布率大军来到伊斯巴尼尔城郊，见波斯大军已经摆好决战的阵势，随即命令大军做好战斗准备。

王子沃尔德沙对波斯军喊道："冲啊！火神为你们助战、祝福！"

只见旌旗招展，又闻杀声四起，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战开始：兵对兵，将对将，剑飞矛舞，刀枪相撞，你来我往，激烈非常；片刻过后，烟尘弥漫，鲜血流淌，尸横遍野，喊声悲壮；英雄冲锋在前，懦夫调头逃亡，激战一直继续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双方这才鸣金收兵，各自退出战场。

萨布尔国王令大军在城门外撑起帐篷。埃里布国王在波斯军的对面搭起营帐。双方大军各回营安歇。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六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王子沃尔德沙对波斯军喊道：“冲啊！火神为你们助战、祝福！”只见旌旗招展，又闻杀声四起，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战开始：兵对兵，将对将，剑飞矛舞，刀枪相撞，你来我往，激烈非常；片刻过后，烟尘弥漫，鲜血流淌，尸横遍野，喊声悲壮；英雄冲锋在前，懦夫调头逃亡，激战一直继续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双方这才鸣金收兵，各自退出战场。

萨布尔国王令大军在城门外撑起帐篷。埃里布国王在波斯军的对面搭起营帐。双方大军各回营安歇。

第二天清晨，两军将士身披甲衣，手握利剑长矛，纵身跨上战马，发出阵阵呼号，人人似雄狮，个个如猛虎。

首先出战的是鲁斯图姆，只见他纵马驰往战场，高喊着：“安拉至大！我是阿拉伯、波斯军将领鲁斯图姆。谁敢出来同我交战？但愿今天懒汉和懦夫不要来白白送死！”

波斯军出战的是托曼。只见他奋勇朝鲁斯图姆冲去，两员猛将厮杀起来。鲁斯图姆扑向对手，用重达七十磅的大棒朝托曼砸去，一下将托曼的脑袋砸进了胸腔中，托曼翻身落马，倒在血泊之中。

萨布尔国王见此情景，命令大军一齐向穆斯林军队进攻。波斯大军求助于光辉灿烂的太阳，而穆斯林大军则求助于伟大的安拉。波斯大军人多势众，使穆斯林军尝尽苦头。

这时，埃里布一声大喊，奋力冲上前去，抽出雅福斯宝剑，直取波斯人的首级。魔将吉尔江和高尔江紧紧相随。埃里布挥舞神剑冲到波斯旗手跟前，手起剑落，击中旗手的头，那旗手顿时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二魔将上前抓住那旗手，将之拖到穆斯林军的帐篷里。

波斯人见帅旗倒下，纷纷向城门逃去。城门前拥挤不堪，波斯人相互践踏，结果归真了许多人，致使城门无法关上。

鲁斯图姆、贾马尔甘、赛阿丹·奥勒、苏海姆·莱伊里、达米锷、吉尔江、高尔江



和所有穆斯林英雄以及信奉安拉的骑士们向逃往城门的波斯军溃兵发动猛攻，多神教徒的鲜血像洪水一样流淌。这时，多神教徒们放下武器，高声求饶，穆斯林军方面收起他们的宝剑，数了数多神教徒的人数，然后像赶羊那样，把多神教徒赶到穆斯林的营寨。

埃里布国王回到帐篷，放下宝剑，洗掉手上沾的多神教徒的血，然后换上朝服，坐在宝座上，吩咐把波斯国王带上来。手下人把波斯国王萨布尔带到埃里布的面前。

埃里布厉声问道："波斯狗东西，你那样处置你的女儿，莫非你认为我不配娶她为妻？"

波斯国王说："国王陛下，请不要责备我的所作所为，我已经感到后悔。我之所以同你打仗，因为我害怕你。"

埃里布听波斯国王这样一说，下令将波斯国王按倒在地，痛打一顿。手下人立即执行命令，直打得波斯国王呻吟声中断，然后把他投入监牢。

埃里布又来到波斯人面前，向他们宣传伊斯兰教，结果有十二万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余的人因拒绝而被斩杀。城中波斯人全都加入了伊斯兰教。

埃里布纵身上马，率领庞大的队伍，进了伊斯巴尼尔城。埃里布走进王宫，坐在萨布尔国王的宝座上，开始赐予锦袍、礼品，并分发战利品和黄金给波斯人。因此，波斯人都热爱埃里布，齐声祝贺他荣华富贵、长命百岁。宫中响起一片呼喊声……

埃里布发现波斯王后在那里失声痛哭，便问道："你为什么哭泣呢？"

法赫尔·塔吉公主的母亲走上前去，回答说："主公陛下，你的到来使我想起了我的女儿法赫尔·塔吉；假若她好好的，一定会为你的到来感到高兴啊。"

埃里布一听，禁不住难过得哭了起来。

埃里布坐在宝座上，说道："把萨布尔给我带上来！"

波斯国王萨布尔带着手铐脚镣带来埃里布国王面前。埃里布问："你这条波斯老狗！你把你的女儿法赫尔·塔吉公主弄到哪里去啦？"

萨布尔回答说："我把她交给了我手下的两个人。我对他俩说：'把公主沉到阿姆河里去吧！"

埃里布把那两个人叫到面前，问："萨布尔说的是实话吗？"

"千真万确。"二人回答，"不过，大王陛下，我们很同情公主，没有把她抛入河里，而是把她丢在了阿姆河畔，并对公主说：'你赶快逃命吧！千万不要再回京城；如若不然，国王会把你杀死，我们也活不了命。'情况就是这样。"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埃里布把那两个人叫到面前，问："萨布尔说的是实话吗？"

"千真万确。"二人回答，"不过，大王陛下，我们很同情公主，没有把她抛入河里，而是把她丢在了阿姆河畔，并对公主说："你赶快逃命吧！千万不要再回京城；如若不然，国王会把你杀死，我们也活不了命。"

埃里布听后，叫来占卜师，吩咐道："占卜师们，给我沙卜[①]一卦吧！看看法赫尔·塔吉公主还在不在人世。"

占卜师将沙子撒在地上，留意观察片刻之后，对埃里布说："大王陛下，沙卜向我们显示，公主仍活在世上，且生了一个男孩儿，母子俩现在一伙精灵那里生活。不过，国王陛下，你们要分别二十年后才能团圆。请算一算，你们分别到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年啦？"

埃里布屈指一算，方知才过去八年时间，于是说："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随后，埃里布派差使到萨布尔国王统治下的城堡和山寨去寻找法赫尔·塔吉，那里的守将们虽然都表示臣服，但谁也不知公主的消息。

这一天，埃里布正坐在宫中时，忽见城外烟尘腾空而起，铺天盖地，霎时间天昏地暗。埃里布喊来吉尔江和高尔江，吩咐道："二位魔将，你俩去城外探听一下烟尘是怎么回事！"

二魔将转身走去，钻入烟尘中，抓到一名骑士，然后把他带到埃里布面前，禀报说："大王陛下，请审问这个骑士吧！"

埃里布问骑士："城外是谁的大军？"

骑士答道："报告大王，这是设拉子国王乌尔迪沙的大军；开到此地来，为了同你交战。"

何故半路杀出来一个乌尔迪沙国王呢？原来正在萨布尔国王同埃里布所率的穆斯林大军交战时，波斯王子沃尔德沙带领一彪人马逃向设拉子城，王子见到设拉子国王，面挂泪珠，向国王行吻地礼。

---

① 沙卜，阿拉伯人的一种占卜法。把沙子撒在地上，按其所成形象，判断吉凶祸福。





乌尔迪沙国王问："孩子，抬起头来，你为什么泪流满面呢？"

沃尔德沙王子说："国王陛下，有一个阿拉伯国王，名叫埃里布，突然杀到我们的京城，抓走了我的父王，波斯人不是遭杀害，就是受到残酷折磨。"

王子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

乌尔迪沙国王听后，迫不及待地问："我的未婚妻法赫尔•塔吉公主怎么样？"

"她被埃里布抢走了。"

乌尔迪沙国王勃然大怒道："凭我的脑袋起誓，我要把世上的贝都因人和穆斯林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国王随即写信给各地总督，要他们立即集结大军至京城。没过几天，八万五千人的大军赶到，国王随即打开武器库，将铠甲、战器分发给将士们，然后亲自率大军开至伊斯巴尼尔，在城门对面安营扎寨。

魔将吉尔江、高尔江得知此消息，走上前去，亲吻阿拉伯国王的膝盖，然后说："国王陛下，就让我们收拾这支大军吧！我们一定把它消灭掉，让它成为我们大军的一部分。"

埃里布说："好，祝你俩成功！"

二魔将转身腾空而起，片刻后落在乌尔迪沙国王的帅帐前。进去一看，见乌尔迪沙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萨布尔国王的儿子沃尔德沙坐在乌尔迪沙的右侧，将领们两旁站立，正在商议对付穆斯林大军的办法。

吉尔江走上前去，抓住王子沃尔德沙，高尔江上前抓住设拉子国王乌尔迪沙，旋即腾空而起，将二人带到了埃里布国王面前。

埃里布下令严刑拷打，直把二人打得昏迷过去。之后，魔将吉尔江和高尔江各带一把常人拿不动的宝剑冲向多神教徒的营帐，只见利剑翻飞，寒光闪烁，就像割庄稼那样，多神教徒将士们的首级纷纷落地，安拉将他们相继送入多灾海之中。幸存的多神教徒急忙窜出帐篷，骑马逃离而去。二魔将腾云驾雾，穷追不舍，死在利剑之下的多神教徒不计其数。

二魔将回到大本营，亲吻埃里布国王的手。埃里布感谢二魔将的超凡作为，并且说："二位缴获的战利品，全归你们所有了，谁也不能与你俩分享。"

二魔将为埃里布国王祝福、祈祷，然后收起战利品，返回自己的营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魔将吉尔江和高尔江各带一把常人拿不动的宝剑冲向多神教徒的营帐，只见利剑翻飞，寒光闪烁，就像割庄稼那样，多神教徒将士们的首级纷纷落地，安拉将他们相继送入多灾海之中。幸存的多神教徒急忙窜出帐篷，骑马逃离而去。二魔将腾云驾雾，穷追不舍，死在利剑之下的多神教徒不计其数。

二魔将回到大本营，亲吻埃里布国王的手。埃里布感谢二魔将的超凡作为，并且说："二位缴获的战利品，全归你们所有了，谁也不能与你俩分享。"

二魔将为埃里布国王祝福、祈祷，然后收起战利品，返回自己的营帐。

多神教徒们节节败退，溃军们终于退到了设拉子城。

乌尔迪沙国王有个弟弟，名叫赛伊朗，是位魔法师；论魔法，在当时没有比他更高明的人了。魔法师赛伊朗独自居住在一个城堡里，那里树木繁茂，河渠纵横，阡陌交通，百花争艳，百鸟鸣唱，实乃一片美好天地。那座城堡距设拉子城仅有半天路程。溃军们向赛伊朗的城堡逃去。他们见到国王的这位弟弟，又哭又叫。赛伊朗问："将士们，你们哭什么呢？"

他们把魔将抢走乌尔迪沙国王和波斯王子沃尔德沙的情况，从头到尾向赛伊朗讲了一遍。

赛伊朗一听，脸上的光泽顿时消失，大怒道："凭我的信仰起誓，我非杀死埃里布不可！我要把他的人马全部杀光，一个不剩，还要捣毁他的房舍宫殿，连个报信儿的人也不留！"

赛伊朗念了几句咒语，然后叫来艾哈迈尔，吩咐道："你立即率大军赶至伊斯巴尼尔，向埃里布发动猛攻，捣毁他的宝座！"

"遵命！"艾哈迈尔率大军赶至伊斯巴尼尔城下。埃里布见之，随即跃马出战，抽出雅福斯宝剑，直取艾哈迈尔。吉尔江和高尔江随埃里布奋力冲杀。他们冲至艾哈迈尔的营帐，杀死五百三十人，艾哈迈尔受了重伤，急忙逃窜，部将们亦随之逃走。

艾哈迈尔率溃军逃至魔法师赛伊朗居住的城堡，惊魂未定，即向赛伊朗报告





说："高明的魔法大师，埃里布手持雅福斯神剑，威力无比，所向披靡。他还有两位魔将，是从戛夫山请来的。那二魔将就是杀死白尔甘和艾兹莱格国王的魔王穆尔阿什派给他的。穆尔阿什国王神通广大，武艺超群，杀死了无数妖兵妖将。"

魔法师赛伊朗听后对艾哈迈尔说："你回去吧！"艾哈迈尔转身离去。

魔法师赛伊朗思考片刻，叫来一个妖怪，名叫泽阿齐阿，给了他一些蒙汗药，并嘱咐说："你到伊斯巴尼尔城去一趟，变成一只鸟儿，飞入埃里布的宫中，等他睡熟时，将这蒙汗药吹入他的鼻子里，然后将他给我带来。"

"遵命！"妖怪接过蒙汗药，按照赛伊朗的叮嘱，直奔伊斯巴尼尔城。

妖怪泽阿齐阿到达伊斯巴尼尔城，化作一只小鸟飞入埃里布的宫中，落在一扇窗子上，夜幕降临，宫中人先后就寝，埃里布亦在自己的宝榻上躺下。妖怪耐心等到埃里布睡熟，然后落到宝榻前，掏出蒙汗药，吹入埃里布的鼻孔里，顷刻，埃里布麻醉了。妖怪用床单将埃里布裹起来，扛在肩上，像一股清风一样，飞出宫殿，不到半夜时分，便飞到了赛伊朗的花果城堡。

妖怪带着埃里布进了城堡，魔法师赛伊朗见了，对妖怪的出色表现表示衷心感谢。

赛伊朗想乘埃里布处于昏迷状态中将他杀死，本族中一个男子上前阻拦，并说："魔法师阁下，你若把他杀掉，魔怪们就会捣毁我们的家园。因为魔王穆尔阿什是他的好友，他会调动一切魔怪来进攻我们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赛伊朗问。

"把他抛入阿姆河去吧！因为他现在不省人事，不会知道是谁把他抛入河中的，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赛伊朗吩咐那个妖怪背走埃里布，将他抛入阿姆河……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伊朗想乘埃里布处于昏迷状态中将他杀死，本族中一个男子上前阻拦，并说："魔法师阁下，你若把他杀掉，魔怪们就会捣毁我们的家园。因为魔王穆尔阿什是他的好友，他会调动一切魔怪来进攻我们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赛伊朗问。

"把他抛入阿姆河去吧！因为他现在不省人事，不会知道是谁把他抛入河中的，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赛伊朗吩咐那个妖怪背走埃里布，将他抛入阿姆河……

妖怪背着埃里布来到阿姆河畔，想将埃里布抛入河中，但又不忍心，于是做了个木筏子，用绳子将昏迷状态中的埃里布绑在筏子上，然后将木筏子推入河里，转身离去。

第二天早晨，文官武将们前来上朝，却不见埃里布国王，只见他的赞珠放在宝座上。他们等了一会儿，见国王仍未出来，便喊来侍卫，对他说："你到后宫看看国王去吧！因为埃里布国王向来没有晚到这时还不上朝的习惯。"

侍卫走去，问后宫里的人，他们说："从昨晚至现在，我们一直没有看见国王。"

侍卫回来，把情况告诉了文官武将，大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的说："我们等等看吧！"

有的说："也许国王到花园里散心去了。"

他们立即走去问园丁："国王到花园里来过吗？"

"我们没有看见国王来这里。"

他们惆怅不堪，找遍所有的花园，连国王的踪迹都没有发现，回来时天色已晚，一个个泪流满面。吉尔江和高尔江也转遍城中各个地方，没有打听到国王的任何消息，三天后方才回来。人们失望了，无奈只得穿起丧服示哀，向伟大安拉叙说心底里的苦楚。

与此同时，埃里布躺在木筏子上，一直在河中漂流了五天时间，然后被水流冲入咸海中，大海波浪翻滚，木筏颠簸，埃里布喷嚏不断，蒙汗药被喷了出来，方才慢





慢苏醒过来。他睁开双眼一看，发现自己被绑在木筏子上，颠簸在大海之上，惊惧不已，忙说："无可奈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究竟是谁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呢？"

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见一条船出现在前方，船上的乘客看见埃里布在摆动衣袖，迅速赶来，将他救起，乘客们问："你是何人？你是从何处来的？"

埃里布说："请你们给我点儿东西吃，再给我点儿水喝，等我有了精神，再细细给你们讲来。"

船上人给他拿来水和干粮，埃里布吃饱喝足，体力得到恢复，精神大有好转。他问乘客们："你们是哪国人？你们信奉什么宗教？"

乘客们答道："我们是格鲁吉亚人。我们崇拜一种偶像，名叫'明卡什'。"

"你们和你们所崇拜的东西都该死！世间唯一值得崇拜的是创造万物的安拉。"

乘客们听埃里布这样一说，不禁勃然大怒，很想把他捆起来。人们见他赤手空拳，纷纷冲上去用巴掌抽打他。埃里布从容应付，连续打倒四十条壮汉。这时，人们方才蜂拥而上，把埃里布绳捆索绑。

他们说："我们把他带到我们的国土上，让我们的国王处死他吧！"

他们带着埃里布回到了格鲁吉亚城。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埃里布听乘客们说他们崇拜一种偶像，名叫“明卡什”，说道：“你们和你们所崇拜的东西都该死！世间唯一值得崇拜的是创造万物的安拉。”乘客们听埃里布这样一说，不禁勃然大怒，很想把他捆起来。人们见他赤手空拳，纷纷冲上去用巴掌抽打他。埃里布从容应付，连续打倒四十条壮汉。这时，人们方才蜂拥而上，把埃里布绳捆索绑。

他们说：“我们把他带到我们的国土上，让我们的国王处死他吧！”

他们带着埃里布回到了格鲁吉亚城。

格鲁吉亚城是一个巨人建造的。那位建城巨人在每座城门前都树立了一尊铜人；有异乡人进城，那铜人便吹起喇叭，城中人听到喇叭声，就跑去将异乡人抓住；倘若异乡人不加入他们的宗教，必定死于他们的刀下。

埃里布一到格鲁吉亚城，那铜人便吹起喇叭，声音极响。国王听后大惊，慌忙走到神像面前，占卜吉凶，却见神像的口、鼻、眼里往外喷火冒烟。原来一个魔怪已经钻进神像腹中，只听那魔怪说：“大王陛下，有个异乡人进入你的京城，他是伊拉克国王，名叫埃里布。埃里布要人们抛弃自己的宗教，信奉他所崇拜的万能之主。臣民们将他带来之后，你千万不要留下他。”

国王听魔怪这样一说，转身走向大殿，坐在宝椅上。国王刚刚坐下，便见臣民们把埃里布带到了他的面前。臣民们说：“国王陛下，这小子竟然亵渎我们所崇拜的神灵。我们见他落水……”

他们把救起埃里布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国王说：“你们把他带到大神殿去，在那尊大神像前将他杀掉，以换取大神对我们的欢欣。”

宰相走来说：“国王陛下，杀掉他，让他立即无常，未免太便宜他了。”

“你说怎样处置他？”国王问宰相。

“依臣之见，我们先把他关押起来，然后收集大批干柴，点着火，把他投入火中烧死。”国王即下令收集干柴，堆放在一起，点着火，大火熊熊燃烧，通宵达旦。

天亮之后，国王走出王宫，臣民们也都走出家门看热闹。国王下令带埃里布，





宫役走到神殿中一看，却不见埃里布的踪影，立即回来禀报说埃里布逃走了。

国王问："他是怎样逃走的？"

宫役们说："我们发现手铐脚镣在那里扔着，大门紧锁着。"

国王觉得奇怪，问道："他能飞上天空，还是能钻入地下？"

"我们说不清。"

"我去问问我的神灵，定能对我说出他的去向。"

国王进了神殿，直奔神龛。正要叩拜，却发现神像不见了。国王揉了揉眼睛，说道："我是醒着，还是在睡梦中呢？"

他回头望着宰相，说："我的相爷，我的神像哪里去了？我的俘虏哪里去了？狗宰相，若不是你胡出主意，我早就把埃里布宰掉了，他哪能逃跑呢？偷走我的神像的一定是他！凭我的宗教起誓，我一定要找他报仇雪恨！"

国王怒不可遏，抽出宝剑，手起剑落，砍下了宰相的首级。

埃里布和神像何故不翼而飞呢？这里有一段奇妙的故事。

埃里布被关押在神殿里，坐在神龛的旁边，赞颂起伟大的安拉，祈祷安拉搭救。钻到神像腹中的那个魔怪听到埃里布的赞颂声，心为之一动，说道："在那位能看见我而我却看不见他的伟大神灵面前，我该是多么害羞啊！"

那魔怪从神像腹中钻出来，行至埃里布的面前，伏身亲吻埃里布的脚，然后说道："主公大人，我怎样办，才能加入你的宗教呢？"

埃里布回答："你只需说：'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易卜拉欣是安拉的至交。'"魔怪随埃里布念了一遍"作证词"，便成了穆斯林。

那魔怪名叫齐尔扎勒。他的父亲穆泽尔齐勒是一位火魔王。魔怪齐尔扎勒为埃里布除掉手铐脚镣，然后背起埃里布和神像，腾空而起，飞上了云天。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魔怪问埃里布："主公大人，我怎样办，才能加入你的宗教呢？"

埃里布回答："你只需说：'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易卜拉欣是安拉的至交。'"魔怪随埃里布念了一遍"作证词"，便成了穆斯林。

那魔怪名叫齐尔扎勒。他的父亲穆泽尔齐勒是一位火魔王。魔怪齐尔扎勒为埃里布除掉手铐脚镣，然后背起埃里布和神像，腾空而起，飞上了云天。

国王进来问神像"埃里布何在"？得到的回答却是"逃走了"。一气之下，国王抽出宝剑，手起剑落，斩下了宰相的首级。

国王的卫士们见国王杀掉了宰相，有些人憎恨国王的暴行，纷纷放弃偶像崇拜，随后拔出了宝剑，斩杀了国王。之后，意见不同的将士们相互厮杀起来，整整持续了三天时间，结果城中的男子只剩下两个人。虽然如此，厮杀并未停止，所剩两个人中的强者杀死了弱者，随后少年们一哄而上，将那位强者也杀死了。接着，少年们相互厮杀了起来，直杀到城中无一个男子，妇女和姑娘们纷纷逃出城去，城里空无一人，成了猫头鹰的天下。

魔怪齐尔扎勒背着埃里布飞回自己的故乡。魔怪的故乡是卡夫尔岛，那里有水晶宫和着了魔的牛犊。穆泽尔齐勒国王供奉着一头花牛犊。国王给牛犊穿着金绒织锦服装，将其作为神灵崇拜。

一天，穆泽尔齐勒国王和他的臣民来看花牛犊，发现牛犊惶恐不安，国王惊问："神灵啊，你何故惶恐不安呢？"

这时，藏在牛犊腹中的妖魔大声说："国王陛下，你的儿子齐尔扎勒通过伊拉克国王埃里布的引导，加入了易卜拉欣的宗教。"

随后，妖魔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穆泽尔齐勒国王听牛犊这样一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回到水晶宫，坐在宝椅上，把文武百官召来，对他们传达了花牛犊说的那句话。

大家听后大惊，官员们问："国王陛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国王说："等我儿子回来，你们趁我与他拥抱之机，将他抓住！"



“遵命！”两天过后，齐尔扎勒带着埃里布和格鲁吉亚国王的神像来见他的父王。他一进宫门，武将们便一拥而上，将齐尔扎勒和埃里布抓住，带至穆泽尔齐勒国王面前。

穆泽尔齐勒国王用愤怒的目光望着儿子，怒气冲冲地说：“狗东西，你真的抛弃了你父王和祖宗的宗教？”

齐尔扎勒回答道：“我加入了正教。你若能皈依伊斯兰教，将免遭伟大安拉的惩处。伟大安拉是万物之主，他创造了白昼和黑夜。”

穆泽尔齐勒勃然大怒道：“小混蛋，你敢用这样的口气对你的父王说话？”随后，国王下令将儿子关押起来。

国王望着埃里布，问道：“害人精，你怎好戏弄我的儿子，使他脱离自己的宗教？”

埃里布回答：“我把你的儿子从迷途引上正道，使他脱离多灾海，进入了天堂；教他抛弃异端，信奉了正教。”

国王叫来一个名叫萨亚尔的魔怪，吩咐道：“萨亚尔，把这条狗带走，抛到火焰谷去，让他自消自灭！”

火焰谷因烈焰不熄而得名。只要进入火焰谷，便无生还希望，连一个时辰也活不到。火焰谷四周被光秃秃的高山环抱，没有一个出口。魔怪萨亚尔背着埃里布向火焰谷飞去，当飞至距火焰谷仅有一个时辰的里程时，萨亚尔感到疲惫，便降落在一个谷地里，那里树木繁茂，野果累累，河水流淌，百花竞开。魔怪把带着镣铐的埃里布放下，便睡着了，发出了鼾声。埃里布取下镣铐，搬起一块大石头，把魔怪的脑袋砸了个粉碎，魔怪一命呜呼。

埃里布走在谷地里，慢慢才发现自己是站在一座海岛上……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魔怪萨亚尔背着埃里布向火焰谷飞去，当飞至距火焰谷仅有一个时辰的里程时，萨亚尔感到疲惫，便降落在一个谷地里，那里树木繁茂，野果累累，河水流淌，百花竞开。魔怪把带着镣铐的埃里布放下，便睡着了，发出了鼾声。埃里布取下镣铐，搬起一块大石头，把魔怪的脑袋砸了个粉碎，魔怪一命呜呼。

埃里布走在谷地里，慢慢才发现自己是站在一座海岛上……

埃里布走着走着，发现那座岛很大，各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应有尽有。埃里布食野果，喝河水，捕鱼吃，独自生活在那里，不知不觉七年过去了。

一天，埃里布正在地上坐着，忽见两个妖魔自高空而降，他们各自夹带着一个男子。

妖魔看见埃里布，问道："你是谁？属于哪个部落？"

因为头发长，他们认为埃里布是什么神灵。埃里布对他们说："我不是神，也不是妖，而是人。"

接着，埃里布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们听后，深为埃里布感到难过。一妖魔说："你先站在这里，不要动！我们把这两只羊送到我们的国王那里去，让国王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然后就回来见你，把你送回国去。"

埃里布对他俩表示感谢，然后问："那两只羊在哪儿呢？"

二妖魔说："就是这两个人呀！"

埃里布说："但求伟大的安拉护佑！安拉是万物之主，安拉是万能的。"

二妖魔转身腾空而去。

埃里布等了两天，一个妖魔果然飞了回来，带着衣服，让埃里布穿上，然后背着埃里布飞上了天空。在天空飞行时，埃里布听到天使赞颂伟大安拉；与此同时，见天使射出一支火箭，直向妖魔飞来。妖魔见火箭朝自己射来，急忙躲闪，急速向地面降落。等妖魔降至离地面尚有一箭之遥时，火箭已离妖魔身子不远。埃里布见此情景，迅速从妖魔的肩上跳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火箭击中了妖魔，妖魔顿时化为灰烬。埃里布一下掉在海里，落入海水中有两个人深的地方，然后浮起，在水中



漂游了一天一夜，直至精疲力竭，自信必死无疑。

第三天，正当埃里布自感生无希望之时，忽见前面出现一座高山，于是向那座高山游去。埃里布挣扎着爬上山去，采地上的野菜充饥。他休息了一天一夜，然后翻过山去，又行走了两天，终于到达了一座城市，只见那里树木繁茂，河水清澈，塔堡林立。埃里布行至城门前，守城卫兵走来，将他抓住，带至女王面前。

女王名叫姜莎。姜莎女王已有五百岁。每一个进城的男子，都要被守城卫兵抓去献给这位女王。女王得到那男子，就让其与她共枕同眠，尽欢之后，立即将之杀掉。因此，有数不清的男子死于这位女王的刀下。

卫兵把埃里布送到女王面前，女王见之，非常喜欢。女王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信奉什么宗教？从哪个国家来呀？"

埃里布答道："我是伊拉克国王埃里布，信仰伊斯兰教。"

"抛弃你的宗教，改信我的宗教吧！我要同你结婚，让你当国王。"

埃里布用愤怒的目光望着女王，说道："让你和你的宗教见鬼去吧！"

女王大怒："我的神像用红玉雕成，上面镶嵌着无数珠宝，你敢咒骂我的神灵？"

女王随后大喊道："来人哪！把他关到神殿去！也许在神灵感化下，他能回心转意。"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王对埃里布说：“抛弃你的宗教，改信我的宗教吧！我要同你结婚，让你当国王。”

埃里布用愤怒的目光望着女王，说道：“让你和你的宗教见鬼去吧！”

女王大怒：“我的神像用红玉雕成，上面镶嵌着无数珠宝，你敢咒骂我的神灵？”

女王随后大喊道：“来人哪！把他关到神殿去！也许在神灵感化下，他能回心转意。”卫兵们立即执行命令，把埃里布关进了神殿，锁上了殿门，然后走去。

埃里布望着神龛上那尊红玉神像，发现神灵的脖子上挂着珠宝项链。埃里布爬上神龛，搬下神像，将神像掷在地上摔得粉碎，随后他一觉睡到大天亮。

次日清晨，女王姜莎端坐在宝座上，呼喊道：“来人哪！把那个俘虏给我带来！”

宫役们跑去，打开神殿门，进去一看，发现神像已被摔得粉碎。见此情景，宫役们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直打得嘴角淌血。他们走上前去，抓住埃里布，只见埃里布一拳把一个宫役打倒在地，那宫役顷刻一命呜呼。第二个宫役冲上来，又被埃里布打死。埃里布一连打死二十个宫役，其余的慌忙逃出了神殿。

逃回去的宫役喊叫着去见女王姜莎。女王问：“情况如何？”

宫役们说：“那个俘虏把神像砸碎了，还杀死了我们的许多人。”接着，宫役们把情况详细讲了一遍。

女王听后，把王冠扔在地上，大怒道：“从此神像没有价值了！”说完，女王带着一千名勇士，奔向神殿。来到神殿前，见埃里布已经冲出了神殿大门，手握宝剑，横冲直撞，宫役们招架不住，一个个相继丧命。

女王姜莎见埃里布英勇过人，深深爱在心中，说道：“我不需要神像，只想要这个埃里布，让他躺在我的怀中，伴陪我的余生。”

女王又对她的手下人说：“你们离开他吧！”

女王走过去，念了一阵咒语，但见埃里布的胳膊停止舞动，随后手腕瘫软下来，宝剑脱手落在地上。于是，宫役们冲过去，把埃里布抓住，绳捆索绑。埃里布变成了低贱的俘虏，一时无可奈何，狼狈不堪。



女王姜莎回到宫中，端坐宝座，让文武百官散去，独自与埃里布交谈，女王说："你这个家伙！怎敢砸碎我的神像，杀死我的宫仆？"

埃里布说："可恶的老娘儿们！假若你的神像是真神，它定会保护自己，摔也摔不碎！"

"不谈这个了，和我一起上床吧！我让你随心如愿。"

"我是不干那种事的！"

"凭我的信仰起誓，我一定要残酷折磨你！"

女王取来魔水，念过咒语，洒在埃里布的身上，只见埃里布立即变成了一只猴子。女王给猴子吃的喝的，然后将猴子关在一间小房子了，叮嘱宫役要严加看管。

不知不觉两年时间过去了。一天，女王把猴子拉到自己面前，问道："你肯听我的话吗？"

猴子点头表示愿意听，女王感到高兴，立即解除魔法，埃里布的本来面目方才得以恢复。

女王吩咐宫仆给埃里布拿来饭菜，并陪着他吃喝，和他一起玩耍，不时亲吻他，甚感开心如意。

夜幕降临，女王说："喂，埃里布，与我共枕同眠吧！"

埃里布欣然答道："遵命！"

埃里布果然宽衣走过去，骑在女王的胸脯上，然后掐住她的脖子，使尽周身力气，仅过片刻，便见女王翻了白眼，一命呜呼。

埃里布见武库大门开着，便走去取了一柄镶嵌着宝石的利剑和一个中国铁制盾牌，披上甲胄，耐心等到天明，然后走出王宫，站在宫门外。

文武大臣们走来，想进宫朝见女王，不料却发现埃里布全副武装站在宫门外，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埃里布对他们说："百官们，你们赶快抛弃偶像崇拜，信奉创造日夜和一切的万能之主安拉吧！"

文武百官们听后大怒，不约而同地向埃里布发动进攻。

埃里布面对百官，毫无惧色，就像一头雄狮，向他们猛扑过去，利剑飞舞，只见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文武大臣们走来，想进宫朝见女王，不料却发现埃里布全副武装站在宫门外，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埃里布对他们说："百官们，你们赶快抛弃偶像崇拜，信奉创造日夜和一切的万能之主安拉吧！"

文武百官们听后大怒，不约而同地向埃里布发动进攻。埃里布面对百官，毫无惧色，就像一头雄狮，向他们猛扑过去，利剑飞舞，只见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厮杀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天黑。多神教徒们的人数不断增多，他们跃跃欲试，想把埃里布抓住。就在这时，只见一千名魔兵魔将自天而降，向多神教徒发动进攻，一千柄宝剑在多神教徒们的头上飞舞，寒光闪烁，多神教徒纷纷倒下；因为他们顽固坚持崇拜偶像，安拉只能送他们下多灾海，等待烈火烧身。多神教徒终于被杀光。

原来魔兵魔将的头领是齐尔扎勒。齐尔扎勒的部将们高声喊道："请宽恕我们吧！从此我们全都改邪归正。"随后，他们全都信奉了创造一切、主宰今世和来世的主——伟大的安拉。

齐尔扎勒向埃里布致意问安，祝贺他安然无恙。埃里布问："我的处境是谁告诉你的呢？"

齐尔扎勒回答："主公陛下，父王将我关押起来，将你放逐火焰谷。他整整把我关押了两年，才放了我。又过了一年时间，我才恢复了健康。

"之后，我杀掉了我的父亲，军队一致拥戴我，我当上了统帅，但是，我一直在思念着你，你常常进入我的梦乡。昨夜我做了个梦，梦见你正与姜莎女王的部将厮杀，便带上一千名魔兵魔将前来助战。"

埃里布一听，觉得巧合得出奇。之后，埃里布收拾起姜莎女王的钱财和自己获得的战利品，并且为那座城市安排了新王，然后命齐尔扎勒和魔兵魔将带着钱财，背上他，仅仅一夜功夫便飞到了齐尔扎勒的京城。

埃里布在齐尔扎勒那里住了六个月时间，便想回国了。齐尔扎勒备好大批礼品，派三千魔兵魔将去格鲁吉亚城取来钱财，然后命令他们带着礼物和钱财，自己





背着埃里布，飞向伊斯巴尼尔。夜半时分未到，他们已经飞临城堡上空。埃里布俯视城郭，但见城池被一支大军包围，人马众多，如同潮涌。

埃里布对齐尔扎勒说："兄弟，这城何故被围？这是哪儿来的大军啊？"

埃里布落在宫殿顶上，忙喊道："晨星公主，穆哈迪娅！"

两位夫人从睡梦中惊醒，相互问道："天这么晚了，谁在呼唤我们呀？"

"我是埃里布，创造奇迹的人哪！"两位夫人一听是主公的声音，喜不自禁。宫女和宫仆们也非常高兴。

埃里布走下殿顶，宫女们发出一片欢呼声，整个宫殿为之颤动。

侍卫们相继醒来，忙问："有什么喜事呀？"

他们又问太监："是王妃生了吗？"

太监们说："好消息，大喜事！埃里布国王回来了！国王回宫了！"侍卫们听后，兴高采烈，欣喜不已。

埃里布向嫔妃们问安致意。之后，埃里布走去会见侍卫们，侍卫纷纷走来，亲吻埃里布的手和脚，连声赞颂伟大安拉。

埃里布坐在宝座上，把文武大臣们叫到面前，问他们："城外的那支大军从何方而来呀？"

大臣们说："国王陛下，他们已在城外安营扎寨三天了。他们当中有人，也有魔怪。我们不知道他们来此有何目的，而且我们与他们既未交战，也没有对话。"

"明天，我将给他们写封信，问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他们的首领叫穆拉德沙。他手下有十万骑兵，三千步兵，两百名妖兵魔将。"

原来围城的大军是有来头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大臣们对国王说："国王陛下，他们已在城外安营扎寨三天了。他们当中有人，也有魔怪。我们不知道他们来此有何目的，而且我们与他们既未交战，也没有对话。"

"明天，我将给他们写封信，问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他们首领叫穆拉德沙。手下有十万骑兵，三千步兵，两百名妖兵魔将。"

那支大军来到伊斯巴尔城下是有来头的。正如前面所讲过的，波斯国王萨布尔派两名亲信把赫尔·塔吉公主带出去，令二人将她抛入阿姆河，二人把公主带到阿姆河畔，深深同情公主，对公主说："公主呀，你快逃生吧！请千万不要告诉你的父亲；如若不然，他会把我们杀掉的。"

法赫尔·塔吉公主难过极了，一时不知道该投奔何方。她对天高喊道："埃里布，你今在何方呀？你能知道我现在哪里，情况又如何吗？"

公主走过一片土地，翻过一道山谷和又一道山谷，终于来到了一个树木繁茂、清水流淌的山谷。那山谷中有一座高大山堡，看上去像座神仙居住的花园。法赫尔·塔吉公主进入山堡中，发现那里陈设豪华，地上铺满绿毯，器皿非金即银，珍宝琳琅满目，山堡中有一百名女仆，个个如花似玉，人人貌美绝伦。女仆们见法赫尔·塔吉公主，纷纷站起上前迎接问候；她们见公主容颜俊秀，明艳动人，以为是天上下凡的仙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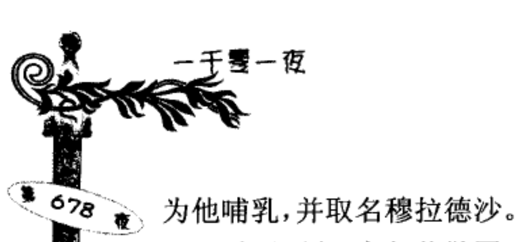
她们问 "你是谁呀"？法赫尔·塔吉公主说："我是波斯国王的女儿……"接着，公主将自己的经历向女仆们讲述了一遍。

女仆们听后，无不同情她的遭遇，对她说："公主，你只管安心在这里住下就是！这里有吃有喝有穿，我们都会为你效力。"公主为她们祈祷祝福。

女仆们给公主端来饭菜，公主吃完，问她们："这座宫殿的主人是谁？"

她们说："我们的主人名叫赛尔萨勒·本·达勒。他每个月到这里住一夜，次日天明便走，回到他所管辖的精灵部落中去。"法赫尔·塔吉公主在她们那里住下的第五天，生下一个男婴，貌美如同皓月。女仆们为婴儿剪断脐带，点上眼药，由母亲





为他哺乳,并取名穆拉德沙。

时隔不久,赛尔萨勒国王回来了,只见他骑着一头高塔式的白象,在众妖魔簇拥下进了宫殿。百名女仆上前迎接,向国王行吻地礼,法赫尔·塔吉公主亦在她们的行列之中。

赛尔萨勒国王看见公主,问女仆:"这位女子是谁?"

她们说:"她是波斯公主,萨布尔国王的女儿。"

赛尔萨勒国王又问:"谁把她带到这里来的?"女仆们就把事情的经过向国王述说了一遍。萨尔萨勒十分同情公主,对公主说:"公主,不要难过!等你儿子长大,我把你送回波斯去。到了那里,我一定要斩杀你的父王,让你的儿子成为统辖波斯、土耳其和戴勒姆的国王。"

法赫尔·塔吉公主站起来,走去亲吻国王的手,为他祝福祈祷。

法赫尔·塔吉公主抚育儿子穆拉德沙,让他与国王的儿子们一起成长。稍大后,他便开始学骑马、打猎,学会了如何猎取狮豹。穆拉德沙吃野兽肉,心终于变得比石头还冷酷。

穆拉德沙十五岁那年,已是个性情刚毅、武艺超群的男子汉。一天,他问母亲:"妈妈,我的父亲是谁?"

母亲说:"孩子,你的父亲是伊拉克国王埃里布。我是波斯国王的女儿。"母亲把自己的身世与经历详详细细向儿子述说了一遍。

穆拉德沙听后,问:"我的外公果真下令杀死你和我的父亲?"

"正是。"

"凭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要杀进外祖父的京城,取下他的首级再回来见母亲。"

法赫尔·塔吉公主听后,感到十分欣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七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穆拉德沙的母亲把自己的身世与经历详详细细向儿子述说了一遍。

穆拉德沙听后，问："我的外公果真下令杀死你和我的父亲？"

"正是。"

"凭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要杀进外祖父的京城，取下他的首级再回来见母亲。"

法赫尔•塔吉听儿子说要为自己报仇雪恨，欣慰不已。穆拉德沙带着二百名妖兵魔将，骑马登程，一路上不时地发动奇袭，拦路抢劫，终于临近设拉子城。他们攻进城去，向王宫发动进攻，把国王斩于宝座之上，并且杀死了许多士兵，幸存者急忙高声求救，大喊"饶命"，旋即亲吻穆拉德沙的膝盖，共有一万骑兵向他们投降，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

穆拉德沙率领那一万骑兵开至白勒赫城，杀死国王及其禁卫军，又俘虏了若干居民，然后向弩林城进发，此时此刻，穆拉德沙已是三万兵马的统帅。

穆拉德沙攻至弩林城下，城主不战而降，献出大量钱财和珍宝。继之，穆拉德沙率三万兵马向撒马尔罕城进军；时隔不久，顺利拿下该城。此后，他们每抵一处，攻城必克，穆拉德沙的队伍不断壮大。

穆拉德沙把缴获的战利品分发给将士们，因其勇敢又慷慨，深得部将拥戴。大军开至伊斯巴尼尔，穆拉德沙对部下说："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等其余部队全部赶到，一齐攻进城去，抓住我的外祖父，将他带到我母亲的面前，取下他的首级，以解我的心头之恨。"

之后，穆拉德沙派人去接他的母亲，故三天没有开战。

就在这时，埃里布和齐尔扎勒率领四万魔兵魔将，并且带着大批钱财和礼品赶到了。埃里布问起那支大军，部将们异口同声说："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达这里，已有三天时间，他们既没进攻我们，我们也未曾出战。"

法赫尔•塔吉公主到了，儿子穆拉德沙上前拥抱母亲，然后说："母亲，请进我





的帐篷休息吧！过一会儿，我就把我的外祖父带来斩首。”

母亲祝福儿子大获全胜，祈祷天地、世人之主默助儿子如愿以偿。穆拉德沙纵身上马，二百名妖兵魔将和大队人马在左右列队摆好阵势，随后下令擂响战鼓，并且开始高声叫阵。

埃里布听到战鼓声，即拍马率部出战，右有魔兵魔将，左有人马若干。

穆拉德沙全副武装，纵马驰骋，然后高声呼喊道：“喂，波斯人，叫你们的国王来同我决战吧！他若能战胜我，他就是我军的统帅。他若败给我，我就杀死他。”

埃里布听罢，立即呼喊道：“喂，狗崽子，你住口吧！”话音未落，埃里布纵马上阵，双方持矛对战，直打得矛柄断裂，方才换上宝剑厮杀。二人此攻彼守，你进我退，两剑对击，火星四溅，直杀得日挂中天，马失前蹄，双双落马，相互扭打在一起。

穆拉德沙抓住埃里布，想把他摔倒在地；与此同时，埃里布揪住穆拉德沙的耳朵，用劲拉扯。穆拉德沙只觉得天旋地转，大声求饶道：“大英雄，饶命啊！”

埃里布用绳索把穆拉德沙捆了起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埃里布听罢，立即呼喊道："喂，狗崽子，你住口吧！"

话音未落，埃里布纵马上阵，双方持矛对战，直打得矛柄断裂，方才换上宝剑厮杀。二人此攻彼守，你进我退，两剑对击，火星四溅，直杀得日挂中天，马失前蹄，双双落马，相互扭打在一起。

埃里布揪住穆拉德沙的耳朵，用劲拉扯。穆拉德沙只觉得天旋地转，大声求饶道："大英雄，饶命啊！"

埃里布用绳索把穆拉德沙捆了起来。穆拉德沙的妖兵魔将想救主帅，只见埃里布的魔将们冲杀过来，那些妖兵们只得大声求救："饶命吧！饶命吧！"随后，纷纷丢下武器，乖乖投降。

埃里布得胜回到帅帐中。那帅帐用绿绸做成，金线绣花，缀有珍珠宝石。埃里布下令带穆拉德沙，片刻后，穆拉德沙戴着镣铐被带到帅帐中。穆拉德沙看见埃里布端坐宝椅，羞涩地低下了头。

埃里布说："小狗崽子，你敢与帝王对抗，莫非你吃了豹子胆啦？"

穆拉德沙说："主公大人，请勿见怪！我是情有可原的。"

"你有何情可原？"

"主公大人，你有所不知，我是出来为我的父亲和母亲找波斯国王萨布尔报仇的。因为萨布尔想杀死我的父母双亲。不过，我的母亲已幸免一死，只是不知道我的父亲情况如何。"

埃里布一听，立即说："凭安拉起誓，你的确是情有可原的。你的父亲是谁？你的母亲又是谁呀？你的父母亲都叫什么名字？"

"我的父亲名叫埃里布，他是伊拉克国王。我的母亲名叫法赫尔·塔吉，她是波斯公主，萨布尔国王的女儿……"

话音未落，埃里布一声大喊，昏迷了过去。手下人立即拿来玫瑰水，洒在埃里布的脸上。

埃里布慢慢苏醒过来，问穆拉德沙："莫非你是埃里布和法赫尔·塔吉的儿子？"





“是的。”

“你是百里挑一的英雄豪杰呀！赶快给我的儿子取下镣铐！”

苏海姆、吉尔江走上前去，为穆拉德沙取下镣铐，埃里布走上前去，拥抱自己的儿子，随后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埃里布问：“你母亲现在哪里？”

穆拉德沙答道：“我母亲就在我的帐篷里。”

“快去把你母亲接来！”

穆拉德沙转身上马，直奔自己的大帐而去。部将们热情迎接他，为他平安返回而高兴。大家问他情况如何，穆拉德沙说：“现在不是多问的时候。”

穆拉德沙去见母亲，向母亲讲述了发生的事情。母亲听后，高兴不已。穆拉德沙把母亲带入父亲的大帐中，这对久别的夫妻重逢，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兴奋之情难以描述。

法赫尔•塔吉和穆拉德沙皈依了伊斯兰教，穆拉德沙向部将们宣传伊斯兰教，部将们全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埃里布为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感到高兴。

旋即，萨布尔国王父子被带到埃里布的大帐中，埃里布及其儿子穆拉德沙愤怒谴责他俩的丑行，并向他俩宣传伊斯兰教。萨布尔父子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终于被钉死在城门之上。

继之，埃里布诏令臣民们装点城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给穆拉德沙加冕，使其登上波斯、土耳其和戴勒姆大地国王的宝座。埃里布委任其叔父达米锷为伊拉克国王。从此，阿拉伯和波斯境内的各王国均臣服于埃里布国王。

埃里布国王稳坐朝廷，爱民如子，因此深得百姓爱戴。从此，他和家人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直至天年竭尽，各奔东西，终聚天国。

赞美永世长存的安拉。这就是埃里布和阿吉布的故事。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美妙、真动人！”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明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舍赫亚尔国王听莎赫札德这样一说，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听她把故事讲完。”

想到这里，他对莎赫札德说：“天色尚早，你接着讲吧！”

莎赫札德开始讲《情侣树的故事》：





相传，阿卜杜拉·本·穆阿迈尔·盖伊斯这样讲述他所经历的一件事：

有一年，我去圣城天房朝觐。朝觐仪式结束，我返回麦地那拜谒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一天夜里，我坐在圣陵与先知寺[1]之间的花园里，忽听柔美的吟诵声传来。我侧耳聆听，只听有人吟诵道：

斑鸠鸣唱枝头，
歌声使你惆怅增多？
夜莺歌声悦耳，
会使你添欢乐？
或许想起一位靓女，
令你费思索？
沉疴者总觉夜长，
诉爱者耐心菲薄。
情深者夜下难以入眠，
只觉海天燃炭火。
皓月可以作证，
怀深情者正是我。
自感情非厚，
却受着苦苦折磨。

吟诵声断了，我不知道声音是从何处传来的。正当我迷惑发愣、不知如何是好之时，那吟诵诗歌的声音又从空中飘来传入我的耳际：

夜色黑沉沉，
对面看不清人。
莱娅姑娘影子来访，
莫非令你伤心？
爱情常伴无眠之夜，
幻影扰你的神魂？
高声呼唤黑夜，
如同大海波涛翻滚。
情人总觉夜绵长，

① 先知寺，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寺，又称麦地那清真寺。位于麦地那城的白尼·加纳尔区。



解困唯靠清凉熹晨。
莫怨夜长吧,
诚爱心旷神怡。

听到吟诵声,我满怀好奇心,站起身来,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那个人诵罢"莫嫌夜时久,爱情怡神心"两句,我已站在了那个人的身边。我透过夜色仔细看去,但见那是一位十分标志的小伙子,连胡子都还没长,两颊上挂着泪花……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卜杜拉·本·穆阿迈尔·盖伊斯接着讲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听到吟诵声，我满怀好奇心，站起身来，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那个人诵罢“莫嫌夜时久，爱情怡神心”两句，我已站在了那个人的身边。我透过夜色仔细看去，但见那是一位十分标志的小伙子，连胡子都还没长，两颊上挂着泪花。

我向小伙子打招呼说：“你好啊，小伙子！”

那小伙子说：“你是谁？”

“我是阿卜杜拉·本·穆阿迈尔·盖伊斯。”

“有什么事吗？”

我回答说：“我在花园里坐着，你的声音把我吸引到了这里。你有什么难事需要我帮助，我会全力帮忙，纵使为你赎身，也在所不辞。”

“请坐下，容我慢慢对你说来。”

我坐下，小伙子对我说：“我叫阿特拜·本·贾巴尼·本·门齐尔·本·贾姆哈·安萨里。我早晨去阿哈扎布清真寺，跪拜过之后，然后独自坐在一处默默祈祷。就在这个时候，忽见一群姑娘姗姗走来，人人如花，个个似月，其中有位姑娘长得格外漂亮，身材苗条，秀目含娇，文静有礼，娇艳妩媚，风度翩翩，楚楚动人，笑容可掬，可爱可亲。她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喂，阿特拜，你如何对待向你求爱的人呢？’说完，离开我走了。此后，我既听不到她的消息，也打听不到她的下落，只觉自己六神无主，从此四处游荡，不知如何是好……”

话音未落，阿特拜一声大喊，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

片刻后，阿特拜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仿佛两颊染上一层姜黄。他吟诵道：

你我相隔千里，
只得用心眼遥看。
用心眼看我，





何惧距离遥远？
我的神与心，
总是将你挂牵。
我的魂寄于你身，
你居我的心间。
不见君倩影，
不觉饭菜可口香甜。
纵使在天堂，
或住在永乐园。

我听阿特拜吟完，对他说："喂，阿特拜，我的贤侄，你的情况很不好，快向安拉忏悔，求安拉宽恕吧！"

阿特拜说："不能啊，我不达目的，心情难以舒畅。"

我与他一直谈到东方透出黎明的曙光。我对他说："喂，阿特拜，我们去清真寺吧！"我们坐在清真寺里，直至做完晌礼。

那群姑娘姗姗走来，但不见那位绝美的姑娘。她们当中有人问："阿特拜，你去看看向你求爱的那个姑娘好吗？"

阿特拜说："她在哪儿？"

"她的父亲把她带到萨玛沃去啦！"

我问她们："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她们答："她叫莱娅，是埃特里夫·赛里米的女儿。"

阿特拜听后，抬起头来，吟诵道：

莱娅是我意中人，
清晨告别城郭。
驼队登程去，
奔向异乡萨玛沃。
情人可曾知晓，
我因哭泣而昏厥过？
谁还有泪水，
可否借给我？





我对阿特拜说："阿特拜，我带来了很多钱，打算济助世上仗义行善的人。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帮助你，以便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直至使你感到大喜过望。走吧，我们到辅士[①]会去吧！"

我和阿特拜走去，见到辅士们的头面人物，向他们问好致安，他们亲切还礼。我对他们说："首领们，你们了解阿特拜和他的父亲吗？"

辅士们的首领说："阿特拜的父亲是一位阿拉伯头领。"

"诸位有所不知，这位小伙子已经坠入了情网。因此，我求诸位帮忙，把他送到萨玛沃去。"

辅士头领们说："我们一定尽力！"

我们一道骑上骆驼，踏上征程，来到赛里姆部族居住的地方。

埃特里夫•赛里米得知我们到来的消息，忙出来迎接我们。他说："贵客们，欢迎你们！"

我们回答说："我们向你致意！我们做客来了。"

"欢迎贵客光临！贵客给我们带来了吉庆！"

埃特里夫•赛里米随后对奴仆们说："奴婢们，快为贵客收拾房间！"

奴婢们走来，铺地毯，摆靠枕，杀牛宰羊，一片忙碌景象。我们说："埃特里夫先生，你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是不吃你的饭的。"

"你们有何要求？"

"我们要代阿特拜•本•贾巴尼向你的千金求婚。阿特拜门第显赫，人品高尚。"

"兄弟们，小女的婚姻大事要由她自己做主。我这就去告诉她。"

埃特里夫站起来，满脸怒容地走去。

莱娅见父亲满脸怒气，问道："父亲，你为什么怒容满面呢？"

埃特里夫说："几位辅士登门找我向你求婚……"

莱娅说："辅士们都是尊贵的头面人物，先知穆罕默德尚且为他们祈祷祝福。他们替谁求婚呢？"

"他们为一个名叫阿特拜•本•贾巴尼的小伙子求婚。"

"我知道这个小伙子。他忠于诺言，定能如愿以偿。"

"我发誓不能让你同他结婚。因为你同他谈的一些话已传到了我的耳里。"

"有过那样的事。不过，对待辅士们不能粗暴无礼，要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

---

① 辅士，阿拉伯文原意为"辅助者"。穆罕默德迁居麦地那后对当地穆斯林的专称；因这些人曾大力协助他和迁士，故名。"迁士"指622年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的穆斯林，包括穆罕默德进占麦加（630年）前，各地投奔麦地那的穆斯林。"辅士"和"迁士"都是伊斯兰教中的荣誉称号。



才是。”

“怎样谢绝呢？”

“多要聘礼，他们也只有打退堂鼓了。”

埃特里夫说：“好主意，好主意！”

埃特里夫回到辅士们面前说：

“小女已经答应，但她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如数送聘礼。”

我问：“要什么聘礼呢？”

埃特里夫说：“一千只赤金镯，五千金币，一百件锦袍，五袋龙涎香。”

我立即回答：“一言为定，我们如数照送。你答应了吗？”

埃特里夫说：“我答应。”

随后，我请来若干位辅士，他们从麦地那带来了我答应了的所有聘礼，然后杀牛宰羊，大宴宾客，整整热闹了四十天。

之后，埃特里夫对我们说：“你们把姑娘带走吧！”

我们把莱娅接上驼轿，另外三十峰骆驼满驮珍珠、宝石，向埃特里夫告别，然后启程上路。

我们行至距麦地那仅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忽然一彪人马向我们发动袭击。我满以为他们是赛里姆部族人，其实是一帮土匪。阿特拜奋力抵抗，杀死了数名劫匪，不期被劫匪扎了一刀，顷刻翻身落马。幸得当地居民相助，赶跑了那帮劫匪，但阿特拜终因伤势过重，一命归真了。我们呼唤着阿特拜的名字，呼喊着：“多么不幸啊！……”

莱娅听到我们的号丧声，跳下驼轿，扑在阿特拜的身上，大哭不止，边哭边吟诵道：

> 并非我善忍耐，
> 不忍又有何益呢？
> 但愿我的鲁合，
> 及早赶上你的脚步。
> 倘若我的鲁合听话，
> 宁愿提早迎接归期。
> 世上的真挚男子，
> 确乎难寻觅。
> 彼此心心相印，
> 又谈何容易！





莱娅吟完诗，一声大哭，倒在地上，一命归真。

我们立即为这对新人挖了一个坟坑，将二人埋葬在一起。之后，我回到族人当中。

我在家乡生活七年，之后重返希贾兹，再访麦地那城。我心想："我一定要去阿特拜的坟上看一看。"我来到阿特拜的坟墓旁边，但见坟上长着一棵高大的树，树上系着许多布条，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我问当地人："这是一棵什么树？"

人们告诉我：

"这是新郎新娘树。"

我在墓旁呆了一天一夜，然后才离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阿特拜的最后情况。愿安拉慈悯阿特拜！

莎赫札德接着讲《杏德戏耍哈加吉的故事》：

相传，努阿曼的女儿杏德天生丽质，花容月貌，风姿绰约，是当时的天下第一美女。

哈加吉听说杏德姑娘貌美绝伦，便向她求婚，花了大量钱财，除了聘礼，另付出二十万迪尔汗作为私房钱，方才把杏德娶到手。

婚后相处一段，二人感情还算不错。一天，哈加吉进到房中，发现杏德边照镜子，边吟诵道：

> 杏德贤淑女子，
> 天方良骒马。
> 纯种的好根苗，
> 怎好匹配骡子世家！
> 若有马驹降生，
> 理当高声赞颂安拉。
> 生下骡驹子，
> 门庭理应重规划。

哈加吉听罢，转身离去，好久没有去见妻子，而杏德却不知原因何在。

哈加吉想休掉妻子，于是派阿卜杜拉·本·塔希尔代他办理离婚手续。

阿卜杜拉·本·塔希尔来见杏德，对她说："哈加吉·艾卜·穆罕默德对你说，他



答应付给你的二十万迪尔汗私房钱尚未给够，缺欠的部分，我带来了，全部付给你。他委托我为你们办理离婚手续。”

杏德说：“伊本·塔希尔，你有所不知，凭安拉起誓，我和他在一起，没有过上一天快乐日子。凭安拉起誓，和他分手，我一点儿也不后悔。你能让我摆脱这条恶狗，这二十万迪尔汗就送给你了。”

哈加吉果然休掉了杏德。

信士们的长官阿卜杜·迈里克·本·迈尔旺听说杏德模样姣好，身材苗条，体态婀娜，妩媚动人，美目流盼，便派人前去代他求婚。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杏德对伊本•塔希尔说："伊本•塔希尔，你有所不知，凭安拉起誓，我和他在一起，没有过上一天快乐日子。凭安拉起誓，和他分手，我一点儿也不后悔。你能让我摆脱这条恶狗，这二十万迪尔汗就送给你了。"哈加吉果然休掉了杏德。

信士们的长官阿卜杜•迈里克•本•迈尔旺听说杏德模样姣好，身材苗条，体态婀娜，妩媚动人，美目流盼，便派人前去代他求婚。

杏德给阿卜杜•迈里克哈里发写了封信。信中说：

……

万赞归于伟大安拉，为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祈祷祝福。

狗已舔过花瓶，特告信士们的长官。

阿卜杜•迈里克读过信，不禁一笑，随后回信一封。信中说：

……

若花瓶被狗舔过，就请把花瓶清洗七次，一次用土洗，六次用水洗，务必把脏东西从被舔的地方洗掉。

杏德读过信士们的长官的来信，自觉不便违抗，于是复信一封。信中说：

赞美伟大安拉。

信士们的长官，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同意订婚约：如问是什么条件，那就是：让哈加吉穿着他现在穿的衣服，赤着脚，把我的驼轿护送至你的王宫！

信士们的长官阿卜杜•迈里克读过杏德的信，朗声笑了起来，随后修书一封给



哈加吉，令他护送杏德的驼轿。

哈加吉读过信士们的长官的信，一口答应执行命令，不敢违抗。之后派人通知杏德作好启程准备。杏德准备完毕，哈加吉带领送亲队伍来到杏德家门前。杏德在众奴婢簇拥下登上驼轿。哈加吉光着脚，拉着驼缰，牵着骆驼，踏上了送杏德出嫁的征程。

一路上，杏德和侍女、丫环们不住地嘲笑、戏弄哈加吉。

杏德对侍女说："把轿帘撩开！"

侍女从命，将轿帘撩开，杏德与哈加吉面对着面，讥笑、嘲弄哈加吉。哈加吉无可奈何，只有吟诗回击道：

> 杏德姑娘呀，
> 得笑时你只管笑。
> 兴许有那么一夜，
> 让你空号啕。

杏德一听，回敬道：

> 只要身心得安康，
> 钱财何足惜？
> 人无病与灾，
> 名利获得终有期。

杏德依然不住地嘲弄哈加吉，直至送亲队伍临近哈里发阿卜杜•迈里克的京城。

当送亲队伍抵达京城时，杏德信手将一枚金币丢在地上，然后说："喂，驮夫，我的一枚银币掉在地上了，给我拾起来吧！"

哈加吉朝地上望去，只见那是一枚金币，顺口说："这是一枚金币。"

"不！我掉的是枚银币。"

"这明明是枚金币嘛！"

"赞美安拉，使我失去了一枚银币，却得到了一枚金币。那就拾给我吧！"哈加吉羞得无地自容。他把杏德送入信士们的长官阿卜杜•迈里克的宫中，杏德从此成了哈里发的爱妃。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今夜我讲个《罕见义举的故事》：

相传，在信士们的长官苏莱曼•本•阿卜杜•迈里克执政的时期，有一个富人，名叫胡泽迈•本•白什尔，是阿萨德部族人。胡泽迈慷慨大方，豪爽仗义，广济博施，厚待亲朋。

胡泽迈不时地济助亲友，终于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家财，饥馑日子来临，需要曾受他济助过的那些亲友帮忙了。可是，那些亲友们时而同情、安慰他，时而厌恶、疏远他，显然那些亲友们忘记了他昔日的恩情。

这一天，胡泽迈回到家中。他的妻子本是他的堂妹。他对妻子说："喂，堂妹，我发现我的兄弟们都背弃了我。我决计闭门不出，坐等拿命天仙临门。"说完，胡泽迈关起大门，坐吃家中仅剩的食物，直至把家中的东西吃光喝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吉齐拉省的省督阿克里迈•法亚杜•鲁卜伊认识胡泽迈。

一天，阿克里迈坐在官府，想起胡泽迈，便问左右："胡泽迈的情况如何？"

手下人回答说："情况不好，一言难尽。胡泽迈紧闭大门，整日坐守家中。"

阿克里迈说："胡泽迈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因为他过分慷慨。他怎么就没有遇到同情、济助他的人呢？"

"他没得到过任何回报。"手下人异口同声。

夜幕降临，阿克里迈把四千第纳尔装在一个钱袋里，吩咐仆童鞴马。随后，阿克里迈带着仆童，由仆童拿着钱袋，纵身上马，悄悄离家走去。

行至胡泽迈家门口，阿克里迈翻身下马，从仆童手里接过钱袋，随后让仆童远远站在一边，自己上前叩门。

胡泽迈开了门，阿克里迈把钱袋递给胡泽迈，并且说："拿去安排你的生活吧！"

胡泽迈接过钱袋觉得很重，于是一把抓住马缰，问道："请告诉我，你是何人？来日我将以生命报答你的恩情。"

阿克里迈说："我之所以这个时候来，就是为了不让你知道我是谁。"





“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是不能放你走的。”

“我是为慷慨者解困的人。”

“你再说明白些！”

“不用了！”

话音未落，阿克里迈转身上马离去。

胡泽迈拿着重重的一袋子钱去见妻子，高兴地说：“堂妹，你该高兴了！安拉已给我们送来了宽裕和福利。如果这袋子里全是钱，那是很多的。快起来，点着灯吧！”

妻子说：“油都没有了，没法点灯啦！”

胡泽迈在黑灯瞎火中摸摸钱袋，金币的棱边显而可触，他简直不敢相信袋子里装的全是金币。

阿克里迈回到家中，发现妻子正在找他。妻子从家仆口中得知老爷骑着马外出了，顿生疑心。她见丈夫回来了，立即对他说：“堂堂吉齐拉省省督，夜里独自外出，连仆人也不带，瞒着家人，秘密行动不是找情人，就是投姘妇。”

阿克里迈说：“安拉知道我既不是找情人，也不是投姘妇。”

“你说，你到到底哪儿去啦？”

“我这个时候外出，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人知道。”

“你一定要对我说个明白。”

“如果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能为我保密吗？”

“能保密！”

接着，阿克里迈把真情实况告诉了妻子。之后，他对妻子说：“你也想让我给你立誓吗？”

“不用！我已放心了，相信你说的全是真话。”

第二天早晨，胡泽迈偿还了欠债，改善了生活。之后，他动身去访问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卜杜·迈里克。

当时，哈里发苏莱曼正在巴勒斯坦巡视。胡泽迈来到哈里发苏莱曼下榻的邸宅门前，请求晋见哈里发。侍卫进去禀报，哈里发欣然允许胡泽迈进见。因为胡泽迈以慷慨而闻名，哈里发苏莱曼早就认识他。

胡泽迈见到哈里发，问安致意之后，苏莱曼说：“喂，胡泽迈，你怎么好久不来啦？”

胡泽迈回答：“情况不好啊！”

“何事妨碍你来呀？”

“信士们的长官，我的手头很紧啊！”





“你的情况是怎样改善的呢？”

“信士们的长官，昨天夜里，我正在家中坐着时，忽听有人敲门……”

胡泽迈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哈里发问：“你认识那个人吗？”

“不认识呀！信士们的长官。因为那个人很傲慢，我只听他说：‘我是为慷慨者解困的人！’然后转身离去。”

哈里发听后，很想知道那位“为慷慨者解困的人”究竟是谁。他说：“假若我知道那位行善者是谁，我一定要重赏他的慷慨善举。”

随后，哈里发苏莱曼任命胡泽迈为吉齐拉省省督，取代阿克里迈。

胡泽迈走马上任，直奔吉齐拉省。当他接近省城时，阿克里迈出城相迎。居民们亦热烈欢迎新省督上任。胡泽迈与阿克里迈相互问好致意，然后一同进城。胡泽迈一到省督府，即下令清查阿克里迈的账目，发现他欠下许多钱，当要阿克里迈偿还那些欠款时，他说：“我没有办法还。”

“你一定要还！”新省督胡泽迈口气严厉。

“我一无所有，你要怎样就怎样吧！”

胡泽迈下令将阿克里迈关押起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新省督胡泽迈走马上任，直奔吉齐拉省。当他接近省城时，阿克里迈出城相迎。居民们亦热烈欢迎新省督上任。胡泽迈与阿克里迈相互问好致意，然后一同进城。胡泽迈一到省督府，即下令清查阿克里迈的账目，发现他欠下许多钱，当要阿克里迈偿还那些欠款时，他说："我没有办法还。"

"你一定要还！"新省督胡泽迈口气严厉。

"我一无所有，你要怎样就怎样吧！"

胡泽迈下令将阿克里迈关押起来。

阿克里迈戴着手铐脚镣，在监牢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致使他体弱不堪。消息传到阿克里迈的妻子耳里，这位夫人惆怅难言。她叫来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仆，对她说："你马上到省督胡泽迈的宅邸去一趟！就说有忠言相劝；如果有人问你有何言相劝，你就说只有见到省督之后才能讲。你进去见到省督之后，就要求单独和他谈话。你若能单独与省督交谈，就对他说：'难道你就这样对待那位为慷慨者解困的人？你就这样把他送入监牢之中，让他戴着手铐脚镣？'"

女仆心领神会，把那番话记在心中；见到胡泽迈之后，把夫人的话向这位新省督说了一遍。

胡泽迈听后，高声叫道："我办了件大错事！那个'为慷慨者解困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他呀！"

女仆说："就是阿克里迈老爷，千真万确！"

胡泽迈当即转身骑马离去，邀请当地名流绅士，带着他们来到监牢门前，打开牢门，走了进去，只见阿克里迈坐在那里，面色憔悴，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

阿克里迈的目光落在胡泽迈的身上，胡泽迈当即羞愧得低下了头，然后急忙扑上前去，俯下身，亲吻阿克里迈的头。

阿克里迈抬起头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胡泽迈说：

"你的行为高尚，受到了亏待。"





“愿安拉宽恕我和你。”

胡泽迈即令狱卒为阿克里迈取下镣铐，然后让狱卒为自己戴上。

阿克里迈说：“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尝尝你受过的罪。”

“我凭安拉起誓，你千万不要这样！”

二人手拉着手走到胡泽迈宅邸门口，阿克里迈同他告别，打算离去，但胡泽迈不让他走。阿克里迈说：“还有什么事吗？”

胡泽迈说：“我想改善一下你的境况！因为我在你的太太面前，比在你的面前还感到害羞。”

说完，胡泽迈吩咐仆人收拾好浴室，然后陪同阿克里迈进去，亲自为他搓澡、更衣。洗浴罢，二人一同走出浴室。胡泽迈向阿克里迈赠送锦袍一身，然后扶他上马，让他带上大量钱财，并陪同他走去，一直送到家中，当面向阿克里迈的太太赔礼道歉。

胡泽迈要阿克里迈跟他一起去见哈里发苏莱曼；当时，哈里发正在拉姆莱城巡视。阿克里迈同意同往。

二人求见哈里发，侍卫进去禀报，哈里发一惊，问道：“是吉齐拉省省督吗？他未得命令而来，定有大事相报，让他进来！”

胡泽迈进到大厅中，哈里发未等他问候施礼，便问：“喂，胡泽迈，有什么重要事情？”

“我找到了那个‘为慷慨者解困的人’，想带来让你看看。因为我知道你很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他究竟是谁？”

“他就是阿克里迈·法亚杜。”

阿克里迈获准走到哈里发面前，向哈里发问好致安。哈里发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并且说：“喂，阿克里迈，你为他做了好事，却招来了灾祸。”

之后，哈里发对他说：“阿克里迈，你需要什么东西，就只管写下来吧！”

阿克里迈立即从命，随后哈里发下令如数给他，还送给他一万第纳尔和二十箱衣物。之后，哈里发任命阿克里迈为吉齐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总督，并且说：“有关胡泽迈的去留，就交由你处理了；你想留他，你就留他；你想罢他官，就罢免他。”

阿克里迈说：“信士们的长官，就请胡泽迈去原来的地方任职吧！”

阿克里迈和胡泽迈一同告别了哈里发，相携离去。在苏莱曼·本·阿卜杜·迈里





克担任哈里发期间，他俩一直任总督和省督。

涉赫札德接着讲《信守诺言的王太子的故事》：

相传，哈里发希拉姆·本·阿卜杜·迈里克在位期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名叫尤努斯·卡蒂卜。

一次，尤努斯带着一个女奴到沙姆去。那姑娘身材苗条，模样姣好，娇艳妩媚，俏丽迷人；在她的身上，寄托着尤努斯的全部希望；当时，姑娘的身价是十万第纳尔。

当尤努斯行至距大马士革城不远时，见一驼队在一条溪水边停了下来，休息打尖，于是他也停下脚步，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歇脚。

尤努斯拿出自带的干粮和皮袋装的葡萄酒，正要进餐时，忽见一个相貌英俊端庄的小伙子，骑着一匹枣红马，带着两个仆人走来。那小伙子向尤努斯问过安好，然后说："你愿意接待一位客人吗？"

尤努斯回答说："欢迎你！"

"让我们喝杯酒吧！"

尤努斯递过酒杯，同时说："请喝！"

小伙子饮过酒，说道："朋友，你能为我们唱一支歌吗？"

尤努斯开口唱道：

> 世上有一美女，
> 容颜靓丽绝人间。
> 令我动情心，
> 无眠泪也觉甜。

小伙子听后，兴高采烈，欣喜不已。尤努斯连连递酒给他，小伙子终于有了几分醉意。他对尤努斯说："先生，请你对你的女奴说，让她给我唱支歌，好吗？"

那姑娘欣然唱道：

> 姿若天仙女，
> 妩媚动人神魂。
> 嫩枝不堪比，
> 日月也要让三分。





小伙子听罢女奴的歌唱，兴奋难抑。

尤努斯连连递酒给小伙子，小伙子一直在尤努斯那里呆到做完宵礼。

小伙子问尤努斯："你何故到这个地方来呢？"

尤努斯回答："我到这里，想偿还债款，也好改善一下处境。"

"我愿付三万第纳尔，你能把这位姑娘卖给我吗？"

"但求安拉施舍，我需要更多的一些钱。"

"我给你四万第纳尔，能使你满意吗？"

"还了债，我仍然两手空空。"

"我给你五万第纳尔，另外送给你衣服和路费；除此之外，只要我活着，就让你享受我所享受的一切。"

"好吧！我把她卖给你了。"

"我现在就把姑娘带走，明天再给你送钱来，你信得过我吗？或者让她先在你这里，我明天再带着钱来领她，行吗？"

尤努斯已有几分醉意，碍于情面，于是说："我相信你，你领她走吧！安拉为你和她祝福！"

小伙子对一个随从说："把姑娘扶上你的马，你坐在她的身后，带她走吧！"随后，小伙子纵身上马，告别尤努斯，扬鞭离去。

小伙子骑马离去刚刚一个时辰，尤努斯仔细一想，认为自己错卖了女奴，心想："我怎么把女奴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啊！即使我知道他是谁，我又到哪儿去找他呢？"

尤努斯坐下沉思，直到东方透亮，开始做晨礼。商队去了大马士革城，而尤努斯依旧坐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直到火辣辣的太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如同火烧一般，这时方才站了起来想进城去了。他心想："假若我离开这里，进到城中，那小伙子派来的人找不到我，岂不是我一错再错吗？"想到这里，他找了一堵墙，在阴凉处坐了下来。

夕阳西下时分，忽见买女奴的那个小伙子的两个奴仆中的一个朝尤努斯走了过来。

尤努斯一见那奴仆走来，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心想："在这样的时候，对我来说，没有比看见那个奴仆更高兴的事了！"

奴仆气喘吁吁地跑来，对尤努斯说："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

尤努斯没有来得及向那奴仆述说自己的郁闷心情，那奴仆又说："先生，你知



道那个买走女奴的小伙子是谁吗？”

“不知道啊！”

“那是王太子沃里德·本·赛赫勒！”

听奴仆这样一说，尤努斯没有作声。

奴仆说：“快上马吧！”

奴仆把尤努斯扶上他带的一匹马，二人一前一后直行至太子府。

二人进了太子府，女奴见是尤努斯，立刻迎了上来，向他问安。尤努斯说：“买你的主人对你怎样？”

女奴答：“主人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里，给了我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尤努斯在女奴那里坐了一个时辰，女仆走来说：“先生，去见我们的主人吧！”

女仆带着尤努斯走去。来到主人跟前一看，发现正是昨天见的那位小伙子，只见他正襟危坐，开口问道：“你是何人？”

“我是尤努斯·卡蒂卜。”

“欢迎你，欢迎你！凭安拉起誓，我很想见见你！你的情况我听说过，昨天夜里是怎样度过的呀？”

“还好！安拉为你祝福。”

“也许你对自己昨天的行为感到后悔吧？你会想：‘我怎好把女奴交给一个素不相识、不知姓名、不知来自何方的陌生人呢？’是吗？”

“王太子殿下，但愿安拉不让我这样去想。纵使把姑娘送给殿下，礼也嫌太薄了；对于你的尊位来说，一个小小女奴，又算得了什么呢？”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仆带着尤努斯走去。来到主人跟前一看，发现正是昨天见的那位小伙子。主人王太子对尤努斯说："欢迎你，欢迎你！凭安拉起誓，我很想见见你！你的情况我听说过，昨天夜里是怎样度过的呀？"

"还好！安拉为你祝福。"

"也许你对自己昨天的行为感到后悔吧？你会想：'我怎好把女奴交给一个素不相识、不知姓名、不知来自何方的陌生人呢？'是吗？"

"王太子殿下，但愿安拉不让我这样去想。纵使把姑娘送给殿下，礼也嫌太薄了；对于你的尊位来说，一个小小女奴，又算得了什么呢？"

"凭安拉起誓，我倒有些后悔。我心想：'这是个外乡人，根本不认识我。我怎么急于把女奴带走，岂不是坑害人家吗？'你还想得起我们是怎样商妥的吗？"

"想得起的。"

"你是以五万第纳尔把姑娘卖给我的吧？"

"正是！"

"家仆，拿钱来！"家仆随后将五万第纳尔放在尤努斯的面前。

王太子又说："家仆，再取一千五百第纳尔来！"家仆从命取来。

王太子尤努斯说："这是女奴的身价，另外再给你添上一千第纳尔，作为你给我留下好印象的赏金；其余的五百第纳尔，就当作你的旅费，为你的家人买些东西吧！你满意吗？"

"我很满意。"

说完，尤努斯吻了吻王太子的手，然后又说："凭安拉起誓，王太子慷慨好施，令我心满意足。"

王太子沃里德说："凭安拉起誓，我还不曾与姑娘单独在一起呆过。她的歌声美妙，赶快把她领来！"

奴仆走去，将女奴带来，王太子让她坐下。女奴坐下后，王太子说："姑娘，为我们唱一支歌，让我们欣赏一下吧！"





女奴欣然唱道：

天下美集一身，
德行甜如蜜。
俊容在阿拉伯，
俏居土耳其大地。
可爱的小羚羊，
谁能比上你？
应怜钟情的人哟，
见幻影也觉欢喜。
因恋你而忍低贱，
无眠仍得慰藉。
念天下迷恋你的人，
我本排在第一；
曾有多少痴情男子，
丧命于你的鞋底？
我有缘爱你，
庆幸我有此好运气。
你比我的鲁合贵，
金山也难换你！

王太子听后，欣悦不已，连声感谢尤努斯对女奴的高明施教。

王太子随后吩咐家仆："给先生鞴马，另牵一头骡子为先生驮上金钱什物。"

他对尤努斯说："喂，尤努斯，你听到我登上王位之时，一定来找我。凭安拉起誓，到那时候，我一定让你享受荣华富贵，提高你的地位；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让你乐而无忧！"

尤努斯带着金钱物品，跨马离去。

后来，尤努斯对人们说："王太子沃里德就任哈里发之后，我便投奔他去了。沃里德信守诺言，将我待若上宾，我和他一起共享富贵，我的地位提高了，钱也多了，且有了房产，家财无数，足以够我享用到天年竭尽之时，就连我的后代也不愁柴米了。我与哈里发沃里德一直在一起共事，直至他遇刺身亡。愿安拉慈悯他的在天之灵。





莎赫札德接着讲《哈里发笑纳才女的故事》：

相传，有一天，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带着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外出，忽见一群姑娘正在汲水，便朝她们拐去，想要点儿水喝。一个姑娘望着哈里发，吟诵道：

> 我有一事相求，
> 只得对你的幻影讲：
> 我入眠之时，
> 请你远离我的卧床。
> 让我得以休息，
> 让我的骨中火熄亡。
> 世上有病危者，
> 却卧针毡上。
> 我的情况嘛，
> 正像你估量的那样；
> 与你互通消息，
> 能否日久天长？

哈里发听罢姑娘的吟诵，对姑娘的俊俏容貌和伶俐口齿深表赞赏。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而止声。





第六百八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里发听罢姑娘的吟诵，对姑娘的俊俏容貌和伶俐口齿深表赞赏。

哈伦·拉希德说："聪明的姑娘，这首诗是你作的，还是背诵别人的诗句呢？"

姑娘随口回答："这是我的拙作呀！"

"如果这诗果然是你所作，那就请变变韵，再作同样意思的一首诗吧！"

姑娘随后吟诵道：

当我打盹时，
我有一事求你：
请你远离我的枕席，
让我得以休息；
也好趁此时机，
令体内的烈火熄。
世上有病危者，
身卧在针毡上。
至于我的事，
正如你所知：
与你久久交往，
会带来什么价值？

哈伦·拉希德听后，说："这一首嘛，也是抄来的哟！"

"这诗出自我的心中！"姑娘说。

"如果真如你所说，那就变变韵，再作同样意思的一首诗吧！"

姑娘出口成章：





我有一事相求，
只得对你的幻影讲：
当我困卧之时，
请你远离我的床。
让我得以休息，
令我心中之火消亡。
世上有病危者，
身卧失眠毯上。
至于我的事，
正如你所知：
与你保持联系，
可算走在正道上？

姑娘刚刚吟完，哈伦•拉希德说："姑娘啊，这也是抄袭的诗呀！"
"不是的！这完全是本姑娘随口吟诵出来的。"
"若你的话是真的，那就请变变韵，作一首同样意思的诗吧！"
姑娘立即吟诵道：

当我安歇之时，
我有一事求你。
对你幻影说，
请你离我远些。
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令肋间之火熄灭。
世上有病危者，
泪珠往针毡上落。
至于我的事，
正如不所知：
与你联系交往，
可会遭拒绝？

姑娘吟罢，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问："姑娘，你住在哪里？"
姑娘答："村当中柱子最高的那座房子便是我的家。"





哈里发一听便知，她是族长的女儿。姑娘问他："你是哪位牧马人哪？"

哈里发说："树最高大、果实最红的那座房子便是我的住宅。"

姑娘立即向哈里发行吻地礼，并说："信士们的长官，安拉为你祝福！"

姑娘为哈里发祈祷之后，和姑娘们一道离去。

哈伦·拉希德对宰相贾法尔说："喂，相爷阁下，我一定要纳这姑娘为妃！"

贾法尔立刻去见姑娘的父亲，对他说："老人家，信士们的长官想纳你的女儿为妃。"

老人说："好哇！我把女儿送给信士们的长官当使女就是了。"说完，老人家立即为女儿准备嫁妆，由贾法尔带回京城，哈里发当夜与之共享洞房花烛之乐，姑娘成了哈里发最宠爱的嫔妃之一。

随后，哈里发赏给姑娘的父亲、哈里发的岳丈大批钱财，使之成了阿拉伯人当中的富贵人家。此后不久，老人家一命归真。

国丈归真的消息传到哈里发耳里，哈里发满脸忧愁来见爱妃。

爱妃见哈里发闷闷不乐，满脸愁云，立即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脱下身上的华丽衣饰，换上了孝服，开始为亡父哀悼服丧。有人问她："这是为什么呢？"

她说："我的父亲归真了。"

人们立即报告哈里发。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快步来到爱妃房中，问道："谁把这个噩耗告诉你的？"

"是你的脸色呀，信士们的长官。"

"怎么会呢？"

"自打我进宫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面浮愁云；因为家父年迈，我断定是他老人家归真了。信士们的长官，愿你多多保重。"

哈伦·拉希德两眼热泪滚滚，劝爱妃节哀。

爱妃为其父亲守丧多时。

愿安拉慈悯他们的在天之灵！

莎赫札德接着讲《三姐妹赛诗的故事》：

相传，一天夜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严重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觉，于是起床，离开房间，穿过一个宫又一个宫，走过一座殿又一座殿，结果心中烦乱有增无减。

天亮了，哈伦·拉希德对太监们说："快把艾斯迈伊给我叫来！"

太监去见门卫，说："喂，信士们的长官要你们去请艾斯迈伊！"





过不多时，艾斯迈伊来了，哈里发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对他表示欢迎。哈里发说："喂，艾斯迈伊，我想请你给我讲一讲你所听到的关于女性的故事及她们的诗歌。"

艾斯迈伊说："遵命，信士们的长官！"

接着，艾斯迈伊就谈起自己的见闻来了，他说："

信士们的长官，这方面的故事，我听到了许多许多。不过，最使我喜欢的，要数三个姑娘吟诵的三首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里发对艾斯迈伊说：“喂，艾斯迈伊，我想请你给我讲一讲你所听到的关于女性的故事及她们的诗歌。”

艾斯迈伊说：“遵命，信士们的长官！”

接着，艾斯迈伊就谈起自己的见闻。

信士们的长官，这方面的故事，我听到了许多许多。不过，最使我喜欢的，要数三个姑娘吟诵的三首诗。

有一年，我住在巴士拉城。一天，天气十分炎热，我想找个阴凉的地方睡个午觉，但却没有找到。我正在左右观望时，忽然看见一条走廊，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洒过水；那里摆着一张长椅，长椅上方有个窗户，窗子开着，从里面散发出芬芳无比的麝香气味。

我进了走廊，坐在长椅上，想睡上一觉，忽听一位姑娘的甜美声音传来。那姑娘说：“姐妹们，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开开心吧！来呀！我们拿出三百第纳尔，每人作一首诗，谁的诗好，这三百第纳尔就赏给谁。”

姐妹们说：“好极啦！”

大姐吟诵道：

说来他可真怪，
访我却在我的梦中；
醒时前来造访，
岂不会欣喜有增？

二姐吟诵道：

我睡时他来造访，
只是他的幻影。





我忙对他说：
欢迎，欢迎，欢迎！

小妹吟诵道：

我对神与亲人实言，
每夜我俩都在梦境相见。
他周身芬芳四溢，
即使麝香也显得清淡。

我听完姐妹三人的吟诵，心想："这赛诗之事确乎美在其中。不过，事情已经结束了。"于是，我离开长椅，打算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忽见门打开，从中走出一位姑娘，对我说："老人家，请坐呀！"

我再次坐在长椅上，姑娘也坐了下来。随后，姑娘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书法工整漂亮，"艾立夫"[①]笔直，"哈乌"[②]中空，"瓦乌"[③]圆润。文中写道：

我们荣幸地告诉长者——愿安拉为你延寿——我们姐妹三人为了开心取乐，拿出三百第纳尔，商定各赋诗一首；谁的诗最好，这三百第纳尔便赏给谁。我们决定请你作评判，敬请赏光。

我看完这几行文字，对那位姑娘说："给我拿纸、墨和笔来！"
姑娘离去不久，取来银笔和金墨。我立即提笔写道：

偶遇闺房女子，
聚而吟诵雅风。
三位靓女，
情思各自存胸中。
海棠静卧绣房，
谁解其美梦?!

① "艾立夫"，阿拉伯文的第一个字母。
② "哈乌"，阿拉伯文的第二十六个字母。
③ "瓦乌"，阿拉伯文的第二十七个字母。





少女每每怀春，
赋诗一抒心中情。
窈窕女中姐姐，
语甜面上绽现笑容。
说来好奇怪，
她访我却在梦中。
如果醒时看我，
岂不更增添欣幸？
一阵欢笑过，
二姐道心声：
梦中若来访问我，
只有他的幻影。
我忙开言道：
欢迎，欢迎！
小妹才华卓然，
妙语连珠通神灵。
敢对神灵与亲人立誓，
每夜有美梦；
他的身上芳馨四溢，
麝香甘拜下风！
我欣赏过那三首诗，
裁判出言公正：
小妹诗称冠，
语中含巩蓄真情。

我写完，放下笔，把诗递给姑娘。姑娘接过诗，回房中去了。旋即，房里传出舞步的跳动声、鼓掌声和欢笑声。我心想："我已没有必要在此逗留。"于是站起来，抬脚就想离去。

我刚一抬脚，一位姑娘喊道："喂，艾斯迈伊先生，请坐呀！"

我问她："谁告诉你我是艾斯迈伊呢？"

"老人家，你可以瞒住你的名字，却掩藏不住你的诗风。"

我坐下来，但见房门开启了，从中走出一位姑娘，手里端着一盘子糖和水果。





我吃过水果和糖果，谢过姑娘，抬脚想走，却见又一位姑娘走来，呼唤道："艾斯迈伊先生，请坐一会儿！"

我抬眼一看，只见金黄袖中伸出一只红酥手，容颜俏丽若乌云中闪现出来的一轮圆月，她把一只装有三百第纳尔的钱袋递给我，同时说："这是我送给你礼物，作为你为我们评判的报酬。"

艾斯迈伊讲到这里，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问："你为什么判定小妹的诗称冠呢？"

艾斯迈伊回答："信士们的长官，安拉为你添寿延年。大姐的诗曰：'说来他真怪，访我在睡中；醒时来看我，岂不欣添幸！'这里讲到了一个条件，可能发生，也可能根本不存在；二姐诗曰：'睡时访问我，只有他幻影；我忙对他说：欢迎复欢迎！'说的是仅仅在梦中看到幻影，她向他的幻影问好；小妹诗曰：'誓对神与亲，每夜遇梦境；他身溢芳菲，麝香拜下风！'讲的是她与情人共枕同眠，而且闻到情人的身上散发着比麝香味更加芳香的气息，其情真动人无比。因此，我判小妹的诗为冠。"

"艾斯迈伊，你评判得高明！"

随后，哈伦•拉希德也赏给艾斯迈伊三百第纳尔，作为他讲故事的报酬。

紧接着，艾斯迈伊讲《乐师遇仙翁的故事》：

相传，宫廷乐师艾卜•易卜拉欣•穆苏里曾讲述自己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我向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请假，求他给我一天时间，让我回家看看家人和朋伴。他准了假，我便于礼拜六回到了家中，开始准备吃的、喝的和各种需要的东西，并吩咐看门人将大门关上，不许任何人进来。

我正和家里人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吃喝时，忽见一位老翁走来，但见他表情严肃，容貌端庄，身穿白袍，衬衫考究，头缠方巾，手拄银柄拐杖，身上散发着芳香，香气充满厅堂和长廊。

我见了这个不速之客，不禁怒气满腔，真想把看门人全部赶走。

就在这时，老翁恭恭敬敬向我致意问安。我回过礼，让老翁坐下。

老翁坐下之后，开始给我讲起阿拉伯人的故事及他们的诗文，说着说着，竟把我的怒气赶走了，致使我以为家仆是有意让老翁进门来，与我谈文论诗，使我高兴。

我问老翁："你想吃点儿什么吗？"





他说："我不想吃东西。"

"你想喝点儿什么吗？"

"由你安排吧！"

我喝了一杯酒，然后给他倒了一杯。老翁说："艾卜•伊斯哈格，你能为我们唱一首歌，让我们欣赏一下你超众的歌喉吗？"

他的话使我感到生气，但我强压怒火，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抱起四弦琴，弹奏起来，唱了一支歌。

我唱完，他说："艾卜•伊斯哈格，你唱得好！"

我听他这样一说，更加生气了。我心想："他不经过我的允许便闯进门来，还直呼我的姓名，贸然开口让我为他弹唱，还不满足……"

片刻后，老翁说："你再唱一支歌行吗？我会给你报偿的。"

我强忍着怒气，抱起四弦琴，唱了起来。我唱得很认真，因为他说要给我报偿。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乐师艾卜•易卜拉欣•穆苏里继续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事：

我唱完，他说："艾卜•伊斯哈格，你唱得好！"

我听他这样一说，更加生气了。我心想："他不经过我的允许便闯进门来，还直呼我的姓名，贸然开口让我为他弹唱，还不满足……"

片刻后，老翁说："你再唱一支歌行吗？我会给你报偿的。"

我强忍着怒气，抱起四弦琴，唱了起来。我唱得很认真，因为他说要给我报偿。

我的歌声刚结束，老翁便高兴地说："先生，你唱得好啊！"

过了一会儿，老翁说："能允许我唱上一首吗？"

我顺口回答："请便！"

我以为他听了我的歌唱之后，他就没有胆量在我的面前班门弄斧了。可是，他却信然自得地抱起四弦琴，刚一调弦，便已使我感到惊异，因为在他的手下，那弦音就像标准、流畅的阿拉伯语那样美妙动听。老翁用圆润、悦耳的歌喉唱道：

我有带伤的肝，
谁肯以肝相换？
但愿肝换肝，
换个无伤的肝。
人们拒绝我，
谁愿以健全换伤残？
我心存思念，
长吁复短叹。
就像伤于酒，
无穷烦恼满胸间。

凭安拉起誓，当时我以为门窗、墙壁和屋中的一切都在和着老翁的美妙声音



歌唱，甚至我听着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连同我的衣服，都在和着老翁的歌喉唱歌。我吃惊地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动不动，致使我的心都融入了他的歌声当中。

老翁又唱道：

谷中群群斑鸠，
都已飞回来。
听到咕吐的叫声，
我感到心中悲哀。
斑鸠落在丛林，
险些断我命脉。
我心中的秘密，
几乎被揭开。
斑鸠啼鸣不住，
如醉似着了魔怪。
虽哭没有眼泪，
实乃新鲜怪哉。

老翁再唱道：

纳季德[①]来的微风，
何时起自地头？
风脚过此地，
令我愁上加愁。
熹微晨曦里，
处处唱斑鸠；
或鸣月挂枝上，
或歌杨树与柽柳。
如同婴啼哭，
思情浓烈世罕有。
世人如是说，

① 纳季德，地名，在沙特阿拉伯境内。





情侣间思恋难得酬；
相聚时互相生厌，
远离后反倒思情稠。
天下药物用尽，
病根依旧。
居地近在咫尺好，
总胜远离一筹。
情义若已消，
房舍邻近何益有！

老翁唱完，对我说：“喂，艾卜·伊斯哈格，你来唱一唱你刚听过的这支歌，模仿着唱上一遍，然后教给你的歌女们吧！”

我说：“请你为我再唱一遍吧！”

“你是不需要重复的，因为你已经完全会唱了。”

说完，老翁忽然隐去，使我感到惊奇不已。我立即站起来，抄起宝剑，然后奔向妻子的房间，发现房门紧锁。我问女仆：“你们听到什么啦？”

女仆们说：“我们听到了最美妙动听的歌声。”

我急忙行至大门，发现大门也紧紧关着。我问看门人：“你们看见那个老头儿没有？”

他们反问：“什么老头儿？凭安拉起誓，今天没有一个人来找老爷。”

我回来仔细寻觅老翁的踪迹，忽听老翁在家中的一个角落里大声喊道：“喂，伊斯哈格，没什么！我是艾卜·穆莱[①]，今天我是你朋友，你不要害怕！”

我立即骑马去见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把事情的经过向他讲了一遍。哈里发说：“你把从他那里学到的那些歌唱一遍吧！”

我立即抱起四弦琴，原原本本地给哈里发唱了一遍。

哈里发听后，欣喜不已，边畅饮，边说：“但愿有一天，那老翁让我们亲耳欣赏他的歌喉！”

哈里发随即令宫仆给我取来赏银。我拿了赏银，谢过哈里发，转身步出宫门。

莎赫札德接着讲《殉情情侣的故事》：

相传，一天夜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严重失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

① 艾卜·穆莱，音译，意为“苦味之父”，乃魔鬼的称号。





睡不着觉，于是坐起来，把刑部大臣迈斯鲁尔叫到跟前，对他说："喂，迈斯鲁尔，哪位诗人在门外呀？"

迈斯鲁尔转身行至长廊，发现贾米勒·本·穆阿迈尔·欧兹里站在那里。

迈斯鲁尔说："喂，大诗人，哈里发有请！"

"遵命！"贾米勒应声答道。

贾米勒随着迈斯鲁尔来到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面前，向哈里发问安致意。哈里发回过礼，让贾米勒坐下。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说："喂，贾米勒，你有什么新奇的故事，能讲给我听听吗？"

贾米勒说："有啊，信士们的长官！你愿意听我亲眼目睹过的，还是想听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呢？"

"就请讲你亲眼目睹过的吧！"

"好吧！就请信士们的长官耐心听我讲一件亲眼见过的事吧！"

哈里发拿过一只填着鸵鸟羽绒的红缎金丝绣花靠枕，垫在大腿下，又取来两只靠枕当扶手，然后对诗人说："喂，大诗人，请讲吧！"

贾米勒开始讲《一对殉情男女的故事》：信士们的长官，不瞒你说，我曾经爱着一位姑娘，恋情之深，如疯似狂。因此……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八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贾米勒接着讲《一对殉情男女的故事》：

信士们的长官，不瞒你说，我曾经爱着一位姑娘，恋情之深，如疯似狂。因此，她对我的吸引力超过了世上的一切，我常常去看她。

后来，因为水草不足，她的家人带着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故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没有看见她，思念之情使我整日忐忑不安，如坐针毡，很想去找她，和她见一面。

一天夜里，我难抑相思之情，于是起来鞴好坐驼，缠上头巾，穿起破烂衣衫，佩带上宝剑，拿着长矛，骑上骆驼，踏上寻访姑娘的路程。

我奋力策驼，快速前进。那天夜里，夜色极黑，伸手不见五指；虽然如此，我仍然急速行进，时而下谷地，时而登高山，只听狮吼、狼嚎和各种野兽的嚎叫声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吓得我魂飞魄散，心惊胆战。我口中不住地赞颂着伟大安拉。

我走着走着，突然困意来临，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而坐驼却不停地走去，终于驮着我离开了正路，走偏了方向。突然，有个什么东西打在我的头上，我猛地醒了过来。我睁开眼望去，只见那里树木繁茂，河水流淌；百鸟鸣唱枝头，歌喉悦耳嘹亮。我再仔细望去，但见那里的树枝相互交叉在一起，坐在驼上难以通行，我只好离开驼背，牵着骆驼往前走，这才得以通过那片密林，来到一片平地。我正了正驼鞍，然后坐上驼背，但一时不知该向何处走，更不晓得命运会把我带往何方。

我放眼朝那片旷野望去，见远处有火光。我立即驱驼向那里走去。

我走近那堆火，发现附近有一顶帐篷，帐篷旁边插着长矛，拴着马匹和骆驼。见此情景，我心想："说不定这是一顶非同寻常的帐篷；不然，为什么这里仅有一顶帐篷呢？"

我来到帐篷跟前，高声说："帐篷的主人，你们好啊，愿安拉为你们添福增寿！"

这时，从帐篷里走出一个小伙子，看上去十八九岁，相貌英俊，就像天空中的一轮圆月，眉宇间透出一股英雄气概。他回礼说："你好啊，阿拉伯兄弟！我看你恐怕是迷路了吧？"

"正是！"我回答，"我该往哪里走呢？给我指指路吧！"



"这个地方是野兽出没的地方，加之天这么黑，而且冷，你现在上路，我实在放心不下，担心你会落入猛兽之口。依我之见，你先在我这里歇息一夜，天明之后，我再给你指路吧！"

我离开驼鞍，把骆驼拴好，脱下外衣，坐了下来。片刻后，那位小伙子宰了一只羊，随后往火上加了干柴，火顿时熊熊燃烧起来。之后，小伙子走进帐篷，拿出香料和盐，又将羊肉切成块，放在火上烤好，递给我让我吃。

小伙子时而叹息，时而哭泣，忽然一声大喊，号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吟诵道：

奄奄一息尚存，
二目无神色。
周身各个关节，
无处不存病窝。
泪水淌流不住，
肠中燃烧着无声之火。
连敌人都为之啼哭，
可恶的是幸灾乐祸者。

信士们的长官，原来那个青年是位热恋中的情郎哥。有道是只有尝过爱情滋味的人才懂得爱情。我心想，我开口问问他吧，这一念头刚刚产生，又立即改变了主意。我想，我是客人，怎好主动开口问话呢，我果断打消了发问的想法，吃起烤羊肉来。

我们吃饱之后，那位青年站起身来，走进帐篷，取来一个干净水壶、一块四边有金丝绣花的丝罗帕和一个满装玫瑰麝香水的香水瓶。眼见如此精美的用具，我惊羡不已，真想不到在这荒野上，竟能见到如此漂亮的东西，心想，"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们洗过手，谈了一个时辰，青年站起身，走进帐篷，拿出一块红锦缎子，将帐篷隔为两间，然后对我说："喂，阿拉伯头人[①]，请进帐安歇吧！你一路辛苦跋涉，太累了！"

我走进帐篷，但见为我准备的是一床绿锦缎被褥。我脱下衣服，躺了下去；我平生第一次这样过夜。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① 阿拉伯头人，古老阿拉伯民族对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尊称，依尊敬程度由上而下分为：酋长、头领、头人等。





第六百九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贾米勒接着讲：

我们洗过手，谈了一个时辰，青年站起身，走进帐篷，拿出一块红锦缎子，将帐篷隔为两间，然后对我说："喂，阿拉伯头人，请进帐安歇吧！你一路辛苦跋涉，太累了！"

我走进帐篷，但见为我准备的是一床绿锦缎被褥。我脱下衣服，躺了下去；我平生第一次这样过夜。

我躺下去，但睡不着，不停地思考这位青年的经历和身世，直至夜阑更深。

就在这时，忽有低声细语传入我的耳际，无比甜蜜，无比轻柔，无比悦耳。我撩开红锦缎隔帘，只见一位姑娘坐在那位青年的身旁，但见那姑娘秀目含娇，樱桃小口，娇艳妩媚，风姿绰约，美丽动人，真可谓国色天香，闭月羞花，沉鱼落雁；那对青年男女正边哭边倾诉爱情的苦涩难耐，以及二人的相思离愁相见的心情。

见此情景，我心想："凭安拉起誓，真怪呀！我进帐篷时，仅仅看见这里有个小伙子，没见别人啊，怎么……"我又想："毫无疑问，这位姑娘是个仙女，爱上了这个小伙子；而此处就是二人相会的地方。"

我仔细打量那个姑娘，却发现她是一位阿拉伯女子。她撩开面纱，容光足以使光辉的太阳害羞，整个帐篷里顿时被她的容光照亮。

当我确信那姑娘是小伙子的心上人时，我立即起了嫉妒之情，马上放下隔帘，蒙起脸面睡了。

第二天天亮，我穿好衣服，做过小净，对青年说："阿拉伯兄弟，请给我指指路吧！蒙你厚待，感激不尽。"

青年望着我，说道："喂，阿拉伯头人，莫急呀！款待要三天时间；不过三天，我是不让你走的。"

我在他那里住了三天。第四天，我和他聊天时，问起他的姓名、身世、门第，他说："我是欧兹莱部族人……"

接着，青年把自己的姓名、家族及叔伯旁系讲了一清二楚。



信士们的长官，那位青年讲完自己的身世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我的堂兄弟，出身欧兹莱部落中最高贵的家族之一。

我对他说："堂弟，你何故抛下父辈的荣华，离开男仆女婢，独自住在这旷野之上呢？"

信士们的长官，他听我这样一问，只见他立即眼泪汪汪，哭了起来。他对我说："堂兄啊，我本爱上了我的堂妹，且深深迷上了她，甚至爱她爱得发疯，简直难以分开了，于是去找我叔父向堂妹求婚，结果遭到叔父的拒绝，而将堂妹许配给欧兹莱部落的另外一个男子。那个男子与我堂妹结婚后，当年就把我的堂妹带到了他的家园。堂妹远离了我，我看不见她了，心中十分想念。因为思恋堂妹，使我离开亲人，告别部族里的朋友，丢下所有荣华富贵，独自来到这片旷野上，离群索居。"

我问他："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他回答："很近，就在这座山顶上。每天夜深人静时，我的堂妹就悄悄离开家，不让任何人知道，来到这里，和我谈上一个时辰，寻求一时的欢悦和慰藉。我只有等待安拉作出判决；或者与情敌斗个你死我活，或者安拉作出有利于我的判决，因为安拉是最佳裁决者。"

信士们的长官，小伙子的事情使我感到惆怅，令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我也深深陷于和他同病相怜的恋情中。我对他说："堂弟，你允许我给你出个主意吗?若能听我的，情况就会好转，你会走上成功之路，安拉会消除你心中的忧愁和顾虑。"

小伙子对我说："堂兄，请说吧！"

我对他说："夜晚降临，你堂妹来到你这里时，就让她骑在我的坐驼上；因为我的坐驼奔跑如飞。你呢，就骑上你那匹好马，我挑一峰骆驼骑上，今夜就带着你俩离开这里。我们奔走上一夜，明早就能越过旷野、荒原，或许那时候，你就达到了目的。得到了你的心上之人。要知道，安拉的天地广袤无边。凭安拉起誓，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用我的生命、钱财、宝剑和一切帮助你。"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贾米勒接着讲：

我对那小伙子说："夜晚降临，你堂妹来到你这里时，就让她骑在我的坐驼上；因为我的坐驼奔跑如飞。你呢，就骑上你那匹好马，我挑一峰骆驼骑上，今夜就带着你俩离开这里。我们奔走上一夜，明早就能越过旷野、荒原，或许那时候，你就达到了目的。得到了你的心上之人。要知道，安拉的天地广袤无边。凭安拉起誓，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用我的生命、钱财、宝剑和一切帮助你。"

他听我这样一说，立即答道："堂兄，容我和堂妹商量一下。我的堂妹聪明伶俐，颇有见识，眼光远大，明白事理。"

夜幕降临，小伙子的堂妹该来了。小伙子坐立不安地等着，但她却没有按时来。我看见小伙子走出帐篷门，张开口，呼吸着从心上人来的那个方向吹来的风，吟诵道：

微微惠风芬芳，
起自情人怀。
风里可见情侣面，
情侣何时来？

小伙子吟罢，走进帐篷，坐着哭了一个时辰。他对我说："堂兄啊，我的堂妹今夜到现在还不来，兴许发生了什么意外，或者受到了阻拦……"

他沉默片刻，又对我说："你守在这里，不要动！我去探听一下消息，马上就回来。"说完，他拿起宝剑和盾牌，走出帐篷。

一个时辰过后，小伙子回来了，双手抱着一件什么东西。他喊我，我立即走过去。他对我说："堂兄，你晓得出了什么事吗？"

"凭安拉起誓，不知道。"我回答。

"我堂妹今夜出事啦！她来这里时，路上遇到一头猛狮，她被狮子吃了，就剩下你看到的这些……"他把手中的东西放在地上，我仔细一看，发现那姑娘的面





纱和残留的尸骨。

小伙子泣不成声，随后丢下盾牌，拿起口袋，对我说："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回来！"

小伙子离去，一个时辰后，手提着狮子头回来了。他把狮子头扔在地上，让我给他拿水来，他用水洗了洗狮子嘴，然后边吻狮子嘴，边泣哭落泪，痛苦不堪，吟诵道：

> 可怜的雄狮啊，
> 自投送命罗网。
> 害了我的意中人，
> 可知我多么忧伤！
> 本系两相好，
> 如今天地各一方。
> 你使沃土化作坟墓，
> 情人地腹埋葬。
> 时运不济，
> 我远离了她的身旁。
> 但愿你成全她，
> 不再想情郎。

他吟完，对我说："堂兄啊，看在安拉和血亲的情分上，我求你执行我的遗嘱。你将看见我死在你的面前；到那时，请你为我着水，然后把我的埋体和我堂妹的遗骨一起包在这殓衣里，同埋在一个墓穴之中，在墓碑上刻上这样的诗句……"他吟诵道：

> 本居住在沃土上，
> 生活何其安康！
> 家园众部族，
> 团结一致心情舒畅。
> 可叹运气不佳，
> 情侣分散各一方。
> 只求共殓衣，
> 同穴将身埋葬。





吟罢，小伙子又大哭起来。片刻后，他走进帐篷，在帐篷里呆了一个时辰，方才出来。他时而叹息，时而呼喊，然后一声惨叫，顷刻一命呜呼。

见此情景，我难过万分，痛不欲生，险些随他而去。

我走到他的尸体旁，将他的身体放平，然后根据他的遗嘱，为他着水，又用殓衣将他的埋体和他堂妹的遗骨合裹在一起，埋葬在同一个墓穴中。我在墓旁守了三天，然后离去。自那之后，我每隔两年为他扫一次墓。

信士们的长官，这就是一对殉情恋人故事的始末。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听后，感到惊奇，夸赞贾米勒•本•穆阿迈尔•欧兹里讲得好，随后赐予锦袍一身，另赐赏银一份。

莎赫札德紧接着讲《哈里发断离婚案的故事》：

相传。有一天，哈里发穆阿维叶坐在大马士革王宫的议事厅里。哈里发的议事厅四面开窗，微风可以从各个方向吹进来。那天，时值正午，骄阳似火，天气很热，一丝风都没有。哈里发穆阿维叶朝窗外望去，只见一个贝都因人正赤着脚，步行在火辣辣的路面上向王宫走来。哈里发仔细观看，然后对在座的人说："世上还有比这个人更辛苦的吗？你们看，在如此酷热的中午，还要光着脚在这样热乎乎的地上奔跑。"

一个亲信说："也许那个人要来找信士们的长官……"

哈里发穆阿维叶说："如果他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来找我，凭安拉起誓，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喂，宫仆，假若这位阿拉伯兄弟来见我，你就让他进来，不要阻拦他！"

宫仆走去，果然见那个贝都因人朝哈里发的议事厅走来。宫仆问："喂，你有什么事吗？"

那个贝都因人说："我想见信士们的长官。"

"请进吧！"

那个人进了门，向哈里发穆阿维叶问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宫仆走去，果然见那个贝都因人朝哈里发的议事厅走来。宫仆问：“喂，你有什么事吗？”

那个贝都因人说：“我想见信士们的长官。”

宫仆听说那个贝都因人想见信士们的长官，便说：“请进吧！”

那个人进了门，向哈里发穆阿维叶问安致意。

哈里发问：“你是哪个部族的人？”

“我是泰米姆部族人。”

“这么热的天气，你到这里来为什么呢？”

“我来找哈里发陛下伸冤求援。”

“你要告谁？”

“我要告迈尔旺·本·哈克姆，他可是陛下委派的总督大人呀！”

说完，他吟诵道：

穆阿维叶啊，
功德无量之人。
令行禁亦止，
见多识广一王君。
我感到天地狭窄，
特来求助你。
切莫让我失望，
但愿降甘霖。
有人依仗权势，
无端坑害我们。
我求哈里发，
为我讨公允。





恶棍占我的妻
令我亲人四下分。
恶人意欲杀我，
但我的寿数未尽。

哈里发穆阿维叶听罢来客吟诵，不禁怒火中烧，随口说道："阿拉伯兄弟，欢迎你，欢迎你呀！把你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吧！"

来客说："信士们的长官，我有位妻子，我非常爱她。她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满意，我们过着和睦、宁静、愉快的生活。我家养着一群骆驼，因此不愁吃穿。可是，有一年，灾疫蔓延，我的骆驼和马匹全死掉了，我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经济拮据，原来交情很深的亲戚朋友不再来看我，他们讨厌起我来了，就连我的岳丈得知我的狼狈处境后，也对我不客气起来，领走了他的女儿，将我赶出他的家门。我万般无奈，只得去找哈里发陛下派驻的总督迈尔旺•本•哈克姆，期望得到他的帮助。"

"找到总督后，情况如何？"哈里发问。

"总督把我的岳父传唤来，向他问起我的情况，我岳父说：'我根本不认识他是何人！'我建议总督派人把我的妻子传唤来，让她作证，总督果然派人叫来了我的妻子。我妻子被叫到总督面前，总督见我妻子姿色非凡，爱在心中，顷刻间变成了我的冤家对头，对我大发雷霆，将我投入监牢之中；这灾难就像青天霹雳，轰得我晕头转向，只觉大祸临头，又似一阵狂风，将我卷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后来情况如何？"哈里发问。

"总督对我的岳父说：'我愿出一千金币、一万银币作为聘礼，你愿意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吗？你若同意，我保证让你的女儿摆脱这个贝都因人！'我的岳父竟然一口答应。片刻后，总督下令把我带到他的面前，像头愤怒的雄狮那样瞪着我，厉声说道：'喂，贝都因人，把苏阿黛休掉吧！'我断然说：'我决不休妻！'，总督即令一群府役对我动刑。顿时鞭子像雨点一样落到我的身上，继之他们用各种刑法折磨我。我毫无办法，只有被迫同意休妻。之后，总督又把我投入监牢之中。我在监牢中呆到限期届满，总督和我妻子结了婚，方才把我放出来。哈里发陛下，我特地赶来找你求援，希望陛下主持公道，为我伸冤报仇。"

说完，贝都因人吟诵道：

我心中烈火正燃烧，
火中烧着耻辱。





我身上疾病遍生，
医生亦无措手足。
我心中有炭火，
火星迸发溅四处。
眼里淌着泪水，
泪水如同大雨注。
有困难找王公，
定能得到安拉帮助。

贝都因人吟诵罢，周身打战，上下牙相互碰撞不止。继之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像条被打死的蛇一样蜷缩在一起。

哈里发穆阿维叶听过贝都因人的控诉和吟诵，说道："迈尔旺·本·哈克姆违背教律，处事不公，蛮横霸道，为非作歹，贪占穆斯林之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贝都因人吟诵罢，周身打战，上下牙相互碰撞不止。继之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像条被打死的蛇一样蜷缩在一起。

哈里发穆阿维叶听过贝都因人的控诉和吟诵，说道："迈尔旺·本·哈克姆违背教律，处事不公，蛮横霸道，为非作歹，贪占穆斯林之妻。"

稍过片刻，穆阿维叶又说："喂，贝都因人，你讲的这种情况，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穆阿维叶令宫仆拿来笔、墨和纸，给迈尔旺·本·哈克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信士们的长官穆阿维叶致信迈尔旺总督：

惊悉你对待臣民超越教法界限，强占良民之妻。身为总督者，理应克制情欲，勿思非分之事……

穆阿维叶还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可以概括为这样一首诗：

你活该吃苦头，
如今悔莫及。
大错已经铸成，
只有求主宽谅你。
可怜的青年来到这里，
诉苦落泪悲泣。
凭主立下誓言，
不容违背法纪。
如若背弃我书中约言，
你的肉会化成鹫食。
赶快休掉苏阿黛，





迅速送她入京畿；
跟随库米特，
带着伊本·祖巴尼。

哈里发写完，盖印加封，随后唤来库米特和奈斯尔·本·齐巴尼；因为哈里发信任他俩，故总把重要使命交给他二人。

库米特和奈斯尔·本·齐巴尼接过书信，上路登程，一路快马加鞭，顺利抵达迈尔旺总督所在之城。

二人见过迈尔旺总督，问过安好，递上哈里发的信。

迈尔旺打开信一看，不禁哭了起来。片刻过后，去见苏阿黛，把情况告诉了她。

迈尔旺不敢违抗哈里发的命令，当着库米特和齐巴尼的面，宣布把苏阿黛休掉，然后打发苏阿黛随同二位钦差启程去京城。迈尔旺还给哈里发穆阿维叶写了一封信。信中诗云：

尊敬的哈里发，
千万莫着急！
我一定遵从忠告，
行动不会迟疑。
爱本非罪恶，
何因称之为叛逆？
无双瞳之目，
定将奉还给你。
不论人或神，
都不能与之相比。

迈尔旺写毕，盖印加封，然后将信交给二位使臣。

库米特和齐巴尼带着苏阿黛回到京城，二人来到哈里发穆阿维叶面前，递上迈尔旺的信。

穆阿维叶看过信，说道："迈尔旺忠实服从命令，很好，但他把女子描绘成'无双瞳之目'，言过其实了。"

穆阿维叶下令把苏阿黛带来，宫仆从命。苏阿黛来了，哈里发仔细打量，果见她身材苗条，秀目含娇，风姿妩媚，俏丽动人。哈里发和她进行交谈，只见她口齿伶



俐，谈吐潇洒。

哈里发穆阿维叶吩咐手下人："把那个贝都因人带来！"

宫仆走去，片刻后把那个人带来了。因处境艰难，贝都因人显得容颜憔悴，无精打采。

穆阿维叶说："喂，贝都因兄弟，我给你几个宫女，个个窈窕美丽，如花似月，娇柔妩媚，人人身价一千金币以上，你愿意把苏阿黛换给我，并把苏阿黛忘掉吗？"

贝都因人听哈里发穆阿维叶这样一说，顿时一声大叫，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致使穆阿维叶认为他已经一命呜呼。

片刻后，贝都因人慢慢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哈里发惊问："贝都因兄弟，你怎么啦？"

"情况不好，处境险恶呀！迈尔旺总督对我不公，我可以向陛下请求主持公道；假若陛下这样对待我，我又到哪里去诉苦，向何人求援呢？"

说完，贝都因人凄然吟诵道：

求安拉开恩，
不要牺牲我。
为抵抗天气炎热，
怎可借助烈火？
请高抬慷慨之手，
把苏阿黛还给我；
因为惦念她，
我日夜愁思多。
求你放我一码，
千万不要吝啬！
若能满足我要求，
我必是知恩报恩者。

贝都因人吟罢，又说："信士们的长官，凭安拉起誓，假若不把苏阿黛还给我，你就是把哈里发的宝座奉送给我，我也是不会要的。"

贝都因人接着吟诵道：



我有一颗纯洁的心，
一意只爱苏阿黛。
情化食与水，
笑颜长存久在。

哈里发穆阿维叶听后，说道："喂，贝都因兄弟，你承认自己休掉了苏阿黛，而迈尔旺也承认休掉了她；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让她自己选择吧！假若她选定了你之外的人，我们就让与她所选择的人结为夫妻；如果她选的是你，我们就让她与你复婚。"

"就这样吧！"贝都因人同意了哈里发的办法。

哈里发对苏阿黛说："喂，苏阿黛，你喜欢谁呢？信士们的长官尽享荣华富贵，有权有势，钱财无数，宫殿万间；迈尔旺总督专横暴虐，为所欲为；这位贝都因人一无所有，终日处于饥饿贫困之中。苏阿黛，你究竟喜欢谁，又愿意嫁给谁呢？"

苏阿黛吟诵道：

纵然他贫困潦倒，
我的心也系于他身。
在我的心中，
他胜过众芳邻。
不论头戴王冠者，
还是家藏万贯金银；
我敢吐一言，
均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苏阿黛吟罢，说："信士们的长官，凭安拉起誓，虽然时运不济，天灾险恶，可是我不曾一日忘记过他。我们之间有着不可忘怀、不可磨灭的深情爱意。我理当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白头偕老。"

哈里发穆阿维叶听后，由衷叹服苏阿黛的诚挚、厚道和安贫、守信的品德，随后赐予给苏阿黛一万金币，并将她重新许配给那个贝都因人。

之后，贝都因人领着妻子苏阿黛高高兴兴离去。

莎赫札德接着讲《巴士拉的一对情侣的故事》：





相传，一天夜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躺在床上，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觉，干脆起来，派人去叫艾斯迈伊和侯赛因•海里阿。

艾斯迈伊、侯赛因•海里阿来到哈里发面前，哈里发说："你们俩给我讲个故事，让我听听吧！喂，侯赛因，你先讲！"

侯赛因•海里阿开始给哈里发讲《巴士拉的一对情侣的故事》：

信士们的长官，有一年我到巴士拉城去，带了一首赞美穆罕默德•本•苏莱曼•鲁巴伊的诗送给他本人，他欣然笑纳，随后留我住下。

有一天，我去穆里德，取道穆哈利亚。那天，天气很热，我口渴得厉害，于是走近一座大门，想要点儿水喝。我刚一走近大门口，忽见门内的走廊里走来一位姑娘。那姑娘体态苗条，腰肢纤细如杨柳枝条，行走起来似随风摇曳；明眸大眼，双眉弯弯，脸呈鹅蛋形；身穿吉纳尔衬衣，外披萨那斗篷；肤色白里透红，双乳高耸，就像两颗大石榴；脖子上挂着一条赤金串珠，垂至两个乳峰之间。信士们的长官，那姑娘漆黑的刘海儿盖在前额上，细观其眉毛、双眼、面颊、鼻梁，堪称完美无瑕，真可谓朱口含玉，模样姣好，亭亭玉立，娇艳妩媚，天生丽质，明艳动人，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仙女。

信士们的长官，我发现那位姑娘神情不安，似六神无主，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像是在思念自己的心上人，她脚步很轻，就连两脚镯子的响声也听不见。正如诗人所云：

> 她周身处处皆美，
> 皆堪作为范例。

信士们的长官，我看见那位漂亮的姑娘，心中有几分胆怯。之后，我走近她，向她致意问安。我突然觉得门里和走廊上麝香四溢，沁人肺腑。

姑娘回过礼，语调中透出一种悲凉感，似乎心中燃烧着情火。我对她说："喂，小姐，我是个异乡人，口渴得厉害，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喂，老头儿，走你的吧！我可顾不上什么水和干粮！"姑娘不耐烦地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侯赛因·海里阿继续讲着故事：

信士们的长官，我看见那位漂亮的姑娘，心中有几分胆怯。之后，我走近她，向她致意问安。我突然觉得门里和走廊上麝香四溢，沁人肺腑。

姑娘回过礼，语调中透出一种悲凉感，似乎心中燃烧着情火。我对她说："喂，小姐，我是个异乡人，口渴得厉害，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喂，老头儿，走你的吧！我可顾不上什么水和干粮的！"姑娘不耐烦地说。

"小姐，为什么呢，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不能公平对待我的人：我爱他，他却不爱我。虽然如此，我仍在期盼着，因而正在经历着磨难的考验。"

"小姐，世上真有那样的人，你爱他，而他却不爱你？"

"有啊！因为他生来英俊，人品高尚，风度潇洒。"

"你为什么站在这走廊上，来回徘徊呢？"

"这里是他的必经之路，每到这个时候，他总要从这里走过。"

"小姐，莫非你曾经和他见过面，谈过话，致使你对他产生了如此的深情厚爱？"

姑娘深深地叹了口气，继之泪珠脱眶而出，滚滚下落，淌在面颊上，就像落在玫瑰花瓣上的朝露，晶莹闪亮。姑娘吟诵道：

> 我们本生长在花园中，
> 一柳两根枝条；
> 共同享受生活之美，
> 情通乐陶陶。
> 一日两下分离，
> 心事能向谁诉告？
> 彼此情深意切，
> 各居一方何遥遥！





听罢姑娘的吟诵，我惊叹道："小姐，你是这样爱那个小伙子！"

小姐说："每当我看见太阳照在他家的屋顶上，我便认为那太阳就是他。心想他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惊喜不已，令我灵魂出壳，热血喷涌，或许一两周里神魂颠倒，不知如何才能平静下来。"

"小姐，恕我冒昧直言，我当年像你现在这个年龄，也曾沉浸在爱河之中，弄得我形体消瘦，周身乏力。如今，我看你容颜憔悴，面无血色，足以证明你已深深陷在了爱情的烦恼之中。可是，你又怎能摆脱爱情的纠缠呢？"

"凭安拉起誓，在我爱上这个小伙子之前，巴士拉的许多公子王孙都曾苦苦追求过我；可是，我呢？却被这个小伙子迷住了。"

"小姐，又是什么原因把你俩分开的呢？"

"是一场灾难呀！说来话长，也离奇得很哪！那是在一年的元旦，我邀请了许多位巴士拉姑娘到我家来玩，其中有位锡兰姑娘，是我钟爱的那个小伙子从阿曼买来的，花了八万第纳尔。我非常喜欢那个姑娘，她也很喜欢我。那姑娘到来之后，我一下投入她的怀抱之中；而她也紧紧地搂着我，用力之大，几乎把我的乳房挤成薄片。片刻后，我俩单独对饮，继之进餐。我俩高兴得戏耍起来，时而我趴在她的身上，时而她骑在我的上。当我们玩得如痴如醉之时，她解开了我的裤带，脱下我的裤子，尽情嬉戏起来……就在这难解难分之时，他突然闯了进来，眼见此情此景，不禁勃然大怒，随后像听到笼头的丁当响声就立即行动的阿拉伯纯种良马一样，愤然转身离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侯赛因·海里阿接着讲那个故事：

那姑娘说："当我们玩得如痴如醉之时，她解开了我的裤带，脱下我的裤子，尽情嬉戏起来……就在这难解难分之时，他突然闯了进来，眼见此情此景，不禁勃然大怒，随后像听到笼头的丁当声就立即行动的阿拉伯纯种良马一样，愤然转身离去。老人家，三年以来，我一直不断地向他表示歉意，求他原谅，请他宽恕，而他却从不看我一眼，不给我写片语只字，不派人来转达一句话，甚至不打听我的任何消息。"

"小姐，他是阿拉伯人吗？"

"他是巴士拉的一位王公。"

"他是一位老翁，还是一个青年？"

姑娘怒视着我，说道："你真是个傻瓜！他是个英姿勃勃的美少年，还没有生胡须，就像天空中的一轮圆月。他只是离我而去，此外没有任何缺点。"

"他叫什么名字？"

"你问他的名字有何用？"

"我想设法让你俩团聚。"

"你只要带给他一封信，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愿意效劳！"

"他叫戴姆莱·本·穆伊莱，别号艾卜·赛哈。他的公馆在穆里德。"

说完，她喊家仆拿来笔、墨和纸，卷起袖子，露出白嫩的双腕。她提笔写道：

先生：

信首不写祈祷、祝愿之类的话语，目的在于简略。你要知道，假若我的祈求得以答应，那么，你也就不会离开我了。因为我已祈祷过多次，希望你不要离开我，但你却离开了我。只因我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这种简略的界限，我才提笔给你写这封信，在失望之中，向这笔下一纸求援，仅此而已。因为我明



明知道你是不会回信的。我的全部希望和最终目的，在于你路经这条大街，穿行这条走廊时，看你一眼，以求复活我那无常的鲁合。因此，我期望你挥动安拉为你张开的那双尊手，给奴写封回信，以它替代、弥补我俩静夜之中的那种甜蜜幽会。

先生，我不是一直在迷恋着你吗？假若你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必将对你感激不尽。

万赞归于安拉。

迷恋你的人

我接过信，转身离开姑娘。

第二天，我应邀去穆罕默德·本·苏莱曼府上赴宴，见那里高朋满座，全是达官显贵，其中有位青年，长相英俊，容光焕发，光彩照人，不是王子，胜过王子。我问周围的人，方才知道他就是戴姆莱·本·穆伊莱。我心想："怪不得那个可怜的姑娘如此迷恋这位小伙子！"

宴会结束后，我离开那里，直奔穆里德，行至戴姆莱家的大门前。这时，我见他已在众随从的簇拥下回到家中。我走上前去，一番颂扬之后，递上书信。

戴姆莱阅完信，对我说："老人家，我已让人替代她了，你想看看替代她的女子吗？"

我回答："想呀！"

戴姆莱喊来一位女子，但见那女子明眸皓齿，体态婀娜，行止妩媚，酥胸高耸，真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她不急不忙来到戴姆莱面前，戴姆莱把信递给她，并且说："你来回她一封信吧！"

女子读完信，面色变得蜡黄，对我说："老人家，但求安拉宽恕你此行！"

信士们的长官，我离开那里，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那位姑娘那里。姑娘问我："情况如何？"

我只得回答道："情况不妙，令人失望。"

"没关系，不必介意！还有安拉的超长能力相助呢！"

随后，她赏给我五百第纳尔，我告辞离去。

几天之后，我又经过那个地方，发现那里人山人海，马匹成群。我走近一看，知道他们全都是戴姆莱的人马，他们请姑娘去戴姆莱那里，姑娘说："我不去！凭安拉起誓，我不去和他见面！"

信士们的长官，其实姑娘为小伙子的屈服而内心高兴，万般感赞安拉；她存心要看戴姆莱的笑话。

我走近姑娘，她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信一看，只见信上写道：

小姐：

若不是为你——愿安拉为你添寿——着想，我一定要把我受的不公正待遇及你对不起我的地方，全都讲给你听。因为你背弃约言，做出了对不起你、同时也对不起我的丑事，影响了你我之间的友谊，毁灭了我的爱情。但求安拉帮你纠正错误。

你忠诚的朋友

姑娘随后让我看戴姆莱送来的珠宝、礼品，总价值达三万第纳尔。

此后不久，当我再去看她时，发现她已成了戴姆莱的新娘子。

侯赛因·海里阿讲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说："若不是戴姆莱与姑娘结为夫妻，我定与她有洞房花烛之喜。"

莎赫札德紧接着讲《乐师遇妖魔的故事》：

相传，伊斯哈格·本·易卜拉欣·穆苏里这样讲述他的一次经历：

有一天夜里，我坐在家里。时值冬令，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像皮袋子的口开了一样，倾泻而下。因雨水积聚，道路泥泞，过往行人行路艰难，故没有人来看我，我也无法到朋友那里去，心中一时闷闷不乐。我对我的仆童说："拿点儿东西来，让我消消愁，解解闷儿吧！"

仆童给我端来饭菜和酒。因为没有人陪我，我吃不下饭，直至夜幕降临。我忽然想起迈赫迪的一个儿子的歌女，我很喜欢她，因为她能弹会唱。我心想："假若今夜那歌女能在这里，那该多好！如果她能给我唱上几曲，岂不让我欢乐开怀，忧烦一消，使长夜也变短了吗？"

就在这时，忽听有人敲门，并且传来话音："有位亲爱者在门外，能允许她进门吗？"

我听后，心想："也许我栽种的希望树苗已经开花结果啦！"随即站起身来走去开门。

开门一看，果见叫门的是我喜欢的那个歌女。她身披绿斗篷，头顶锦缎防雨盖





头，双脚沾满泥水直至湿到膝盖，身上的衣服全淋湿了，形容狼狈不堪。我对她说："喂，小姐，什么风在这样的天气中把你吹到这儿来啦？"

她说："你差的人到了我那里，说你思念心切，我只有从命快速赶到贵府中来。"

我听后，觉得非常奇怪，但却不想对她说我根本就没有差人去请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宫廷乐师伊斯哈格接着讲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见歌女周身湿漉漉的，形容狼狈不堪，便对她说："喂，小姐，什么风在这样的天气中把你吹到这儿来啦？"

她说："你差的人到了我那里，说你思念心切，我只有从命快速赶到贵府中来。"

我听后，觉得非常奇怪，但却不想对她说我根本就没有差人去请她。

我说："赞美安拉，在我正遭受孤寂之苦时，你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次面谈机会。假若你再晚一个时辰来，我就动身登门造访你去了。因为我十分想念你。"

我转过脸去，对我的仆童说："端水来！"仆童走去，端来一盆温水，让她洗手擦脸。她洗完手脸，我让仆童把水往她的脚上泼，我弯下腰去，亲手为她洗脚。之后，我让仆童取来一套漂亮的衣服，让她脱去身上的湿衣服，换上干衣裳。

片刻，我们坐下，仆童端来饭菜，她却没胃口。我问她："你想喝酒吗？"

"想喝一点儿。"

我取来米酒和酒杯，她问："谁来唱歌助兴呢？"

我说："小姐，我来唱！"

"我不喜欢听你的歌声。"

"那么，我们就让歌伎来唱，好吗？"

"我也不喜欢听她们唱。"

"你来唱吧！"

"我也不唱。"

"谁来唱呢？"

"你出去找个人来给我们唱。"

我依了她，转身出门去找歌手。然而我心中却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在这样的时候和坏天气里，我相信是找不到歌手的。

我走在大街上，忽遇一个盲人，但见他手握长杖，不住地敲打着地面，缓慢地朝前走去，边走边说道："安拉是不会降福给他们的！因为我唱歌时，他们不用心





欣赏;我默默无言时,他们却又看不起我。"

我上前问盲人:"喂,盲兄弟,你是位歌手吗?"

盲人答:"是的!"

"你今夜能给我们唱个堂会,让我们娱乐开心一番吗?"

"如果先生真有这个想法,那就请拉着我的手,领我到贵府上去吧!"

我拉着盲人的手,快步回到家中。我对女友说:"小姐,我领来了一位盲人歌手,让我们一道欣赏一下他的歌喉吧!他是看不见我们的。"

她说:"领他进来吧!"我把盲歌手领进房间,给他端上饭菜。

盲歌手吃完饭,洗了洗手;然后我又给他送上酒。他喝了三杯酒之后,问我:"你是哪一位呢?"

我回答:"我是伊斯哈格·本·易卜拉欣·穆苏里。"

"我早就听说过大名,今日得以同桌对饮,真是喜出望外,不胜高兴。"

"你高兴,我感到快慰。"

"伊斯哈格先生,请为我唱一曲吧!"

我抱起四弦琴,调了调弦,然后说:"遵命!"随后,我边弹边唱起来。

我的声音刚落,盲歌手对我说:"伊斯哈格先生,你快成歌唱家了!"

我自感惭愧,随后放下四弦琴。盲歌手问:"难道贵府上没有歌手?"

我回答:"我这里倒有一个歌女。"

"让她给我们唱一曲呀!"

"你听完她唱,你唱吗?"

"当然唱啦!"我的歌女抱起四弦琴,唱了一曲。

盲歌手听后,说:"美中不足,稍有欠缺哟!"

女友生气地放下四弦琴,说道:"我的全部本事都拿出来了。你如果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东西,那就施舍给我们一点儿吧!"

盲歌手说:"给我一把没人动过的四弦琴!"

仆童从命拿来一把新琴,递给盲歌手。

盲歌手接过琴,调了调弦,用一种我未曾见过的指法弹奏起来,他边弹边唱道:

夜阑更已深,
正好踏上路津。
访问约期至,



情侣谙熟时辰。
传来了问候之语，
声音美妙动人。
亲爱者站在门外，
此刻可得进门？

盲歌手唱完，我转脸望望女友，只见她满面怒气，对我说："你我之间的秘密，你连一个时辰的工夫都保守不住，竟吐露给这个人！"

我向她发誓，从未泄露秘密。我又连忙向她表示歉意，亲吻她的手和面颊，胳肢她的痒处，她这才笑了起来。

我把目光转向盲歌手，对他说："先生，请再给我们唱一曲吧！"

盲歌手弹起四弦琴，唱道：

曾访窈窕淑女，
情语绵又柔。
好难忘的友谊，
紧紧捧着红酥手。
最是摸不厌呀，
胸前双石榴。
颊上红红的苹果，
香气沁心透。

听了盲歌手的弹唱，我大感惊愕，随后问女友："小姐，谁把我们之间的事告诉他的？"

女友说："是啊，谁告诉他的呢？"

我们马上躲开他，走进小房间。他说："我想去方便一下。"

我吩咐仆童："点上蜡烛，带他到厕所去！"

盲歌手跟着我的仆童走出房间。盲歌手离去，迟迟不见回来，我走去找他，结果不见他的踪影，却见大门全都锁着，且钥匙放在橱柜中。我真不知道他是飞上了天，还是钻进了地里。我苦思冥想，终于恍然大悟，知道他不是人，而是个妖魔，原来是个拉皮条的鬼怪。我转身回到房间，想起了艾卜·努瓦斯的诗句：





魔鬼性情骄怪，
内心藏恶图。
当年引诱阿丹，
踏上歧途。
面对人类子孙，
甘愿当龟奴。

莎赫札德紧接着讲《失恋男女的故事》：

相传，易卜拉欣·本·伊斯哈格曾这样讲述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当年，我曾侍奉巴尔马克家族。有一天，我正坐在家中，忽听有人敲门。我的仆童走去，片刻后回来禀报说："老爷，门外有位漂亮小伙子求见。"

"让他进来吧！"我随口说。

随仆童走进来一位青年，但见他形容憔悴，满脸病相。青年说："先生，许久以来，我就想见你。我有事求你呀！"

"什么事啊？"我问。

青年拿出三百第纳尔，放在我的面前，然后说："先生，请你收下我这份薄礼，为我的一首诗谱个曲子。"

"请你把你的诗朗诵一遍吧！"

青年吟诵道……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易卜拉欣·本·伊斯哈格接着讲述自己的经历：

那位青年给了我三百第纳尔，然后对我说："先生，请你收下我这份薄礼，为我的一首诗谱个曲子。"

"请你把你的诗朗诵一遍吧！"

青年吟诵道：

看在安拉的面上，
唤声我的双眼：
请借给我泪水，
好让我扑灭愁火焰。
人生在世上，
面临着种种灾难。
即使身裹殓衣，
我也见不到他的面。

我答应青年的要求，为他的诗谱了曲，调子低沉，酷似哭泣。曲子谱好，我给他唱了一遍。青年听过，立即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我见他纹丝不动，满以为他已气绝。过了一会儿，青年苏醒过来，睁开双眼，对我说："先生，请你再唱一遍给我听听！"

"小伙子，不要再唱了！我怕再唱一遍，你会因之丧命。"

青年说："也许会那样，但愿那样！即使我一命呜呼，也请你给我再唱一遍。"青年连声哀求我，我终于对他产生同情慈悯之心，又给他唱了一遍。

青年听后，一声大叫，倒在地上，晕了过去。见此情景，我真的以为他归真了。我唤仆童取来玫瑰水，不住地朝他脸上洒。过了好大一会儿，青年才苏醒过来，随后慢慢坐起。

我连声赞颂安拉，庆幸青年平安无事。我把他给我的钱还给他，说："小伙子，





拿着你的钱，回家去吧！”

青年说：“这钱是给你的，我不需要。假若你能再给我唱一遍，我将再送给你这么多钱。”

他还要给我钱，我感到高兴。我说：“我可以再唱一遍。不过，我要你答应我的三个条件。”

“哪三条？”

“第一，你要在我这里住下来，多吃点儿，多喝点儿，以便恢复你的体力，增进你的健康；第二，你要喝几杯酒，以振奋你的精神；第三，你要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对我讲一讲。”

青年一口答应，随即住下来，吃喝过后，开始向我讲述他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我是麦地那人。有一天，我踏着春雨喷洒过的小路，与朋友外出游玩，碰到一群姑娘。那姑娘们一个个花容玉貌。人人像挂着露珠的杨柳枝条。她们当中有一位姑娘，长相格外漂亮，体态婀娜多姿，一双秀目含娇，着实明艳动人。姑娘们在树阴下嬉戏、玩耍，直至夕阳西斜，方才离去。

先生，不瞒你说，我一眼便看中了那位特别漂亮的姑娘。见不到她，仿佛心上有了一种难以愈合的伤口。我四处打听她的消息，结果一无所获。为找她，我走遍市场、街巷，连她的踪影都没看见，因此，我感到痛苦难耐，终于病倒了。

我把我的心事讲给我的一位亲戚，他听后对我说：“不要紧的！你不必发愁，春天还没过去，天还是会下雨的。你出去玩时，我跟你一道出去；到那时，保你如愿以偿。”

听亲戚们这样一说，我的心平静下来了。我终于盼来了另一场春雨。我和朋友及亲戚们一道外出，坐在上一次我们坐的那个地方。片刻后，只见一群姑娘像赛跑的快马一样跑了过来。我对我的一个表姐说：“姐姐，你去对那个姑娘说：‘这个小伙子对你讲，诗人说得好……’”

“诗人说什么？”表姐问。我对表姐吟诵道：

> 情箭射将过来，
> 恰中我的心。
> 心伤难以愈合，
> 人儿又到何处去寻？

表姐走去，向我钟情的那位姑娘传达了我的话和诗人的诗。姑娘说：“请你对他说，诗人回答得妙……”吟诵道：





彼此患同病，
忍耐可抵万金。
一语告诉君，
喜悦之时已临近。

姑娘害羞，没有再说什么，而是站起身来走去。我随即站了起来，跟了过去，一直跟到她的家门口，弄清了她的住处。自那以后，她不时来看我，我也不断地去访问她。我们时常相聚。因为见面多了，流言传到了姑娘父亲的耳里。

我不断地去看姑娘，并把此事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叫了几位亲戚，一起去见姑娘的父亲，向姑娘求婚。姑娘的父亲说："你的儿子让我的女儿出丑了！在此之前，你们若来求婚，我会一口答应的。可是现在呢？丑闻已经传开，我无法证实人们的说法是真是假呀！所以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青年一口气把自己失恋的过程讲了个一清二楚。小伙子说完，我又给他把谱完的曲子唱了一遍，然后他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方才离去。自此，我与青年之间有了交往，相处甚好。

贾法尔·本·叶海亚官复宰相职位后，我照例去相府拜访他。一次，我为贾法尔·本·叶海亚宰相唱起那位青年的诗，宰相兴奋难抑，连喝数杯酒。他说："妙哉，妙哉！这是谁的歌词呀？"

随后，我把那位青年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贾法尔·本·叶海亚宰相吩咐我立即骑马去找那位青年，说保证要让他如愿以偿。我从命立即飞马而去，把那位青年带到相府。贾法尔·本·叶海亚宰相问其情况，青年详详细细讲了一遍。宰相说："小伙子，你的婚事我包下来了！我一定要让你与姑娘结为百年之好。"

青年听后，欣喜不已，随后和我们一起在相府中过夜。

第二天早晨，贾法尔·本·叶海亚宰相骑马进宫，见到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向他讲述了青年的故事，哈里发听后，觉得很有意思，即令我们一起赶至宫中。我们到了宫中，哈里发命我唱那首歌。我唱完，哈里发兴高采烈，连饮数杯，随即命令文书写信给希贾兹总督，令其将那位姑娘的父亲及亲戚们带到京城来，并且拨足了他们所需要的全部费用。

时隔不久，姑娘的父亲及亲戚们全部来到京城。哈里发接见姑娘的父亲，又令差官将那位青年叫到面前，当面下令让姑娘与青年结为伉俪，并赐予给十万第纳尔作为送给姑娘的彩礼。





那青年如愿以偿地与姑娘结为恩爱夫妻。新婚后，青年成了贾法尔·本·叶海亚宰相的亲密朋友；直到贾法尔·本·叶海亚被杀，青年才带着妻子返回麦地那城。

愿安拉慈悯他们所有人的在天之灵。

莎赫札德接着讲《机警的宰相的故事》：

相传，一个基督教徒为投其所好，送给宰相艾卜·阿米尔·本·迈尔旺一个漂亮少年，容貌英俊无双。宰相视为宝贝，宠爱备至。

国王纳绥尔看见那个少年，惊羡不已，问道："喂，相爷阁下，这个美少年是从哪儿弄来的？"

艾卜·阿米尔回答道："这是安拉赐予我的。"

"哦！难道你想用星辰吓唬我们，用月亮俘虏我们吗？"

宰相艾卜·阿米尔听国王这样一说，急忙表示歉意。随之，他备下礼物，连同美少年一同送往王宫，临行前他对美少年说："假若不是出于无奈，我是不会把你当作礼品送给国王的。"

他同时唱了一首诗，献给国王。诗云：

> 这轮天上圆月，
> 理当挂帝宫。
> 圆月行地上，
> 不如悬挂在苍穹。
> 灵魂诚可贵，
> 愿意贡献给王宫。
> 割爱换取君欢，
> 因世上难觅与此同。

国王纳绥尔收到礼物，欣喜不已，遂赏给宰相银钱若干；宰相也因此备受国王的宠爱和信任。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送给宰相一位美女，其貌美绝伦，闭月羞花，堪称国色天香。艾卜·阿米尔担心消息传到国王的耳里，国王会像要那个美少年一样，也提出要这位美女，于是马上备下一批礼物，连同美女一道送往王宫……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国王纳绥尔收到美少年和礼物，欣喜不已，遂赏给宰相银钱若干，宰相也因此备受国王的宠爱和信任。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送给宰相一位美女，其貌美绝伦，闭月羞花，堪称国色天香。

宰相艾卜·阿米尔见送来的那个美女俊秀无双，担心消息传到国王的耳里，国王会像要那个美少年一样，也提出要这位美女，于是马上备下一批礼物，连同美女一道送往王宫，同时赋诗一首，献给国王。诗云：

昔奉上一轮圆月，
今日献上金龟。
一片好意送宫阙，
双月天上会。
星星相会传佳音，
多福河水甘美。
俏女俊少男，
容貌美不胜描绘。
人美不见第三，
君王无双对。

国王纳绥尔收到礼物和一个美人儿，又读到那首颂诗，无比高兴。从此，宰相在国王的心目中的地位更高。

见此情景，宰相的仇敌们很不舒服，其中一个大臣在国王面前进谗言说："国王陛下，你别看艾卜·阿米尔把美少年和美人儿送到了你这里来，而他的心里是舍不得的，依然思恋着那俊男美女，暗地里咬牙切齿，后悔把宝贝送给陛下……"

国王厉声呵斥道："你不要信口雌黄，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再胡说八





道，我就割下你的脑袋！”

国王虽这样呵斥那位大臣，但内心里却有些疑虑，于是以美少年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宰相艾卜•阿米尔。信中写道：

老爷：

正如你所知，只有你才是我的主人。当初，我与你在一起，备感幸福、安宁。如今，我虽身在王宫，却依旧向着你，想与你一道生活；只因为惧怕国王的威严，不敢有什么表示。我恳求老爷想个办法把我接走。

国王写完，将信交给一个宫仆，令之送给，并且叮嘱说：“你就说这信是美少年写的，国王根本不知此事，更没有授意让他写。”

“遵命！”宫仆带着信，急匆匆赶往相府。

宰相艾卜•阿米尔接过信来一看，又听过宫仆说的那两句话，立即觉察出其中有诈，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马上在信背后赋诗一首。诗云：

有经验的人，
怎会只身闯狮林？
我既非情痴，
也不是愚昧过人。
群臣们的嫉妒之意，
皆会刻在我心。
我臣服于陛下，
业已献出灵魂。
灵魂已献怎可收回，
因其已离开我身。

宰相写完，随手将信递给宫仆。宫仆携带着复信回到宫中。国王读完那首诗，对宰相艾卜•阿米尔的聪慧机警惊叹不已。从此以后，再也无心听那个大臣的谗言。

有一天，国王纳绥尔问宰相艾卜•阿米尔：“喂，相爷阁下，你是怎样挣脱嫉妒者们的罗网的呢？”

宰相回答：“因为我的情欲在心中，却从不显露在行动上；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只有安拉全知。”





莎赫札德紧接着讲《戴丽莱母女的故事》：

相传，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时代，有两个人，一个名叫艾哈迈德•戴尼夫，一个名叫哈桑•舒曼。这两个人都是诡计多端、行为怪僻之辈。他俩博得哈里发的赏识，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赐予给艾哈迈德•戴尼夫锦袍一身，并任命他为禁卫军右卫队队长；赐予给哈桑•舒曼锦袍一身，任命他为禁卫军左卫队队长；还为二人规定了每月一千第纳尔的薪俸，每人手下有四十名剽悍的兵士。

哈里发诏令艾哈迈德•戴尼夫和哈桑•舒曼走马上任，他俩便在省督哈立德亲王的陪同下，带着手下兵士，骑马来到巴格达街头，吩咐传令官呼喊道："遵哈里发圣命，艾哈迈德•戴尼夫荣任禁卫军右卫队队长，哈桑•舒曼荣任禁卫军左卫队队长，特告巴格达各界公众，务必令行禁止，遵纪守法，不得有违。"

当时巴格达城有位老太太，足智多谋，人称她为"诡计多端的戴丽莱"。她身边有一个女儿，名叫泽娜白，聪慧过人，骗术出众。

母女二人听到传令官的呼喊，泽娜白对母亲戴丽莱说："母亲，你看哪！这个艾哈迈德•戴尼夫是被从埃及赶出来的。他在巴格达，稍稍玩弄了几个花招，渐渐接近了当朝的哈里发，如今当上了禁卫军右卫队队长。母亲，你再看那个秃子，他就是哈桑•舒曼，成了禁卫军左卫队队长。这两个家伙午饭、晚饭都有美味佳肴，每月都可以拿到一千第纳尔的薪水。母亲，我们呢？我们在家中赋闲，没有事干，没有地位，没有尊严，连问问我们的人也没有。"

戴丽莱的丈夫原是巴格达的一位官员。他去世了，留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成家，生了个儿子名叫艾哈迈德•莱吉塔；二女儿就是泽娜白，仍待字闺中。

戴丽莱是位足智多谋的老太太，善耍巧计，长于弄假行骗，足以使狡猾的狐狸上当，甚至乖乖走出巢穴就擒，就连魔鬼都得向她学习诡计和奸猾。

戴丽莱的父亲本是哈里发的饲鸽官，月薪一千第纳尔。他饲养的都是信鸽，可以担当传递书信的要任。哈里发的每只鸽子各有派用场的时辰。在他看来，简直比他的王子还宝贵。

泽娜白对母亲说："母亲，你玩个计谋，耍个花招儿，说不定会让我们在巴格达一举成名，领到当年父亲当官时的那份薪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百九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戴丽莱的父亲曾给哈里发当过饲鸽官，月薪一千第纳尔。一天，女儿泽娜白对母亲说："母亲，你玩个计谋，耍个花招儿，说不定会让我们在巴格达一举成名，领到当年父亲当官时的那份薪水。"

戴丽莱说："孩子，凭你的生命起誓，我一定要在巴格达玩弄计谋，胜过艾哈迈德·戴尼夫、哈桑·舒曼耍的花招儿！"

老太太站起身来，戴上围巾遮住口和鼻子，穿上穷人习惯穿的那种能盖住脚后跟的粗毛布长袍，束上一条宽腰带，拿起一把水壶，灌满水，再把三枚金币放在壶嘴里，用椰枣树纤维把壶嘴堵上，之后，她戴上若干条串珠，足有一捆柴那样多；又拿上一面旗，旗上有红、黄两色条纹。

一切准备妥当，戴丽莱口中开始念起"安拉！安拉！"口中赞颂安拉，而心里却在想计谋，立志干出一件惊动京城的大事来。

戴丽莱穿过大街小巷，行至一条胡同，只见那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洒过水，地面用大理石铺成。

走进胡同，她看见一座大拱门，门槛用雪花石雕成。看大门的是个马格里布人，端端正正地站在门前。

原来那是哈里发王宫警长的宅邸大门。这位警长有庄园数座，田产无数，身为高官，安享厚禄。他名叫哈桑，绰号"劫匪"；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因为他行事惯于先斩后奏，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就动手打人。

哈桑警长与一位漂亮女子结为夫妻。他很爱自己的妻子。洞房花烛之夜，他向妻子发誓决不再娶别的女人，也不在外面过夜。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妻子却未曾有喜。一天，哈桑来到王宫，见每位王公大人不是带着一个孩子，就是带着两个孩子，心中很不是个滋味。

有一次，哈桑进浴池洗澡，对着镜子一照，发现自己的胡子都白了，心想："安拉啊，你召走了我的父亲，难道就不赐予我一个儿子？"他回来走进妻子的房间，满脸怒色。妻子说："晚安！"



哈桑说："你离开我这里吧！自打我看见你那天起，我就没见你做过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新婚之夜，你就让我发誓不再娶别的女人。我今天进宫，见王公大人们都有孩子，还有的人有两个孩子，我便想到了死。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我归真了之后，也就没有人再记起我。正因为如此，我才生了气。现在我知道你是个不会生育的女人，你是不能为我留下儿女的。"

妻子说："安拉诅咒你！我捣春草药，用坏了几个石臼。罪过不在我，而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个扁鼻骡子，你的精液稀如水，不能让我怀孕，因此我不能生孩子！"

"我外出回来，将另娶一个妻子。"

"我的命运全托付给安拉了。"

哈桑离去，二人都为这场结合感到后悔。

这一天，哈桑的妻子戴着首饰，打扮得像位新娘子一样，站在窗口向外眺望，见戴丽莱站在大门口。

戴丽莱见哈桑的妻子衣着考究，首饰华贵，自言自语说："戴丽莱呀，戴丽莱，你何不把这个女人带出她丈夫的家，扒下她的首饰和衣服，统统拿走呢？"

想到这里，戴丽莱站哈桑公馆的窗下，不住地诵颂着安拉的美名。

哈桑的妻子见老太太身穿白色长袍，简直就像一座白色建筑物一样，闪烁着光芒，且听她不时地说："安拉的友人，安拉的宠臣，你们都来吧！"

妇女们听见老太太的话音，纷纷从窗子探出头，向外眺望。有的人说："安拉给我们送福来了，这位老太太的脸上闪烁着光芒！"

哈桑警长的妻子名叫哈图妮。

哈图妮见此情景，哭了起来，随后对女仆说："你下去一趟，求看门的艾卜•阿里老人让门外的那位老太太进来，也好让我们都沾沾她的福，也许她能给我们带来福音。"

女仆走去，上前亲吻门卫艾卜•阿里老人的手，并且说："老伯，太太让你允许那位老太太进门来，太太想见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警长的妻子名叫哈图妮。

哈图妮见此情景，哭了起来，随后对女仆说："你下去一趟，求看门的艾卜·阿里老人让门外的那位老太太进来，也好让我们都沾沾她的福，也许她能给我们带来福音。"

女仆走去，上前亲吻门卫艾卜·阿里老人的手，并且说："老伯，太太让你允许那位老太太进门来，太太想见她。"

艾卜·阿里从命，转身朝老太太走去。他走到戴丽莱面前，俯身想亲吻她的手，老太太却拒绝他，同时说："你离我远一点儿，不要妨碍我做小净。艾卜·阿里，你也是受安拉的朋友重视、提拔的人。安拉就要把你从这个职业中解放出来了。"

看门的艾卜·阿里老人一连三个月没从哈桑警长那里领到薪水了，处境困难，手头很紧，他不知道如何通过老太太摆脱哈桑这个"劫匪"。

艾卜·阿里对老太太说："老太太，让我喝你一口水，也好让我沾沾你的福！"

戴丽莱从肩膀上取下水壶，在空中摇晃了几下，堵在壶嘴上的椰枣树纤维被甩出去，三枚金币掉落在地上。

艾卜·阿里看到掉在地上的那三枚金币，立即上前拣了起来，心想："这位老太太果然神灵附体，而且还是位有钱的富婆。看来她知道我眼下囊中羞涩，需要金钱，所以从天空中给我取来三枚金币。"

艾卜·阿里拿着三枚金币对戴丽莱说："老太太，这三枚金币是从你的水壶里掉出来的，请拿着吧！"

戴丽莱说："你拿去，改善一下你的处境，弥补一下警长不给你薪水带来的缺空吧！我可不是那种贪婪世间红尘的人。"

"这真是来自安拉的济助和恩典呀！"

艾卜·阿里声音刚落，女仆走上前去，亲吻戴丽莱的手，然后将她带往女主人那里。

戴丽莱走进客厅，女主人哈图妮一见她，便觉得她像一座宝库，仿佛自己把打





开宝库秘密符咒破译了一样，满心欢喜，连忙表示欢迎，亲吻老太太的手。

戴丽莱说："闺女啊，我是奉天启而来的。"

哈图妮立即吩咐女仆端上饭来。老太太看见饭菜，说道："除了天堂里的饭菜和斋食，我是不吃别的东西的。一年当中，我只有五天开戒。我的闺女啊，我看你满脸愁云，闷闷不乐，你能把原因告诉我吗？"

哈图妮说："大妈，新婚之夜，我要我的丈夫发誓，除了我不再另娶女人。近来，他看见别人的孩子，想要孩子，于是斥责我是个不生育的女人。我听后，对他说：'你是个扁鼻骡子，你才是个不育的人，精液稀如清水。'他听后，愤然而去，临走时对我说：'我外出回来，就另娶一个女人！'大妈，我真害怕他休掉我，另娶一个女人。因为他有庄园数座，良田万顷，且身为高官，俸禄丰厚。假若别的女人为他生下孩子，家财、土地岂不全归他人所有了吗？"

老太太戴丽莱听后，说道："闺女呀，莫非你没有听说过有位名叫艾卜·哈姆拉特的老人，欠债的人只要一拜访他，债务立即偿还一清；不育的妇女只要一拜访他，就会怀孕。"

"大妈，自打我进了这家门，就不曾出去过，即没有参加过葬礼，也没有看过婚庆。"

"闺女呀，我带你去拜访那位老翁，让他帮助你解决难题。你对他许个愿，希望你丈夫外出归来，同你交欢，能怀上个一男半女。不管生男还是生女，你都不要忘记艾卜·哈姆拉特老人的恩德。"

听老太太这样一说，哈图妮心中顿时燃起希望之火。她立即站起身来，走去戴上首饰，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叮嘱女仆说："我有事出去一趟，你好好看着家！"

哈图妮随着老太太戴丽莱走出房门。看门的艾卜·阿里老人见太太要出门，便问："太太，你到哪里去啊？"

哈图妮说："我去拜访一下艾卜·哈姆拉特老人。"

"太太，我今年本该封斋了。这位老太太是位圣贤者，也是位大施主啊！我的情况，老太太不问便知；她知道我处境不佳，生活拮据，给了我三枚金币，困难一下就解决了。"

戴丽莱和哈图妮一道出了大门。

戴丽莱对哈图妮说："闺女呀，但愿你拜访艾卜·哈姆拉特老人之后，心情安定下来，蒙安拉恩赐而怀上身孕。从此之后，凭借艾卜·哈姆拉特的恩典，你的丈夫哈桑警官爱你亲你，不再说那种伤你感情的话！"

哈图妮说："大妈，但求安拉护佑，一切顺利平安。我正是抱着这个愿望来拜





访老人的。”

戴丽莱老太太边走边想：“人们来来往往，我到哪儿才能把她的衣服首饰全剥下来呢……”想到这里，她对哈图妮说：“闺女呀，你远远地跟在我的后面走，只要能看见我就行啦！孩子，你有所不知，大妈肩上的担子重得很呀！不管谁有事，都往我的身上推；谁有什么许愿，都托付给我，求我代办，亲吻我的手。”

哈图妮果然从命，老远地跟在老太太的后面，直至老太太来到市场。

哈图妮的手镯和脚镯丁当作响，走过一个商人的儿子开的店铺门前。那商人的儿子名叫赛义德•哈桑，年轻貌美，还没长胡子。

赛义德•哈桑见哈图妮走来，情不自禁地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漂亮的女子。

老太太戴丽莱见此情景，忙向哈图妮使了个眼色，随后对她说：“你先在这家店铺前坐一坐，我一会儿就回来。”

哈图妮从命，在赛义德•哈桑的店铺前坐下来，那位商人的儿子望了哈图妮一眼；仅仅这一眼，为小伙子带来了万般惆怅，致使小伙子不知如何是好。

老太太戴丽莱走去片刻，即回来了。她走进店铺，向店主问安致意之后，说：“小老板，你就是大商人穆哈欣的儿子赛义德•哈桑吧？”

“是啊！”小伙子十分吃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老太太说：“好心人向我指点的。这个姑娘是我的女儿，她父亲是经商的，不幸去世了，给她留下大笔钱财。如今，她已到了结婚年龄。智者们说：‘要给你的女儿择婿，不要给你的儿子选妻。’我这个闺女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出门。我已得到圣启，心中想着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假若你手里没钱，我就给你资本，为你开两家店铺。”

赛义德•哈桑听后，心想：“我曾求安拉赐予我一个如意贤妻，谁又能把金钱、女人和衣饰全都给我送来呢？”

想到这里，赛义德•哈桑对老太太说：“老妈妈，就依你的安排！我母亲多次催我结婚。但我就是不同意，对她说：‘我只有找到自己看得上的女子，我才同她结为夫妻。’”

戴丽莱说：“走吧，跟我来，让你看看她一丝不挂美妙无穷的情景。”

赛义德•哈桑站起来，带上一千第纳尔，跟着老太太走去，边走边想：“她要什么，我都给她买，当然还要支付订婚酬金！”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义德•哈桑对老太太戴丽莱说："老妈妈，就依你的安排！我母亲多次催我结婚。但我就是不同意，对她说：'我只有找到自己看得上的女子，我才同她结为夫妻。'"

戴丽莱说："走吧，跟我来，让你看看她一丝不挂美妙无穷的情景。"

赛义德•哈桑站起来，带上一千第纳尔，跟着老太太走去，边走边想："她要什么，我都给她买，当然还要支付订婚酬金！"

戴丽莱嘱咐赛义德•哈桑："你走时，要远远地跟在她的后面，能用眼睛看见她，也就行了。"

戴丽莱边走边想："这个小伙子的店铺已经关门，把他和警长太太带到哪儿去，才能让他和她一丝不挂呢？"

戴丽莱在前面走，警长太太哈图妮跟在她的后面，商人的儿子赛义德•哈桑跟在哈图妮的后面，相互之间距离较远，但都能看见前边的人。他们一直走到一家染坊。

染坊的师傅名叫穆罕默德，是位朝过觐的哈之。他像一把削芋头的刀，男女顾客均宰，喜食无花果和石榴。

染匠穆罕默德听到脚镯的响声，抬眼望去，只见一女一男一前一后朝这里走来，同时看见一位老太太已经站在染坊门前，向他问安致意。老太太戴丽莱问："你就是染坊师傅穆罕默德哈之吗？"

"正是，我就是哈之穆罕默德。有什么事吗？"染匠随声回答。

"我蒙善人指点，方才找到哈之先生。你看看哪，那个漂亮姑娘是我的女儿，那个标致的小伙子是我的儿子。这一男一女，都是我亲手拉扯大的，我在他俩身上花了许多钱。我有一座大房子，但已破烂不堪，好多处用木头支撑着。有位工程师劝我：'老太太，你找个地方暂住一下吧！这座房子给修缮一下了；如若不然，恐怕坍塌下来，要闹出人命的。等修好了，再回来住！'我东跑西跑，想找个地方住，善人指点让我找对了你。穆罕默德哈之，我想让我的女儿和儿子暂时在你这里借宿



一下吧！”

染匠听老太太这样一说，心想：“好事不是来了吗，奶油加大饼，香甜可口！”想到这里，他对老太太说：“你真是找对了地方！我家里有卧房，有客厅，还有楼阁。不过，我得用于接待客人和种靛青的那些农夫朋友。”

“哈知师傅，我们住上一两个月，房子修好就搬回去。我们是外乡人，就让我们在客人中间挤一挤吧！哈之师傅，我们欢迎他们，和他们同吃同住，把他们当作亲人。”

染匠穆罕默德听老太太这么一说，欣然同意接待异乡人，把钥匙交给了老太太，一把大的，一把小的，一把弯的，并对她说：“大钥匙是开大门的，弯钥匙是开厅门的，小钥匙是开楼阁门的。”

戴丽莱接过钥匙，哈图妮和赛义德•哈桑一前一后跟着老太太走去。

他们来到一条胡同，看见那里有一座大门，戴丽莱走上前去，同大钥匙打开大门，走了进去。老太太戴丽莱对跟进来的哈图妮说：“闺女，这就是艾卜•哈姆拉特老人的家宅。”

老太太指着楼上，说：“闺女，你先上楼休息一下，我马上就来。”

哈图妮走上楼去，坐了下来。随后，商人的儿子赛义德•哈桑也走了进来，老太太对他说：“你先去客厅坐一坐，我马上把姑娘领来，让你和她见面。”

赛义德•哈桑走进客厅，坐了下来。

戴丽莱转身上楼，哈图妮对她说：“大妈，我想赶在人们到来之前拜见艾卜•哈姆拉特。”

老太太说：“闺女，我怕有些不方便！”

“为什么？”

“这儿有个傻小子，不知冬夏，总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他却是艾卜•哈姆拉特老人的代理人。有公主小姐来访问老人时，那傻小子不是摘人家的耳环，就是揪人家的项链，甚至撕扯人家的绸衫缎袍，有时把人家的衣服扯破撕碎。你呀，我看赶快把首饰摘下来，把好衣服脱下来，让我给你保管着吧！”

警官太太哈图妮果然摘下首饰，脱掉华丽衣服，递给老太太戴丽莱，同时说：“大妈，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保管，希望你也能沾老人的福。”

哈图妮的身上只剩下短衫和裙裤。老太太接过首饰和衣服，转身离去，随后将那些东西藏在楼梯下面。旋即，老太太走到客厅，见赛义德•哈桑正在那里等着姑娘。

赛义德•哈桑说：“老妈妈，你的女儿在哪儿？让我见见她呀！”

戴丽莱听他这样一问，连连捶胸顿足。赛义德•哈桑问：“老妈妈，你怎么啦？”



老太太说："那些坏邻居和嫉妒者们不得好死！因为他们看见你跟着我进来时，便向我打听你的情况。我对他们说：'我将选他做我女儿的新郎。'他们听后，一个个向我投来嫉妒的目光。他们当着我的女儿对我说：'难道你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浑身生疥疮的人？'我听后，只得向我的女儿发誓，一定叫你赤身裸体让她看看不可，否则她是不会和你成亲的。"

赛义德•哈桑一听，气愤难平，说道："安拉诅咒这些嫉妒者！"

说罢，卷起袖子，露出双臂，但见胳膊光洁，白皙如银。

戴丽莱说："孩子，你不要害怕！什么也不用怕！我会让你像她看到你的裸体一样，也让你看看她一丝不挂的情景。"

"你就让她来看我就是了。"

说完，赛义德•哈桑脱下衣服，解下肚带和腰刀，继之脱得身上只剩下短衫和短裤，把装着一千第纳尔的钱袋和衣物放在一旁。

戴丽莱说："孩子，把你的衣物交给我保存吧！"

"好吧！"

戴丽莱抱起赛义德•哈桑的衣物和钱袋，走出客厅，佯装要去叫姑娘。她来到楼梯下，抱起哈图妮的衣服和首饰，出了大门，随手将门锁上，溜走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义德•哈桑脱下衣服，解下肚带和腰刀，继之脱得身上只剩下短衫和短裤，把装着一千第纳尔的钱袋和衣物放在一旁。

戴丽莱说：“孩子，把你的衣物交给我保存吧！”

“好吧！”

戴丽莱抱起赛义德•哈桑的衣物和钱袋，走出客厅，佯装要去叫姑娘。她来到楼梯下，抱起哈图妮的衣服和首饰，出了大门，随手将门锁上，溜走了。

戴丽莱抱着那些衣物离开染坊师傅穆罕默德哈只的宅院，来到一个香水铺子里，将那些衣物存放在那位香水商那里，然后向染坊走去。

老太婆走进染坊，见染匠穆罕默德正在那里等着她，穆罕默德问：“老太太，那房子你们还喜欢吧！”

戴丽莱回答：“好极啦！我这就去找脚夫，让他们给我搬运床铺和别的用具。我的孩子想吃大饼卷肉，你拿着这枚金币，给他们买些饼和肉，去和他们一道进餐吧！”

染匠说：“谁给我看着这染坊和里面的东西呢？”

“让你的小伙计照管一下就是了。”

“好吧！就这么办。”

说完，染匠拿着盆和盘子，走出染坊置备午饭去了。

戴丽莱骗走染匠，向香水铺子走去。她到那里取了寄存的衣物和首饰，又返回染坊，对染匠的小伙计说：“你追赶你的师傅穆罕默德去吧！我给你看一会儿，等你俩吃完饭回来我再走。”

“好的！”

小伙计转身走出染坊门，戴丽莱收拾起染坊里的东西，准备溜走。她刚出门，见一驴夫走来。那个驴夫是个大烟鬼，一个星期没有人雇佣他了。

戴丽莱喊道：“喂，赶驴的，过来！”

驴夫走了过来。戴丽莱问：“你认识我那个当染匠的儿子吗？”

“认识呀！”驴夫回答。



“我这个可怜的儿子，破产了，落下一身债。他每次被扣押，总得我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要让他摆脱债务负担，把这些东西都退还给原主，因此我想雇佣你的驴子替我驮运这些东西。这枚金币是给你的脚钱，请你收下。我走之后，你随便用什么家什，把大缸中的染浆放掉，然后将大罐和坛子统统砸碎，等法官来时，让他什么也看不到。”

“染匠师傅对我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帮他的忙。”

戴丽莱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用罩布盖好，然后牵着毛驴，直奔家中而去。

戴丽莱走进女儿泽娜白的房间，女儿说：“母亲，我在家一直为你提心吊胆，你玩了些什么招儿呢？”

老太太说：“我用了四个花招，耍弄了四个人，他们是商人的儿子，警官的太太，染匠，还有一个驴夫。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用驴夫的驴子驮回来了。”

接着，她把详细经过向女儿讲了一遍。

泽娜白听后，说：“你拿了警长太太的衣饰，又骗来了商人儿子的财物，抄光了染坊的东西，还有那个驴夫也被蒙蔽了，今后你怎么在这里生活下去呢？”

“除了那个驴夫，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只有那个驴夫认识我。”

染匠穆罕默德买了肉和大饼，让小伙计用头顶着，向染坊走来。

走进染坊门前一看，只见那个驴夫正在砸染缸和坛坛罐罐。他再仔细看，发现染坊里的东西全没有了，既不见布匹，也不见衣物，整个染坊成了一片废墟。

穆罕默德说：“喂，驴夫，住手！”

驴夫这才停止了摔砸。他说：“染匠师傅，感谢安拉护佑你平安。我真为你担心啊！”

“为什么？”

“因为你破了产，人们都在起诉你呀！”

“谁告诉你的？”

“你母亲告诉我的；是她老人家吩咐我砸这些坛坛罐罐的，她担心法官来检查时，发现这里有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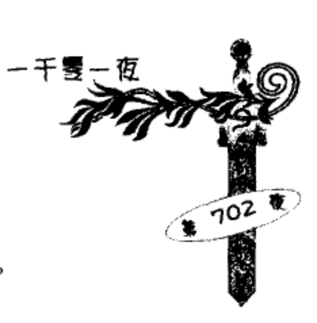
“凭安拉起誓，我妈早就过世了。”穆罕默德边说边捶胸顿足，“安拉啊！天哪！我的财产呀！人们的衣物呀！全没啦！”

驴夫也哭了起来，诉苦说：“天哪，我的驴子也丢啦！”

片刻后，驴夫对穆罕默德说：“染匠师傅，让你母亲把驴子还给我吧！”

想到毛驴，驴夫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穆罕默德揪住驴夫，说：“你把那个老太婆给我找来！”





驴夫抓着染匠穆罕默德，说：“你得把我的驴子给我找回来！”

驴夫和染匠相互揪打起来，边打边吵，互不相让，招来许多人围观。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驴夫对穆罕默德说："染匠师傅，让你母亲把驴子还给我吧！"

想到毛驴，驴夫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穆罕默德揪住驴夫，说："你把那个老太婆给我找来！"

驴夫抓着染匠穆罕默德，说："你得把我的驴子给我找回来！"

驴夫和染匠争执不下，相互揪打起来，边打边吵，互不相让，招来许多人围观。

有人高声问："穆罕默德师傅，究竟出了什么事？"

驴夫说："听我给你们说！"

驴夫把事情的经过向人们讲了一遍。他说："我猜想穆罕默德师傅一定会感谢我。可是，穆罕默德听后，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说：'我的母亲早就过世了！'我还要向他要我的驴子呢！正是他耍了这个花招，把我的驴子弄丢了！"

人们说："穆罕默德师傅，你一定认识那个老太婆；如若不然，你是不会把染坊及里面的东西交给她看管的。"

穆罕默德说："我不认识她呀！她带着她的儿子、闺女要寄宿在我家里。"

一个人说："凭良心说，染坊师傅应该赔偿驴夫驴子。"

另一个人问："为什么？"

"因为驴夫看见老太婆呆在染坊里，才放心把驴子交给了她。"

又有一个人说："穆罕默德师傅，因为是你让老太婆住在你家，因此你应该赔驴夫驴子。"

染匠听了，带着驴夫匆匆赶回家去了。

赛义德·哈桑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待着老太太戴丽莱把她的女儿带来。

哈图妮则一直在楼上等待老太太的到来，期望艾卜·哈姆拉特的代理人准许她去见老人家。可是哈图妮等来等去，不见老太太回来，于是站起身来，打算下楼去见艾卜·哈姆拉特老人。

哈图妮刚到客厅，抬头忽然看见赛义德·哈桑站在那里，不禁一惊。赛义德·哈





桑对她说："你母亲在哪儿？是她带我和你成亲的。"

哈图妮迷惑不解，说道："我母亲？我母亲早就不在人世了。莫非你就是艾卜•哈姆拉特老人的代理人？那老太太是你的母亲？"

"她？她不是我母亲！那个老太婆是骗子，她拿走了我的衣物，还拿去了我的一千第纳尔。"

哈图妮如梦初醒，恍然大参悟："我也上了她的当，受了她的骗。他带着我来访问艾卜•哈姆拉特，把我的衣服和首饰都骗走了。"

"我的衣服和一千第纳尔只有向你要了。"

"我的首饰和衣物只有向你讨要！你把你母亲给我找来！"

这一男一女正吵得不可开交时，忽见穆罕默德走了进来。

穆罕默德见那一男一女几乎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问道："你们俩的母亲在哪儿？"

哈图妮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继之，赛义德•哈桑也把事情的真相讲了个明明白白。穆罕默德说："天哪！我的财产，你们的衣物，都白白丢掉了！"

驴夫叹道："我的毛驴也被骗走了！"

穆罕默德说："那老太婆是个骗子，是个扒手呀！你们赶快走吧，我要锁门了！"

商人之子赛义德•哈桑说："我们穿着衣服进来，现在要光着身子走出去，那如何是好啊！"

穆罕默德给一女一男找来两套衣服，让二人穿上，然后送走哈图妮。

染匠穆罕默德锁好宅门，对商人之子赛义德•哈桑说："走吧！带我们去寻找那个老太婆，把她送到官府去！"

赛义德•哈桑跟着染匠走去，驴夫在后面紧跟。

他们来到省督府，省督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他们向省督说了老太婆行骗的事情，省督说："城中的老太婆很多，你们说的是哪一个呀？你们去把行骗的那个老太婆抓来，我会让她向你们认罪。"

他们走去，寻找老太婆戴丽莱去了。

呆在家中的戴丽莱对女儿泽娜白说："泽娜白，我想再要一个计谋。"

"妈妈，我很为你担心呀！"女儿说。

"我就像蚕豆，既不怕水泡，也不怕火烤！"

戴丽莱穿上大家仆人的衣服，走出门去，开始策划新的计谋。



戴丽莱走进一条胡同，只见有一家张灯结彩，大门外铺着地毯，歌声和铃鼓声不绝于耳。她又看见一个女仆，抱着一个男孩儿。那男孩儿身穿银丝绣花衣，头戴缀着珠宝的红毡帽，脖子上挂着镶嵌着珠宝的金项圈，外披丝绒斗篷。

原来，那小男孩的父亲是巴格达的一位商界头领。该头领还有一个女儿，那天正是他的女儿订婚的日子。姑娘的母亲忙于接待女宾和歌女。她每一出现，孩子总要纠缠她，她便喊来女仆，吩咐说："丫头，把小少爷抱走，到外面去玩玩，别让他在屋里闹腾了！"

女仆抱起男孩儿，到大门外玩时，恰好被刚进胡同的老太婆戴丽莱看见。

戴丽莱走到女仆跟前，问道："今天你家女主人有什么喜事呀？"

女仆说："我家大小姐今日订婚，太太正忙于接待歌女呢。"

听女仆这样一说，戴丽莱心想："戴丽莱，戴丽莱，好机会来啦，把这个小男孩儿弄走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戴丽莱走到女仆跟前，问道："今天你家女主人有什么喜事呀？"

女仆说："我家大小姐今日订婚，太太正忙于接待歌女呢。"

戴丽莱听说那家大小姐订婚，心想："好机会来啦，把这个小男孩儿弄走！"

想到这里，她对女仆说："唉，真倒霉，活该丢脸，我没带什么大礼包呀！"

说完，戴丽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铜片，就像一枚金币一样，那女仆一时辨不出真假。她对女仆说："丫头，你拿着这枚金币，进去禀报太太，就说'善妈'为她感到高兴，对她表示敬意。小姐结婚之日，'善妈'一定带着自己的女儿，来为小姐梳妆打扮。"

"大妈，这个小少爷看见她母亲，会缠着不放的。那怎么办呢？"

"把孩子交给我，我替你看着。你立即去，马上回来。"

女仆接过那枚假金币，戴丽莱接过孩子。女仆走了进去，而戴丽莱则抱着孩子向另一条胡同走去。来到另一条胡同，她扒下孩子身上的华贵衣服和金项链，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戴丽莱呀，戴丽莱！骗过了那个女仆，这算不上什么本领，只有拿这孩子换上一千第纳尔，那才算有本事呢！"

想到这里，戴丽莱向珠宝市场走去。在那里，她看见一个犹太珠宝商，面前的玻璃柜里放着许多金银首饰。戴丽莱心想："你能从这个犹太珠宝商那里拿到一千第纳尔的金银首饰，把这个孩子在他那里当抵押，这才算有本事呢！"

那个犹太珠宝商见老太太抱着一个男孩儿，一眼便认出那是商界头领的儿子。那位犹太珠宝商虽然腰缠万贯，但当他见到邻店出卖首饰时，心里的嫉妒之情还是会油然而生，他主动问老太太："喂，老太太，需要点儿什么？"

戴丽莱说："你就是犹太富商欧兹莱师傅吧？"

因为她打听到商人的姓名，那犹太商人回答说："正是。"

"这孩子的姐姐是商界头领的千金，她今天订婚，需要一些首饰，请给我拿一对脚镯，一对手镯，一对珍珠耳环，一条腰带和一枚戒指，再拿一把短刀。"

戴丽莱从犹太商那里拿了价值一千第纳尔的首饰，她说："欧兹莱师傅，我先





把这些东西拿回去，让老爷和小姐看看；假若他们喜欢，我就给你送钱来。这孩子先请你代看一下。”

“好吧！”欧兹莱随口答道，同时接过了孩子。

戴丽莱拿着首饰，直奔自己家而去。

泽娜白见母亲回来了，忙问：“母亲，你又玩了一个什么花招儿呢？”

戴丽莱说：“我玩了个小小花招儿，便把商界头领的小儿子身上的漂亮衣服扒下来了，接着把他当作抵押品，从犹太珠宝商那里弄来了价值一千第纳尔的金银首饰。”

“母亲，今后你不能在本城露面了。”泽娜白颇为母亲担忧。

商界头领的女仆走到女主人的面前，说道：“太太，‘善妈’向你问好，向你表示祝贺。她说小姐大喜日子到来时，她将带着女儿为小姐梳妆打扮。”

太太急忙问：“小少爷在哪儿？”

“我怕他缠你，让‘善妈’看着呢！‘善妈’还给了歌女们赏钱。”女仆说。

太太对歌女们的领班说：“领班的，拿着赏钱吧！”

领班歌女接过钱一看，发现那是一枚黄铜片。

太太对女仆说：“你这个傻丫头，赶快去看看小少爷吧！”

女仆急忙转身走出大门，既没看见孩子，也没有看见那位“善妈”，禁不住一声大叫，仰面倒在了地上。兴尽悲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时候，商界头领回到家中，妻子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商界头领听后，立即上街寻找儿子，并喊来数位商人朋友一起帮着寻找。他们跑遍街巷，终于发现孩子在犹太珠宝商那里，只穿着内衣。商界头领说：“这是我的孩子呀！”

犹太商人说：“是啊，这是你的儿子。”

父亲见到了儿子，因为太高兴了，不曾问孩子的衣服和颈项圈哪里去了，抱起孩子就要走。

犹太商人见他抱着孩子要走，忙拉住他，说道：“喂，首领，你慢走！”

商界头领回过头去，问：“犹太兄弟，有什么事吗？”

“老太太从我这里为你女儿拿走了价值一千第纳尔的金银首饰，把你的儿子作为抵押留在这里了。我之所以对她那么放心，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儿子。”

“我女儿？我女儿并不需要首饰呀！你把我儿子的衣服弄到哪儿去啦？快还给我吧！”





犹太珠宝商听他这样一说，大声呼喊道："喂，穆斯林们，你们来评评这个理吧！"

正在四处寻找老太婆戴丽莱的驴夫、染匠和赛义德·哈桑听见犹太珠宝商的喊声，急忙走了过来，异口同声问道："朋友，出什么事啦？"

犹太珠宝商把事情的经过向他们说了一遍。他们说："那老太婆是个骗子，把我们全骗了。"

接着，他们把自己受骗的经过讲了一遍。

商界头领说："既然我已找到自己的儿子，那么，我儿子的那些衣物就当他的赎金吧！假若能找到那个老太婆，一定要向她讨还孩子的衣物。"

商界头领抱着儿子回到家里，母亲看见儿子平安无事，欣喜不已。

犹太商人问那三个人："你们打算到哪儿去呢？"

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回答："我们去找那个老太婆！"

"我也和你们一道去。你们仨谁认识她呢？"

驴夫回答："我认识她。"

犹太商人说："我们一起去寻找她，人多目标大，恐怕她一见我们便跑。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各行一路，最后在马格里布剃头匠麦斯欧德哈之的门前集合，你们看如何？"

"这个办法好！"大家异口同声。

驴夫、染匠、赛义德·哈桑和犹太商人各沿一条路走去，四下寻找老太婆戴丽莱。

戴丽莱刚刚出门，正在琢磨新招儿时，被驴夫看见了。驴夫认出了老太婆，上前紧紧将她抓住，厉声骂道："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还在干这种勾当？"

戴丽莱不慌不忙，问道："你这是怎么啦？"

"我的毛驴呢？你赶快还我的毛驴！"

"孩子，你怎么只要你的毛驴，而并不问别人的那些东西呢？"

"我只要我的毛驴。"

"我看你很穷，就把你的毛驴寄存在马格里布剃头匠麦斯欧德师傅那里了。你先站远一点儿，我去找那个剃头匠一趟，给你求求情，让他把毛驴还给你。"

戴丽莱走到剃头铺，亲吻过麦斯欧德的手，然后哭了起来，泪水簌簌下落。

麦斯欧德问："老太太，你怎么啦？"

戴丽莱指着远处的驴夫，说："孩子，你瞧站在那边的那个人，他是我的儿子，患了重病，神经错乱，神魂颠倒。他养了许多毛驴，站着时喊'我的毛驴'，坐着时喊'我的毛驴'，走路时也喊'我的驴子'，一个医生对我说，他的神经错乱了，只





有拔掉两颗大牙，在太阳穴上烙两下，病根儿才能除掉。你拿着这枚金币，把他喊来，就说：'你的驴子在我这里。'"

麦斯欧德师傅说："老太太，请你放心！我一定亲手把驴子交到他的手里；如若不然，我便终年封斋。"

这位剃头匠手下有两个助手。他对其中一个助手说："你去拿两颗钉子，放在火上烧红。"

戴丽莱见麦斯欧德开始行动，便转身走去。

麦斯欧德把站在远处的驴夫叫来，对他说："喂，可怜的驴夫，你的驴子在我这里，来吧，牵你的驴子吧！凭良心起誓，我要把驴子亲手交到你的手里。"

麦斯欧德把驴夫带进一间黑屋，一巴掌将他打倒在地，立即用绳子将驴夫的手脚捆绑起来。旋即，麦斯欧德拿来家什，将驴夫的两颗臼齿拔了下来，然后拿来烧红了的钉子，在驴夫的太阳穴上烙了两下。

他们随后为驴夫松绑，驴夫站了起来，问道："剃头匠师傅，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麦斯欧德说："你母亲告诉我，说你神经错乱，病得很重，站着喊'我的驴子'，坐着喊'我的驴子'，走路时也喊'我的驴子'。你的驴子已在你的手里了。"

驴夫说："你拔掉了我的大牙，安拉会惩罚你的。"

"这是你母亲教给我的办法。"

随后，麦斯欧德把老太太戴丽莱讲的一番话向驴夫重复了一遍。

驴夫说："安拉会惩罚那个老太婆的！"

麦斯欧德与驴夫争吵不休。二人来到了大街上，惹来很多过路人围观。

过了一会儿，麦斯欧德师傅回到剃头铺里，发现里面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了。

原来趁剃头匠和驴夫在外面争吵之机，戴丽莱偷偷溜进剃头铺，把里面的东西全都给拾掇走了，然后直奔家中。

戴丽莱回到家中，对女儿泽娜白讲述了她行骗的经过。

剃头匠回到了铺子里，见里面的东西全都没有了，便抓住驴夫，说："你把老太婆给我找来！"

驴夫说："那老太婆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个骗子。她欺骗了许多人。"

就在这时，染匠和犹太商人以及商人之子赛义德·哈桑来了。他们看见马格里布剃头匠揪着驴夫，且看见驴夫的太阳穴上有两个烙印，便问："喂，驴夫，出什么事了？"

驴夫把发生的事情向他们讲了一遍。接着剃头匠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





这才恍然大悟，异口同声说："这个老太婆是骗子，我们全都被她骗苦了。"

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向剃头匠讲了一遍，剃头匠这才关上店铺门，和他们一道向省督府走去。

他们见到省督，异口同声说："省督大人，我们全都被一个老太婆骗了，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向大人求救了。"

省督问："本城的老太婆多得很，究竟是哪个老太婆？你们当中有认识她的吗？"

驴夫说："我认识她！不过，请省督大人派十个人跟我们一道去捉拿她吧！"五个人齐声回答。

省督立即选派了十个彪形壮汉，跟着驴夫他们捉拿老太婆戴丽莱去了。

驴夫和几个受骗的人带着省督派的十名衙役四处搜寻，他们在一个地方忽然看见老太婆戴丽莱走来，驴夫立即上前将她抓住，随后十名壮汉把她押送到省督府。他们到了省督府，站在窗下，等待省督出来。

省督府的十名衙役因为熬夜，已经疲惫不堪，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戴丽莱见他们睡着了，自己也装着睡着了。驴夫及其伙伴们见他们都睡着了，也相继合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老太婆戴丽莱悄悄爬起来溜走，去见省督夫人。戴丽莱吻过夫人的手，问道："夫人，省督在哪儿？"

省督夫人回答："他睡啦。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我的丈夫是个奴隶贩子，出门做生意去了。临走时，他交给我五个奴隶，让我将他们卖掉。省督大人遇见我，愿以一千第纳尔买下来，并另给我二百第纳尔作为酬金，让我把奴隶送到省督府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婆戴丽莱悄悄爬起来溜走，去见省督夫人。戴丽莱吻过夫人的手，问道："夫人，省督在哪儿？"

省督夫人回答："他睡啦。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戴丽莱对省督的夫人说："我的丈夫是个奴隶贩子，出门做生意去了。临走时，他交给我五个奴隶，让我将他们卖掉。省督大人遇见我，愿以一千第纳尔买下来，并另给我二百第纳尔作为酬金，让我把奴隶送到省督府中。"

恰巧省督曾给过夫人一千第纳尔，并且叮嘱她说："这一千第纳尔，你好好保存着，以备用来买奴隶。"因此，她听老太婆戴丽莱这样一说，信以为真，随口问道："奴隶在哪儿呀？"

"就在窗子外面，他们正在睡觉。"

省督夫人朝窗子外面一看，果见马格里布剃头匠身穿奴隶服装，商人的儿子赛义德•哈桑、染匠、驴夫和犹太商人也都是一副奴隶面孔。省督夫人说："这么几个奴隶才一千第纳尔，便宜呀！"

说着她便打开钱柜，取出一千第纳尔，递给了戴丽莱，并且说："你稍等一下！等省督醒来，我们再付给你二百第纳尔的酬金。"

戴丽莱说："夫人，那二百第纳尔，其中的一百第纳尔给你，你买些饮料喝吧！另外一百第纳尔，先保存在你这里，我日后再来取。"

省督夫人听后感到高兴。片刻后，戴丽莱说："夫人，请开便门，送我走吧！"

省督夫人走去打开便门，送走了戴丽莱。

戴丽莱平安回到家中，女儿泽娜白问："母亲，今天又有什么收获呀？"

"孩子，我小耍计谋，从省督太太那里拿到了一千第纳尔，把驴夫、犹太珠宝商、染匠、剃头匠和那个商人的儿子，都当作奴隶卖掉了。不过，现在最难对付的那个驴夫。因为他认识我。"

"母亲，你坐下休息一下吧！瓦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保证不打碎的。"

次日清晨，省督一觉醒来，妻子说："你从老太太手里买的那五个奴隶，她已





经送来了。”

省督一愣，忙问：“什么奴隶？”

“你怎么装糊涂呢？但愿他们都变成像你这样有地位的人。”

“凭我的生命起誓，我没买奴隶呀！谁告诉你的？”

“你和那个老太婆不是讲好了价钱了吗？你答应付给她一千第纳尔，另加二百第纳尔的酬金。”

“你把钱付给她啦？”

“是的。因为我亲眼看见了那些奴隶；每个奴隶身上穿的衣服，就值一个第纳尔。我已派人，吩咐卫士们好好看管着他们。”

省督听后，急忙走去，见犹太珠宝商、剃头匠、染匠和商人的儿子赛义德•哈桑都在那里。省督问衙役们：“我们用一千第纳尔买的那五个奴隶在哪儿？”

衙役们说：“这里没有什么奴隶，只有这五个抓骗子老太婆的人，他们把老太婆抓住了。到这里不久，我们睡着了，那老太婆趁机偷偷溜走了。后来，一个女仆走来问我们：‘老太婆带来的那五个人在你们这里吗？’我们回答：‘是的。’”

省督一听，惊呼道：“天哪，凭安拉起誓，这可是个天大的计谋！”

那五个被骗的人说：“省督大人，我们只好向阁下讨要我们的东西了！”

省督说：“你们的女主人以一千第纳尔的价钱把你们卖给我了。”

“我们是自由人，不是奴隶，卖我们是不合法的。我们要到哈里发那里去告你。”五个人异口同声说。

“是你们五个人把老太太领到省督府来的，我要把你们卖给西洋人，每个人二百第纳尔。”

他们正在争吵之时，绰号叫“劫匪”的哈桑警长来了。

原来哈桑外出回到家中时，见妻子哈图妮哭着回来，立即问发生了什么事，妻子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哈桑听后，愤怒不已，说道：“我要找省督问个明白！”于是哈桑走来见省督，厉声问道：“是你准许老太婆在城里过市招摇、骗取人们的钱财的吗？我妻子的首饰、衣物都被骗走了，你应该负责给我找回来！”

哈桑又问那五个人：“你们怎么啦？”

那五个人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哈桑。哈桑听后，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受害人。”

哈桑望着省督，说：“你为什么要扣押他们呢？”

省督说：“那个老太婆根本不知道我家在什么地方，是这五个人把她领来的。那老太婆从我夫人手里拿走一千第纳尔，把他们卖给了我。”



那五个人异口同声向哈桑警长求救："哈桑警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省督对哈桑警长说："警长阁下，贵夫人的衣物首饰由我赔偿，那老太婆行骗一案就包在我的身上。可是，谁认识那老太婆呢？"

"我们都认识她！请派十名衙役，和我们一道去捉拿她吧！"

省督随即派了十名壮汉协助他们。驴夫说："跟我走！我一定能认出她来！"

驴夫带着十名衙役和那几个受骗上当的人走街串巷，终于见老太婆戴丽莱从一条胡同里走了出来。他们拥上前把她牢牢抓住，随后带往省督府。

省督看见戴丽莱，审问道："人们的东西，你都弄到哪儿去了？"

戴丽莱说："东西？什么东西？我既没看见，也不曾拿任何东西。"

省督对狱吏说："把她关押起来，明天再行审问。"

狱吏为难地说："省督大人，我们不敢关押她呀！万一她耍弄一个小计谋，出了差错，我实在担待不起。"

省督只好另改主意，骑上马，带上老太婆和众人，来到底格里斯河畔，唤来掌刑官，吩咐他拴住老太婆的头发，把她拉上绞刑架。

掌刑官得令，立即执行，将老太婆戴丽莱的头发拴牢，然后用绞轮把她拉到空中，并命令十个人负责看守。

一切布置妥当，省督回家去了。

夜幕降临，看守们一个个疲惫不堪，相继进入梦乡。

这时，一个贝都因人走来。他听一个过路人对另一个人说："赞美安拉！好久没见面了，你到哪里去了呢？"

另一个人说："我就在巴格达呀！巴格达的蜜薄饼真是好吃极了，叫人百吃不厌！"

听那个人这么一说，贝都因人直流口水，心想："我一定要到巴格达城去，尝尝那里的蜜薄饼。"

这个贝都因人终年放牧，逐水草迁移，既没有吃过蜜薄饼，更没有进过繁华的和平之城巴格达。他纵身上马，扬鞭欲向巴格达城奔去，而且不住地自言自语："蜜薄饼，好东西！阿拉伯人怎好不尝尝蜜薄饼呢？……"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这个贝都因人终年放牧，逐水草迁移，既没有吃过蜜薄饼，更没有进过繁华的和平之城巴格达。他纵身上马，扬鞭欲向巴格达城奔去，而且不住地自言自语："蜜薄饼，好东西！阿拉伯人怎好不尝尝蜜薄饼呢？……"

当贝都因人行至戴丽莱被吊起的绞刑架前，戴丽莱听到了他的自言自语。他见那里吊着一个人，急忙下马走上前去，问道："喂，你这是怎么啦？"

戴丽莱说："老人家，行行好吧！救救我吧！"

"安拉派人来救你了，你为什么被吊在这里呢？"贝都因人问。

"一个卖薄饼的小贩和我过不去呀！我站在摊子旁，买了些蜜薄饼，不小心咳嗽了一下，结果落在蜜薄饼上一星点儿唾沫，不料被那个小商贩告到省衙，法官判我服刑，被吊在了这里。法官还说：'你们给她送十磅蜜薄饼去，让她吊在绞刑架吃。倘若她能吃下去，就把她放掉；她若吃不下去，就让她永远吊在那里。'老人家，我平素不大喜欢吃甜食，如何吃得下那么多蜜薄饼呢？"

贝都因人听后，说道："凭阿拉伯人的良心起誓，我这次离开草原帐篷，就是为了来吃蜜薄饼的。我就来替你吃吧！"

"替我吃的人，只能处在我这个位置上吃。"

戴丽莱略施小计，贝都因人便为她解开了绞绳，将老太婆放了下来。随后，老太太脱下衣服，自己穿上贝都因人的那件外衣，缠上头巾，把贝都因人拉上绞刑架，自己翻身上马，直奔家中去了。

戴丽莱回到家中，女儿泽娜白问："母亲，你怎么换上了这么一套贝都因人的服装？"

"女儿啊，他们把我吊在绞刑架上了……"

接着，老太婆把与贝都因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向女儿讲了一遍。

次日清晨，一个看守醒来，叫醒大家，只见天色已亮。一个人抬眼望去，呼喊道："喂，戴丽莱！"

贝都因人答道："凭安拉起誓，我一夜什么也没有吃。你们带来蜜薄饼了吗？"



看守们说："这是个贝都因人哪！喂，贝都因人兄弟，戴丽莱到哪儿去啦，谁给她解开绳索的？"

"我给她解开的。她不吃蜜薄饼，因为她不喜欢那种东西。"

从这句话中，他们知道贝都因人对戴丽莱的情况一无所知，老太婆耍了一个小计谋便骗过了他。

看守们相互说："我们要么逃走，要么等在这里，听候安拉的裁决。"

他们正议论着，省督带着那几个被骗的人赶到了。省督对看守们说：

"喂，起来，把戴丽莱放下来吧！"

贝都因人说："我一夜也没有吃到啊！你们把蜜薄饼带来了吗？"

省督抬眼朝绞刑架望去，却见一个贝都因人身穿着戴丽莱的那套服装吊在那里。省督问看守："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看守们说："省督大人，请饶命！"

"出什么事啦？"

"昨夜，我们曾和大人一起熬夜。大人走后，我们以为戴丽莱被吊了起来，不会出什么事，我们也困得很，便睡觉了。当我们醒来时，却发现这个贝都因人被吊在那里，而戴丽莱却不见了。"

"看守们，那老太婆是个骗子！愿安拉护佑你们。"省督说。

他们把贝都因人放下来，贝都因人立即走去拉住省督，说道："安拉会默助哈里发惩罚你的。你要赔偿我的马和衣服！"

省督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贝都因人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省督听后，惊愕不已。

"你为什么放她走呢？"省督问。

"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个骗子。"贝都因人回答。

被骗的几个人异口同声说："省督大人，我们的东西只有向你讨要了，我们把老太婆交给了你，她是在你的管辖地跑掉的。我们一起去见哈里发，请信士们的长官为我们进行裁决吧！"

哈桑警长已经抢先赶到哈里发宫。继之，省督、贝都因人、剃头匠、染匠、驴夫、商人之子赛义德•哈桑和犹太珠宝商走来，边走边说："我们都是受害人啊！"

他们来到哈里发面前，哈里发问他们："谁害了你们？"

一个人走上前，把自己的经历讲了一遍了；接着，那几个人都讲了自己受骗的经过。省督说："信士们的长官，那老太婆还骗了我，把五个自由人当奴隶卖给了我，骗去一千第纳尔。"





哈里发说："你们失去的所有东西，我全都赔偿你们。"

哈里发对省督说："我责令你把老太婆戴丽莱给我抓来！"

省督一缩脖子，说道："信士们的长官，这个任务我恐怕完不成。我把老太婆吊到绞刑架上，她仅用一个小计谋便骗过了这个贝都因人，他竟然把老太婆放掉，反而让老太婆把他吊在了绞刑架上，然后骑上他的马，换上他的衣服溜走了。"

"我派谁去捉拿她呢？"

"请派右卫队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去吧！因为其身为高官，享受着每月一千第纳尔的厚禄，而且手下有四十名精兵，每人每月有一百第纳尔的饷银。"

哈里发听后，高声喊道："右卫队队长！"

右卫队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应声赶来："有！信士们的长官！"

"我命令你把老太婆戴丽莱给我抓来！"

右卫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说："信士们的长官，这个任务包在我身上了。"

说罢，艾哈迈德•戴尼夫转身走出大厅。

哈里发将那五个人和贝都因人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里发责令右卫队长把老太婆戴丽莱抓来，右卫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说："信士们的长官，这个任务包在我身上了。"

说罢，艾哈迈德·戴尼夫转身走出大厅。

哈里发将那五个人和贝都因人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右卫队长回到卫队，和哈桑·舒曼商量办法，他们相互议论说："本城里有那么多老太婆，我们到哪里去抓那个老太婆呢？"

有一个名叫阿里·贾迈勒的卫士对队长说："和哈桑·舒曼商量什么呢？哈桑·舒曼很了不起吗？"

哈桑·舒曼说："喂，阿里，我在你的眼里不算什么。凭安拉起誓，我这次不跟你们一道行动。"

说完，愤而离去。

艾哈迈德·戴尼夫说："卫士们，你们每十个人为一班，由班长带领，去搜索每一条胡同，捉拿戴丽莱。"

阿里带领十个人，每个班长各带领十个人，各奔一条胡同。临行前，他们约定好了会合的地点。

右卫队队长带人捉拿戴丽莱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城。

泽娜白听到这个消息，对母亲说："母亲，如果你真有本事，那就设法耍弄一下右卫队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吧！"

戴丽莱说："孩子，除了哈桑·舒曼，我谁都不怕。"

泽娜白说："凭我的生命起誓，我一定要把那四十个人的衣服扒掉！"

说完，泽娜白穿好衣服，戴上面纱，向一个香水店走去。

那位香水商有个双门大厅。泽娜白向店主问安之后，说："你收下这枚金币！我想借用你的厅堂，天黑之前就还你。"

香水商把钥匙递给泽娜白，泽娜白转身走去。

泽娜白雇驴子驮来种种家什，把厅堂布置一番，摆上桌凳和酒席，然后站在门





外，露着面孔。

这时，阿里·贾迈勒带着人走来。泽娜白迎上前去，亲吻阿里·贾迈勒的手。阿里·贾迈勒见泽娜白是个亭亭玉立、明艳动人的姑娘，不禁爱在心里。他问："你有什么事吗？"

泽娜白说：

"你就是禁卫军右卫队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吧？"

"不，不，不！我是右卫队长的部下，我叫阿里·贾迈勒。"

"你们去哪儿呀？"

"我们正在抓一个老太婆；因为她骗去了人们的很多东西，我们想抓住她。你是何人，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父亲原是摩苏尔的一个酒商，家父去世了，留给我大笔钱财，我便来到了贵方这片宝地。到了这里，我人地两生，想找个靠山，以保护我不受权贵的欺负。"

"能保护你的，只有艾哈迈德·戴尼夫。"众兵士异口同声。

阿里·贾迈勒说："你今天就能见到我们的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

"那就请你们进来吃点儿喝点儿吧！"

阿里·贾迈勒带人进了厅堂，开始大吃大喝起来。泽娜白悄悄将蒙汗药放入酒中，他们喝着喝着便进入了昏迷状态，泽娜白立即动手，将他们的衣服扒光，把他们的武器收在一起。

右卫队的兵士们一拨一拨陆续来到厅堂狂欢，一个个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右卫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寻觅戴丽莱而不得，竟连手下人也看不见了。当他来到大厅门前时，泽娜白上前亲吻他的手，并且说："你就是禁卫军右卫队艾哈迈德队长吧？"

"是的！"

他见泽娜白姿色非凡，顿时爱在心里，忙问："你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队长大名鼎鼎，我怎会不知道呢！我是外乡人，从摩苏尔来。我父亲原是个酒商。父亲去世了，留给我大笔钱财，因怕权贵们纠缠，只身来到这里，开了这么一个酒馆，不期又被省督盯上。队长阁下，我想求你保护：该由省督收的那份税，我愿意让你收，不知合适不合适……"

艾哈迈德·戴尼夫说："你不要给省督任何东西！我欢迎你！"

泽娜白立即把他带进厅堂，为他摆上酒席。艾哈迈德·戴尼夫根本没想到酒中有蒙汗药，开怀畅饮，无拘无束，仅过片刻，这位队长便瘫倒在了地上。



泽娜白见右卫队长不省人事，立即扒下他的衣服，然后牵来贝都因人的马和驴夫的驴子，驮上右卫队士兵及队长的衣服和武器，赶回家中。

阿里·贾迈勒慢慢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又见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和众队员亦一丝不挂，而且一个个昏迷在地，知道他们全被蒙汗药麻醉了，于是弄来解药，将他们一一救醒。

他们见自己赤身裸体，艾哈迈德·戴尼夫惊问："小伙子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们四处奔波捉拿戴丽莱，连人影也没有看到，却被这个小女子弄成这般模样，岂不叫哈桑·舒曼幸灾乐祸，看我们的笑话吗？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只好等到天黑再回去了。"

傍晚时分，哈桑·舒曼见右卫队住所空空，便问司务官："他们的人呢？都到哪里去了？"

话音未落，只见艾哈迈德·戴尼夫和部下一个个一丝不挂地走来。

见此情景，哈桑·舒曼大惊，吟诵道：

> 吸入每每相似，
> 输出各个不同。
> 人有愚昧与智者，
> 星有暗和明。

哈桑·舒曼问："你们怎么啦？谁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

他们说："我们奉命去捉拿老太婆，不料却被一个小女子扒光了衣服。"

"那小女子干得可真漂亮啊！"

"哈桑·舒曼，你认识她？"

"我不但认识她，还认识那个老太婆呢！"

"依你之见，我们该怎样向哈里发交代呢？"

"喂，艾哈迈德·戴尼夫队长，你就到哈里发那里卸掉自己的重任吧！如果哈里发问你，'你为什么没抓住老太婆？'你就说，'我不认识她！你另请哈桑·舒曼担当这个大任吧！'假若哈里发把这项重任交给我，我一定能如期把老太婆缉拿归案！"

大家各回住处，一夜安睡。

第二天早晨，艾哈迈德·戴尼夫带领部下来到哈里发宫，向哈里发行过吻地礼，哈里发问："喂，艾哈迈德·戴尼夫队长，老太婆在哪儿？"





艾哈迈德·戴尼夫说："我力不从心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不认识那个老太婆，请哈里发把这项任务交给左卫队队长哈桑·舒曼吧！因为他既认识老太婆，也认识老太婆的女儿。"

这时，左卫队队长哈桑·舒曼走上前去，对哈里发说："哈里发陛下，那位老太婆耍弄这些计谋，目的不在于贪得人们的钱财和衣物，而在于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便让哈里发陛下任用他和她的女儿，给她们母子俩一个职位，为她俩发放一份相当于老太太的丈夫当年所享受的那份薪水。"

接着，哈桑·舒曼为戴丽莱母女俩说情，期望他把母女俩带来之后，哈里发不要处死她俩。

哈里发听左卫队队长哈桑·舒曼一番说情之后，说道："凭我的列祖列宗起誓，她若能还回人们的衣物和钱财，看在你的情分上，我将保她生命安全。"

哈桑·舒曼说："信士们的长官，请给我一个证物吧！"

哈里发随手递给哈桑·舒曼一个手帕；那是一条保证不杀母子二人的"保命帕"。

哈桑·舒曼手握"保命帕"，来到戴丽莱家门前。他叫门后，应声的是泽娜白。哈桑·舒曼问："泽娜白，你母亲呢？"

"母亲她在家中。"

"告诉你母亲，让她带着人们的那些东西，跟我一起去见哈里发。我已为她带来了哈里发亲手交给我的'保命帕'。如果不从命，那只有埋怨她自己了。"

戴丽莱走下楼来，围上围巾，把人们的那些东西放在驴夫的毛驴和贝都因人的那匹马上。

哈桑·舒曼对她说："我们右卫队长及其手下兵士的衣物在哪儿？"

戴丽莱说："凭安拉起誓，那些东西不在我手里，不是我扒掉的。"

"确实不是你扒的，但却是你的女儿泽娜白玩弄的计谋，这是她和你一道合干的一件好事。"

说完，哈桑·舒曼在前面走，戴丽莱在后面紧跟，不多时来到哈里发宫。

哈桑·舒曼走上前去，把那些衣物递给哈里发，并把戴丽莱领到哈里发面前。

哈里发看见戴丽莱，便立即下令把她投入监牢之中。

戴丽莱高声喊道："喂，哈桑·舒曼，救命啊！"

哈桑·舒曼走上前去，亲吻哈里发的手，然后说道："哈里发陛下，请宽恕她吧！陛下已经答应不杀她。"

哈里发说："看在你的面上，我宽恕她了。老太太，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戴丽莱。”老太太答道。

“你是个诡计多端的人啊！”

这便是“诡计多端的戴丽莱”绰号的来历。

哈里发又说：“你为什么要玩这些诡计、花招儿，弄得人们惶惶不安呢？”

戴丽莱说：“我玩弄这些花招儿，并非想占有人们的财物，只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本领。因为我听说艾哈迈德·戴尼夫、哈桑·舒曼在巴格达尽耍花招儿，结果赢得高官厚禄，成了哈里发的近臣。因此，我也想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干。我已经把人们的东西全归还他们了。”

驴夫走上前来，说道：“愿安拉依法惩罚这个老太婆。因为她不但牵走了我的驴子，还操纵剃头匠将我的大牙拔掉两颗，并且给我的太阳穴上留下这样两个伤疤。”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驴夫走上前来，说道："愿安拉依法惩罚这个老太婆。因为她不但牵走了我的驴子，还操纵剃头匠将我的大牙拔掉两颗，并且给我的太阳穴上留下这样两个伤疤。"

哈里发听后，遂令司库赏给驴夫和染匠各一百第纳尔。哈里发对染匠说："回去修复你的染坊吧！"

驴夫、染匠为哈里发祈祷祝福，然后转身退去。

贝都因人领到自己的衣服和马，临走时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进巴格达，更不想吃蜜薄饼了。"

其余的人各自拿着自己的东西，相继离去。

当那里只剩下戴丽莱一个人时，哈里发问她："喂，戴丽莱，你希望得到什么呢？"

戴丽莱说："家父本在朝为官，我曾协助他在宫中饲养信鸽。我的丈夫曾是巴格达城的一位军事首领。我想得到先父的禄位，我的女儿想得到她父亲的禄位。"

哈里发当面一口答应，满足了戴丽莱母女的要求。

片刻过后，戴丽莱说："哈里发陛下，我想到皇家客栈去看守大门。"

原来哈里发在巴格达开办了一个客栈，那是一座三层楼房，专供商人住宿。哈里发安排了四十名奴仆在那里服务，并有四十条狗看守。这些奴仆和看家狗，都是哈里发废黜苏莱曼尼亚王之后，从那位国王那里弄来的。哈里发给每条狗都戴上项圈。客栈里有一名厨奴，负责为那些奴仆们做饭，兼管喂养那些看家狗。

哈里发对戴丽莱说："我将给你写个委任状，委任你为客栈总管；倘若客栈里丢失了什么东西，我就拿你是问。"

"感谢陛下信任！不过，我要让我的女儿泽娜白住在客栈大门旁的那座公馆里，因为那座公馆屋顶上有平台，地方宽大，最适于饲养信鸽。"

哈里发一口答应。

随后，泽娜白把所有东西都搬到了那客栈大门旁的公馆里，并且领到了四十





只信鸽。

泽娜白把艾哈迈德·戴尼夫及其手下的四十一套衣服挂在公馆里。

哈里发让戴丽莱当上四十名奴仆的总管，指令他们听从戴丽莱的指挥和管教。

戴丽莱就任皇家客栈总管，安心守卫在大门里。她每天入宫述职，间或哈里发有信需要发送，往往要忙到夕阳落山，方才能离开王宫。

四十名奴仆白天守卫客栈，夜幕垂降，则放出狗来守夜。

戴丽莱、泽娜白母女俩如愿以偿，快乐平安。

莎赫札德紧接着讲《阿里·米斯里的故事》：

相传，从前埃及的米斯尔城有个狡猾的骗子，名叫阿里·米斯里。当时，王宫的卫队长名叫萨拉丁·米斯里，手下有四十名队员，他设了圈套，想捉拿阿里·米斯里。他们满以为阿里·米斯里必落入圈套，但他们捉拿他时，却未见踪影，惊悉他已逃身，简直就像水银一样溜走了。因此，他们给阿里·米斯里起了个绰号，名叫“戴伯格·米斯里”，意为“米斯尔水银”。

有一天，阿里·米斯里与伙伴们一起坐在一个厅堂里，默默无语，闷闷不乐。厅堂的主人见他们满面愁容，便说：“先生，你怎么啦？如果心中烦闷，何不去米斯尔大街上逛一逛呢，到市场上走走，烦恼就会消散。”

听主人这样一说，阿里·米斯里站起身来出了门。他走街串巷，却发觉愁闷有增无减。当他走过一家酒馆时，心想：“何不进去，喝个酩酊大醉，借酒消愁呢？”于是他抬脚进了酒馆。

阿里·米斯里进酒馆一看，见那里坐着七排人。他喊道：“酒保，我想单独坐在一个地方。”

酒保立即给他安排了一个位置，让他单独坐在那里，随后端上酒菜。

阿里·米斯里把盏独酌，不知不觉已是酩酊大醉。

稍稍醒了一点儿，阿里·米斯里便离开酒馆，向街上走去。当他行至艾哈迈尔胡同时，人们看见他那摇摇晃晃的样子，无不害怕，纷纷躲闪，为他让路。

他抬头望见一个卖水夫，身背大水袋，边走边叫卖道：“烦恼的人哪，最美的酒来自葡萄，最难得的交情来自于友好，能坐首席的只有聪明的长老！”

阿里·米斯里感到口渴，于是叫道：“卖水的，过来！”

水夫走来，给他倒了一杯水，递到他的手中。

阿里·米斯里接过水杯，摇晃了一下，然后将水泼在地上。

水夫问：“你为什么不喝呢？”





“再给我倒一杯！”

水夫又倒了一杯，递给他。他晃了晃了杯子，又将水泼在了地上。倒过第三杯，阿里·米斯里仍把水泼在地上。水夫说：“你不喝水，我可要走啦！”

“给我再来一杯！”

水夫倒满杯子，递给他。阿里·米斯里接过杯子，仰脖一饮而尽。随后，他递给水夫一枚金币。

水夫望着他，嫌给的钱少。水夫说：“小伙子，安拉赐福给你，安拉赐福给你！一个部族中的小人物，到了别的部族中就变成了大人物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零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里·米斯里对水夫说："给我再来一杯！"水夫倒满杯子，递给他。阿里·米斯里接过杯子，仰脖一饮而尽。随后，他递给水夫一枚金币。

水夫望着他，嫌给的钱少。水夫说："小伙子，安拉赐福给你，安拉赐福给你！一个部族中的小人物，到了别的部族中就变成了大人物了！"

阿里·米斯里听后大怒，一把抓住水夫的长袍，随手拔出短剑，直逼水夫的脖颈。诗人曾经这样写道：

> 任凭利剑挥舞，
> 不要惧怕任何人。
> 天下可畏者，
> 安拉唯一之神。
> 远避低劣品性，
> 一语奉劝君：
> 除了高资质者，
> 万万勿接近。

阿里·米斯里说："老头儿，你说句公道话吧！你的一整袋水，最多不过值三第纳尔。我倒在地上的那三杯水不过一磅重。"

"你说得对！"水夫说。

"我给了你一个金币，你怎么还嫌少呢？你见过比我更果敢、更慷慨的人吗？"

"我当然见过比你更果敢的人。只要天下的妇女还在生养，也必定有果敢者和慷慨人。"

"你见过的那个比我更果敢、更慷慨的人是谁？"

水夫开始讲他见过的果敢、慷慨人：





先生，你有所不知，我有一段奇异的经历。当年，我父亲在米斯尔的舍拉比亚区卖水。父亲去世，留给我五峰骆驼、一头骡子、一个店铺和一座房子。穷人嘛，是不能富的；一旦富起来，就要去见安拉。我心想："何不到希贾兹去一趟？"说走就走，我立即开始准备驼队，东借西借，筹到了五百第纳尔。结果在朝觐时，将借来的钱花了个一干二净。我心想："倘若回埃及，人们必定会来向我讨债。"想到这里，我决定去沙姆。

我随着哈之们行至阿勒颇，然后又由阿勒颇到了巴格达。到巴格达后，我找到水夫协会长老，诵读过《古兰经》的"开端章"，长老问起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经历统统给他讲了一遍。长老听后，立即给我腾了一个店铺，给了我皮水袋和卖水用的家什，我算找到了生活的门路。

我在巴格达开始走街串巷。我看见一个人，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喝，他却对我说："我还没吃东西，喝什么水呀？"

接着，那个人又对我说："今天，有个吝啬鬼来看我，给我带来两罐子水。我问他：'你这个坏小子，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就让我喝水呢？'"

继之，他对我说："卖水的，你走吧！我吃了东西，再来喝水。"

我离开那里，朝前走去，遇见第二个人，马上递过水去。那个人说："愿安拉给你衣食！[①]"

就这样，我一直转到日挂中天，未曾卖出去一杯水。没有一个人给我半个第纳尔。我心想："我真不该来巴格达呀！"就在懊丧的时候，忽见一群人没命地奔跑，我立即跟他们跑了过去。跑去一看，只见两队雄兵威风凛凛走来，人人头戴铁盔，身披铠甲，个个腰佩宝剑，全副武装。我问身边一个人："这是谁的队伍？"

那个人回答："这是大将军艾哈迈德·戴尼夫的队伍。"

"他的职位呢？"

"禁卫军头领，巴格达大将军，城防主帅，他每月从哈里发那里领取一千第纳尔薪俸。他们刚刚离开王宫，要回到自己的营房去。"

话未说完，禁卫军头领艾哈迈德·戴尼夫看见了我，向我打招呼："喂，水夫，给我倒杯水！"我立即倒了一杯水，递到他的手里。先生，那位将军就像你一样，一连将三杯水倒在地上，接过第四杯水，方才呷了一口。他说："喂，水夫，你打哪儿来？"

我回答道："我从米斯尔来。"

"安拉向米斯尔及那里的百姓致意、问安！你为什么到这座城市来呢？"我把

① 与"愿安拉周济你"同义，都是阿拉伯人拒绝乞丐时的用语。



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向他讲了一遍。我告诉他，我是为了躲债。

艾哈迈德·戴尼夫说："欢迎你！"

随即，他从口袋里掏出五百第纳尔，塞到了我的手里。他对他的部下说："兄弟们，看在安拉的面上，你们要善待这位水夫！"

众兵士听后，每人给了我一第纳尔。艾哈迈德·戴尼夫对我说："只要我在巴格达，每当我们喝你的水时，我们都这样善待你。"

此后，我常常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每每这样善待我。没过多少天，我数了数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钱，竟达一千第纳尔之多。我心想，"我到这里来是再对也没有了！"于是，我到了他们的营房中，亲吻艾哈迈德·戴尼夫的手。他问我："你还需要什么？"

我说："我想离去了。"随后，我吟诵道：

> 流落他乡者，
> 无异于风中楼阁。
> 风摧楼必倒，
> 返里心总伴异乡客。

我对艾哈迈德·戴尼夫说："有支驼队要去埃及，我想随他们一道回返，以便探望我的妻子儿女。"

艾哈迈德·戴尼夫给了我一匹骡子，又送给我一百第纳尔。他说："老人家，我们想托你办一件事。你认识米斯尔城中的人吗？"

我回答："认识呀！"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水夫接着讲自己的经历:

艾哈迈德•戴尼夫听说我要回埃及,不但给了我一匹骡子,又给了我一百第纳尔。他对我说:"老人家,我们想托你办一件事。你认识米斯尔城中的人吗?"

我回答:"认识呀!"

"这里有一封信,请你交给戴伯格•米斯里。你对他说:'你的兄弟向你问安。他现在在哈里发宫中任职。'"我接过信,随驼队返回埃及,回到了米斯尔城。我回来之后,把欠的债务全都还清了。之后,我仍以卖水为业。

先生,我所遇到的艾哈迈德•戴尼夫不比你更果敢、更慷慨吗?不过,非常遗憾,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那封信交到戴伯格•米斯里手中,因为我不知道那位先生的住址。

阿里•米斯里听水夫说到这里,心里高兴极了。他说:"老人家,今天真是碰巧了!我就是阿里•戴伯格•米斯里,是艾哈迈德•戴尼夫的好朋友。你就把那封信交给我吧!"

水夫掏出信来,递给了他。阿里•米斯里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 曼拉哈呀,
> 片纸作书寄随风。
> 思念之情催我去见你,
> 惜翅膀已折难腾空。

艾哈迈德·戴尼夫致信好友阿里·米斯里:

你好!我有一事要告诉你:我已处决了萨拉丁·米斯里;我仅用了个计谋,便把他埋葬了。他的部下全都归顺了我,其中有阿里·贾迈勒。我现在担任巴格达哈里发宫禁卫军右卫队队长兼城防长官。倘若你信守你我之间的约言,你就前来找我。你到了这里,稍用计谋,便可有机会为哈里发效力,哈里发即会赏给你薪水、职位。特此奉告。



阿里·米斯里读完信，吻了吻，然后顶在头上，随后掏出十第纳尔，作为喜钱赏给水夫。

阿里·米斯里转身回到寓所，将消息告诉了伙伴们。他对他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自己顾自己吧！"

说罢，他换上旅行穿的衣服，戴上红毡帽，佩起宝剑，带上一柄长二十四腕尺的沉香木柄长矛。管家见此情景，问道："大人，库房已经空了，你要出门吗？"

阿里·米斯里说："我到了沙姆，将给你们捎来足够你们用的钱。"

说罢，转身走去。他找到一支即将上路的商队，见一位商界头领带着四十个商人。商人们的货物都已经绑扎好，只是头领的货物还放在地上。他发现他们雇佣的向导是个沙姆人，只听那个人喊道："来一个人帮帮忙呀！"

人们听后，不仅不去帮忙，反倒叽叽咕咕地骂他。阿里·米斯里心想："和这位向导一起走，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想到这里，阿里·米斯里走上前去，向沙姆人问好。

那位沙姆向导见阿里·米斯里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立即表示欢迎，并且说："小伙子，有什么事吗？"

阿里·米斯里说："大叔，我看你孤单一个人，带了四十驮子货，为什么不雇几个人帮你的忙呢？"

"孩子，我已经雇了两个人，那两个人的衣服都是我给的，我还给了他俩每个人二百第纳尔。可是，他俩帮我帮到哈尼凯城，都中途跑掉了。"

"你们要到哪里去呢？"

"到阿勒颇城去。"

"我来帮你！"

他们一阵忙碌之后，把货物全部绑扎好，然后踏上旅程。商界头领也跨上自己的骡子，跟着大队走去。

沙姆向导很喜欢阿里·米斯里，随时随地要和他亲热。

夜幕降临，他们住下来过夜，吃饱喝足，睡觉的时间到了。阿里·米斯里侧身躺下，开始就寝。他见向导贴了过来，便站起身，离开原地，走到帐篷门旁，然后坐了下来。向导翻了个身，想把阿里·米斯里拉到自己的怀里，但伸过手去，却发现阿里·米斯里已不在身边。他心想："也许他和另外的人有约会，被人叫走了；可是，我有优先权啊！明天夜里，我要让他不再离开我的身旁。"

阿里·米斯里在帐篷门口一直坐到东方亮，方才回来，躺在向导的身边。

向导一觉醒来，见阿里·米斯里躺在自己的身边，心想："假若我问他昨夜去





哪儿了，他定会离开我，起身走掉的。”

向导一直哄着阿里·米斯里。商队到达一座山谷，只见那里有一片树林，林中常有猛狮出没。每当有商队经过此地时，商人们往往采取抽签的办法；抽到谁，就把谁扔到狮子林中喂狮子。这一次，他们抽到的是那位商界头领。当前面有猛狮拦住他们的去路时，他们决定把那位商界头领抛出去喂狮子，故商界头领惆怅万分，对向导说：“安拉将破坏你的声誉和旅行！我有件事托付你：我死之后，请把我的货物转交给我的儿子！”

阿里·米斯里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立即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阿里·米斯里。

阿里·米斯里问：“你们为什么要躲避野兽呢？我有把握将野兽杀死。”

向导马上报告商界头领。头领听后，说：“倘若他能杀死野兽，我将给他一千第纳尔。”

其余的商人们也说：“我们也要给他钱！”

阿里·米斯里脱掉外衣，露出钢刀利剑，他紧了紧腰带，独自向狮子林走去，边走边高声呼喊。向导和商界头领忧心忡忡地望着阿里·米斯里，猛狮向阿里·米斯里扑了过来，阿里·米斯里手起剑落，将猛狮斩成两截。

阿里·米斯里镇定从容地回来，对向导说：“大叔，你不用害怕了！”

向导说：“孩子，我愿意一辈子当你的助手！”

商界头领走上前去，将阿里·米斯里抱住，亲吻他的眉心，立即掏出一千第纳尔，给了阿里·米斯里。随后，商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每人给阿里·米斯里二十第纳尔。

阿里·米斯里把收到的钱全交给了商界头领保存。他们安歇一夜，次日清晨，一道继续向巴格达城前进。当他们行至狮狗壑时，突然遇上一个贝都因人，带着部族人拦路抢劫。劫匪们冲了过来，商人们纷纷弃货驮而逃。商界头领失望地喊着：“我的钱，我的钱！货物全丢了！”

就在这时，阿里·米斯里朝劫匪冲了过去，只见他身穿挂满响铃的皮衣，手持二十四腕尺长柄利矛，从贝都因人手里夺得一匹马，飞身跃上马背，纵横驰骋，对着劫匪们大声喊道：“匪徒们，来呀！和我决战来吧！”

阿里·米斯里周身一抖，铃声铿锵震耳，贝都因劫匪的马匹大惊，胡乱窜逃。阿里·米斯里挥动长矛，将劫匪头子的长矛杆击断，继之直向匪首的脖颈刺去，只见匪首的脑袋与身躯顿时分家。

劫匪们见头领倒在血泊中，一齐向阿里·米斯里冲锋。阿里·米斯里口中高喊着：“安拉至大！安拉至大！”纵马飞驰，挥矛舞剑，奋力厮杀。只见劫匪们死的死，



逃的逃，顷刻一败涂地。

阿里•米斯里用长矛插着劫匪首领的首级得胜而归，商人们纷纷前来祝贺，称赞他勇敢过人，对他表示万分感谢，纷纷慷慨解囊，凑钱酬劳他。

一场激战过去，商队继续前进，终于到了巴格达。阿里•米斯里向商界头领要回存放在他那里的钱，交给向导，并叮嘱说："大叔，你回到米斯尔后，烦请找到我的住所，将这些钱交给我的管家。"

"一定办到！"向导一口答应。

阿里•米斯里一夜安歇。次日清晨，他进入城中，打听艾哈迈德•戴尼夫的住所，但没有一个人能给他指路。

阿里•米斯里继续步行，来到一个大广场，看见许多孩子在那里玩耍。其中有个孩子，名叫艾哈迈德•莱吉塔。阿里•米斯里心想："阿里•米斯里呀，恐怕你只能从小孩子的口中打听到他们的消息了。"

阿里•米斯里无意中转脸一看，发现一个卖糖果的商贩在不远的地方卖糖果，于是走了过去，买了一些糖果。之后，阿里•米斯里走来呼喊道："喂，孩子们，你们来呀！"

那个名叫艾哈迈德•莱吉塔的孩子把别的孩子赶走，独自走过来，对阿里•米斯里说："有什么事吗？"

阿里•米斯里说："我有过一个孩子，不幸归真了。我做梦时，梦见我的孩子要糖果。因此，我买了一些糖果想分给每个孩子一块。"

说着，阿里•米斯里递给艾哈迈德•莱吉塔一块糖。

艾哈迈德•莱吉塔接过糖果一看，见上面粘着一枚金币，便说道："你不要这样！我没有这种贪心。你有事，只管问就是了。"

"只有机灵人才肯出这种报酬，也只有机灵人才能领取这份赏钱！我走遍京城街巷，四处打听艾哈迈德•戴尼夫的住所，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你若能领我找到他的宅邸，这一枚金币就赏给你了。"

"这样吧：我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跟着我跑，一直跑到一座宅门前；我用脚趾头夹一块石子扔到一座门上，你就认得艾哈迈德•戴尼夫的宅门了。"

说完，艾哈迈德•莱吉塔撒腿就跑，阿里•米斯里紧随其后。一阵奔跑之后，那孩子用脚趾夹起石头子一扔，阿里•米斯里便认识了艾哈迈德•戴尼夫的住宅。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哈迈德·莱吉塔对阿里·米斯里说："这样吧：我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跟着我跑，一直跑到一座宅门前；我用脚趾头夹一块石子扔到一座门上，你就认得艾哈迈德·戴尼夫的宅门了。"说完，艾哈迈德·莱吉塔撒腿就跑，阿里·米斯里紧随其后。

一阵奔跑之后，那孩子用脚趾夹起石头子一扔，阿里·米斯里便认识了艾哈迈德·戴尼夫的住宅。

这时，阿里·米斯里一把抓住那个孩子，试图要回那枚金币，但孩子不肯还他。阿里·米斯里说："小朋友，你聪明而且勇敢，你应该得到这份报偿！你可以走了！日后我若当上哈里发身边的一名将领，我一定收你做我的兵士。"阿里·米斯里抬脚走到那座宅门前，轻轻敲门。

艾哈迈德·戴尼夫听到敲门声传来，说道："喂，门卫，去开门呀！这是阿里·戴伯格·米斯里在敲门。"

大门开启，阿里·米斯里向艾哈迈德·戴尼夫问好。戴尼夫与阿里·米斯里亲切拥抱，手下四十名兄弟向阿里·米斯里问候致意。

艾哈迈德·戴尼夫拿出一身锦袍让阿里·米斯里穿上，说："阿里·米斯里，哈里发任命我为禁卫军队长时，赐予给兄弟们每人一身锦袍。我特意为你留下一身，穿上吧！"之后，他们让阿里·米斯里坐在上席，随即端上饭菜。他们开怀畅饮，直热闹到东方大亮。

艾哈迈德·戴尼夫对阿里·米斯里说："你先不要到巴格达大街上去，呆在这里不要动。"

阿里·米斯里听后，说："那么，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难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坐着，我来这里是为了观景啊？"

"你不要以为巴格达像米斯尔一样！巴格达是哈里发的京城。这里骗子成群，多如地上的篙草。"

阿里·米斯里在那里住了三天。





艾哈迈德·戴尼夫对阿里·米斯里说："我想让你有机会接近哈里发，以便让哈里发也给你规定一份薪俸。"

片刻后，艾哈迈德·戴尼夫说："不过，这要等机会！"

说完，艾哈迈德·戴尼夫离去。

一天，阿里·米斯里坐在房间，心中烦乱，闷闷不乐。他想："何不出去到巴格达大街上逛一逛，散散心？"阿里·米斯里抬脚迈步，出了大门，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他来到市场，看见一家餐馆，便走了进去。

阿里·米斯里吃过饭，站起来走去洗手，忽见两队雄兵打门前走过，个个腰佩宝剑，人人头戴毡帽。走在队伍后面的就是足智多谋的戴丽莱。只见她骑着一匹骡子，头戴镀金铁盔，身穿锁子甲，腰挂利剑，显得格外利落。阿里·米斯里赶忙出来看热闹。

原来戴丽莱刚刚离开王宫，正往皇家客栈走去。阿里·米斯里一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便仔细打量他，发现他的身材、身瘦与艾哈迈德·戴尼夫相近，身披带风帽的斗篷，腰佩宝剑，二目炯炯有神，满脸英雄气概。

戴丽莱回到客栈，见到女儿泽娜白，令其取来沙盘，占了一卦，得知那个人的名字叫阿里·米斯里，而且占卜结果显示，那个人的命运要比她和她的女儿泽娜白都好。

泽娜白对母亲说："母亲，你占了一卦，结果怎么样呢？"

戴丽莱说："今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一位青年，长相很像艾哈迈德·戴尼夫。我真担心那位青年已经得知是你扒走了艾哈迈德·戴尼夫及其手下士兵的衣服，他会闯入客栈，对我们采取什么手段，为他们报仇。我猜想他就住在艾哈迈德·戴尼夫的营房里。"

泽娜白说："母亲，我看没什么。我认为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让我去收拾他吧！"说完，泽娜白走去穿起最漂亮的衣裳，出门走向大街。

泽娜白来到大街上，衣着华丽，体态婀娜，步履翩翩，致使路人见之，纷纷投来艳羡的目光。泽娜白边走边暗立誓言，侧耳聆听，一声不吭，穿过一个市场又一个市场，终于看见阿里·米斯里迎面走来。泽娜白有意用肩膀撞了阿里·米斯里一下，然后回过头去，说："安拉使有眼力的人长命百岁！"

阿里·米斯里说："哦，好个美丽的小娘子！你是哪家的？"

"我属于像你这样的一位纨绔子弟。"

"你已婚配，还是仍然独身？"

"已经婚配了。"





"到我家里去玩，还是上你那里去？"

"我是商贾的女儿，商贾的妻子。今日之前，我从未出过门。我今天之所以出来，因为我做好了饭，想吃却又没有胃口。我一看见你，不由得爱在心里，正可谓一见钟情。你愿意让我开开心，来我家陪我吃顿饭吗？"

"有请必应！"泽娜白在前面走，阿里·米斯里在后面紧跟，穿过一条胡同又一条胡同。阿里·米斯里边走边想："据称人在异乡通奸，必遭安拉报应。你是个异乡客，怎好如此行事呢？不过，你应该设法让她离开你才好……"

想到这里，阿里·米斯里对泽娜白说："姑娘，你拿着这枚金币！我们换个时间再相会吧！"

泽娜白说："凭安拉起誓，你不能拒绝我！这一次，你一定要到我家去，让我好生款待你一番。"

阿里·米斯里跟着泽娜白来到一座宅门前，但见宅门高大，挂着大锁。

泽娜白说："把锁打开吧！"

阿里·米斯里问："钥匙呢？"

"钥匙丢啦！"

"不用钥匙开锁，要受官方惩治的呀？没有钥匙，我是打不开锁的。"

听他这样一说，泽娜白撩开面纱，瞪了阿里·米斯里一眼；这一眼给阿里·米斯里带来万般惆怅。之后，泽娜白把面纱搭在大锁上，念着穆萨之母艾斯玛的名字，没用钥匙，便把锁打开了。

泽娜白迈步进门，阿里·米斯里随后紧跟。进了大门一看，只见四壁挂着无数口宝剑和各种武器。泽娜白摘下面纱，和阿里·米斯里坐在一起。阿里·米斯里心想："既然安拉做此安排，你就只管享受就是了。"阿里·米斯里侧过脸去，想亲吻泽娜白的面颊，泽娜白急忙用手捂上自己的脸，同时说："这样的动作，只有夜里才合宜、甜美。"

泽娜白端来饭菜和酒，二人吃饱喝足。泽娜白站起来，走去从井里打了一壶水，然后将水浇在阿里·米斯里的手上，让他洗手。

就在这时，泽娜白一拍自己的胸脯，恍然大悟似的说：

"我丈夫有枚宝石戒指，价值五百第纳尔。我拿来戴在我的手指上，发现有些松，于是涂上一点儿蜡，使它变得稍紧一些。我戴着进来，不料戒指脱落，掉进井里。你瞧着门，不要让人进来，等我把衣服脱掉，好下井去捞戒指。"

阿里·米斯里说："有我在，怎好让你脱衣下井呢？这件事由我来做！"

说着，阿里·米斯里脱下衣服，用绳子拴好自己的腰，让泽娜白把自己顺入井中。





井水很深，泽娜白说："绳子已经放尽，你解开绳子，索性下水吧！"阿里·米斯里解开腰中的身，下到水中，潜入水里，但却摸不到井底。泽娜白戴上面纱，拿起衣服，朝母亲那里走去。

讲到这里，条件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里•米斯里对泽娜白说："有我在，怎好让你脱衣下井呢？这件事由我来做！"说着，阿里•米斯里脱下衣服，用绳子拴好自己的腰，让泽娜白把自己顺入井中。

井水很深，泽娜白说："绳子已经放尽，你解开绳子，索性下水吧！"

阿里•米斯里解开腰中的身，下到水中，潜入水里，但却摸不到井底。

泽娜白戴上面纱，拿起衣服，朝母亲那里走去。

见到母亲，她说："母亲，我已把阿里•米斯里的衣服扒光，把他引到警长哈桑宅邸中的水井里去了。他就是插翅，也难以脱逃出来。"

当时，哈桑警长在王宫中。他回来后见家门大开，便问马夫："你为什么门都没锁呢？"

马夫答："主公阁下，门是我亲自锁好的。"

"凭我的生命起誓，定有盗贼闯进过我的家院！"

哈桑抬脚进门，左右观望，一个人也没看见。他对马夫说："给我打壶水来，我要做小净了。"

马夫拿着水桶，顺入井中，往上提时，发觉水桶沉得厉害，便向井里望去，发现水桶里有个什么东西，不禁惊恐万分。他把绳子搡到井里，转身就跑，并高声喊道："老爷，老爷！井里有鬼！井里有鬼！"

哈桑听后，忙说："快去请四位法学大师，请他们来念《古兰经》，将魔鬼赶走！"

马夫走去，请来了四位法学大师。哈桑警长说："你们站在这口井的周围，诵读《古兰经》，把井里的魔鬼驱赶走吧！"

奴仆和马夫走来，将水桶顺入井里，提出来一看，打上来的不是水，原来蜷缩在水桶里的是一个人——阿里•米斯里。

阿里•米斯里默不作声，直至他们把桶拉近井口时，方才从水桶里跳了出来，走到大师们身边。





眼见一个活人从水桶里跳出来，在场的人无不惊慌失措，相互拍打着，失声喊道："魔鬼！魔鬼！魔鬼！"

哈桑见了，问道："你是盗贼？"

阿里·米斯里回答："我不是贼！"

"你为什么要下井呢？"

"我梦中遗精，醒来便下到底格里斯河中洗身子，不料河水把我冲入地下，让我从这口井里钻出来了！"

"不要胡编！还是说实话吧！"

不得已，阿里·米斯里便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哈桑警长听后，给了他一套旧衣服，将他赶了出去。

阿里·米斯里回到艾哈迈德·戴尼夫府中，把自己的一番遭遇讲了一遍。艾哈迈德·戴尼夫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巴格达城中的骗子多如篙草，就连女人都能捉弄男子汉吗？"

坐在一旁的阿里·贾迈勒说："阿里·米斯里，看在安拉的面上，请你告诉我，你曾是米斯尔城的孩子王，如何在巴格达城里却被一个小姑娘捉弄得如此狼狈呢？"

阿里·米斯里听阿里·贾迈勒这样一问，自觉难堪，无话可对，后悔不已。

艾哈迈德·戴尼夫给了阿里·米斯里一身衣服，让他换上。哈桑·舒曼问阿里·米斯里："你认识那个姑娘吗？"

阿里·米斯里说："不认识。"

"她是皇家客栈的守门人戴丽莱老太太的女儿泽娜白。阿里·米斯里兄弟，你落入了她的网中啦？"

"是的。"阿里·米斯里回答。

"阿里·米斯里兄弟，就是这个小女子扒掉了你的朋友右卫队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及其手下所有队员们的衣服。"

"这对你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娶她为妻。"

"谈何容易呀，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舒曼兄弟，你说我用什么计谋可以把她娶到手呢？"

"如果你肯听我的，愿意投奔我的手下，我欢迎你，并且保你如愿以偿。"

"我听你的，服从你的安排。"

"那你就脱下你的衣服吧！"





阿里·米斯里脱下身上那套旧衣服，舒曼取来一口锅，熬了一些像臭油那样的东西，抹在那套衣服上，又给他涂在身上，阿里·米斯里顿时变成了黑奴的模样。接着，他给阿里·米斯里抹黑双唇、双颊，又用红眼药粉给他把眼睛点红，最后给他穿上那套奴隶服装。

舒曼走去片刻，拿来烤羊肉串和葡萄酒，对阿里·米斯里说："皇家客栈有个厨奴，你现在很像他了。那个厨奴上街，不是买肉，就是买菜。你到了客栈，要用奴隶的口吻和他交谈，向他问安。你对他说：'我好久没和你一起喝酒了。'他会说：'我很忙，我要给四十个奴仆做午饭和晚饭，还要喂狗；就连戴丽莱及其女儿泽娜白的饭，也是由我来做。'听他这样说后，你就对他说：'来，我们一起吃烤羊肉，喝顿酒吧！'你把他带进房间，把他灌醉，然后向他打听做饭的情况，问他做多少种饭菜，如何喂狗，问他食品仓库的钥匙在哪里……俗语云：酒后出真言。他喝醉之后，会把清醒时的情况全部告诉你。这之后，你用蒙汗药把他麻醉过去，换上他的衣服，把刀子别在腰里，拿起菜篮子，到市场上去买肉买菜。回来之后，你就进厨房、仓库，然后做饭，悄悄把蒙汗药放入饭菜之中。饭菜做好，送给奴仆、戴丽莱和泽娜白，再去喂狗，把人和狗统统麻醉。然后带上所有衣服，离开那里。如果你想娶泽娜白为妻，你就顺便把她养的那四十只信鸽给我们带来。"

阿里·米斯里听完这一番面授机宜，随即带着酒肉，向皇家客栈走去。

阿里·米斯里来到皇家客栈，见到厨奴，向他问好，并且说："我们好久不在一起喝酒了。"

厨奴说："我很忙呀！我要给四十名奴仆做饭，还要喂狗……"

阿里·米斯里完全按照舒曼的叮嘱，用酒把厨奴灌醉，问他做饭的情况，厨奴说："我每天晚餐要做五样饭。昨天还要我加做两样：一样是蜜糕，另一样是糖石榴子。"

"先给谁送饭呢？"阿里·米斯里问。

"先给戴丽莱送，然后给泽娜白送，再让奴仆们吃，最后喂狗。喂饱一条狗，至少要用一磅肉。"

阿里·米斯里忘了问清钥匙的情况，便匆忙给厨奴下了蒙汗药。

厨奴终于晕倒，不省人事。阿里·米斯里扒下厨奴的衣服，换到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刀挂在腰间，拿起菜篮子，走向市场，采购肉和蔬菜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里·米斯里问："先给谁送饭呢？"

"先给戴丽莱送，然后给泽娜白送，再让奴仆们吃，最后喂狗。喂饱一条狗，至少要用一磅肉。"

阿里·米斯里忘了问清钥匙的情况，便匆忙给厨奴下了蒙汗药。厨奴终于晕倒，不省人事。阿里·米斯里扒下厨奴的衣服，换到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刀挂在腰间，拿起菜篮子，走向市场，采购肉和蔬菜去了。

阿里·米斯里买菜回来，走进客栈，见戴丽莱坐在门旁，正在仔细地观察里里外外的情况，又见那四十名奴仆，全副武装守在那里，禁不住心里一惊。戴丽莱看见他，立即认出他来，厉声说道："盗贼头子，你想在皇家客栈里要弄阴谋诡计吗？"

听她这样一问，奴隶打扮的阿里·米斯里回头望着戴丽莱，说："总管老夫人，你说什么？"

戴丽莱说："你是怎样摆弄我们的厨奴的？你是把他杀了，还是将他麻醉了？"

"哪个厨奴？除了我，还有厨奴吗？"

"阿里·戴伯格·米斯里，你想欺骗我，妄图蒙混过去吗？"

阿里·米斯里用奴隶的口吻说："米斯里是白人，还是黑人？我可一直在这里效劳啊！"

奴仆们说："堂兄弟，你怎么啦？"

戴丽莱问他们："他真是你们的堂兄弟吗？他是阿里·戴伯格·米斯里。好像麻醉或杀死你们堂兄弟的就是他。"

奴仆们说："这是我们的堂兄弟赛阿德拉，给我们做饭的厨奴。"

"不！他是阿里·米斯里。他把皮肤涂上了黑色。"戴丽莱一口咬定。

"阿里是谁？我是赛阿德拉。"阿里·米斯里坚持自己说自己是厨奴。

"我有去色油……"说完，戴丽莱取来去色油，涂在阿里·米斯里的胳膊上，擦了擦，黑色没有退去。奴仆们对戴丽莱说："就让他去给我们做午饭吧！"

戴丽莱说："假若他真的是你们的堂兄弟，你们昨夜要求他今天做的饭菜，他





会了如指掌的，也应该知道每天做多少样饭。”

奴仆们问他做饭的样数以及昨夜要他做的饭食，阿里·米斯里回答说：“焖扁豆，烧米饭，炖肉汤，葱头烧肉，还有玫瑰露，另加蜜糕和糖石榴子。晚饭饭菜与午饭一样。”

奴仆们听后，说：“他说得一样不差。”

戴丽莱说：“你们带他进去吧！倘若他知道厨房和仓库在哪里，他就是你们的堂兄弟；如若不然，你们就把他杀掉！”

厨奴养着一只猫，总是卧在厨房门口上。每当厨奴进厨房，那只猫便一跃而起，跳到厨奴的肩膀上。厨奴把猫接下来，扔到地上，那猫便跑向厨房里去。

阿里·米斯里提着肉和菜走来，那猫看见他，一跳跳到他的肩膀上。阿里·米斯里把猫放在地上，那猫则跑向厨房。阿里·米斯里去取钥匙，但不知哪一把是开厨房门的，幸亏见其中一把钥匙上粘着羽毛，判断出那是厨房的钥匙，于是取下用它打开厨房门，放下青菜，然后走出厨房。那猫见他出来，立即向仓库门跑去，阿里·米斯里便一眼认出那就是库房。随后去取钥匙。他见其中一把钥匙上有油脂痕迹，知道那是库房门钥匙，于是拿来将库房门打开。

奴仆们眼见阿里·米斯里如此熟悉情况，走去对戴丽莱说：“总管啊，假若他是个生人，他是不会知道厨房和库房的位置的，更不晓得钥匙放在何处，哪一把钥匙是开哪个门的。他不是外人，他就是我们的堂兄弟赛阿德拉。”

戴丽莱说：“他是通过猫认出厨房和库房的；至于分辨钥匙，则是通过推断的方法。这种把戏瞒不过我。”

阿里·米斯里走进厨房，开始做饭，只见他动作熟练，饭菜很快做好。他先给泽娜白送饭，见泽娜白的房间里堆满衣物。他离开那里，给戴丽莱送饭，又叫奴仆们进餐，最后喂狗。晚饭的过程也是如此。皇家客栈的大门通常在午饭和晚饭时各开关一次。

晚饭后，阿里·米斯里喊道：“旅客们，奴仆们已经开始守夜，我们也已经把狗放了出去，务请各位小心；如若不然，出了事只能埋怨自己。”

阿里·米斯里推迟了喂狗的时间，在狗食中投了毒药，狗吃下去，立即死去。继之，他用蒙汗药麻醉了所有奴仆、戴丽莱和她的女儿泽娜白。

就在他们不省人事之时，阿里·米斯里带上所有衣物和信鸽，打开客栈门，向着禁卫军的营房走去。

舒曼看见阿里·米斯里，问道：“你干了些什么惊人的事？”

阿里·米斯里把自己在皇家客栈干的事情从头到尾向舒曼讲了一遍。

舒曼听后，对阿里·米斯里表示钦佩和感谢。

阿里·米斯里站起身来，走去脱掉衣服，哈桑·舒曼煮了草药，让他用药水洗了





洗身子，皮肤恢复了原来的白色。之后，阿里·米斯里赶回皇家客栈，给厨奴穿好衣服，用解药把他从昏迷状态中唤醒，然后悄悄溜走了。

厨奴醒后，站起来，拿起菜篮子，照例到市场上买菜。

东方大亮时，住在客栈里的一位商人起床离开房间，走去一看，皇家客栈大门洞开着，奴仆一个个昏迷不省，倒在地上，看家的狗全都死了，于是急忙去找戴丽莱。

商人走到戴丽莱的房间一看，但见她也躺在床上，昏迷不省人事，又见头旁放着一张纸条。商人见她身旁放着解药，便打开包，放在她的鼻子下让她闻了闻，戴丽莱慢慢苏醒了过来。

戴丽莱睁开眼睛一看，问道："我现在在哪里呀？"

商人对她说："我刚才下楼一看，只见客栈大门开着。我急忙跑来找你，见你昏迷不省人事，那些奴仆们和你一样，只是那些看家狗全都死了。"

戴丽莱拿起那张纸条，见上面写着：

此事系阿里·米斯里所为。

戴丽莱立即走去救醒奴仆和她的女儿泽娜白，然后对他们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那不是厨奴，而是阿里·米斯里，不是吗？"

她又对奴仆们说："这件事不要外传，要严加保密！"

她对泽娜白说：

"我已对你说过，阿里·米斯里是不会放弃进行报复的机会的。他这样干，正是对你的报复。他本来能够干给我们带来更大危害的别的事情，但为了留情面和求爱的缘故，他仅仅干了这样一件事。"说完，戴丽莱脱掉男侠服，换上妇女装，围上围巾，直奔艾哈迈德·戴尼夫的营房而去。

阿里·米斯里带着衣物和信鸽回到营房，博得了众兵士的夸赞，大家欢喜非常。哈桑·舒曼站起来，给了管家钱，让他去买四十只鸽子煮给兄弟们吃。管家从命，立即奔向市场，买回四十只鸽子，宰杀烹煮之后，给士兵们吃。

正当他们吃鸽子肉时，忽听有人敲门。艾哈迈德·戴尼夫说："这是戴丽莱在敲门，赶快去开门！"

管家走去开门，戴丽莱走了进来。

哈桑·舒曼看见老太太进来，便问……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舒曼站起来，给了管家钱，让他去买四十只鸽子煮给兄弟们吃。管家从命，立即奔向市场，买回四十只鸽子，宰杀烹煮之后，给士兵们吃。

正当他们吃鸽子肉时，忽听有人敲门。艾哈迈德·戴尼夫说："这是戴丽莱在敲门，赶快去开门！"

管家走去开门，戴丽莱走了进来。

哈桑·舒曼看见老太太进来，便问："喂，倒霉的老太婆，是哪股风把你吹来啦？你跟你那个卖鱼的弟弟祖莱格是一类人。"

戴丽莱说："长官，我确实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如今我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听凭你们的发落。不过，我想知道，对我玩弄把戏花招儿的那个小伙子，究竟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

艾哈迈德·戴尼夫说："那是我的第一爱将。"

戴丽莱说："看在安拉的面上，我求你让他把信鸽及其他东西还给我，就算对我开恩了。"

哈桑·舒曼说："喂，阿里·米斯里，安拉要惩罚你了！你为什么把信鸽都宰掉了呢？"

阿里·米斯里说："我不知道那是信鸽呀！"

艾哈迈德·戴尼夫说："管家，把鸽子肉拿来，让老太太尝一尝！"

管家走去端来鸽子肉，戴丽莱拿起一块肉，放在口中一嚼，然后说："这不是信鸽呀！我常用掺了麝香的谷粒喂信鸽；若是鸽肉，必定香如麝香。"

哈桑·舒曼一笑，说道："老太太，你如果想要回信鸽，那你得满足阿里·米斯里的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戴丽莱问。

"把你的女儿泽娜白许配给阿里·米斯里！"

"这件事我只能同泽娜白好好商量。"

哈桑·舒曼听老太太这样一说，立即命令阿里·米斯里："喂，阿里·米斯里，把





信鸽还给老太太！”

阿里·米斯里拿来信鸽，交给了戴丽莱。戴丽莱眼见信鸽完好无缺，十分高兴。

哈桑·舒曼说：“老太太，你可要快给我们一个准信儿呀！”

戴丽莱说：“他若真想与我的女儿结为伉俪，他玩这样一手，就算不上什么本事了。他若真有本事，就找她的舅舅去向她求婚，因为我已把她的事情托付给了她的舅舅。她的舅舅是卖鱼的，站在铺子里不住地喊着：‘鲜鱼，鲜鱼！两个钱一磅！’他常把一个装有两千金币的钱袋挂在店铺门外……”

他们听她这样一说，纷纷站了起来，问道：“你这个倒霉的老太婆，这是什么话呀，你这不是存心要害我们的阿里·米斯里兄弟吗？”

戴丽莱离开他们，回到客栈，对女儿说：“泽娜白，阿里·米斯里对我向你求婚了。”

泽娜白听后，感到高兴，因为她觉得阿里·米斯里待她甚为宽厚，所以打心底里爱他。她问母亲情况如何，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向女儿讲了一遍，最后说：“我已给他说好了条件，让他去找你舅舅，向你求婚。我已经把路堵死了。”

戴丽莱走后，阿里·米斯里望着士兵们，问道：“祖莱格是何许人，他有什么非凡的本领呢？”

他们告诉他：“祖莱格是伊拉克恶棍头领。他有穿山、摘星、从眼睑上偷取化妆墨的本事。在行骗这方面，他是没有对手的。不过，他已经忏悔，改邪归正了。他开了个鲜鱼店铺。这个人卖鱼赚得两千第纳尔，将之放在一个袋子里，袋子上系着一条丝带，丝带末端挂上铜铃，拴在店门里的一个木橛子上。每当他打开店铺门时，便把钱袋子挂在店铺门外，然后高声喊道：‘埃及的骗子，伊拉克的盗贼，波斯的小偷们，你们都到哪儿去啦？鱼商祖莱格钱袋挂在门外，谁有本领把它偷去，这钱就归他所有了！’多少贪心的盗贼想偷走钱袋，但谁也没有得逞。因为他生火炸鱼时，脚下总放着两个铅饼，贪心者来偷他的钱袋时，他就抄起铅饼朝盗贼打去；只要被铅饼打着，非死即残。喂，阿里·米斯里兄弟，你若去骗他，就会像是去参加葬礼，但不知道是谁归真了的人一样。你是没有能力与他较量的。你根本就没必要与泽娜白结亲。扔掉一样东西，不是照样可以生活吗？”

哈桑·舒曼及其手下人开始劝说阿里·米斯里，让他改变向泽娜白求婚的想法。

阿里·米斯里说：“这多丢人呀！兄弟们，我一定要把祖莱格那个钱袋弄来。”阿里·米斯里低头沉思片刻，然后又说：“请你们给我弄一套女人服装来！”

片刻过后，一套女服装送到阿里·米斯里面前。阿里·米斯里穿起女装，戴上面纱，宰了一只羊，取出肠子洗干净，灌上血，缠在大腿上，然后穿上裤子。接着，再找来两个鸟嗉子，装满奶汁，捆在胸前，做成两个鼓鼓的乳房；又弄来布和棉花，绑在





肚子和屁股上，然后系上腰带。一番化妆之后，走出大门，来到街上。行人见之，无不说："哦，好丰满的臀部！"

他见一驴夫走来，送上一枚金币，雇来毛驴骑上，朝着祖莱格的鱼铺走去。行至鱼铺前，阿里•米斯里问："喂，驴夫，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

驴夫说："这是炸鱼味，祖莱格店铺里正炸鱼呢！"

"我身怀有孕，很馋鱼，给我弄块炸鱼来吃吧！"

驴夫走去，对祖莱格说："喂，老板，你的鱼这么香，不是有意馋孕妇吧！哈桑警长的太太骑着我的毛驴来到店铺外，太太身怀有孕，闻到香味，胎儿在腹中骚动不止，快给她一块炸鱼吃吧！"

祖莱格说："安拉啊，愿你护佑我们今日平安！"说完，拿起一块炸鱼。这时，他发现火已熄灭，于是进去点火。

就在这时，阿里•米斯里下了驴子，坐在店铺前，手一用力，抻断了拴在大腿上的灌满血的羊肠子，顿时鲜血顺着两条腿往下淌，同时喊道："我的腰呀，疼死我了……"

驴夫回头望去，见鲜血流淌，忙问："太太，你这是怎么啦？"

阿里•米斯里装得和女人一模一样，说道："我小产啦！胎儿掉了！"

祖莱格抬头一望，见那个女人鲜血淋漓，吓得忙躲进店铺。驴夫说："喂，祖莱格，你惹下大祸了，安拉会惩罚你的。你的炸鱼香味扑鼻，孕妇想吃一块，你都不乐意。她的丈夫，你是惹不起的！"

说罢，驴夫牵着毛驴走去。阿里•米斯里趁祖莱格躲进店铺之机，伸手去拽挂在店铺外的钱袋；他的手刚一触到钱袋，金币便沙沙作响，随之丝绳上的小铃铛发出丁当的响声。

祖莱格闻声窜了出来，喊叫道："鬼骗子，你打算扮成女人来骗我吗？你等着瞧我的厉害吧！"

祖莱格顺手甩出铅饼，阿里•米斯里一躲闪，铅饼落在地上。祖莱格又要抄起另一个铅饼时，邻居们争相赶来，大声劝道："你是生意人，还是个打手，你若是个生意人，就请把那个钱袋子摘下来，不要用它去害人了！"

祖莱格说："凭安拉起誓，我照办！"

阿里•米斯里一口气跑回营房，哈桑•舒曼问他："喂，阿里•米斯里，怎么样？"

阿里•米斯里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脱下那身女装，对哈桑•舒曼说："给我弄套马夫的衣服来！"

舒曼走去，片刻后拿来一套马夫的衣服。阿里•米斯里接过去，穿在身上，然后拿上一个盘子，带上五个硬币，走到祖莱格的店铺前。祖莱格问："马夫师傅，你想





要什么？”

马夫打扮的阿里·米斯里让他看了看手中的硬币，意思是说让他从小圆桌上取五个钱的炸鱼，并且说：“我得要热鱼。”

祖莱格拿起鱼，想放在锅里加加热，却见火已熄灭，于是走去生火。

趁祖莱格点火之机，阿里·米斯里伸手去取那钱袋，刚一摸到，铃声又响了起来，祖莱格立即窜了出来，厉声呵斥道：“你的花招儿是骗不过我的，即使你打扮成马夫！我看见你掏钱和拿盘子的样子，就认出你来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马夫打扮的阿里·米斯里让他看了看手中的硬币，意思是说让他从小圆桌上取五个钱的炸鱼，并且说："我得要热鱼。"祖莱格拿起鱼，想放在锅里加加热，却见火已熄灭，于是走去生火。

趁祖莱格点火之机，阿里·米斯里伸手去取那钱袋，刚一摸到，铃声又响了起来，祖莱格立即窜了出来，厉声呵斥道："你的花招儿是骗不过我的，即使你打扮成马夫！我看见你掏钱和拿盘子的样子，就认出你来了。"

祖莱格随后抛出铅饼，阿里·米斯里急忙躲闪，铅饼落在临近肉铺一个煮着肉的锅里，肉汤四溅，溅了过路的一位法官一身，那热肉汤从法官的胳肢窝一直流到大腿根儿。法官惊叫道："哎呀！我的宝贝！烫死我啦！坏蛋！这是谁干的？"

附近的人们马上围过来，说："老爷，这是孩子把石头扔进锅里，溅起了肉汤。幸得安拉护佑，不然会闹出大乱子来的。"

他们劝走法官，然后仔细望去，却见一枚大铅饼，根本不是什么小石头子，扔的人也不是小孩子，而是鱼商祖莱格，他们走到祖莱格面前，对他说："祖莱格，你干的这种事多危险！快把你的钱袋取下来吧！"

祖莱格说："我取下来，愿安拉护佑。"

阿里·米斯里回到营房，兄弟们纷纷问他："你取的钱袋在哪儿？"

阿里·米斯里把这次盗钱袋的经过讲了一遍，众兄弟说："你的计谋已有三分之二失败了。"

阿里·米斯里不服输，立即换上一套商人服装，转身出了营房。

刚一出门，他看见一个耍蛇人，带着一袋子蛇，还有一个装行李的背包。他说："喂，耍蛇的，我想请你到我家去给我的孩子们耍一耍蛇，让他们看一看。我会付给你报酬的。"

耍蛇人一口答应，跟着阿里·米斯里走去。来到营房，阿里·米斯里为耍蛇人端来饭菜，耍蛇人吃了放蒙汗药的饭菜，顿时昏迷过去，不省人事。阿里·米斯里扒下耍蛇人的衣服，换在自己的身上，背起那袋子蛇，吹着笛子来到祖莱格的鱼店门前。



耍蛇人打扮的阿里·米斯里说："掌柜的，安拉赐给你衣食！"话音未落，阿里·米斯里掏出蛇来，扔在祖莱格的面前。

祖莱格非常害怕，见到蛇慌忙逃避到店里。阿里·米斯里马上把蛇拾起来放在袋子里，伸手去摘钱袋，只听铃声又响了起来。

祖莱格喊道："你打扮成耍蛇人，来盗我的钱袋……"

随即甩出铅饼，向阿里·米斯里投去。这时恰巧有个士兵路过店前，后面跟着一个马夫，那铅饼一下落在马夫的头上，马夫顿时头被砸破，鲜血直流。

士兵问："这是谁砸破了马夫的头？"

邻居们马上围拢上来，说道："房顶上掉下来一块石头，不巧碰在了他的头上。"

那位士兵信以为真，带着马夫走了，人们留心细看，原来又是祖莱格投来的铅饼，于是围上去，对祖莱格说："祖莱格，你就把惹是生非的钱袋子摘下来吧！"

祖莱格说："今夜我一定把它摘下来。"

阿里·米斯里一连七次盗祖莱格的钱袋，均未成功。他回到营房，用解药唤醒耍蛇人，随后归还了衣服和行囊，又给了他报酬，打发耍蛇人平安离去。

随后，阿里·米斯里返回祖莱格的鱼店，听祖莱格自言自语说："若再把钱袋放在店铺里，那阿里·米斯里会穿墙而入，取走钱袋。我还是把它带回家中去吧！"

祖莱格把钱袋摘下来，夹在胳肢窝里，锁上店铺，转回家中。阿里·米斯里悄悄跟在他的身后，一直跟到他家附近……

祖莱格看见邻居家正在办喜事，心想："我还是先回家，把钱袋交给妻子，换上礼服，再来参加结婚盛典吧！"

祖莱格走进家门，阿里·米斯里悄悄跟了进去。

祖莱格的妻子本是宰相贾法尔府上的一个黑婢女，已为祖莱格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卜杜拉。祖莱格常常答应妻子要用那袋钱为儿子举行割礼，并为儿子订婚，举办婚礼。

祖莱格回到妻子面前，满面愁云。妻子问："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

祖莱格说："安拉有意考验我呀！一个捣蛋鬼，一天七次玩弄花招儿，想偷去我这个钱袋子，都未得逞。"

妻子说："既然这样，你就把钱袋交给我，让我保管吧，以便日后给孩子娶媳妇。"听妻子这样一说，祖莱格把钱袋交给了妻子。

其时，阿里·米斯里已潜入祖莱格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祖莱格说的话全被他听到了，祖莱格的行动也全被他看见了。

祖莱格换上衣服，临走时对妻子说："阿卜杜拉他妈，你可要好好保存这钱





袋,我要参加邻居家的婚礼去了。”

“天还早,你睡一会儿再去吧!”妻子说。

祖莱格躺在床上,片刻后进入了梦乡。

阿里·米斯里蹑手蹑脚走到藏钱袋子的地方,拿起钱袋,溜了出去,走到隔壁,观看婚礼盛典。

祖莱格忽然从梦中惊醒,对妻子说:“阿卜杜拉他妈,快去看看钱袋!”

妻子立即去看,发现钱袋子不见了。她边批打自己的面颊,边说:“阿卜杜拉他妈呀,你真倒霉,你真背运!小偷把钱袋偷走了!”

祖莱格说:“凭安拉起誓,这钱袋不是别人偷的,准是阿里·米斯里;除了他,谁也不会拿这个钱袋子!我一定要把钱袋找回来!”

“你要是找不回来,我就把你关在门外,让你在胡同里过夜!”

妻子说完,祖莱格起身走去,到邻居家去参加婚礼了。

祖莱格走到那里,发现阿里·米斯里正站在那里看热闹,心想:“拿我钱袋的就是这个小子!他住在艾哈迈德·戴尼夫的营房里。”随后,祖莱格快步赶到营房,翻墙而过,见门人都已睡熟了,便在门后藏了起来。

片刻后,阿里·米斯里回来了,轻轻敲门。祖莱格问:“谁在敲门?”

“我是阿里·米斯里。”阿里·米斯里在门外回答。

“你把钱袋弄到手了吗?”

阿里·米斯里以为是哈桑·舒曼在和自己说话,坦诚回答说:“弄到手了!给我开门呀!”

“你让我看看钱袋,我才给你开门。因为我和你的队长打过赌了。”

“你伸手吧!”

祖莱格从门缝里伸出手去,阿里·米斯里把钱袋递到他的手里。

祖莱格拿到钱袋,立即翻身上墙,爬过去,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阿里·米斯里一直站门外,不见门开,于是用力敲门,将熟睡的士兵们都惊醒了。他们恍然大悟地说:“这是阿里·米斯里回来了!他在敲门啊!”

舒曼走去开门,见是阿里·米斯里,便问:“钱袋弄到手了吗?”

阿里·米斯里说:“舒曼兄弟,别开玩笑了!我不是已从门缝里把钱袋递给你了吗?你还说不见钱袋不开门呢!”

“凭安拉起誓,我没拿到钱袋,八成是祖莱格把钱袋骗走了。”

阿里·米斯里愕然。片刻后,他说:“我一定要钱袋再弄回来!”

阿里·米斯里转身走去,一口气跑到正在举行结婚庆典的那家。到了那里,阿



里·米斯里听见一个调皮鬼说:“喂,阿卜杜拉他爸,为了你和你儿子的幸福,施舍几个钱吧!”

阿里·米斯里听后,心想:“我才是幸福的主人呢!”随后向祖莱格家走去。他翻墙而过,见祖莱格的妻子正在睡觉,便掏出蒙汗药,将之麻醉,然后换上她的衣裳,怀抱孩子,在屋里踱来踱去,忽见屋里摆放着一只篮子,里面放着点心;那是祖莱格舍不得吃而留下的节日糕点。

过了不大一会儿,祖莱格回来了。

祖莱格敲门,阿里·米斯里装成祖莱格的妻子,问道:“谁呀?”

“我是阿卜杜拉他爸!”祖莱格答。

“我立过誓言,你找不回钱袋来,我就不给你开门。”

“我把钱袋拿回来了!”

“你得先把钱袋递过来,然后才能给你开门。”

“好吧!你把点心篮子放下来,我把钱袋放在篮子里,你从篮子里取吧!”

阿里·米斯里把点心篮子放下去,祖莱格把钱袋放在篮子里,阿里·米斯里拿到了钱袋。

随后,阿里·米斯里用蒙汗药把孩子麻醉,用醒药把祖莱格的妻子唤醒,继之迅速翻墙而过,抱着孩子,返回营房。

阿里·米斯里回到兄弟们中间,让他们看过钱袋,又让他们看过祖莱格的孩子,他们连声称赞、感谢他。阿里·米斯里把点心分给大家吃,并且说:“喂,舒曼兄弟,这是祖莱格的儿子,你先把他藏起来。”

舒曼接过孩子,将孩子藏了起来。继之弄来一只羊宰掉,交给管家烤熟,用布帛裹起来,就像是用殓衣裹着的死尸。

祖莱格把钱袋放在篮子里,久等不见开门,便用力敲起门来,苏醒之后的妻子走来,问道:“你把钱袋找回来了吗?”

“我不是已经放在你放下来的篮子里了吗?”

“我从来没有递篮子过去呀,更没有看见钱袋。”

“凭安拉起誓,又是那个阿里·米斯里赶到我的前头,把钱袋子骗去了。”

祖莱格进门在房间里找了一番,发现点心篮子不见了,继之发现孩子也丢了,禁不住惊呼道:“我的儿子啊!”

妻子捶胸顿足,又气又悔:“我要和你去见宰相!害我们孩子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和你玩花招儿的骗子,这都怨你!”

祖莱格说:“你别着急,我保证把孩子找回来。”





说完，祖莱格脖子上围着丝帕来到艾哈迈德·戴尼夫的营房。他敲过门，管家走去把门打开。

舒曼见祖莱格来了，忙问："兄弟，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祖莱格说："求你们让阿里·米斯里把儿子还给我吧！至于那袋金币嘛，我就不要了。"

舒曼回过头去，喊叫道："喂，阿里·米斯里，安拉要惩罚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是祖莱格先生的儿子？"

"出什么事啦？"祖莱格不安地问。

"唉，我们喂孩子葡萄干，孩子他，他给噎死了。"舒曼指着包裹着的烤羊肉说。

"我好可怜的孩子啊！我怎么向他妈交代呢呀？"

祖莱格边哭边走过去，打开殓衣一看，发现里面包的是香喷喷的烤羊肉，立即破涕为笑，说道："阿里·米斯里呀，你真会跟我开玩笑，有意拿我开心呀！"

他们把孩子还给祖莱格，祖莱格一看到孩子，欣喜不已。

艾哈迈德·戴尼夫说："祖莱格呀，你把钱袋挂在店铺门外，公开宣称让各地小偷去偷，而且说谁能偷去就归谁。如今，阿里·米斯里果然将钱袋弄到了自己的手里。现在，我们就你外甥女泽娜白的婚事提个建议，你能接受吗？"

祖莱格随口说道："我接受你们的建议。"

众人异口同声说："我们想代阿里·米斯里向泽娜白求婚。"

"这件事嘛，可要按规矩办。"

说完，祖莱格抱起孩子，拿着钱袋就要走。

舒曼说："你接受我们的求婚吗？"

祖莱格说："谁能拿得出聘礼，我就同意她跟谁订婚。"

"她要什么聘礼？"舒曼问。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舒曼提出向泽娜白求婚之事，祖莱格说：“谁能拿得出聘礼，我就同意她跟谁订婚。”

“她要什么聘礼？”舒曼问。

祖莱格回答道：“泽娜白发过誓，谁能把犹太珠宝商欧兹莱的女儿盖麦尔的锦衣、风冠、兜肚和金丝帐给她弄来做聘礼，她才与谁订婚、结配。”

阿里·米斯里说：“倘若今夜我不能把那些东西弄来，我就没有资格向泽娜白求婚。”

众弟兄异口同声说：“你若去和盖麦尔玩花招儿，会送掉性命的！”

“那是为什么呢？”

“欧兹莱是个诡计多端、背信弃义的魔法师，善于利用妖魔鬼怪，有呼风唤雨之本领。他有一座宫殿，建在城外，围墙全用金砖砌成。当人们坐在那座宫殿里时，宫殿清晰可见；当人们离开那里时，宫殿便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欧兹莱有个女儿，名叫盖麦尔。盖麦尔的那套锦衣是其父从宝库里取来的。欧兹莱把那套锦衣放在一个金盘子上，他打开宫中的窗子，高声喊道：‘埃及的盗贼，伊拉克的骗子，波斯的恶棍，你们都来吧！谁能拿走这套锦衣，它就归谁所有！’多少侠客耍尽花招儿，谁也没有将锦衣拿走，反倒中了欧兹莱的魔法，变成了猿猴和毛驴。”

阿里·米斯里听后，锐气不减，说道：“我一定要把那锦衣弄来，打扮戴丽莱的女儿泽娜白！”

说完，阿里·米斯里转身向犹太珠宝商欧兹莱的店铺走去。走到店铺一看，发现那位珠宝商是个五大三粗的怪人，只见店铺里放着天平、箔片、金银和火炉，店外还拴着一匹骡子。

片刻后，那位犹太珠宝商站起来，锁上店门，将金、银分装在两个袋子里，又将两个袋子放入鞍袋，然后搭在骡背上，牵着骡子，向城外走去。

阿里·米斯里跟在后面，而犹太商人却全然不知不觉。那犹太商人从袋子里掏



出一把沙土，念了几句咒语，随后将沙土撒向天空，霎时之间，面前出现一座无比壮观的宫殿。那骡子驮着犹太商人登上台阶。原来那匹骡子是在犹太商人驱使下的一个妖魔；犹太商人取下鞍袋，那骡子便顷刻消隐，不见踪影了。

犹太商人坐在宫中，阿里·米斯里一直躲在一边留心观察着他的举止。只见他拿出一根金杖，上面吊着一只金盘子，链子也是金的。他把一套锦衣放在盘子里，然后呼喊道："埃及的盗贼，伊拉克的骗子，波斯的恶棍，你们在哪儿？你们快来呀！谁能拿走这套锦衣，它就归谁所有！"说罢，他又念了几句咒语，只见一桌美味出现在面前。犹太商人吃饱了之后，筵席自动撤去。犹太商人再念咒语，只见一桌酒席出现在眼前，他又自斟自饮起来。

见此情景，阿里·米斯里心想："阿里·米斯里呀！你只能待他酩酊大醉之后，才能去拿那套锦衣。"想到这里，阿里·米斯里抽出宝剑，悄悄接近犹太商人的背后。犹太商人一回头，念了几句咒语，指着阿里·米斯里的手说："停住！"

阿里·米斯里举剑之手果然停在了空中。阿里·米斯里又举起左手，左手也停在了空中，随之右腿也停在了半空，只有一条腿站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犹太商人收回用在阿里·米斯里身上的法术，阿里·米斯里的手脚方才恢复常态。

犹太商人取出沙盘，占卜了一卦，得知身后那个人名叫阿里·戴伯格·米斯里，于是回头望着他，说："告诉我，你是何许人，到此地有何事啊？"

"我是阿里·米斯里，是艾卜·戴尼夫的好友。我已向戴丽莱的女儿泽娜白求婚，可她要我拿到你女儿的锦衣作为聘礼，方才与我成亲。你若希望平安无事，就乖乖地把那套锦衣递到我的手里。此外，你还得皈依伊斯兰教。"

犹太商人说："还要等你归真了之后吧！为了这套锦衣，多少人要尽花招儿，但谁也未能得逞，谁也没有能够取走这套锦衣。假若你接受我的劝告，你将平安无事。他们要你来取这套锦衣，目的在于要你送命。若不是看在你比我幸运的面上，我会立即取下你的首级。"

阿里·米斯里听说自己比犹太商人命运好，心中暗暗高兴。他说："我一定要拿走锦衣，你还得皈依伊斯兰教。"

"你非拿不可？"

"正是！"

犹太商人取来一个钵子，倒满水，念了几句咒语，然后边用手蘸水洒在阿里·米斯里的身上，边说："你脱离人形，变成毛驴吧！"霎时之间，阿里·米斯里生出蹄子，耳朵变长，就连叫声都和驴子一模一样。犹太商人又画了个圈，把驴子赶到圈里。



犹太商人一直把盏开怀畅饮至次日清晨。他对驴子说："我要骑你，让骡子休息了。"只见他把锦衣、金盘、金杖和金链子放在一个金柜里。之后，他走来，念了几句咒语，把鞍子放在驴背上，骑上驴子，向城内的店铺走去；与此同时，宫殿消失得无影无踪。

犹太商人回到店铺，把袋子里的金银倒出来，放进面前的火炉子里。阿里•米斯里变成驴子，被拴在店铺外，耳朵听得到，头脑很清醒，但却不会说话。这时，忽见有个人走来，因为好久没有找到轻省活儿，只得以卖水为生。

他拿着妻子的手镯来到犹太商人的店铺，说道："老板，我想把镯子卖掉，用卖得的钱买头毛驴。"

犹太商人问："你买了毛驴，打算干什么呢？"

"从河里驮水卖，以维持生计。"

"那样的话，你就把我这头毛驴牵走吧！"

那个人用卖镯子的钱换了一头毛驴。犹太商人还把剩余的钱找给了他。然后，他牵着变成了毛驴的阿里•米斯里转回家中。

阿里•米斯里心想："他让我驮木柴和水袋，干不了多久，我就没命了……"主人的妻子来给毛驴添加草料，他一头将女人撞了个仰八脚儿，继之把她踩住，用嘴舔她的头，直踩得她大声喊叫救命。邻居们及时赶到，将驴子拉开，主人的妻子这才得救。

丈夫回到家中，妻子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作水夫的丈夫。妻子说："你要么把我休掉，要么把这头驴子退还给原主。"

"出什么事啦？"丈夫问。

"这是一个驴形魔鬼！他把我撞了个仰八脚儿，还踩我；若不是邻居们及时赶到，硬把他从我身上拉开，非闹出丑事不可。"

丈夫一听，立即牵起毛驴，向犹太珠宝商的店铺走去。

犹太商人见他牵着毛驴走来，问明来意后说："你为啥要退这头驴呢？"

那个人说："这头驴子要侮辱我的妻子。"

犹太商人二话没说，把钱退给他，打发他走了。

犹太商人望着阿里•米斯里变成的驴子，说："倒霉的家伙！你用计谋让买主把你退了回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犹太商人见他牵着毛驴走来，问明来意，说道："你为什么要退这头毛驴呢？"

那个人说："这头驴子要侮辱我的妻子。"犹太商人二话没说，把钱退给他，打发他走了。

犹太商人望着阿里·米斯里变成的驴子，说："倒霉的家伙！你用计谋让买主把你退了回来。既然你不甘心当驴子，我就把你变成供大人和小孩取笑的玩意儿。"说完，犹太商人骑上毛驴向城外走去。他掏出一把灰，念了几句咒语，随手撒向天空，只见一座巍峨宫殿出现在眼前。

犹太商人拿出一柄金杖，把放锦衣的金盘子挂在杖上，然后呼喊道："埃及的盗贼，伊拉克的骗子，波斯的恶棍，你们都来吧！谁能拿走这套锦衣，它就归谁所有。"

随后，他念了几句咒语，一桌美味出现在眼前。他吃完饭，再念咒语，面前出现一桌酒席，他开怀畅饮起来。直到喝得醉眼蒙胧，他才取来一盆水，念过咒语，把水洒在驴身上，并且说道："恢复你的原形吧！"

驴子消失，阿里·米斯里站在了那里。犹太商人说："喂，阿里·米斯里，你接受我的劝告，不再要求与泽娜白结婚，也不取走我女儿的这套锦衣好吗？对你来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还是抛弃那种贪欲为好！如若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熊，或变成一只猴子，或者派一名神仙把你扔到戛夫山之后！"

阿里·米斯里说："欧兹莱，我决心已下，非取锦衣不可！你还要皈依伊斯兰教；如若不然，我将杀死你！"

"阿里·米斯里呀，你真像是核桃，不砸开不能吃啊！"

欧兹莱说完，转身取来一钵水，念过咒语，然后把水洒在阿里·米斯里的身上，并且说："变成一只熊！"霎时间，阿里·米斯里变成了一只熊。欧兹莱给熊的脖子上戴上铁环，系上链子，拴在一个铁桩子上，继之自己坐下吃喝，把残骨剩肉扔给熊吃。

第二天早晨，犹太商人收起金盘和锦衣，念过咒语，熊便跟着他向店铺走去。





来到店铺，犹太商人把金银放入火炉里，把熊拴在店铺门外。

阿里·米斯里变成了熊，听得见，头脑清醒，就是不会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商人向犹太珠宝商的店铺走来。那商人说："喂，师傅，你能把这头熊卖给我吗？我的妻子身患疾病，医生说要吃熊肉、抹熊油才能痊愈。"

犹太珠宝商感到高兴，心想："若能把熊卖给他，让他宰掉不就一劳永逸了吗？"阿里·米斯里心想："凭安拉起誓，这个人想宰掉我，我只有向安拉求救了。"

犹太珠宝商说："喂，兄弟，我就把这头熊送给你吧！"

那个商人牵着熊，路过一家屠户门前，对屠户说："拿着家什，跟我来！"

屠户拿着刀，跟着商人走去。屠户行至商人家，把熊捆了起来，开始磨刀，准备宰熊。

阿里·米斯里见屠户拿着屠刀向自己走来，奋力一挣，飞上了天空。变成熊的阿里·米斯里一直飞，终于落在了犹太商人的宫殿里。

阿里·米斯里何以能够腾空飞翔呢？原因在于有妖魔搭救。

犹太商人把熊送给那个商人之后，自己向城外宫殿走去。女儿盖麦尔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犹太商人把情况全讲给了女儿听。女儿说："父亲，给我叫个妖魔来，让我问问他：这个花招儿究竟是阿里·米斯里本人要的呢，还是别人要的？"

犹太商人念过咒，一个妖魔应声出现在面前。犹太商人说："你立即把阿里·米斯里抢来，让我问问他：这花招儿是他要的，还是别人要的？"

"遵命！"

妖魔转身腾空而起，片刻后带着阿里·米斯里回来了，禀报说：

"这就是阿里·米斯里。我看见屠夫把他捆绑起来，磨完了刀，正要宰杀他时，我上去把他抢到手，转身腾空飞上天，把他带来了。"

犹太商人取来一钵水，念过咒，洒在熊的身上，同时说：

"恢复你的人形吧！"

阿里·米斯里的熊形立即消失，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出现在犹太商人父女面前。

盖麦尔见阿里·米斯里英俊潇洒，不禁深深爱在心中，而阿里·米斯里对姑娘更是一见钟情。

盖麦尔问：

"喂，倒霉的男子汉！你为什么非要我的锦衣不可，致使你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阿里·米斯里说：

"我要锦衣是为了给泽娜白筹措聘礼，我想娶泽娜白为妻呀！"



“别人为了获取我的锦衣，曾对我父亲耍过若干花招儿，但谁都未能得逞。依我之见，你还是抛开你的贪欲吧！”

“我一定要拿走你的锦衣，而且还要父亲皈依伊斯兰教；如若不然，我将把他杀死。”

犹太商人说：

“女儿啊，你看哪，这个倒霉的家伙怎么自己找死呢？”

他又对阿里·米斯里说：

“我要你变成一条狗！”

说完，他转身取来一钵水，念过咒，往阿里·米斯里身上洒了点儿水，同时说：

“给我变成狗！”

霎时之间，阿里·米斯里变成了一条狗。父女二人一直畅饮到次日天明。

犹太商人起来，收走锦衣和金盘，骑上骡子，对狗念了句咒语，狗便跟着他走去。路上，群狗对着阿里·米斯里变成的狗狂吠不止。当经过过一家旧衣店门前时，老板将群狗赶跑，阿里·米斯里则睡在了旧衣店前。犹太商人走了一段路，再回头看时，已经看不见阿里·米斯里变成的那条狗了，索性扬长而去，旧衣店老板离开店铺回家。阿里·米斯里跟着他走去。

旧衣店老板回到家中，女儿看见父亲身后跟着一条狗，忙把脸捂上，说道：

“父亲，你怎么带一个生人回家呢？”

父亲说：

“女儿啊，这是一条狗呀！”

“不，这是阿里·米斯里；犹太珠宝商用魔法把他变成了狗。”

旧衣店老板回过头去，问道：

“你是阿里·米斯里？”

阿里·米斯里点头称是。

父亲问女儿：

“犹太商人为什么要把他变成狗呢？”

女儿答：

“就因为他女儿盖麦尔那套锦衣。不过，我能用魔法救他。”

“如果你能够救他，那么，现在正是时候。”

“但有个条件：如果他能和我结婚，我就救他。”

阿里·米斯里点头，表示同意与姑娘结婚。

姑娘取来一钵水，念过咒，忽然听到一声大喊，水钵掉在了地上，姑娘回头望







去，但见父亲的女仆站在身后，原来大声喊叫的是她。

女仆说：

“小姐，你我之间曾有约言：这魔法是我教给你的；你施用魔法时，一定要同我商量；娶你为妻的男子，必须同时纳我为妾，你我轮流陪夫君过夜。不是吗？”

姑娘点点头说：

“是的。”

旧衣店老板听女仆这样一说，随后问女儿：

“谁教她学会魔法的？”

“父亲，这魔法是她教给我的。你问她是谁教给她的吧！”

女仆说：

“老爷，我原先在犹太珠宝商那里当女仆。我常常偷听他念咒语。每当他去珠宝店时，我就翻看他的那些书，终于学会了神学。有一天，犹太珠宝商喝得酩酊大醉，要求我陪他睡觉，我拒绝了。我对他说：‘你不皈依伊斯兰教，我是不能与你共枕同眠的。’他拒绝皈依伊斯兰教，我便拒绝与他同床。我还说：‘你就是能驾驭国王，我也是不同意。’珠宝商一气之下，把我卖给了你。我来到你家之后，把魔法教给了小姐。我与小姐商妥：她要施用魔法，一定要同我商量；与她结婚的男子，必须纳我为妾，我与她共事一夫，轮流着陪丈夫各享一夜枕席之欢。”

说罢，女仆拿来一钵水，念过咒语，往狗身上洒了些水，然后说：

“变成人吧！”

阿里·米斯里顿现人形。旧衣店老板向阿里·米斯里问好致安，问他中魔法变形的原因，他从头到尾向旧衣店老板讲了一遍。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仆拿来一钵水，念过咒语，往狗身上洒些水，然后说："变成人吧！"阿里·米斯里立刻变成了人形。旧衣商人向阿里·米斯里问好致安，然后问起中魔法变形的原因，阿里·米斯里从头到尾叙说了一遍。

旧衣店老板说："你娶我的女儿为妻，纳我的女仆为妾，该满意了吧？"

阿里·米斯里说："我一定要娶泽娜白为妻！"

这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女仆问："谁在敲门？"

犹太珠宝商的女儿盖麦尔答话道："是我！阿里·米斯里在你们这里吗？"

旧衣店老板的女儿说："在这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女仆，给她开门去！"

阿里·米斯里见盖麦尔进来，生气地问："坏姑娘，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盖麦尔说："我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盖麦尔朗读过"作证词"，表明她已经成了穆斯林。她说："按照伊斯兰教法规，男方给女方聘礼，还是女方给男方聘礼呢？"

阿里·米斯里答："男方当给女方聘礼。"

"我来向你求婚，并把锦衣、金杖、金链和我父亲的首级拿来，作为你娶我的聘礼。我的生身之父既是你的敌人，也是安拉的敌人。"

话音未落，她把父亲的脑袋甩到了阿里·米斯里的面前，并且说："这就是我父亲的首级！他是你的敌人，也是安拉的敌人！"

盖麦尔为什么要杀她的生身之父呢？

原因在于她父亲用魔法把阿里·米斯里变成了一条狗之后，她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人对她说："你皈依伊斯兰教吧！"于是她便皈依了伊斯兰教。她醒来之后，向父亲宣传了伊斯兰教，并劝他皈依伊斯兰教，结果遭到父亲拒绝。随后，她用蒙汗药将父亲麻醉，然后趁他不省人事之机，割下了他的脑袋，带着锦衣、金杖到旧衣店老板家找阿里·米斯里来了。

阿里·米斯里听盖麦尔这样一说，不禁心中暗喜，随后对旧衣店老板说："明天，我们在哈里发宫见面，以便与你的女儿和女仆成亲！"阿里·米斯里带着锦衣





等物，高高兴兴地向艾哈迈德•戴尼夫的营房走去。

阿里•米斯里正走着，忽然看见一个卖糖果的商贩拍着巴掌说：“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世风日下，人心叵测，欺骗成性。看在安拉的面上，我求你尝块糖果吧！”

阿里•米斯里走上前去，拿了一块糖果，放在嘴里。原来糖里有蒙汗药，阿里•米斯里刚吃下，便昏迷了过去，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糖果贩见阿里•米斯里倒下，立即夺过锦衣、金杖和金链，放入糖果箱里，盖上盖子，背起来走去。

糖果贩刚走几步，只听一位法官喊道：“喂，卖糖果的，过来！”

糖果贩站住，放下糖果箱，拿出糖果，问道：“你要什么？”

法官说：“我要糖果和花生糖。”

说罢，法官拿了一点儿，放在手里看了看，说：“这糖果和花生糖都是假货呀！”

随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糖，对糖果贩说：“你瞧瞧这糖果多好，尝一块，以后做这样的东西卖吧！”

糖果贩接过去，放在嘴里。片刻后，糖果贩倒了下去，昏迷不省人事。原来那糖果里有蒙汗药。法官见小贩倒下，随手抄起糖果箱，把糖果背起来向艾哈迈德•戴尼夫的营房走去。

原来那是哈桑•舒曼扮成的法官。哈桑•舒曼为何突然出现在糖果贩面前呢？因为阿里•米斯里外出去取盖麦尔的锦衣，结果迟迟不见归返，他派人去找，也没打听到任何消息。这时，艾哈迈德•戴尼夫对部下说：“兄弟们，你们马上出去，分头去找阿里•米斯里吧！”

部下随即外出寻找阿里•米斯里，哈桑•舒曼扮成法官外出巡视，遇到糖果贩，一眼识破他不是什么卖糖果的，而是艾哈迈德•莱吉塔，立即设法将他麻醉，随后将其连同锦衣一起带回营房。其余的四十个人则继续沿着大街觅寻阿里•米斯里。阿里•贾迈勒离开伙伴们，见一伙人聚集在那里围观什么，便走了过去，发现阿里•米斯里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一看就知道他是被麻醉过去的。

阿里•贾迈勒用解药把阿里•米斯里救醒。阿里•米斯里醒来，见一群人围着自己，问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啊？”

阿里•贾迈勒说：“我们发现你被麻醉过去，但不知是谁干的。”

“一个糖果贩给我吃了含蒙汗药的糖果，拿走了我的东西，那糖果贩到哪里去啦？”





"我们一个人也没有看见呀！"阿里·贾迈勒和伙伴们异口同声说："还是快跟我们回营房吧！"

他们向营房走去。回到营房，他们见到艾哈迈德·戴尼夫。艾哈迈德·戴尼夫向他们问好，然后问阿里·米斯里："喂，阿里·米斯里，你把锦衣弄来了吗？"

阿里·米斯里说："弄来了，而且还弄来了别的东西以及犹太珠宝商的首级。不巧的是路上遇到了一个糖果贩，他将我麻醉，抢去了所有的东西……"

阿里·米斯里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又说："假若我再见到那个糖果贩，我非惩罚他不可！"

哈桑·舒曼忽然从房间里出来，问道："喂，阿里·米斯里，把东西弄回来了吗？"

阿里·米斯里说："弄来了，还带着犹太珠宝商的首级。不料在路上遇见了糖果贩，他用蒙汗药把我麻醉，抢去了锦衣等物，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倘若我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我非杀掉他不可！你知道那个糖果贩跑到哪里去了吗？"

"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随后，哈桑·舒曼把阿里·米斯里带进一个小房间，只见那个糖果贩躺在那里。

哈桑·舒曼用解药把糖果贩救醒，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阿里·米斯里、艾哈迈德·戴尼夫、哈桑·舒曼和四十个卫士们面前，不禁大惊失色。忙问："我现在哪里？是谁把我抓来的？"

哈桑·舒曼说："是本人把你抓来的！"

阿里·米斯里说："狡猾的家伙，你竟敢对我耍这种花招儿？"

阿里·米斯里又气又恼，想把糖果贩杀掉。哈桑·舒曼急忙阻拦，说："住手！他是你的亲戚。"

"哪儿来的什么亲戚？"

"他就是艾哈迈德·莱吉塔，是泽娜白姐姐的儿子。"

阿里·米斯里问道："喂，艾哈迈德·莱吉塔，你怎么干这种事呢？"

艾哈迈德·莱吉塔说："是我的外祖母戴丽莱指示我干的。因为我的舅老爷祖莱格对我的外祖母说：'阿里·米斯里诡计多端，把那身锦衣弄来了！'于是，外祖母把我叫到她的面前，对我说：'喂，艾哈迈德·莱吉塔，你认识阿里·米斯里吗？'我回答道：'我认识他，是我把他带到艾哈迈德·戴尼夫营房里去的。'外祖母说：'你设法把他抓来吧！如果他已把锦衣弄到手，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夺到你的手里。'我走遍京城的大街小巷，看见一个糖果贩子，用十个金币买下了他的衣服和糖果箱，扮成商贩，终于把阿里·米斯里麻醉，夺得了他弄来的锦衣等物。"





阿里·米斯里听后，说："你去告诉你的外祖母和舅老爷，就说我已弄来了锦衣，还弄来了犹太珠宝商的首级。另外，请你告诉他俩，明天到王宫里去见我，我要当着哈里发的面，把泽娜白的聘礼交给他们。"

艾哈迈德·戴尼夫听后，感到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阿里·米斯里，我们对你的培养有了结果，没有白费心血！"

第二天早晨，阿里·米斯里带着锦衣、金盘、金杖、金链，用长矛插着犹太珠宝商的首级，和艾哈迈德·戴尼夫及部下一起来到哈里发宫。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一十九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哈迈德·戴尼夫听完阿里·米斯里的话后，感到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阿里·米斯里，我们对你的培养有了结果，没有白费心血！"

第二天早晨，阿里·米斯里带着锦衣、金盘、金杖、金链，用长矛插着犹太珠宝商的首级，和艾哈迈德·戴尼夫及部下一起来到哈里发宫。他们向哈里发行过吻地礼，哈里发仔细打量阿里·米斯里，见其英姿勃勃，气宇非凡，自感禁卫军中没有人比他更勇敢，便问禁卫军右卫队队长艾哈迈德·戴尼夫："这个小伙子是何许人？"

艾哈迈德·戴尼夫说："信士们的长官，他是米斯尔的青年领袖阿里·戴伯格·米斯里，我的得意门徒。"

哈里发见他满脸英雄气，两目炯炯有神，非常喜欢他。

阿里·米斯里把犹太珠宝商的首级扔在哈里发的面前，同时说："信士们的长官，你的敌人只能有这种下场。"

哈里发问："这是谁的首级？"

"这是犹太珠宝商欧兹莱的首级。"

"谁把他杀掉的？"

阿里·米斯里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哈里发说："他是个魔法师，正是安拉使我有能力杀死了他。"

哈里发派省督去犹太珠宝商的公馆察看，只见犹太珠宝商的无头尸躺在地上。省督即吩咐手下人把尸体装入棺材，抬到哈里发面前。哈里发下令将之烧掉。

就在这个时候，犹太珠宝商欧兹莱的女儿盖麦尔赶到了。她向哈里发行过吻地礼，自我介绍说她是欧兹莱的女儿，并且说她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她在哈里发面前再次诵读"作证词"。

盖麦尔说："信士们的长官，求你做主让我与阿里·戴伯格·米斯里结为百年之好吧！"

哈里发当面允之，随后将犹太珠宝商的宫殿及其里面的一切赐予给阿里·米斯里。哈里发说："你还有什么要求？"





阿里·米斯里说："我希望你允许我站在你的宫中，与你一道共享美味佳肴。"

"阿里·米斯里，你手下有人吗？"哈里发问。

"我手下有四十名壮士，但他们都在米斯尔。"

"我立即派人把他们接来。你有营房吗？"

"没有。"

这时，哈桑·舒曼说："哈里发陛下，我已把我的营房及里面的一切全都赠送给了阿里·米斯里。"

哈里发说："阿里·米斯里，你应该有自己的营房。"哈里发立即指令司库拨给阿里·米斯里一万第纳尔，让他建造一座有四十间屋子的营房。

哈里发问："阿里·米斯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阿里·米斯里说："哈里发陛下，我求你做主，让戴丽莱把她的女儿泽娜白许配给我；盖麦尔的锦衣等物已在我的手中，正好作泽娜白的聘礼。"

哈里发即开口向戴丽莱提亲，戴丽莱欣然同意。戴丽莱收下金盘、金杖和金链，哈里发请来法官，为阿里·米斯里与泽娜白写了婚书，并且同时为阿里·米斯里与旧衣店老板的女儿、女仆及盖麦尔分别写了婚书。哈里发为阿里·米斯里规定了薪俸，正式任命他在哈里发宫中任职，为他规定了午餐和晚餐的标准，还给他配备了女仆、马夫和一切所需之物。

阿里·米斯里开始筹备结婚典礼，整整忙碌了三十天。随后，阿里·米斯里写信给他在米斯尔城的兄弟们，信中提及他在哈里发那里备受重用。信中说："望接信后，立即启程前来京城，以便参加我的婚礼。我已与四个姑娘订了婚，不日即将举行隆重结婚典礼。"

未过多少日子，四十名兄弟来到了京城巴格达。阿里·米斯里让他们在新建的营房里住下，一番热情周到款待之后，阿里·米斯里领他们晋见哈里发。哈里发一一向他们赐予锦袍。

结婚大典如期举行。营房内外，张灯结彩，宾朋满座，热闹非常，伺候新娘的侍女给泽娜白穿上那套锦衣，泽娜白显得分外娇艳，洞房花烛之夜，新郎新娘同席共枕。阿里·米斯里发现泽娜白是一颗未曾打孔的珍珠，又是一匹没鞴过鞍的良牝驹。之后，阿里·米斯里分别与其余三位新娘交欢，发现她们一个个天生丽质，纯洁无瑕。

甜蜜的日子匆匆而过。

有一天夜里，阿里·米斯里与哈里发一起聊天。哈里发说："阿里·米斯里，我想听你讲讲自己的经历。"

“遵命！”阿里·米斯里一口气把自己如何在米斯尔遇到水夫，怎样看到艾哈迈德·戴尼夫的信，又怎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巴格达城，之后又怎样七盗鱼商钱袋，为泽娜白筹措聘礼，以及自己如何被魔法师变成驴、熊、狗的过程，详详细细向哈里发讲了一遍。哈里发听后，惊叹不已，随即令史官记录下来，并吩咐妥善保存，以备后人翻阅。

从此，阿里·米斯里与妻妾们过着安宁、舒适的生活，直至天年竭尽，各奔东西。

莎赫札德紧接着讲《设拉子王子与伊拉克公主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波斯帝国的设拉子城中有位国王，名叫赛伊夫·沙赫。国王年事已高，但膝下无子，心境不免黯然。

有一天，他召集众学者和医师，对他们说：“诸位爱卿，你们对我及王国的国情与制度一清二楚。寡人已经年迈，至今膝下无子，无人继位。我真担心在我百年之后，天下大乱，百姓难以安居乐业啊！”

一医师说：“国王陛下，我有一秘方，若得安拉默助，国王服下我的药，必有王子继位，定可如愿以偿。”

“那再好不过了。”国王不胜欣悦。

医师一番忙碌，精心配制出一种草药，献给国王服下。当夜与王后行房，王后果然有喜。岁月不居，转眼王后妊娠期满，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王后生下一男婴，貌美如月，如同当空浩月，取名艾兹德什尔。

国王老来得子，爱若掌上明珠。艾兹德什尔王子备受关怀，健康成长，渐渐长大成人。他习文学武，心有灵犀，一点即通，不知不觉长成十五岁的英俊男子。

当时，伊拉克国王阿卜杜·卡迪尔有个女儿，名叫哈雅蒂·奈菲丝。哈雅蒂·奈菲丝公主身材苗条，明眸皓齿，天生丽质，体态婀娜，花容月貌，堪称国色天香，闭月羞花。出奇的很，哈雅蒂公主性情怪僻，讨厌男子；不论谁在她面前谈到男子，她不是躲避，就是训斥谈话之人。

曾有多位科斯鲁找公主的父亲，向公主求婚。父王一向公主提及求婚之事，公主便说：“我对这种事根本不感兴趣！若父王逼女儿成亲，女儿只有一死了却此生！”

艾兹德什尔王子听说哈雅蒂公主貌美无双，不禁心思神往，一心想娶公主为妻。遂将心事告诉了父王。老国王见儿子整日魂不守舍，常常念及哈雅蒂公主，打心底里同情儿子；他许下诺言，一定要让儿子与那位美丽公主结为伉俪。随后，国王派宰相前往伊拉克，拜见阿卜杜·卡迪尔，代王子向哈雅蒂公主求婚。伊拉克国王当面拒绝，宰相败兴而归。





宰相回到赛伊夫·沙赫国王面前，禀报说自己在伊拉克受到冷遇，未能完成任务。国王心中不悦，继而大怒，说道："哪有像我这样的国王，派使臣前去提亲，还能达不到目的呢？"随即派传令官向军队传达国王命令，立即准备粮草、帐篷，准备远征。纵使为此求援借贷，也在所不惜。

赛伊夫·沙赫国王说："本王派宰相前往提亲竟受冷遇，岂有此理！我必发兵，捣毁卡迪尔国王的王宫，把他的人马全部斩尽杀绝，荡平他的国家！"

听说父王要兴师讨伐伊拉克，艾兹德什尔王子心中大为不安，急忙来见父王。他向父王行过吻地礼，说道："父王陛下，兴师征讨伊拉克，此举万万使不得呀！大可不必因此耗费兵力和财力……"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听说父王要兴师讨伐伊拉克，艾兹德什尔王子心中大为不安，急忙来见父王。王子向父王行过吻地礼，说："父王陛下，兴师征讨伊拉克，此举万万使不得呀！大可不必因此耗费兵力和财力。诚然，父王手握重兵，国力强大。可是，你若率大军亲征，一定能把他的宫殿捣毁，把他的国家荡平，斩尽他的人马，把他的财富抢掠一空，阿卜杜·卡迪尔国王也难保住性命。他的女儿得知父王及其手下人丧命，就会自寻短见；到那时，公主不在世上，我也就活不下去了，必定因此而断送我的宝贵青春。因此，发兵讨伐，无异于送我一死呀……"

父王听儿子这样一说，不寒而栗，急忙问："孩子，你说怎么办呢？"

王子说："儿子亲自求婚。"

"你怎么去呢？"

"我打算扮成商人，设法接近公主，与公主见面，然后见机行事，以求如愿以偿。"

"你决心已经下定了吗？"

"决心已定。"

知道儿子决心已定，赛伊夫·沙赫国王唤来宰相，叮嘱说："相爷阁下，有一事相托，就请你陪我的宝贝儿子远行一趟，一路上要好好保护他，给他出谋划策，替代我帮助王子达到目的，助他如愿以偿。"

宰相欣然从命，说道："国王陛下，我一定照您的吩咐办！"国王和王后为儿子备下三十万金币、大批珍珠宝石、名贵衣珍奇古玩、名贵衣料等各种货物及旅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王子去拜见母后，亲吻母后的双手。母后连声为儿子祈祷祝福，然后走去打开箱柜，取出自己珍藏的珠玉项链、金银首饰、珍奇古玩以及先王留下的种种宝贝，一件件价值连城，平常人无缘得见；另外还有上好的绸缎，锦袍罗裳，全都慨然送给了王子。

一切准备妥当，王子随即带上若干奴仆，自己换上商人服装，在宰相陪同下，





告别父母、亲朋，上路向伊拉克进发了。艾兹德什尔王子一行穿荒漠，越旷野，日夜兼程，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眼见道路漫漫其修远，艾兹德什尔惆怅吟诵道：

相思之情缠心，
健儿不期成了病夫。
岁月折磨我，
孤身无人相助。
昴角二宿[1]出现，
甚爱令我成了奴。
思念之情更甚，
每见晨星出。
情债未得抵偿，
夜来难闭目。
我的期望若难实现，
必然筋疲耐心枯。
但求主显灵，
天下有情人成眷属。
待到凤求凰时，
一任群芳妒。

艾兹德什尔王子吟完诗，忧心忡忡，情思难抑，竟然昏倒在地，一时不省人事。宰相急忙取来玫瑰水，轻轻洒在王子的脸上。片刻过后，王子慢慢苏醒过来。宰相对他说："王子殿下，你要忍耐一下呀！忍耐的结果便是宽慰和喜悦。你现在不正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宰相不时地安慰王子，王子的情绪终于安定下来，大队人马继续前进。

王子率人马走了一程又一程，想到自己的意中美人，仍觉路途遥远，凄然吟诵道：

眼望路途遥远，
忧愁有加心不安。

① 昴角二宿，星宿名，指昴宿和角宿。昴宿，白虎七宿的第四宿，有金牛宫的七星；角宿，青龙七宿的第一宿，有星二颗。





心在烈火中，
烈火将心烧燃。
备尝思念苦，
不觉双鬓霜染。
相思情难忍，
滚滚泪流如泉。
我对安拉立誓，
实表自己的心愿：
我深深恋着你，
因此重负在肩。
情之负载沉甸甸，
谁人能承担？
且请问夜神，
夜神吐露真言：
定会报告你的实际情况，
你通宵未曾合眼。

艾兹德什尔王子吟罢诗，不禁号啕大哭，边哭边诉说自己心中的情思。宰相不住地安慰王子，答应一定帮助他达到目的。

大队人马经过月余长途跋涉，终于在一天日出时到达了伊拉克的白伊达城。宰相对王子说："王子殿下，喜事啊，你高兴吧！你瞧呀，眼下这座城，就是你心中向往的那座城市！"

听宰相这样一说，王子抬眼望去，心中高兴不已，随口吟诵道：

呼声我的挚友，
听我表一言：
我的心被情所迷，
思恋深入心田。
哭诉若丧子之母，
愁苦夜难眠。
夜幕降临之时，
恋人谁会怜？





惠风起自大地，
寒气突袭我心间。
泪若大雨滂沱，
心游泪海宽。

艾兹德什尔王子和仆人随宰相进了白伊达城，问明商旅投宿的客栈，租了三间客房，拿到钥匙，打开房门，将所带货物、行李放好，随即安身休息。待旅途疲劳消除之后，宰相开始出谋策划。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兹德什尔王子和仆人随宰相进了白伊达城，问明商旅投宿的客栈，租了三间客房，拿到钥匙，打开房门，将所带货物、行李放好，随即安身休息。王子一行一夜安睡，待旅途疲劳消除之后，宰相开始为王子出谋划策。

宰相对艾兹德什尔王子说："殿下，我有个想法，但愿能帮你达到目的。"

王子说："相爷阁下，你精于安排，考虑周到，有何想法，请讲就是了。"

"我打算在布匹市上给你租一个铺面，你就坐在那里经营生意。因为布匹市场是人们必去的地方，不论高官还是平民，都得穿衣服。依我之见，你坐在店铺里，人们看见你容貌英俊，定会喜欢接近你，争相到你的店铺里买东西。人们不是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他们见你相貌堂堂，长得这么漂亮，都会争相多看你一眼，更会因为见到像你这样的美男子而感到心情舒畅。"

"相爷，你的想法很好！就请按照你的想法到市场上去选一个铺面吧！"

宰相立即站起来，转身走去换上最漂亮的衣服，王子也唤上一身华丽商人装，带上一千第纳尔金币，向市场走去。人们见二人衣着与当地人不大相同，纷纷争着多看一眼；又见王子面如皓月，风度翩翩，无不惊羡，异口同声赞叹道："啊！伟大、万能的安拉，造就了这么一个美少年！万赞归于安拉！"

有的说："瞧人家是怎么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还有的说："这样漂亮的少年，定是天王仙使！"

更有的说："八成是天堂的守门人里德望一时疏忽，忘记关门，从天堂里跑出了这么一位仙童神子！"

人们争相尾随，一直跟着二人行至布匹市场。进了布匹市，王子和宰相在布匹市场一站，便有一位老者走了过来。那老者举止庄重，表情严肃，向二位问安致意，二人随即还礼。老者问："二位先生，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宰相说："老人家，你是……"

"我是这个市场的监管。"

"老人家，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儿子，我想给他在这个市场上找个铺





面，让他在这里开个店铺，学学经营生意的本领，以便养成商人的品格，日后做一个成功的商贾。”

“好办，好办！”老监管立即走去取来一处空店铺大门钥匙，打开店门，吩咐两名经纪人代为打扫干净，随后将钥匙交给二位租主。宰相接过钥匙，派人为王子买来一个用鸵鸟绒填充起来的高坐垫，上面放着一个小毯子，四边全用金丝线绣成。继之，宰相又吩咐仆人将货物和布匹搬到店铺，店铺顿时琳琅满目。

第二天，艾兹德什尔王子来到店铺，开店门后，坐在鸵鸟绒高垫上，并让两个衣着华丽的仆人坐在自己的面前，又安排两个黑奴在店铺门外守卫。宰相叮嘱王子严格保密，以期实现自己的理想。宰相还嘱咐王子把店铺中发生的事情，每天向他报告，然后离开王子，返回客栈。

艾兹德什尔王子正襟危坐在店铺中的高垫子上，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英姿勃勃，就像一轮皓月。人们见店主容颜俏丽，深深爱在心中，不管买不买东西，都忍不住要进到店中看艾兹德什尔王子一眼；也有的人来市场，专门为了欣赏这位店主的俊俏容颜、匀称身材、潇洒风度，不住地赞美创造这位美男子及天下美人的伟大安拉。一时，店铺门前拥挤不堪，行人难以通过。

艾兹德什尔王子左顾右盼，眼见那么多人用惊异、羡慕的目光望着自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十分希望认识一位接近王族的人，期盼从那里得到有关哈雅蒂公主的消息，但等了许久，一无所获，不免心中闷闷不乐。宰相每天都在盼望着王子如愿以偿，但总是等不到任何消息。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有一天，艾兹德什尔王子正在店铺中坐着，突见一位老太太走来；只见她衣着合体，面带礼貌、庄重的表情，身后跟着两个姑娘。那两个姑娘体态婀娜，花容月貌，亭亭玉立，娇艳妩媚，天生丽质。

老太太站在店铺门前，仔细打量着王子，随口称赞道：“赞美伟大的造物主，给人间送来了这样俊俏的美男子，真是美妙绝伦，难觅难寻！”

老太太走进来向王子问安，艾兹德什尔王子恭恭敬敬地还礼，并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

老太太问：“漂亮的小伙子，你打哪个国家来的呀？”

艾兹德什尔王子回答：“老妈妈，我从印度来。我到这里来，目的在于观光赏景。”

“欢迎，欢迎，欢迎尊贵的客人！”

“谢谢你，热情的主人！”

老太太又问：“你店里有适于皇家贵族人用的衣料吗？”



王子听老太太这样一问，心中暗暗高兴，立即回答说："有的，不止一种两种。你想让我向你展示一下上等衣料吗？老妈妈，我这里有适于皇家贵族贵人用的所有货色。"

"孩子，那就让我看一看价钱最贵、花色美观的最好货色吧！"

"老妈妈，你是为谁选衣料呢？你若给我说清楚，我定能给你选出适于用者身份、地位的好花色的货物。"

"孩子，你说得太对啦！我想给我们的哈雅蒂•奈菲丝公主挑选衣料。你有所不知，公主的父亲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堂堂君主阿卜杜•卡迪尔国王。"

听老太太这样一说，艾兹德什尔王子喜不自禁，心怦怦直跳，高兴得简直要飞起来，心想："我所盼望的……终于来啦！"王子没有指使仆人，也没有呼唤奴隶，随即伸手取出一个装有一百第纳尔金币的钱袋，递到老太太手里，并且说："老妈妈，这袋钱，你拿去用吧！"

随后，王子又取来一个包袱，从中拿出价值一万多第纳尔金币的锦袍，递给老太太说："这是我特地为贵国王族带来的一件豪华锦袍，请看看吧！"

老太太一看，心中有说不出的惊异，因为她还没有见过这样精致的货色。她说："哦，真是太漂亮了！这件要多少钱？"

"不要钱！"

"怎能不要钱？做生意的嘛！"

"凭安拉起誓，这件锦袍分文不收；倘若公主不喜欢，就算我送给你的，全作我孝敬你的礼物。我衷心赞美安拉提供如此良机，让我能认识老妈妈，真是我毕生万幸。日后我若有用着老妈妈的时候，还请老妈妈多多帮忙。"

王子的话如此温柔，客气、礼貌、周到，令老太太受宠若惊。老太太问："先生，借问你的尊姓大名……"

王子说："我叫艾兹德什尔。"

"凭安拉起誓，这个名字是很少见的，是个好名字呀！只有帝王的儿子才配这样的名字，可是你却是一身商人打扮！"

"因为父亲十分宠爱我，故给我起了这么个美名。不过，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不说明任何问题。"

老太太觉得答话非同凡俗，随口说道："孩子，这锦袍，你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吧！"

"老妈妈，我已说过，若公主喜欢，我分文不收，全作奉献给公主的薄礼。"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诚实是成功之本。你对我如此慷慨厚待，定有要事相





托。孩子，你有什么事情，就请直接说吧！说不定我真能帮上你的忙。”

见老太太态度如此诚恳，王子攥住老太太的手，苦苦要求她保密，老太太一口答应，然后王子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老太太，告诉她说自己一心爱着哈雅蒂公主，也正是因此远道而来，以期择机向公主求婚。

老太太听后，点了点头，会心地一笑，说：“哦，原来如此！不过，孩子，智者有言在先：‘欲成一件事，先思可能性。’孩子，你是个商人，即使你手中握着宝库的钥匙，也还是个商人。你若想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完全可以向法官或亲王的女儿求婚，何苦冒险娶当代国王的女儿为妻呢？哈雅蒂公主是位闺房女子，对世事一无所知，平生只见过她所居住的宫殿和绣房。虽然她的年纪很小，但她很聪明，智力超群，见地非凡，举止稳重。她是国王陛下的独生女；在国王眼里，她胜过掌上明珠，比国王的生命还要宝贵。国王每天都要去看自己的女儿，每天都要呼唤公主数遍。宫中没有不怕公主的。孩子，你有所不知，谁也不敢向她提及婚姻之事，我自己也没有胆量向她提及这方面的事情。孩子，我非常喜欢你，我真希望你能有一日与哈雅蒂公主共枕同眠。可是，孩子，我只能对你讲明这些情况，实在是爱莫能助，但求安拉能成全你的心愿。不过，孩子，我想给你出个主意，我将以我的身心和钱财与你一道冒险，以期实现你的愿望……”

“老妈妈，你有什么主意，请讲！”王子急不可待地问。

“你如果想通过我向宰相的女儿，或者向亲王、大臣的女儿求婚，我愿意全力满足你的要求。有道是，一个人哪，想一步登天，很难很难！”

王子礼貌、理智地说：“老妈妈，你是个聪明人，通晓事理。假如一个人头疼，把手包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头痛包手是没有用的。”

“老妈妈，我一心追求哈雅蒂公主；得不到公主的爱情，我会丧命的。我若得不到热心人的指教，也是活不下去的。老妈妈，看在安拉的面上，就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远离家乡、泪眼不干的人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兹德什尔王子对老太太说："老妈妈，我一心追求哈雅蒂公主；得不到公主的爱情，我会丧命的。我若得不到热心人的指教，也是活不下去的。老妈妈，看在安拉的面上，就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远离家乡、泪眼不干的人吧！"

"凭安拉起誓，孩子，听你这样一说，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呀！"

"老妈妈，求你行行好，你能给我捎一封信给公主，并代我吻一吻公主的手好吗？"

"信？"老太太一愣。

"我给公主写封信，请你带给公主。"

"那倒可以，请你写吧！"

艾兹德什尔王子听老太太说"可以"，心中高兴。随后，王子吩咐仆人取来笔、墨和纸，给哈雅蒂公主写了这样一首诗：

> 唤声哈雅蒂，
> 听我一表心声：
> 情人已经远离去，
> 求你施舍余情。
> 我本是幸福人，
> 如今跌入苦泥坑。
> 漫漫长夜里，
> 无眠泪水叮咚。
> 切请可怜痴情郎，
> 可见我泪眼已哭肿？
> 但盼爱化山雀，
> 醉唱朝日东方升。



王子写完，折叠好，吻了吻，把信交到老太太手里，伸手从钱箱里掏出一个内装一百第纳尔的钱袋，递到老太太的手中，并且说："这些钱，分给你的两个女仆吧！"

老太太说："孩子，你太客气了。"

王子表示感谢，说道："这是必不可少的。"

老太太接过信和钱，吻了吻王子的手，便转身离去了。

回到宫中，见到哈雅蒂公主，老太太说："公主，我给你带来了一件本城人谁也没有见过的东西，这东西来自一位举世无双的美少年，这美少年真像是从天堂里下来的仙童！"

公主说："姥姥[1]，那个少年是从哪里来的？

老太太回答："他从印度来。他给了这么一件金缕绣花锦袍，上面缀着无数颗珍珠、宝石，恐怕只有波斯国王和罗马皇帝才能穿上这样好的衣服。"

老太太打开包裹，公主见到锦袍做工实在精细，加上无数宝石、珍珠闪闪发光，将宫殿照得通亮，宫中人无不惊异万分，一时词穷语塞，不知如何夸赞这件宝衣。

公主仔细打量一番，自觉其价值连城，心想恐怕相当于父王的全年税收。

公主问老太太："姥姥，这锦袍是从美少年那里拿来的，还是从别人的手里拿来的？"

老太太答道："从美少年那里拿来的。"

"姥姥，这个商人是本城商人还是外乡人？"

"公主，他是外乡人，刚来本城不久。凭安拉起誓，那小伙子真是人品高尚，慷慨大方，容貌俊美，举止端庄；除公主外，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漂亮的人。在他身边还有很多奴仆，"

公主听后，低头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头来，说："姥姥，这就怪啦？"

"怪什么？"老太太问。

"这么一件用金钱难以估价的锦袍，怎么会落在一个商人手中呢？姥姥，这件锦袍真好，他对你说这件衣服要多少钱？"

"公主，凭安拉起誓，他没有说这衣服值多少钱，说这是他送给公主的礼物，因为这衣服只适合于公主穿，拒绝收我的钱，并且立誓说，如果公主喜欢，他就奉送给公主，权作薄礼，分文不收。他还对我说：'如果公主不喜欢，就算是送给你的。'"

"哦，凭安拉起誓，这真是一位慷慨大方、宽宏大量的人哪！不过，我真担心此

① 对年老保姆的尊称。





事会带来什么麻烦。姥姥,你没有问问他,是否有什么事情要你帮忙?”

“公主,我问过了。我说:‘小伙子,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小伙子说:‘老妈妈,我有一事相托。’但他没说什么事,只给了我一张纸条,并叮嘱我说:‘请你带给公主’。”

老太太说到这里,将那封信递给公主。

公主接过信,打开一看,顿时面色蜡黄,常态尽失,勃然大怒道:“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这个坏东西怎敢对本公主说这种话?我和他门不当,户不对,他凭什么给我写这种信?凭渗渗泉、哈推姆[①]之主伟大的安拉起誓,若不是出于对安拉的敬畏,我非派人把他抓来,割下他的鼻子和耳朵,将他钉在他的店铺所在的市场门楼上示众不可!”

老太太见公主怒火万丈,不禁面色泛黄,周身打颤,瞠目结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片刻后,老太太镇静了下来,鼓了鼓勇气,对公主说:“公主息怒!那张纸条上究竟写了些什么,致使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莫非他改变了向你送礼的承诺,只是向你诉说他饱受穷困和压迫之苦,期望你帮助他吗?”

公主说:“不是的!凭安拉起誓,姥姥,他写的是一首诗,词语低俗下流。不过,姥姥,我猜想这个坏东西不外乎三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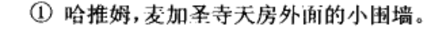
“哪三种情况?”

“第一,小伙子是个疯子,思维混乱,精神失常;第二,他想自杀,或想借助我的力量对付某一暴君;第三,他听人说我是个淫妇,谁拉就跟谁去过夜,所以才给我送来这种淫诗,借此毁坏我的声誉。”

“公主,凭安拉起誓,你说得很对。不要理睬那个疯子,因为他什么也不懂。公主只管住在这深宫大院,风吹不着,鸟飞不进来,就让他在外面胡思乱想、不知所措地呆着去吧!”

说到这里,老太太沉思片刻,接着又说:“公主,不过,依我之见,你可以给他写封信,狠狠地骂他一顿,一点情面不要留!你还要用死亡狠狠威胁他一下,就说:‘坏商人,你千里迢迢,穿越荒野,奔走异乡,只不过是想挣一迪尔汗或半第纳尔罢了。你是从哪里认识我的,竟敢给我写这样的信?凭安拉起誓,你若是再不清醒过来,胆敢再说这种话,我就派奴仆把你绑起来,割下你的鼻子和耳朵,把你钉在你的店铺门前示众!’你给他写上这么几句,他就老实了。”

“我担心给他写信反而会招惹起他的什么欲望。”



① 哈推姆,麦加圣寺天房外面的小围墙。



“他算什么？他还敢对我们有什么愿望？他见了你的信，正是为了中断他的企图，会吓得魂不附体。”

老太太一再鼓动公主写回信，公主这才动了心。公主吩咐老太太取来笔、墨和纸，提笔写了这样一首诗：

自诩痴情郎，
面对夜幕苦空想。
意欲摘明月，
可笑不自量。
我有一言当记取：
你正面临死亡。
此言若重提，
难逃出折磨罗网。
做诗再相劝，
头脑切要明亮。
天地与世上万物，
皆由安拉创。
凭安拉起誓，
丑话必须先讲：
旧话不要再提，
免得被钉死在树上。

公主写完，折叠起来，递到老太太手中。

老太太接过信，走出宫中，一路小跑来到艾兹德什尔王子店铺……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公主写完信，折叠起来，递到老太太手中。老太太拿着公主的信，走出宫中，一路小跑来到艾兹德什尔王子店铺。

老太太将信呈递给王子，并且说："孩子，公主回信啦，快看吧！孩子，你有所不知，公主看了你的信，不禁勃然大怒。我好言劝慰了好半天，公主才消了气，给你写了这封信。"

王子一听，欣喜万分。可是，王子打开信一看，却又哭了起来。见此情景，老太太心中难过，忙问："孩子，你哭什么呢？但求安拉不让你哭泣落泪、心中难过。这信中都说了些什么，致使你这样悲伤呢？"

王子说："老妈妈，公主在信中威胁我，要把我钉死在树上，还劝我以后不要再给她写信。老妈妈，我该怎么办呢？我看我不如死掉。老妈妈，你能再给我捎封信吗？"

老太太说："孩子，能啊！你写吧！凭安拉起誓，为了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愿望，我甘愿拼上这条老命，与你一道冒险。"

王子连声道谢，频频亲吻老太太的手，随后提笔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以死相威胁，
可知我多么钟情？
一死反倒快活，
命自有天定。
我既遭到驱逐斥责，
死反倒胜于生。
情人不得不帮助，
引线的人有功。
我已被你俘虏，
决心下定开始行动。
爱你之情实难抑，





深情发自心中。
呼声先生们，
可怜我因情落下病。
心恋自由人，
合理亦合情。

王子写毕，折叠起来，递给老太太，随后又给了两个各装有一百金币的钱袋，但老太太只接了一个，王子再三要老太太拿着，老太太方才收下。老太太说："不管遇上什么麻烦，我帮忙到底，让你实现自己的愿望！"

老太太转身走去。回到宫中，她立即去见哈雅蒂公主，把信递到公主的手中。

公主问："姥姥，这是什么呀？"

"这是小伙子写的条子。"

公主接过信，打开看过，随手丢在地上，说："你来回传递这种书信，我们竟然通起信来了，我真怕事情泄露出去，使我丢丑。"

"公主，怎么会呢？谁敢泄露这件事？"

公主接过信，打开看过，一拍巴掌，说道："我们连这小伙子打哪里来都不知道，如今却被他缠上了，真倒霉！"

老太太说："公主，看在安拉的面上，再写封信给他，口气严厉些！对他说，若再给你写信，就把他的脑袋削下来！"

"姥姥，你要知道，这样会没完没了的。依我之见，最好不再给他写信了。这个坏商人，若不听警告，我真要派人削下他的脑袋了。"

"公主，给他写个条子，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公主吩咐老太太取来笔、墨和纸，她提笔写下这样一首威胁王子的诗：

无视灾难的人，
怎会知道祸的来由？
对我寄予恋情，
可晓得春与秋？
凭空欲登天，
妄想追月周天游！
投你入烈焰，
利剑斩下你的头。





此间灾难沉重，
我有一言劝朋友：
寻常不见之事，
忽然发现自搔白首。
切听我的劝告，
还请终止你的奢求。
你的要求不相宜，
劝你早回头。

公主写毕，折叠起来，把信交给老太太，自感信中这样严厉告诫这个小伙子是再高明不过的了，足以阻止那位小伙子的奢望。

老太太揣上信，心中不禁暗喜，随后转身向艾兹德什尔王子的店铺走去。老太太兴致勃勃地来王子的店铺，把信递给了王子。

王子拆开信一看，却低下头去，两眼呆滞地望着地面，手指不住地画来画去，不知在画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眼见此情此景，老太太问："孩子，你怎么啦？怎么既不说话，也不回信呢？"

王子说："老妈妈，公主用死威胁我，一次比一次严厉，一次比一次火大，她说要削我的脑袋，要我回头，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给她写个回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小伙子，我要想方设法成全你们俩之间的事！"

王子连声道谢，亲吻老太太的双手，随后提笔给公主写了这样一首诗：

心如石坚，
不为恋情所动。
泪眼对泣夜幕，
伤情依旧重。
此间有一位异乡客，
远道而来慕美名。
切望施与慷慨，
广济天日之盟。
漫漫长夜里，
困意一消而空。





心似火上烤，
身沉浸在泪海之中。
莫绝我希冀，
心思寻觅深情。

艾兹德什尔王子写完信，折叠起来，递给老太太，顺手又给了她三百第纳尔，并且说："老妈妈，这点钱给你去做洗衣服用吧！"

老太太谢过王子，吻了吻他的手，转身离去。回到宫中，老太太去见哈雅蒂公主，将信递给公主的手里。

公主拆开信看了一遍，立即丢在地上，站起来，走去换上镶嵌着珍珠、宝石的绣花拖鞋，向父王寝宫走去，只见她额头挂着汗珠，怒气冲冲，目不斜视，好生吓人，谁也不敢和她说话。

行至父王门前，问宫女父王是否在宫里，宫女告诉她："公主，国王陛下外出打猎去了。"

公主得知父王不在宫中，转身回到绣房，就像一头盛怒的猛狮，一连三个时辰，没有同任何人说话。

三个时辰过去，公主的怒气终于消散了。老太太见公主的脸色变了过来，遂走上前去行过吻地礼，说道："公主刚才到哪儿去啦？"

公主回答："去父王寝宫了。"

"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找父王？"

"我只想把这个坏商人纠缠我的事情告诉父王，求父王派人把那个坏商人抓来，连同他的伙计，全都钉在他们店铺的大门上，从此不准异乡人来本城经商。"

"公主，你去见国王，单单为了这个？"

"是的。不过，父王打猎去了，我没有见到他，我在等他回来呢。"

"公主，但求伟大万能的安拉护佑！你是个聪明无比的人，怎好把这个不该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讲给国王陛下呢？"

"怎么不能？"

"公主，你好好想想呀！假若你把这些话全都告诉给国王陛下，他听了之后，一怒之下，会派人将那个商人及其伙伴绞死在店门口，大家见了，必定会打听原因。人们会说：'这些人勾引了公主！'这些人要败坏公主的名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听公主说要把商人求爱的事告诉国王，并让国王派人把商人抓起来，统统钉死在他们的店门上，立即劝公主说："公主，你好好想想呀！国王若得知此事，一怒之下，会派人将那个商人及其伙伴绞死在店门口，大家见之，必定会打听原因。人们会说：'这些人勾引了公主！'随即关于你的谣言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甚至会有人说：'公主离开王宫，和这些人一起厮混了十多天，他们真的开了眼界，享了艳福！'还有的人会制造别的谣言，总之，说什么的都会有。公主啊，贞操就像奶汁，一粒尘埃都会把它弄脏；名誉就像玻璃，一旦碎了就不能复原。这会被人们传成什么样子，谁能知道？公主，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王，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免得你的名声被玷污。不管人们说什么，对你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公主，你仔细掂量我的这些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吧！"

听老太太这样一劝，公主觉得老太太的话很有道理。公主说："姥姥，你说得很对。不过，我心里很是生气。"

"公主，好在你还没有对任何人说，安拉定会护佑你的。但是，还有件事情我们应该做，那就是我们对这个坏商人的寡廉鲜耻不能保持沉默，要给他写封信，教训他一顿呀！你可以回他一封信，告诉他：'无耻商人，若不是父王外出打猎，我一定让父王把你及你的伙伴全都绞死。不过，此事还不算完。我凭伟大安拉起誓，你若再说这种话，我非让你的踪迹在大地上消失不可！'公主，总而言之，你要对他严厉些，不敢再说那些话，让他从混沌中清醒、明白过来！"

"他能够不再说那种话吗？"

"你把你的怒气告诉他，他怎敢不悔改呢？"

公主随后令老太太取来笔、墨和纸，提笔给王子写了这样一首诗：

厚意寄予联姻，
一意追幻梦。
因傲气而被杀，





休企盼以灾难告终。
你手中没有利剑，
既非帝君又不是王公。
此举若在我，
意恐惊惧滋生。
今我宽恕你，
愿你一改往日行动。

公主写完，交给老太太，并叮嘱："姥姥，你要好好劝劝那个坏商人，让他终止自己的幻梦，以免我削下他的脑袋，也好不让我们和他一道陷入罪海之中。"

老太太说："公主，凭安拉起誓，我对他决不留情面，好好训斥他一顿。"

说罢，老太太揣着公主的信，快步向艾兹德什尔王子的店铺走去。老太太来到店铺，向王子问安，王子高高兴兴还礼。

老太太递上信，王子打开一看，禁不住摇着头说："我们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回到安拉那里去。"

王子沉默片刻，对老太太说："老妈妈，我的耐心已经竭尽，身体日渐虚弱，我该怎么办呀？"

老太太眼见王子愁眉苦脸，忙劝说道："孩子，忍耐是成功必不可少的！但愿安拉能助你一臂之力。你心里想什么，只管写下来，我给你送去。你只管放心，我一定设法让你与公主见面，求安拉护佑。"

艾兹德什尔王子连连为老太太祈祷祝福，随后吩咐仆人拿来笔、墨和纸，提笔给公主写了回信，信上有这样一首诗：

若不在爱河之中，
谁肯助我一把力。
相思压力下，
我必死无可疑。
日间肠火盛，
夜下得不到宁息。
我只爱你，
怎能让我甘心放弃？
求安拉成全我，





让我一事满意。
生平我酷爱美女，
为此生命几乎休矣。
盼安拉快快裁决，
让我及早与她取得联系；
免遭情折磨，
让我心得到慰藉。

王子写好信，折叠好，递给老太太，随即拿出四百金币的钱袋，送给老太太。

老太太拿起信和钱，告别王子，转身向王宫走去。老太太来到哈雅蒂公主的绣房，掏出信来，递给公主，但公主不接，问道："这是什么？"

"那个狗商人又给你写了个条子。"老太太答。

"我说的那些话，你告诫过他了吗？"

"告诫过了。这就是他的回答。"

公主这才伸手接过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之后，公主望着老太太，问："你说的那些话结果何在？"

"公主，他的信里没有悔过、改正之类的话，对过去做的一切表示歉意吗？"

"没有半点儿悔过之意，反倒有增无减，变本加厉呀！"

"公主，不要紧呀！你再给他写封信，他会把我怎样教训他的话告诉你的。"

"没有必要再写信，也用不着他再回信了。"

"给他回封信，我才好训斥他一顿，断绝他的希望呀！"

"你设法断绝他的希望，用不着带信了。"

"我一定要带上公主的亲笔信，才好斥责他，断绝他的希望。"

公主觉得此话有理，遂提笔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斥责过你多少遍，
屡次禁你却不止。
严肃劝诫你，
曾寄过多少诗？
藏起你的情思吧，
切莫张扬之。
你若违背我的愿望，





怠慢你切莫多辞！
旧话如再重提，
等你的只有一死。
顷刻刮起风暴，
猛禽啄食你的尸体。
行好必有所得，
心底暗后悔莫及。

公主写罢，愤怒地顺手往地上一丢，老太太急忙拾起，转身走出绣房，出了宫门，向王子的店铺走去。

老太太来到王子的店铺，递上公主的信，王子从头看到尾，只觉公主对他毫无慈悯之心，而是更生他的气。王子决计用咒骂的语气回一封"伤情"信。王子提笔写道：

我跌入了爱河里，
身陷于磨难中。
求安拉派来五位老者，
救我挣脱灾病。
火烈疾病入心，
谁曾寄予同情。
非但没有慈悯之意，
反倒充当病魔帮凶。
欺我体弱无力，
斥责我过分痴情。
我深深恋着她，
谁知我的痛苦心境！
多少不眠之夜，
我二目流泪对星空。
此情此景难以忘掉，
忍耐之力已竭净。
呼声离别之鸟，
且请告诉我一声：





灾祸频频降，
我可望得以保命？

王子写完，将信折叠起来，递给老太太，随后拿出装有五百金币的钱袋送给老太太。

老太太接过信和钱袋，转身离开店铺，快步向宫中走去。老太太进了公主的绣房，把王子的信交给了公主。

公主接过信，打开看了一遍，立即甩到地上，厉声对老太太说："你这个可恶的老太婆，你对我说谎，你尽耍花招儿，对那么一个狗商人这样热情，究竟是为了什么？你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又一封信，你带着我的信在我与他之间穿梭往来致使我和他通起信来，这是为了什么？你每次带信回来，都说要制止他的坏行为，中断他的希望；可是，你说这些话的目的却在于让我再次给他写信。你来回奔跑在我和他之间，把我的名声都破坏了……"

公主越说越气，然后高声喊道："来人哪！"

宫女应声而至。公主说："把这个老太婆抓起来，给我狠狠痛打一顿！"奴仆们将老太太摁倒在地，继之棍棒像雨点儿一样落在老太太的身上，顷刻之间，老太太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昏迷过去，不省人事。接着，公主令宫女拽住老太太的双腿，将她拖出了宫门。

一个时辰过去，老太太苏醒过来。看守在旁的宫女，按公主的叮嘱，对老太太说："公主发过誓，不准你再回宫中来，不要去见公主；如若不然，她就下令将你处死！"

老太太说："我听公主的安排！"老太太说。

宫女们拿来一个大篮筐，让老太太坐进去，然后叫来脚夫，让他们把老太太抬回她的家中，随后派去医生，为老太太调治棍伤。

经过医生精心调治，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老太太的伤得以愈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和健康。

老太太觉得有了精神，便骑着毛驴，来到艾兹德什尔王子的店铺。

因为老太太好久没有来，王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想知道她的情况，故感到十分纳闷儿，痛苦不堪。正当艾兹德什尔王子愁容满面之时，老太太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艾兹德什尔王子不胜惊喜，立即迎了上去，向老太太问安致意。他发现老太太身体虚弱，便问近日情况如何，又问为什么久久没有来。老太太便把公主发怒、命令宫女毒打她的情况，从头到尾向王子讲了一遍。

王子听后，心中感到难过，一拍巴掌，说道："凭安拉起誓，你的遭遇真叫我感到难过。老妈妈，你为我受苦啦！那位公主为什么那么讨厌男人呢？"





老太太说："孩子，你有所不知，哈雅蒂公主有个花园，简直像天堂里的花园，美极了，那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一座花园。一天夜里，哈雅蒂公主睡在花园中。她睡得正香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来到花园，看见一个猎人支起一张网，在网下撒了些小麦，然后到一旁躲了起来，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过了不大一会儿，一群鸟飞来落下，开始啄食小麦粒，不料一只雄鸟被网缠住，那雄鸟拼命地挣扎起来。见此情景，剩余的鸟惊恐而逃，其中包括雄鸟的妻子雌鸟。过了不一会儿，雌鸟飞了回来，走近网子，开始用喙啄缠着雄鸟的网。雌鸟一直啄个不停，终于把网线啄断，救出了雄鸟，双双展翅飞去。雌鸟啄网子时，猎人一直在打瞌睡，那猎人醒来，走近网一看，发现网被啄破，于是立即修补网子。猎人将网子修补好，再次支起来，又撒了些小麦粒，然后在附近一个地方躲藏了起来。

"过了一个时辰，那群鸟又飞了回来，其中包括那只雌鸟和那只雄鸟。群鸟走近网子，开始啄食麦粒。突然间，那只救过雄鸟的雌鸟被网缠住了，随之雌鸟开始拼命挣扎。见此情景，群鸟惊飞而去，曾被雌鸟救出的那只雄鸟也飞走了，而且一走就没有回来。

"猎人睡了好长时间才醒来，看见一个鸟儿落网，心中高兴，立即抓出那只雌鸟，拿去宰掉，烧熟吃了。

"这时，哈雅蒂公主突然惊醒，叹息道：'啊，原来男人就这样对待女人呀！眼见男人被吊在绞刑架上，女人怜惜男人，敢冒生命危险去救男人；可是，当女人落入灾祸之中时，男人却弃之而逃，把女人救自己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但愿安拉诅咒那些信任男子的人。男人哪，全是忘恩负义之徒，把女人给予他们的恩惠全忘到了脑后！'孩子，从那天起，哈雅蒂公主便开始怨恨、厌恶男人了。"

听了老太太这段长长的讲述，艾兹德什尔王子问："老妈妈，哈雅蒂公主从此不外出吗？"

"是的，孩子！公主从不外出。不过，公主有一座花园，那是当今世上最漂亮的花园之一。那座花园里有很多果树，每年果子成熟时，她都要到花园里去赏秋游玩一天，但不在园中过夜。公主到园中去，也只是走便门。我想给你出个主意，也许你有用的机会。你要知道，现在离公主赏秋的时节只有一个月时间了。从今天起，你就要去和园丁打交道，交朋友。公主的花园与绣房相连，所以园丁不让任何人进花园。公主要游园时，我将提前两天告诉你。你呢，则照例进出花园，还要设法在那里过夜。当公主到了花园里，你就藏在花园里的一个地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为艾兹德什尔王子出主意，说："……公主从不外出。不过，公主那座花园里有很多果树，每年果子成熟时，她都要到花园里去赏秋，但不在园中过夜。公主到园中去，也只是走便门。我想给你出个主意，也许你有用的机会。你要知道，现在离公主赏秋的时节只有一个月时间了。从今天起，你就要去和园丁打交道，交朋友。公主的花园与绣房相连，所以园丁不让任何人进花园。公主游园时，我将提前两天告诉你。你要进出花园，还要设法在那里过夜。公主到了花园里，你就藏在花园里的一个地方。你看见公主走来，你就要马上走近她。公主见你长得漂亮，定会一下子爱上你；你要知道，爱情是能够掩盖、淹没一切的。孩子，你的标致容貌定能使她一见倾心。孩子，你的胆子要大些，只管放心就是！我一定能让你和公主见面。"

听老太太这样一说，王子欣喜不已。随后，王子亲吻老太太的手，并送给老太太三块亚历山大丝绸和三块花色不同的锦缎。那三块不同花色的锦缎，每一块都够裁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条头巾，并配上巴勒贝克出产的布作衬里，就能做成三套衣服，一套比一套漂亮。

此外，王子还送给老太太一个内装六百金币的钱袋，并说："老妈妈，这些钱，你就拿去付做衣服的手工费吧！"

老太太接过绸缎和钱袋，问道："孩子，你想知道我家怎么走吗？"

"想知道。"王子说。随后，王子派一个仆从，跟老太太走去认她的家门。仆人也把王子住的地方告诉了老太太。

老太太离去之后，艾兹德什尔王子站起身来，吩咐奴仆们关上店门，返回客栈，回到客栈，见到宰相，王子把自己与老太太之间的谈话从头到尾向宰相讲了一遍。

宰相听后，说："王子殿下，你见到哈雅蒂公主，假若她不喜欢你，那如何是好呢？"

王子说："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抛弃空话，化为行动，以生命进行冒险，把公主从宫女、奴仆手中抢出来，纵身上马，让公主与我同骑，穿越荒野大漠，驰返故乡。若公主安然无恙，正如我之所望，我也就如愿以偿；假使公主万一有何不测，我





也算了却了这件心事，以一死了来结束我的残生。”

“孩子，你如此行事，日后如何生活下去？我们远离故土，又如何返回故乡呢？你这样对待一国君王，要知道这位国王手握十万重兵，他必立即发兵截住我们的去路，我们怎么逃脱得了呢？孩子，有智者是不能如此轻率行事的！此想法大为不妥，有百害而无一利。”

“相爷阁下，你说怎么办呢？我必死无疑了。”

“你耐心等一等！明天，我们去看看那座花园，了解一下情况，看我们和园丁打交道的情况如何，然后再想办法……”

次日清晨，宰相和王子口袋里各揣着一千第纳尔金币离开客栈，一直走到公主的花园门前，但见围墙高耸，园中树木繁茂，溪水流淌，果实挂满枝头，百花争妍斗奇，芳香四溢，鸟雀鸣唱，简直就像一座人间天堂。花园大门里的长凳上，坐着一位老人。宰相和王子走上前去，向老人问安致意。

老人见二位仪表端庄，急忙站起来走出大门还礼。老人说：“先生，有什么事要老夫效力吗？”

宰相说：“老人家，我们是外乡人，走得又累又饿，而我们的住处在城的尽头，路途远着呢！我们想借老人家的光，请老人家开开恩，让我们到园中找片树阴乘乘凉，喝上几口冷水，歇歇脚吧！请拿上这两枚金币，买些吃的东西，我们一道吃一顿，然后再赶路回住处。”说着，宰相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两枚金币，递到老园丁的手里。

这位老人就是哈雅蒂公主花园的老园丁。老园丁年已七十，还是第一次看到手里抓着这么多钱。老园丁眼见两枚金币在握，神采飞扬，欣喜难抑，急忙打开园门，让二位客人进去。

老园丁对二人说：“二位贵客，请进吧！”

来到一棵树阴下，老园丁说：“二位贵客请坐在这里休息，千万不要到花园里边去！因为园中有一个便门，直通哈雅蒂公主的宫院。”

宰相和王子说：“老人家，放心吧！我们坐在这里歇歇脚就满足了。”

老园丁转身走出了园门，去为客人买吃的东西去了。一个时辰过后，老园丁带着一个脚夫回来了，只见那脚夫头顶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放着烤羊肉和发面饼。脚夫把东西放下，拿了脚钱离去。宰相、王子和老园丁一道吃喝，边吃边谈了一个时辰。他们吃喝完毕，宰相左顾右盼，发现花园中有座高大宫殿，然而外表已破烂不堪，墙上的包皮已经脱落，柱子也有坍塌的危险。

宰相问：“老人家，这是自家的花园，还是租来的？”



老园丁说:“大人,不瞒你说,这花园不是我的财产,也不是租来的,我只是替人家看园子的园丁。”

“主人给你多少薪水?”

“每月一第纳尔金币。”

“老人家,他们亏待你了!难道他们不知道你家有妻儿老小?”

“大人,凭安拉起誓,我有八个孩子,负担很重呀!”

“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老人家,凭安拉起誓,你的忧愁使我感到不安。可怜的老人,我想接济一下你的家庭生活,你乐意接受吗?”

“大人,你如此大恩大德,我求之不得呀!不管你做什么好事,那都是在安拉那里积德呀!”

“老人家,这座花园很漂亮,可惜园里却有这么一座破宫殿,实在大煞风景呀!我想把那宫殿修葺一新,粉刷涂彩,让它变成园中一景。修完之后,园主来园中一看,见宫殿壮美如初,定会问你:‘是谁装修的呀?’你就对主人说:‘主人哪,是我修的。我见宫殿墙皮剥落,破烂不堪,没有人能够利用它,任何人都不能到里面坐一坐,所以我就花钱雇人来把它休整了一下。’主人若问钱是从哪里来的,你就说:‘用我自己的一点积蓄,以便在主人面前露露脸,也好得到一点奖赏。’主人听你这样一说,定会把修理费全部偿还给你。我明天就去请泥瓦匠、粉刷和油漆工,开始修缮这座宫殿,费用全部由我付。”

宰相说罢,从口袋里掏出装有五百第纳尔金币的钱袋,说:“老人家,你拿着这些钱,留作抚养儿女吧!让他们为我和我的儿子祝福吧!”

王子艾兹德什尔不知道宰相为什么这样说,遂问:“这是为什么?”

宰相说:“你将看到它的非同寻常的效果!”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给了老园丁五百第纳尔，并对老人说："老人家，你拿着这些钱，留作抚养儿女吧！让他们为我和我的儿子祝福吧！"

王子艾兹德什尔不知道宰相为什么这样说，遂问："这是为什么？"

宰相说："你将看到它的非同寻常的效果！"

老园丁接过一袋子沉甸甸的金币，不禁心花怒放，欣喜难抑。急忙俯下身去，亲吻宰相的双脚，同时连声为宰相及其儿子祈祷祝福。

宰相和王子离去时，老园丁说："明天一早，我在这里等二位贵客。愿安拉永远不把我与你俩分开，日日夜夜，永远在一起。"

第二天，宰相带着泥瓦匠领班来到花园。老园丁看见宰相准时到来，十分高兴。宰相随即把修缮宫殿的工钱和料钱全部交给了老园丁。随之，工匠们开始了紧张的修复、粉刷、油漆工作。

宰相把工匠们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师傅们，请你们听我讲一讲关于装修这座宫殿的要求。充分理解我的意图和目的。诸位有所不知，我有一座花园，和这座花园一模一样。一天夜里，我睡在花园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来到花园中，看见一个猎人撑起罗网，撒了些麦粒，然后远远地藏了起来。也许那个猎人太累了，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过了不大工夫，一群鸟飞来，落下便啄食网下的麦粒，不料一只雄鸟被网缠住，开始拼命挣扎。见此情景，其余的群鸟展翅惊飞而去，其中包括雄鸟的妻子雌鸟。过了一会儿，雌鸟飞了回来，走近网子，开始啄那缠着雄鸟的网绳。雌鸟一直啄个不停，终于啄断网绳，救出了雄鸟，然后双双展翅飞走。雌鸟啄网子时，猎人一直在打瞌睡。当那个猎人醒来时，走去一看，发现网被啄破了，于是立即修补网子。猎人把网子补好，再次支起来，撒上麦粒，然后躲在一个地方藏起来。一个时辰过后，那群鸟又飞了回来，其中就有那只雄鸟和雌鸟。群鸟落下，走近网子，开始啄食麦粒。突然间，那只雌鸟被网缠住，开始拼命挣扎。见此情景，群鸟惊飞，曾被雌鸟救过的那只雄鸟也随鸟群飞走了，而且一去没有再飞回来救雌鸟。猎人一觉醒来，走去收拾罗网，发现网中有只大鸟，心中不胜喜悦，拿去宰掉烧熟



吃了。那只雄鸟为什么没有飞回来救雌鸟呢？原来那只雄鸟在逃飞途中遇到一只兀鹰，不幸落入兀鹰爪中，血被吸干，肉被吃光……各位师傅，我希望你们能把我的梦境按照我给你们描绘的情景，用鲜艳的油彩、高超的技法，完完全全描绘在宫中的内墙壁上，使之成为一幅完美、和谐、逼真的壁画，使画与园高墙、绿树珠联璧合，相映成趣，雅俗共赏。你们要画出猎人、罗网、麦粒、雌鸟、雄鸟、群鸟以及惊飞、搭救等画面，尤其是要画好兀鹰抓雄鸟的情景……若画得我满意，我一定给你们加工钱，还要外加赏金！”

油漆工们听主人这样一说，个个兴高采烈，人人干劲倍增，又特别唤来一名画匠，精心绘制宰相的梦境。经过工匠们的一番忙碌，宫殿修缮工程竣工，梦境图也绘成了，随后，他们请宰相来看。宰相走来一看，发现那幅“梦境图”正合自己的想法，与他向油漆匠们叙述的梦境一模一样，欣喜不已，连声感谢工匠，一一重赏他们。

艾兹德什尔王子不知道宰相的妙计，照平日习惯进园游玩。走进花园，王子见宫殿修葺一新，又看那幅“梦境图”，尤其看到墙上画着花园、猎人、罗网、鸟群以及雌鸟救雄鸟、雄鸟被兀鹰捕食的画面，不禁惊异难言。

王子回到客栈，见到宰相，说道：“相爷阁下，我今天看到了一种奇迹，假若用笔记录下来，足以供后人借鉴。”

“什么奇迹？”宰相问。

“我不是曾把哈雅蒂公主的梦告诉过阁下吗？”

“是的。”

“公主正是由于做了那么一个梦，她才讨厌起男人来了。”

“是的，你曾对我讲过了。”

“相爷阁下，凭安拉起誓，如今，公主的梦境被绘在花园里宫殿的墙上了。妙呀！一模一样，仿佛我也做了那样一个梦。不过，我还看到了公主所不曾看见过的一个场面；凭借那个场面，我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什么场面？”宰相问。

“我看见雌鸟落入罗网之后，雄鸟飞走了，再没有飞回救雌鸟。因为雄鸟在飞逃途中，遭猛禽搏杀，血被猛禽喝干，肉被猛禽吃掉了。假若公主梦中看见这种情景，知道雄鸟被猛禽捕食掉了，因此无法回去救雌鸟，那该多好啊！”

宰相说：“王子殿下，凭安拉起誓，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艾兹德什尔王子惊叹彩绘美妙绝伦，为哈雅蒂公主没有看见雄鸟丧生的情景而深感惋惜。王子心想：“假若公主能够在梦中再一次看到这所有场面，哪怕是在





噩梦之中，那该有多好啊！”

宰相说：“王子殿下，你曾问我为什么要修整那座宫殿，我回答说：‘你将看到它的奇异效果！’现在，效果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这件事就是我办的，是我吩咐工匠们把梦境绘上去的，并且让他们把雄鸟画在猛禽的利爪中，继之血肉遭猛禽的啄食。哈雅蒂公主看到这幅画，重见自己的梦境，知道雄鸟被猛禽捕食，故不能回去救雌鸟脱险，她就会立即明白雄鸟不能救雌鸟的原因，放弃以往的想法，不再憎恶男人了。”

王子听宰相这样一说，连忙亲吻宰相的手，感谢宰相的高明作为，说道：“妙哉！妙计！你真是个父王的高明宰相。事成之后，我们返回京城，见到父王，我定要在父王面前替你美言一番，要求父王为你加官晋级，委以重任，依从你的高见行事！”宰相听后，喜在内心，忙吻了吻王子的手。

过了一会儿，宰相和王子一起到老园丁那里去了。见到老园丁，宰相说：“老人家，你瞧瞧，这宫殿和花园变得漂亮多了！”

老园丁说：“全托你们的福呀！”

“老人家，倘若园主问你这宫殿是谁出资重修的，你就对主人说：‘这是我花钱修的，以期给主人带来吉庆。’”

“遵命！”

从那天起，王子每天都去拜访老园丁。

哈雅蒂公主赶走了老太太，与艾兹德什尔王子的书信中断了，心中感到高兴，确信那个“狗商人”已经回国去了。

一天，父王派人送来一盘水果，上面盖着丝帕。公主揭开丝帕一看，发现是满盘的新鲜水果。公主问：“金秋季节到啦？”

“是的，公主。”宫女们异口同声。

“准备一下，我们就到花园赏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雅蒂公主赶走了老太太,与艾兹德什尔王子的书信中断了,心中感到高兴,确信那个"狗商人"已经回国去了。

有一天,父王派人送来一盘水果,上面盖着丝帕。公主揭开丝帕一看,发现是满盘的新鲜水果。公主问:"金秋季节到啦?"

"是的,公主。"宫女们异口同声。

"准备一下,我们就到花园赏秋!"

宫女们说:"小姐的主意真好!凭安拉起誓,我们早就想到花园一游呢!"

"往年赏秋,姥姥总是给我们讲果子的品种及其妙用;现在,姥姥被我赶走了,谁给我们讲呢?我真后悔,万万不该把老人赶走,因为不管怎样,她对我有养育之恩哪!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得安拉了。"

宫女们听公主这样一说,立即向公主行吻地礼,然后说:"公主,既然这样,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宽恕姥姥,派人把她老人家接回来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你们谁愿意去接姥姥?我已经给她准备好了一套上等的锦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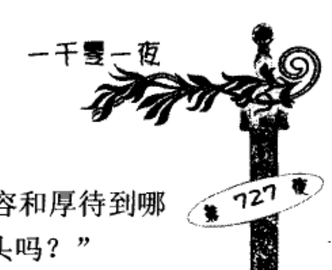
两个宫女走来,一个叫"夜莺",另一个叫"戴胜",是哈雅蒂公主身边最受宠的两个丫头。她俩对公主说:"公主,我俩愿意去接姥姥!"

"好吧,就派你俩去!"夜莺姑娘和戴胜姑娘相伴来到老太太家门前,轻轻推门,进到老太太家中。老太太一眼便认出了两个宫女,上前拥抱两个姑娘,对二人表示热烈欢迎。

二姑娘坐稳,对老太太说:"姥姥,我们好想你老人家呀!公主已经宽恕你了,要你回宫去,派我俩接你回去,陪公主赏秋。"

老太太说:"回去?那怎么可能?哪怕是给我灌迷魂酒。难道她忘记了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毒打我了吗?把我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衫,差点儿把我打死,又在打昏我之后,像拖死狗一样,把我拖出宫门,难道都忘光啦?凭安拉起誓,我决不回到她的身边去,我再也不愿意看她一眼了。"





“姥姥，你老人家不要让我俩白跑一趟呀！姥姥，你对我们的宽容和厚待到哪里去啦？你看是谁接你来啦？在公主眼里，还有比我俩更得宠的丫头吗？”

“求安拉护佑我平安无事。我知道你们俩得宠，比我地位高。但是，公主也曾十分敬重我，提高我在婢女和仆人当中的地位，甚至于我一发脾气，得宠的丫头也吓得浑身发抖。”

“情况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比你知道的还要好些。公主向你低头了，并主动与你重归于好，不要任何人从中说合。”

“如果不是你俩来，说什么我也是不回去的，哪怕是杀掉我。”二宫女感谢老太太的高看。随之，老太太穿好衣服，跟着二宫女走去。

三人回到宫中，来到公主绣房，公主立即站起来上前迎接。老太太说：“安拉啊，安拉护佑！公主，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呢？”

公主说：“错在我的身上，请姥姥宽恕、原谅我吧！凭安拉起誓，姥姥，你在我的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你对我有抚育之恩，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如你所知，伟大安拉给人四种东西，那就是品格、信仰、生计和寿限。人的力量有限，无力反抗天命。姥姥，我没有管住我的脾气，也无法收回自己的过失。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懊悔。”

听公主这样一说，老太太心中的怒气顿时消散，跪下身去，恭恭敬敬地向公主行吻地礼。公主吩咐宫女取来一件锦袍，给老太太穿在身上，老太太很高兴，众宫女纷纷向老太太道贺。

大家散去，公主问老太太：“姥姥，赏秋的时间到了，花园里的果子怎么样啦？”

老太太说：“凭安拉起誓，公主，市场上的水果，我都看了一遍。我这就去园中看一看，回来报告公主。”

老太太在公主那里得到一番极其热情的款待之后，离开那里，快步向艾兹德什尔王子店铺走去。王子看见老太太来了，急忙把她接进店中。

王子见老太太走来，高高兴兴地迎接她，上前和老太太热烈拥抱。因为王子等待她很久很久了，很想见见她。

老太太把近期发生的事情向王子讲了一遍，并把公主赏秋的消息告诉了王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王子看见老太太来了，急忙把她接进店中。王子见老太太走来，高高兴兴地迎接她，上前和老太太热烈拥抱。因为王子等待她很久很久了，很想见见她。

老太太见到王子，把自己与公主之间发生的事情向王子述说了一遍，并且告诉王子说公主将在某某天到花园游玩，之后，老太太问王子："孩子，你去找看门的那位老人了吗？你给了他什么好处了吗？"

王子说："我都照老妈妈的嘱咐办了。我与那老园丁已成了好朋友，进出花园如履平地；我求他办什么事，都没困难。"

接着，王子把宰相修缮花园宫殿的情况告诉了老太太，并把画上的猎人、罗网、猛禽等内容详详细细跟老太太讲了一遍。

老太太听后，高兴极了。她说："凭安拉起誓，你应该把令尊大人的功绩牢牢记在心里。他的作为证明他智慧超群；正是他的努力，帮助你达到了目的。孩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快去洗个澡吧！洗完澡，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我们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办法了。过一会儿，我就去找老园丁，让他设法叫你在花园里过夜，花多少钱，都不要在意。你要知道，公主赏秋的日子，是不准许任何人进入花园的。你进到花园，藏在一个人眼看不见的地方，等听到我说：'藏礼物的人，一切平安无事！'你就出来，展示你的英俊面容、匀称身材，然后躲到树林中去。你的容貌这样俊秀月亮见了都会躲避，哈雅蒂公主看到你，就会打心底里喜欢上你。到那时候，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内心上的愁云就消散了。"

艾兹德什尔王子一听，喜在心里，口中答道："遵命！"

随即取出一内装一千第纳尔金币的钱袋递给老太太。老太太接过钱袋，转身离去。

王子走去洗过澡，换上比波斯科斯鲁王服更加漂亮的衣服，腰系一条缀着各种宝石的腰带，头缠缀着珠宝的金丝绣花方巾。只见王子英姿勃发，面色面颊红润，白里透红；双唇泛红；二目炯炯有神，格外引人注目。他穿戴整齐，腰间挂着一





只内装一千第纳尔的钱袋，英姿勃勃，潇洒利落，摇摇晃晃，像是有着几分醉意，又像是春风拂动的杨柳，飘飘然地向哈雅蒂公主的花园走去。

王子来到花园大门口，敲过门后，看守的老园丁把门打开。

老园丁一看见王子，不禁兴奋难抑，一番亲切问安，片刻后，老园丁见艾兹德什尔王子满面愁云，便问："孩子，看来你不大高兴，为什么？"

王子说："老人家，你有所不知，我父亲一向很喜欢我，今天出现了意外，对我发起脾气来，因为一句话，他先是骂我，继之狠抽了我一耳光，还用棍棒相加，把我赶了出来。我在这里人地两生，一个朋友都没有，一时不知投奔哪里。老人家，我父亲一发脾气是很厉害的。只有来投奔你了。您就行个好，让我在你这里过一夜吧！以期待安拉让我父亲息怒，让我与他老人家重归于好。"

老园丁一听，深为这父子俩之间发生的不快之事感到难过。老园丁说："究竟出了什么事？能允许我去见见你的父亲，让我给你们俩说和说和吗？"

王子说："老人家，你不了解我父亲的脾气。现在他正在气头上，你去说和，他根本不会接受的。"

"是这样！小主公，你就跟着我回家，和我的孩子们过一夜吧！这样是不会有人为难我们的。"

"老人家，我很不愉快，想独自在一个地方静一静。"

"你看我又不是没有家，让你独自在花园里过夜，那多不好意思呀！"

"没关系！我想清静一下，消消心中的怒气。我还是不去你家住，在这里过夜，会引起父亲对我同情的。"

"你既然想在这里过夜，我回家给你拿被褥去，免得你受凉。"

"这倒无妨。"

老园丁走去，没过多久便给王子抱来了被褥，但他却不知道公主就要游园赏秋了。

老太太走去看过园中的果树，然后去见公主，向公主报告了果子成熟的消息。公主听后说："姥姥，明天你陪我去游园赏秋吧！但愿伟大安拉成全我的意愿。你去告诉看园老人，就说我们明天要到园中去游玩。"

老太太立即派丫头通知老园丁，说明日公主游园，照例不让花匠、杂工留在园中，也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花园。

老园丁得知消息，把园中小径打扫了一遍，然后去见王子。他对王子说："先生，这座花园的主人就是当今国王的女儿哈雅蒂公主。你们父子俩给了我许多周济，我非常感谢你们。不过，我不是花园的主人，我得听主人的命令。明天上午，公





主要来游园，不让任何人留在园中。真是对不起你了，你得离开这里。公主只在园中游玩一天，等过了明天，你在这里玩上十天半月，都是无妨的。”

王子一听，说：“老人家，莫非我给你带来了什么麻烦？”

“说到哪里去了，没有，没有！小主公，你给我带来的只有荣幸，哪里会有什么麻烦。”

“老人家，假若事情真是这样，从我们这方面给你带来的全是好处，决不会有什么害处。我可以藏在花园里，不让任何人看见我，直到哈雅蒂公主离开花园，返回宫中，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小主公，万一被公主发现这里有人影，公主会把我的脑袋割掉的，我的性命难保啊！”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二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因为哈雅蒂公主要到花园赏秋，园中不得留任何人，老园丁要王子离开花园。王子说："老人家，莫非我给你带来了什么麻烦？"

"说到哪里去了，没有，没有！小主公，你给我带来的只有荣幸，哪里会有什么麻烦。"

"老人家，假若事情真是这样，从我们这方面给你带来的全是好处，决不会有什么害处。我可以藏在花园里，不让任何人看见我，直到哈雅蒂公主离开花园，返回宫中，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小主公，万一被公主发现这里有人影，公主会把我的脑袋割掉的，我的性命难保啊！"

王子说："我藏得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到我的影子，我保证不让公主发现。老人家，你今天给孩子买东西还得用钱吧？"说着，王子从口袋里掏出五百第纳尔金币，递到老园丁的手里，并且说："老伯伯，拿着这些钱，去给孩子们买些好吃的东西，他们一定会高兴的！"

老园丁一看见那袋闪闪发光的金币，心立刻软了下来，叮嘱说："我的小主公，你一定要藏好哇！千万不能露面，免得出差错！"随后，他让王子坐了下来。

次日天刚亮，仆人们来见哈雅蒂公主，公主即吩咐他们打开通往花园的便门。公主一番梳妆打扮，穿上一件缀着宝石的衬衣，外罩一件缀着珍珠、宝石的金丝绣花波斯王家专用的锦袍，华美俏丽至极，难以用语言描述，足以令神仙见之不知所措，能给胆怯者以足够勇气。公主头戴镶嵌着珍珠、宝石的赤金凤冠，脚蹬缀着珍珠的嵌金木屐。

哈雅蒂公主梳妆打扮完毕，手搭着老太太的肩膀，吩咐众宫女出发。哈雅蒂公主有老太太引路，在众宫女的簇拥下走出便门。来到了花园，老太太抬头望去，只见园中已挤满了男仆女婢，有的赏果树，有的戏溪水，想痛痛快快地玩耍一顿，一片热闹景象。

老太太见此情景，对公主说："公主，你聪明、知事达理，用不着我多嘱咐。你





知道，你来花园赏秋，用不着这么多男仆女婢；即使你从父王的宫殿里走出来，有那么多人跟着，也不过是对你的一种敬重罢了。如今你从便门来到花园里玩，谁也看不到你，也就更不需要这么多人跟着了，你说不是吗？”

公主说：“姥姥说得很对。可是，他们都已来到了这里，怎么办呢？”

“我已经对你说过，来这么多人，只是出于对国王的敬重。你可以吩咐他们回宫去嘛！”

公主立即让他们回去了。

老太太对公主说：“公主，你看呀，留在你身边的丫头也太多了，她们都是等着在这里玩。依我之见，留下两个贴身丫头，其余的都让她们回去吧！”

公主即让“夜莺”和“戴胜”两个姑娘留下，其余的相继离去。花园中顿时显得安静、幽雅，公主和老太太都笑了。

老太太说：“公主，时间到了！我们好好游览一下吧！走，我们到花园中去吧！”公主搭着老太太的肩膀，在两个婢女的引领下，悠闲地向花园深处走去。老太太边走边向公主讲解果树品种，不时地给她摘果子，让她品尝。老太太领着公主走了一个地方，又来到另外一个地方，边走边欣赏风景，终于来到那座刚修葺一新的宫殿门前。

眼见那座本已破烂不堪的旧宫殿焕然一新，公主惊异不已，问老太太：“姥姥，你看这座宫殿呀，柱子重新修过，墙体粉刷一新了。这是什么时候重新装修的？”

老太太说：“公主，凭安拉起誓，我听人们说，一些商人给了老园丁一些布匹，老人把它卖掉，用换得的钱买来砖、瓦、灰、石等材料。我问老人买那些东西何用，他说要修修这座宫殿。之后，老园丁对我说：‘商人们来讨债，我说要等公主亲眼看看；若公主满意，我就找公主要钱还他们。’我问他为什么要修，老园丁说：‘公主的花园这么漂亮，宫殿这么破烂不堪，柱子坍塌，墙皮脱落，却不见一个人肯出资修缮，大煞风景啊！我这才想了办法修它。我希望公主能给适当报偿。’我对老园丁说：‘老人家，公主慷慨无比，你定会得到报偿，只管放心就是了。’公主，这老园丁心善啊，为公主想得多周到！”

公主听后，说：“凭安拉起誓，老园丁是个慷慨大方、义气满怀的老人。姥姥，你去把司库喊来！”

片刻后，司库来到公主面前。公主说：“你马上给老园丁两千第纳尔金币，作为他修缮宫殿的赏金。”

老太太立即派人去见老园丁。差使见到老园丁，说：“老人家，公主召唤你！”

老园丁一听差使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周身战栗不止，心想：“糟了！我千





不该、万不该让那小伙子留在花园里呀……今天将是我倒霉的日子……”随后，老园丁急忙回到家中，把此事告诉了妻子和儿女，一番叮嘱之后，同他们告别，全家人都哭了起来。

老园丁离开家，来到花园，站在公主面前，只见老人的脸色红得像郁金香。身子站都站不住，几乎瘫倒在地。

见此情景，老太太急忙走上前去，说："老人家，快给公主行礼吧！盛赞伟大的安拉，为公主祈祷祝福吧！你筹款把宫殿修葺一新，我全告诉了公主，公主非常高兴，要给你两千第纳尔赏钱，你去司库那里领到赏钱，向司库祝福，行吻地礼，就可以离去了。"

听老太太这样一说，老园丁惊魂方才安定下来，缓缓走去，领了两千金币，又回来公主行了吻地礼，连声为公主祈祷祝福。之后他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家人们见老园丁平安回来，欣喜不已，连声为老人祝福，并为给他出主意的那一父一子祈祷。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急忙走上前去，对老园丁说："老人家，快给公主行礼吧！盛赞伟大的安拉，为公主祈祷祝福吧！你筹款把宫殿修葺一新，我全告诉了公主，公主非常高兴，要给你两千第纳尔赏钱，你去司库那里领到赏钱，向司库祝福，行吻地礼，就可以离去了。"

听老太太这样一说，老园丁惊魂方才安定下来，缓缓走去，领了两千金币，又回来向公主行了吻地礼，连声为公主祈祷祝福。之后他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家人们见老园丁平安回来，欣喜不已，连声为老人祝福，并为给他出主意的那一父一子祈祷。

老园丁走后，老太太对公主说："公主，这个地方变得很美。我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色彩和油漆活儿。公主，你猜猜！究竟是宫殿外墙美呢，还是宫殿里面美呢？也许外墙白，殿里黑，我们到宫殿里面去看看吧！"

公主跟着老太太进到殿中，发现殿内油漆、装饰一新。公主边走，边左右环顾，一直走到宫殿正中央，站了下来，注目凝视着墙上的那幅"梦境图"，被那幅画吸引住了。老太太知道公主在观赏那梦境图，于是将两个婢女拉到自己的身边，不让她俩走上前去，以免影响公主的注意力。

公主留心地看墙上那一节节一段段绘画，惊奇不已，不时地拍着手说："喂！姥姥，你来看哪！这里有件东西，真是奇妙极了！若是记录下来，足以让天下后人借鉴。"

老太太问："什么东西呀？公主！"

"你到殿中央看一看，给我讲一讲吧！"

老太太走到殿中央，仔细观看了那幅梦境图，然后回过头来，惊叹不已地对公主说："公主，这幅画可以称为《猎鸟图》！你看哪！画面上有花园、猎人、罗网等等，都是你在梦中看到的景象。你瞧呀，那雌鸟被网缠住了，雄鸟飞走了，没有能够回来救雌鸟，原来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我看到那只雄鸟在跳飞途中，遇到一只猛禽，雄鸟落入了猛禽的利爪之中，结果血被猛禽喝掉，肉被猛禽啄食，所以不能飞回去救雌鸟了。公主，能把你的梦境绘出来，真是奇迹！就是你来画自己



的梦境，恐怕也不可能呀！凭安拉起誓，这真是一桩奇闻，堪载入史册。公主，也许奉命掌管人类的天仙们得知雄鸟受了冤枉，知道我们埋怨雄鸟不回来解救雌鸟，于是有意为雄鸟辩护，向我们展示雄鸟的遭遇。我们现在看明白了，不是雄鸟不来救雌鸟，而是雄鸟遇到了天敌，被猛禽捕食去了。你看哪，那雄鸟还在兀鹰爪中挣扎呢！”

公主听老太太这样一讲解，若有所悟，说：“姥姥，常言道：‘天命难违’呀！天命夺去了雄鸟的生命，使它不能回来救雌鸟。唉，我冤枉雄鸟了！”

老太太趁机说：“公主，你说得对，如今已经真相大白了，雄鸟是无辜的。冤家对头到头来都要到安拉面前相见。假若那雄鸟不落入猛禽爪中，猛禽也就不可能喝它的血，吃它的肉，它定会救雌鸟脱险。面对拿命天仙，无处可逃，人类也无例外。一个男人，宁可自己饿着，也要让妻子吃饱；宁可自己赤身裸体，也要让妻子穿着整齐；为了让妻子高兴，他能触怒家人；为了顺从妻子，有时不惜违背父命。妻子最了解丈夫的秘密和隐私，一时也不能离开丈夫；倘若丈夫一夜不回来，妻子就睡不安稳。在妻子看来，丈夫是最亲的人；她对丈夫的珍视，远远胜过父母。夫妻共枕同眠之时，相互搂抱。丈夫搂着妻子的脖子，妻子搂着丈夫的脖子，亲密无间，卿卿我我。正如诗人所云：

> 娇妻枕着我的手臂，
> 同衾共席入眠。
> 我求夜说长些，
> 唯见圆月当空悬。
> 安拉创造了，
> 如此美妙的夜晚；
> 初夜甜如蜜糖，
> 夜尽时苦不堪言。

继之，丈夫吻妻子，妻子吻丈夫。相传，还有一位国王，王后一病不起，后来一命呜呼。国王因为十分爱王后，终于将自己活着埋在王后的身边；正是因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情意深厚，国王才甘心以死报答妻子的恩情。相传，还有一位国王，一朝疾病缠身，命归安拉。当人们抬着帝王的埋体去坟地埋葬时，王后对家人说：‘你们把我活埋在我的丈夫身旁吧！如若不然，我就自杀，以为丈夫殉葬。我求你们照我说的执行！’家人们知道王后决心已下，只得依从了她。随后，王后跳入坟坑，与



丈夫同穴合葬，已报夫妻之间的恩爱深情。”

老太太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夫妻恩爱的故事，终于消除了公主内心厌恶男人的情感。当老太太察觉到公主心中怀春之火复燃时，便说：“公主，我们该到花园中赏秋去了！”

公主和老太太步出宫殿，漫步在林间小径，缓缓行进，逍遥清闲。

就在这时，藏在林中的艾兹德什尔王子一抬头，透过林木间隙，目光落在了哈雅蒂公主的身上……

艾兹德什尔王子凝神望去，但见哈雅蒂公主身材高挑，亭亭玉立，酥胸高耸；面目姣好，面色红润；一双明眸，炯炯有神；天生丽质，风姿绰约，行止妩媚；真是国色天香，名不虚传。

眼见朝思暮想的美娘子出现在眼前，艾兹德什尔惊喜不已，目不转睛地眷恋着公主，只觉爱火顿时燃遍了周身，魂遨游天际，甘愿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这位国色天香的美人儿，情感难抑，激动不已，不知不觉昏迷过去，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片刻过后，王子慢慢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哈雅蒂公主的身影已消隐在浓密的林木之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眼见公主如此俏丽迷人，艾兹德什尔王子惊喜不已，目不转睛地眷恋凝视着公主，爱火顿时燃遍了周身，只觉得心飞出胸间，魂遨游天际，甘愿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这位国色天香的美人儿，一时情感难抑，激动不已，不知不觉昏迷过去，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片刻过后，王子慢慢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哈雅蒂公主的身影已消隐在浓密的林木之间。这时，王子深深地叹了口气，吟诵道：

眼见窈窕女子，
钟情撕碎我的心。
公主可知我，
倒地时几乎断魂？
公主那轻盈的脚步，
将我的神吸引。
看在安拉的面上，
求你可怜我的情真。
期盼入土之前，
让我与之结为姻亲。
颊上愁苦一消，
拥抱接着便是亲吻。

老太太带着公主在花园中漫步，终于来到了艾兹德什尔王子藏身的地方。

蓦地，老太太说：“藏礼物的人，一切平安无事！”

艾兹德什尔王子听到这句话，立即从藏身处走了出来，只见他气度潇洒，步履翩跹，缓缓行走在林木之间，身材匀称，足以使树木枝条感到害羞；前额挂着汗珠，两颊红里透白，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赞美安拉造就了这么一位美少年！



公主无意中一扭脸，看见了王子，随之情不自禁地朝那位美男子注视了许久。公主见那小伙子容貌俊秀，身材匀称，眼睛胜过羚羊眼，身条令柳枝害羞，致使公主魂飞魄散，心被美男子夺去，神被小伙子的目箭射穿。公主问老太太："姥姥，那个容颜俊秀、身材匀称、风度翩翩的美少年是从哪里来的？"

老太太装出惊异的神态，问："美少年？在哪儿？"

"就在附近的林子里呀！"

老太太四下环顾一番，忙于搜寻公主说的小伙子，好像她完全不知道小伙子是谁一样，忙问："谁把那美少年带进园中来的？"

公主说："谁能把这位小伙子的情况告诉我们呢？赞美安拉造就了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姥姥，你认识他吗？"

老太太佯装仔细观察一番，然后似恍然大悟地说："哦，公主，他就是让我给你带信的那个青年！"

此时此刻，公主已深深沉浸在爱河之中，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情感，对老太太说："姥姥，小伙子多英俊呀！他的面容真漂亮！我想天下再没有比他更标致的男人了。"

老太太一听便知公主爱上了那位小伙子。她说："公主，我不是对你说过，他确实是面如皓月的美少年吗！"

"姥姥，帝王的女儿久居深宫，不了解世情，无缘见世上美男子，更没有和他们相处、交往过，哪有机缘与他们相见，到他们身边去呢？姥姥，我有什么办法与他见上一面呢？我应该对他说什么？他又会对我说什么呢？"

"关于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现在，我有什么办法好想呢？"

"姥姥，世界上因爱情而死的，恐怕除了我没有别人。我相信我马上会无常的。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的爱火太盛啊！姥姥，能帮我忙的，除了你老人家，还有谁呢？你快想个办法吧！如若不然，我会寝食难安的。"

老太太觉察到公主的确迷上了艾兹德什尔王子，于是说："公主，美男子就在你的面前，你还没办法认识他吗？你年纪小，不便于去看他，这倒是情有可原的。走，我带你去见他；我跟他说话，免得你感到害羞。这样，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你俩就相互熟悉了。"

"姥姥，就这样！你领我去！安拉规定的都是不能避免的。"

老太太带着公主向艾兹德什尔王子走去。

走近一看，正在坐着沉思的王子艾兹德什尔果然漂亮不凡。

老太太说："小伙子，你看哪！是谁来到了你的面前？她就是卡迪尔国王的女



儿哈雅蒂•奈菲丝公主。小伙子，你要知道她的身份、地位。如今她亲自来到你的面前，赶快站起来，向公主行礼问安，表示敬重吧！”

艾兹德什尔王子立即站起来，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都像无酒自醉的模样。王子更加迷恋公主。公主和王子都张开了双臂，恋情难抑，爱意倍增，情不自禁，双双搂抱在一起，顷刻间昏迷过去，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二人昏迷了许久，老太太担心发生意外，便叫人将王子和公主抬进宫殿，自己在宫门外坐了下来。

老太太对女婢们说：“公主要休息一下，你们到花园里去玩一会儿吧！”

婢女们走去自由游园。

过了不大一会儿，王子和公主从昏迷中慢慢苏醒过来。王子发现自己躺在修葺一新的宫殿里，惊诧地问公主：“喂，美丽的姑娘，请告诉我，我这是在做梦，还是在幻想之中呢？”

这对青年男女相互拥抱起来，无酒自醉，互相倾诉着思恋的痛苦与焦虑。艾兹德什尔王子吟诵道：

她面上升起朝阳，
两颊挂着美丽晚霞。
如若身现人群前，
众星必羞而避开她。
笑唇绽出彩云，
黎明之光遍天涯。
族人穿起她的衣衫，
惹得杨柳妒意发。
我只求见她一面，
默求主护佑她。
愿她为天上明月，
增添一分光华；
红日亦想效仿，
心愿只堪称为空话。
太阳难以和她比容颜，
圆月岂可掠其风华？
人们埋怨我痴情，





这也太不像话。
她的神情占据我心，
除此我还想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兹德什尔王子吟罢诗，哈雅蒂公主将王子紧紧搂在怀里，频频亲吻王子的嘴和眉心。

艾兹德什尔王子精神焕发，开始向哈雅蒂公主诉说自己对她的热恋、思念、痴情之心以及公主的冷酷给他带来的痛苦。

哈雅蒂公主听完王子的倾述，连连亲吻王子的手。继之揭开自己的盖头，只见黑暗顿时消失。皓月从公主的面颊上升起。公主说："亲爱的，我的希望，我的寄托，愿安拉使我们永不分离。"

两个人紧紧拥抱，泪水流在一起。公主吟诵道：

一男美貌羞日月，
矫健强壮令我吃惊。
利剑目中藏，
剑出鞘人安能逃生？
二眉弯似弓，
情箭射穿心和胸。
双颊似有果园，
鲜美果子不摘怎行？
身材俏若枝，
握之正好采果用。
几多无眠夜，
爱你尽任我性。
安拉之光照亮道路，
巧缩长路程。
且怜我的一颗怀春心，
对你抱深情。





哈雅蒂公主吟罢诗，激情难抑，不禁泪水潸然下落。

见此情景，艾兹德什尔王子情似火烧，深深沉浸在公主的情海之中，眷恋凝视着哈雅蒂公主，亲吻公主的双手，情思难禁，眼泪横流。

哈雅蒂公主与艾兹德什尔王子同席对饮，吟诗答对，互诉衷情，直至晡时宣礼时分，眼见分散的时辰来临了。公主说："亲爱的，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何时能够再相会呢？"

王子心中情箭穿心，难以用语言表述，说道："凭安拉起誓，我不喜欢提及分别之事。"

公主走出宫殿，王子望着公主，发现公主泪眼模糊，低声呻吟，悲切凄然，不禁心沉爱河，情感难抑，惆怅地吟诵道

> 我的心有期望，
> 可知我深深爱着你？
> 我身魂难以安宁，
> 何处去寻医？
> 容颜如同朝日，
> 头发乌黑夜难比。
> 身似杨柳枝条，
> 随风摇姿旖旎。
> 二目赛过羚羊眼睛，
> 有过美而无不及。
> 腰肢细羞柳枝，
> 双臀丰隆凸起。
> 涎水味胜美酿，
> 鲜香气四溢。
> 可爱的小羚羊啊，
> 忧伤之情尽可抛弃；
> 慷慨施我柔情，
> 大方莫吝惜。

哈雅蒂公主听完王子吟诵的诗歌，转过脸去，将王子紧紧搂在怀里，只觉心似





被离别的火烧得疼痛难耐，频频亲吻，亦无法浇灭那熊熊烈焰。

公主说："谚语说得好：'对情人来说，忍耐是必不可少的。'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安排我们见面。"说完，告别王子，因为过分思恋王子，一时不知如何抬脚迈步。

公主好容易走过便门，回到自己的绣房，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公主回到绣房，王子满怀眷恋之情返回住处，食不甘味，夜里久久难以安睡。公主吃不下饭，疲惫不堪，只觉得夜是那样长，好像天故意与她作对，故意不让东方透亮。公主好不容易才盼来了天亮，只觉神情恍惚，不知如何是好。

天刚亮，公主立即派侍女去喊老太太。老太太来到公主面前，见公主神情恍惚，无精打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未等老太太开口问话，哈雅蒂公主便说："姥姥，你就不要再问我的情况了！因为我的一切情况，你是都知道的。姥姥，我那意中人到哪儿去啦？他现在在哪里？"

老太太说："公主，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的？难道他不是夜里和你告别的吗？"

"姥姥，我一时都不愿意离开他。姥姥，你快想想办法，让我和他见面吧！我的魂都快掉了！"

"公主，你忍耐一下！等我给你俩安排安排，让你俩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幽会。"

"凭安拉起誓，你若今天不能把他带来，我一定要禀告父王，说你把我折腾成了这个样子，父王定会取下你的首级的。"

"看在安拉的面上，我求你宽限两天，忍耐一下！因为这件事很危险。"

老太太再三求情，公主终于答应给她三天时间。公主又说："姥姥，对我来说，三天就像三年似的。第四天你若还没有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我定要你以命相抵。"

老太太苦苦哀求，公主答应给三天的时间。老太太回到家中，苦思冥想三日。第四天，老太太请来当地的一位巧梳妆婆，要他们把打扮姑娘的粉黛、胭脂等化妆品带来。梳妆婆按时如数将一切东西送到老太太家中。老太太打开一口箱子，从中取出一件做工精美、价值五千第纳尔的锦袍和一条缀着珍珠、宝石的金丝绣花腰带，然后把艾兹德什尔王子叫到家中。

老太太问王子："孩子，你想与哈雅蒂公主见面吗？"

"求之不得呀！"王子说。随后，老太太拿出剃须刀，梳妆婆开始给王子修面、画眉、点眼，接着让王子脱下衣服，给王子搽粉，从肩膀搽到胳膊、手和指尖，直至大腿和小腿，将全身抹遍。刹那间，王子变得像雪花石上的一朵红色玫瑰花。继之，给王子穿好内衣、裤子、外衣，再罩上那件锦袍，束上那条丝绣花腰带，并给他戴上面纱。一番梳妆打扮之后，标致的王子变成了一位花容玉貌风姿绰约的姑娘。



之后，老太太教王子模仿女子走路。老太太说："先迈左脚，后迈右脚……"王子心有灵犀，一点即通，按照老太太的指导，未教多少时间，王子走动起来就像是天园下凡的一位仙女。

老太太说："孩子，你要鼓足勇气呀！过一会儿，我就带你进王宫。王宫有许多卫兵把守；到了那里，只要你有半丝迟疑、惊惶，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进行审问。他们一旦认出你来，必然为我们带来伤害，说不定我们的命就都保不住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可以告诉我。"

王子说："老妈妈，你只管放心就是了，这件事吓不倒我，也难不住我，我能面不改色！"说罢，老太太在前面走，王子在后面紧跟，一直走到王宫大门。眼见那里有许多守卫，老太太回过头去，望了望姑娘打扮的王子，看他有无恐惧、猜疑的表情。老太太发现王子表情如常，面未改色，泰然自若。

卫队长一眼认出了老太太，但却见身后跟着一位俏丽迷人的姑娘，心想："老太太是公主的贴身保姆，怎么身后还跟着那么一位身材苗条、漂亮的姑娘？在世间，只有哈雅蒂公主才能与她的容颜、姿色、风度媲美呀！可是，哈雅蒂公主终年坐守绣房，今天怎会走出来呢？难道她就是哈雅蒂公主？公主是常年不出门的呀！究竟得到国王的允许没有？……"

想到这里，卫队长迎了上去，向老太太打听情况，数名守卫也跟了过去。

眼见这么多守卫走上前来，老太太吓得魂不附体，随口说："哎，无能为力，我们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回到安拉那里去。完啦，我们的命马上就没有了……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带着艾兹德什尔王子来到王宫的大门，卫队长迎了上去，向老太太打听情况，数名守卫也跟了过去。眼见这么多守卫走上前来，老太太吓得魂不附体，随口说："哎！无能为力，我们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回到安拉那里去。完啦，我们的命马上就没有了……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卫队长听老太太说了这样一句话，反倒惊惧起来。因为他知道公主是国王的掌上明珠；公主要出门，国王是不会阻拦的。他想："也许国王盼望老太太带公主去办什么事，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情况。假若我出面拦她，她必对我心存怨恨，说：'一个宫仆，怎敢在宫门上盘问我？'说不定会设法杀掉我呢！此事与我无关，我何必去多管闲事。"

想到这里，卫队长后退了，守卫们也跟着后退了几步，并立正向老太太致意。老太太大大方方走进宫门，频频向仆役们还礼，王子跟着老太太，平安闯过了第一关。

老太太与王子一前一后，顺利走过一道道把守的宫门，终于来到第七道门。第七道门是王宫中最大的一座门，国王的宝座就在那道门里，由那里可以到达嫔妃们宿身的后宫及公主的绣房。老太太站下来，对艾兹德什尔王子说："孩子，我们已经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这里，赞美护佑我们的伟大安拉吧！孩子，夜里与公主幽会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夜幕才能掩护我们。"

王子说："老妈妈说得对！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先藏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吧！"

王子蹲在一个角落里，老太太到另外一个地方藏了起来。

夜幕降临，老太太来叫王子，二人进了大门，来到哈雅蒂公主绣房门前。

老太太敲过门，一个宫女走出来，问道："谁呀？"

老太太答声："我把那位姑娘带来了，请公主允许我带她进去见公主。"

宫女走去报告公主，公主说："给老太太开门，让她带姑娘进来吧！"

老太太带着王子走进公主的绣房。老太太进绣房一看，但见房内收拾得干干



净净、整整齐齐：灯盏成行，地上满铺丝毯，靠枕放得整齐有序，金银烛台上插着炽燃的蜡烛，桌子上摆放着鲜果和甜食，龙涎香、沉香和麝香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哈雅蒂公主坐在灯光和烛光之间，只见公主的脸上光芒四射，盖过了所有的亮光。

公主见老太太带来一个姑娘，便问："姥姥，我那意中人呢？"

老太太说："公主，我没见到那个美男子呀！不过，我把他同胞妹妹带来了。"

"姥姥，难道你疯啦？你知道，我不需要他的妹妹。人头痛的时候，把手包扎起来有什么用呢？"

"公主，凭安拉起誓，你看看这姑娘呀！我想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就让她留在你这里吧！"话音未落，老太太撩开了王子的面纱。

公主眼见姑娘刹那间变成了心上人，立即站起来，上前把王子搂在怀里；与此同时，王子也紧紧抱住了公主。此时此刻，情侣相遇，分外激动，双双坐下，不知不觉昏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取来玫瑰水，洒在二人的脸上，二人方才慢慢苏醒过来。公主抱住王子，百吻千吻，总觉吻不够。公主吟诵道：

我的心上人，
秘密来造访。
起立以示敬重，
如宾请入我的绣房。
有话要问你，
我的意中情郎。
莫非你不怕守夜人，
将你拦在大门旁？
他说怎会不怕呢，
无奈情火烧得太旺。
彼此相互拥抱，
惧意一扫光。
掸去衣上的尘土，
倾心情波荡漾。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雅蒂公主眼见姑娘刹那间变成了心上人，立即站起来，上前把王子搂在怀里；与此同时，王子也紧紧抱住了公主。此时此刻，情侣相遇，分外激动，双双坐下，不知不觉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取来玫瑰水，洒在二人的脸上，二人方才慢慢苏醒过来。公主抱住王子，百吻千吻，总觉吻不够，他们深深沉浸在爱的海洋里。

公主吟完诗，对艾兹德什尔王子说："我见你来到我的绣房，与我亲密无间，伴我把盏对饮，莫非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在梦中？"

公主完全沉浸在了爱河之中，高兴得简直要飞起来了。她接着吟诵道：

> 月下的幽会，
> 本是我好久以来的期盼。
> 连哭声都感到悦耳，
> 欢迎自不待言。
> 对颊相互千百吻，
> 拥抱心意舒展。
> 我的愿已酬，
> 尽情把安拉感赞。
> 共度良宵之夜，
> 不觉晨光已灿烂。

哈雅蒂公主与艾兹德什尔王子相互倾吐衷情，只嫌夜短，不知不觉东方已经放亮。公主站起来，把王子带到一个没人看到的地方，王子一直在那里呆到夕阳落山。

夜幕降临，哈雅蒂公主叫出王子，二人坐下，把盏对饮。王子说："亲爱的，我想回国去，把你的情况告诉父王，以便让父王派宰相来，拜见你的父王，正式为我向你求婚。"



公主说："亲爱的，我真担心你回去之后，你的注意力会立即转移，把我们的爱情全忘到了脑后。此外，我还害怕你的父王不同意这桩婚事，致使我小命休矣，一切完结。依我之见，你先不要走，就住在我这里，我们可以天天相见，日日畅谈，等待我设法，乘机一起出逃，到你们的国家去。因为我已对父王不抱任何希望。"

"就照你的想法办！"此后，王子与公主夜夜对饮畅谈，边饮边谈，话语入心，情意绵绵。

一天夜里，公主与王子对饮畅谈，没打盹儿，更未入眠……

天亮了。

一位国王送给哈雅蒂公主的父王一批礼物，其中有一条项链，上有二十九颗稀世宝石，岂止价值连城，简直可以说任何君王倾其宝库都换不到它。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拿起那条项链，观赏片刻之后，说："这条项链，只有我的女儿哈雅蒂才配得上戴它！"

国王说罢，把目光转向一个宫仆；那宫仆曾因一件事，被公主打掉臼齿。国王对那个宫仆说："你来！把这条项链送给哈雅蒂公主去，让她戴上。你对她说：'这条项链是一位君王送来的，价值不止连城，足以换天下君王的宝库。"

宫仆接过项，说道："但愿伟大安拉使这条项链成为公主的另一件心爱的首饰；正是公主使我的臼齿失去了功用。"

宫仆带着项链来到公主的宫门外，见大门紧锁，又见老太太睡在门旁。宫仆叫醒老太太，老太太惊问："有事吗？"

宫仆说："国王陛下要我送件东西给公主。"

"钥匙不在这里，你去取吧！"

"我不便再到国王那里去。"听宫仆这样一说，老太太感到害怕，借口自己去取钥匙，悄悄溜走了。

宫仆等了一会儿，不见老太太回来，害怕国王斥责他的行动迟缓，于是走上前去，使劲地推搡大门，把门钉锦儿搡断，门开了。

宫仆穿过六道门，来到第七座门，那便是哈雅蒂公主绣房门。

宫仆推开门，进屋一看，发现那里陈设精美，灯光辉煌，不禁觉得奇怪。他缓步行至床前，但见床上挂着缀有宝石网的罗纱宝帐。

宫仆撩开宝帐，见公主怀中搂着一个比她还漂亮的小伙子，不禁大吃一惊自感出乎意料，忙赞美创造一切的伟大安拉。宫仆叹道："一个自称厌恶男人的女子，竟然有此举动，多么奇妙的行为呀！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她打掉我的臼齿，该是因为有了这个小伙子吧！"





宫仆说完，放下宝帐，转身向房门跑去。

公主从睡梦中惊醒，望见宫仆背影，大声喊道："卡夫尔！"

宫仆没有回头。公主跳下床，追上去，扯住宫仆的衣角，举过自己的头，俯身亲吻宫仆的双脚，哀求道："卡夫尔，求求你，安拉掩盖的事情，你就不要把此事说出去啦！"

宫仆说："安拉不会掩盖你，也不会掩盖想掩盖的人。因为我谈及男人，你打掉了我的一颗牙，并要我不再谈任何关于男人的事情。这样的事还掩盖得住吗?……"

话未说完，宫仆快步走去，将门锁上，还另派了一名宫仆把守。

卡夫尔回到国王面前，国王问："公主喜欢那条项链吗？"

卡夫尔说："凭安拉起誓，你应该多送给公主一些东西！"

"出什么事啦？快对我说呀！"

"我得单独对陛下讲。"

"不用单独谈了，现在就讲吧！"

"国王陛下，能赦我无罪吗？"

国王随后将象征赦他无罪的"赦免帕"丢给卡夫尔，卡夫尔这才开口说："国王陛下，我走到哈雅蒂公主的绣房一看，发现公主躺在一个小伙子的怀抱里，我锁上了门，立即回来禀报国王陛下。"

听宫仆这样一说，国王立即站起来，拔剑出鞘，高声喊道："卫队长！"

卫队长应声而至。国王吩咐道："立即带人去公主的绣房，把那个小伙子给我抓来！连同被子，将公主和他一起裹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伊夫•沙赫国王随后将象征赦他无罪的“赦免帕”丢给卡夫尔，卡夫尔这才说：“国王陛下，我走到哈雅蒂公主的绣房一看，发现公主躺在一个小伙子的怀抱里，我锁上了门，立即回来禀报国王陛下。”

听宫仆这样一说，国王立即站起来，拔剑出鞘，高声喊道：“卫队长！”

卫队长应声而至。国王吩咐道：“立即带人去公主的绣房，把那个小伙子给我抓来！连同被子，将公主和他一起裹来！”

卫队长带人赶至公主的绣房，进门一看，只见哈雅蒂公主和艾兹德什尔王子正站在屋里号啕大哭。卫队长说：“小伙子，像刚才那样，你和公主都躺在床上吧！公主，你也躺上去吧！”

公主怕王子遇到什么不测，对王子说：“现在不是反抗之时，听他们的吧！”王子和公主像刚才那样躺在床上，众卫兵立即动手，将二人裹在被子里，然后抬到了国王面前。

国王揭开被子，发现女儿和一个小伙子躺在一起，怒火万丈，想立即将公主杀掉。王子站起来，扑到国王怀里，说：“国王陛下，公主没有罪，罪责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请陛下先杀我吧！”

国王想杀掉那小伙子，公主立即扑到父王怀里，苦苦哀求道：“父王陛下，罪责全在我身上，您就把我杀掉吧！您千万不要杀他！他是当今天下第一大王的儿子——设拉子王子！”

听女儿这样一说，国王回头望着那个出坏主意的宰相，问道：“宰相阁下，你说该怎么办？”

宰相说：“凡干这种事的人，必定撒谎。因此，依臣之见，对他俩先动刑，后斩首。”

国王立即喊道：“传刽子手上殿！”

刽子手们带着手下人应声上殿，来到国王面前，问：“陛下有何吩咐？”

国王下令道：“把这个骗子拉出去杀掉，然后再杀这个小娼妇！杀掉之后，烈火焚尸，就这么办！不要再与我商量了！”





刽子手走去推公主的后背，想把她带走。这时，国王顺手拿起一件东西，向刽子手投去，险些砸着刽子手的脑袋，同时训斥道："你这个笨蛋，怎么对我憎恶的人如此慈悲？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搡倒在地，拖出去！"

刽子手果然执行国王的命令，将公主搡倒在地，继之拖王子，将二人拖出大殿，拉到了刑场。刽子手从王子的衣襟上撕下一块布，将王子的双眼捂上，抽出锋利的宝剑，准备先斩王子，然后再斩公主，期待有人说情，免公主一死。

刽子手的宝剑在王子的头上挥舞了三次，兵士们相互对泣垂泪，祈求安拉救这对青年男女，免二人一死。

刽子手终于狠下心来，高举扬起的利剑，正要砍向王子的脖子时，忽见宫墙外荡起一缕烟尘，顷刻间弥漫了整个天际……

原来是艾兹德什尔王子的父亲赛伊夫·沙赫国王率领的大军来到了阿卜杜·卡迪尔国王的京城郊外。

赛伊夫·沙赫国王之所以发兵，原因在于宰相陪王子艾兹德什尔远行求婚，结果一去杳无音信，以为定是出了什么意外，因而亲率大兵，开进伊拉克，寻找儿子和宰相。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见城外烟尘遮日，问文武百官："列位大臣，烟尘遮天，出什么事啦？"

宰相说："我立即去城外探探虚实！"

宰相转身向城外走去。他走到城外一看，但见那里人山人海，马匹成群，旌旗招展，遍布山野、谷地和丘陵，简直多如蝗虫，数不胜数。

宰相回来向国王禀报说："国王陛下，兵临城下，大势不好！"

国王说："你再去详细打问一下，了解他们来到我们国家的目的，问问他们的将领是何人，并代我向统帅致意。请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如果是为君王报仇来的，我们立即策马助战；若需要什么礼物，我们一定奉送。这支大军来头不小，人多势众，我真担心他们踏平我们的国土。"

宰相按照国王的旨意，来到城外，走进营地，一直走到傍晚，方才行至一个星罗棋布的帐篷群。只见那里站着无数名手持宝剑的卫兵。穿过那里，见到若干位王公大臣、侍卫和将领，继续前行，终于到了国王的帅帐前。

众大臣见一个人走来，齐声高喊道："跪下去，向我们的国王行礼！"

宰相马上跪了下来，向他们行吻地礼。宰相见那些人气势威严，三步一跪一行礼，好不容易才走进了国王的大帐。

宰相向赛伊夫·沙赫国王行过吻地礼，说："国王陛下，我们的国王要我代他





向陛下致意问安。阿卜杜·卡迪尔国王问陛下率大军到此有何原因；若大王要讨伐宿敌，我们一定助战；若大王另有他事，我们的国王必全力相助。”

赛伊夫·沙赫国王说：“尊敬的使臣，请禀告卡迪尔国王陛下，就说赛伊夫·沙赫国王的儿子艾兹德什尔离家时间已久，杳无音信，心中十分不安。为寻我的儿子，特来贵国一看。假若我的儿子在贵国京城，让我将他带走就是了；假若在此出现什么意外，遭到你们的迫害，那么，他的父王就要指挥大军踏平你们的家园，抢走你们的财产，杀死你们的壮男，掠走你们的妇女。你赶快回去禀告你们的国王吧，以免大祸临头还不知原因何在！”

“遵命！”宰相闻声，不禁周身战栗，又跪下十二次，只觉得头晕目眩，方才得以离开国王的大帐，匆匆回返。

宰相边走边思考这位国王的威武及所率大军的雄伟阵势。当他回到王宫，见到阿卜杜·卡迪尔国王时，因恐惧不安而面色苍白，周身颤抖。

国王见宰相失魂落魄的样子，问道：“究竟大军为何而来？”

宰相声音颤抖地说：“赛伊夫寻找他的儿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边走边思考着那位国王的威武以及所率大军的雄伟阵势。当他回到阿卜杜·卡迪尔国王面前时，已是恐慌不安，面色苍白，周身战栗。

国王见宰相失魂落魄的样子，问道："究竟大军为何而来？"

宰相声音颤抖地说："赛伊夫·沙赫国王寻找他的儿子……"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问："他的儿子是谁？"

"就是陛下要斩杀的那个小伙子！赞美安拉，幸亏还没有动手啊！若是把他的儿子杀掉了，我们的国家将被他的大军荡平，国家保不住，抢走我们的财产，男的被杀，女的被劫……不堪设想啊！"

"这还不是你出的坏主意！这位大王的儿子现在哪里？"

"国王陛下，你已下令刽子手杀掉了呀？"

阿卜杜·卡迪尔听宰相这样一说，大惊失色，后悔不已，厉声喊道："快去追刽子手，要他们千万不要动手！快！"

宫役们立即去喊来刽子手。刽子手说："国王陛下，有何吩咐？"

国王急切地问："那个小伙子怎么样啦？"

"我已照陛下的命令，把他杀掉了。"

国王大怒道："你真的把他杀掉啦？如果真是这样，我也要送你一死。"

"国王陛下，这是您的令呀！而且不许我再和你商量啦！"

"当时我正是盛怒之时。快说，实际情况怎样，免得你白白送命。"

"报告陛下，那个漂亮的小伙子还活着。"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一听，喜不自禁，遂令将小伙子带来。

艾兹德什尔王子来到正殿，国王立即站起来，上前亲吻王子的眉心，然后说："孩子，我求安拉宽恕我。我求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的父王。"

"我父王？他在哪里？"艾兹德什尔问。

"就在城外大帐中。你父王找你来了。"

"凭国王陛下的尊严起誓，不挽回我的名声和公主的清白，我是不能离开这



里的。我和公主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破坏贞操之事，不曾有任何越轨行为，公主仍然是个很完整的处女。请国王陛下叫来产婆为公主验身：假若发现公主已经不是女儿身，我甘愿受王法处置，立即斩下我的首级；如果公主仍是处女，就请陛下在文臣武将面前宣布我和公主纯洁无瑕。”

国王立即叫来产婆，威逼公主做检查。产婆发现公主仍然是处女，遂禀国王，并要求国王赏赐。接着，当着文武百官宣布王子与公主纯洁无瑕。

国王立即吩咐仆人向产婆和宫女们赐予锦衣。之后，取出香水，向朝廷命官、国家重臣们的身上喷洒，顿时大家沉浸在极度欢乐之中。国王紧紧拥抱艾兹德什尔王子，一番好言安慰、款待，继之吩咐宫仆为王子沐浴更衣，整个宫中充满欢快气氛。

艾兹德什尔王子沐浴完毕，换上国王赐予的金丝绣花锦袍，戴上镶嵌着珍珠、宝石的紫金冠，佩上一条缀着珍珠、宝石的金丝绣边绶带，在众宫仆的伺候下，跨上一匹鞴有金鞍的宝马。之后，国王吩咐大臣们上马，组成一支马队，护卫着王子去见他的父王。临行前，阿卜杜·卡迪尔叮嘱王子：“王子殿下，见到你的父王，请告诉他：阿卜杜·卡迪尔国王随时听候他的召唤。若国王陛下用得着我，我必令行禁止，俯首听命。”

“国王陛下，我一定照办！”艾兹德什尔王子说。

艾兹德什尔王子告别阿卜杜·卡迪尔国王，在众官员和侍卫的陪伴护送下，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向城外赛伊夫·沙赫国王率领的大军走去。

赛伊夫·沙赫国王见儿子艾兹德什尔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不禁欣喜若狂，急忙站起来，走上前去，和儿子紧紧拥抱在一起。部将们听说艾兹德什尔王子平安转回，兴高采烈，欣喜异常。文武百官纷纷来到艾兹德什尔王子面前，一一向王子行礼问安，为王子到来感到格外高兴。那一天成了他们的节日。人人欢呼，个个雀跃，喜悦空前。

艾兹德什尔王子领着阿卜杜·卡迪尔国王派来护送他的文武百官和侍卫，访问赛伊夫·沙赫国王的大军营帐，没有一个人阻拦他们。他们亲眼看到赛伊夫·沙赫国王的无数雄兵及其威武阵势，无不为这支大军的雄伟而由衷赞叹。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的文武百官中，有不少人去过艾兹德什尔王子的绸布店，许多人都见过艾兹德什尔，使他们感到奇怪的是，一位显赫富贵的王子为何上市经商？此时此刻，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艾兹德什尔王子深深爱上了哈雅蒂公主，远行异国，栖身他乡，目的在于求婚。

赛伊夫·沙赫国王大军来临的消息广泛传播开来。哈雅蒂公主听后，立即登上



殿顶，朝山野眺望，发现那里帐篷林立，旌旗招展，人山人海。当时，公主正被囚禁在父王的宫中；究竟是处她一死，斩首焚尸，还是赦她无罪，看守正等着国王下命令。

哈雅蒂公主见城外满山遍野是军队，知道那是艾兹德什尔王子的父王发来的兵。公主担心王子舍弃她而立即回国，更怕父王把自己杀掉，于是喊来贴身侍女，叮嘱说："你快去找艾兹德什尔王子，不要害怕！见了王子，先行吻地礼，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对他说：'我们的公主向你问安。她现在被囚禁在父王的宫中，究竟被无罪释放，还是被杀掉，现在正等待国王下令。公主求你不要忘掉她，不要丢下她不管。你现在是有能力的；不论你说什么，谁也不敢驳你的面子。你若能把她救出来，带她到你这里，公主必将记住你的恩德，因为公主为了你才遭这种磨难的。你若认为自己的命已保住，无心再做好事，那就请你的父王找公主的父王求个情，不把公主放出来，他就不离开这里，并且要公主的父王立个誓言，做个保证，决不伤害公主。更不要杀公主。'你记住了吗？你要对王子说，这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代我祝王子顺利平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雅蒂公主叮嘱贴身侍女："你快去找艾兹德什尔王子……对他说：'她现在被囚禁在父王的宫中，究竟被无罪释放，还是被杀掉，现在正等待国王下令。公主求你不要忘掉她，不要丢下她不管。你现在是有能力的；不论你说什么，谁也不敢驳你的面子。你若能把她救出来，带她到你这里，公主必将记住你的恩德，因为公主为了你才遭这种磨难的。你若认为自己的命已保住，无心再做好事，那就请你的父王找公主的父王求个情，不把公主放出来，他就不离开这里，并且要公主的父王立个誓言，做个保证，决不伤害公主。更不要杀公主。'你记住了吗？你要对王子说，这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代我祝王子顺利平安。"

侍女告别公主，离开王宫，向城外走去，费了一番周折，如愿找到了艾兹德什尔王子。侍女见到艾兹德什尔王子，把公主的话原原本本向王子讲了一遍。

艾兹德什尔王子听后，禁不住泪水簌簌下落，哭得很是伤心。他对侍女说："你告诉哈雅蒂公主，我是她的奴仆，我已成为她的爱情的俘虏，我没忘记我俩之间的爱情，更没有忘掉别离时的痛苦。你吻完她的双脚之后，对公主说，我立即把她的处境禀报我的父王，让父王派宰相去见她的父王，正式向她求婚，因为宰相是不会反对此事的。你要告诉公主，假若她的父王派人来和她商量这桩亲事，要她不要反对。还请你告诉她，我不带上她，我是决不离开这里的。你记住了吗？"

"记住啦！"侍女告别艾兹德什尔王子，高高兴兴回到宫中。她先吻公主的双脚，然后把王子的话原原本本向哈雅蒂公主说了一遍。

哈雅蒂公主听罢侍女的转达，高兴得喜泪纵横，连声赞美伟大的安拉。

当夜，艾兹德什尔王子来到父王的大帐中，与父王畅谈。王子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向父王讲了一遍。父王说："儿啊，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办吗？你如果希望把阿卜杜·卡迪尔的国家荡平，我立即行动，决不留情，踏平他的王宫，将他的财产掠夺一空，把他的王后、嫔妃统统当作俘虏带走。"

王子说："父王陛下，不能啊！因为阿卜杜·卡迪尔国王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希望与公主取得联系。请父王立即多备些贵重的礼物，派宰相将之送到国





王面前，向国王为我求婚。”

“孩子，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说罢，国王走去，拿出多年珍藏的国宝，放在儿子的面前，儿子看后甚为喜欢。随后，国王又喊来宰相，要他带上即去拜见阿卜杜·卡迪尔国王，代王子向公主求婚。

宰相带着贵重礼物，向着阿卜杜·卡迪尔国王的王宫走去。

自从艾兹德什尔王子骑马离去之后，阿卜杜·卡迪尔国王愁容满面，忐忑不安，如坐针毡，生怕赛伊夫·沙赫国王动兵，踏平他的国土，抢走他的财产。就在阿卜杜·卡迪尔国王愁眉苦脸、一筹莫展之时，赛伊夫·沙赫国王的宰相突然来了。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见宰相进殿，立即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迎接这位使臣。

宰相见国王站起来，急忙走上前去，跪了下去，亲吻国王的双脚，问过安，同时说：“尊敬的国王陛下，请宽谅！我是低贱的老奴，像你这样的伟大国王怎好起立对我表示欢迎啊！国王陛下，艾兹德什尔王子到了父王那里，谈了许多情况，特别提到陛下对他的善待；为此，国王对您深表谢意，国王要臣带来礼物一份，并向国王致意问安，还请国王陛下笑纳。”

阿卜杜·卡迪尔听使臣这样一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正处于极度恐慌之中，焉敢盼有礼物相赠呢？

国王走上前去，仔细观看礼物，发现那都是无价之宝，不是任何国王都能拥有此物，禁不住自感低微，于是连声感赞安拉，并向艾兹德什尔王子表示谢意。

宰相说：“尊敬的国王陛下，请听老奴说。正如陛下所知，赛伊夫·沙赫国王此次带兵来贵国京城，意在结交亲善，故特派老奴代他儿子艾兹德什尔王子向陛下的哈雅蒂公主求婚，期盼金枝玉叶与王子结为美满姻缘，如果陛下有意，就请陛下与老奴面商婚姻大事。”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一听，喜在心中，乐上眉梢。立即回答说：“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呀！这是我求之不得的。至于我的女儿，我想她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她的事完全由她自己做主。”

国王说完，把目光转向大太监，吩咐道：“你去公主那里，把这些情况告诉她。”

“遵命！”大太监走到绣房，见到哈雅蒂公主，行过礼，将阿卜杜·卡迪尔国王的旨意告诉她，并说艾兹德什尔王子已派使臣向她求婚来了。

大太监最后问公主：“王子求婚，公主有什么话要说？”

公主说：“我愿意接受王子的求婚！”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大太监走到绣房，见到哈雅蒂公主，行过礼，将阿卜杜·卡迪尔国王的旨意告诉她，并说艾兹德什尔王子已派使臣向她求婚来了。大太监最后问公主："王子求婚，公主有什么话要说？"

公主说："我愿意接受王子的求婚！"大太监走去禀报国王，国王听说女儿同意这桩婚事，欣喜若狂，立即吩咐宫奴取来一件锦袍，赐予给赛伊夫·沙赫国王的宰相，并给宰相一万第纳尔金币。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对宰相说："使臣阁下，请把喜讯禀报赛伊夫·沙赫国王陛下，并请国王陛下允许我去拜见他。"

"一定如实转达！"宰相告别阿卜杜·卡迪尔国王，回到赛伊夫·沙赫国王的大帐中，将结果禀报了国王。赛伊夫·沙赫国王听后，欣喜异常。

艾兹德什尔王子听说哈雅蒂公主答应了他的求婚，不禁心花怒放。

第二天，阿卜杜·卡迪尔国王骑着马，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来到城外，赛伊夫·沙赫国王立即率百官出帐相迎，亲切问安。两位国王坐下，艾兹德什尔王子来到二位国王面前。

这时，阿卜杜·卡迪尔国王的随从中，有一位演说家，奉阿卜杜·卡迪尔国王之命，站起来，慷慨陈词，口齿伶俐，言辞动人，热烈预祝艾兹德什尔王子与哈雅蒂公主结为美满伉俪。

演说家坐下之后，赛伊夫·沙赫国王吩咐侍从取来一口箱子，打开箱盖，里面装满珍宝、宝石；随后取来另一口箱子，箱子里装着五万金币。打开箱子，赛伊夫·沙赫国王对阿卜杜·卡迪尔国王说："国王陛下，孩子的事，由我全权代办，请收下这份聘礼！"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接过珍宝和五万第纳尔金币，表示为哈雅蒂公主收下了聘礼，随即请来法官和证人，让他们为哈雅蒂公主和艾兹德什尔王子写就了婚书。

那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亲爱者为之兴高采烈，嫉妒者愤怒难耐。京城大小街巷张灯结彩，宫内宫外焕然一新，为艾兹德什尔王子和哈雅蒂公主举行盛大结婚庆





典，仪式隆重，场面宏大，热闹非常，整个京城沉浸在盛大节日气氛之中。

婚礼毕，新娘新郎入洞房。洞房花烛之夜，对于一对新人来说，自然是最美妙的时刻。艾兹德什尔王子发现哈雅蒂公主是一枚没有穿孔的珍珠，又是一匹未曾鞴鞍的牝马，真是风姿绰约，楚楚动人。

快乐的日子总是不知不觉飞逝而过，转眼间到了分别的日子。

赛伊夫·沙赫国王对儿子说："孩子，我们就要回国了。启程之前，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艾兹德什尔王子说："有的。"

"什么事呀？"

"父王大人，我要找残害我们的那个宰相和那个造谣生事的宦臣报仇！"

赛伊夫·沙赫国王立即派人去见阿卜杜·卡迪尔国王，请他交出那个宰相和那个宦官。阿卜杜·卡迪尔国王得知其中秘密，立即派人把那个宰相和宦官抓起来来，押解到赛伊夫·沙赫国王面前。问明情况之后，阿卜杜·卡迪尔国王下令将宰相、宦官绞死，尸悬城门示众。

喜事办完，仇恨已报，赛伊夫·沙赫国王及其大军又小住了一些时候，便要携王子回国，向阿卜杜·卡迪尔国王告辞了。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欣然同意哈雅蒂公主随其丈夫一同返回。经过一番准备之后，阿卜杜·卡迪尔国王为女儿特制了一辆镶金嵌银、披珠挂宝的豪华轿车，由四十匹马拉着，踏上了归程。公主带着自己的婢女、男仆，并且召回了那位姥姥，让她和自己同赴设拉子。

赛伊夫·沙赫国王和艾兹德什尔王子飞身上马，阿卜杜·卡迪尔国王纵身跃上马背，亲率文武百官及众多百姓送别女婿和公主。

那是最美好的日子。大队人马离开京城，威武雄壮，浩浩荡荡。阿卜杜·卡迪尔国王与百官骑马送了一程又一程，不知不觉离京城很远了。

千里相送，总有一别，赛伊夫·沙赫国王一再请阿卜杜·卡迪尔国王留步回返，阿卜杜·卡迪尔国王这才下马，上前与赛伊夫·沙赫国王热烈拥抱，亲吻赛伊夫·沙赫国王的眉心，感谢他的种种善举，并把女儿托付给他，表示告别。阿卜杜·卡迪尔国王又走去与艾兹德什尔王子和哈雅蒂公主拥抱吻别，女儿频频亲吻父王的双手，父女依依惜别，泪水潸潸流淌。

阿卜杜·卡迪尔国王回返京城，王子与公主双双随父王返回故乡大地。回到设拉子，赛伊夫·沙赫国王再次为王子和公主举行隆重婚礼，热闹了整整四十天。

自此，艾兹德什尔王子与哈雅蒂公主过着幸福、美满、甘甜与平静的生活，直





至天年竭尽。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这王子与公主相爱，终成眷属的故事真精彩、真绝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我将讲一个关于国王与公主相见相恋、终成眷属的故事，那将比刚讲过的这个故事精彩得多。"

舍赫亚尔国王说："天色尚早，你接着讲这个故事吧！"

"遵命！"

莎赫札德开始讲《白德尔国王与朱海莱公主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波斯大地的呼罗珊，有一位国王，名叫舍赫尔曼。舍赫尔曼国王有一百位嫔妃；虽然如此，却没有一位嫔妃为国王生过一男半女。国王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膝下无子，无人继承王位，心中不免感到忧伤，不禁愁云满面。

一天，舍赫尔曼国王正端坐在宝座，忽有一名宫仆进来，禀报道："大王陛下，宫外有一商人，领着一位姑娘，貌美无与伦比。"

国王听后，吩咐道："把商人和姑娘带进宫来！"

"遵命！"片刻后，宫仆把商人和姑娘带到了国王面前。

舍赫尔曼国王仔细端详那位姑娘，只见那姑娘身材苗条，酥胸高耸，天生丽质，风姿绰约，亭亭玉立，确实明艳动人，举世无双。姑娘身披金丝绣花斗篷，蒙着缀有珍珠的银丝面纱。国王走上前去，撩开姑娘的面纱，但见姑娘容光闪烁，将王宫照得通亮；姑娘梳着七根辫子，直垂至脚踝；秀目含娇，腰肢纤细，臀部丰隆，足以祛患者之疾，熄含恨者的心中怒火。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 多么靓丽的姑娘，
> 步履轻蹁跹。
> 出袖但见红酥手，
> 腕上饰金环，
> 个头不高不矮，
> 衣合体臀更显丰满。
> 头戴金爵钗，
> 腰佩翠琅环。





明珠嵌在玉体，
宝石亮灿灿。
罗衣轻薄可飘飘，
裙裾随风还。
长发乌亮护双踝，
容貌俊美罕见。
日升两颊亮，
谁不梦怀红颜！

舍赫尔曼国王见姑娘花容月貌，身材高挑，明眸皓齿，秀目含娇，心中惊喜不已，问商人："喂，老人家，这姑娘卖多少钱？"

商人说："国王陛下，我是花两千第纳尔金币从一商人手里买来的。三年来，我带着姑娘走遍各地，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光在她的身上，我花了足足三千第纳尔金币。如果国王喜欢，我就把她奉献给国王陛下吧！"

舍赫尔曼国王听后，心中快慰不已，立即赐予商人锦袍一袭，又奉送了一万第纳尔。商人接过锦袍和钱，吻了吻国王的双手，感谢国王的圣恩豪泽，然后转身离去了。

国王把姑娘交给梳妆婆，并叮嘱她们："你们要好好给姑娘梳洗、打扮一下，给她安排一处宫殿，让她进房安歇。"

随后，国王又令侍卫送去姑娘所需要的一切，侍卫们从命，立即把姑娘所需之物送到房中。

舍赫尔曼国王的王国位于大海边上，王国的都城名叫"白伊达城"。

梳妆婆为姑娘安排的宫殿，窗子面对着大海……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三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赫尔曼国王听后，心中快慰不已，立即赐予商人锦袍一袭，又奉送了一万第纳尔。商人接过锦袍和钱，吻了吻国王的双手，感谢国王的圣恩豪泽，然后转身离去了。

舍赫尔曼国王把姑娘交给梳妆婆，并叮嘱说："你们好好给姑娘梳洗、打扮一番，给她安排一处宫殿，领她进房安歇！"

随后，国王又令侍卫送去姑娘所需要的一切，侍卫们从命，立即把姑娘所需之物送到房中。

舍赫尔曼国王的王国位于大海边上，王国的都城名叫"白伊达城"。

梳妆婆为姑娘安排的宫殿，窗子面对着大海。

过了不大一会儿，国王便来到姑娘的房中。国王进了房门，姑娘并没有站起来迎接，而是纹丝不动，仿佛根本没有看见有人进来。见此情景，国王心想："唉！好像她来自于一个未曾受过文明礼貌教育的部落。"国王定睛望去，只见姑娘体态婀娜，面似皓月，真是月貌花容，如艳阳悬挂中天。姑娘的美貌绝伦，令国王惊叹，不由得打内心里赞美伟大安拉的超凡造物之工。

国王走上前去，坐在姑娘身旁，抱住姑娘，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然后亲吻、吮吸她的涎水，只觉得甜似蜂房里的蜜。

随后，国王吩咐宫女摆上筵席，饭菜品种齐全，色香味俱佳。国王陪姑娘吃饱喝足，姑娘却一句话没说。国王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姑娘一言不发，只是低头望着地面；因为国王总是留心欣赏姑娘的姿容，虽百问不得回答，国王却一点儿也不生气。国王心想："赞美安拉创造了这么一位绝代佳丽，多么漂亮啊，只是她一言不发！一切完美都属于伟大的安拉！"

国王问宫女们："你们听姑娘说过话吗？"

宫女们说："自从她来到这里至现在，她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使唤过任何人……"

国王得知姑娘进宫后没有说一句话，即吩咐宫中歌舞伎们来为姑娘唱歌跳



舞，和她一起玩，但愿姑娘能开口说话。宫女和歌舞伎们在姑娘面前尽献绝技，乐声伴着歌舞，悠扬动人，使得在场的人们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唯独那位姑娘仍然望着她们一声不吭，面无笑容。

见此情景，国王心中惆怅，将歌舞伎打发走，独自与姑娘呆在一起。国王脱下自己的衣服，然后又脱下姑娘的衣裙，发现姑娘的胴体如同银锭，冰清玉洁，不禁深深爱在心中，欲火难平。国王情不自禁，与姑娘相抱亲热，发现她是一颗不曾打孔的珍珠，心中欢喜不禁。国王心想："真是奇妙至极呀！这女子如此娇美秀丽，妩媚迷人，那个商人怎么未触动过她呢？"

自此之后，国王疏远了其余嫔妃，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位爱妃的怀抱，白日与这位新欢对坐畅饮，夜来共枕同席，颠鸾倒凤，莺娇燕喘，乐不可言，不知不觉一年时间逝去，仿佛仅仅过了一天似的，但姑娘仍然不说一句话。虽然如此，国王对新爱妃的爱却有增无减。

有一天，国王对这位爱妃说："亲爱的，我太爱你了！为了你，我疏远了所有的妻妾、嫔妃，把你变成了我的唯一爱妃，和你一起生活了整整一年时间。我求伟大安拉软化你的心，让你开口与我对话。假若你是哑巴，你就用手语和我交谈。我期望你给我生个儿子，日后好让他继承我的王位。因为我的年事已高，没有人继承我的帝业。看在安拉的面上，你若能满足我的愿望，就请有所表示吧！"

爱妃听国王这样一说，低下头去，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头来，对国王微微一笑，国王顿觉房间里一片光明，如同电闪。

爱妃说："伟大的国王，威武的雄狮，安拉已经答应了你的要求，我腹中怀有你的胎儿，分娩的时候就要到了。不过，我不知道这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假若我没怀着你的孩子，我是决不会和你说半句话的。"

国王听到爱妃终于开了大，喜不自禁，忙亲吻妃子的头和双手，然后说："赞美伟大安拉实现了我的两个愿望：其一，听到你开口说了话；其二，你已怀上了我的孩子。"

随后，国王离开爱妃，高高兴兴地端坐在宝座上，命令宰相拿出十万第纳尔金币，救济贫苦、孤寡和可怜人，以示对安拉的真挚感赞之情。宰相立即行动，完全照办。

片刻后，国王回到爱妃房间，坐在她的身边，将她抱在怀里，问道："亲爱的，我与你日夜相伴，整整过了一年时间，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直到今天才开口说话呢？"

爱妃说："国王陛下，你有所不知，我是一个可怜的异乡人，因为远离母亲、家





人和哥哥而忧心忡忡，闷闷不乐。”

国王听妃子这样一说，明白了爱妃的心思，忙说：“你说自己是个可怜人，这就太不适当了。我有足够的钱财供你享乐、花用，何必说你是个可怜的异乡人呢？你要知道，连我都成了你的奴隶。至于说你远离了母亲、家人和哥哥，我则请你告诉我，他们现在哪里？只要说出他们的住处，我立即派人把他们接来就是了。”

“国王陛下，我的名字叫吉娜兹·白哈里。家父是位海王，过世后，留给我们大笔钱财。我们依靠父亲的家产生活，不久，一位海上之王冲进我们的家园，抢走了我们的家产。我有个哥哥，名叫萨里哈。我的母亲是大海的女儿。我与哥哥发生了口角，决定嫁给陆上男子，于是离开了家，离开了大海，在一座海岛边上坐了下来。我登上海岛不久，一个男子来到我面前，将我带往他的家中。那男子百般调戏我，我一气之下，抄起木棒朝他的头上打去，险些送他一死。之后，他把我带出来，将我卖给了一个商人，就是那天送我到王宫的那个商人。那个商人信仰坚定，慷慨宽厚。若不是陛下如此宠爱我，把我置于所有嫔妃之上，我是不会在你这里呆上一个时辰的，恐怕我早从这窗子纵身跳入大海，回去见我的母亲和家人了。如今，我已怀上了陛下的孩子，我不好意思回去见他们。假若我回去告诉他们，说一位国王花钱将我买去，把我视作他当世的一份享乐，把我看得比他的嫔妃们都重要，他们定会认为我变坏了，决不会再相信我的。国王陛下，这就是我的身世。”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赫尔曼国王问起姑娘的身世，姑娘说自己名叫吉娜兹·白哈里，是海王的女儿，然后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向国王讲了一遍。

舍赫尔曼国王听完吉娜兹·白哈里这番话，连声感谢她，频频亲吻她的眉心，并对她说："亲爱的吉娜兹·白哈里，我已离不开你，哪怕是一个时辰；一旦离开你，我会立即无常的。既然如此，怎么办呢？"

吉娜兹·白哈里说："国王陛下，我就要分娩了，一定要把我的家人接来，好让他们照顾我。因为陆上的女子是不知道海中女人是如何生儿育女的，而海中的女子也不晓得陆地女子如何分娩。我的家人来了，他们就能帮我的忙。"

"你们怎样在海上行走，而又不会把衣服打湿吗？"

"我们在海上行走，就像你们在陆上行走一样，都是凭借苏莱曼·本·达伍德大帝戒指上那些圣名的威力。我的母亲和哥哥到来之后，我要告诉他们，陛下是用钱把我买下来，给我做了许多好事，待我十分宽厚。你应该让他们相信我的话，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在这里的生活状况，知道你让我做帝王之后。"

"爱妃，你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吧！我完全听从你的安排。"

"国王陛下，我们在海里行走时，总是睁着眼睛，不仅能看到海里的一切，也能看见太阳、月亮、星辰和天空。那里的一切都像地面上一样，海水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海中世界里的东西要比地上多得多，形态各异，五彩缤纷；与海中的东西相比，陆上的东西太少了。"

国王听后，惊异不已。

吉娜兹·白哈里从口袋里取出两块沉香，点着火炉，取一点沉香，投入火炉中稍许，然后打了一声口哨，念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咒语，但见香烟袅袅升腾，顿时弥漫房间。

国王站在旁边，仔细留心看着爱妃的一举一动，迷惑不解。

吉娜兹·白哈里说："国王陛下，请站起来，到小房间去，我让你看看我的母亲、哥哥和家人，而他们却看不见你。我想把他们全接来，让你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间





里，站在这个地方看看他们。我想，你一定会因伟大安拉创造的各种形式的奇妙的形象而感到万分惊异。”

国王听后，立即站了起来，向小房间走去，观看吉娜兹•白哈里如何行事。

吉娜兹•白哈里边焚香边念咒语，顷刻之间，只见大海波涛汹涌，一个青年从海中走了出来。但见那青年容颜俊秀，风度翩翩，面颊红润，前额光灿，就像一轮圆月；在国王看来，那小伙子又像珍珠、宝石，和他的爱妃吉娜兹•白哈里的面目相仿。见此情景，国王情不自禁，随口吟诵道：

天上一轮明月，
每月只有一次满。
你的美丽脸蛋儿，
每天一次圆。
只要降临塔顶，
家家披光环。

接着，从海中走出一位老太太，身边站着五个姑娘，个个花容月貌，人人妩媚娇艳。都像吉娜兹•白哈里那样俊俏秀丽。

国王看见那个青年和老太太以及姑娘们轻盈漫步海面，向着宫殿的窗子走来。当他们接近窗子时，吉娜兹•白哈里望着他们，站起身来，高高兴兴地迎接他们。他们看见吉娜兹•白哈里，一眼便认了出来，快步来到她的身边，和她热烈拥抱，不禁喜泪纵横。

那青年说：“喂，吉娜兹•白哈里，你离开我们四年了，我们不知道你到了什么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呀？凭安拉起誓，你走之后，我们觉得天地狭窄，心神不安，夜不成寐，食不甘味；因为过分思念你，我们夜里哭泣，白日落泪。”

吉娜兹•白哈里亲吻那个青年的手，那个青年就是她的哥哥萨里哈。接着，吉娜兹•白哈里亲吻母亲的手，继之吻那些姑娘们。

他们坐下来，询问吉娜兹•白哈里的情况。吉娜兹•白哈里对他们说：“我离开家，走出大海，刚在一个海岛边上坐下来，便被一个人带走，然后把我卖给一个商人。后来，那个商人把我带到这座城市，以一万第纳尔金币将我卖给本城的国王。国王纳我为妃，为了我从此疏远了所有妻妾嫔妃，而且因此抛弃了一切国家政事。”

萨里哈听妹妹这样一讲，高兴地说：“赞美伟大的安拉，我们终于见到了你，让我们团聚了，不过，妹妹，我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回我们的国家和亲人中去。”





国王在小房间里听到了这一句话，不禁神魂不安，担心吉娜兹·白哈里听她哥哥的话，而他又不能阻拦她走，虽然他是那样狂爱着她。国王恐怕爱妃离去，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吉娜兹·白哈里听完哥哥的话，说道："哥哥，凭安拉起誓，你有所不知，买下我的那位国王是位伟大的君王，也是位慷慨、理智之人。国王豪爽大度，家财万贯，膝下却无一男半女。他待我恩重如山。自从我来到这里，国王为我做了不知多少好事，却不曾说一句让我不高兴的话。国王不论做什么事，都先同我商量。我与国王生活在一起，幸福安乐。假若我离开他，他会活不下去的。他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我，倘若我离开了他，我也会因过分思念他而丧命的。国王爱我，我也爱国王。即使我们的父王活在世上，我在父亲心目中也比不上在这位国王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国王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实力雄厚，宽容无比。你们看哪，我已怀上了国王的孩子。赞美安拉，使一个海王的女儿成了一位陆王的妻子。我求安拉赐予国王一个男孩，以便日后继承王位。"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吉娜兹·白哈里对哥哥萨里哈说："哥哥，凭安拉起誓，你有所不知，买下我的那位国王是位伟大的君王，也是位慷慨、理智之人。国王豪爽大度，家财万贯，膝下却无一男半女。他待我恩重如山。自从我来到这里，国王为我做了不知多少好事，却不曾说一句让我不高兴的话。国王不论做什么事，都先同我商量。我与国王生活在一起，幸福安乐。假若我离开他，他会活不下去的。他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我，倘若我离开了他，我也会因过分思念他而丧命的。国王爱我，我也爱国王。即使我们的父王活在世上，我在父亲心目中也比不上在这位国王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国王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实力雄厚，宽容无比。你们看哪，我已怀上了国王的孩子。赞美安拉，使一个海王的女儿成了一位陆王的妻子。我求安拉赐予国王一个男孩，以便日后继承王位。"

哥哥萨里哈及姑娘们听后，心中十分高兴，异口同声说："喂，吉娜兹·白哈里，你应该知道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也应该知道我们是多么喜欢你。你要知道，你是我们最亲的人；你应该相信，我们一心为了你好，希望你愉快，不遇到任何麻烦。你如果在这里不开心，那就跟我们一道回国，回到我们的亲人当中去；你若在这里感到幸福，这正是我们的希望和期盼。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你快快乐乐。"

吉娜兹·白哈里说："凭安拉起誓，我在这里感到非常幸福、愉快、安详、如意。"

国王听爱妃这样一说，欣喜不已，放下心来，连声感谢吉娜兹·白哈里，更加打心底里爱她。国王知道她就像自己爱她那样爱自己，爱妃希望留在自己的身边，直到生下孩子。

片刻过后，吉娜兹·白哈里吩咐宫女们准备筵席，她也亲自下厨烹调。一切准备妥当，宫女们端来饭菜、甜食和水果，吉娜兹·白哈里招呼大家坐下用餐。人们都坐了下来，对吉娜兹·白哈里说："喂，吉娜兹·白哈里，你的夫君是陆上人，我们未经他的允许，他也不认识我们，我们便来到了他的宫殿里，请代我们感谢他的恩德。你现在给我们端来饭菜，我们要吃人家的东西，连主人的面都没见到，竟吃喝起人家的饭菜，这怎么能行呢？"



他们都不肯吃喝，而且人人面浮怒色，个个默默无语，对吉娜兹·白哈里的举动颇为不满。

藏在小房间的舍赫尔曼国王看到这种情景，心生怕意，担心出现僵局。吉娜兹·白哈里站起来，好言安慰他们。

片刻后，吉娜兹·白哈里走进小房间，对国王说："国王陛下，你看到、听到我在家人面前对你的赞扬和感谢了吗？他们不再要我回去，你听见了吗？"

舍赫尔曼国王说："我全听到，也全看见了。愿安拉报偿你的美德。爱妃，凭安拉起誓，我现在才知道了你是多么的爱我！我再也不怀疑你的忠贞爱情。"

"国王陛下，人常言'善有善报'，你对我那样好，那样善待我，恩深似海，情重如山，为我做了数不清的好事，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怎忍心离开你呢？你待我实在太好了；请你出来见见我的亲人，也让他们看看你。你向他们问个安好吧！国王陛下，我的母亲、哥哥和堂妹们都非常喜欢你。他们感谢你，如果见不到你，他们既不吃，也不喝，更不离开这里。他们一心想见你一面，向你问个安好，与你亲近、认识一下。"

舍赫尔曼国王说："好吧！这正是我的想法。"

说罢，国王站起来，走出小房间，向吉娜兹·白哈里兹的亲人们问安致意。他们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亲切交谈，他们一起坐下就餐。

国王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三十天的美好时光。他们想回国了。他们征得国王和王妃吉娜兹·白哈里的同意，感谢国王的热情款待，然后告别国王和吉娜兹·白哈里，启程回国了。

时隔不久，吉娜兹·白哈里妊娠期满，分娩的日子到了。生下一男婴，容貌俊美，宛如天上圆月。

国王舍赫尔曼暮年添子，填补了大半生无子无女的空白，喜在心中，乐在眉梢。国王下令张灯结彩，装点城郭，大庆七天，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第七天，王妃的母亲及哥哥、堂妹们得知吉娜兹·白哈里生下一个男婴，立即赶来贺喜。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吉娜兹·白哈里妊娠期满，分娩的日子到了。生下一男婴，容貌俊美，宛如天上圆月。国王舍赫尔曼暮年添子，填补了大半生无子无女的空白，喜在心中，乐在眉梢。国王下令张灯结彩，装点城郭，大庆七天，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第七天，王妃吉娜兹·白哈里的母亲及哥哥、堂妹们得知吉娜兹生下一个男婴，立即赶来贺喜。

国王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对他们说："我说过，一定要等你们来后，再给我的儿子起名字。你们就用自己的学识给王子起个名吧！"

他们说："就让王子叫白德尔·巴西姆吧！"

在场的人都说这个名字吉祥。他们把白德尔·巴西姆王子抱给舅舅萨里哈看，萨里哈接过王子，双手抱在怀里，站起身来，在宫中行走了几步，然后抱着王子走出宫，步入大海，旋即影子消失在国王的视野里。

眼见萨里哈抱着王子消失在大海里，国王失望极了，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吉娜兹·白哈里忙劝道："国王陛下，你不必担心害怕，不要为王子而痛苦悲伤。你要知道，母亲疼爱儿子胜过父亲。王子和他舅舅在一起，你大可不必担心他会淹着。他舅舅马上就会带着你的儿子平安转回的。"

未过一个时辰，只见大海波涛翻滚，白浪滔天。顷刻之间，萨里哈抱着小王子出现在海面，旋即从大海飞回到王宫，但见王子还熟睡在萨里哈的怀里，一声不响，面如圆月，平平安安。

萨里哈望着舍赫尔曼国王，说："国王陛下，我抱着王子踏海，恐怕你为王子的安全担忧了吧？"

"是的。我真为我的儿子担心，怕王子遇上什么不测，万万没有想到他能平安回来。"国王说。

"国王陛下，我去给王子点了一种我们所熟悉的眼药，并向他诵读了苏莱曼·本·达伍德大帝神戒上的圣名。在我们的海国里，每有新的生命降生，我们便照此







行事。国王完全不必担心他会淹着、呛水或遇到别的什么危险，因为我们在海中行走，就像你们在陆地上行走一样。”

说罢，萨里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加封印的包裹。他打开封印，从中取出各种宝石，有三百颗祖母绿，另有三百颗宝石，其中大小如鸵鸟蛋，闪闪放光，耀眼锃亮，胜过太阳和月亮的光芒。

萨里哈指着宝石，对国王说：“国王陛下，这些宝石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上次来时，我们没带礼物，因为我们不知道吉娜兹·白哈里所在的地方，就连她的一点儿消息都不知道。你既已与吉娜兹·白哈里结为伉俪，成了一家人，我便特别给你带了这些礼物。过几天，我们将再次给你送来同样的礼物。在我们那里，这样的宝石多如陆地上的石子；对于我们来说，采集宝石最容易。”

国王看过那些珍奇宝石，惊异不已，高兴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国王说：“凭安拉起誓，这些宝石当中的任何一颗，都可以换取我的全部财产。”

国王感谢萨里哈的厚意。

国王望着爱妃吉娜兹·白哈里，对她说：“爱妃，你哥哥送给我这么多宝物，陆地上的人难以想像，真是使我感激不尽。”

吉娜兹·白哈里连声感谢哥哥慷慨馈赐。

萨里哈说：“国王陛下，你对我们有恩情在先，我们感谢你是应该的。你对我妹妹那样好，我们来到你的宫殿里，热情招待我们，应该感谢你的大恩大德。正如诗人所云：

> 我落下钟情之泪，
> 泣哭在她之先。
> 幸运在于心病痊愈，
> 时届后悔之前。
> 她哭我泣泪，
> 我言命定由天。

“国王陛下，我就是为陛下效力一千年，也无法偿还你给我们的恩情。”

国王听后，连声向萨里哈道谢。

萨里哈及其母亲、堂妹们在国王宫中住了四十天。第四十一天早晨，萨里哈走去拜见国王，行过吻地礼，国王问：“萨里哈，有什么事吗？”

萨里哈说：“国王陛下，我们已经住了四十天，得到国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





顾，使我终身难忘。我们离家已久，思念家乡和亲人，恳请陛下准许我们告辞回国，我们不能再服侍陛下和我的妹妹和外甥了。凭安拉起誓，我们实在不想离开你们。可是，我们久居海中，不大习惯陆地上的生活，只得请求国王允许我们告辞。”

国王听后，站起身来，同萨里哈及其母亲、堂妹告别，一时之间，他们都流下了依依惜别的眼泪。萨里哈说：“国王陛下，我们很快会再来看你的。我们不会分别太久。”

说罢，他们腾空而起，飞向大海，消失在视野之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吉娜兹·白哈里的母亲、亲人们想回国了，她的哥哥萨里哈对舍赫尔曼国王说：“国王陛下，我们已经住了四十天，得到国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我终身难忘。我们离家已久，思念家乡和亲人，恳请陛下准许我们告辞回国，我们不能再服侍陛下和我的妹妹和外甥了。凭安拉起誓，我们实在不想离开你们。可是，我们久居海中，不大习惯陆地上的生活，只得请求国王允许我们告辞。”

国王听后，站起身来，同萨里哈及其母亲、堂妹告别，一时之间，他们都流下了依依惜别的眼泪。萨里哈说：“国王陛下，我们很快会再来看你的。我们不会分别太久。”

说罢，他们腾空而起，飞向大海，消失在视野之中。

舍赫尔曼国王对爱妃吉娜兹·白哈里百般宠爱、敬重。王子白德尔·巴西姆发育良好，健康成长。

小王子的舅舅、姥姥和姨娘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国王的宫中小住一个月或两个月，然后回返海上王国。

白德尔·巴西姆王子一天天长大，容貌也一天比一天漂亮，当他长到十五岁时，只见他身材匀称，体格健壮，聪明伶俐，活泼开朗，成了能文能武的英姿的青年。他通晓语法、修辞、历史，还学会了骑马、射箭等皇家男儿必备的武艺才能。京城的男女老少无不称赞王子貌美出众、武艺超群。正如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乌亮的胡须上，
挂着珍珠似透亮。
苹果一样鲜灵的脸上，
用黑宝石书写字两行。
明眸里藏着宝剑，
锐气欲出明晃晃。





醉意显在面颊，
仿佛并非饮酒失常。

国王非常疼爱儿子，视若掌上明珠。

一天，国王把宰相、文武百官和国家重臣叫到面前，宣布立白德尔·巴西姆为王储，并要他们宣誓，日后拥戴白德尔·巴西姆为王。于是文武百官立即宣誓效忠，并为此感到由衷欢喜。舍赫尔曼国王是位开明豁达的君主，言谈和善，广济博施，厚待臣民。

第二天，舍赫尔曼国王带领满朝文武大臣在城中巡游，然后回返宫中。当他们走近王宫时，国王下马步行，上前服侍王储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和文武大臣们抱着鞍褥子从王子白德尔·巴西姆面前走过，一直走到王宫廊下。王子离开马背，父王上前拥抱儿子。之后，国家重臣和文武大臣们把白德尔·巴西姆扶上国王的宝座，正式拥王子为国王。

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端坐宝椅，开始发号施令，立即宣布清除贪官污吏，任命贤明人士为官……一直忙碌到中午，方才宣布退朝。

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离开宝座，走去拜见母亲吉娜兹·白哈里。白德尔·巴西姆头戴王冠，英姿勃勃，风度翩翩，潇洒利落。母亲见儿子头戴王冠走来，立即站起身来迎上去，亲切亲吻儿子，祝贺他登上王位，并为他及他的父亲祝福祈祷，愿他战胜敌人，功业长存。

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在母亲那里休息到午时，然后骑上马，随百官前往校场习武。他与父亲及百官在校场习武到傍晚，方才随众官员返回王宫。

自此之后，白德尔国王每日必去校场习武，返回王宫，则处理朝政，发号施令，惩治贪官，为民解忧。就这样，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

此后，白德尔·巴西姆国王有时骑马外出打猎，有时带官员各地巡视；他像所有贤明君主那样，所到之处，总给臣民带去平安和吉祥。白德尔·巴西姆国王成了当时至尊、至勇、至公的贤明君王。

有一天，白德尔国王的父亲舍赫尔曼病倒了。老国王自感一病难起，即将迁入永恒的来世，不免心中难过。老国王病情日渐加重，眼看临终，便把儿子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叫到床前，叮嘱他要善待民众，要他孝敬母亲，并要百官再次宣誓，保证全力辅佐、完全效忠于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百官当场立誓，保证执行老国王的训示。

几天之后，老国王舍赫尔曼与世长辞，一命归真。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太后吉



娜兹·白哈里和文武官员、国家重臣都为老国王的归真感到万分悲痛。他们为老国王修建了陵墓，将老国王安葬之后，守丧志哀整整一个月。

萨里哈·白哈里及其母亲、堂妹前来探望埋体。他们对吉娜兹·白哈里和说：“老国王不在了，留下一位超群出众的后生；即有后代留下，虽死犹生。白德尔是一位无比勇敢的雄狮，又是一轮灿烂无双的明月。”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几天之后，老国王舍赫尔曼与世长辞，一命归真。白德尔国王、太后吉娜兹和文武官员、国家重臣都为老国王的归真感到万分悲痛。他们为老国王修建了坟墓，将老国王安葬之后，守孝志哀整整一个月。

萨里哈及其母亲、堂妹前来吊唁。他们对吉娜兹·白哈里说："老国王不在了，留下一位超群出众的后生；即有后代留下，虽死犹生。白德尔·巴西姆是一位无比勇敢的雄狮，又是一轮灿烂无双的明月。"

国家重臣前来拜见白德尔·巴西姆国王。他们说："国王陛下，先王已经归真，理当节哀，且勿过分难过；悲泣落泪是女子的禀性，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先王归真，留下像你这样出类拔萃的后代，如同先王在世，虽死犹生。"

他们一再劝慰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然后送他去洗澡。白德尔·巴西姆国王洗完澡，换上缀着珍珠、宝石的金丝绣花王服，头戴华丽王冠，端坐国王宝座，开会处理朝政，发号施令，惩治贪官污吏，扶助贫苦百姓，制止为富不仁，还公正于贫民。就这样不知不觉一年过去，白德尔·巴西姆国王颇得百姓拥戴，国家安定昌盛。

每过一段时间，海国的亲戚就来看望他一趟。白德尔·巴西姆国王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不知不觉又过了很长时间。

一天夜里，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的舅舅萨里哈·白哈里来见妹妹吉娜兹。

吉娜兹·白哈里见哥哥走来，立即站起身，走去拥抱哥哥，然后让哥哥坐在自己的身旁。她说："哥哥，你好吗？母亲好吗？堂妹们都好吗？"

萨里哈·白哈里说："他们都好！他们只是很想见你一面。"

吉娜兹·白哈里吩咐宫女为哥哥端来饭菜，吃完饭，话题便转向了白德尔·巴西姆国王。萨里哈·白哈里和妹妹谈到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登上王位，称赞他容貌英俊，身材匀称，聪明伶俐，能文能武，治国有方。

当时，白德尔·巴西姆国王躺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佯装睡觉，实则毫无困意，母亲与舅舅之间的谈话，他听得清清楚楚。

萨里哈·白哈里对吉娜兹·白哈里说："白德尔·巴西姆已经十七岁，还没有结





婚，我真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连个孩子也留不下。因此，我想让他与一位和他同样漂亮的海王的公主结为百年之好。”

吉娜兹·白哈里说：“那些姑娘们我全认识。你说的是哪一个？”

萨里哈·白哈里一个一个地说给吉娜兹·白哈里听。

吉娜兹·白哈里听罢，说道：“我只希望我的儿子结配一个像他这样聪明美貌、文武双全、门当户对的姑娘。”

“我已经向你提说了一百位姑娘，你一个也看不上，别的姑娘我就不认识了。你去看看你的儿子，看他究竟睡着了没有？”

吉娜兹·白哈里走去一看，发现儿子正在熟睡中，于是回来对哥哥说：“他睡着了。哥哥，你问这个的目的何在？”

“我想起了一位海王的女儿，说不定和你的儿子正好匹配；我怕一提那个姑娘，你的儿子会立即醒来，一下就爱上那姑娘，而我们一时又无办法见到那姑娘，致使他和我们以及满朝文武百官空欢喜一场，白白忙碌一番。不是有这样两句诗吗？”

萨里哈·白哈里吟诵道：

恋情初始甜如蜜，
一日投身苦似海洋。

吉娜兹·白哈里听哥哥这样一说，忙问道：“你说的是哪个姑娘？她叫什么名字？我认识那些公主们和姑娘们。如果你看着合适，我就去找姑娘的父亲求婚；即使为此耗去我们手中的全部财产作为聘礼，我也在所不惜。你别怕，就直说吧！因为白德尔已经睡熟了，你说吧，没关系的。”

“我怕他醒着呀！诗人曾留下这样的诗句……”萨里哈·白哈里吟诵道：

闻语恋情生，
耳常爱在眼之先。

“哥哥，你就直说吧，不要担心什么！”

“凭安拉起誓，只有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朱海莱公主与白德尔最般配。朱海莱公主聪明好学，天生丽质，身材高挑，行止妩媚，俏丽迷人，亭亭玉立，纯洁无瑕；不论在海里，还是在陆上，都找不到比她更俊秀、可爱的姑娘。她那红润面颊、乌黑发髻、高耸酥胸、丰隆臀部、纤细腰肢、姣好面容，足使羚羊自叹弗如，令日月失去





光芒，让杨柳枝条也感到害羞。她的俏丽容颜曾令不知多少青年神魂飞扬，不知让多少小伙子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用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国色天香之类的字眼描绘她，绝对没有什么夸张之嫌。”

“凭安拉起誓，哥哥说的全是实话。我曾多次见过那位公主，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小时候，我就见过她；只是因为现在相距遥远，已有十八年没有见过她了。说实在的，也只有她才能配得上我们的白德尔·巴西姆。”

舅舅和母亲的谈及公主的那些话，白德尔·巴西姆听得一清二楚。白德尔·巴西姆听说公主貌美出众，禁不住胸中情火炽燃，心荡神驰；但他依旧躺在那里，纹丝未动，依旧佯装熟睡……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王妃吉娜兹·白哈里对哥哥萨里哈说："凭安拉起誓，哥哥说的全是实话。我曾多次见过那位公主，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小时候，我就见过她；只是因为现在相距遥远，已有十八年没有见过她了。说实在的，也只有她才能配得上我们的白德尔·巴西姆。"

躺在里屋的白德尔·巴西姆听了舅舅和母亲谈及一位容貌俊俏的公主，便打心底里爱上了那位公主，禁不住胸中情火炽燃，完全沉浸在了一个无边无底的爱海之中；虽然如此，白德尔·巴西姆依旧佯装熟睡，纹丝未动。

萨里哈望着吉娜兹·白哈里，说："妹妹，凭安拉起誓，在海王当中，没有比朱海莱公主的父亲更呆板、固执了，但也没有比他权势更大的海王。我们正式向这位海王求婚之前，你先不要对白德尔·巴西姆提及朱海莱公主。我们去求婚，赛曼德勒国王若一口答应，那当然好；假若那位国王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另给白德尔·巴西姆选亲就是了。"

吉娜兹·白哈里说："这个办法好！"

说完，兄妹各自安歇去了。

白德尔·巴西姆国王仅仅听舅舅和母亲谈到朱海莱公主，心中便燃起了思恋朱海莱公主的烈火，一时心怦怦直跳，深深爱上了她，久久未能入睡。但他没对母亲说什么，更未向舅舅吐露自己的心事。

次日一早，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和舅舅萨里哈一起入澡池沐浴，出了浴室一起进早餐。吃罢早餐，洗过手，萨里哈对白德尔·巴西姆国王说："我今天要回去了。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母亲和家里人还在等着我回去呢！"

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对舅舅说："舅舅，你就在这里多住几天吧！"

萨里哈同意再多留一天。白德尔·巴西姆国王说："走吧，我们到花园去玩一玩吧！"

二人随即向花园走去。他俩在花园中游逛了一会儿，走到一棵树阴浓密的无花果树下时，便坐了下来，想休息一下，睡上一觉。这时，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忽然





想起舅舅描述美丽公主的那些话语，不禁热泪盈眶，凄然吟诵道：

情火在心中燃烧，
肠里的火更旺。
有人问我：
见了面会怎样？
究竟视作亲人，
还是把杯水当？
容我一言答：
亲情动心牵肠。

继之，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呻吟、哭诉，又吟诵道：

世间一羚羊，
貌美胜过艳阳。
我已坠入情海里，
谁能助我一把？
我深深爱上了她，
思念她心觉才舒畅。
赛曼德勒的姑娘，
呼名便唤起情火旺。

萨里哈一听白德尔·巴西姆吟的诗，便知诗中的七分涵义，一拍巴掌，说道："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萨里哈又说："孩子，我和你母亲关于朱海莱公主的那些谈话，你都听到啦？"

白德尔·巴西姆说："是的，舅舅！我听你们一说，便打心底里爱上了那位公主，而且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

"走吧，我俩一起去见你母亲，把事情告诉她，请她允许我带着你去向朱海莱公主求婚。同你母亲告别一下，马上就去。若不经你母亲允许就走，她会生气的，因为这种权利是属于她的。假若我让你离开你的母亲，将你母亲一人留在这没有国王的京城中，无人料理朝政，恐怕你的王权会旁落。"



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听完舅舅的话，说道："舅舅，若把此事告诉母亲，她会不让我去的。我不去见母亲，更不能与她商量这件事。"

白德尔·巴西姆话未说完，便哭了起来，边哭对舅舅说："我和你一道去，不要告诉母亲。"

萨里哈见白德尔·巴西姆这样心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说："只有依靠伟大安拉的了！"

萨里哈见白德尔·巴西姆不肯去见母亲，很愿意和他一道去，便从手指上摘下一枚刻着安拉美名的戒指，递给白德尔·巴西姆，并且说："你戴上这枚戒指，就不担心溺水等海中灾难浸身了。"

白德尔·巴西姆接过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旋即二人潜入海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萨里哈见白德尔•巴西姆不肯去见母亲，很愿意和他一道去，便从手指上摘下一枚刻着安拉美名的戒指，递给白德尔•巴西姆，并且说："你戴上这枚戒指，就不担心溺水等海中灾难浸身了。"

白德尔•巴西姆从舅舅手中接过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旋即二人潜入海中。白德尔•巴西姆跟着舅舅继续前进，进入萨里哈的宫殿。当时，白德尔•巴西姆的外祖母和其他亲人们正坐在宫中。二人走上前去，一一亲吻他们的手。外祖母看见白德尔•巴西姆进来，忙站起来迎接，抱住白德尔•巴西姆，亲吻他的眉心。

外祖母说："孩子，你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了吉庆。你妈妈好吗？"

白德尔•巴西姆说："我妈妈挺好的。她向你老人家问安，还向姨妈们问好哪！"

萨里哈把与妹妹吉娜兹•白哈里商量的事情及白德尔•巴西姆爱上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朱海莱公主的情况，从头到尾向母亲讲了一遍。萨里哈说："白德尔•巴西姆来就是为了向朱海莱公主的父亲求婚，并与公主结亲的。"

母亲听萨里哈这样一说，不禁勃然大怒，愁云霎时满面，心中惆怅万分，说："孩子，你在你的妹妹面前提朱海莱公主，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你不知道赛曼德勒是个头脑昏愚、行为霸道的君王，对他女儿的婚事把得很紧很紧。曾有多少君王向他的女儿朱海莱公主求婚，都被他拒绝了，他一个儿也看不上。他对前来求婚的人说：'你们的容貌、仪表全都配不上我的女儿！'我真担心我们也像那些人一样被赛曼德勒一口拒绝；我们是有头有脸的人，失望而归，该是多么不光彩呀！"

萨里哈听后，说："母亲，白德尔•巴西姆听了我给他母亲讲了朱海莱公主的情况，已经深深爱上了公主。时到如今，该怎么办呢？白德尔•巴西姆说，假若他不能与朱海莱公主成亲，他会丧命的。他说：'我们一定要找赛曼德勒国王向公主求婚，哪怕耗尽我们的一切财产。'"

萨里哈沉默片刻，又说："母亲，我的外甥比朱海莱公主长得还漂亮，而且他的父亲本是波斯国王，本人现在已登上了王位，与朱海莱公主正相般配。我已下定决心，带着珠宝美玉等贵重礼品前去求婚。他若说自己是国王，我就说我的外甥也





是国王；他若说朱海莱公主长得漂亮，我就说我的外甥长得比公主还漂亮；他如果说自己的王国版图大，我会说我外甥的国土更大，而且兵多将广，财富无数，而且远远胜过他。总之，我一定要帮助白德尔·巴西姆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使付出我的生命。因为这件事是我提议的，是我把白德尔·巴西姆抛入了情海之中，我一定要想方设法让白德尔·巴西姆与朱海莱公主成亲结配。但愿伟大安拉帮助我实现白德尔·巴西姆的愿望。”

母亲说：“既然如此，就照你的想法办吧！你同赛曼德勒国王谈话时，千万要温和，不要急躁、粗鲁。那位国王的呆板与霸道你是一清二楚的。我真担心他对你动武，因为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我记住了。”说罢，萨里哈站起身来，去取珍宝，准备前往拜见赛曼德勒国王。萨里哈带上两满袋的珍珠、玛瑙、翡翠等各种宝石，让仆人拿着，他带着外甥白德尔·巴西姆来到赛曼德勒王宫门前。

萨里哈获准入宫，行至王宫大殿，来到赛曼德勒国王面前，恭恭敬敬向国王行吻地礼。赛曼德勒国王看见萨里哈，立即站起来，迎上前去，热情欢迎，随后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国王说：“欢迎你，萨里哈！许久不见了，很是想念呀！你有什么事，只管讲就是，我一定给你办！”

萨里哈站起来，再次向国王行吻地礼，然后说：“大王陛下，大王英名远扬，慷慨好施，从善如流，天下无不称赞陛下宽容大度，仁慈豁达。我此次前来拜见国王，有事相求安拉和国王陛下！”说罢，打开袋子，取出珍珠美玉，摆放在赛曼德勒国王面前，同时说：“大王陛下，这区区薄礼，实在不成敬意，但盼笑纳，以慰在下的一片诚心。”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萨里哈站起来,再次向国王行吻地礼,然后说:"大王陛下,大王英名远扬,慷慨好施,从善如流,天下无不称赞陛下宽容大度,仁慈豁达。我此次前来拜见国王,有事相求安拉和国王陛下!"说罢,打开袋子取出珍珠美玉,摆放在赛曼德勒国王面前,同时说:"大王陛下,这区区薄礼,实在不成敬意,但盼笑纳,以慰在下的一片诚心。"

国王问:"你何必带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你的事,我能办到的,一定给你办,用不着麻烦;如果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难题,那就只能求安拉相助了。"

听国王这样一说,萨里哈急忙站起来,第三次向国王行吻地礼,并且说:"大王陛下,我所求之事,对于大王来说,定能办到,且易如反掌,因为大权在你的手中。我无意为大王添麻烦,更不敢强国王之所难。智者有言:'若要他人从命,就得让人做力所能及之事。'我求陛下之事,陛下完全有能力办到。"

"有什么事,只管说就是了。"

"我这次来,是向陛下的掌上明珠——朱海莱公主求婚的。国王陛下,万勿让我失望。"

赛曼德勒国王听萨里哈这样一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前仰后合,对萨里哈充满蔑视之意。国王说:"萨里哈呀,萨里哈,我本以为你是个有头脑、善判断、通情理、知深浅的一个好小伙子!你究竟中了什么魔,竟敢出此狂言,异想天开,向帝王公主求婚呢?你怎么到了这步田地,胆敢向我说这种话?"

"但求安拉护佑!国王陛下,我不是为我自己求婚的!即使我向公主求婚,也是匹配有余的。正如陛下所知,家父本是一位海中国王,虽然陛下今天已经成了我们的国王。不过,这次我是代波斯国王白德尔·巴西姆向陛下的公主求婚的。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的父亲就是舍赫尔曼国王,关于他的权势,陛下是一清二楚的。假若你说自己是伟大君王,白德尔·巴西姆则是一位更伟大的君王;你说自己的女儿如花似玉,而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的容颜、门第都要胜过公主一筹,不愧为当





今雄狮，一代天之骄子。国王陛下，你若答应了我的要求，你就是办了一件恰到好处的事情；倘若你看不起我们，那就是亏待了我们，阻断了我们的正道。国王陛下，朱海莱公主总是要出嫁的。贤哲说得好：'姑娘出路，非结配，即入土。'陛下若决心让公主结配，那么，我的外甥白德尔•巴西姆国王与公主是再般配不过的了。"

赛曼德勒国王听后，勃然大怒，几乎丧失理智，灵魂险些离开躯壳，愤然道："坏家伙，像你这样的人，怎配对我讲这种话呢？你说你的外甥能配得上我的女儿，你是何许人？你的妹妹是何许人？你的外甥又是何许人？你外甥的父亲又是何许人？你怎敢对我说这种话呢？你们与我的女儿相比，只能算作一群狗子狗孙！"

说完，一声大喊："来人哪！"

宫役应声而至，国王发令道："侍卫们，将这小子的首级拿下！"

侍卫们手握利剑，直逼萨里哈。

萨里哈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直向宫门飞奔而去。

萨里哈跑到宫门口，只见他的堂兄弟、亲友、仆役，计有千名骑士集聚在那里，个个身披甲胄，人人手持利剑。他们见萨里哈惶惶飞奔出宫，便问：

"情况如何？"

萨里哈把求婚的情况向他们讲了一遍。

原来那是萨里哈的母亲派来的人马，特为他来助威的。

他们听完萨里哈的述说，确信赛曼德勒国王是个粗暴的君王，于是纷纷下马，手持利剑，闯入王宫。入宫一看，只见赛曼德勒国王坐在宝椅上，怒气未消，根本不抬眼看他们，两宫役们则呆呆地站在那里，毫无准备。赛曼德勒国王一抬眼，见众勇士手持利剑冲了进来，对自己的侍卫大声喊道："该死的奴才，快把这些狗东西的首级给我取下来！"

刹那之间，宫中一片刀光剑影，喊杀声不绝于耳。未过一个时辰，赛曼德勒国王的侍卫们大败，纷纷弃械逃遁。萨里哈手下人马将赛曼德勒国王生擒，随后将之绳捆索绑。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刹那之间，宫中一片刀光剑影，喊杀声不绝于耳。未过一个时辰，赛曼德勒国王的侍卫们大败，纷纷弃械逃遁。萨里哈手下人马将赛曼德勒国王生擒，随后将之绳捆索绑。

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朱海莱公主从梦中惊醒，得知父王被俘，宫役们死的死、逃的逃，不免惊恐万状，慌忙逃出宫门，来到一座岛上，爬上一棵大树，隐藏起来。

白德尔·巴西姆遇到惊慌而逃的宫役，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把双方拔剑厮杀的情况告诉了他。白德尔·巴西姆听说赛曼德勒国王被抓起来，担心自己会遇到什么麻烦，心想："这场厮杀是由我引起来的，他们定会找我算账！"想到这里，他也拔腿逃走了。

白德尔·巴西姆一时不知该往哪里逃，也许是命运把他带到了朱海莱公主隐身的那座岛上。当他行至朱海莱公主藏身的那棵大树下时，因为过度疲惫，一下瘫倒在了地上，很想好好休息一下。然而幽冥世界的事情，谁也难以知道：刻意追求的，往往得不到；而停止追求时，所求之物却突然出现在眼前，正所谓"铁鞋踏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白德尔·巴西姆刚刚躺下，无意中抬眼朝树上望去，却见一位美丽的姑娘坐在树上，容颜俊秀，宛如天上的一轮圆月，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安拉万能，无所不能，创造了这样美丽的容貌！"

白德尔·巴西姆心想："假若我猜得不错，这一定是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朱海莱公主。想必是因听说他的父王与我舅舅打起来，于是逃到了这座岛上，藏在这棵大树上；假若她不是朱海莱公主，那么，这定是一位比朱海莱公主更漂亮的姑娘。"

白德尔·巴西姆沉思片刻，又想："我何不起来抓住她，问问她的情况？假若她是朱海莱公主，我就开门见山，向她求婚。对！就这么办！"

想到这里，白德尔·巴西姆抖擞精神，站起身来，对姑娘说："喂，姑娘，请告诉我，你是谁呀？是谁把你带到这里来的呢？"

朱海莱公主望着白德尔·巴西姆，发现小伙子眉清目秀，英姿勃勃，风度翩翩，





落落大方，如同从乌云中闪现出的一轮皓月，心中不胜欢喜。她答道："漂亮的小伙子，我是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人称朱海莱公主。我是自己逃到这个地方来的。因为萨里哈领兵与我父王厮杀，杀死了无数宫役，还把父王俘虏去了。我怕自己有什么不测，慌忙逃了出来。"

朱海莱公主停顿片刻，又说："我之所以逃到这个地方来，怕的是死于非命。我不晓得父王的情况如何了。"

得知这位美丽的姑娘就是朱海莱公主，白德尔·巴西姆心中只觉得一阵意外惊喜，心想："太巧啦！无疑我的愿望将因她的父王被俘而得以实现。"

白德尔·巴西姆说："公主啊，请下来吧！我已深深爱上了你。你的眼神已将我俘虏。这场灾祸就是因为你我之间的事情而引起的。公主，你有所不知，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波斯国王白德尔·巴西姆；萨里哈是我的舅舅，正是他带我来拜见你的父王向你求婚的。为了你，我丢下了王权；说来也巧，我们竟在此时此刻相会在此地。公主，请你快下来，然后你我一起到你父王的王宫中去，求我舅舅将你的父王放掉，我能立即与你结为合法眷属。"

朱海莱公主一听，心想："这场灾难的发生，父王的被俘，王宫侍卫们的被杀，我离开绣房逃到这么一个荒岛……原来责任全在这个小子身上。假若我不设法稳住他，他就会强下手，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是个恋人，恋人无论怎样行动，都是无可责备的。"

想到这里，朱海莱公主便开始用甜言蜜语哄骗他，而白德尔·巴西姆却不知道公主在想什么。公主说："亲爱的，你就是吉娜兹·白哈里公主的儿子白德尔·巴西姆国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四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朱海莱公主听完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的述说，心想："这场灾难的发生，父王的被俘，王宫侍卫们的被杀，我离开绣房逃到这么一个荒岛……原来责任全在这个小子身上。假若我不设法稳住他，他就会强下手，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是个恋人，恋人无论怎样行动，都是无可责备的。"

想到这里，朱海莱公主便开始用甜言蜜语哄骗他，而白德尔•巴西姆却不知道公主在想什么。公主问："主公，亲爱的，你就是吉娜兹•白哈里公主的儿子白德尔•巴西姆国王？"

"是的，我的公主。"白德尔•巴西姆回答道。

"安拉断送了我父王的生命，剥夺了他的财产。假若他想找比你更漂亮、禀性更完美的人，安拉决不会宽慰他，必定让他客死异乡。凭安拉起誓，我父王头脑简单，不善安排。"

朱海莱公主停顿片刻，又说："国王陛下，我父王的所作所为，请你不要见怪。你能爱我一拃，我就能爱你一臂。我已经落入了你的情网，成了你的爱情的俘虏。你身上的那种情感已经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与我对你的深情相比，你对我的爱只不过是一成罢了。"

说罢，公主从树上下来，走近白德尔•巴西姆，将他紧紧搂在怀里，亲了又亲，吻了又吻。

白德尔•巴西姆见朱海莱公主对自己这样好，更加爱她了，认定她已爱上了自己、相信自己，于是将她紧紧搂在怀里，热烈亲吻她。白德尔•巴西姆对公主说："亲爱的公主，凭安拉起誓，你太美了，而我舅舅萨里哈连你的十分之一美都没有讲出来。"

朱海莱搂着白德尔•巴西姆，念了几句咒语，然后走开，同时说："给我变成一只鸟儿：白羽毛、红嘴巴，红脚红腿！"

话音未落，白德尔•巴西姆国王顿时失去了人形，果然变成了像公主说的白羽、红嘴、红腿、红脚的鸟儿。鸟儿抖了抖身子，站立起来，望着朱海莱公主。



朱海莱公主身边有个女仆,名叫麦尔西娜。她也和朱海莱公主一起逃出来躲在另一棵树上。麦尔加娜从树上下来,公主望着女仆,说:“凭安拉起誓,若不是我担心落在他舅舅的手中的父王的安危,我早就把这小子杀掉了!安拉是不会降福给他的。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不幸!这场灾难就是他一手造成的。麦尔西娜,你把他带到那座干旱岛上去,把他丢在那里,渴死他!”

侍女麦尔西娜把白德尔·巴西姆变成的鸟儿带到干旱岛上,便想转身回去。这时,女仆慈悯之心顿生,心想:“凭安拉起誓,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让他干渴而死多可惜呀!”想到这里,侍女把他带出干旱岛,领到另一座岛上,那里树木繁茂,果实累累,河渠纵横,一片美好景色。侍女将鸟儿放在那里,方才转身回到公主身旁。

侍女对公主说:“我已把他送到了干旱岛上。”

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的舅舅萨里哈俘虏了赛曼德勒国王,杀死了他手下的许多宫役和侍卫,然后去找朱海莱公主。但是,他找遍王宫,不仅没有找到朱海莱公主,就连跟他而来的白德尔·巴西姆也不见了。萨里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返回家中。

见到母亲,萨里哈问:“母亲,白德尔·巴西姆回来了吗?”

母亲说:“没有哇!我猜想他看见你们与赛曼德勒国王厮杀,定会感到害怕,也许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听母亲这样一说,萨里哈甚为担忧。他说:“母亲,我疏忽了,没有照顾好白德尔·巴西姆。我真担心他出什么意外,或者落入赛曼德勒兵士手中,说不定会被朱海莱公主抓去。如果出现这种意外,怎好向他的母亲交代!因为我没经他母亲允许,便把他领出来了。”

随即,萨里哈派人分头去到海上各个方向寻找,结果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仆人们回来后如实报告。

白德尔·巴西姆下落不明,令萨里哈忧愁缠心。

萨里哈带着外甥不辞而别,吉娜兹·白哈里久等不见儿子回来,心中忐忑不安,如坐针毡。她又等了几天,仍不见白德尔·巴西姆的身影,于是起身回娘家去了。

母亲见女儿吉娜兹·白哈里回来,忙起身迎接,上前亲吻、拥抱女儿。堂妹们得知堂姐回来,纷纷前来拜见。

吉娜兹·白哈里问母亲:“白德尔·巴西姆到这里来过吗?”

母亲说:“他跟着他舅舅来的。他舅舅带着珍珠、宝石,领着白德尔·巴西姆去拜见赛曼德勒国王,向朱海莱公主求婚。赛曼德勒国王不但不答应,还用大话威胁





你哥哥。因此，我派去一千名骑士，和赛曼德勒国王大战了一场。安拉默助萨里哈，斩杀了国王的无数将士，连国王本人也沦为俘虏了。白德尔·巴西姆得知这一消息，似乎怕出什么意外，便逃走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连点儿消息也没打听到。”

吉娜兹·白哈里又问哥哥的情况，母亲说：“萨里哈如今坐上了赛曼德勒国王的宝座，已派人四处寻找白德尔·巴西姆和朱海莱公主……”

听母亲这样一说，吉娜兹·白哈里不禁万分难过，深为儿子担忧。埋怨萨里哈不打招呼便把白德尔·巴西姆带入海中。她说：“母亲，我真担心王权、王位出现什么闪失，因为我出门时没有告诉任何人。如果我迟迟不回去，恐怕有人篡夺王位，江山丢失。我看我还是先回去，把国家大事安排一下。白德尔·巴西姆嘛，那就求安拉护佑他了。母亲，白德尔·巴西姆的事，你们就多操心了！倘若白德尔·巴西姆出什么事，我也就活不成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我也就失去了一切；有他在，我才能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孩子，你只管放心就是了！看不见白德尔·巴西姆，我们的心里多么难过，就不用说了。”

旋即，吉娜兹·白哈里的母亲派人四处打听白德尔·巴西姆的下落。

吉娜兹·白哈里告别了母亲，回到家中，心里难过极了，泪水不住地流淌，焦急愁闷难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吉娜兹•白哈里担心，她不回国，王权、王位出现什么闪失，便向母亲告别。母亲说："孩子，你只管放心就是了！看不见白德尔•巴西姆，我们的心里多么难过，就不用说了。"

旋即，吉娜兹•白哈里的母亲派人四处打听白德尔•巴西姆的下落。吉娜兹•白哈里告别了母亲，回到家中，心里难过极了，泪水不住地流淌，焦急愁闷难耐。这便是吉娜兹•白哈里的情况。

让我们回头看看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的情况。白德尔•巴西姆中了朱海莱公主的魔法，变成了一只白羽、红嘴、红腿的鸟儿，且被侍女送往干旱岛，而且叮嘱侍女，让白德尔•巴西姆渴死在那座岛上。好心的侍女没有执行公主的命令，将变成鸟儿的白德尔•巴西姆带到了一座有树、有果、有水的景色美丽的岛上。白德尔•巴西姆身呈鸟形，不知该去哪里，也不会飞，只得靠吃野果、喝河水度日。

有一天，白德尔•巴西姆正在树枝上站着，忽见来了一个猎人。猎人看见那只白羽、红嘴、红腿的鸟儿，觉得十分美丽可爱，心想："这只鸟太美了！我狩猎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鸟儿！"

随后，猎人用网扣住鸟儿，带往城中，心想："我把鸟儿卖掉，换几个钱花花吧。"

猎人带着鸟儿来到城中，一个人走了过来，问道："喂，猎人兄弟，这只鸟儿多少钱？"

"你想买鸟儿？"猎人问。

"是啊！"

"你买它做何用？"

"宰掉吃肉呀！"

"这么漂亮的鸟儿，谁舍得把它宰掉吃肉？我不卖给你，我要把它献给国王，国王给我赏钱比你们给的多得多。国王得到这只鸟儿，不会宰的，定会留下欣赏它的美丽羽毛。我打了一辈子猎，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鸟儿呢！不管是在海上，还





是在陆地上，都见不到这么漂亮的鸟儿。凭安拉起誓，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给你，因为这是无价之宝。”

说罢，猎人带着鸟儿向王宫走去。

国王看见那只白羽、红嘴、红腿的鸟儿，非常喜欢，立即派宫仆去把鸟儿买下来。

宫仆看见猎人带着鸟，问道：“你这只鸟儿卖吗？”

猎人说：“不卖；我要把它献给国王陛下。”

宫仆把猎人带到国王面前，说猎人要把鸟儿献给国王。国王听后，十分高兴，接过鸟儿，赏给猎人十个金币。猎人接过金币，行过吻地礼，转身高高兴兴而去。

宫仆把鸟儿带到宫中，放在一只漂亮的金笼子里，挂在走廊上，又放些食和水。

国王退朝，对宫仆说：“把鸟儿放在哪里了？给我拿来，让我欣赏一下；说实话，我压根儿还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鸟儿。”

宫仆走去，提着鸟笼子走来，国王发现笼子里的食和水一点儿没动。国王说：“凭安拉起誓，我不晓得这鸟儿喜欢吃什么；假如知道，我一定给它弄来。”

国王令宫仆端来饭菜，片刻后一桌子美味备齐了，国王开始就餐。

那鸟儿看见桌子上的肉、饭、甜食和水果，便飞出笼子，站在桌子上，一样吃了一些。国王见此情景，觉得十分新鲜，不禁一惊，在座的人无不觉得奇怪。国王对周围的宫仆、侍卫们说：“说实话，我从来未看见过这种吃人食的鸟儿呀！”

随后，国王派人叫来王后，让她观看这稀有奇景。宫女走去，对王后说：“娘娘，国王陛下请你去欣赏欣赏他买的那只鸟儿；我们刚端上饭，那鸟儿却飞出金丝笼，落在桌子上，和我们一样吃喝起来。娘娘，你快去看看吧！”

王后走来，一看见那只鸟儿，便立即放下面纱，扭头就走。国王追过去，问道：“这里没有宫女、仆役，你何必蒙面呢？”

王后说：“那不是鸟儿，而是一个男子，像你一样的男子汉。”

国王不以为然，随口说：“别开玩笑了！那明明是只鸟儿，怎么说是男子汉？”

“凭安拉起誓，我绝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那是白德尔·巴西姆国王，波斯国王舍赫尔曼的公子；他的母亲叫吉娜兹·白哈里。”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一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王后走来，一看见那只鸟儿，便立即放下面纱，扭头就走。国王追过去，问道："这里没有宫女、仆役，你何必蒙面呢？"

王后说："那不是鸟儿，而是一个男子，像你一样的男子汉。"

国王不以为然，随口说："别开玩笑了！那明明是只鸟儿，怎么说是男子汉？"

"凭安拉起誓，我绝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那是白德尔•巴西姆国王，波斯国王舍赫尔曼的公子；他的母亲叫吉娜兹•白哈里。"

听娘娘这样一说，国王诧异地问："一位王子，他怎么变成了一只鸟儿了呢？"

"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朱海莱公主施了魔法，让他变成了这样的一只鸟儿。"接着，王后把白德尔•巴西姆国王事情的始末向国王讲了一遍。王后说白德尔•巴西姆国王找赛曼德勒国王，向朱海莱公主求婚，赛曼德勒国王不允，白德尔•巴西姆的舅舅萨里哈便和赛曼德勒国王的侍卫厮杀起来；萨里哈战胜了赛曼德勒，并将那位国王俘获了。

国王听王后这样一说，觉得非常奇怪。

王后是当时最通魔法、妖术的女性。国王对她说："你快快救救白德尔•巴西姆国王，不要再让他受折磨了！愿安拉斩断朱海莱公主的手！她怎么那样坏，竟把一位国王变成了鸟儿？她是多么狡猾、可恶啊！"

王后对国王说："请陛下对白德尔•巴西姆说：'白德尔•巴西姆，进小库房去吧！'"

国王照之说了一遍，那只鸟儿果然飞进了小库房。

王后用面纱遮住脸，端着一钵水，进入小库房，对着水念了一番咒语，随之洒在鸟儿的羽毛上，接着说："凭伟大安拉的美名和《古兰经》起誓，凭创造天地、起死回生、主宰生死的伟大安拉起誓，你脱离现状，恢复安拉给你的原形吧！"

话音未落，鸟儿一抖羽毛，登时变成了一位英俊无比的小伙子，那就是白德尔•巴西姆国王。

白德尔•巴西姆见自己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忙念叨："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





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万赞归于创造万物、主宰生死的安拉！”

随后，白德尔·巴西姆走到国王面前，亲吻国王的手，祝国王万寿无疆。国王吻了吻白德尔·巴西姆的头，然后说：“喂，白德尔·巴西姆，把你的身世和经历给我讲一讲吧！”

白德尔·巴西姆如实相告，国王听后大惊。

国王问：“白德尔·巴西姆，安拉把你从魔掌中拯救了出来，日后有何打算？”

白德尔·巴西姆说：“国王陛下，我想求国王给我准备一条船，并派一些宫役，带上我所需要的一切，送我回国。我离家时间已久，担心国事有变，大权旁落。我久出不归，恐怕母亲也为我离家而痛苦、惆怅，因她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如何，甚至不晓得我是否还活在人间。国王陛下，我恳求你行善到底，满足我的要求。”

国王见小伙子容貌英俊，口舌伶俐，心甚爱之，随口答道：“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随后，国王为白德尔·巴西姆准备了一条船，装上全部必需品，又派数名宫役随行。白德尔·巴西姆与国王告辞后，登上船，开始了返回故国的航行。

白德尔·巴西姆一行顺利航行了十天。第十一天，海上风高浪急，帆船上下颠簸得厉害，水手几乎撑不住舵。狂风巨浪终于把他们的船打到一块巨礁附近，船撞在礁石上，被撞得粉碎，船上的人全部落水，只有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命大，几经挣扎，险些丧命之后，抓住一块破船板，开始了海上漂游，不知会被海浪推向何处，也无法控制那块木板，只有抓住木板，随波逐流，白德尔·巴西姆在海上漂泊了三天，第四天被风浪推到了岸边。他抬眼望去，但见那是一座白色城市，就像一只羽毛极白的鸽子。那座城市在海边，城墙高大，房舍建筑精美。白德尔·巴西姆看见那座有城市的海岛，心中十分欣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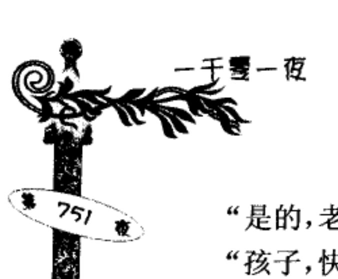
此时此刻，白德尔·巴西姆又饥又渴，疲惫不堪，离开木板，想登岛进城。就在这时，却看见无数驴骡和马匹朝他走来。挡住了他的去路，使他无法前行。白德尔·巴西姆只好潜水转到城市的背后，登上岸去，却不见一个行人，心中好生奇怪。他想：“这座城市是谁的？该城既没有国王，也没有人，那些驴骡、毛驴和马匹是从哪里来的呢？”

白德尔·巴西姆边想边走，但不知道该向何处走。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卖水果、蔬菜的老翁，白德尔·巴西姆立即走上前去问好。

老翁仔细打量白德尔·巴西姆，见小伙子长相英俊，身材匀称，眉清目秀，便问：“小伙子，你打哪儿来呀？”

白德尔·巴西姆把自己的经历向老人讲了一遍。老人听后，惊奇不已。老人问：“你在路上一个人也没看见？”





“是的，老伯伯，这座城空无一人，真使人觉得奇怪。”

“孩子，快进店铺来，免得饿坏了。”

白德尔·巴西姆走进店铺，坐在那里，老人端来饭菜给他吃。老人说：“孩子，你到里面躲一躲吧！赞美安拉，是他使你免遭女妖魔的折磨！”

白德尔·巴西姆听后，感到非常害怕。他吃完饭，洗了洗手，望着老人，问：“老伯伯，你说这个话原因何在？你的话使我对这座城市及城里的居民感到害怕。他们是什么妖魔呀？”

“孩子，你有所不知：这座城是座魔城，城中有个女妖王，简直就像个魔鬼。她是个魔法师，奸诈狡猾，背信弃义。你看见的那些驴骡、马匹，他们原来都是像你一样的好人，只不过是外乡人罢了。他们进城时，也都是像你这样的小青年，就是那个女妖魔将他们一一带走，和他们一起呆上四十天，便对他们施魔法，使他们有的变成毛驴，有的变成马，就是你在海边看到的那些驴骡、马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卖水果、蔬菜的老人对白德尔·巴西姆说："孩子，你有所不知：这座城是座魔城，城中有个女妖王，简直就像个魔鬼。她是个魔法师，奸诈狡猾，背信弃义。你看见的那些驴骡、马匹，他们原来都是像你一样的好人，只不过是外乡人罢了。他们进城时，也都是像你这样的小青年，就是那个女妖魔将他们一一带走，和他们一起呆上四十天，便对他们施魔法，使他们有的变成毛驴，有的变成马，就是你在海边看到的那些驴骡、马匹……"

老人接着说："这座城里的人，都中了那个女妖魔的魔法。如果你想上岸，他们一定会为你担忧，怕你也像他们一样中魔法，他们会用手语对你说：'千万不要上岸，以免女妖看见你！'他们同情你，怕女妖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你。那女妖魔已用魔法占据了这座城市。她的名字叫'拉卜'；这个名字的阿拉伯语意思是'教化太阳'。"

白德尔·巴西姆一听，心中害怕极了，周身似风中空竹，颤抖不止。他说："我刚摆脱了魔法的折磨，如今命运又把我抛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深渊。"

白德尔·巴西姆低头沉思着自己的处境和经历。

老人见他惶恐不安，便说："孩子，你到店门口，看看那些人以及他们的衣着吧！他们不曾中过魔法。不要害怕！女王及城中人都喜欢我、关心我，从不找我的麻烦。"

白德尔·巴西姆听老人这样一说，走去坐在店铺的门槛上，观察过往行人。人们熙来攘往，走过他的面前，热闹非常。

人们看见白德尔·巴西姆，便问老人："老人家，这个小伙子是你近来抓到的俘虏和猎物吗？"

老人回答："这是我的侄子。他的父亲过世了，我就派人把他接到了我这里来。"

"嗨，好漂亮的小伙子！不过，我们担心拉卜女王若是看见这么标致的小伙子，会给你带来不利，她会把他要走的，因为女王喜欢漂亮的小伙子。"

"女王是不违背我的意愿的，而是关心我，喜欢我。若知道这是我的侄子，定





不会亏待他的，也不会给我找麻烦，使我为难的。”

白德尔·巴西姆在老人那里住了几个月，深得老人喜欢。

一天，白德尔·巴西姆像往常一样坐在老翁的店铺里。突然间，一千名宫役骑着阿拉伯纯种马走来，个个手持印度利剑，人人身穿华服，腰里束着镶嵌着珍珠的腰带，经过老翁店门前，一一向老人问安。紧接着而来的是一千名宫女，个个容颜俊秀，如花似玉，腰佩短剑，英姿飒爽；众宫女当中有位女子，骑着一匹背荷各种宝石金鞍的阿拉伯纯良驹。她们走过老人店铺前，一一向老人致意。

拉卜女王在众侍卫护拥下，来到老人的店铺前。女王望着站在店门口的白德尔·巴西姆，立即被小伙子的俊秀容貌所吸引。女王仔细打量白德尔·巴西姆，见他风度翩翩，身材匀称，举止得体，禁不住深深爱在心中。

女王来到店门前，离鞍下马，然后和白德尔·巴西姆一起坐下来。女王问老人：“这位漂亮小伙子是谁呀？”

“他是我的侄子。”老人答道。

“让他今晚去我那里玩玩吧！我要和他谈谈心。”

“千万不要对他施魔法呀！”

“不会的。”

“那你对我立个誓言吧！”女王当即对老人立誓，说她决不伤害白德尔·巴西姆，更不会对他施魔法。

说罢，女王吩咐手下人给白德尔·巴西姆牵来一匹宝马，配有镶着珍珠、宝石的金鞍和金笼头，并赐予给老人一千第纳尔金币，并且说：“老人家，拿这些钱贴补生活吧！”

随后，女王带着白德尔·巴西姆离去。

人们见一个标致的小伙子跟在女王的后面，一方面惊叹青年的美貌，另一方面深深为之担忧。人们相互议论说：“凭安拉起誓，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不应该遭受女王的折磨啊！”

白德尔·巴西姆听到人们的议论，默不作声，决定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安拉，跟着女王向王宫走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王带着白德尔·巴西姆离去。

人们见一个标致的小伙子跟在女王的后面，一方面惊叹青年的美貌，另一方面深深为之担忧。人们相互议论说："凭安拉起誓，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不应该遭受女王的折磨啊！"

白德尔·巴西姆听到人们的议论，默不作声，决计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安拉，跟着女王向王宫走去。拉卜女王一行人马回到王宫门前，文武官员相继离鞍下马。女王要贴身侍卫传达她的命令，让文武官员退去，只见他们一一到女王面前行吻地礼，然后各自离去。

女王带着白德尔·巴西姆进了王宫。

白德尔·巴西姆进到宫中，但见宫殿华丽无比，宫墙全用黄金砖砌成。宫院中有座大花园，花园当中有座巨大水池；池上挂着无数银丝、金丝鸟笼，里面养着各种鸣禽，鸟鸣声此起彼伏，有的歌声令人听了欢快，也有的鸟鸣令人听后忧伤。见此情景，白德尔·巴西姆右手抚胸，望着天空叹道："赞美伟大安拉慷慨、至慈，而且宽容无比，给不崇拜自己的生命亦打开生活之门！"

进入殿内，女王在临花园的窗前的牙雕床上坐下，床上铺着绸褥丝毯。白德尔·巴西姆在女王的身边坐下来，女王把他搂在怀里，连连亲吻他的眉心。

片刻后，女王吩咐宫女摆筵席。随即，宫女们用镶嵌着珍珠、宝石的金盘、银碗、玉碟端来各种美食菜肴，色香味俱佳，应有尽有。女王和白德尔·巴西姆吃罢饭，洗过手，宫女又送来美酒和金杯玉盏以及各种鲜花和水果。片刻后，女王一声呼唤，只见十名歌伎怀抱乐器飘然而至，个个如花，人人似月，娇艳妩媚，难以描绘。

女王斟满一杯酒，一饮而尽，随后又斟满一杯，递给白德尔·巴西姆，白德尔·巴西姆接过酒，仰脖喝下。就这样，二人轮流把盏对饮，直至喝得有几分醉意。

女王令歌伎们献艺，随即见她们边弹边唱，歌喉甚为悦耳，歌声动人。白德尔·巴西姆自觉完全醉在了歌声之中，仿佛整个宫殿都在欢快的跳舞，不禁心花怒放，神魂飞扬，忘掉了自己身在异乡，情不自禁地说："这位女王真是一位漂亮的女





子，我再也离不开她了。因为她的权力比我的大，国土比我的宽广，而且长的比朱海莱公主漂亮！”

白德尔·巴西姆一直陪伴着女王喝到夜幕降临。

天色暗下来，女王吩咐宫女点上灯和蜡烛，焚上名贵香。白德尔·巴西姆继续与女王把盏对饮，直喝得酩酊大醉。而歌伎们的演唱未曾终止。

女王拉卜醉后，这才躺在床上，宫女歌伎相继离去，继之女王让白德尔·巴西姆躺在自己的身旁，二人旋即进入梦乡，不觉一觉睡到东方大亮。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白德尔·巴西姆国王情不自禁地说："这位女王真是一位漂亮的女子，我再也离不开她了。因为她的权力比我的大，国土比我的宽广，而且长的比朱海莱公主漂亮！"白德尔·巴西姆一直陪伴着女王喝到夜幕降临。天色暗下来，女王吩咐宫女点上灯和蜡烛，焚上名贵香。白德尔·巴西姆继续与女王把盏对饮，直喝得酩酊大醉。而歌伎们的演唱未曾终止。

女王拉卜醉后，这才躺在床上，宫女歌伎相继离去，继之女王让白德尔·巴西姆躺在自己的身旁，二人旋即进入梦乡，不觉一觉睡到东方大亮。

女王起床，入浴室沐浴，白德尔·巴西姆陪同。二人洗完澡，女王吩咐宫女给白德尔·巴西姆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然后让她们端来饭菜，二人进餐。

女王与白德尔·巴西姆喝完酒，她拉着白德尔·巴西姆的手，走到床边，坐了下来，随之吩咐宫女端上饭菜，吃罢饭，洗过手，宫女们送来鲜花、水果、干果，二人边吃边欣赏歌伎们的弹奏、歌唱，直到夜幕降临。夜色暗下来，宫仆点上灯和蜡烛，女王与白德尔·巴西姆把盏畅饮。

就这样，天天吃喝，日日赏歌，不知不觉四十天飞闪而过。

一天，女王问白德尔·巴西姆："喂，白德尔·巴西姆，这里比你叔叔的蔬菜、水果店好吧！"

白德尔·巴西姆说："女王陛下，凭安拉起誓，当然你的王宫好啦！我叔父是个穷人，小本经营，靠卖蔬菜、水果勉强维持生活呀！"

女王听后，笑得前仰后合。

翌日大清早，白德尔·巴西姆醒来，见女王不在身边，不免心中有些纳闷，感到奇怪。他想："女王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女王离去，白德尔·巴西姆感到寂寞，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女王离去好一个时辰，不见回转，白德尔·巴西姆心想："她能到哪里去呢？"白德尔·巴西姆穿上衣服，出外去找，不见女王踪影，他想女王可能到花园里去了，于是立即向那里走去。



来到花园，白德尔·巴西姆见那里有一条溪水，溪水畔落着一只白鸟，旁边有一棵树，树上落着许多鸟儿，羽毛五彩斑斓，煞是好看。白德尔·巴西姆望着鸟儿，而鸟儿却不看他一眼。突然间，一直黑鸟落在了那只白鸟身上，像老鸽子给雏鸽子喂食那样，嘴亲着嘴。过了一会儿，那只黑鸟连续三次跳上那只白鸟的背上。一个时辰过后，白鸟抖身一变，成了一个女子；白德尔·巴西姆仔细一看，原来那女子就是女王拉卜，黑鸟是个中了魔法的男子。原来女王恋着那个变成了鸟的男子，于是将自己变成一只白鸟，来与黑鸟幽会。

见此情景，白德尔·巴西姆心中顿生嫉妒之情，对女王与黑鸟幽会之事大为恼火，随后转身回到宫中，躺在床上。

又过了一会儿，女王回来了，忙走到床边，与白德尔·巴西姆亲吻拥抱，和他戏耍开心，但白德尔·巴西姆怒气未消，根本不理睬她，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女王拉卜意识到自己与黑鸟幽会之事已被白德尔·巴西姆发觉，可她没有向白德尔·巴西姆说什么，而是守口如瓶。

事情过后，白德尔·巴西姆对女王说："女王陛下，我很想念叔父，想回他的店铺里去，因为我已四十天不见他的面了。"

女王说："好吧！快去快回，因为我已经离不开你了。离开你，连一个时辰也忍耐不了。"

"好吧！"

白德尔·巴西姆骑着马来到老翁的水果店前，老翁忙上前拥抱白德尔·巴西姆，并问道："孩子，你和那个女王在一起的情况怎么样？"

白德尔·巴西姆说："起初的情况很好，但昨天夜里，情况就不同了。夜初，她睡在我的身边，当我醒来时，却不见她的身影了。我立即穿上衣服，到处找她，终于走到花园里……"

白德尔·巴西姆把在花园溪边见到白鸟与黑鸟幽会的情景，向老翁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老翁听后说："孩子，你要格外小心才是！你有所不知，树上的那些鸟儿都是外来的青年中了魔法变成的，因为女王深深恋上了他们。你所看到的那只黑鸟，本是女王的一个奴仆，女王非常喜欢他，而他却将目光转向了一个宫女……"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翁听了白德尔白德尔·巴西姆关于白鸟、黑鸟在河边交尾的述说，对他讲道："……你所看到的那只黑鸟，本是女王的一个奴仆，女王非常喜欢他，而他却将目光转向了一个宫女。因此，女王生了嫉妒心，施魔法将之变成了一只黑鸟，她则到时变成一只白鸟，以便定期交尾。假如女王觉察到你知道了她的情况，定会对你怀恨在心，不再与你友好。不过，你倒用不着害怕，因为有我关心、保护你。"

老翁停顿片刻，又说："孩子，我是个穆斯林，名叫阿卜杜拉。在当代，没有比我更通晓魔法的人。不过，我不到万不得已时，我是不用这一手的。我曾多次破掉女妖王的魔法，从她的手中救出过许多青年人。那女妖王对我没有什么威胁；恰恰相反，她非常怕我。这座城里的人都像女妖王一样，个个是魔法师，他们也都怕我。他们全是拜火教徒，不崇拜伟大的安拉。你明天到我这里来，我将教你如何对付她。她今夜就要设法害你，我将告诉你如何挣脱她的诡计。"

白德尔·巴西姆告别老翁阿卜杜拉，转回宫中，发现女王正坐着等他。

女王见白德尔·巴西姆回来，站起身来迎了上去。对他表示欢迎，让他坐下，随后吩咐宫女端来吃的喝的。二人吃饱，洗过手，令人端上酒来，把盏对饮，直到半夜。女王频频向白德尔·巴西姆敬酒，白德尔·巴西姆终于被灌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

女王见白德尔·巴西姆已醉，便对他说："以你所崇拜的神起誓，假若我问你一些事情，你能如实相告吗？"

醉醺醺的白德尔·巴西姆说："能啊！"

"亲爱的，你醒来见我不在，便去找我，终于在花园溪水畔看见黑鸟与我交尾的情景。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你吧！那只黑鸟本是我的一个奴仆，我非常喜欢他；只因他勾引我的一个宫女，令我嫉恨在心，便把他变成了一只黑鸟，以期在外幽会。幽会的情景，你都看到了，因而招惹起了你的嫉妒之意。我凭光、火、影和热起誓，我对你的爱有增无减，已把你看作我今世享乐的一部分。"

昏沉沉的白德尔·巴西姆说："你所说关于我生气的原因是对的。我正是因为





这一点才怒火燃烧胸膛的。”

女王抱住白德尔·巴西姆，亲了又亲，显得亲近非常。

过了一会儿，女王躺下，白德尔·巴西姆也在她的身边躺下睡了。

夜半时分，女王悄悄起来。白德尔·巴西姆觉察到她的行动，但佯装熟睡，不时睁眼看看女王的举动。他发现女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色的东西，将之种在宫殿里，顷刻间，地上突然出现一条河，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就像大海一样。接着女王抓来一把大麦，撒在土里，浇上水，麦苗随即破土而出，渐渐长高，抽穗成熟。女王收割麦子，去壳磨面，然后将面粉放在一个地方，这才又上床睡觉了。

次日清晨，白德尔·巴西姆起床后，洗过手脸，告别女王，向卖蔬菜、水果的老翁店铺走去。

白德尔·巴西姆见到老翁，把昨晚的情况讲了一遍。

老人听后一笑，说："凭安拉起誓，这个妖婆要耍阴谋害你了。不过，你不要害怕，对付她的办法是有的。"

老翁拿出一磅面粉，递给白德尔·巴西姆，并叮嘱说："你带着这些面粉，马上会派上用场。女王看见你，问这是什么，想做何用，你就说：'为了好上加好，锦上添花！'说罢，就吃上两口。假若她拿出自己的面粉，你就说：'请吃我这面粉吧！'你要让她看见你在吃。你要记住，但不要真吃，哪怕是一点点。你若吃她的面粉，哪怕是一点儿，就会中她的魔法，只要她对你说一声：'脱离人形，变成……'她想把你变成什么动物，你就会变成什么动物。如果你一点儿不吃她的，她的魔法就失去了作用，不但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损害，反而会使她羞得无地自容。那时，她会对你说：'我是在和你开玩笑，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所有这些，无一不是伪善，都是她的诡计。你呢，只管对她表示友好，对她说：'太太，亲爱的，吃些我的面粉吧！你尝尝，多么可口啊！'只要她肯吃，哪怕是吃上一点点，你就马上蘸点水，洒在她的脸上，对她说：'你脱离人形，变成……'你想让她变成什么，你就说什么。事成之后，你离开她，到我这里来，我再给你出主意，想办法。"

白德尔·巴西姆听完老人面授机宜，告别老人离去了。

回到王宫，白德尔·巴西姆去见女王。女王见白德尔·巴西姆回来，立即站起来，说道："欢迎你，欢迎你！"

女王上前拥抱、亲吻白德尔，并且说："亲爱的，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呢？"

白德尔·巴西姆回答道："我在叔叔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

白德尔·巴西姆见女王正和面，便问："我叔叔已经让我吃过这种面。我们那里还有比这更好的面，吃我的面吧！"





女王从白德尔·巴西姆手中接过面，放在一个盘子里，而把自己的面放在另一个盘子里。女王说："你吃吃我的面吧！我的面比你带来的面好。"

白德尔·巴西姆装出吃面的样子。女王看见白德尔·巴西姆吃了自己的面，即用手蘸了点儿水，随后洒在白德尔·巴西姆的身上，并且说："坏蛋，狡猾鬼，脱离你的人形，给我变成一头独腿骡子！"

话说出去，白德尔·巴西姆仍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没有任何变化。见此情景，女王忙去亲吻白德尔·巴西姆，并且说："亲爱的，我在和你开玩笑，因此你没有变形。"

白德尔说："凭安拉起誓，女王，我根本不会变的。我相信你是爱我的。请吃我带来的好面吧！"

女王拿起面，吃了一口。她刚咽下去，肚子里就开始翻腾起来。白德尔·巴西姆趁机蘸了一点水洒在女王的脸上，同时说："给我脱离人形，变成一匹白头骡子！"

话音未落，女王果然变成了一匹白头骡子，女王见自己形容丑陋，不禁泪水簌簌下落，直淌腮边，急忙用前腿擦腮上的泪珠。

白德尔·巴西姆给骡子套上笼头，骡子不上套，他随即离开骡子，到阿卜杜拉老人那里去了。

白德尔·巴西姆向老人报告了情况，老人取出一副笼头，对白德尔·巴西姆说："你把这副笼头给骡子戴上去吧！"

白德尔·巴西姆接过笼头，回到宫中，来到骡子跟前。骡子见白德尔·巴西姆走来，立即迎上去，让白德尔·巴西姆给自己套上笼头。之后，白德尔·巴西姆骑上骡子，走出宫门，向菜果商贩阿卜杜拉老人的店铺走去。

阿卜杜拉看见女王变成的骡子，说道："你这个可恶的老妖婆，终于受到了安拉的惩治！"

老人对白德尔·巴西姆说："孩子，你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你骑上骡子，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千万不要把缰绳交给别的任何人！"

白德尔·巴西姆谢过阿卜杜拉老人，依依惜别离去。

白德尔·巴西姆骑着骡子跋涉了三天，来到一座城下，遇到一位老头儿。那老头儿见白德尔·巴西姆容貌端正，便问："孩子，你从哪儿来？"

白德尔·巴西姆回答：

"我从女妖王城来。"

"今夜就到我家去住吧！"

"多谢老人家！"

白德尔·巴西姆跟着老头儿走去。



没走多远，遇见一个老妪。那老太太看见白德尔·巴西姆骑的白头骡子，不禁泪水如注，边哭边说：“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这头骡子很像是我儿子的那匹无常的骡子，令我日夜伤心，思念百倍。先生，看在安拉的面上，求你把这头骡子卖给我吧！”

白德尔·巴西姆说：“凭安拉起誓，老妈妈，我是不能卖掉它的。”

“看在安拉的面上，请先生千万不要拒绝我的请求！假若我不买回这头骡子，我的儿子必死无疑。”

老太太再三哀求，白德尔·巴西姆只得说：“这头骡子，非给一千第纳尔金币才能卖……”

白德尔·巴西姆刚说完这句话，心想：“这个老太婆到哪里去弄一千第纳尔金币呢？”

说也奇怪，白德尔·巴西姆话音未落，老妪从腰间取出一个装有一千第纳尔金币的钱袋，递向白德尔·巴西姆手里。

白德尔·巴西姆见老太太有钱，急忙改口说：“老妈妈，我是跟您开玩笑！这头骡子，您出多少钱，我也不能卖！”

老太太瞪眼望着白德尔·巴西姆，说：“孩子，这个地方没有人撒谎；谁撒谎，就会被杀掉的。”

老太太这样一说，白德尔·巴西姆不敢违抗，只得离鞍下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白德尔·巴西姆见老太太有钱，急忙改口说："老妈妈，我是跟您开玩笑！这头骡子，您出多少钱，我也不能卖！"

老太太瞪眼望着白德尔·巴西姆，说："孩子，这个地方没有人撒谎；谁撒谎，就会被杀掉的。"

老太太这样一说，白德尔·巴西姆不敢违抗，只得离鞍，把缰绳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接过缰绳，取下嚼子和笼头，用手蘸了一点儿水，洒在骡子的身上，同时说："我的女儿，恢复你的原形吧！"

骡子一抖身子，变成了女妖王，原来老太婆就是那个女妖王的母亲，母女俩随即拥抱在一起。见此情景，白德尔·巴西姆知道自己中了老太婆的诡计，转身想溜走，却听老太婆打了一声口哨，刹那间，一个大山似的魔鬼出现在他的面前，白德尔·巴西姆吓得魂不附体，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老太婆跃上魔鬼背，让女儿坐在身后，把白德尔·巴西姆抱在胸前，魔鬼腾空而起，飞行不到一个时辰，便到了女王拉卜的魔城。

女王重新坐在宝座上，对白德尔·巴西姆说："你这个坏蛋，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将让你看看我怎样处置你和那个卖菜的老头儿！我对他那样好，他却暗算我。你是通过他才达到目的的。"

说着，女王蘸了点水，洒在白德尔·巴西姆的身上，并且说："你脱离人形，给我变成一只形象极丑的鸟儿！"

话音未落，白德尔·巴西姆果然变成了一只难看的鸟儿，女王将之关在笼子里，既不给食吃，也不给水喝。

一宫女见此情景，顿生慈悯之心，偷偷给鸟儿送水添食。一天，宫女趁女王不注意时，溜出宫门，向卖菜的阿卜杜拉老人报告了这个情况，并且说："老人家，女妖王拉卜要害死你的侄子，快设法救救他吧！"

老人衷心感谢宫女，并说："我一定把本城从她的魔掌中解救出来，让你取代她而成为本城的女王！"





说罢，阿卜杜拉老人打了一声口哨，一只生着四只翅膀的飞魔出现在他的面前。老人对飞魔说："把这位宫女送到吉娜兹·白哈里及其母亲珐拉莎那里去；她俩是当今最通晓魔法的大师。"

老人又叮嘱宫女："孩子，到了那里，你告诉那母女俩，就说白德尔·巴西姆被女王拉卜抓去了。"

飞魔抱着宫女，腾空而起。仅过一个时辰，便落在吉娜兹·白哈里的宫殿顶上。宫女走下殿顶，见到吉娜兹·白哈里，把白德尔·巴西姆的处境告诉了她。吉娜兹·白哈里感谢宫女报告儿子的情况，随即设宴热情款待宫女一番。

国王白德尔·巴西姆有了下落，喜讯迅速传全城，国家重臣们喜不自禁。

吉娜兹·白哈里及母亲珐拉莎、哥哥萨里哈随即唤来神兵海将，准备发兵解救白德尔·巴西姆。因为赛曼德勒国王被俘，他手下的神兵海将也全部归顺了萨里哈。

神兵、海将、神王听吉娜兹·白哈里一声令下，当即腾空而起，一直飞到魔城。他们动手将女妖王拉卜的宫殿洗劫一空，然后抢劫全城，转眼之间杀光了城中的全部异教徒。

吉娜兹·白哈里问宫女："我的儿子在什么地方？"

宫女走去，提着一只笼子走来，指着笼中的鸟儿，说："夫人，这就是你的儿子。"

吉娜兹·白哈里取出笼中鸟儿，用手蘸了点水，洒在鸟儿的身上，同时说："恢复你的原形！"话音未落，鸟儿一抖身子，变成了容颜英俊的白德尔·巴西姆。

母亲看见儿子，急忙走上前去，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吻了又吻，喜泪纵横，痛哭失声。萨里哈及其母亲珐拉莎，还有几位堂妹，相继走上前去，亲吻白德尔·巴西姆。

吉娜兹·白哈里派宫女请来阿卜杜拉老人，对他关怀、体贴白德尔·巴西姆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随后将那位宫女许配给老人，当即举行婚礼，新娘新郎入洞房，共享天伦之乐。

旋即，吉娜兹·白哈里委任阿卜杜拉老人出任那座城市的国王，并召集城中穆斯林，要他们宣誓效忠阿卜杜拉国王。穆斯林们立誓服从阿卜杜拉国王的命令，决心全力效劳。

一切安排停当，吉娜兹·白哈里一行告别阿卜杜拉国王，启程返回故国京都。他们回到京城，城中居民装点城郭，张灯结彩，热烈迎接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平安归来，整个京城沉浸在一片巨大欢乐之中。

白德尔·巴西姆对母亲说："母亲，我该成家立业了，以期团团圆圆，尽享天伦之乐。



吉娜兹·白哈里说："孩子，你的想法很好！不过，你要耐心等一等，容我打问一下，看哪位国王的千金能配得上你。"

外祖母珐拉莎、舅舅萨里哈和姨妈们异口同声地说："白德尔·巴西姆，我们都会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愿望的！"

随后，他们分头为白德尔物色美女。

吉娜兹·白哈里把众宫女叫到面前，让她们骑着飞魔去为白德尔·巴西姆选美。吉娜兹·白哈里叮嘱她们说："宫女们，你们不要放过一座京城，不要忽略任何一座宫殿，要留心打量、端详那里的每一位公主，从中选出最美丽的姑娘，让她做你们的王后！"

白德尔·巴西姆认为选美之事会累坏宫女们，于是对母亲说："母亲，不必麻烦她们了！除了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朱海莱公主，我谁都不要。因为朱海莱公主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真是一块美玉[①]，净洁无瑕，美妙无双。"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思了！"母亲惊叹道。

吉娜兹·白哈里把赛曼德勒国王和白德尔·巴西姆叫到面前，白德尔·巴西姆国王亲口向赛曼德勒国王的女儿朱海莱公主求婚。赛曼德勒国王听后，喜不自禁，笑逐颜开地说："国王陛下，小女是国王的女仆，随时准备为陛下效力。"

随后，赛曼德勒国王派飞魔们去接朱海莱公主，并让他们告诉公主，说父王就在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的宫中。

飞魔得令，立即腾空而起，飞上天空。一个时辰过后，他们便带着朱海莱公主降落在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的宫殿里。朱海莱公主一眼看见父亲，快步走上前去，扑到父王的怀里。

赛曼德勒国王望着女儿，说："孩子，父王高兴地告诉你，我已把你许配给当今最伟大的天子白德尔·巴西姆国王。白德尔·巴西姆门第高贵，地位显赫，容颜俊美无比，只有你才配得上他，也只有他才配得上你。"

朱海莱公主说："父王，我不违抗父命，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一切商量妥当，派人请来法官、证人，为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和朱海莱公主写就婚书。

得知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将要成亲，京城居民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张灯结彩，装点城郭，顷刻间人们沉浸在一片节日气氛之中。随即，白德尔·巴西姆国王发令，大赦天下，接济鳏寡孤独，向文武百官赐予锦袍。继之，举行盛大结婚庆典，大摆筵席，一连十天，宫内宫外，欢声雷动，歌舞彻夜，热闹空前。婚礼毕，白德尔·巴西姆

① 朱海莱，音译，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美玉"、"宝石"、"珠宝"。





国王向赛曼德勒国王赠送了锦袍，并派大队人马护送赛曼德勒国王及亲属回国。

自此之后，他们尽享天伦之乐，直至各眠丘山。

愿安拉慈悯他们。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奇妙、真动人！"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我来夜讲的故事将更加精彩，更加美妙，更加动人。"

舍赫亚尔国王说："天色尚早，你就接着讲下去吧！"

莎赫札德开始讲《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

相传，许久许久以前，有位波斯国王，名叫穆罕默德•本•赛巴义克。他统治着呼罗珊大地，每年总要发兵攻打印度、信德、中国等被异教徒统治的国家。

穆罕默德国是一位公正、勇敢、慷慨、仁慈的君主。他素喜对饮畅谈、朗诵诗歌、讲故事，尤其喜欢夜下谈论先贤的奇闻轶事。每逢有人给他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他必给以重赏。

相传，有一次，一位异乡客给他讲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他认为极为精彩，令其欣喜异常，当即赏一千第纳尔金币，并还赏给一匹鞍鞯齐全、精美的宝马，另赐予锦袍一身。那位异乡客从头到脚衣着一新，带着钱，骑上宝马，欢快而归。还有一次，一位外乡人给他讲了一个美妙的故事，同样得到了金钱、锦袍和骏马，外加一千第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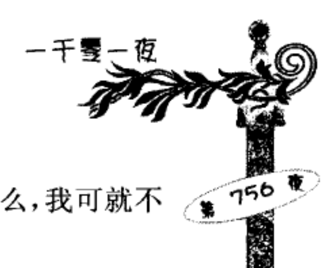
穆罕默德国王重赏讲故事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各国。有一位巨商，名叫哈桑，听到这个消息，很想把一个奇妙的故事献给国王。这位巨商品格高尚，慷慨大方，博学多才，喜诗善文，待人宽厚。

穆罕默德国王的宰相，是个小肚鸡肠之辈，心术不正、嫉贤妒能，既不喜欢富人，也不喜欢穷人。每当有人来拜见国王，给国王讲上一个故事，国王赏赐讲故事的人时，宰相的心里总是酸溜溜的，必对其生嫉妒之心，甚至说："此类事空耗钱财；长此以往，必毁江山社稷。"牢骚、怨恨之情昭然若揭。

国王听说商人哈桑才学出众，遂派人将他召入宫中。

国王对哈桑说："哈桑先生，不瞒你说，因为我赏赐墨客文人和讲故事的异乡客，我的宰相对我大为不满，牢骚满腹。尽管如此，我仍希望你能给我讲个故事。如果你讲的故事确实精彩，是我从未听过的，我不仅给你封地，而且还将让你担任我





的宰相，代我治理国家，掌管臣民；假若你讲不出我所期待的故事，那么，我可就不客气了，不但要没收你的全部家产，还要把你赶出这个国家。”

哈桑听后，回答道：“国王陛下，奴才悉听圣命！不过，恳请陛下给我一年时间，我定能奉献一个前人未曾讲过、陛下未曾听过的故事，那定是一个再好不过、无与伦比的精彩故事。”

“好吧！一言为定，给你一年时间！”

国王说罢，令宫役取来一件锦袍，给哈桑穿在身上。

国王又叮嘱说：“哈桑先生，一年之内，你要静守家中，不得骑马外出，直至实现我的要求。到那时，你如果能讲个精彩的故事给我听，必有重赏，我把答应的一切，全部给你；如若不然，你是你，我是我，你就只能自饮苦酒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国王穆罕默德·本·赛巴义克要商人哈桑讲一个新奇故事，哈桑要求国王给一年时间，国王一口应允，并说："哈桑先生，一年之内，你要静守家中，不得骑马外出，直至实现我的要求。到那时，你如果能讲个精彩的故事给我听，必有重赏，我把答应的一切，全部给你；如若不然，你是你，我是我，你就只能自饮苦酒了。"

哈桑听后，向国王行过吻地礼，告辞转身离去。

哈桑回到家中，挑选出五个家仆，个个识文断字，人人博古通今，发给每人五千第纳尔金币，然后对他们说："俗语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今天就要用你们了。你们必全力助我，把我从国王的利剑下拯救出来……"

家仆一听，大惊失色，问道："老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何以到剑下救人的地步？"

"说来话长，只能日后再讲了。我有件急事，要你们办！"

"我们愿为老爷赎身！"家仆异口同声。

"我想派你们外出，每人到一个地方，广泛接触文人学士，尤其要访问故事大王，把《赛伊夫·穆鲁克和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给我搜集来。如果听到或见到这个故事的本子，要不惜重金买下，即使索价一千第纳尔金币，手中没钱，也要立即买下，答应几日之后将钱如数送到。谁能够找到这个故事，我必有重赏，并让他成为我的至亲密友。"

接着，商人哈桑对第一个家仆说："你去印度、信德及周围地区！"

他对第二个家仆说："你去马格里布及其周边国家。"

……

最后，哈桑对第五个家仆说："你去沙特、埃及……"

任务分配完毕，哈桑为他们选择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对他们说："你们今天出发吧！你们务必努力满足我的要求，千万不可懈怠，竭尽全力，只准成功，不能空劳！"





五个家仆告别主人，各奔一方，扬鞭策马而去。四个月转眼过去，有四个家仆一无所得，空手而归。他们回来向主人报告情况后，哈桑十分失望，闷闷不乐。

第五个家仆进入沙特，到达大马士革城，但见那是一个安静、祥和的美丽城市，树木繁茂，河渠纵横，百花争妍，鸟雀啼鸣，合赞创造日和夜的唯一伟大的安拉。

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四处打听主人托付的那个故事，结果没有人能说出个究竟。当他正想离开大马士革时，到别的地方去时，忽见一个小伙子急速跑来，不期绊了一跤，跌倒在地。仆人忙走过去，拉起小伙子，问："喂，小伙子，你跑什么呢？你这么急，莫非有什么急事？"

那青年答道："我们这里有位老人，年高德劭，满腹经纶，每天都来讲故事。他讲的故事新奇动人，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我跑这么快，是想占一个座位，离讲故事的老人近一点儿；因为听的人太多，我怕去晚了，占不到座位。"

"你带我一道去听故事好吗？"

"好哇！那就快跟我走吧"仆人关上门，跟着那个青年走去。

二人来到老人讲故事的地方，商人哈桑的家仆定神望去，只见那是一位容貌端庄的老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正在给人们讲故事。于是，仆人挤到离老人很近的地方坐了下来，侧耳聆听老人讲故事。

日落之时，老人讲完一段故事，众人散去，哈桑的仆人方才走上前去，向老人致意问安，老人非常礼貌地回礼，再三向他致安。

哈桑的仆人对老人说："老人家，您德高望重，所讲的故事美妙动听，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情，不知是否方便？"

老人爽朗地说："小伙子，想打听什么，只管开口就是了。"

"您老手中可有《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

"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谁告诉你有这样一个故事的？"

"我不是从任何人那里听到的。晚辈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寻求这个故事。老人家，只要您有这个故事，您就开个价，要多少钱，我就付多少钱。老人家，晚辈恳求您把这个故事给我，权作您的一次恩赐；若能如愿，晚辈定会报答您的厚恩，纵使我捐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老人说："小伙子，你只管放心，我会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的。不过，这个故事不能讲给路人听，我也不能把原稿交给任何人。"

"老人家，看在安拉的面上，求您对我网开一面，千万不要吝啬哟！要多少钱，您只管开价。"

"你如果非要这个故事不可，那就给我一百第纳尔金币，另外要依我五个





条件。”

商人哈桑的仆人得知这故事确实在老人手中，心中十分高兴，连忙说：“老人家，我给您一百第纳尔金币，另加十第纳尔金币作酬金。莫说外加五个条件，就是加十个条件，我也接受。”

老人说：“你回去拿钱吧！付了钱，我就把故事给你。”仆人站起来，吻了吻老人的手，然后告别老人，高高兴兴地回到住处，拿出一百一十第纳尔金币，放在钱袋里，方才宽衣安睡。

次日天一亮，家仆便早早起床，穿好衣服，带上钱，直奔老人家的宅门。

仆人见到老人坐在门口，上前问安。老人回过礼，仆人把钱袋递到老人的手里。老人接过钱袋，把仆人领进家门，让他坐下。旋即，老人取来笔、墨和纸，接着拿出一本书，对仆人说：“‘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 就在这本书中，你开始抄吧！”

哈桑的仆人坐下，挥笔抄写，不多时便把故事抄完了。随后，他给老人读了一遍，老人一番仔细校阅。校完之后，老人对哈桑的仆人说：

“孩子，听我讲那五个条件：第一，不得把这个故事讲给众人听；第二，不得把这个故事讲给太太、小姐和女仆听；第三，不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不懂礼貌的愚民听；第四，不得把这个故事讲给童子听；第五，只能把这个故事讲给帝王将相和有识之士听。”

哈桑的家仆表示完全接受这五个条件，他站起来，热情亲吻老人的手，向老人告别后，转身离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的仆人坐下，挥笔抄写，不多时便把故事抄完了。随后，他给老人读了一遍，老人一番仔细校阅。校完之后，老人对哈桑的仆人说："孩子，听我讲那五个条件：第一，不得把这个故事讲给众人听；第二，不得把这个故事讲给太太、小姐和女仆听；第三，不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不懂礼貌的愚民听；第四，不得把这个故事讲给童子听；第五，只能把这个故事讲给帝王将相和有识之士听。"

哈桑的家仆表示完全接受这五个条件，他站起来，热情亲吻老人的手，向老人告别后，转身离去。

就在当天，哈桑的仆人收拾行装，立即踏上了归程。因为得到了《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仆人心花怒放，一路快马加鞭，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日夜兼程，不几天，便进入了自己的国境。

仆人派随从先向主人哈桑报喜，说他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不日即可平安返回。当他带着故事回到主人面前时，离国王给商人哈桑的限期仅仅剩下十天时间。

第五个仆人胜利返回，见到主人哈桑，报告得到了《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的情况，哈桑喜不自禁，若痴若狂。旋即，仆人将故事抄本交给主人哈桑。哈桑见到《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的抄本，欣喜不已，立即赏给这个仆人一身锦袍、十匹骏马、十峰骆驼、十匹骡子，外加三个奴隶和两个女仆。

商人哈桑取来笔墨和纸，亲手抄了一个副本，随后带着原抄本径直向王宫走去，来到大殿，向国王行过吻地礼，说："国王陛下，我带来了一个故事，新奇美妙，谁也不曾听过。"

国王听商人哈桑这样一说，立即召集文武百官，文人雅士、诗人贤哲等博学多才者一齐进殿。商人哈桑坐下来，开始向国王讲这个故事。

哈桑讲完《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国王及在座者无不称奇叫绝，纷纷解囊，向哈桑赠送金银和宝石。国王赐予锦袍一身，加封庄园一座，随后拜哈桑为右丞相。国王还令宫廷录事将故事用金水抄写下来，将之永远保存在皇家文库里；每当国王烦闷之时，便请右丞相哈桑给他讲这个故事。



究竟《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的故事》新奇绝妙何在，且请列位慢慢听来！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埃及有位国王，名叫阿绥姆·本·萨夫旺。阿绥姆国王是个慷慨大度、威风凛凛的君王。他统治着许多地方，手握重兵，城堡无数。他有一位宰相，名叫法里斯·本·萨里哈。他们原本崇拜太阳和火，而不信唯一万能的安拉。

阿绥姆国王已是一位年高一百八十岁的老人，体弱多病，老态龙钟，膝下却无一男半女，因而整日心中惆怅不安。

有一天，阿绥姆国王端坐宝椅，文臣武将分站两厢。国王见众臣子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少则一个，多则俩仨，国王心想："看上去，每位朝臣都因为自己有子嗣而高兴，而寡人无后，一旦挺腿儿合眼，我的王位、田园、金钱与家产，不就都被他人拿去了吗？到那时，世人将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想到这里，阿绥姆国王不禁忧伤难耐，头也不抬，伤心地哭了起来。随后，他离开宝座，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泣不成声。

宰相及在场的大臣们见此情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宰相对大家说："退朝，退朝！等国王平静下来，我再去呼唤大家上朝。"

众臣子退下，大殿里只剩下国王和宰相二人。国王慢慢平静下来，宰相向国王行过吻地礼，然后说："国王陛下，你为何难过落泪呢？莫非文臣武将中有谁反对国王陛下？若真有这样的事情，陛下只管明说，臣定会将之抓来，令之骨肉与灵魂分家。"

国王还是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宰相再次向国王行吻地礼，然后说："国王陛下，我就像陛下的儿子和奴仆，正是陛下一手培养了我。假如我不了解陛下的忧愁、郁闷的原因何在，那么，除了我谁还能了解呢？在你的面前，谁又能取代我的位置呢？请陛下把哭泣、痛苦的原因告诉我吧！"

阿绥姆国王依旧头不抬、口不张，一句话都不说，反而哭得更伤心，继之失声痛哭起来。

宰相耐心等了一会儿，说："国王陛下，你若不把内心的忧郁告诉臣子，我便立即死在国王面前，也好免得臣见此情况伤心。"

国王听说宰相寻死，这才抬起头来，擦了擦眼泪，说："相爷阁下，就不要问我忧愁和焦虑的原因了！我心中的痛苦已够我难受的了。"

"国王陛下，你为何哭泣落泪呢？请告诉我吧！也许安拉会通过我使你得到宽慰，使你的忧愁得到排除。"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五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绥姆国王依旧头不抬、口不张，一句话都不说，反而哭得更伤心，继之失声痛哭起来。

宰相耐心等了一会儿，说："国王陛下，你若不把内心的忧郁告诉臣子，我便立即死在国王面前，也好免得臣见此情况伤心。"

国王听说宰相寻死，这才抬起头来，擦了擦眼泪，说："相爷阁下，就不要问我忧愁和焦虑的原因了！我心中的痛苦已够我难受的了。"

"国王陛下，你为何哭泣落泪呢？请告诉我吧！也许安拉会通过我使你得到宽慰，使你的忧愁得到排除。"

国王说："相爷阁下，我之所以落泪，非为名，非为利。如今，寡人一百八十岁，不曾有一男半女，一旦入土，我的形体和容貌必被抹去，无人会记起我名字。到那时，外人将坐上我的宝座，王权归他人所有，家财、庄园等，不都就改姓了吗？……想到这些，我怎会不痛哭流泪！"

"国王陛下，我比您还要长一百岁，不也是没有儿子，同样日日夜夜沉浸在忧愁苦恼之中吗？我们该怎么办呢？不过，国王陛下，我听说苏莱曼·本·达伍德大帝不像我们崇拜太阳和火，而是崇拜唯一的万能之主，我们应该带着礼物去访问他一趟，让他求他的万能之主赐予我和您各一个儿子吧？"

听宰相这样一说，阿绥姆国王的脸上绽现出一丝希望之光，沉思片刻后，说："不妨一去！不妨一去！"

宰相告别国王，经过一番准备，带上贵重礼物，踏上了拜访苏莱曼大帝的征程。

安拉降默示给苏莱曼大帝："苏莱曼，埃及国王已派他的宰相携带礼物和珍宝前来，想拜见你……请你即派宰相阿绥福·本·白尔海亚前往迎接，带上膳食，送往安营之地。他来之后，你要对他说……然后对他说，他的要求尽可满足……最后动员他皈依伊斯兰教。"

苏莱曼大帝得到安拉默示，马上派宰相阿绥福率侍从带着膳食及牲口吃的草料，前往来客的安营处，热情欢迎贵客来访。



阿绥福宰相来到埃及宰相法里斯安营之地，上前表示热烈欢迎，亲切问安，给来客送上膳食，为牲口提供草料。

阿绥福宰相说："欢迎远方来客！保你们如愿以偿，请只管放心就是。"

法里斯宰相听主人这样一说，甚是纳闷儿，心想："谁告诉他们，我们来此有求呢？"随后问："宰相大人，谁告诉你们我们来此有求呢？又是谁把我们的来意告诉阁下的？"

阿绥福宰相说："苏莱曼大帝告诉我们的。"

"谁默示给大帝的？"

"当然是创造天、地及一切的唯一万能之主告诉大帝的。"

"真是伟大神灵啊！"

"你们不崇拜万能之主？"

"我们崇拜太阳，向太阳叩头。"

"太阳只是安拉创造的一颗星球，不是万物的主宰。太阳时出时落，而万能的安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始无终，无所不能。"

交谈片刻，阿绥福宰相立即接远道来客进城。来客收起营帐，宾主一道启程，走了没有多长时间，来到了苏莱曼大帝的京城附近。

苏莱曼大帝即令他的神将神兵等列队路旁；只见海兽、大象、老虎、豹子等在路旁排成两列，按类别分行排队；各种妖魔鬼怪都露出了眼睛，形态各异，容颜吓人；各种鸟儿张开翅膀，为来客遮荫蔽日，同时用各种语言、声调唱着欢快的歌。

埃及客人的队伍到此一看，人人恐惧万分，简直不敢迈步前进。

阿绥福宰相对他们说："请在他们中间往前走吧，不要害怕！他们都是苏莱曼大帝的臣民，不会给你们造成任何麻烦和伤害。"

阿绥福宰相走在欢迎队伍中间，客人们随后走去，其中包括埃及宰相法里斯，但见他们人人面浮惧色，个个心存疑虑。

他们走进京城，主人把埃及宰相法里斯一行安排在迎宾馆内，对他们热情款待；三天之后，将客人带到苏莱曼大帝的面前。

他们见到苏莱曼大帝，都想向大帝行吻地礼，但大帝立即阻拦说："人只能向开天辟地的伟大之主安拉礼拜。你们要站要坐，随便吧！"

宾主们服从苏莱曼大帝的旨意，法里斯宰相及部分侍从坐了下来，几个小官员们则站在那里伺候他们。

宾主落座，摆上筵席，一道进餐。

宴毕，苏莱曼大帝说："宰相阁下，有何要求，只管开口讲就是，什么也不要





怕。你远道而来，必定有要事，请照直说出，我来帮你解决困难。宰相阁下，你的来意，让我先说一遍吧！埃及阿绥姆国王陛下，因为年迈体弱，不曾生养一男半女，故日夜沉浸在忧愁之中。一天，阿绥姆国王端坐宝椅，接受群臣朝拜。国王见前来朝拜的百官个个膝下有子，少则一个，多则俩仨，自己心里甚觉难过。百官们站在那里伺候国王，国王却想到自己无子无女，不禁十分伤心。国王心想：'我死之后，谁将继承我的王位呢？莫非将是一个异乡陌生人统治我的江山，仿佛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过。'国王想到这里，深深陷入忧虑之中。他想着想着，不禁惆怅万分，潸然泪下。随之用手捂住脸，大哭起来。随后，国王离开宝座，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不止。"

说到这里，苏莱曼大帝叹了口气，接着说："其实，阿绥姆国王的心事，只有伟大安拉全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苏莱曼大帝又把国王同宰相之间的谈话从头到尾详细对法里斯说了一遍，然后问："宰相阁下，我说的符合实际情况吗？"

法里斯宰相说："安拉的使者啊，大帝陛下说的与实际情况不差分毫。不过，我有一事不明，想问一下：我与国王谈话时，没有第三人在场，我也没向别人透露过，谁也不知道这件事，谁能把此事告诉陛下呢？"

"伟大安拉全知，是安拉降默示给我的。安拉能见肉眼见不到的东西，能知人心底里的隐秘。"

"正如大帝所说，这真是万能之主啊！"

说罢，法里斯宰相与其随行人员齐声说："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易卜拉欣是安拉的使者。"之后，他们全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苏莱曼大帝说："相爷阁下，你还带来了礼物和珍宝。"

接着，苏莱曼大帝如数家珍，把宰相带来的礼物述说了一遍，一件不多，半件不少。苏莱曼大帝说："相爷阁下，这些礼物，我全收下了。不过，我要把它全部赠送给你。你和你的随行人员到宾馆先休息一下，我们明天再谈，也好消除旅途疲劳。但愿按照创造天、地及万物的伟大安拉定的意志，满足你的要求。"

法里斯宰相告别苏莱曼大帝，前往下榻处休息去了。

第二天清晨，法里斯宰相按时前往拜见苏莱曼大帝。苏莱曼大帝对法里斯宰相说："宰相阁下，你回到埃及，见到阿绥姆国王，约他一起攀上一棵树，呆在树上，不要吱声。等到午后天气凉爽下来时，就从树上下来，会发现树下有两条蛇爬出来，其中一条头像猴头，另一条的头像魔鬼头。你们看到那两条蛇后，立刻搭弓放箭，将蛇射死。蛇死之后，掐其头去其尾，各裁下一拃长，将中段拿回家去炖熟加味，让你和国王的夫人吃下去，当夜行房，便可蒙伟大安拉默许得以怀孕，妊娠期满，必有男婴降生。"

随后，苏莱曼大帝拿来一枚戒指，一把宝剑和一个包裹，包裹中包有两件缀着宝石的锦袍，一起赠送给法里斯宰相，并叮嘱说："法里斯宰相阁下，日后二位的





公子长大成人,这两件锦袍,给二位公子各一件。”

苏莱曼大帝稍稍停顿,又说:“相爷阁下,伟大安拉已满足了你的要求,我不便久留你,你该启程返回了。因为阿绥姆国王日夜急切地等着你,二目朝夕望着大路,正所谓心急如焚,望眼欲穿哪!”

法里斯宰相吻过苏莱曼大帝的手,接过礼物,依依惜别,然后踏上了归途。

法里斯宰相如获至宝,喜在心里,乐在眉梢,轻松踏上归途,扬鞭策马,日夜兼程,人不离鞍,马不停蹄,一直抵达埃及边境。宰相立即打发一侍从赶往京城,向阿绥姆国王报告喜讯。

阿绥姆国王得知宰相完成任务,胜利归返,他及文武百官都为宰相平安顺利感到不胜喜悦。

法里斯宰相到了王宫,君臣相见,宰相急忙上前行礼,向国王说明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向国王宣讲伊斯兰教教义,国王随即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绥姆国王对法里斯宰相说:“相爷阁下,你先回家好好睡上一觉,洗个热水澡,过一周,我们再共商大计。”

宰相行礼告辞,转回家中。

法里斯宰相一连休息了七天。之后进宫去见国王,把自己与苏莱曼大帝之间的全部谈话,向国王说了一遍。宰相说:“国王陛下,随我来吧!”

阿绥姆国王随宰相走去,各持一张弓、一支箭,然后攀上一棵大树,静静地等到红日西斜,晡时来临,方才从树上下来。

二人刚刚站稳,果见两条蛇从树根下爬了出来,周身金黄色环纹,一条长着猴头,另条长着鬼头,新奇罕见。国王见蛇身上有黄色环纹,不禁喜在心里,觉得那蛇十分可爱。国王对宰相说:“相爷,你瞧这两条蛇身上都有金色环纹,头又不一般,真是罕见得很哪!我们把它逮回去,放在笼中观赏吧!”

宰相说:“安拉创造了这样两条蛇,必有大用!快搭弓放箭,你射杀一条,我射杀另一条吧!”

宰相说罢,二人搭弓放箭,顷刻间,两条蛇顿时丧命箭下。之后,按苏莱曼大帝叮嘱的那样,掐其头去其尾,各裁下一拃长,剩下中段,带回家中,交给御厨主事,并叮嘱道:“拿去炖熟,加好佐料,分盛在两个小碗里,按时送来,不得有误!”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绥姆国王和法里斯宰相从树上下来，看见那两条蛇，国王对宰相说："相爷，你瞧这两条蛇身上都有金色环纹，头又不一般，真是罕见得很哪！我们把它逮回去，放在笼中观赏吧！"

宰相说："安拉创造了这样两条蛇，必有大用！快搭弓放箭，你射杀一条，我射杀另一条吧！"

宰相说罢，二人搭弓放箭，顷刻间，两条蛇顿时丧命箭下。之后，按苏莱曼大帝叮嘱的那样，掐其头去其尾，各裁下一拃长，剩下中段，带回家中，交给御厨主事，并叮嘱道："拿去炖熟，加好佐料，分盛在两个小碗里，按时送来，不得有误！"

御厨主事接过蛇肉，精心洗净，加火炖好，放上佐料，分盛两碗，按照规定的时间，送到了国王和宰相面前。

国王拿去送给王后吃下，宰相带回交给夫人吃下，当夜各抱妻子一番云雨情，王后和相国夫人果然当夜有喜。

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阿绥姆国王有些怀疑，心想："难道这种事真会发生吗？是真还是假呢？"

一天，王后坐在寝宫，忽然感觉到胎儿在腹中动弹起来，这才知道自己真的怀了孕，一时感到疼痛难忍。脸色都变白了，急忙唤来大太监，对他说："快，你快去找国王，不管国王在哪里，都要找到！你告诉陛下，说王后腹中的胎儿动了……快去！"

大太监高高兴兴去见国王，但见国王独坐一处，手托着下巴，正在沉思着什么。

大太监走上前去，向国王行吻地礼，禀报说"国王陛下，王后觉腹中胎动……"

听大太监这样一说，国王站起来，欣喜若狂，忙亲吻大太监的手和头，随手将身上的锦袍脱下来，赐予给了大太监。

国王带着大太监快步来到大殿，对文武百官说："谁敬重本王，就请慷慨解囊，向大太监赠礼吧！因为他向我报告了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一时之间，文武百官闻声立即行动，大太监收到了金银财宝无数、珍珠宝石若



干、骏马、骡子数匹，花园、果林和庄园数处。

恰在这个时候，宰相法里斯来到宫中，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我刚坐在家中，心乱如麻，一直在思考着妻子怀孕之事，心想：‘难道我的妻子真的怀孕了？’这时，家仆突然进来向我报喜，说我的妻子哈图妮真的怀孕了，而且胎儿在腹中动弹呢，疼得她脸色都变了。我听家仆这样一说，太高兴了，马上把身上的锦袍送给了他，还给了他一千金币，提升他为家仆领班。”

国王说：“相爷阁下，伟大安拉降恩泽、吉祥给我们，为我们指出正道，给我们以正确信仰，对我们宽厚、仁慈，待我们恩深似海，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引导我们来到了光明世界。因此，我想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的臣民。”

“国王陛下，请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行事吧！”

“相爷，你立即行动，宣布大赦天下，把关押在牢中的罪犯全放出来，把那些欠债者也都放出来，然后斟酌情况，分别给予济助，免除他们三年赋税。在京城城墙四周砌灶安锅，召集厨师日夜加工各种饭菜，供城周边居民尽情吃饭，开怀畅饮，饱餐三日，还可以把东西带回家中。此外，让全城居民张灯结彩，装点城郭，店铺日夜营业，连续热闹七天七夜。”

宰相立即执行国王的命令，京城居民立刻齐动员，开始装点城堡、高塔，城中大街小巷顿时展现出一片节日景象。人们身着节日盛装，五颜六色，处处流光异彩，人们吃着、喝着，玩着、乐着，走亲访友，欢乐异常，整个京城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之中。

王后妊娠期满，阵痛开始了。阿绥姆国王照城中习俗，将知名学士、天文学家和星占师召进王宫，等候婴儿降生，以便为婴儿的一生占卦算命。

未过多时，王后生下一男婴，容貌俊秀，美丽可爱，就像天空中的一轮圆月。

占卜师和天文学家忙碌起来。经过一番占卜，他们恭恭敬敬地向国王行过吻地礼，向国王表示祝贺，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我们为王子卜了一卦，卦象表明，王子一生平安、幸福；但是，王子前半生，或许遇到一些风险，其中详情，实不敢如实相告。”

国王说：“实话实说，不必介意！”

“国王陛下，王子长大成人之后，将远离故土，周游他乡。旅途上，王子乘船，将遇惊涛骇浪，或溺水，或沦为俘虏，备受折磨。总之，王子会遇到重重艰难险阻；若能冲破这些艰险，必定会平安到达目的地。王子后半生顺利、平安，王权日渐巩固，疆土日渐扩大，仇敌及嫉妒者，必将拜倒在他的脚下。”

国王听占卜师这样说，似乎满不在乎，随口说道：“万事皆由安拉定。人生总



要冲破千难万险，方才能度过一生，谁也不能例外。”

随后，国王赠每人锦袍一身，他们一一谢过国王，相继告辞离去。

占卜师、星象学家刚刚走，法里斯宰相兴冲冲走来，向国王行过礼，然后报喜说：“国王陛下，我妻子刚刚分娩，生下一男婴，容貌俊美，美如皓月。”

国王说：“相爷阁下，恭喜恭喜！快把公子抱进宫来，同时也将夫人送到宫中，让母子与王后母子一起生活吧！”

宰相随即派人将夫人、儿子送进王宫。

七天过后，保姆和乳母娘抱着两个孩子来到国王面前，说：

“国王陛下，给王子和公子起个名字吧！”

国王说：“你们给他俩起名吧！”

“国王陛下，新生儿的名字，要由其生身父亲来起。”

国王说：“王子嘛，就用祖先的名字，叫赛伊夫•穆鲁克；相爷的儿子嘛，就叫萨阿德。”

随后，国王赐予给保姆、乳娘每人锦衣一套，并叮嘱说：“要精心照料两个孩子！”

保姆和乳娘尽心尽力，两个孩子茁壮成长。两个孩子年满五岁，国王即请名师、大家教他俩识字、读书，请伊斯兰教法学家教他俩背诵《古兰经》。两个孩子年满十岁，国王请武士教他俩骑马、射箭、击剑和打马球。当年满十五岁时，赛伊夫•穆鲁克和萨阿德身强力壮，精通各门武艺，骑马术尤为超群出众。

国王眼见赛伊夫•穆鲁克王子和萨阿德长大成人，而且武艺超群，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

赛伊夫•穆鲁克和萨阿德长成二十岁的青年时，国王对宰相说：“相爷阁下，我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

宰相说：“陛下想做什么事，就请做吧！你的意见高明可行。”

“朕年事已高，老态龙钟，想躲在一个角落里，专心膜拜安拉，把王位和权力交给我的儿子赛伊夫•穆鲁克。孩子已长大成人，识文断字，武艺超群，已是为王佳期。相爷阁下，你有何意见哪？”

宰相说：“国王陛下，你的想法很好！这是个好主意！赛伊夫•穆鲁克当上国王，我就把相印交给我的儿子萨阿德。萨阿德与王子情同手足，定能很好合作共事；你我一旁观看，可以为他俩出谋划策，足可把他俩引上正道。”

“相爷阁下，请立即草拟诏书，令信使连夜送至各个地区、要塞，吩咐头领在指定的时日内赶至‘大象广场’。”

宰相法里斯立即拟就诏书，令信使立即出发，送至阿绥姆国王统治下的各个





地区、城堡、要塞的总督、头领，命令他们在诏书中指定的日期，赶至大象广场，同时通知京城居民，不论地位高下，在规定日期，一律到广场参加庆典。

一段时间过后，阿绥姆国王命令宫役们在广场中撑起圆顶大帐篷，精心装点一番，然后将国王只有在盛大节日庆典上才坐的宝椅移入大帐之中。宫役们从命，一一照办。

庆典的日子到了。这天，国王在众侍卫簇拥下步出王宫。国王吩咐传令官沿街高声呼喊："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公众们，到广场参加庆典喽！……"

国家重臣、文官武将、各地公侯相继来到大象广场，按照等级、爵位排好，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国王下令摆上筵席，人们开始吃喝，纷纷为国王祈祷祝福。国王吩咐侍卫，要他们向人们发布国王命令："公众们，谁也不要离开，国王陛下有话要讲。"

帐帘拉开，国王开始讲话："臣民们，请坐下来，听我讲话。"只见人们全都坐了下来，广场上一片寂静，大家心里的恐惧感消失一净。

国王站起来，要人们坐好，继续讲道："王公大人、国家重臣，文武官员及在座的所有臣民，你们可知道，这江山是我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吗？"

听者们异口同声回答："国王陛下，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我和你们一样，本来全都崇拜太阳和月亮。伟大安拉给我们降示了正教，把我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将我们带入了光明天地，引导我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你们要知道，如今朕年事已高，老态龙钟，体弱多病，我打算静坐在一个角落里，专心膜拜安拉，求安拉宽恕我的罪过。这是我的儿子赛伊夫•穆鲁克。你们都知道他是个好青年，口齿伶俐，聪明机敏，博古通今，品格高尚，为人正派。现在，我要把王权交给他，让他担当你们的国王，要他坐在我的宝椅上，执掌大权，发号施令，治理国家，替你们排忧解难。你们拥护我的主张吗？"

在场的人站起来，一齐向国王行吻地礼，继之异口同声说："圣上英明，我们从命！"

人们又说："大王陛下，你是我们的保护人，我们完全服从你的旨意。即使你让你的一个奴仆来当我们的国王，我们也将毫不迟疑地服从他，更何况是王太子赛伊夫•穆鲁克呢！我们一定听你的话，服从你的命令，听你的安排。我们完全拥护你的儿子赛伊夫•穆鲁克当我们的国王。"

随后，阿绥姆国王离开宝座，让赛伊夫•穆鲁克坐在宝座上，然后摘下自己的王冠，戴在赛伊夫•穆鲁克的头上，并把玉带系在王子的腰间。之后，阿绥姆国王坐在儿子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文武百官及在场的人们都站起来，向新国王赛伊夫·穆鲁克行吻地礼。礼毕，他们站在那里，相互议论说："赛伊夫·穆鲁克是当之无愧，比任何人都适于担当我们的国王。"

一时间，广场上掌声雷鸣，高声祝福新国王万事如意，长命百岁，祝新国王稳坐江山，永延帝祚。

赛伊夫·穆鲁克见官民都拥戴自己为国王，欣喜不已，随手将大把大把的金币撒向人们，向人们赐予锦衣华服。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文武百官及在场的人们都向新国王赛伊夫•穆鲁克行吻地礼。礼毕，他们站在那里，相互议论说："赛伊夫•穆鲁克是当之无愧，比任何人都适于担当我们的国王。"一时间，广场上掌声雷鸣，高声祝福新国王万事如意，长命百岁，祝新国王稳坐江山，永延帝祚。

赛伊夫•穆鲁克见官民都拥戴自己为国王，欣喜不已，随手将大把大把的金币撒向人们，向人们赐予锦衣华服。

片刻过后，宰相萨里哈站起，走上前去，向新、老国王行吻地礼，然后说："王公大人，国家重臣们，你们知道，我在阿绥姆国王登基之前，就已入朝为相了。如今，阿绥姆国王退位，让他的儿子赛伊夫•穆鲁克登上了王位。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众人异口同声说："我们一清二楚！我们还知道，宰相的祖父、父亲都是宰相，是宰相世家。"

法里斯宰相说："现在，我要退下来，让我的儿子萨阿德担任宰相。萨阿德聪明机敏，博古通今，足当大任。你们认为我的主意如何？"

众人异口同声高喊："只有你的儿子萨阿德最适于担任赛伊夫•穆鲁克的宰相；这一君一臣，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听众人这样一说，法里斯宰相摘下自己的宰相头巾给萨阿德缠上，随后将宰相案头专用笔墨放在萨阿德的面前。

群臣们说："萨阿德最适于担当宰相大任！"

阿绥姆国王和法里斯宰相走去打开宝库，向国家重臣、文武百官、王公大人及在场的所有人赠送锦衣，发放赏银，并向官员们颁发了由新国王赛伊夫•穆鲁克、新宰相萨阿德签发的新委任状。

地方官员在京城逗留一周，各自返回上任。

回到王宫，老国王阿绥姆带着儿子赛伊夫•穆鲁克和宰相的儿子萨阿德进入王宫，让管理宝库的仆人取出苏莱曼大帝赠送的戒指、宝剑和包裹，对赛伊夫•穆





鲁克和萨阿德说："孩子，你们从这些礼品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赛伊夫·穆鲁克伸手拿起戒指和包裹，萨阿德则拿起宝剑和官印。二人一前一后吻了吻老国王的手，相伴回寝宫去了。

赛伊夫·穆鲁克拿走包裹，但并没有打开，而是顺手丢在床上。赛伊夫·穆鲁克和萨阿德一起睡在那张床上。这两个人自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一张床上睡觉。宫仆为他俩铺好床，二人便上床睡觉了。尽管烛光通明，二人还是安安稳稳地进入了梦乡。

夜半时分，赛伊夫·穆鲁克从梦中醒来，发现那个包裹就在自己头旁，心想："这包裹里究竟包着什么东西呢？"

想到这里，赛伊夫·穆鲁克下了床，悄悄拿起包裹，端起一枝蜡烛，走到储藏室，将包裹打开，发现里面包着一件神制锦袍。

赛伊夫·穆鲁克摊开锦袍，看到后背里子上有一幅金线绣成的美人图，图中美人面目姣好，明艳妩媚，俏丽迷人，简直就像梦中的仙女。

眼见美人图，赛伊夫·穆鲁克神魂颠倒，深深爱上了那画中美人，旋即倒在了地上，边哭边批打自己的面颊，捶击着自己的胸脯，不时地亲吻图中的美人，且吟诵道：

初恋味甜如蜜，
不觉天命送将来。
青年一旦入爱海，
情浪激烈难耐。
恋情力大夺命，
早知决不入爱海。
无奈身已沾水，
难料结果与未来。

吟罢诗，赛伊夫·穆鲁克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边哭边批打自己的面颊，终于惊醒了萨阿德。

萨阿德醒来不见赛伊夫·穆鲁克，却见灯烛亮着，心想："赛伊夫·穆鲁克到哪儿去呢？"随即爬起来下了床，端着蜡烛，找遍宫中，最后来到储藏室，看到边哭边批打面颊的赛伊夫·穆鲁克。

萨阿德问："喂，大哥，怎么啦？你哭什么呢？出什么事啦？"





赛伊夫•穆鲁克既不答话，也不抬头，依旧哭泣、捶胸不止。

见此情景，萨阿德说："国王陛下，我是你的宰相，又是你的弟弟。你我一块儿长大，还有什么秘密不能对我讲，又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呢？"

萨阿德边行吻地礼，边好言好语相劝，足有一个时辰，赛伊夫•穆鲁克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哭泣，泪水簌簌下落。

萨阿德眼见劝说无用，走去取来宝剑，拔剑出鞘，将剑锋对准自己的胸膛，然后对赛伊夫•穆鲁克说："大哥，你如果再不把原因告诉我，我便一剑结果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不忍心再看到你这样难过的样子。"

这时，赛伊夫•穆鲁克方才抬起头来，望着萨阿德，缓慢地说："贤弟，我有心事，真是羞于启齿呀！"

"大哥，看在伟大安拉的面上，你就把心事告诉我吧！不要害羞。我是你的弟弟，又是你的宰相，情同手足，根本没有什么羞于启齿的事。不管有什么事，兄弟都能给你出主意，想办法。"

赛伊夫•穆鲁克指着袍里子上面的美人图，说："你看看这幅绣像！……"

萨阿德看那袍子里上的金丝绣美人图，仔细观赏片刻，发现丝绣美人的头上方有两行用珍珠绣成的字：

> 这是白迪阿·贾玛丽的绣像。她的父亲是舍赫亚勒·本·沙鲁赫，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位神王，如今住在巴比伦城依莱姆·本·阿德大帝的花园里。

萨阿德看过那两行字，说："大哥，你知道这画中美人是谁吗？你若知道她是谁，我们可以去找她！"

赛伊夫•穆鲁克说："不知道呀！"

"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两行字！"

赛伊夫•穆鲁克看过绣像上那两行字，若有所悟地大声喊道："哦，原来如此！"

萨阿德说："大哥，这画中人是个真人，名叫白迪阿•贾玛丽，生活在人间。我现在就去把她找来，让大哥如愿以偿。你不要再落泪了，等候国人为你效力吧！天亮之后，把商人们、穷苦人、旅行者以及那些可怜的人都请来，向他们打听那座城市的情况，但愿伟大安拉默助，有人能把我们带到阿德大帝花园中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伊夫•穆鲁克和萨阿德看见袍里子上的金丝绣美人图，知道那是巴比伦王舍赫亚勒•本•沙鲁赫的女儿，名叫白迪阿•贾玛丽，萨阿德劝赛伊夫•穆鲁克说道："……我马上就去找她，让贤兄如愿以偿。大哥，你不要哭泣落泪了，等候国人为你效力吧！天亮之后，把商人们、穷苦人、旅行者以及那些可怜人都请来，向他们打听那座城市的情况，但愿伟大安拉默助我们，有人能够把我们带到那座城市的阿德大帝的花园中去。"

次日清晨，赛伊夫•穆鲁克国王起床后，抱着神制锦袍去上朝，走进大殿，坐在宝椅上。因为他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不论是醒着，还是睡着，总把那件锦袍带在身边。

国家重臣、文官武将依次站好之后，赛伊夫•穆鲁克国王对萨阿德宰相说："宰相阁下，你告诉群臣，就说本王昨夜不曾安睡，身体不适，立即退朝。"萨阿德宰相如实传达国王的话，群臣听后，不禁愕然，纷纷退出大殿。

国王身体不适的消息传到老国王阿绥姆的耳里，老国王深感不安，随即请来大夫和星象学家，为赛伊夫•穆鲁克看病，看看新国王究竟患了什么病。大夫看过之后，为国王开了处方，配药让国王喝。

大夫们为国王赛伊夫•穆鲁克调治三个月，不见任何效果，老国王阿绥姆大发雷霆，说道："你们这些无用的庸医，难道你们没有能力看好我儿子的病？若再看不好我儿子的病，我就把你们统统送上断头台！"

首席大夫说："老国王陛下，我们知道这是您的儿子。陛下，我们为陌生人看病，尚且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不敢有丝毫疏忽，更何况是为王子看病呢？可是，王子的病很难治呀！陛下欲知儿子的病情，我们可以向陛下详谈。"

阿绥姆老国王说："我儿子患的究竟是什么病？"

"不瞒陛下，你儿子患的是单相思病呀！他所思的恋人是无法找到的。"

老国王听后，勃然大怒道："你们怎么知道他患了相思病？相思从何而来？"

"就请陛下问问萨阿德宰相吧！萨阿德宰相与国王赛伊夫•穆鲁克情同手足，





对国王的情况了如指掌。”

老国王走去问萨阿德：“孩子，你哥哥患的是什么病？你就实话实说吧！”

萨阿德说：“我不知道真实情况。”

老国王立即唤来刽子手，下令道：“把萨阿德抓起来，蒙住他的双眼，斩下他的首级！”

萨阿德一听，吓得周身打战，急忙说：“大王陛下，饶命！”

“说实话吧！”萨夫旺说。

“但求大王恕我无罪！”

“说吧！恕你无罪。”

“赛伊夫·穆鲁克恋上了一个姑娘，患的是相思病，是单相思呀！”

“他恋上了哪个姑娘？”

“一位神王的女儿。他从苏莱曼大帝送的那件礼袍上看到了一幅绣像，上面绣着一幅美人图。”

听萨阿德这样一说，阿绥姆老国王立刻走到儿子身旁，对儿子说：“孩子，你遭了什么灾难？你恋上了哪位姑娘？为何不告诉我呢？”

赛伊夫·穆鲁克说：“父王大人，在您面前，儿实在羞于启齿呀！我既无法对您讲，也不好对任何人说。如今，您既已知道了我的情况，就设法医治我的病吧！”

老国王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好想呢？假若那是人的女儿，我们总是有办法把她接来的；可是，那是神王之女，谁又能把神女娶到人间来呢？除了苏莱曼大帝，谁也爱莫能助，恐怕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孩子，不管怎样，你要振作精神，先到外面去打打猎，散散心，吃饱，喝好，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我可以给你娶来一百位美丽公主，何必单单追求那个不可得到的神女呢？他们和我们不属同类，无法交往。”

赛伊夫·穆鲁克说：“我不能舍弃神女；除了神女，我谁都不要。”

“孩子，这就难为父王了！怎么办呢？”

赛伊夫·穆鲁克说：“父亲，请把商人、旅行者们都叫来，向他们打听一下，也许安拉默助我们，他们能帮助找到巴比伦城阿德大帝的花园。”

老国王把京城中的商人、异乡客和船长们全都召进宫里，向他们打听有关巴比伦城、依莱姆花园在什么地方，但谁也说不出个究竟。

群人散去之后，有一个人对老国王说：“国王陛下，你若想了解这些情况，应该到中国去；中国是个大地方，兴许能找到一个什么能人，把陛下带往想去的地方。”



赛伊夫·穆鲁克对父王说："父王大人，给我准备一条船，让我到中国去一趟吧！"

老国王说："孩子，你还是稳坐你的宝椅，发号施令，料理国事吧！至于到中国的事，就由老父代你去吧！"

"父亲，此事与我关系密切，谁也不会像我那样全身心投入，代替不了我呀！父王让我亲自前往，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不会出什么事的。若能打听到那个姑娘的消息，也就达到了目的；如一无所获，就算旅行了一次，散了散心，得到一种安慰，平安回到你的身边，心里也就平静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伊夫·穆鲁克决计远行去寻找那位美人儿，并对父王说："父亲，此事与我关系密切，谁也不会像我那样全身心投入，代替不了我呀！父王让我亲自前往，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不会出什么事的。若能打听到那个姑娘的消息，也就达到了目的；如一无所获，就算旅行了一次，散了散心，得到一种安慰，平安回到你的身边，心里也就平静了。"

老国王望着儿子，自觉无计可施，只得满足他的要求，准许儿子远航，随即备下四十条船，精选了两千名奴仆，准备了大量钱财、物资和各种武器等。

一切准备齐全，阿绥姆老国王说："孩子，起航吧！祝你一路顺风！我把你完全托付给了伟大的安拉！"

赛伊夫·穆鲁克告别父母，率领四十只船组成的庞大船队，装足淡水、干粮、武器，扬帆出发了。他们乘风破浪，持续航行，终于达到中国海岸。

中国海城的居民听说四十条大船已经靠岸，且船上载满武器、重兵，认定是敌人来犯，目的在于围攻、抢劫，于是立即关紧城门，备好弩炮，决计奋力抵抗。

赛伊夫·穆鲁克得知这一情况，赶忙派两名贴身侍卫去见中国国王，临行前叮嘱说："你们见到中国国王，就说是阿绥姆国王之子赛伊夫·穆鲁克远道而来，打算在贵国京城作短期访问、游览，绝无交战、争斗之意。如果国王欢迎他，他便下船登岸造访；不然，他就立即调转船头，返回祖国，决不打扰中国国王，更不为京城居民增添麻烦。"

二使者下船行至城门下，对守城将领说："我们是赛伊夫·穆鲁克国王的使臣，有要事禀报中国国王。"

守将听二人这样一说，立即打开城门，把二使者带到国王面前。

中国国王名叫戈阿福，与阿绥姆国王有过交往，相互认识。他听说来者是阿绥姆国王之子赛伊夫·穆鲁克，心中不胜欢悦，立即向使臣赠送锦袍，并下令打开城门，迎接贵宾，安排接待事宜，随后亲自率领国家重臣、文官武将出城相迎。

中国戈阿福国王来到船上，见到赛伊夫·穆鲁克国王，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戈阿福国王说："欢迎贵客远道而来！我的京城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你父亲的奴仆，也是你的奴仆；来到这里，我们都听候你们的使唤。"

接待事宜安排停当，赛伊夫·穆鲁克国王率宰相萨阿德及众仆从下船上岸，然后骑马进城，眼见城郭装点一新，耳闻锣鼓喧天，欢声雷动。

赛伊夫·穆鲁克国王一行人马在中国京城小住四十天，尽享上宾待遇。

有一天，戈阿福国王看望赛伊夫·穆鲁克国王，问道："贤侄，你好哇！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赛伊夫·穆鲁克说："国王陛下，愿安拉永延帝祚，祝陛下万寿无疆！"

"贤侄，你此次远行，必有要事，你有什么需要老夫做的，一定全力效劳！"

"国王陛下，说来也难啊！我爱上了一位画中美人……"

中国国王一听，同情心油然而生，禁不住泪水潸然淌落，哭了起来。他问："赛伊夫·穆鲁克国王，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国王陛下，我想请把所有的旅行家及有旅行习惯的人给我叫来，向他们打听一下绣像上的那个人是谁，说不定有人能告诉我。"

中国国王立即派人把侍卫、助手和宫役们叫来，吩咐他们去把旅行家们全都召进宫。没过多长时间，大批旅行者聚集在戈阿福国王面前，赛伊夫·穆鲁克国王一一向他们打听巴比伦城和依莱姆花园。问遍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赛伊夫·穆鲁克感到失望，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片刻后，有一位船长说："国王陛下，要了解那座城市和花园的情况，应该到印度群岛去打听。"

赛伊夫·穆鲁克国王、萨阿德宰相听船长这样一说，立即下令备船，装上淡水，给养，告别中国国王戈阿福，率领航队扬帆，开始了驶往印度群岛的航程。

赛伊夫·穆鲁克国王和萨阿德宰相一行在海上航行了四个月，风平浪静，顺利安然。有一天，忽然海上狂风大作，波浪滔天，大雨滂沱，船只相互撞击，大部分船被撞碎，船上的人和东西相继落水，只有赛伊夫·穆鲁克国王带着几个侍从登上一条幸免于破碎的小救生船，方才保住了性命。

风停下来，雨过天晴，太阳绽露出了笑颜。赛伊夫·穆鲁克看不到大船的影子，只见蓝天与海水之间，只剩下他和几个侍从乘坐的那一叶小舟。

赛伊夫·穆鲁克国王问身边的侍从："我们那些大船在哪儿？萨阿德宰相到哪儿去了呢？"

侍从说："国王陛下，大船和小船以及船上的人都没有了，船被撞坏，人都落入海里，变成了鱼食，葬身鱼腹了。"





赛伊夫·穆鲁克一听，凄然地一声大喊："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啦！"随之，这位国王用力批打起自己的面颊，悔恨不已，恨不得自投海中，一死了之。

侍从急忙阻拦，劝说道："国王陛下，投海又有何用？这场灾祸是你自己找的；假若当初听你父王的话，何至于如此呢？不过，万事皆由安拉决定，灾难在所难免……"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五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伊夫•穆鲁克一听，凄然地一声大喊："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啦！"

随之，这位国王用力批打起自己的面颊，悔恨不已，恨不得自投海中，一死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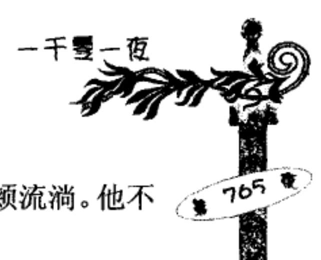
侍从急忙阻拦，劝说道："国王陛下，投海又有何用？这场灾祸是你自己找的；假若当初听你父王的话，何至于如此呢？不过，万事皆由安拉决定，灾难在所难免。陛下出生之时，星占师们就给陛下卜了一卦。星占师对你的父王说：'王子一生平安、幸福；但是，王子前半生中，或许会遇到一些风险。'星占师果然言中，陛下现在处在风险之中，陛下只有忍耐，等待安拉解救我们。"

赛伊夫•穆鲁克国王说："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万能的伟大安拉了。凡是安拉注定的事，都是难以逃脱的。"

说完，赛伊夫•穆鲁克国王吟诵道：

进退两难时，
我的心事安拉全知。
忧愁究竟从何来，
我却不得知。
人们必将晓得，
我苦苦忍耐着一事；
此事不胜苦，
简直无力支持。
此事灼热甚，
胜过炭火燃炽。
命运全交给安拉，
因我无计可施。





赛伊夫·穆鲁克吟完诗，随之陷入了忧思之中，泪水如注，顺着两颊流淌。他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一个时辰过去，赛伊夫·穆鲁克醒来，要了一些东西，吃了个足饱。小船载着他们继续漂游在大海上，任风浪吹打，不知将把他们推向何处。就这样，他们在大海上挣扎了几天几夜，干粮吃完了，正陷于饥饿、恐慌之时，忽见远处出现一座海岛，大家的脸上这才绽露出了一丝喜悦神色。

风把他们的小舟推向那座海岛，他们把小船停泊在海边，下船上岸，仅留下一个人看着小船。他们登上那座海岛，只见那里遍生果树，水果种类繁多，大家纷纷摘果子充饥。

就在这时，他们突然看见两棵大树之间坐着一个人，长长的脸，形容奇异，长长的胡须和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那个人高声喊着赛伊夫·穆鲁克的一个仆人的名字，说："喂，不要吃那些果子，那些果子还没有成熟！来呀，到我这里来，我让你们吃熟果子！"

那个侍从扭脸望去，以为那是一位落水的同伴爬上这座海岛，因此感到高兴，便向那个人走去。可是，那仆从怎么能知道幽冥之事，又如何能晓得命运是怎样为他安排的呢？他刚一走近那个白胡子老头儿，那老头儿便纵身一跳，骑到了他的肩膀上，一条腿死死地缠住了他的脖子，另一条腿搭在他的背上。

原来那白胡子老头儿是个魔鬼。那魔鬼对他说："你就是我的驴子！你逃不掉了，背我走路吧！"

那侍从高声呼唤自己的同伴，边哭边说："主公啊，你们赶快出来，逃离这个地方吧！这个人骑在了我的脖子上，他也会骑在你们的脖子上的，你们赶快跑吧！"

赛伊夫·穆鲁克及其侍从听到同伴的哭喊声，立即逃离那里，向海边跑去，然后登上小船，划向海中。

这时，魔鬼的同伴也追到了海边，高声喊着："你们不要走！你们来吧，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骑在你们的背上吧！我们给你们吃的，给你们的喝的，让你们当我们的驴子！"

听魔鬼这样一说，赛伊夫·穆鲁克令侍从急速划船离岛而去。

赛伊夫·穆鲁克和几个仆从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又看见一座岛屿，随即登了上去。他们登上岛去，只见那里树木繁茂，水果种类繁多。他们摘野果充饥，饮溪水解渴。

正在这时，他们发现远处出现一种东西，闪闪发光，于是走了过去。走近一看，发现那是个人，形容丑陋，像一根银柱子，横躺在地上。一侍从上前踢了一脚，





只见那个人睁开一对大眼，生着一个八瓣裂头和一对大耳朵；睡觉时，一只耳朵垫在头下，另一只盖在脸上。那个怪人被踢了一脚，立即站起来，将踢他的那个侍从抓住，随后带入岛上的林中。

到了林中，只见那里聚集着一群妖魔，正在那里吃人肉。

那侍从立即高声大喊："伙伴们，赶快逃命吧！这是个魔鬼岛，他们吃人肉，喝人血，他们要把我吃掉啦……"

赛伊夫•穆鲁克听到侍从的喊声，呼唤侍从们立即逃往船上。这一次他们一点儿水都没来得及带走。船离开岸边，又开始了海上漂游……

他们漂泊了几天几夜。有一天，突然前方出现一座小岛，岛上山高林密，他们心中高兴，奋力把小船划到岸边，爬上果树，摘果子以填饥腹。

他们正在摘野果时，忽见林中走出一帮巨人……

巨人们身材高大，足有五十腕尺，锯齿獠牙。

他们仔细留心望去，但见一个巨人坐在石头上，下面垫着一块黑毡，周围有许多黑大汉伺候他。黑大汉们走来，将赛伊夫•穆鲁克及其侍从抓去，带到那个巨人面前，禀报说："大王陛下，我们从树上捉来了几只小鸟……"

原来坐着的那个巨人就是他们的国王。那国王已经饿得厉害，立即吩咐大汉，把赛伊夫•穆鲁克的两个侍从宰掉，吃了下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他们正在摘野果时，忽见林中走出一帮巨人……巨人们身材高大，足有五十腕尺，锯齿獠牙。

他们仔细留心望去，但见一个巨人坐在石头上，下面垫着一块黑毡，周围有许多黑大汉伺候他。黑大汉们走来，将赛伊夫·穆鲁克及其侍从抓去，带到那个巨人面前，禀报说："大王陛下，我们从树上捉来了几只小鸟……"

原来，坐着的那个巨人就是他们的国王。那国王已经饿得厉害，立即吩咐大汉，把赛伊夫·穆鲁克的两个侍从宰掉，吃了下去。

眼见此景，赛伊夫·穆鲁克惊恐不安，泪流满面，凄然吟诵道：

灾难接踵而至，
竟与我交上了朋友。
起初相互瞪眼，
如今结伴走。
俗语祸不单行，
我遇到了千苦万愁。

赛伊夫·穆鲁克吟完，一阵长叹，然后又吟诵道：

时令放利箭，
屡屡射中我魂。
羽箭竟堆成被子，
蒙盖着我的心。
倘使箭再射来，
箭将碰箭碎箭身。





巨人国国王听见赛伊夫·穆鲁克哭泣，还以为他在唱歌，于是说："这些鸟儿会唱，声音悦耳，我很喜欢听。把他们关在笼子里，一只笼子放一只。"

黑大汉们立即动手，将赛伊夫·穆鲁克及其剩余的侍从各关在一个笼子里，挂在大王的头上方，供国王听赏。赛伊夫·穆鲁克及其侍从在笼子里由黑大汉们给食饮水。他们时而哭，时而笑，时而说话，时而沉睡；巨人国王则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发出的声音。

赛伊夫·穆鲁克及其侍从们就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巨人国王有个女儿，已经出嫁，婆家在另一个岛上。她听说父王抓住几只鸟，啼鸣声甚是悦耳，便派人来向父王索要。父王就把赛伊夫·穆鲁克及其三个侍从连同四个笼子让来者给女儿提回去。那位公主见到笼子，喜不自禁，令仆人将之挂在自己的头上方，静静欣赏。

赛伊夫·穆鲁克眼见自己落入这步田地，想到自己昔日的荣华富贵，禁不住哭了起来；随之，三个侍从也哭了起来。公主听后，以为他们在歌唱，听得兴致勃勃。每逢有客从埃及或其他地方来，公主总是热情接待，在她那里享受很高的礼遇。也许是安拉有意安排，让赛伊夫·穆鲁克来到她的面前。公主见赛伊夫·穆鲁克容貌俊秀，体态匀称，便令仆人们好好款待他。

有一天，公主与赛伊夫·穆鲁克单独在一起，公主要求他与自己交欢，赛伊夫·穆鲁克断然拒绝，并且说："太太，我是异乡人。我只爱我所爱的人，决不与他人交欢。"公主再三挑逗，赛伊夫·穆鲁克无动于衷。公主耍尽手腕，均未能接近赛伊夫·穆鲁克。公主感到无计可施时，开始对赛伊夫·穆鲁克及其侍从大发雷霆，喝令他们伺候自己，给她送柴送水。赛伊夫·穆鲁克和他的三个侍从如此生活了四年，已感疲惫不堪，随后派侍从求公主放他们走，让他们摆脱这种劳役。

公主得知他们要走，派人把赛伊夫·穆鲁克叫到面前，对他说："你若同意与我欢乐一次，我就放你走，让你平安回国，且让你满载而归。"

公主再三哀求，赛伊夫·穆鲁克就是不答应，致使公主大怒，转身离去。赛伊夫·穆鲁克继续在那座岛上当奴隶。当地居民都认为他们是公主养的鸟儿，故而谁也不敢伤害他们半根毫毛。

公主对他们很放心，自以为他们逃不出那座岛，因此平时不大问他们的去向，他们一出去就是两三天时间，走遍岛的各处，拾了柴禾送回公主的厨房。他们就这样又苦苦挣扎了五年。

有一天，赛伊夫·穆鲁克和他的三个侍从坐在海边上，谈论他们的处境。赛伊夫·穆鲁克想到自己和侍从被困在这座岛上，想起了父母亲以及好兄弟萨阿德，回忆起往日自己所享受的富贵荣华和尊严，禁不住心中难过万分，泪水簌簌下落，继





之号啕大哭不止。侍从们见自己的国王落泪，也跟着哭了起来。他们对赛伊夫•穆鲁克说："国王陛下，我们要哭到什么时候呢？遭难之时，泣哭落泪又有何用呢？这些灾难都是安拉安排的，我们无法逃脱；这正是天命难违，人力无可奈何，我们只有忍耐，也许有一天会得安拉解救的。"

赛伊夫•穆鲁克说："兄弟们，我们有什么办法摆脱这个可恶女人的纠缠呢？依我之见，我们只有等待安拉解救我们了。不过，我有个办法，我们要设法逃走；只有逃走，才能挣脱这种劳役。"

"国王陛下，这个岛上到处都有吃人的魔鬼，我们怎能逃脱得掉呀？我们不论跑到哪里，他们都会把我们抓住；到那时候，不是把我们吃掉，就是把我们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听凭公主对我们发脾气，让我们受更大的苦吗？"

"我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我给你们制作一种东西，但愿安拉默助我们借之逃离这个岛屿。"

"制作什么呢？"

"我们先砍些大树，剥下树皮，拧成绳索，把木头用绳索捆成木筏子，做几个木桨，放入水中；再采上足够吃的果子，装上木筏，我们就可以划着它逃命。伟大安拉是万能的，但愿安拉能用这个办法拯救我们，使我们一帆风顺，安全航抵印度，彻底摆脱这个恶女人的折磨。"

"这个办法好！"三个侍听后，兴高采烈，欣喜若狂。他们立即开始伐木，有的剥树皮，有的搓绳子，有的捆木头，整整忙碌了一个月时间，终于把木筏造成了。白天造木筏，傍晚时分方才背着一些柴火送到公主的厨房。

木筏造成了，他们将之放在海里，又采了许多果子。一切准备停当。

一天傍晚，他们悄悄登上木筏子，荡起木桨，开始了海上航行。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伊夫·穆鲁克和他的仆从整整忙碌了一个月时间，终于把木筏造成了。白天造木筏，傍晚时分方才背着一些柴火送到公主的厨房。

木筏造成了，他们将之放在海里，又采了许多果子。一切准备停当，一天傍晚，他们悄悄登上木筏子，荡起木桨，开始了海上航行。

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四个月，不知道木筏带着他们漂向何方。他们带的水果和干粮全部吃完，处于极度饥饿和干渴之中。忽然，海浪汹涌，大浪翻滚，但见一条巨大鳄鱼向着木筏冲来，张开大嘴，将赛伊夫·穆鲁克的两个侍从衔走，旋即吞下肚去。

眼见此情此景，赛伊夫·穆鲁克惊恐不已，哭了起来。木筏上只剩下赛伊夫·穆鲁克国王和他的一个侍从，俩人急忙划着筏子逃离了那鳄鱼出没的地方。这一主一仆划着筏子，继续航行。一天，眼前出现一座大山，高耸入云，二人感到欣喜。不一会儿，一座海岛出现在眼前，主仆奋力划去。刚想登岸去。这时，忽见海水翻滚，波浪汹涌，随之一条鳄鱼探出头来，将赛伊夫·穆鲁克唯一的侍从叼走，吞下肚去。木筏子上只剩下赛伊夫·穆鲁克一个人了。

赛伊夫·穆鲁克急忙把木筏划到岸边，登上海岛，爬上山去，但见那里有一片树林。赛伊夫·穆鲁克进到林中，边走边摘野果吃。走着走着，忽见一棵树上有二十多只猴子，个头比驴还要大。眼见这种情景，赛伊夫心中不胜惊惶。片刻后，猴子从树上下来，把赛伊夫·穆鲁克包围起来，示意他跟它们走。

赛伊夫·穆鲁克心中惊惶，但又不敢不跟猴子们走，只得跟在猴子们身后，来到一座城堡。走进城堡一看，只见那里摆放着许多珍珠、宝石，琳琅满目，多不胜数。城堡里坐着一位青年，身材修长，还没长胡子。

赛伊夫·穆鲁克看见那个小伙子，似乎双方都有一种亲切感，因为那是城堡中绝无仅有的一个人。

小伙子看见赛伊夫·穆鲁克，喜不自禁，忙问："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你是怎样来到这个地方的呢？请告诉我，什么也不要瞒我。"





赛伊夫·穆鲁克说："凭安拉起誓，我本不想到这里来，而且这里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只有走过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的目的何在呢？"

"我叫赛伊夫·穆鲁克，从埃及来，父亲是萨夫旺国王……"

接着，赛伊夫·穆鲁克把自己的经历向青年讲了一遍。

青年走去伺候赛伊夫·穆鲁克，并且说："国王陛下，我不久前还在埃及，听说你到中国去了。这里不是中国，这里怎么能和中国相比呢？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呀！"

"你说得很对！不过，我已去过中国，又从中国航行到了印度。不幸的是，我们的船在海上遇到了狂风巨浪，把我们的船只全部撞沉了……"

赛伊夫·穆鲁克把自己在海上的历险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最后说："经历了这么多危险，才来到了你们这个地方。"

"国王陛下，你经历的磨难真是太多了。赞美伟大安拉，护佑你平安来到了这里。你就在这里住下，我和你在一起呆一辈子。你就留在这里，当这里的国王吧！这个海岛很大，无边无沿。这里的猴子都是能工巧匠；你要什么，它们就能给你做什么。"

"兄弟，我达不到目的，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的。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我将走遍天下，纵然客死在异乡，也在所不辞。但愿安拉助我一臂之力，让我如愿以偿。也许我会走到某一个地方，客死异乡。"

青年向一只猴子使了个眼色，那只猴子离去片刻，带着几只猴子进来，一个个束着腰带，端着一盘盘美味，约一百只金盘、银盘，盘中菜饭品种齐全，色鲜味香。猴子们站在周围，就像伺候国王那样周到礼貌。

青年示意让侍卫坐下，只见担任侍卫的那些猴子坐了下来，而负责招待的猴子们依旧在一旁站立。他们吃饱之后，猴子送来金盆和金水壶，让宾主洗手。

片刻后，猴子们送来杯盏、美酒，四十种酒器中各盛一种美酒。宾主边饮酒，边欣赏猴子们唱歌、跳舞和杂耍。

赛伊夫·穆鲁克眼见猴子会唱会跳，把背井离乡、屡经磨难、九死一生的旅行忘到脑后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示意让侍卫坐下，只见担任侍卫的那些猴子坐了下来，而负责招待的猴子们依旧在一旁站立。青年和赛伊夫•穆鲁克吃饱之后，猴子送来金盆和金水壶，让宾主洗手。

片刻后，猴子们送来杯盏、美酒，四十种酒器中各盛一种美酒。宾主边饮酒，边欣赏猴子们唱歌、跳舞和杂耍。

赛伊夫•穆鲁克眼见猴子会唱会跳，把背井离乡、屡经磨难、九死一生的旅行忘到脑后去了。

夜幕降临，猴子们燃点起蜡烛，插在金银蜡扦上。随后，端来水果，大家吃了起来。入睡的时间到了，猴子们给他们铺好床，宾主安然进入梦乡。

第二天清晨，青年照例起床，唤醒赛伊夫•穆鲁克，对他说："你探头看看窗外有什么东西吧！"

赛伊夫•穆鲁克探头一看，只见满山都是猴子，不计其数，多不胜数，不禁惊奇万分，随口问道："这么多猴子，真是铺天盖地呀！猴子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集聚在这个地方呢？"

青年说："这是猴子们的习惯。岛上的所有的猴子都来了，有的要走两三天的路才能走到这里。每星期六，猴子们都要到这里来，等候我醒来，探出头去，望望它们。它们看见我，向我行礼问安，然后各自回返，忙自己的活计去。"说罢，青年探出头去，只见那些猴子看见他，立即一起向他恭恭敬敬行吻地礼；礼毕，各自离去。

赛伊夫•穆鲁克在青年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然后告辞离去。青年派了一百只猴子为赛伊夫•穆鲁克送行，一路照顾、伺候他；七天后，把他送到了另一座岛上，然后告别，回到自己的岛上。

从此，赛伊夫•穆鲁克开始独自登山冈、越荒野……赛伊夫•穆鲁克整整跋涉了四个月时间，饿一日饱一日，时吃野菜，时食野果。他不禁后悔自己离开那位青年而自找苦吃。

赛伊夫•穆鲁克想回青年那里，不期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心想："莫非那是





一座黑城，还是别的时光内的东西？不能回返，我要进去看看，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当他走近那个黑影时，发现那是一座巍峨宫殿。那座宫殿是努哈之子雅福斯建的，是伟大安拉在《古兰经》中曾多次提到的宫殿。经文中说：“有许多城市居民不义，而我毁灭他们，地上屋顶尚存，并且有若干被遗弃的水井和被建成的大厦[1]。”文中提及的“被遗弃的水井和被建成的大厦”就在那里。

赛伊夫•穆鲁克坐在宫殿门口，心想：“这宫殿内究竟有什么呢？哪位君王住在里面？谁又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里面住着人，还是妖？”

赛伊夫•穆鲁克在那里坐着思考了一个时辰，不见一个人出入。他站起来走了过去，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了安拉。走过一道长廊，进入宫殿，仍未见到一个人。他看见右侧有三道门，前面有一道门，门上挂着门帘。赛伊夫•穆鲁克走上前去，掀开门帘，抬头一看，只见那里是一个大厅，地上铺满地毯，当中放着一把金椅子，上面坐着一位姑娘。他仔细端详那位姑娘，但见她秀目含娇，天生丽质，体态婀娜，明艳动人，似出水芙蓉，像天空皓月。姑娘身着艳丽服装，就像洞房花烛之夜的新娘。宝椅前摆放着四十桌筵席，金银盘中盛满各种美味佳肴。

赛伊夫•穆鲁克走上前去，向姑娘问安。姑娘回礼之后，问道：“你是人，还是妖？”

赛伊夫•穆鲁克回答道：“我是人。我是国王。我父亲也是国王。”

“你想要什么？你先吃饭吧，然后再把你的事情从头到尾讲给我听。你要告诉我，你是怎样来到这里的？”

赛伊夫•穆鲁克饿得厉害，走上前去，揭开盖在餐盘上的丝帕，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肚子饱了之后，洗过手，方才走到姑娘的宝椅旁，坐了下来。

姑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从何处来？是谁把你送到这里来的？来此有何事？”

赛伊夫•穆鲁克说：“我的事嘛，说来话长啊！”

“你就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从何而来？为何到此处来？”

“你先把你的情况给我谈谈吧！你是何人？你叫什么名字？谁把你送到这里来的？你为何独自坐在这里呢？”

姑娘说：“我叫道莱特•哈图妮，是印度国王的女儿。家父住在萨朗迪布城。我父亲有一座漂亮的大花园，在印度及其周边国家，再没有比那更漂亮的花园了。花园中有个大水塘。有一天，我带着宫女进入大花园，走到水塘边，下到水里，开心地戏水玩耍。我们正玩得快活时，忽见一种颇似乌云的东西降落而下，只觉得一个飞

[1] 《古兰经》“朝觐章”第45节。





魔抱起我，展翅飞上天空。”

说到这里，公主道莱特•哈图妮稍稍停顿，然后接着说：“那飞魔对我说：‘喂，道莱特•哈图妮，你不要害怕，只管放心就是了！’时隔不久，那飞魔带着我降落在这座宫殿中。片刻后，那飞魔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衣冠楚楚，英俊潇洒。他问我：‘你认识我吗？’我回答：‘先生，我不认识你。’他说：‘我是艾兹莱格国王的儿子。家父是位魔王，住在盖勒兹姆城堡。他手下有六十万飞魔和潜水妖精。我正在飞行时无意中看见了你，一见钟情，便落下去，将你抢来，带入这座宫中。这座宫殿就是我的住处，没有一个人能到这里来，也不会有任何妖精来。从印度到这里，要走一百二十年时间。因此，我相信你再也看不到你父王的国家了。你就放心地住在这里吧！你需要什么，只管说就是。’王子说完，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亲吻我，还对我说：‘你安心呆在这里，什么也不要怕！’……”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六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印度国王的女儿道莱特•哈图妮对赛伊夫•穆鲁克说："那个美男子对我说：'从印度到这里，要走一百二十年时间。因此，我相信你再也看不到你父王的国家了。你就放心地住在这里吧！你需要什么，只管说就是。'王子说完，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亲吻我，还对我说：'你安心呆在这里，什么也不要怕！'说完之后，他转身离去。一个时辰过后，他送来桌子、椅子、地毯和床上用品等物。他每逢星期二才来这里，和我一道进餐，和我拥抱亲吻。但是，王子不曾挨过我的身子，我至今仍像伟大安拉创造我时那样，是个处女。我的父王名叫塔吉•穆鲁克。他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不知我现在何处。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谈谈自己的情况吧！"

赛伊夫•穆鲁克说："我的情况，说来话长啊！我怕说的时间太久，魔王王子会来这里。"

"你来之前一个时辰，那魔怪才走的；不到星期二，他是不会来的。你坐下，放心地讲就是了！把你的情况从头到尾给我详细讲一讲！"

"遵命！"

赛伊夫•穆鲁克随即从头讲起，一直讲到画中美人白迪阿•贾玛丽。

这位印度公主听赛伊夫•穆鲁克提到白迪阿•贾玛丽的名字，不禁泪如泉涌。公主说："白迪阿•贾玛丽，原来是你呀！白迪阿•贾玛丽，这么长时间，难道你不曾想起过我？莫非你不曾问起道莱特•哈图妮姐姐到哪里去了？"公主话未说完，伤心地哭了起来，痛惜白迪阿•贾玛丽不曾想起她。

赛伊夫•穆鲁克一惊，问道："公主，你是人，白迪阿•贾玛丽是精灵，她怎会是你的妹妹呢？"

公主说："我和白迪阿•贾玛丽是吃一位母亲的奶长大的。我与她情同手足。一天，我母亲到园中赏花，不料阵痛来临，随后分娩，在花园里生下了我。就在同时，白迪阿•贾玛丽的母亲也在花园中，带着宫女赏花，不料阵痛来临，也在花园里生下了一个女婴，那就是白迪阿•贾玛丽。白迪阿•贾玛丽的母亲派人来找我的





母亲，要吃的和分娩所需要的东西，我母亲立即派人送去了她所需要的一切，并请她到父王的宫中来。她抱着白迪阿•贾玛丽来到我母亲身边，我母亲开始给白迪阿•贾玛丽喂奶。白迪阿•贾玛丽跟着她母亲在家父花园中住了两个月时间，方才离去回国。临走时，我母亲给她和她的母亲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对她的母亲说：'日后你有什么事，只管到我这里来。'自那时起，白迪阿•贾玛丽每年都跟着她母亲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赛伊夫•穆鲁克，假若我在母亲那里，我能在我们的国家看见你，而且能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一定设法让你如愿以偿。可是，我身居此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假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一定能想办法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只能把一切托付给伟大的安拉了。"

赛伊夫•穆鲁克说："走吧！我们一道逃离这里，到安拉给我们安排的地方去吧！"

"我不能逃呀！说真的，我们即使走上一年时间，魔王之子用一个时辰时间，便可追上我们，将我们置于死地。"

"我可以藏在一个地方，等他追来时，我就一剑把他杀死。"

"你杀不死他，除非先杀死他的鲁合，才能杀死他的躯体。"

"他的鲁合在什么地方？"

"我问过多次，他就是不告诉我。有一天，我苦苦哀求再三，结果他对我大发雷霆，怒道：'你多次问我灵魂何处，目的是什么？'我对他说：'哈帖木，在我的心里，除了安拉，就是你了；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要拥抱你的鲁合。如果我不保护你的鲁合，不把你的鲁合放在眼里，你离开之后，我怎么生活呢？我得知你的鲁合在哪里，我就可以像保护我的眼珠一样保护你的鲁合。'他对我说：'我出生时，占卜师们曾说，我的鲁合将死于一位人王之子手里。因此，我把自己的鲁合放在一只鸟嗉子里了。鸟被关在一个盒子里，盒子放在匣子里，匣子放在七层套匣中，套匣放在七层套箱中，套箱放在石柜中，石柜沉在深海里；那深海离人居之地很远很远，谁也无法到那里去。我把秘密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是你我之间的秘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印度国王的女儿道莱特·哈图妮对赛伊夫·穆鲁克讲到妖魔哈帖木的情况，她说："他对我说：'我出生时，占卜师们曾说，我的鲁合将死于一位人王之子手里。因此，我把自己的鲁合放在一只鸟嗉子里……谁也无法到那里去。我把秘密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是你我之间的秘密。'我听后，对他说：'除了你，谁也不到这里来，我能告诉谁呢？'我对他说：'凭安拉起誓，你已把灵魂放在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里，谁也不能到那里去，人又怎么能去呢？就算占卜师们说得对，人怎么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呢？'他听后，对我说：'说不定会有人来。'我问：'谁？'他说：'手指上戴着苏莱曼那枚戒指的人。他来到这里，只要把戴戒指的手放在水面上，说一声'以圣名起誓，某某灵魂出来吧'，那石柜就会浮出水面，继之他可以砸开一层层柜子、套箱、套匣，取出盒子，抓住鸟，将鸟掐死，我的鲁合也就亡于他的手里了。'"

听完公主这番话，赛伊夫·穆鲁克说："这个戴苏莱曼戒指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呀！我就是人王之子；苏莱曼神戒就戴在我的手指上。公主，我们到海边去，验证一下他的话是真是假吧！"

二人站起身来，向海边走去。二人来到海边，道莱特·哈图妮公主站在海边上，赛伊夫·穆鲁克下到海水中，把戴着戒指的手放在水面上，随口念叨："凭神戒上的圣名和咒符起誓，凭苏莱曼大帝起誓，艾兹莱格国王之子的鲁合出来吧！"

话音未落，海水翻腾，石柜果然浮出水面。赛伊夫·穆鲁克把石柜推到岸边，砸开石柜的多层箱匣，取出盒子，抓住那只鸟，回宫殿去了。

二人坐上椅子，忽见烟尘飞扬，登时弥漫宫殿，并听到有人高喊道："王子殿下，千万不要杀我！我愿作你的奴仆，一定让你如愿以偿！"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说："那魔王之子来啦！快把鸟掐死，以免妖魔进到宫中，把你杀死，然后要我的命！"

赛伊夫·穆鲁克使劲一掐，那只鸟即无常，魔王之子顿时跌落在地，变成一堆黑灰。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说："我们终于摆脱了这个恶魔的纠缠，我们自由了！下





一步怎么办呢？”

赛伊夫•穆鲁克说：“赞美安拉，使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

说罢，赛伊夫•穆鲁克走去摘下十几扇宫门，那些宫门全都是用檀香木或沉香木做的，上面钉着金钉或银钉。随后，他找来丝绸、锦缎，搓成绳子，将一扇扇门相互捆绑连接起来，做成了一个木筏子。接着，赛伊夫与公主一道将木筏推到海里，用缆绳把木筏子拴在岸边。之后，二人回到宫里，把金银盘子、珍珠宝石、细软及便于携带之物，全部放在木筏子上，随后二人坐上去，用木板当桨，解开缆绳，便开始了海上航行。

他俩坐着木筏在海上漂泊了整整四个月时间，所带干粮都已吃光，不禁心中惆怅万分，频频祈求安拉解救他们。

海上漂泊期间，赛伊夫•穆鲁克睡觉时，总让道莱特•哈图妮公主睡在自己的背后，将一口锋利的宝剑横在二人之间。

一天夜里，赛伊夫•穆鲁克熟睡着，而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却醒着。碰巧那木筏子漂近岸边，进入一个码头。那个码头上停泊着许多条船。道莱特•哈图妮公主望着那里停泊的许多条船，听见一个人在与水手们谈话；听起来，那个人显然是船长。她从船长的话语中，知道那是城市的港口，故断定那是个有人烟的城市，心中感到高兴，随即把赛伊夫•穆鲁克叫醒。

公主说：“赛伊夫•穆鲁克，你去找一位船长打听一下，问问这个城市、海港叫什么名字！”

赛伊夫•穆鲁克走去，兴高采烈地找到一位船长，问道：“兄弟，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这个海港叫什么名字？这里的国王叫什么名字？”

那位船长说：“好一个呆钝的美男子！你连这座城市和码头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就来到了这里了呢？”

“我是外乡人。外出经商，乘坐的船被风浪打翻，全部货物和乘客落水，我有幸抓住一块木板，才得以漂泊到这个地方。因此，我这样问你，并不奇怪。”

“这座城市叫马利亚，港口名叫克米巴林。”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听船长这样一说，欣喜难抑，随口说：“万赞归主！”

赛伊夫•穆鲁克问公主：“你为什么这样高兴？”

“喂，赛伊夫•穆鲁克，我们有救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听船长说那是克米巴林港，欣喜不已，随口说："万赞归主！"

赛伊夫·穆鲁克问公主："你为什么这样高兴？"

"喂，赛伊夫·穆鲁克，我们有救了!这里的国王就是我叔父，名叫阿里·穆鲁克。"

"如此之巧？"

"你问问船长，该城的主人是不是阿里·穆鲁克。"

赛伊夫·穆鲁克走去一问，船长勃然大怒：

"你说你是外乡人，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谁能把该城的主人大名告诉你？"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听到船长的声音，认出那就是父王手下的一名将领，名叫穆仪丁；原来他正是奉了印度国王之命，出来寻找道莱特·哈图妮公主的，终于来到了公主叔父的这座城中。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对赛伊夫·穆鲁克说："你去对船长说：'喂，穆仪丁，到这里来，公主有话对你讲！'"

赛伊夫·穆鲁克走去把公主的话重复了一遍，那船长怒不可遏，骂道："狗东西，你是什么人，胆敢直呼本人的大名？"

船长转过脸去，对水手们说："给我拿棍棒来，把这个家伙的脑袋敲碎！"

船长提着棍子，向赛伊夫·穆鲁克走去。走近一看，发现旁边停着一只木筏子，上面放满了金银宝贝，不禁吃了一惊。他仔细看，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坐在上面，急忙说："小伙子，你这里……"

赛伊夫·穆鲁克说："我这里有位姑娘，名叫道莱特·哈图妮。"

船长听见公主的名字，知道自己已找到了国王的女儿，一时高兴，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船长苏醒过来之后，随即离开港口，向城中走去。他急匆匆来到王宫门口，说有要事见国王。

守门人立即将船长带到国王面前，船长向国王行过吻地礼，然后说："报告陛





下，大喜来临！”

“喜从何来？”国王问。

“陛下的侄女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已到本城。公主现在一条木筏子上，有一位漂亮小伙子陪伴着。”

国王一听说侄女来到了本城，欣喜难抑，即令赠予船长锦袍一身，下令装点城郭，张灯结彩，准备迎公主进城，庆祝公主平安返回家园。

国王派出庞大欢迎队伍，让公主和赛伊夫·穆鲁克坐在象轿上，隆重迎进宫中。

紧接着，国王修书给胞兄，令信使快马加鞭送去，报告侄女已在自己的京城。国王见到他俩，向二人问安，祝贺他俩平安抵达京城。道莱特·哈图妮公主的父王塔吉·穆鲁克得知女儿的消息，立即带领众多人马，来到胞弟阿里·穆鲁克的京城。

塔吉·穆鲁克见到女儿，喜泪纵横。

塔吉·穆鲁克在胞弟阿里·穆鲁克那里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带着哈图妮和赛伊夫·穆鲁克返回萨朗迪布城。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进到父王宫中，母后早已在那里迎接，为女儿平安回来感到欣喜万分，喜泪浸湿了衣衫。

国王立即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宫里宫外，盛况空前，歌声飞扬，乐声不断，如同节日，热闹了一整天。

塔吉·穆鲁克国王热情款待赛伊夫·穆鲁克，对他说：“赛伊夫·穆鲁克，你为我办了一件大事，救出了我的女儿，功劳非同一般，我无法报答你，只有世界之主才能报答你。不过，我想让你取代我，我退位之后，让你登上印度国王宝座，治理这个国家。我将把我的国库、奴婢，全部作为礼物送给你。”

赛伊夫·穆鲁克恭恭敬敬地向国王行吻地礼，衷心感谢国王的美意。他说：“尊敬的国王陛下，你给我的厚礼，我全收下；现在，我再将它全部回赠给陛下，切望陛下笑纳。国王陛下，我无意要王权，也无心要财产，只有一个愿望，还求国王满足我。”

“赛伊夫·穆鲁克，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让你如愿以偿；你要什么，只管拿去，不必同我商量。安拉会替我报答你的恩情的。”

“安拉使大王陛下荣华富贵，长命百岁。我既不要王权，也不贪钱财，只想使自己的意愿得以实现。我现在想游览一下这座城市，看看街貌、市场。”

听赛伊夫·穆鲁克这样一说，塔吉·穆鲁克国王立即令宫仆牵来一匹宝马。赛伊夫·穆鲁克纵身上马，穿过大街，向市场走去。他骑在马上，不时地左右观看。他忽见一青年，手里拿着一件斗篷叫卖，呼喊着：“十五第纳尔，十五第纳尔！”



赛伊夫·穆鲁克仔细端详那个小伙子，发现很像他的宰相萨阿德兄弟；其实，那就是萨阿德，只不过是因为长时间漂泊异乡，再加上旅途艰辛，形容稍有变化，一时认不清楚罢了。赛伊夫·穆鲁克对侍卫说："把那个小伙子叫来，我有话问他。"

赛伊夫·穆鲁克又说："你们把他带到宫中，让他在我的房间里休息，等我游览回来再问他话。"

侍卫们误会了，以为赛伊夫·穆鲁克要他们把青年抓来，然后将之投入牢房里。他们说："也许这是主公的一名奴仆，私自逃走了。"

他们抓住那个青年，随后将之送进了监牢，给他戴着镣铐，让他坐在牢中。

赛伊夫·穆鲁克游览市容回来，把他的宰相萨阿德忘了个一干二净，也没有一个人再向他提及那件事。

宫役们带领牢中的囚犯们去干苦力活，也把萨阿德带去和囚犯们一起干活，终日周身泥土。

萨阿德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不时地回想自己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把我关在牢里，让我干苦力活呢？"

赛伊夫·穆鲁克却整日舒舒适适，沉浸在欢乐之中。一天，他突然想起在街上抓的那个小伙子，遂问侍卫："那天你们抓来的那个卖斗篷的小伙子呢？"

侍卫说："你不是说让我们把他投入监牢之中吗？"

"我没有对你们这样说呀！我是说你们把他带回宫中我所住的房间。"

说罢，侍卫们立即走去，将一个戴着镣铐的小伙子带到赛伊夫·穆鲁克面前。赛伊夫·穆鲁克问："小伙子，你从哪里来？"

"我从埃及来。"小伙子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萨阿德，是埃及宰相法里斯的儿子。"

听小伙子这样一说，赛伊夫·穆鲁克随即令侍卫取下镣铐，上前抱住萨阿德，高兴得哭了起来。赛伊夫·穆鲁克说："我的贤弟，萨阿德，赞美安拉，你还活在人间，我还能看见你！我是赛伊夫·穆鲁克，阿绥姆国王的儿子！"

萨阿德一听，立即认了出来，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抱头痛哭起来，致使在场的人惊奇不已。

随即，赛伊夫·穆鲁克即令侍卫带萨阿德洗澡更衣。

萨阿德洗罢澡，换上漂亮衣服，来到赛伊夫·穆鲁克面前，赛伊夫·穆鲁克让他坐下。

塔吉·穆鲁克得知赛伊夫·穆鲁克与萨阿德在异乡巧遇，高兴极了，立即走来





看望，三个人坐在一起，兄弟俩从头到尾讲述自己的奇异经历。

赛伊夫•穆鲁克问："萨阿德贤弟，你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呢？"

萨阿德开始讲述自己遭遇的磨难……

说来真是话长啊！

赛伊夫•穆鲁克大哥，我们的船被撞破之后，侍从们相继落水，我和几个侍从抓住一块船板，方幸免于丧命。

我们抱着那块船板，在海上漂游了一个月时间，之后被风浪推到一座岛边，好容易才爬上了岸。当时，我们又渴又饿，到了岛上，穿行在林木之间，只能靠摘野果充饥。

一次，我们正在吃野果时，突然看见一帮魔鬼似的人朝我们扑来，然后骑在我们的肩上。他们对我们说："驮着我们走吧！你们都变成了我们的驴子。"

我问骑着我的那个人："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骑在我的脖子上？"

那个人听我这样一问，便用一条腿使劲地夹我的脖子，险些把我夹死，并且用另一只脚狠踢我的后背，几乎把我的脊柱踢断，我一下趴在了地上；因为我又渴又饿，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见我跌倒在地，知道我饿了，于是拉住我的手，把我领到一棵果树下，那棵树上结满梨子。他对我说："吃梨子吧！要吃饱呀！"

我吃了一顿梨，然后不由自主地朝前走去。

我走了没几步，那个人追了过来，又骑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时而走，时而跑，时而快走几步，那个人一直骑在我的脖子上，笑个不止。

他说："好哇！我平生还没看见过像你这么快的驴子！"

后来，有一天，我们采摘了一些葡萄，用脚踩烂，然后放在一个大池子里。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到那个大池子边，发现那些烂葡萄经太阳一晒，发酵了，变成了葡萄酒。我们高高兴兴地喝起葡萄酒来，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脸都变红了，接着我们又唱又跳起来。

那些魔怪走来问我们："你们的脸怎么变红了？为什么又唱又跳？"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问啦！问这些做什么呢？"

他们说："你们告诉我们一下吧，也好让我们明白个究竟嘛！"

"这都是葡萄酒的作用。"

随后，他们把我们带到一道山谷里。那山谷很大，弄不清有多宽多长，只见那里遍生葡萄，一眼望不到边，而且每串葡萄都有二十磅重，已经成熟，到了采摘的





季节。

他们说:“你们可以采摘这些葡萄了!”

我们摘了好多好多葡萄。我们发现有一个比那个大池子还要大许多的大坑,于是我们将葡萄踩烂,放进坑里。过了一些时候,葡萄都变成了酒。我对他们说:“酒已酿好,你们用什么来喝呢?”

他们说:“我们原来养着一些像你们这样的许多驴子,都被我们宰杀吃掉了,但驴脑袋壳还留着,我们就用它来盛酒喝吧!”

他们一个个开怀畅饮,人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先后躺倒在了地上,足有二百多人。

眼见此情此景,我们相互议论说:“这些魔鬼不光要拿我们当驴子骑,还想把我们宰杀吃掉呢!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他们全灌醉,趁他们不省人事之机,将他们一一宰掉,也好彻底摆脱他们的折磨。”

于是,我们又把他们叫醒,继续拿人脑壳给他们灌酒,而他们这时却说:“这酒是苦的。”

我们说:“你们怎好说这酒是苦的呢?说这种话的人,假若不多喝些酒,当天就会无常的!”

听我们这样一说,他们都怕死,便对我们说:“那就让我们喝足酒吧!”

他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没过多大一会儿,他们终于一个个喝得烂醉如泥,瘫倒在地,力气皆无,不省人事。

这时,我们将他们一个个拉在一起,拣来许多干葡萄藤,堆放在他们的四周及身上,继之将干葡萄藤点着,我和我的仆从躲得远远的,顷刻间,只见烈火熊熊燃起,同时听到劈劈啪啪的响声……

说到这里,萨阿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稍稍停顿,接着又讲……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萨阿德接着讲自己的经历：我们说："你们怎好说这酒是苦的呢？说这种话的人，假若不多喝些酒，当天就会无常的！"

听我们这样一说，他们都怕死，便对我们说："那就让我们喝足酒吧！"

他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没过多大一会儿，他们终于一个个喝得烂醉如泥，瘫倒在地，力气皆无，不省人事。这时，我们将他们一个个拉在一起，拣来许多干葡萄藤，堆放在他们的四周及身上，继之将干葡萄藤点着，我和我的仆从躲得远远的，顷刻间，只见烈火熊熊燃起，同时听到劈劈啪啪的响声……

大火烧了足有两个时辰，再看他们这些怪物，化成了一堆白灰。

感谢万能之主，我们终于摆脱了魔鬼的折磨。之后，我们离开了山谷，向海边走去。后来，我们分手了。我带着两个侍从走进一片树林里。

我们正在树林里摘野果吃时，忽见一个牧羊巨人朝我们走来：那牧羊巨人身材高大，胡子很长，两耳垂肩，两只眼睛就像两柄火炬，赶着一大群羊。

那巨人看见我们，显得很高兴，喜形于色，对我们表示欢迎。他说："你们好！欢迎你们，请到我家做客，我款待你们烤全羊。"

我们问他："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他说："离这里不远，就在那座山旁。你们朝这个方向走，不远就能看见一个山洞，进了山洞，可以看见许多像你们一样的客人，你们就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坐在一起，等着我招待你们。"

听了他的话，我们信以为真，随即朝巨人指的方向走去。

我们走进那个山洞，果然看见那里有许多人，但他们都是瞎子。我问他们都是什么人，一个人说："我是个病人。"

另一个说："我体弱多病。"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都有病呢？"

他们问我："你们是什么人？"

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来做客的。"





听我这样一说，他们纷纷说："谁把你们送到这个可恶的坏蛋手中来的？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这个家伙是个妖魔，是个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他弄瞎了我们的眼睛，还要把我们吃掉。"

"他怎样把你们的眼睛弄瞎的？"我问。

"他也会马上把你们的眼弄瞎。"他们说。

"他怎样弄瞎我们的眼睛呢？"

"他将给你们送来几杯羊奶，对你们说：'旅途辛苦了！喝下这杯奶，暖暖身子吧！'你们只要一喝下奶，立即就会变得像我们一样，什么也就看不见了。"

听他们这样一说，我心想："不用计谋，这场灾难是躲不过去的。"想到这里，我立即挖了一个坑，然后将坑盖上，我就坐在坑上边。

一个时辰过去了，那巨妖来了，果然端着几杯羊奶，分别递给我和我的两个侍从，并且说："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喝下这杯奶，暖暖身子吧！稍等一会儿，我烤全羊给你们吃！"

我举起杯子，使杯子贴近我的嘴唇，装出喝奶的样子，趁他不注意，我将奶倒入屁股下的坑里，然后高声喊："哎呀，我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了！"随手将眼捂住，不住地哭喊着。那妖魔笑了，对我说："不要怕！不要害怕！"

我的两个侍从把奶喝下肚去，顷刻双眼失明。

那妖魔立即站起身来，走去将山洞门关上，然后走到我跟前，摸了摸我的两肋，发觉我瘦骨嶙峋，没什么肉。随后，他又去摸别的人，发现很胖，高兴得笑了起来。

随即，妖魔宰了三只羊，剥下羊皮，用铁扦子插上羊肉，放在火上烤，随手递给我的两个侍从，他们一起吃起羊肉来。那妖魔走去取来一皮袋子酒，一阵畅饮，趴在地上睡着了，顷刻鼾声如雷。

眼见妖魔睡熟，我心想："机会来了，我何不趁机将他……"我随手拿起两支烤肉钎子，放在火上烤红，悄悄走近妖魔，用尽全身力气，将火红的铁扦子刺入妖魔的眼里，妖魔顿时两眼瞎了。

这时，妖魔吃力地站起来，想抓住我，我急忙躲闪。我问一位瞎了眼的"客人"："喂，兄弟，我该怎样对付这妖魔？"

那个人说："喂，萨阿德，你登上这个壁洞，那里有口宝剑；你拿到宝剑，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立即攀上壁洞，果见那里有一口宝剑，立即顺手提起，然后走到那个人跟前。我问那个人："我拿到剑了，怎么办？"

那个人说："你挥剑猛刺那妖魔的腰部，他就会立即丧命……"





我悄悄躲到妖魔的背后，那妖魔已经跑累了，只见他放慢了脚步，正向瞎子走去，想杀死他们。这时，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手起剑落，将那妖魔斩为两截。那妖魔惨叫道："好小子，你既然想杀死我，就再给我一剑吧！"

我正想刺第二剑时，那个人急忙阻止我："千万不要再刺第二剑；不然，他不但不死，反而会起死回生，然后斩杀我们。"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萨阿德继续讲他的经历：

我立即攀上壁洞，果见那里有一口宝剑，立即顺手提起，然后走到那个人跟前。我问那个人："我拿到剑了，怎么办？"

那个人说："你挥剑猛刺那妖魔的腰部，他就会立即丧命……"

我悄悄躲到妖魔的背后，那妖魔已经跑累了，只见他放慢了脚步，正向瞎子走去，想杀死他们。这时，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手起剑落，将那妖魔斩为两截。那妖魔惨叫道："好小子，你既然想杀死我，就再给我一剑吧！"

我正想刺第二剑时，那个人急忙阻止我："千万不要再刺第二剑；不然，他不但不死，反而会起死回生，然后斩杀我们。"

我立即从命，放下了已经扬起的宝剑，但见那妖魔随即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那个人说："你快去把山洞门打开，咱们快离开这个地方吧！但愿安拉默助我们永远摆脱这个恶魔把守的地方。"

我对他说："我们没有危险了，可以高枕无忧，好好休息一下，不妨宰上几只羊，痛饮一顿美葡萄酒。因为我们面前的路还长着呢！"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靠吃羊肉和水果度日。

有一天，我坐在海边，看见远处出现了一条大船，我立即向船上的人打手势，呼喊船上的人。似乎船上的人知道这个岛上有吃人的恶魔，看上去很害怕，只想快速逃离。我们摘下缠头巾，拼命地向他们摆动缠头巾，继之跑向他们，同时高声呼唤。这时，才有一个眼光锐利的人说："乘客们，我看见岛上有人，他们像我们一样，身上穿的不是妖魔那种衣服。"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船靠近了我们一些。当他们确信我们是人时，便向我们问安，我们立即还了礼，并向船上的人报喜，说我们杀死了魔怪。

船上的乘客听我们这样一说，立即向我们表示感谢。随后，我们从岛上采摘了一些水果，送上船去，接着我们上了船。



船载着我们在海上顺风航行了三天，不料狂风骤起，顿时乌云遮日，一片黑暗，一个时辰不到，船被风浪卷到一座山下，船被撞碎，乘客全部落水。幸得安拉默助，我抓住一块破船板，紧紧抱着那块破船板，漂游了两天时间。

风终于平息下来，我坐在船板上，用双脚当桨，划着水前进，平安划到了岸边。

我登上岸去，进入一座城市。我成了那座城市中的唯一一个异乡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筋疲力尽，又渴又饿，向市场走去。我身无分文，只有脱下外衣，想把它卖掉，换两个钱，买点儿东西吃，然后再听安拉的裁决。

当我拿着那件外衣，人们望着我竞相出价时，你就来了。

贤兄，你看到我之后，令奴仆们把我带入宫中。奴仆们把我带了回来，却将我投入了监牢里。过了这么长时间，你才想起我，把我接到你的面前。

说到这里，萨阿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说："大哥，这就是我的经历。感赞安拉，使我们终于久别又重逢了。"

赛伊夫•穆鲁克和道莱特•哈图妮公主的父王听完萨阿德这番长长的谈话，惊诧不已。

塔吉•穆鲁克国王吩咐宫仆为赛伊夫•穆鲁克和萨阿德收拾了一座宫殿，供二人居住。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不时地去看望赛伊夫•穆鲁克，感谢他的大恩大德。

宰相萨阿德说："公主姐姐，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的贤兄赛伊夫•穆鲁克一下，让他如愿以偿。"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望着赛伊夫•穆鲁克，说："你只管放心就是了。我必竭尽全力，让王子一酬大愿。"

说完，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走去见母后，对母亲说："母亲，带我去花园散散心，焚香呼唤白迪阿•贾玛丽和她的母亲来我们这里欢聚一下吧！"

母后说："好吧！"

母女带着白迪阿•贾玛丽临别时送的香，来到花园，焚上香，顿时，香烟弥漫，转瞬间白迪阿•贾玛丽和她的母亲相携飘飘降落在花园里。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迎上前去，和白迪阿•贾玛丽相互问好，互相紧紧拥抱在一起。白迪阿•贾玛丽亲吻公主的眉心，祝贺她平安返回，随后二人坐下，促膝谈心。

白迪阿•贾玛丽问："姐姐，你在异乡的情况怎么样？"

道莱特•哈图妮说："好妹妹，别问啦！人怎能不遇到万般磨难呢？"

"那是怎么回事？"



"魔王艾兹莱格的儿子把我抢走，将我囚禁在一座远离人间的宫殿之中……"

接着，道莱特•哈图妮公主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向白迪阿•贾玛丽讲了一遍。又谈到遇见赛伊夫•穆鲁克及其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一直讲到赛伊夫•穆鲁克如何来到巍峨宫殿，怎样杀死魔王艾兹莱格的儿子，又如何摘下檀香木、沉香木门板，绑成筏子，用木板当桨，漂洋过海，终于到达叔父的京城，之后又如何回到父王的宫中……

白迪阿•贾玛丽听后，惊异至极，说道："姐姐，凭安拉起誓，这真是世间最奇妙的故事呀！"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说："是的。我还想把赛伊夫•穆鲁克的历险情况讲给你听，但有一件事，实在羞于启齿。"

"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事啊！你既是我的姐姐，又是我的好朋友，你我之间交往这样密切，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还有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呢？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就是了，不要顾虑什么。"

"赛伊夫•穆鲁克从苏莱曼大帝送给他父王的那件锦袍上看到了你的绣像。那件锦袍本是你的父亲送给苏莱曼大帝的，但苏莱曼大帝根本就没有打开看过，便把它当作礼品转赠给了赛伊夫•穆鲁克的父亲、埃及国王阿绥姆•本•萨夫旺国王。萨夫旺国王不曾打开礼品包裹，便送给了儿子赛伊夫•穆鲁克。王子拿到礼品包裹，打开一看，只见里面包着一件锦袍。他拿起锦袍穿时，发现袍里子上有帧绣像。他一见钟情，立即离开家，出来找你；他正是为了你，才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吃了那么多苦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道莱特·哈图妮对白迪阿·贾玛丽说："赛伊夫·穆鲁克从苏莱曼大帝送给他父王的那件锦袍上看到了你的绣像。那件锦袍本是你的父亲送给苏莱曼大帝的，但苏莱曼大帝根本就没有打开看过，便把它当作礼品转赠给了赛伊夫·穆鲁克的父亲、埃及国王阿绥姆·本·萨夫旺国王。萨夫旺国王不曾打开礼品包裹，便送给了儿子赛伊夫·穆鲁克。王子拿到礼品包裹，打开一看，只见里面包着一件锦袍。他拿起锦袍穿时，发现袍里子上有帧绣像。他一见钟情，因而朝也思、暮也想，竟然得了相思病，没有一位医生能治他的病。为了找你，他决计离开故土，四处奔波；他正是为了你，才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吃了那么多苦头。"

白迪阿·贾玛丽一听，羞得满脸绯红。她说："这比登天还难啊！人与神女怎么交往呢？"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开始跟白迪阿·贾玛丽讲赛伊夫·穆鲁克如何英俊潇洒、武艺高强、品德高尚，坚忍不拔，直至说："好妹妹，看在伟大安拉的面上，你同王子见一面，谈一谈，哪怕说上一句话也好！"

白迪阿·贾玛丽说："不能啊，姐姐！你的这些话，我不听，也不从。"

仿佛白迪阿·贾玛丽什么也没有听见，赛伊夫·穆鲁克的美貌、风度、武艺、品德等都没入她的心。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再三苦苦哀求，亲吻白迪阿·贾玛丽的双脚，并且说："看在你我同哺一奶的姐妹面上，看在苏莱曼大帝神戒圣名的面上，你就听我一次吧！我在被困的宫殿里，已向赛伊夫·穆鲁克作过保证，让他见你一面；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让他见你一面吧！"话音未落，道莱特·哈图妮哭了起来，再三苦苦哀求，亲吻她的双手和双脚，白迪阿·贾玛丽终于答应了。

白迪阿·贾玛丽说："看在姐姐的面上，我就见他一面。"

听白迪阿·贾玛丽这样一说，道莱特·哈图妮的心方才平静下来，随后快步进园中大殿，吩咐宫女们布置宫殿，放上金座椅，摆上酒具。

道莱特·哈图妮走去见赛伊夫·穆鲁克和萨阿德，向赛伊夫·穆鲁克报喜，说他的愿望就要化为现实。她说："赛伊夫·穆鲁克，你和萨阿德一起到花园大殿里去





吧！到了那里，躲在一个谁也看不见你俩的地方，等着我和白迪阿·贾玛丽公主。”

道莱特·哈图妮听公主这样一说，赛伊夫·穆鲁克惊喜难抑，立即站起来，和萨阿德一起向公主指的地方走去。二人进了大殿，见那里摆放着金椅、靠枕，还有美酒，便坐了下来。一个时辰过去，不见人来，赛伊夫·穆鲁克想起意中人，心绪不宁，思念之波翻腾，再也坐不住，站起来向长廊走去。

萨阿德急忙跟去。赛伊夫·穆鲁克扭过脸去，对萨阿德说：“好弟弟，你在那里等着吧！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萨阿德转身回去，原地坐了下来。赛伊夫·穆鲁克沉醉在爱情的香醇中，心怦怦直跳，浮想联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低头沉吟道：

白迪阿姑娘，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已成了你的俘虏，
慈悯我莫惜力气。
你是我所求，
你身上有我的希冀。
可怜我这个痴情男儿。
心中只有你；
但愿我能知道，
你可晓得我落泪哭泣？
长夜眼睛难合，
泪淌哭声凄厉。
求你令困神，
合上我的双眼皮。
但愿早早入梦乡，
梦里见到你。
切怜我痴情，
祈求你理会我的心意。
冷漠害人死，
救人千万不要迟疑。
安拉为你添福，
为你赎身有群敌。





天下钟情男子，
眼巴巴望着我的爱旗；
世上的英俊男子，
谁不翘首看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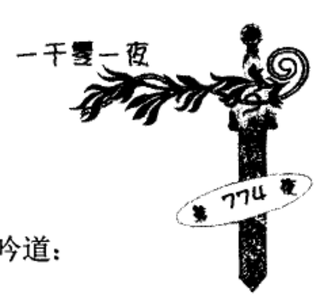
赛伊夫·穆鲁克吟罢，哭了起来。片刻后，他又吟诵道：

世上窈窕女，
永远为我追求。
那是难言的秘密，
深深藏在心头。
若让我开言，
定赞她美丽俊秀。
我若沉默无语，
靓姿心底收。

赛伊夫·穆鲁克吟罢，哭得更加厉害。停顿片刻，接着吟道：

烈火烧肝中，
干柴燃不尽。
你身系我追求，
难表钟情真。
我全心全意爱着你，
无意恋他人；
但愿你欢欢乐乐，
不为苦愁缠身。
钟情深必肌肤瘦，
且求你多慈悯。
痴情怎表述，
体弱病必搅心。
我的情永远不改，
祈求安拉开恩。





吟罢，赛伊夫·穆鲁克泣不成声，一时呜咽无语。过了一会儿，他又吟道：

愁来原因何在，
皆缘爱神登门。
黑夜难入眠，
你我彼此同此情真。
差使报告你生了气，
愿安拉制止祸临。

坐在大殿里的萨阿德久等不见赛伊夫·穆鲁克回来，心里纳闷儿，急忙走出殿门，到花园里去找赛伊夫·穆鲁克。

萨阿德见赛伊夫·穆鲁克漫步园中，神情恍惚，边行边吟道：

万赞归于安拉，
凭安拉我即起誓：
阅尽世间俏美，
从未动心思。
万赞归主，
我握《古兰经》起誓：
只有白迪阿姑娘，
伴我夜谈方才合适。

赛伊夫·穆鲁克见赛阿德走来，二人一起在园中游逛，边吃水果，边交谈。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道莱特·哈图妮公主的情况。

宫仆们按照道莱特·哈图妮公主的吩咐，把花园中的大殿进行了精心布置。白迪阿·贾玛丽一番着意打扮之后，跟着道莱特·哈图妮公主来到大殿里，看见公主为她准备好的那把金坐椅，便坐了上去。金坐椅的旁边有一扇窗户，从那里可以看到花园。

紧接着，宫仆们端来各种丰盛菜肴。公主陪白迪阿·贾玛丽吃罢饭，随后吩咐宫仆端上各色甜食，二人吃了一些，洗了洗手。之后，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让宫仆送





来金杯银盏和葡萄酒，二人开始把盏对饮，频频举杯。

二人正饮酒时，白迪阿·贾玛丽凭窗举目眺望园中，只见那里树木葱郁，果实挂满枝头，好一片秀丽景色。无意之中，一眼望见两个漂亮的小伙子正在园中漫步，且见其中一个边行走，边低声吟诗，致使姑娘见之，不禁思绪万千，惆怅难言……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宫仆们端来各种丰盛菜肴。公主陪白迪阿·贾玛丽吃罢饭，随后吩咐宫仆端上各色甜食，二人吃了一些，洗了洗手。之后，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让宫仆送来金杯银盏和葡萄酒，二人开始把盏对饮，频频举杯。

二人正饮酒时，白迪阿·贾玛丽凭窗举目眺望园中，只见那里树木葱郁，果实挂满枝头，好一片秀丽景色。无意之中，一眼望见两个漂亮的小伙子正在园中漫步，且见其中一个边行走，边低声吟诗，致使姑娘见之，不禁思绪万千，惆怅难言……

白迪阿·贾玛丽回过头来，望着道莱特·哈图妮公主，颇带几分醉意地问："姐姐，你瞧，那园中有个小伙子，愁云满面，泪水潸然，痛苦不堪，他是谁？又为何落泪？"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反问："你能允许他到宫中来，让我们看看他吗？"

"如果你能把他叫来，就让他来吧！"

这时，道莱特·哈图妮高声隔窗呼唤："喂，王子殿下，请到这里来，让我们瞧瞧你的英俊容貌吧！"

赛伊夫·穆鲁克听出那是公主的呼声，于是立即转身向大殿走了过来。

赛伊夫·穆鲁克进到殿中，目光一落到白迪阿·贾玛丽的身上，果见与那绣像上的美人不差分毫，当即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走上前去，往赛伊夫的脸上洒了少许玫瑰水，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赛伊夫·穆鲁克站起来，走上前去，向白迪阿·贾玛丽行吻地礼。白迪阿·贾玛丽见小伙子相貌堂堂，眉清目秀，英姿勃勃，不禁惊喜万分，心中有说不出的爱慕。

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对白迪阿·贾玛丽说："公主啊，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赛伊夫·穆鲁克王子；正是他凭借安拉之力，把我救了出来。这位王子为了你，历经千辛万苦，你多多关照关照他吧！"

白迪阿·贾玛丽笑了，站起身来，说："谁能出面为他担保这位青年始终信守





约言呢？人嘛，他们是最不讲情义的。”

赛伊夫•穆鲁克说：“尊敬的公主殿下，我不是那种不守约言的人。人，并非全都是一样的。”

话音未落，赛伊夫•穆鲁克哭了起来，边流泪，边吟诵道：

唤声白迪阿，
切请慈悯痴情人。
只因慧眼一顾，
惆怅欲断魂。
双颊白里透红，
妖艳妩媚动人心。
莫嫌我憔悴，
莫埋怨我被疾病缠身。
只缘路途遥远，
相会迟至今。
此系我的希冀，
相爱更相亲。
聚首时日既久，
不觉霜染双云鬓。

赛伊夫•穆鲁克吟罢，不禁泪水如注，完全陷入爱情的波涛之中。随后，他用诗歌向白迪阿•贾玛丽致意问安：

此间有位钟情人，
向你致敬礼。
同为高贵人，
相互怀有佳意。
此间有位钟情人，
向你致敬礼。
无处不闪现，
你的身影和足迹。
不记得你的名字，





心中生嫉妒。
同为有情男女，
自然心相依。
切莫割断情分，
以免忧伤导致疾病。
望星空心生恐惧，
思恋情重但觉夜静寂。
耐心已竭尽，
还有什么话谈及？
且受情痴一拜，
难表心情急。
孤独寂寞时，
愿安拉永远陪伴你。

赛伊夫•穆鲁克吟罢，怜情之波汹涌澎湃，诗兴大发，接着又吟诵道：

尊敬的公主，
容我细陈心意。
虽然我曾追求他人，
没有达到目的。
谁人能盖过你的美貌，
致使我也着迷？
此情实难忘，
甘愿赎身心为你。

赛伊夫•穆鲁克吟罢诗，泪水滚滚。白迪阿•贾玛丽对他说："王子殿下，我担心接受你的情谊之后，在你们那里却见不到友情与亲善，因为人类讲信义的少，而背信弃义的多。想王子殿下必定知道，苏莱曼•本•达伍德当初爱上拜勒吉丝。可是，当苏莱曼看到了比拜勒吉丝更美的姑娘时，便疏远了拜勒吉丝。"

赛伊夫•穆鲁克说："亲爱的，安拉创造的人并不都一样。蒙安拉护佑，我将信守诺言，死在你的脚下；你将发现我言必信，行必果。安拉将为我的言行做担保。"

"既然这样，就请你安心地坐下来吧！你要凭你的信仰向我起誓，我们应该互





相立下誓言，相互永不背叛；谁背叛了同伴，就要听候安拉的惩罚。”

赛伊夫·穆鲁克听白迪阿·贾玛丽这样一说，随即坐了下来，相互紧握着手，一番海誓山盟：海可枯，石可烂，忠于对方的心永不变；不管遇到人或神，双方今后不另择侣伴。

立罢誓言，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狂喜的泪水流在一起，不知不觉一个时辰过去。赛伊夫·穆鲁克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随口吟诵道：

我的泪流不住，
思念心上人。
路遥痛苦难诉，
腿短如何接近？
面对责骂者，
容我述说心中苦闷。
我的心胸本宽广，
今却窄狭难忍。
我欲改变现实，
力却不从心。
借问世界之主，
有情人可望成亲？
除却心底苦，
让疾病化为彩云？

二人相互立誓罢，白迪阿·贾玛丽走去坐下，宫女们端来菜肴和美酒，放在她的面前。随后，二人并肩坐下，开始把盏对饮，边吃边喝，相拥相抱，互亲互吻，不觉一个时辰过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二人相互立誓罢，白迪阿·贾玛丽走去坐下，宫女们端来菜肴和美酒，放在她的面前。随后，二人并肩坐下，开始把盏对饮，边吃边喝，相拥相抱，互亲互吻，不觉一个时辰闪过去了。

白迪阿·贾玛丽对赛伊夫·穆鲁克说："王子殿下，我马上派侍女把你送到阿德花园中去。到了那里，你将看到一顶红绸大帐，帐篷的里子是用绿绸子做的。进到大帐之中，你要振作精神，鼓足勇气，你会看见一位老太太坐在一把镶嵌着珍珠、宝石的赤金宝椅上。老太太看见你，你只管走上前去，恭恭敬敬、礼礼貌貌地向老人问好。你朝赤金宝椅下看，会看到一双金丝绣花鞋，你拿起鞋子，吻上一吻，顶在头上，然后放在右腋下，默不作声，低着头站在老太太面前。假若老太太问你：'你从哪里来？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谁把这个地方讲给你听的？你为什么要拿这双鞋？'你千万不要答话。只管默默无言，直到这个女仆出现在你面前时，你才可与她说话，求她为你说情，让她替你说话。但愿老太太慈悯你，答应你的要求。"

说罢，白迪阿·贾玛丽呼唤道："麦尔加娜！"

女仆麦尔加娜应声而至。白迪阿·贾玛丽嘱咐她说："麦尔加娜，你今天替我去办一件事，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你若今天把这件事办好了，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成了自由人，必定会得到敬重，就成了我最亲近的人，有秘密我只会向你吐露。"

麦尔加娜说："尊敬的公主，你有什么事，请说吧！我一定好好去办，决不怠慢。"

"你带着这个人，飞往阿德大帝花园，把他带到宝帐之中，让他去见我的祖母。你要好好保护他。进了大帐，你看见他拿起金丝绣花鞋，吻一吻，高高举过头，老太太问他：'你打哪儿来？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谁把这个地方讲给你的？你为什么要拿这双鞋？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办？'这时，你就赶快走上前去，向老太太问安，对老太太说：'老奶奶，是我带他到这里来的。他是埃及国王的儿子。正是他到古宫殿中去，杀死了艾兹莱格国王的儿子，救出了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还将公主送到了她的父亲身边。我之所以把王子送到这里来，是为了让他向您报喜，让





您知道公主平安返回，好让老太太赏给他点银钱。’”

白迪阿·贾玛丽公主稍停片刻，又说：“说完这些话，再对老太太说：‘老奶奶，难道这小伙子不漂亮？’我祖母听后，会说：‘这小伙子挺漂亮的。’这时，你就对她说：‘老奶奶，这位青年品德高尚，性情豪爽，勇敢坚强，他还有许多好德行。他是埃及国王。’假若我祖母问：‘他来这里有什么事呀？’你就说：‘我们的小姐向奶奶问安。小姐问：她还要在自己的绣房里独处幽居多久？你们不让小姐结婚，目的何在呢？老奶奶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让小姐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女儿像别的姑娘一样出嫁成亲呢？’如果老太太说：‘我们怎样安排她的婚事呢？如果她认识了某个小伙子，而且很中她的意的话，那就让她告诉我们，我会尽全力按照她的意见行事，让她高兴的，保她如愿以偿，。’这时，你就对她说：‘小姐说，你们原想把她嫁给苏莱曼·本·达伍德，并把她的像绣在锦袍里子上，但苏莱曼的心里根本没有她，而且他也没有那个福分，因为他把锦袍送给了埃及国王阿绥姆，而阿绥姆国王又将袍子送给了自己的儿子。他的王子一见到小姐的绣像，深深爱在心中，正所谓一见钟情。随后，为寻觅小姐，王子丢开自己的王位，离开父王母后，弃绝红尘，遍访天下，历经千难万险……’”

麦尔加娜听后，说：“公主，你的话我全记住了。”

说罢，转身抱起赛伊夫·穆鲁克，并且说：“请合上眼！”

旋即展翅腾空而起，飞上了天空。

一个时辰过后，女仆麦尔加娜说：“王子，请睁开眼吧！”

赛伊夫·穆鲁克睁开双眼，见自己已来到了阿德花园。侍女说：“王子，请进大帐吧！”

赛伊夫·穆鲁克念着安拉的美名，走进大帐，抬眼望去，只见一位老太太坐在赤金宝椅上，左右有宫女侍候。

赛伊夫·穆鲁克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从椅子下拿起那双金丝绣花鞋，按照白迪阿·贾玛丽叮嘱的那样，吻了吻，先把鞋放在头上，然后夹在腋下。

老太太问：“你是何人？从哪里来？谁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为什么要拿这双鞋？为什么亲吻这双鞋？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办吗？”

赛伊夫·穆鲁克没有吱声。

这时，女仆麦尔加娜走来，恭恭敬敬向老太太问过安好，然后把白迪阿·贾玛丽叮嘱的那些话说了一遍。

老太太听过女仆那番长长的介绍，勃然大怒道：“人与神灵怎能协调一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赛伊夫·穆鲁克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从椅子下拿起那双金丝绣花鞋，按照白迪阿·贾玛丽叮嘱的那样，吻了吻，先把鞋放在头上，然后夹在腋下。

老太太问："你是何人？从哪里来？谁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为什么要拿这双鞋？为什么亲吻这双鞋？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办吗？"

赛伊夫·穆鲁克没有吱声。

这时，侍女麦尔加娜走来，恭恭敬敬向老太太问过安好，然后把白迪阿·贾玛丽叮嘱的那些话说了一遍。

老太太听过侍女那番长长的介绍，勃然大怒道："人与神灵怎能协调一致？"

赛伊夫·穆鲁克走上前去说："老夫人，我能够与您协调一致，甘愿做您的奴仆，愿为您献身。我将忠于约言。除了您，我谁都不去看。您将看到我言必信，行必果，忠诚老实，绝无谎言，性情豪爽，心地明亮，但愿永远为您效力。"

老太太低头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头来，说："漂亮的小伙子，你能信守约言吗？"

赛伊夫·穆鲁克说："一定能够。凭创造天和地的伟大造物主起誓，我一定信守约言。"

老太太听后，说："但愿我能满足你的要求。你马上到花园中去，吃一顿水果；那里的水果都是世间绝无仅有的。等我的儿子舍赫亚勒回来，我再跟他谈谈那件事；到那时，一切都会好的，因为我儿子会听我的话，不会违背我的执意、违抗我的命令的。你的愿望能够实现。我将把我的孙女白迪阿·贾玛丽许配给你。你只管放心，她将会成为你的妻子。"

赛伊夫·穆鲁克听后，急忙感谢老太太，亲吻老太太的双手和双脚，然后离开那里，向花园走去。

老太太对侍女麦尔加娜说："你去找找我的儿子舍赫亚勒，看看他在什么地方，让他到我这里来。"

麦尔加娜走去，经过一番周折，方才找到舍赫亚勒，把他带到了他的母亲面前。

赛伊夫·穆鲁克在园中游觅时，忽见五个妖魔出现在他的面前，那妖魔都是艾





兹莱格国王的仆从，只见他们走来，指着赛伊夫·穆鲁克相互问道："这个人从何处而来？谁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也许杀害艾兹莱格国王的儿子的人就是他。"

他们相互议论说："我们不妨把他叫来，审问他一番。"

他们慢慢走近赛伊夫·穆鲁克。在花园的一角，他们和赛伊夫·穆鲁克一起坐了下来。

他们问赛伊夫·穆鲁克："喂，美男子，你做得漂亮啊！你杀掉了艾兹莱格国王的儿子，解救了道莱特·哈图妮公主，真是做了一件好事！那小子是条恶狗，背信弃义，无恶不作，竟然用诡计抢走了公主！若非安拉派你解救了道莱特·哈图妮公主，不知公主会怎样呢？美男子，你是怎样把那个小子杀死的？"

赛伊夫·穆鲁克望了望他们，然后说："我就是用我手指上戴的这枚戒指把他杀死的。"

他们听后，确信杀死王子的就是眼前这个人。于是两个妖魔一起冲过去，抓住赛伊夫·穆鲁克的两只手，另两个妖魔抓住他的两只脚，剩下的一个妖魔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叫喊，以防舍赫亚勒的宫仆们听到设法救他。

妖魔背起赛伊夫·穆鲁克，展翅飞上了天空。一个时辰后，他们降落在艾兹莱格国王的王宫中，把赛伊夫·穆鲁克带到国王面前。

他们禀报国王："大王陛下，我们把杀害王子的凶手抓来了。"

艾兹莱格国王问："凶手在哪里？"

"就是这个人！"

国王问赛伊夫·穆鲁克："是你杀死了我的儿子？他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他？"

赛伊夫·穆鲁克回答说："是的，是我杀的。因为你的儿子暴虐成性，与人为敌。你的儿子经常劫持王家子女，将她们投入枯井或古城堡中，使她们远离亲人，任意侮辱他们。因此，我用这枚戒指将他杀死，并且立即将他的鲁合送入火狱。"

艾兹莱格国王听后，认定他是杀害儿子的凶手，即唤来群臣，问道："这就是杀死王子的凶手，你们说我们该怎样处置他呢？我是杀死他，还是折磨他，或者采用别的什么办法惩罚他？"

一位大臣说："砍掉他的肢体！"

另一位大臣说："每日重重打他四十鞭！"

又一位大臣说："把他斩为两截！"

有的说："把他的手指头全剁下来，用火烧焦！"

还有的说："把他钉死在绞刑架上！"





他们每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妖王艾兹莱格的宰相颇为精明强干，阅历丰富，老成世故。这位宰相说："大王陛下，我有一言相劝，但大主意还有待大王决定。"

这位宰相是国王的重臣，又是政府首脑，国王很听他的话，按照他的意见办事，从不违背他的意志。

宰相站起来，走上前去，向国王行过吻地大礼，说："大王陛下，关于这件事，我若发表了意见，国王会照我的意见行事，保证我平安无事吗？"

国王随口答道："你就说吧，保你平安无事！"

"大王陛下，假若国王不听我的劝告，把这个小伙子杀掉，我认为这是不合宜的。大王陛下，他现在大王手中，成了大王的阶下囚，你随时都可以审问他，任何时候都能处置他。大王陛下，我劝大王忍耐一下，稍稍等上一等再说。这小伙子进了阿德大帝的依莱姆花园，就要与舍赫亚勒的女儿结为伉俪，成为他们家族的一员。大王手下的妖魔将他抓来，而且他对他们和你，都没有隐瞒自己的任何情况。大王若将他杀掉，舍赫亚勒国王必找你为他报仇，与你为敌；与此同时，为了他的女儿，他必发兵来征讨你，而大王又没有足够力量抵挡那位国王。"

艾兹莱格国王听宰相这样一说，思考片刻，遂下令将赛伊夫•穆鲁克投入监牢之中。

白迪阿•贾玛丽公主见到父王舍赫亚勒，立即派侍女去找赛伊夫•穆鲁克，结果踪影未见。

侍女回来禀报说："小姐，王子不在花园里。"

公主随后派侍女把园丁唤来，问园丁们见到赛伊夫•穆鲁克没有，他们回答说："报告公主，我们看见王子正在花园中的一棵树下坐着时，忽见艾兹莱格国王手下的五个妖魔降落下来，和王子谈了一会儿话，便背起王子，还把王子的嘴堵住，旋即展翅腾空而起，飞上天空。"

白迪阿•贾玛丽公主听他们这样一说，神魂不安，大发雷霆，站起来，对父亲舍赫亚勒国王说："父王大人，你这个国王是怎样当的？怎么竟让妖王艾兹莱格手下的魔怪闯入我们的花园，随意将我们的贵客劫走呢？他们怎敢如此大胆放肆，无视你的尊严，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舍赫亚勒国王的母亲太后老夫人对儿子说："儿啊，有你在位，任何人都不应该侵犯我们。"

舍赫亚勒国王对母后说："母亲，这个小伙子是人，他杀了艾兹莱格国王的儿子；人杀了妖，所以安拉把他抛入了妖魔手掌之中，我怎好去，又怎好为了一个人





而与妖为敌呢？”

太后说：“你去一趟，找他要我们的客人！若我们的客人安然无恙，并且把他交给你，你能把他带回来，就算了事；假如他把我们的客人杀掉了，你就要把艾兹莱格国王生擒回来，而且还要把他的妻儿、仆从们全都抓来，我要一个一个地将他们宰掉，然后捣毁他们的家园；如果你不照我的吩咐去办，你就是不孝之子，权当我白养你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赫亚勒国王对母后说："母亲，这个小伙子是人，他杀了艾兹莱格国王的儿子；人杀了妖，所以安拉把他抛入了妖魔手掌之中，我怎好去，又怎好为了一个人而与妖为敌呢？"

太后说："你去一趟，找他要我们的客人！若我们的客人安然无恙，并且把他交给你，你能把他带回来，就算了事；假如他把我们的客人杀掉了，你就要把艾兹莱格国王生擒回来，而且还要把他的妻儿、仆从们全都抓来，我要一个一个地将他们宰掉，然后捣毁他们的家园；如果你不照我的吩咐去办，你就是不孝之子，权当我白养你了。"

舍赫亚勒国王见母后真的生气了，只好执行母亲的命令，维护母后的尊严，立即亲率大军踏上了征程。

舍赫亚勒国王率大军日夜兼程，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不多日便来到了妖王艾兹莱格的京城郊外。两军展开激战，未打几个回合，艾兹莱格的大军便告溃败，国王本人及其妻儿、国家重臣、文官武将统统被俘，一并被押解到舍赫亚勒国王面前。

艾兹莱格被带到舍赫亚勒国王面前，舍赫亚勒问："喂，艾兹莱格，赛伊夫·穆鲁克是我的客人，他现在何处？"

艾兹莱格国王说："舍赫亚勒国王陛下，你是精灵，我也是精灵，你我同属一类，你何必为一个人而兴师动众呢？要知道，这个人杀死了我的心肝宝贝，夺去了他的鲁合，你何苦如此大动干戈，杀死我的成千上万的妖兵妖将呢？"

"你休出此言！假如我的客人若还活着，你就赶快把他交出来，我就把你及你的妻儿、大臣将相放了；你若已把我的客人杀掉，我就要对你及你的下属斩尽杀绝。"

"大王陛下，莫非在你的眼里，这个人比我的儿子还重要？"

"你儿子暴虐无道，常常劫持平民之子和皇家公主，然后将他们投入枯井和古堡之中，任意侮辱、虐待他们，你的儿子，正所谓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活该丧命。"

"大王陛下，赛伊夫·穆鲁克现在我这里，我愿意释放他；不过，恳请陛下让我





们与他和解。”

舍赫亚勒当即为他们说和，并向他们赐予锦袍，随后就此事写下了和解文书，交给艾兹莱格。

和解完成，艾兹莱格国王热情款待舍赫亚勒国王及其大军。舍赫亚勒国王在艾兹莱格那里住了三天，然后带着赛伊夫·穆鲁克回国去了。

回到母后面前，老太太欣喜不已。

舍赫亚勒国王见赛伊夫·穆鲁克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喜不自禁。赛伊夫·穆鲁克把爱上白迪阿·贾玛丽公主的经过从头到尾向舍赫亚勒国王讲了一遍。

舍赫亚勒国王对母后说：“母亲，既然您已同意把白迪阿·贾玛丽许配给赛伊夫·穆鲁克，就照您的安排办吧！请母亲将赛伊夫·穆鲁克带到萨朗迪布城去，在那里为他们举行婚礼！赛伊夫·穆鲁克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为了见白迪阿·贾玛丽，历尽千辛万苦，诚心可对天地。”

太后带着孙女白迪阿·贾玛丽公主、赛伊夫·穆鲁克及宫女们上路登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萨朗迪布城，来到道莱特·哈图妮公主母亲的大花园。

她们进了大帐，见到道莱特·哈图妮公主及其母亲，太后把艾兹莱格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向赛伊夫·穆鲁克进行报复，把赛伊夫·穆鲁克抓进监牢，险些使他丧命的事情向他们讲了一遍，并说他们都已同意白迪阿·贾玛丽与赛伊夫·穆鲁克结婚。

一天，赛伊夫·穆鲁克对塔吉·穆鲁克国王说：“大王陛下，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当不当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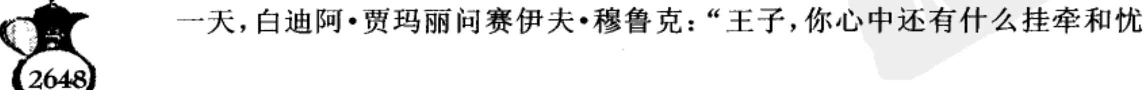
“孩子，凭安拉起誓，你就是要我的命，我也在所不惜。你为我做了好事，使我无以报答。有事只管说就是了。”塔吉·穆鲁克国王说。

“大王陛下，我想求陛下将道莱特·哈图妮公主许配给我的弟弟萨阿德，我们都愿意为你效力。”

“一言为定，我感到不胜荣光。”

塔吉·穆鲁克国王立即唤来满朝文武，请来法官和证人，为萨阿德和道莱特·哈图妮写就婚书。婚书写罢，国王即令散发金银，令仆人们张灯结彩，装点城郭，举行盛大结婚庆典。

同一夜晚，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萨阿德与道莱特·哈图妮新郎新娘双双携手入洞房。洞房花烛之夜，新娘新郎共享天伦之乐，快活自不待言。两对新婚夫妇蜜月生活水乳交融，情切切、意绵绵，不知不觉四十天过去了。



一天，白迪阿·贾玛丽问赛伊夫·穆鲁克：“王子，你心中还有什么挂牵和忧





愁吗？”

赛伊夫·穆鲁克说：“我如今大愿已化为现实，心中再无什么牵挂和忧愁。不过，我很想回埃及去，拜见父王母后，看看他们是否安好。”

“这个好办呀！”

白迪阿·贾玛丽随即吩咐仆役护送赛伊夫·穆鲁克和萨阿德返回埃及。

二人在神仆的护送下平安返回埃及，见到了他们自己的父母亲，在家中住了一个星期后，告别父母，回萨朗迪布城去了。

自此以后，每当他俩思念父母之时，便回埃及探望双亲，来往方便，旅途轻松。

赛伊夫·穆鲁克与白迪阿·贾玛丽过着幸福、美满、快宽裕的生活；萨阿德与道莱特·哈图妮的生活平静舒适、无忧无虑，幸福安宁。

赞美长生不老、创造人类又使其归真、第一而无始、最后而无终的主！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多么精彩，多么美妙，多么动人啊！”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来晚我讲的故事将要更精彩、更美妙、更动人。”

舍赫亚尔国王听莎赫札德这样一说，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她讲的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国王对莎赫札德说：“天色还早，你讲下去就是了。”

莎赫札德说了声“遵命”，随后开始讲《巴士拉银匠哈桑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之前，巴士拉城有一位富商。他有两个儿子，他死之后，留下大批钱财。两个儿子送葬完父亲之后，将财产分成两等份，各得一份，分别开了个小铺子。长子当了铜匠，次子当了银匠，银匠名叫哈桑。

有一天，银匠哈桑正在店铺里坐着时，一个波斯人来到市场，穿行在人群之间，行至银匠铺门前。进了店铺，波斯人仔细观看银匠制作的金银首饰，发现工艺精湛，心中感到十分惊喜。

波斯人边看哈桑加工的金器银器，边点头称赞道：“小伙子，凭安拉起誓，你真是能工巧匠啊！”

当时，银匠哈桑正抱着一本古书看。银匠铺里挤满了人，他们见银匠哈桑容貌俊秀，身材匀称，而且手艺又那么高超，无不称赞叫绝。

晡时时分，顾客们散去，店铺里只剩下哈桑。这时，那个波斯人走进银匠铺，对





哈桑说:“孩子,你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你在看什么书呀?孩子,我会一种世间绝无仅有的手艺……”

哈桑说:“我在看一本古书。”

“孩子,我会一门手艺,有许多人想学,我都没教他们。我膝下无子,也不愿把我会的一种世间绝无仅有的手艺传给任何人……”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七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晡时走来的那个波斯人走进银匠铺，对哈桑说："孩子，你长得真漂亮！你在看什么书呀？"

哈桑说："我在看一本古书。"

"孩子，我会一门手艺，有许多人想学，我都没教他们。我膝下无子，也不愿把我会的一种世间绝无仅有的手艺传给任何人。看了你的金银活儿，你的活儿做得真不错呀！你是个心灵手巧的青年，我很想把手艺传给你，并把你当成我的儿子，让你一技在手，永远摆脱贫困，最终抛弃劳作，从辛苦、锤子、炭火之中解救出来。"

"老人家，你何时开始教给我呀？"哈桑急不可待地问。

"明天！明天我就来教你炼铜成金术。"

哈桑一听，兴高采烈，随后告别波斯人，向家中走去。他回到家中，见到母亲，向母亲问安，和母亲一道吃饭，把波斯老头儿教炼铜成金手艺的事向母亲一说，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母亲却说："孩子，不要听人胡说八道，尤其是那波斯老头儿的话，千万不要听他的！因为那些人都是骗子，懂了一点儿炼丹术，就到处骗人，坑人家的钱财，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哈桑说："母亲，我们是穷人，他们欺骗我们有什么用呢？我看那波斯老头儿是个和善人，满脸善相，想必是安拉让他慈悯我的，不会捣什么鬼。"

母亲听后很生气，但没有再说什么。

哈桑兴奋不已，想起波斯老人的那番话，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哈桑起床后，拿起钥匙，来到店铺。

哈桑打开店门，刚刚坐稳，波斯老头儿便走了进来，哈桑想吻老人的手，老人却没让他吻，而是说："孩子，预备坩埚，摆好风箱！"

哈桑马上动手，很快生着火。波斯老头儿问："孩子，你这里有铜吗？"

"我有个破铜盘。"

波斯老头儿让哈桑取来破铜盘，哈桑随即将铜盘砸成碎片，随后按老头儿的吩咐，将碎铜盘丢入坩埚，开始拉风箱鼓风，直至铜片化成了铜水。这时，老头儿从





缠头巾里取出一包药，打开之后，取出黄色眼药似的东西撒入坩埚里，同时吩咐哈桑使劲儿地拉风箱。仅过片刻，眼见那些碎铜变成了一块金锭。

眼见此景，哈桑惊异不已，高兴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上前拿起金锭，反反复复地看，又拿来锉刀，锉上一锉，检验一番，发现果然是一块纯正的赤金，心中有说不出的惊喜。哈桑弯下腰去，亲吻老人的手。

老人说："你拿着金锭，到市场上去，把它卖掉，马上换成钱，什么话也不要说！"

哈桑把金锭拿到市场，交给了经纪人。经纪人接过金锭，拿去一验，发现果然是纯金，开拍价是一万第纳尔。随后，商人们竟相加价，终于以一万五千第纳尔卖出。

哈桑拿着钱，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把波斯老头儿炼铜成金的新鲜事从头到尾向母亲说了一遍。哈桑说："母亲，我学会炼铜成金的手艺了！"

母亲听后，随口说："没有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把金锭拿到市场，交给了经纪人。经纪人接过金锭，拿去一验，发现果然是纯金，开拍价是一万第纳尔。随后，商人们竟相加价，终于以一万五千第纳尔卖出。

哈桑拿着钱，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把波斯老头儿炼铜成金的新鲜事从头到尾向母亲说了一遍。哈桑说："母亲，我学会炼铜成金的手艺了！"

母亲听后，随口说："没有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母亲非常生气，没有再说什么。

哈桑财迷心窍，昏了头脑，拿起铜乳钵，跑回店铺，将之放在波斯老头儿的面前。老翁问："孩子，你拿这铜乳钵来做什么呢？"

哈桑说："把它放在火里，炼成金锭呀！"

波斯老人笑了，说道："孩子，难道你疯啦？怎好一天之内到市场上抛售两锭黄金？你不晓得这其中的厉害呀！倘若我们被人盯上，我们会丧命的。不过，孩子，既然我教会了你这门手艺，你一年炼上一次，赚的钱也就足够你花的了。"

"老先生，你说得对！"

随后，哈桑好像没有理会，架上坩埚，生上炭火，忙乎起来。波斯老头儿见这情景，问道："孩子，你要做什么？"

"请你教我炼金手艺呀！"

波斯老人笑着说："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孩子，你真是没有脑子呀！你不适于学这门手艺。你想一想，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在市场上，学习这种手艺呢？假若我们在这里摆弄这种东西，人们见了，会说我们在搞炼金术，官方知道了，一会把我们抓去，我们会丢掉性命的！孩子，你要学这门手艺，咱们要藏到一个地方去才好，就到我家学吧。"

哈桑随即站起来，关上店门，带着波斯老头儿走去

在路上，哈桑想起母亲说的那番话，一时顾虑重重，停下了脚步，低头望着地面，一动不动。



老翁似乎看出了哈桑的心思，便说："你疯了？我满心对你好，你怎么猜想我会害你呢？你若怕跟我去我家，我就跟你到你家去，在你家教你炼金手艺。"

哈桑想了想，说："好吧，那就到我家去吧！"

哈桑在前面带路，波斯老翁在后面紧跟，一直来到哈桑家门前。

哈桑进了家门，告诉母亲说波斯老头儿已在门外，等候进来。母亲立即收拾了一下房间，随后出门去了。

哈桑走去请波斯老头儿进了门。老人进屋后，哈桑拿着盘子到街上去买了些吃的东西回来，对老人说："老人家，请吃吧！你我同桌进餐，这便是有了盐米之交；日后谁背弃这种友谊，必遭安拉惩罚。"

"你说得很对，我的孩子！"

波斯老头儿微微一笑，他又说："孩子，谁能理会这盐米朋友的分量呢？"

老人走上前去，和哈桑一起吃了个足饱。老人说："哈桑，你再去买些甜点来吧！"

哈桑走去买回十块甜点心，俩人各吃了两块。波斯老头儿说："孩子，安拉会报偿你的！人们谁都愿意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乐意把秘密吐露给你，教给你有用的本领。"

波斯老人沉默片刻，又说："哈桑，赶快拿家什来吧！"

哈桑一听，就像小马驹一样，欢蹦乱跳地跑到店铺，迅速收拾起坩埚、风箱之类的家什，赶回家中，放在波斯老头儿的面前。

波斯老头儿对哈桑说："喂，哈桑，凭盐米之交起誓，假若我不把你看得比我的儿子还亲，我是决不会教你这门手艺的。"

说着，波斯老头儿从缠头巾里取出一个纸包，打开后，对哈桑说："我身上只剩下这一包炼金药了。我配好药，放在你的面前，你要留心观察。孩子，你要记住，每十磅铜，只要加半迪尔汗炼金药，就能炼出十磅纯黄金。"

波斯老头儿停顿片刻，又说："孩子，这袋里的炼金药共有三埃及欧基亚；你用完之后，我再给你配制。"

哈桑接过纸袋，发现里面的东西比第一次用的那种东西颜色还要黄，而且更细。哈桑问："老人家，这种东西叫什么？这种东西哪里有？是用什么东西配置出来的？"

波斯老头儿耳闻哈桑如此贪心，笑着说："你问那么多做什么呢？我来做，你不要吭声就是了。"

说罢，波斯老头儿拿起一个铜盘，砸碎之后，放在坩埚里，从纸袋里取出一点儿炼金药，放进铜水里，过了一会儿，铜水立即凝固成一锭黄金。





眼见铜变成了黄色金锭。哈桑惊喜若狂，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一心想着那块金锭。

就在哈桑沉醉于金锭之时，波斯老头儿趁哈桑不注意之机，迅速从缠头巾里掏出一个小袋子，随之从小袋子里取出点儿东西，悄悄放到甜点中，然后对哈桑说："喂，哈桑，你已成了我的儿子，比我的生命和财产都重要。我有个女儿，我想把她许配给你，你看如何？"

哈桑说："老伯伯，我是你的仆人；你对我好，伟大安拉会报偿你的。"

"孩子，你要树雄心，立大志，眼光放远些，要善于忍耐，定会得到大福。"

说着，老头儿把那块甜点心递给了哈桑，说："该歇一歇了！吃块甜点，我再给你讲炼金药的配方。"

哈桑高兴地接过甜点就往嘴里填，根本不知道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哈桑刚刚吃下甜点，忽觉头重脚轻，顿刻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不省人事了。原来老家伙放进甜食里面的东西是蒙汗药，足以麻醉倒大象。

眼见哈桑倒下，波斯老头儿站起来，望着倒在地上的哈桑，得意地说："哈桑，你这个贪心鬼，你这条阿拉伯狗！我找了你多年，今天终于把你抓到我的手里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高兴地接过甜点就往嘴里填，根本不知道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哈桑刚刚吃下甜点，忽觉头重脚轻，顷刻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不省人事了。原来老家伙放进甜食里面的东西是蒙汗药，足以麻醉倒大象。

眼见哈桑倒下，波斯老头儿站起来，望着倒在地上的哈桑，得意地说："哈桑，你这个贪心鬼，你这条阿拉伯狗！我找了你多年，今天终于把你抓到我的手里了。"

说罢，波斯老头儿立即用绳子将哈桑的手和脚捆绑起来，顺手拿来一口箱子，将箱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把哈桑装在里面，用锁锁住。老头儿又取来一口箱子，把哈桑家中的钱财及炼成的金锭放在箱子里，随手锁好。之后，老头儿迅速跑到市场，唤来两个脚夫，他把两口箱子运往停泊在海边的一条船上。

那条船就是那个波斯老头准备的，船长正焦急地等着他的到来。水手们见波斯老头儿领着一个脚夫走来，立即上前接过两口箱子，迅速搬到船上。

波斯老头打发走脚夫，对船长和水手们大声喊道："事已办妥，目的已经达到，开船！"

船长对水手们说："起锚，扬帆，开航！"船徐徐离开海岸，乘风破浪向大海驶去。

哈桑的母亲一直等到傍晚时分，仍听不到哈桑的任何消息，于是向家门走去。走到门口一看，发现大门开着，也不见哈桑。走进屋子一看，又发现少了两口箱子，家中的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这才意识到哈桑失踪了，她意识到哈桑是被那个波斯老头儿劫持走了。

母亲连声哀叹命苦，拍打着自己的面颊，撕扯自己的衣服，哭叫着："孩子啊，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哈桑的母亲边哭边吟诵道：

> 我的耐心已竭尽，
> 忧愁成倍增长。
> 儿离家门母垂泪，





疾病缠脊梁。
儿走母难过，
生计失去了希望。
爱子离开娘，
谁解娘心中忧伤？
儿走家中一片寂静，
为母泪水淌。
儿在共同抗灾难，
儿走求谁帮忙？
往昔不曾见此景，
爱子不在厅堂。

哈桑的母亲从夜晚一直哭到大天亮。邻居们来到她家，问她的儿子到哪儿去了，她把儿子哈桑与波斯老头之间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而且认为再也见不到儿子了。哈桑的母亲在家中边转边哭。她转来转去时，忽见墙上写着几行字，便马上叫来一位法学家，法学家念叨：

困神封锁眼帘，
夜下幻影消。
醒时却见身卧旷野，
黎明已经到来。
再注视那幻影时，
氛围全变了；
荒芜一片无边际，
路途何遥遥！

哈桑的母亲听法学家这样一读，一声大喊之后，说道："是啊，我的儿子，'荒芜一片无边际'，我们的家成了荒地！'晤面路途遥'，到哪里去见面呀？"

邻居们再三安慰她，要她忍耐，说哈桑不久就会回来的，然后告别她，相继离去。哈桑的母亲哭泣不止，自夜晚一直哭到天明。后来，她在院子里为哈桑堆起一座坟墓，立上墓碑，刻上哈桑的名字，还注明失踪的日期。从此她终日守在坟墓旁，哀号垂泪。

那个波斯老头儿是个拜火教徒，他向来对穆斯林不怀好意。每年他都要抓住一个穆斯林，非置之于死地不可。他是个炼丹术士，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正像诗人所咒骂的那样：

> 他是一条狗，
> 是狗子亦狗孙。
> 老狗何用场，
> 狗种得以保存。

那个波斯老家伙名叫白赫拉姆。这个拜火教徒每年都要抓住一个穆斯林宰掉祭火神。他用计谋抓住哈桑之后，将哈桑装入木箱中，然后搬上船。那条船在海上从早晨航行到了夜晚，天黑时，停泊在海岸。太阳出来之后，船继续航行。白赫拉姆令奴仆们把箱子搬到他的面前，打开箱盖，把哈桑抬出来，用醋熏了熏，又将解药吹入哈桑的鼻孔里。

片刻后，哈桑打了个喷嚏，将蒙汗药喷出，慢慢苏醒过来。

哈桑睁开眼，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在船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而且那个炼丹成金的波斯老头儿就坐在自己的面前，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计，上了老家伙的当，无可奈何地说："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我们都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回到安拉那里去。安拉啊，救救我吧！世人的主啊，莫让命运折磨我！"

他又望着波斯老头儿，语气缓和地说："阿伯，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你我之间的盐米之交？你立的誓言哪里去了？你怎好背弃友情呢？"

白赫拉姆凶相毕露，说："狗东西，像我这样的人会承认什么盐米之交吗？像你这样的俏孩子，杀掉你之后，我就总共杀了整整一千个人啦！"

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再三呵斥哈桑，哈桑只好默不作声。因为他心里明白，死亡之箭已经射到自己的身上，无计可施，无言以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他又望着波斯老头儿，语气缓和地说："阿伯，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你我之间的盐米之交？你立的誓言哪里去了？你怎好背弃友情呢？"

白赫拉姆凶相毕露，说："狗东西，像我这样的人会承认什么盐米之交吗？像你这样的小孩子，杀掉你之后，我就总共杀了整整一千个人啦！"

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再三呵斥哈桑，哈桑只好默不作声。因为他心里明白，死亡之箭已经射到自己的身上，无计可施，无言以对。

白赫拉姆令奴仆为哈桑松绑，给他点儿水喝。

这个拜火教徒笑着对哈桑说："凭火、光、影和热起誓，我本未预想到你会落入我的罗网中。赞美火神，助了我一臂之力，让我抓到了你，使我如愿以偿，正好把你杀掉，恭祭火神，以换取火神对我的欢悦。"

哈桑说："你已背叛了盐米之交的情谊，安拉会惩罚你的！"

白赫拉姆一拳将哈桑打倒在地，继之拳打脚踢不止，银匠哈桑登时鲜血顺着嘴流，随后昏迷了过去。过了一个时辰，哈桑才缓缓苏醒过来。

白赫拉姆令奴仆们点着火。哈桑问："你点火有什么用？"

"火是司光明和黑暗之主，是我所崇拜的神灵。你若也像我一样拜火神，我就把我的财产分给你一半，并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

哈桑一听，大声呵斥道："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原来是个异教徒！你只拜火，而不拜创造日夜的伟大的安拉，安拉会惩罚你的！你所崇拜的火，乃是信仰中的巨大灾难呀！"

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大怒道："狗东西，照这样说，你是不入我们的教门啦？"

说罢，他命令奴仆们把哈桑摁倒在地，他举起皮鞭，朝哈桑身上猛抽，直打得哈桑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哈桑大声求救，无人理他；哈桑求人帮助，无人伸手。他只得抬眼望天，求助于安拉的使者，只觉得难以忍耐，泪如雨注，在面颊上流淌，不禁凄然吟诵道：





专司命运的主啊,
你的裁决我服从。
只要你满意,
我定忍耐不作声。
他们折磨我,
各种手段尽用。
我求主施予恩泽,
宽恕我未立业建功。

过了一会儿,白赫拉姆把哈桑拉起来,让他坐下,又吩咐奴仆们给他端来吃的喝的。哈桑不吃也不喝,暗暗向伟大安拉祈祷求救。

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心狠毒辣,一路之上,不分昼夜地折磨哈桑,而哈桑则强忍着,暗中向伟大安拉求救祈祷。

那只船在海上航行了三个月的时间。白赫拉姆从未停止折磨哈桑。

有一天,海上突然狂风大作,海面一片黑暗,波浪滔天。船长和水手们说:“这都是因为这个拜火教徒总是折磨这个孩子所造成的恶果。看来安拉发现了拜火教徒的罪行,才派风神来惩罚这个老头子了。”

说罢,水手们一起动手,斩杀了波斯老头儿白赫拉姆的奴仆。白赫拉姆眼见水手们发怒,深感自危,于是忙为哈桑松绑,继之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哈桑换上,低三下四地要求与哈桑和好,答应教他炼金术,并保证送他回家,同时说:“孩子,请不要责怪我的所作所为!”

哈桑说:“事到如今,我怎么还能相信你呢?”

“孩子,假若没有罪过,也就无所谓宽恕了。我之所以这样对待你,目的不过想检验一下你的忍耐能力。你说得对,世间万物都掌握在安拉手里。”

水手和船长见波斯老头儿白赫拉姆这样与哈桑说,都为哈桑的解脱感到高兴,连忙为哈桑祈祷、祝福,万般赞美、感谢安拉。刹那之间,风停了下来,黑暗消失了,海上风平浪静,一片光明。

哈桑问白赫拉姆:“老人家,你到哪里去呀?”

“我要到云山去,孩子!那里有我们的炼金药。”白赫拉姆说。

白赫拉姆再三以火和光起誓,说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哈桑方才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与哈桑一道吃喝,一起谈天,穿老头儿给他的衣服。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三个月,船停泊在一条长长的海岸边,但见那里的岸上布满







五颜六色的石子，有白的，有黄的，有蓝的，有黑的，还有其他颜色的彩石。

白赫拉姆站起来，对哈桑说："喂，哈桑，上岸吧！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哈桑站起来，跟着白赫拉姆走去。临下船时，白赫拉姆叮嘱船长耐心等待，随后二人离开船，向岸边上走去……

上岸不久，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停下来，从袋子里掏出一面铜鼓和一个金丝绣花鼓槌，上面还绣着许多咒符。他敲击了一阵铜鼓，忽见地面上扬起一缕烟尘。

见此情景，哈桑觉得非常奇怪，不禁心里有些害怕，后悔自己跟着这个波斯拜火教徒登上岸来，脸色都变了。

白赫拉姆望着哈桑，问："哈桑，你怎么啦？凭火和光起誓，没什么可怕的。若不是需要你的名字才能办成事，我是不会让你来的。你只管高兴吧！你看，这缕烟尘就是我们将要骑乘的仙尘，它将帮助我们跨越这无垠的大地，为我们解决路上的困难。"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拜火教徒白赫拉姆敲击了几下铜鼓，忽见地面上扬起一缕烟尘，哈桑觉得非常奇怪，不禁心里有些害怕，后悔自己跟着这个波斯拜火教徒登上岸来，脸色都变了。

白赫拉姆望着哈桑，问："哈桑，你怎么啦？凭火和光起誓，没什么可怕的。若不是需要你的名字才能办成事，我是不会让你来的。你只管高兴吧！你看，这缕烟尘就是我们将要骑乘的仙尘，它将帮助我们跨越这无垠的大地，为我们解决路上的困难。"

片刻过后，烟尘消散，出现三峰骆驼。白赫拉姆骑上一峰，哈桑骑上另一峰，第三峰驮着俩人的干粮和用品。

二人骑着骆驼走了七天，来到一片空旷的大地上，他俩离开驼鞍，站在地上，望见一座圆屋顶，下面有四根赤金柱子支撑，二人便走了进去，在那里吃喝完毕，休息起来。

哈桑无意中一扭头，看见一个高高的东西，便问白赫拉姆："老人家，那是什么？"

白赫拉姆说："那是一座宫殿。"

"我们何不去那里坐一坐、欣赏一番呢？"

白赫拉姆站起来，对哈桑说："不可以去呀！"

"为什么？"

"你不要对我提这座宫殿，因为那里面住着我们的敌人；至于为何成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说罢，白赫拉姆敲了敲铜鼓，骆驼走来，二人骑上驼背，离开了那里。

又走了七天。第八天，白赫拉姆问哈桑："喂，哈桑，你在看什么？"

哈桑说："我在欣赏东西方天空之间的云霭。"

"哈桑，那既不是云，也不是霭，而是一座高山，将天空中的云割裂开来；因为山峰很高，上空已没有云彩。那座山，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上面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正是为了这种东西，我才带你一道来的。我的要求就要通过你的双手来实





现，非你取不下来。”

哈桑听白赫拉姆这样一说，自信生还无望，心中不胜难过。哈桑问：“凭你崇拜的火神和你所笃信的宗教起誓，你带我来，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呢？”

“炼金需要一种草，那种草就生长在白云拦腰的山上。山，就是这座山；那种草就在这座山上。我们一旦弄到那种草，我就把炼金术全部过程展示给你。”

哈桑害怕地说：“哦，原来是这样！”

哈桑确信自己生还无望，失望地望着那耸入云中的高山，因远离母亲、家人和祖国而深感难过，后悔自己违背母亲的叮嘱，不禁泪流满面。凄然吟诵道：

仔细观察主的创造，
当知这样一个道理：
宽恕如何到来，
快乐不久即至；
面临灾难莫失望，
时光将令困惑飞逝。

二人朝前走去，来到山下。哈桑朝山上望去，发现山上有座宫殿，于是问白赫拉姆：“那是一座什么宫殿？”

拜火教徒白赫拉姆说：“那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居住之地。”

白赫拉姆离开驼鞍，随后让哈桑也下到地上。

白赫拉姆走上前去，吻了吻哈桑的头，对他说：“孩子，对我的所作所为，千万不要责怪！登上那座宫殿，我会保护你的，你不应该违背我的意志，不论从那宫殿里弄到什么东西，你和我平均分享。”

“好的！”哈桑随口说道。

白赫拉姆打开一个袋子，从里面掏出一盘石磨，又拿出一些小麦，将之磨成粉，随之和成面，拍成三张大饼，放在火上烤熟。他又取出铜鼓和金丝绣花鼓槌，敲了敲铜鼓，只见一峰骆驼出现在面前。他将骆驼宰掉，剥下皮来，望着哈桑说：“喂，哈桑，我的孩子，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我一定听你的话！”哈桑说。

“你钻进这骆驼皮里，我把口缝好，把你丢在地上，就会有兀鹰俯冲下来，衔起驼皮，把你带上山顶。你带上一把刀，当兀鹰落在山顶时，你就用刀割开驼皮，钻出来。那兀鹰看见你会害怕的，就会马上飞走。你到了山顶上，再往我这里





看，我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

说罢，白赫拉姆将三张饼、一袋水、刀递给哈桑，说：“你带上吃的和喝的，钻进驼皮里去吧！”哈桑带上大饼和水，钻进驼皮里，白赫拉姆将口缝合好，随后远远躲了起来。

片刻过后，一只兀鹰俯冲下来，叼起驼皮，飞上了山顶。当哈桑感觉到兀鹰已把驼皮放在山顶上时，他拔出刀子，割开驼皮，钻了出来，放声向白赫拉姆喊话。

这时，山下的白赫拉姆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声喊道：“哈桑，朝你的背后走！不论看见什么，随时告诉我！”

哈桑转身走去，看见那里有多具腐尸，周围堆满了干柴，立即向白赫拉姆报告了自己所看到东西。白赫拉姆说：“那正是我们要的东西。你马上弄六捆干柴，扔给我！那就是炼金用的干柴。”

哈桑立即动手，弄了六捆干柴，甩下山去。

白赫拉姆眼见干柴已在自己的手中，微微一笑，对哈桑说：“你这个坏蛋！我要你给我办的事办完了，我也就用不着你了。你如果想呆在山上，你就永远住在那里吧；你若不愿意留在那里，只有跳悬崖了。”

说完，白赫拉姆抱着干柴，扬长而去。

哈桑独自呆在山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自信必死无疑，无可奈何地说：“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这条老狗把我骗苦了！”

说完，哈桑坐下来，难过地哭了起来，边哭边吟诵道：

世上有一种人，
耳聪目明智商高。
安拉欲使其明理，
必先塞其耳迷其心窍。
及到目的化现实，
还其耳目然后赐教。
不要问理何在，
万事已由主安排好。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登上山，把白赫拉姆要的东西扔下山去，白赫拉姆一阵斥责之后，抱起干柴扬长而去。

哈桑独自呆在山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自信必死无疑，无可奈何地说："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这条拜火教老狗把我骗苦了！"

哈桑吟完诗，站起身来，左顾右盼，然后向前走去。哈桑走着走着，来到山的另一侧，但见那里是一片大海，海水湛蓝，波涛汹涌，间或狂浪如山，浪花飞溅。哈桑坐下来，背诵了几节《古兰经》文，默求安拉助他一臂之力，要么让他一死了之，要么默助他摆脱这场灾难，然后为自己做了个祭礼拜，随即纵身跳入了翻腾的大海之中。

出乎意料的是，波浪把哈桑平平安安地推到岸边。

哈桑登上岸，心中高兴，连声感赞安拉。他想找些东西吃，便向前走去。一个时辰后，他看见自己站在了他和拜火教徒白赫拉姆走过的地方。他又朝前走了一个时辰，只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宫殿出现在眼前。他走近宫殿，忽然想起那就是他向拜火教徒白赫拉姆问到的那座宫殿，并且记得当时白赫拉姆对他说："你不要对我提这座宫殿！因为那里面住着我的敌人；我和敌人之间的事情，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想到这里，哈桑说："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进去看看！也许我能在这里意外地绝处逢生。"

哈桑抬头一看，见宫门大开着，于是走了进去。他发现长廊上放着长椅，上面坐着两位漂亮姑娘，真是如花似玉，天生丽质，妖艳妩媚，明艳动人。哈桑仔细望去，见两位姑娘守着棋盘，正在聚精会神地对弈。

一个姑娘无意中抬头一看，见一个小伙子站在身旁，便高兴地喊道："嗨，来了一个美男子！我想他就是白赫拉姆今年带来的那个人。"

哈桑听姑娘这样一说，立即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不止，说道："小姐说得对！我正是那个可怜的人。"





姑娘说："姐姐，我看正是那个可怜人哪！"

小妹妹对大姐姐说："姐姐，我来作证，让我遵从安拉的信约与他结为兄妹吧！从此之后，我将随他死而死，跟他生而生，以他的欢乐为欢乐，以他的惆怅为惆怅。"

小妹妹站起来，走去扶起哈桑，与他拥抱亲吻，然后拉着哈桑的手，将他领进宫殿，姐姐随之入殿。

小妹妹帮哈桑脱下身上的破烂衣服，给他换上皇家宫服，继之摆上各种美味佳肴。姐妹俩陪着哈桑吃了起来。

三人边吃边谈。姐姐对哈桑说："请你谈谈你是怎样和那个无耻的拜火教徒打交道的吧？你又是怎样落入他的手中，又是怎样甩掉他的呢？之后，我们再把我们与他之间的事，从头到尾给你讲一遍，以便你再遇到他时，也好提防他。"

哈桑见姐妹俩这样一说，发现她俩对自己亲切和善，便放下心来，理智也完全恢复了。随后，哈桑便把与白赫拉姆打交道的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妹妹问："拜火教徒提及过这座宫殿吗？"

"说过。我问他时，他对我说：'我不喜欢接近它，因为那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住的地方。"

两位姑娘一听，不禁勃然大怒，说道"这个邪教徒，竟敢说我们是妖魔鬼怪！"

哈桑说："是的，他是这样说的。"

妹妹说："凭安拉起誓，这个邪教徒，我一定要杀掉他！我要让他化为世间的一股微风！"

"你怎么抓住他呢？又如何杀死他呢？"哈桑为难地问。

"他住在一个名叫穆舍伊德的花园里。我一定要在近期杀掉他！"

姐姐说："哈桑说的全是实话，他说的关于那条邪教徒老狗的那些话都是对的。不过，妹妹，你还是先把我们的情况给哈桑讲讲吧！好让他心里有个底儿。"

妹妹说："哈桑兄，你有所不知，我们本是国王的女儿。我们的父亲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神王，手下兵多将广，奴婢成群，且有众多神兵神将供父亲役使。伟大安拉赐予父王七个女儿，而且是一母同胞。不幸的是，父王狂妄自大，嫉妒成性，无以复加，直至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任何一个男人。有一天，父王召集群臣，说：'你们谁能找一个地方，那里既没人影，也没有妖迹，却要有树、有果、有水的世外桃源？'群臣问：'大王找这样的地方做何用呢？'父王说：'我想把七个女儿送到那里去，让她们与世隔绝。'一位大臣说：'大王陛下，有个妖魔背叛苏莱曼大帝，在云山建造了一座宫殿；妖魔死后，那里既没有人住，也没有妖宿，而且没有任何人再到过那里，一直空着，正好适于公主们住。那座宫殿四周果树成林，





果实累累，水甜如蜜，凉如冰雪；患麻风病和癞疮病等皮肤病的人，只要一喝那里的水，疾病便会立即消失。’我们的父王听后觉得是个很理想的地方，便把我们七姐妹送到了这里，而且还派来了大批军队，带来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每当父王想来这里，他就敲鼓，神兵神将立即聚集到他的面前，他挑选其中之一供他乘骑，其余的兵将旋即离去。当父王想让我们到他那里时，他就派神兵神将来接我们进宫，一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然后再送我们回这里来”。

说到这里，小妹妹停顿片刻，然后接着说：“我们其余的五个姐妹，她们到野外打猎去了，这里的野兽多不胜数。我们每个人轮流着留在家里烧饭做菜。今天，正好轮到我和我的大姐在家做饭。我们曾求安拉给我们送来一个男子与我们同欢共乐，感谢安拉终于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你只管放心就是了，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哈桑听罢小妹妹的这番长长的谈话，高兴极了。哈桑说：“赞美安拉给我指出了摆脱灾难的光明大道，感谢安拉万般慈悯我们的心！”

小妹妹站起来，拉着哈桑的手，把他领进房间，取出被褥、床单，样样色泽鲜艳，价值难以估算，让哈桑安心休息。

一个时辰过后，五姐妹打猎回来，大姐和七妹把哈桑的事讲了一遍，她们个个欣喜若狂。姐妹们相继走进哈桑的房间，向他热情问安，祝贺他平安到来。

自此，哈桑生活在公主们当中，过着快乐、美好、欢乐的日子。哈桑常跟随她们一道外出打猎、屠宰猎物，与她们相处亲密、融洽、和睦。

哈桑生活在公主们当中，备受款待，时而跟她们一道在豪华宫殿里开心娱乐，时而和她们在花园里一起赏花。公主们和哈桑谈心聊天，驱除了哈桑的寂寞感；因为有哈桑和她们在一起玩乐、嬉戏，她们兴高采烈，快活无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桑的健康得到恢复，感到身强力壮，力气大增。

有一天，小妹妹把拜火教徒白赫拉姆的话告诉了姐姐们。她们听说那个拜火教徒把她们当成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个个愤怒，立誓斩除掉那个坏蛋。

第二年，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又带着一个穆斯林来了……只见那青年面容英俊，戴着手铐脚镣，正遭受着残酷折磨。当白赫拉姆带着青年来到公主们住的那座宫殿时，哈桑正坐在河边的一棵树下。

哈桑眼见那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心怦怦跳个不停，气愤至极，脸色也变了，他一拍巴掌……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有一天，小妹妹把拜火教徒白赫拉姆的话告诉了姐姐们。她们听说那个拜火教徒把她们当成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个个愤怒，立誓斩除掉那个坏蛋。

第二年，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又带着一个穆斯林来了……只见那青年面容英俊，戴着手铐脚镣，正遭受着残酷折磨。当白赫拉姆带着青年来到公主们住的那座宫殿时，哈桑正坐在河边的一棵树下。

哈桑看见那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心怦怦跳个不停，气愤至极，脸色也变了，他一拍巴掌，对公主们说："喂，姐妹们，帮助我杀死这个可恶的邪教徒吧！你们看，那个坏蛋又来了！我一定要杀掉他，以解我心头之恨，拯救那位穆斯林小伙子，让他返回自己的家乡，与亲人、朋友团聚。你们做了这样的好事，安拉会报偿你们的。"

公主们说："我们听从安拉的安排，支持你！"

旋即，公主们戴起面罩，佩上利剑，为哈桑牵来一匹最好的宝马，并给他准备好一切，让哈桑全副武装起来。随后，他们下山去了。

他们走近一看，发现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已宰掉骆驼，剥下驼皮，对青年说："小伙子，钻进这驼皮筒子里面去吧！"

哈桑悄悄地从背后接近拜火教徒，那拜火教徒完全不知不觉。

哈桑一声大喊，令白赫拉姆大吃一惊，哈桑走上前去，怒喊道："可恶的东西，住手！安拉的敌人，穆斯林的顽敌，背信弃义的老狗，无耻的拜火教徒，土匪，骗子！你还以阴影和热气立誓崇拜火吗？"

白赫拉姆扭脸一看，见是哈桑，惊问："孩子，你是怎样得到解救的？是谁把你接下山的？"

哈桑说："安拉拯救了我，也是安拉把你投入你的仇人手中的。可恶的邪教徒，你整整折磨了我一路，背信弃义。如今你就要受到惩罚了。你已落入了死坑，没有亲娘，也没有兄弟朋友能够救你了。你说过，谁背叛了盐米之交，会受到安拉惩罚的。你背叛了盐米友情，于是安拉把你送到了我的手中，你逃也逃不掉了！"



“孩子，凭安拉起誓，你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你比我的眼睛还珍贵！”

哈桑未等他说完，拔剑出鞘，手起剑落，白赫拉姆的首级顿时被削了下来，安拉将他的鲁合送入了多灾海。

哈桑取下白赫拉姆的袋子，掏出铜鼓和鼓槌，一击铜鼓，便有神驼像电闪一样朝哈桑跑来。哈桑随后为青年松绑，扶他骑上驼背，其余的骆驼为他驮着干粮和水，然后对青年说：“小兄弟，去你要去的地方吧！”

安拉通过哈桑之手解救了青年，青年高兴，谢过哈桑，驱驼而去。

公主们见哈桑削下了白赫拉姆的脑袋，一个个欣喜难抑，纷纷围上来，交口称赞哈桑勇敢，感谢他的义举，为他祈祷、祝福。她们说：“哈桑，你干了一件大好事，报了仇，雪了恨，伟大安拉一定会嘉奖你的！”

随后，哈桑与公主们一道返回云山宫殿。哈桑和公主们生活在一起，一道吃喝，一道玩乐，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一直过着平静、安然、幸福的生活，忘记了母亲，忘记了家乡。

正当哈桑沉浸在欢乐生活之中时，忽见一股烟尘腾空而起，顷刻遮天蔽日，天地一片黑暗。公主们对哈桑说：“哈桑，你进自己的房间躲一躲吧！倘若你想去花园，也可到那里的果树或葡萄架下躲一躲。你别害怕，不碍事的。”

哈桑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

烟尘散去，出现一队人马，势如排山倒海，原来是公主的父王派大军来了。大军到来之后，公主们给他们安排好住处，一番热情周到款待。三天过后，公主们问他们为何而来，他们说：“我们奉大王之命来接公主们。”

公主们又问：“父王要我们回去所为何事？”

“一位国王要举行婚礼，特请你们光临，以观盛大场面。”

“要去多长时间？”

“一去一回，加上庆典活动，要两个月时间吧。”

公主们走去见哈桑，把情况告别他，并对哈桑说：“哈桑兄弟，我们有事暂时离开这里，你自己在这里住着，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只管放心就是，不要害怕，不要难过，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到这个地方来。你安心地住在这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这是宫中房间的钥匙，你拿着吧！”

小公主指着一座门，叮嘱哈桑说：“哈桑哥哥，凭我们之间的情谊起誓，这座门，你千万不要打开，以免出现什么意外。”

说罢，将宫中房间钥匙递给哈桑，公主们跟着大队人马离去。

哈桑独自呆在宫中，寂寞难耐。那宫殿虽然宽敞高大，而哈桑却感到天低地





窄。实在难以忍受之时，他便外出猎物，带回宫中，独自宰杀，独自烧烤，独自食之，孤独一人，形影相吊。这样一来，哈桑反而觉得更加孤独烦闷。孤寂之时，哈桑想起了公主们，情不自禁地吟诵道：

天低地狭窄，
心烦意亦乱。
自打姐妹们走后，
双眼泪未干。
日坐六神无主，
夜下不得眠。
何时得重聚，
对歌纵情尽欢颜？

讲到这里了，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姑娘们离开哈桑那里之后,哈桑独自呆在宫中,寂寞难耐。那宫殿虽然宽敞高大,而哈桑却感到天低地窄。实在难以忍受之时,他便外出猎物,带回宫中,独自宰杀,独自烧烤,独自食之,孤独一人,形影相吊。这样一来,哈桑反而觉得更加孤独烦闷。

有一天,哈桑在宫殿中缓缓踱步,走去打开公主们的房间,见里面堆满金银,不禁大吃一惊,深感大饱眼福;不过,因为公主们不在,他毫无心思去看那些金银财宝。

哈桑突然想到那座门,就是公主们不让他开的那道门。哈桑想起小妹妹叮嘱的那几句话,要他莫走近那道门,千万不要开启。他不禁心中燃起一股无名火,心想:“她不让我开那道门,想必是门里有不便让我看的什么东西。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打开它,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哪怕付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想到这里,他拿起钥匙,走去打开门锁。打开门一看,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根本没有金银财宝,仅见屋子中间有座用玛瑙石砌成的阶梯。哈桑走进门,拾级而上,来到殿顶平台,四下一望,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心想:“原来小妹妹不让我看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哈桑在殿顶转了一圈,向殿下望去,但见殿下有一片绿原,草木葱郁,百花吐蕊,野兽欢跳;鸟雀鸣唱,歌声悠扬,正赞美伟大万能之主。

哈桑仔细观看那片美丽天地,发现远处有一片湖水,绿波荡漾。

哈桑离开殿顶,缓步走去,来到一座四根柱子支撑的宫院前。他走近一看,发现里面放着许多长凳,都是用金银砖和宝石砌成的,宫院的中央有一汪湖水,湖边有一凉亭,亭顶子是用檀香木和沉香木搭成的,柱子外面用赤金、珍珠、宝石镶嵌成各种图案,每颗珍珠都有鸽子蛋那样大。湖岸上放着一排沉香木座椅,椅背上镶嵌着各种宝石,构成和谐有序、雅致美观的图案。座椅旁的柱廊上,挂着一排排用金丝、银丝编织成的鸟笼,笼中养着各种鸣禽,羽毛色彩鲜艳,歌喉响亮动听,争相赞颂着伟大万能的安拉。宫殿富丽堂皇,豪华无比,就





连波斯科斯鲁和罗马皇帝都不曾见过。哈桑见之，惊异不已。眼见这片美景，哈桑大有目不暇接之感，心地豁然开朗，深深陶醉其中。他不由自主地坐下，开始欣赏起来。

哈桑正仔细观看、欣赏精美建筑之时，忽见十只鸟儿从旷野上向着宫殿和湖边飞来。哈桑立即看出那些鸟儿一定是来湖上喝水的，于是急忙躲藏起来，以免鸟儿受到惊扰。

鸟儿落在一棵大树下，绕着大树休息、嬉戏。哈桑观察其中有一只大鸟，羽毛最漂亮，其余的鸟儿总是围着它，为它效力；而这只鸟用嘴啄其余的九只鸟，那九只鸟都纷纷躲闪，似乎很敬重那只大鸟。

哈桑远远地观赏着那些鸟儿。片刻后，鸟儿们坐在湖畔的长椅上，各自伸出爪子，取下自己身上的羽毛外衣，忽然变成了十个大姑娘，个个如花似玉，人人体态苗条。

姑娘们剥去羽衣，露出身上穿的绸衣缎裙，坐在草地上，发出一阵阵清脆笑声。片刻后，她们脱下衣裙，下到湖中，开始戏水沐浴。那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把伙伴们高高举起，抛入水中；见此情景，其余的姑娘纷纷逃去，谁也不敢把手伸向她。

哈桑眼见姑娘们赤身裸体，个个身材匀称，体态丰满，酥胸高耸，风姿绰约，风韵可人，不禁心荡神驰，这才领悟到小公主为什么不让他打开那座门，就是因为有这些姑娘们。哈桑打内心里深深喜欢上了那位最漂亮的姑娘。

哈桑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姑娘们，感到遗憾的是自己不能和她们在一起戏水、玩耍。哈桑见那个貌美出众的姑娘明艳动人，不禁心跳加速，眼望着她，心爱上了她，情火燃烧在心中，止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姑娘们一个个上了岸，擦去身上的水珠，穿上自己的衣裙。哈桑依旧站在远处望着她们，而她们却看不见他。哈桑惊羡姑娘们个个天生丽质，娇艳妩媚，人人明眸皓齿，体态婀娜，她们都是那样温柔、可爱。

哈桑望着一丝不挂的那位姑娘，又见她的圆屋顶，就像用白银或水晶石制成的碗，其美不可言传，正如诗人描绘的那样：

撩开石榴裙，
但见玉门眼前竖。
狭窄如同咽喉，
又像谋生路。
当进入一半时，





忽听呻吟声出。
问君意如何，
君言余部快进入。

姑娘们上了岸，各自穿上自己的衣服，戴上首饰。那位姑娘穿的是一套绿衣裙，其美显胜群芳，又见其容貌耀目，灿若朝阳，身姿娇媚，盖过柳杨……实令观者心荡神驰，神魂颠倒，浮想联翩。正如诗人所云：

靓女贤淑，
面颊如同朝阳。
飘飘自云中而来，
身裹绿衣裳。
枝托着石榴花，
嫩叶点缀着红妆。
欲问衣名何，
话语柔轻又绵长。
爱消心头苦，
惠风送来馨香。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姑娘们上了岸，各自穿上自己的衣服，戴上首饰。那位姑娘则穿上一套绿色衣裙，其美显胜群芳；又见她容光焕发，灿若朝阳，身姿妖媚，盖过杨柳；实令观者心荡神驰，神魂颠倒，浮想联翩。姑娘们坐下来，边笑边谈。

望着那一个个美丽的姑娘，哈桑深深沉浸在思恋的海洋里，徘徊在爱慕的山谷中，心想："小公主不让我打开这座门，就是怕我看见这些姑娘，更担心我爱上其中一个……"

哈桑仔细端详那十个姑娘，认定那都是安拉所创造的人间至美，其美胜过所有的人。他觉得其中最美的还是那位姑娘：樱桃小口像苏莱曼大帝的宝石戒指；鼻子似鹰嘴钩闪着亮光；乌亮的头发比夜色还黑；眉毛像开斋节之夜的新月牙儿；一对明眸赛过羚羊的眼睛；面颊如同秋牡丹；双唇就像珍珠；牙齿整齐洁白，正所谓朱口含玉；脖子就像杨柳枝上的银锭；肚子紧缩，肚脐足以容下九欧基亚麝香水；大腿似雪花石柱，又像是用鸵鸟绒填充的靠枕……好一个标致的姑娘，身材高挑，挺似修竹，柔若杨柳，亭亭玉立，风姿可人。恰如狂放诗人所描绘的美女：

世上有美丽女子，
涎水比蜜甜。
明眸好似两汪水，
内藏印度宝剑。
翩跹三五步，
杨柳枝自感羞惭。
微笑唇间外溢，
视之如同欣赏闪电。
面颊似玫瑰，
这种比喻还嫌有缺欠。
乳峰像石榴，





一笑羞色遮面。
我打心底里立誓，
比什么都令兴味失散。
人们聚谈园中花，
无不交口称赞。
杨柳与玫瑰，
本与我不甚相关。
我若站在花园里，
赞花当用何语言？

姑娘们笑呀，玩呀，快活得难以言表。令人无限羡慕。

哈桑躲在角落里，望着一个个光洁的玉体，忘记了寂寞，忘记了孤独，忘记了饥渴，不知不觉夕阳西斜。

那位姑娘对伙伴们说："喂，妹妹们，天色不早了，我们也玩够了，此地离我们的家还很远，准备启程回飞吧！"

姑娘们走去穿起自己的羽衣，刹那间，变成了十只鸟儿，展翅飞上了蓝天。

望着远去的鸟儿，哈桑大失所望，想站起身来回宫殿中去，但却没有力量，眼泪止不住滴滴淌在了面颊上。

哈桑想着姑娘们的美丽的身影，吟诵道：

只要你忠于诺言，
即使相距遥远，
我的心也安，
照样睡得香甜。
如今你飞去，
我怎能合上双眼？
但愿梦中相会，
只盼梦境绵绵。
不困却思睡，
期待梦中合欢。

哈桑挣扎了好大一会儿，方才站起身来，往回走了几步，竟连回宫殿的路也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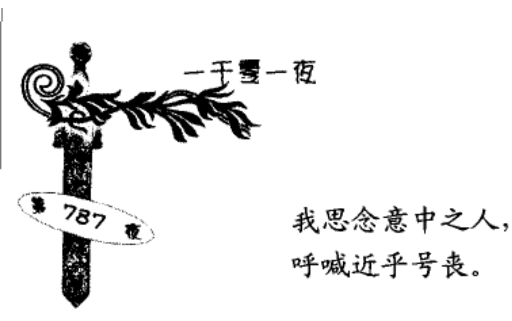


不出来了。

他边走边回忆，照原样锁好那座小公主不让他开的那道门，终于回到那座宫殿下，爬着进了房门。他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整日沉浸在相思的海洋里。他哭泣，他落泪，直到第二天东方大亮。

天刚亮，哈桑坐在床上吟诵道：

群鸟已飞走，
鸣叫声伴着夕阳。
相思病重唯等死，
只缘没有翅膀。
情语怎好不吐，
思甚必定开口讲。
面对朝阳，
幻影已经消亡。
我的爱情之夜，
永远见不到晨光。
呼声光棍儿们，
他们却正睡得香。
爱之惠风轻柔，
已吹拂我的面庞。
我的心和神，
伴着泪流一样紧张。
为争丽人而斗，
灾难大无双。
结交艳丽女子，
人云是罪状。
情敌相互决斗，
却博得世人赞扬。
悭吝无计可施时，
只得拼命上。
慷慨送掉性命，
爱中戏一场。



我思念意中之人，
呼喊近乎号丧。

太阳出来了。哈桑打开那道门，走到原来的那个地方，面对原来观看的方向坐下，一直坐到夜幕降临，却未看见一只鸟儿飞来。他坐等鸟儿飞临，却不见鸟儿的踪影，不禁泪水横流，直哭得昏迷过去，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哈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爬到宫殿下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天地。哈桑一夜没有合眼，一直哭到天亮。

天亮了，太阳出来了，阳光普照大地和山冈。就这样，哈桑不吃不喝，坐立不安，白日里无精打采，黑夜里合不上眼，如痴如醉，被牢牢地缠绕在相思病网里，不能自拔。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姿色足令朝阳含羞，
杨柳甘自认输。
日月听云言语，
心火也会消无。
彼此相见时
拥抱之情特殊。
面颊贴面颊，
胸脯对胸脯。
谁言爱情尽甜美，
当知亦有难言之苦。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银匠哈桑独自在宫中吟诗,寂寞孤单,无人相伴。他不吃不喝,坐立不安,白日里无精打采,黑夜里合不上眼,如痴如醉,被牢牢地缠绕在相思病网里,不能自拔。

正当此时,忽见宫外的旷野上荡起一缕烟尘。哈桑急忙躲藏起来,因为他知道宫殿的主人回来了。

片刻后,大队人马来到宫殿前。随后,七位公主进了宫殿,放下随身带的武器。小妹妹刚刚放下武器,便来到哈桑的卧室,发现室内空空。她找了好大一会儿,方才发现哈桑藏在一个小房间里,只见他面黄肌瘦,两眼凹陷,泪痕满面。原来哈桑因为迷恋上了那位姑娘,日思夜想,吃不下,睡不安,所以瘦得皮包骨头,无精打采,看上去狼狈不堪。

小公主见哈桑如此模样,不禁大吃一惊,忙问:"哈桑哥,你怎么啦?你怎么成了这个模样?快把情况告诉我,让我给你出个主意,想个办法,以便使你摆脱困境。哈桑哥,你说吧!我愿以生命为你赎身。"

哈桑听后,不禁痛哭起来。他吟诵道:

> 一旦有了心上人,
> 烦恼便压身。
> 内疾外表泛愁容,
> 思恋塞满心。

小公主听罢哈桑吟诵,对他的口才、文才惊叹不已,遂问:"哈桑哥,你是什么时候陷入这种恋情之中的?我发现你边吟诗边垂泪。哈桑哥,看在安拉的面上,看在你我之间情谊的分上,快把情况告诉我,把你的秘密全讲给我吧!我一定有办法帮助你解忧。我们不在之时所发生的事情,你都不要怕。我见你这样不高兴,我的心里很难过。"



哈桑叹了口气，不禁泪如雨注，说道："小妹，只怕我说出自己的要求，你也爱莫能助，反倒会使我苦恼、惆怅而死。"

"哈桑哥，凭安拉起誓，不会的，我决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哪怕献出我的生命，我都会帮你的。"

听小公主态度如此诚恳，哈桑便把自己打开那座门所看见的情况告诉了小妹妹，而且说自己已深深爱上那位姑娘；因为陷于思恋之中，已有十天不吃不喝了。说完，哈桑哭了起来，边落泪边吟诵道：

送心还胸中，
赠眼以甜蜜睡眠。
黑夜将爱情约毁，
并非人力可以改变。

小公主听完哈桑吟诵的诗，也跟着哭了起来，十分同情哈桑，为他远离家乡而感到由衷难过。

小公主说："哈桑哥，你放心就是了！我一定竭尽全力，让你如愿以偿，纵然为此献出我的生命，我也在所不辞。我立即给你想个办法，但愿让你能达到目的。不过，哈桑哥，你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要讲给姐姐们听，以免你和我丧命。假若她们问你开过这道门没有，你要一口咬定，说从没有开过，你要说：'因为你们离开了我，我独自呆在宫中，太寂寞，十分思念姐姐们。'记住了吗？"

听小公主这样一叮嘱，哈桑心里宽舒多了，回答道："我听小妹的！你说得很对。"

哈桑亲吻小公主的前额，心中怕意一消而光。因为他违背小公主的行前嘱咐，打开了那扇门，心里害怕得要命；小公主的这番话使他的紧张心情得以恢复正常。

哈桑向小公主要东西吃，小公主给哈桑端来吃的东西，哈桑开始进食。

小公主哭着来到姐姐们面前，姐姐问何故落泪，小公主说哈桑感到不安，并告诉她们说哈桑病了，十天以来不曾进食。姐姐们问其病因，小公主说："我们走了之后，这里只剩哈桑一人，实在孤独难耐。我们离去这些日子，在哈桑眼里好像度过了千年似的。他是个外乡人，独自呆在这里，觉得孤单，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走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没有人和他说话，没有人陪他散心，而他毕竟年纪轻轻，免不了想念母亲，思念朋伴，因而吃不下，睡不安，终于病倒了。我们理应去陪他玩玩，安慰安慰他。"

姐姐们听小妹这样一说，也都哭了起来，对哈桑深表同情，她们对小妹说：





"凭安拉起誓，哈桑的孤单处境实在不难体谅啊！一人在外，思念之情难免。"

姐妹们把护送的人马打发走之后，来到哈桑的房间，向哈桑问安，发现他面黄肌瘦，形容憔悴，禁不住落下同情的眼泪。她们相继坐下，好言好语安慰哈桑，把自己所见到的新鲜事及新娘、新郎的婚庆大典盛况一一讲给哈桑听。

姑娘们和哈桑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七位公主百般安慰哈桑，关心照顾备至，而哈桑的病情却不见好转。眼见这种情况，公主们心急如焚，小公主哭得最厉害。

又一个月过去了，公主们想骑马外出打猎，要小妹妹和她们一道外出，但小妹妹说："姐姐们，凭安拉起誓，哈桑的病情不见好转，身体这样糟，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打猎，我要和他呆在一起，直至他的健康好转，心中的忧虑云消雾散。所以还是留下来好好照顾他，你们去吧！"

姐姐们听完，无不称赞小妹心地慈善、举动高尚。她们对小公主说："你待一个异乡人这么好，安拉一定会报偿嘉奖你的。"

说罢，姐姐们让小公主留在宫殿里陪着哈桑，随后骑上马，带上足够二十天吃的干粮，策马外出打猎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八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又一个月过去了，公主们想骑马外出打猎，要小妹妹和她们一道外出，但小妹妹说："姐姐们，凭安拉起誓，哈桑的病情不见好转，身体这样糟，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打猎，我要和他呆在一起，直至他的健康好转，心中的忧虑云消雾散。所以还是留下来好好照顾他，你们去吧！"

姐姐们听完，无不称赞小妹心地慈善、举动高尚。她们对小公主说："你待一个异乡人这么好，安拉一定会报偿嘉奖你的。"

说罢，姐姐们让小公主留在宫殿里陪着哈桑，随后骑上马，带上足够二十天吃的干粮，策马外出打猎去了。

小公主估计姐姐们已经走远，来到了哈桑的房间，对哈桑说："哈桑哥，你带我去看看你瞧见姑娘们的地方去吧！"

哈桑喜不自禁，说道："好哇，我非常愿意。"

哈桑很高兴，以为自己的目的就要实现了。他想站起来，陪着小妹去看那个地方，但他却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于是，小公主背着哈桑来到那座宫殿前，打开门，登上阶梯，走进那座有湖水的宫院。小公主看后，对哈桑说："你给我讲讲，她们是怎样出现在这里的呢？"

哈桑指着那一汪湖水，对小公主说："小妹，姑娘们就是在这里脱下羽衣，下湖戏水的。"

接着，哈桑把那天看到的情况，详详细细给小公主讲了一遍。

小公主听后，似乎恍然大悟，顿时脸色蜡黄。

哈桑见小公主神色异常，忙问："小妹，你这是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变黄啦？"

小公主说："哈桑哥，你有所不知，那位姑娘是一位伟大神王的女儿。她父亲的手下助手无数，谋士成群，不仅有人，而且有神，还有妖术师、占卜师、星象师。她的父王统治着广大地域，下属藩王众多；我们的父王，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藩王而已。因为她的父王兵多将广，实力雄厚，谁也不能与他抗衡。他封给你所看见的那些姑娘们一片很大的土地，长与宽各有一年里程，四周有大河护卫，不管是人是神，谁也休想到那



个地方去。那个大王手下还有女将二万五千名，人人勇猛善战，个个英姿飒爽，善于操枪舞剑，勇猛、顽强；一旦骑马披挂上阵，一人足以抵挡千名勇士。他有七个女儿，个个勇敢过人，胜过手下的所有女将。刚才提到统治那块土地的，就是你看见的那个最漂亮的姑娘，就是他的大公主。大公主智勇双全，堪称女中豪杰，盖过国内群雄。你所看见的陪着大公主来的九个姑娘，就是大公主手下的谋士、助手和女将。”

说到这里，小公主稍稍停顿，接着说：“哈桑哥，那些姑娘们赖以飞行的羽衣，都是神工所制，天衣无缝，精巧无双。你若想与大公主结为百年之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哈桑急不可待地问：“小妹，你有什么好主意？”

“你就坐在那个地方，等候大公主到来。因为她们每月初都到这个地方来。你看见她们来了，就赶快藏起来，千万不要让她们发现你；如若不然，你我的性命难以保住。我的话，你要牢牢记住。你要坐在一个距她们很远的地方，只能你能看见她们，而不让她们看见你。当她们脱下羽衣时，你要看准并记住哪件是那位公主的，然后悄悄走近，将羽衣收起来；要注意，万万不可拿错。那件羽衣将把你送到公主的国家去；你拿到了那件羽衣，就等于得到了那位公主。不过，哈桑哥，你要小心，千万不要受骗。公主不见羽衣，会说：‘偷拿我羽衣的人呀，把羽衣还给我吧！因为我已在你的面前，我已属于你！’你听到她说这话，千万不要把羽衣还给她！如果你把羽衣还给她，她不但把你杀掉，还会捣毁我们的宫殿，杀死我的父王。以后的事，我会告诉你怎么办的。”

“小妹，我该怎么办？”

“随从她来的那些姑娘发现她的羽衣丢失，就会展翅飞去，留下她一个人呆在那里。看到这种情况，你就走上前去，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拉过来；只要把她拉到你的身边，就表明你已占有了她。拿到羽衣之后，你要妥善保存。因为羽衣在你的手里，公主就在你的掌握之中，因为她没有羽衣，她是没有办法飞回故乡的。你拉住公主后，就把她背到你的房间去。你要记住，千万不要说你拿了她的羽衣。”

哈桑听小公主这么一说，顿觉心定神安，心头的苦闷消失得无影无踪。

片刻后，哈桑站起身来，吻了吻小公主的头，随后二人相伴走下殿顶，各自安睡去了。哈桑一夜安睡，不觉东方大亮。旭日东升，哈桑起床之后，打开房门，走去登上殿顶，坐在那里，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小公主给他送吃送喝，为他更衣，然后回来休息。就这样，哈桑每天日出登上殿顶苦等，日落之后回房休息，直至新的一年来临。

一天夜里，哈桑看见一弯新月挂在天边，心中激动不已，凝神注目，特别留意





观察。正当此时，忽见一群鸟儿闪电似的朝湖边飞来。

哈桑看清正是那十位姑娘，立即起身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他能看见她们，而她们看不见他。

鸟儿落在湖边，各自占一个地方，脱下羽衣。哈桑所爱的那位公主也脱下了羽衣，放在距哈桑隐身之处不远的地方。

那位公主和姑娘们脱下衣裙，下到湖中，开始沐浴戏水。

哈桑悄悄走去，眼疾手快，拿起公主的羽衣，而那些姑娘们只顾欢快地戏水沐浴，谁也没有注意岸上发生什么事。

姑娘们沐浴后，相继登岸，穿上羽衣。当公主要穿羽衣时，却发现羽衣不翼而飞，不禁大惊失色，高声叫喊不止，用力拍打自己的面颊，撕扯自己的衣服。姑娘们走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她们说自己的羽衣不见了，姑娘们得知这个情况，高声哭着叫着，不住地拍打面颊。

夜色眼见来临，姑娘们再也不敢等下去，各自穿上自己的羽衣，丢下公主，展翅飞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